

脉学正义

程志清 郑红斌 编校

内 容 提 要

《脉学正义》一书是张山雷先生搜集历代脉学理论,详加条理类编,并予正义评述之力作。此书上自岐黄、仲景,下至明清各家,凡论脉之有理而可为后学启迪者,靡不收撷评论。全书凡六卷。卷一详论脉学纲领,列脉源,寸口,寸关尺三部定位,脉合五脏、四时、胃神根以及阴阳虚实,表里上下、人迎气口、奇恒太素等共十九节内容,讨论阐述有关脉学的基本原理;卷二详论诊法操作要领,有平旦诊法、调息、举按推寻、诸家诊法大要和久病脉象,老人脉象、问证、望色、闻声等二十节有关脉诊应用的具体注意事项和纲领性内容;卷三论述诸脉形象之辨别,详细罗列了浮、沉、迟、数、长、短、滑、涩等三十余种脉象的具体表现,辨别要点,同时对临床上并不多加注重而历代医论有所记载的如清浊脉象等亦作了附录阐述;卷四、卷五、卷六为诸脉主病的内容,分述各种脉象主病及其辨证应用,集历代医家有关理论,结合临床经验加以注释校勘。此书取舍有度,有褒有贬,立意不落俗套,正义多有新意,辨脉提纲挈领,论脉注重实践,是脉学著作中集大成者,对后世研究脉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次是以张氏体仁堂本(1931年)为底本,以兰溪中医专门学校《脉理学讲义》(未标出版年月)为校本,并参考有关医著进行校注。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脉学纲领	337
第一节 绪言	337
第二节 脉源	337
第三节 寸口	339
第四节 寸关尺三部定位	343
第五节 寸关尺三部分诊脏腑	344
第六节 分诊胸腹背臂	349
第七节 分诊上下左右表里	349
第八节 脉合五脏	350
第九节 脉合四时	354
第十节 和平不病之脉	363
第十一节 脉象主病生死	364
第十二节 真脏脉	365
第十三节 胃神根	368
第十四节 人迎气口	373
第十五节 肤阳太溪	377
第十六节 阴阳虚实	379
第十七节 表里左右	384
第十八节 奇恒诸脉	386

第二卷

第二章 诊法	390
第一节 平旦诊法	390
第二节 诊脉宜在安静之时	390
第三节 诊脉宜平其臂	391
第四节 下指按脉之法	391
第五节 下指当分轻重	392
第六节 调息	392
第七节 候脉五十至	393
第八节 举按推寻	394
第九节 审察尺肤	394
第十节 七诊	397
第十一节 诸家诊法大要	397
第十二节 脉之禀赋不同	404
第十三节 脉有真假	408
第十四节 脉有变迁	409
第十五节 诊脉宜久候	412

第十六节	久病脉象	412
第十七节	老人脉象	413
第十八节	问证	414
第十九节	望色	416
第二十节	闻声	420

第三卷

第三章	诸脉形象	422
第一节	绪言	422
第二节	脉浮形象	422
第三节	脉沉形象	424
第四节	脉迟形象	426
第五节	脉数形象	426
第六节	脉大形象	428
第七节	脉细脉小形象	429
第八节	脉长形象	430
第九节	脉短形象	432
第十节	脉虚形象	433
第十一节	脉实形象	434
第十二节	脉洪形象	435
第十三节	脉微形象	436
第十四节	脉滑形象	437
第十五节	涩脉形象	438
第十六节	缓脉形象	440
第十七节	紧脉坚脉形象 急脉附见	441
第十八节	弦脉形象	443
第十九节	软脉形象 濡脉附见	445
第二十节	弱脉形象	446
第二十一节	芤脉形象	447
第二十二节	脉促形象	448
第二十三节	革脉形象	449
第二十四节	牢脉形象	450
第二十五节	脉动形象	451
第二十六节	脉伏形象	453
第二十七节	散脉形象	453
第二十八节	结脉形象	455
第二十九节	代脉形象	456
第三十节	附录:清浊脉象	458

第四卷

第四章	诸脉主病之一	460
第一节	绪言	460
第二节	脉浮主病	460
第三节	脉沉主病	476

第四节 脉迟主病	485
第五节 脉数主病 疾急躁驶同见	490
第五卷	
第四章 诸脉主病之二	503
第六节 脉大主病	503
第七节 脉小脉细主病	508
第八节 脉长主病	514
第九节 脉短主病	517
第十节 脉虚主病	518
第十一节 脉实主病	522
第十二节 脉洪主病 脉盛附见	524
第十三节 脉微主病	528
第十四节 脉滑主病	536
第十五节 脉涩主病	543
第六卷	
第四章 诸脉主病之三	551
第十六节 脉缓主病 脉静附见	551
第十七节 脉紧脉坚主病	555
第十八节 脉弦主病 脉搏脉劲脉喘主病并见	568
第十九节 脉栗主病 脉濡并见	580
第二十节 脉弱主病	581
第二十一节 脉芤主病	583
第二十二节 脉促主病	585
第二十三节 脉革主病	587
第二十四节 脉牢主病	588
第二十五节 脉动主病	589
第二十六节 脉伏主病	591
第二十七节 脉散主病	593
第二十八节 脉结主病	594
第二十九节 脉代主病	597
第三十节 脉上鱼入尺主病	598

第一卷

第一章 脉学纲领

第一节 绪 言

四诊之序，望问为先，切脉居后，非脉法之不足凭也。盖察脉以审病，只兼参考病理之一端，万不能不论声色形证，仅据脉理以审定其为寒为热，属实属虚。何则？脉之条理，约言之则有浮沉迟数，长短滑涩，大小虚实之提纲，析言之复有二十八种名称之辨别。究之无论何病，凡此种种脉象，无不可以偶见，而亦无不可以兼见。苟非合之声色辨证，虽有高贤，不能下一断语。如谓精于脉法，但一下指，不问其他，而竟能洞见隔垣，则从古名家，未闻有此高论。且即以切脉而言，亦必阅历日深，功夫纯熟，而后大彻大悟，指下神明，方为深造有得，仅仅以形迹求之，必非上乘。惟在学者入手之初，则不能离迹象而遽言神化。盖神化之境，必在学识俱到之后，可以意会，不可以言语形容，又安能手握禿管而毕宣其底蕴？此则古来脉学诸书，不得不求之于迹象者，非浅也，亦情也。近人皖南建德周学海澄之氏，著有《脉义简摩》，议论因多精奥，独是好谈神理，往往晦涩而莫名其妙，则与其失之高远，过求精深，反令初学兴望洋之叹，毋宁以浅近言之，而可由迹象以渐启灵明之为愈乎？用是博采先贤成说，撷其精义，录为一编，而疏通证明之，先之纲领以挈其要，继之诊法以立其成，而诸脉之形象次之，诸脉之主病又次之。虽不敢谓脉学渊微，包涵已尽，要亦此道之精金美玉矣。若夫各病所宜所忌诸脉形态，昔人或作，每多条列牖陈，以决成败。寿颐窃谓失之繁碎，且必精一漏万，何能详尽，苟明其理，奚必琐琐，故置弗录。至于妇女小儿之脉，固亦有时而独辟蹊径者，然其理亦已赅括于各篇之中，无庸多生枝节。惟疡病脉理，则颇有与内科殊途者，寿颐稿拙，别有《疡科纲要》一篇在，亦不复赘于是集云。

第二节 脉 源

《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

【正义】此《素问》言经脉之原始也。经脉惟何？质言之，即周身之血管而已。其大者谓之经，小者谓之络，最细者则曰孙络，固皆发源于心房，而分布于肢体百骸者。血不自生，赖有胃中水谷之精液而生，故曰脾胃为后天之本。《素问》言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是即血脉资生之大源。胃中精液，由后天水谷而生，本非天一之真水，故谓之浊气。精液入心，变化而赤，乃由发血管布及全体，故谓之淫精于脉。淫者，淫溢浸淫之义。西国学者谓食物入胃，消化融洽之后，递入小肠，小肠之内，有吸收食物精液之管，百脉千支，运入肠后夹膜之间（译书亦谓之淋巴腺），至附近脊骨之处，合会为一，是为精液总管。（译书亦谓之

淋巴管)(合信氏《全体新论》谓在腰骨之第二节处)附脊骨而上,至颈骨第七节,即屈转而下,向左以入于颈与手之通血会合管,直达于心。又谓食物自胃下口,递到小肠,即与胆汁、甜肉汁^{〔1〕}相合,渐渐运行,而渐渐化出食中精液,色白如乳,众管吸之,初甚稀淡,渐入渐浓,运至菹血会管,即混为血。此西国人几经剖解,有极精之器具,以窥见生血之源,如是其确。然《素问》以“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一十二个字包括言之,岂非与彼学说同符合撰?此三千年前之国粹,孰谓吾国人不识生理之真相乎?其夫血脉迴环,则自心而出,即回旋入肺,故曰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今西学家剖验所见,知血管由心发出,其近者,则由心入肺,由肺而回旋以归于心,谓之小循环;其远者,则遍及四肢百骸,复回归入肺,而更由肺归心,谓之大循环。可见肺之与心,相去最近,脉管相通,本是一气呵成,所以脉由心出,而即以肺之手太阴经脉,为诊察脉法之总汇,此肺朝百脉之原理也。

《素问·玉机真藏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致于手太阴也。

【正义】此申言经脉之本于胃气也。后天食物精液,是为滋养五脏之源,故胃为五脏之本。手之太阴,脉之大会,可察五脏之气,然不得胃气之充溢,则脏气不能自致于手太阴,犹言胃之生血不及,则五脏之气皆不逮耳。《灵枢·经脉篇》所谓“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成聊摄注《平脉篇》所谓“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皆所以申言胃气为经脉大源之理。(水入于经之“水”字,当以食物所化之精液而言,乃合生理真相,不可误认作即是所饮之水。盖水本清淡之质,不能化为血液。西学家已实验得饮水入胃,别有去路,不入小肠。但吾国古人,则确乎不知此理,往往以“水谷”二字,比附而言,实是误会。今之学者,不可不为古人纠正。)凡古人论脉,恒言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皆当作如是观。

卢子由曰:脉者,水谷之精气,分流经络,灌溉脏腑,横行四肢,贯注百体;资始于肾间动气,资生于胃中水谷者也。《难经》曰:脐下肾间动气者,生命之基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之腑。

【正义】此言经脉之源,虽由胃家谷气而生,尤以肾气为生命之本。盖肾气是先天太极之真源,胃气是后天养育之基础,《难经》之所谓原,固以肾气为人身之原气也。三焦通行三气,滑氏《本义》引纪氏说,谓下焦禀真元之气,上达于中焦,中焦水谷精悍之气,化为荣卫,荣卫之气,与真元之气,通行达于上焦。盖吾人呼吸之气,虽曰由肺出入,肺无下窍,似与中下二焦,不相贯注,究之全体运用,内外上下,胥由一气之鼓荡,元气窟宅,确在下焦,吾国旧说,所谓纳气于丹田。而西国学说,亦有所谓深呼吸者,无非此肾间动气,为之主宰已。

张石顽《诊宗三昧》:脉本营气所生,为气血之源,出入脏腑,交通经络,彻内彻外,上下鼓动。其应于指下者,或清或浊,或大或小,或曰禀赋不同,实由性灵所发,非可迹象而求。纵古人曲为摹绘形状,以推究阴阳寒热之异同,然亦不过立之标准,粗示模型。苟有明眼之士,必须悟彻玄机,活泼泼地,乃能比类推寻,洞垣而见真相。盖脉之关系最巨,受气于太极未分之先,发源于怀胎初结之始,试观天地万物,靡不本乎气机,与为鼓荡。彼夫星辰斡旋,江海潮汐,亦天地脉络之常也;日月晦冥,山谷崩陷,亦天地脉络之病也;穷冬闪电,盛夏雹霜,亦天地气交之乱也;天愁雨血,地震生毛,亦天地气化之乖也,故夏暑冬寒,南喧北冽,造化气候,本有偏时,人在气交之中,能无感而有变?概且赋畀本自不一,诊察安能同途。试观草本无情,而皮干茎叶,无不具有脉络,贯彻全体,以行津液。顽石不灵,亦腹孕怀脉理,

〔1〕 甜肉汁 指胰液。

以通山泽之气，而祁寒暑雨，亢旱阴霾，则木不亦为变色，况人为造物之骄子，钟灵毓秀，受气以生，宜乎气机感触，变化莫可端倪。即以脉之常度言之，始从中焦，循肺之手太阴经，出于腕后寸关尺三部，为全体动脉之总纲。古人虽以浮沉滑涩等法，辨别形象，究之此有形之象，乃水谷之精所布，禀乎后天；其鼓动之源，乃无形之气所激，禀乎先天，而能循环无端，运行不息。即天地气交，生生无已之理，故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原不能拘泥形骸，推敲迹象，亦如人之面目，虽五官部位，大都不异，而神情气色，则百千万亿，无一雷同，是以经脉别论谓诊脉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而僦贷季^{〔1〕}必合色脉，乃能通于神明。诚以色乃神气之所发，而脉为血气之所凭，苟非融会贯通，奚能悉臻神化。阴阳应象大论亦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所谓能合色脉而后万全者也。

【正义】石顽此论，亦以经脉原始，本于先天肾气，故其周流鼓荡，无一非气化为之斡旋，则察脉者，必须以神气求之，不得仅仅拘泥于迹象之末，持论最是上乘。惜其原文推波助澜，反觉不甚轩豁，爰为润色而录之。所引阴阳应象大论“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二句，本是对文，言能合色脉声音以为诊治，则无过失。“以治无过”四字，读为一逗一句，语极明白，若合为一句读之，即觉费解。王启玄不识句逗，误作“所生以治”四字为一句，且断为一节，又以“无过以诊”四字，连作一句，于是经文之本极晓畅者，乃致不可索解。而所作注语，直同呓语，不独以治以诊二句对偶，变作断鹤续凫^{〔2〕}之局，且将上文知部分，知所苦，知病所主，知病所生，排比之句，皆不可读。启玄谄陋，大是可嗤。考《甲乙经》此节，作“以治则无过”，补一“则”字，更为清楚。然古人文辞似此省字之法甚多，未必王本《素问》脱一“则”字，奈何马元台，张隐庵辈，犹依王氏作注，讲得费事，皆不可通，一盲群盲，殊可怪也。

第三节 寸 口

《素问·五脏别论》：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

《素问·经脉别论》：肺朝百脉，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正义】此经言寸口所以为百脉之总汇也。气口即寸口，以肺主气之出纳，故亦谓之气口。脉之大源，本于胃中谷气，而肺为主气之脏，故手太阴虽是肺之经脉，而五脏六腑之脉，皆可见焉。此寸口所以为百脉之大会，诚非其他诸动脉之所可并论者矣。

《难经·一难》：十二经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何谓也？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脉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为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会于手太阴。太阴者，寸口也，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取法于寸口也。

【考异】“候者”二字，今本《难经》作“法”。“故取法”三字，今本《难经》作“法取”。兹皆从《脉经》，取其文义较为明晓也。《甲乙经》一卷第九篇（《灵枢·五十营》篇同），与此相似，

〔1〕 僦贷季 我国上古医家。《素问·移精复气说》：“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道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

〔2〕 断鹤续凫 喻事之勉强相代，失其本性。语出《庄子·骈拇》：“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而文义更为涩滞,不甚可解,不录。

周澄之《脉义》:《内经》诊法,有专取寸口者,有兼取人迎者,有偏取身之上中下者。至仲景则趺阳寸口并重,而又间称少阴。少阴者,太溪也。人迎、趺阳以候胃气,太溪以候肾气,不似寸口能决五脏六腑之吉凶。故《难经》发明诊脉之正法,则独取寸口。此寸口,统寸关尺三部言之,亦曰气口,亦曰脉口,亦有经称寸脉者,均与关前同名。

【正义】十二经中,各有动脉俞穴,如手太阴经云门、天府等处,按之亦动应手。手足三阴三阳,无一经不有数穴,循之可得,是以《素问》诊法,有上中下、天地人三部之说。至张仲景《伤寒论》,犹以少阴趺阳与寸口并重,且以握手不及足,三部不参,讥诮当世医家,可见自汉以前,察脉之法,皆不仅诊之于寸口六部。其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是为《难经》一书专家之学,而亦《难经》独有之发明。盖寸关尺三部,方寸之间,虽曰肺手太阴一经所过,然确是表里腑脏,内外上下,前后左右,虚实逆从,真假寒热,无不悉见于三指之下。吾侪阅历经验,得于心而应于手者,凿凿有据,绝非随身附和,人云亦云可比。宜乎举国宗之,遂为百世不祧^{〔1〕}之大经大法。此最是开宗明义,特树一帜者,后人遵之为经,固亦义所当尔。以与《素》、《灵》古籍,鼎足并峙,允无愧色。奈何徐洄溪氏,意欲偏重《素》、《灵》,等《难经》于《内经》之义疏,遂谓首发一难,即与《灵》、《素》不合,且谓独取寸口,是越人之学,自是而后,诊法精而不备云云。亦可谓妄肆雌黄,无理取闹者已。盖此老意中,似谓越人之书,终不当与《黄帝内经》并驾而驰。抑知《隋志》所载,亦称《黄帝八十一难》,何尝有越人之名,而徐氏自作《难经经释》序言,亦曰秦越人著,始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盖不可定,所见尚为明白。乃其书中注语,则又以越人之故而轩轾^{〔2〕}之,何其出尔反尔,自盾自矛,竟至于此? 寿颐又按:诊法之独取寸口,汉魏以来,久已笃信奉行,永无异议。而近世欧化东渐,治西学者,乃以彼中习惯,精于器械,不讲脉理,遂为祖国脉书,多属理想,竟欲一概抹煞,藉以伸张异国之旗帜。其所持之理,最为振振有词者,则曰:寸关尺三部之脉,只是一条血管,仅仅寸许之长,血行脉搏,全体一律,何能有此寸许地位,分得寸部如何,关部如何,尺部如何,节节不同之理,岂非全是妄说?况又谓某部主心肺,某部主肾肝,一似胸腹中之脏腑,全露于两手掌后者,无一非欺人之语。是说也,在局外人听之,未有不信为确当者。其亦知三部之脉,诚不过寸许地位,且确是一条血管所搏动,貌视之,自必三部若一,左右不殊。岂知人身血管,原非平行于皮肤之间,其中有浅有深,则搏动形势,在脉管中,固无大小刚柔之异,然他人以指按之,即固以其脉管之深浅不同,而指下所得之形势,已是节节有别。且掌后诊脉之处,有骨垫之,则寸尺与关,惟关上独有高骨显然,而关前之寸部,已在高骨之旁,殊非关上可比,其关后之尺部,则更属空虚,不在骨上。三指所按之处,形势既如是其不等,纵使此中脉管,平置于皮肉之里,亦必因其皮下所垫骨骼之不同,而指下所得脉形之气势,随之异相,况乎三指而下,脉管浅深,亦复有异。盖尺部脉管,比之寸关,较为深隐,是以吾侪指下,恒觉其形小力弱,必与寸关两部,显有不同之态度,苟非其人下元相火猖狂,万无尺脉洪大之事。(十九难谓女子尺脉恒盛,实非事理之当然。而后人因古有是说,竟更加附会,创为“女人之脉,尺大于寸”两句,且以编入《四字脉诀》,几于无人不读,最为谬戾。何不于临证之时,少少留意,几曾见有女子之脉,两尺恒大者耶? 仲景所谓太阳病,

〔1〕 不祧(tiao 桃) 桃,远祖庙。《礼记·祭法》:“远庙为桃。”孙希旦集介:“盖谓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之庙也。谓之远庙者,言其数远而将迁也。”引申为迁去神主之称。不祧,乃不迁,不变之意。

〔2〕 轩轾 车舆前高后低称轩,前低后高称轾,引申为轻重、高低。此处意为评说、注解。

脉阳浮而阴弱者，原是自然之脉状，而尺主下焦，肝肾之气，深藏于密，必不暴露于外，正合天然之情势。此寸许之地，脉搏应指，所以三部不同之实在理由，亦即其三部不同之实在形态。凡在治医之士，若于临证时细心体验，当皆能悟彻源委，彼局外人未尝有丝毫阅历，何从识得此中三昧？而乃山膏如豚^{〔1〕}，妄逞簧鼓，适以自彰其陋，于吾道亦复何损。若夫左右两手，六部脉位，分主五脏六腑，原以气化桴应而言，虽不可过于拘执，然亦必不可以废弃。且某病当有某种脉象，显见某部，固自有时而确乎可据者，但亦非心粗气浮，率尔操觚^{〔2〕}之流，所能明辨及此。彼俗子手到腕上，而即闭目凝眸，辄谓心肺如何，肝肾如何者，诚不免痴人说梦，未必可信。究竟铜山西崩，洛钟东应^{〔3〕}，无情金石，尚可彼此感孚，何况万类之中，惟人钟灵，有诸内必形诸外，则有是病而有是脉，本属事之所固有，而亦理之所必然。特非埋头十年，深造有得，亦正不易到此境地，启此灵明。所谓此中人语，不足为外人道者。门外汉其乌乎知之。英医合信氏《全体新论》，亦尝为中国医学，分寸关尺以属藏腑部位，三指齐下，竟作数样脉理之不确，则彼是外国学者，初未尝以中医脉学，细心寻译，而作此皮傅^{〔4〕}之批评，亦何足怪。独是近日寻瘢索^{〔5〕}垢之流，则觊^{〔6〕}然人面，犹是中华种子，眼未尝碧，鼻未尝高，但穿得一身窄袖短衣，履声阁阁，即已自命为西方骄子，开口便说他国之物，无一不良，祖国之事，无一不坏，岂知人之所以为良者，渠亦未尝梦见，而已之所以不良者，渠又不识真情，借重他族之门楣，居然倚势作威福，斯为可诧者已！

【正讹】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之说，出于《甲乙经》及今本《灵枢》，而《太素》亦有之，其源甚古，久已定为不刊之典，似不当于二三千载之后，忽生异议。然试平心思之，据经脉篇十二经之循行，某处经直，某处迂曲，各有定位，抑且俞穴各有分野，则某经较长，某经较短，虽执三尺童孩而指示之，当亦能知其各各不同。而脉度篇竟谓手之六阳，从手至头，皆长五尺；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皆长三尺五寸；足之六阳，从足上头，皆长八尺；足之六阴，从足至胸中，皆长六尺五寸，比而同之，已觉怪不可识。又督任二脉，一自会阴上腹，而终于下唇之承浆；一自会阴上脊，环过顶颠，而终于上齿缝之龈交。则任短督长，尤其显著，而乃可谓督脉任脉，皆长四尺五寸。更不知作此说者，果从何处著想？且十二经者，经脉也，彼奇经八脉，独非经脉乎？何以脉度之数，于督任之外，止数跷脉之所谓合一丈五尺，而二维冲带，偏又置之不问？彼此计算，遂谓都合一十六丈二尺。乃以一呼一吸合为一息，脉行六寸计之，于是一十六丈二尺之脉，当为二百七十息。而脉行一周于身，复以所谓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五十度而复大会于手太阴者，作为一日一夜，荣卫周身之度数计之，则一日一夜，共为漏水百刻。而二百七十息之脉行一周，当为漏水二刻之时，于是定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而脉行周身，乃合五十之数，究之人之呼吸，一日一夜，奚止一万三千五百息？南海何西池，已有此疑。桐乡陆定圃《冷庐医话》亦谓尝静坐数息，以时辰表验之，

〔1〕 山膏如豚 语出《山海经·图赞》：“山膏如豚，厥性好骂”。山膏，神话中兽名。《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二十里曰苦山，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逐（豚），赤若丹火，善骂。”

〔2〕 率尔操觚 觚，供书写用的木简。率尔，不经意貌，多指轻易下笔。

〔3〕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 《世说新语·文学》为“铜山西崩，灵钟东应”。铜山，产铜之山。洛钟，洛阳宫中的钟。按《异苑》载蜀郡铜山崩而魏殿前大钟应之而鸣。指异类相感之事。

〔4〕 皮傅 傅，《说文》：相也。皮相，指从表面、外表上看。

〔5〕 索 诸本均作“素”，据文义改。

〔6〕 觊（tiǎn 典） 同“腆”。

每刻约二百四十息，则一日一夜百刻，当有二万四千息。虽人之息长短不同，而相去必不甚远，必不止一万三千五百息。近之西学家言，则谓每分钟当得十八息。平人脉动，以七十至与七十五至为中数。英医合信氏《全体新论》，亦言一分钟心跳七十五次（即脉动七十五至）。又谓一分钟，常人之脉七十至，或七十五至，孩提之年，有一百三十五至者，老人每有六十至或五十至者，妇女比男人约多十至。彼以时表分秒，屡经实验，所说尤其可信。寿颐亦尝静以数之，每分钟得十八呼吸，良确。西学谓脉动七十次及七十五次，正与古说一息四至或五至之数，彼此符合，则每漏永一刻，正当二百七十息，是《甲乙经》所谓一日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者，仅得其半，必非事实无疑。今人吴涵有《脉学刍言》一篇，谓古书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当以“凡”字改作“各”字，则古今可无歧异。是说也，不可谓非读书之得间者。唯脉度篇之本意，决非一字之讹，算博士^{〔1〕}既认定周身脉度，共为一十六丈二尺，而以呼吸脉行六寸，及一日一夜营卫周身五十度合计，固正有一万三千五百息，不得勉强为古人护法也。（吴氏此说，见十年前《上海神州医学报》第三十期。）若夫血行于身，循环周转，一日一夜且更不止五十次，合信氏《全体新论》谓血之出纳，心房常有血一两六钱，血入上房，则下房缩闭，血落下房，则上房缩闭，互相舒缩，以轮递流行。每心跳一次，心房中出入过血一两六钱，每分钟心跳七十五次，共血经心者，约计一百二十两。人身之血重，比全体五分之一。（自注：如人重百斤则血重二十斤。）以此计算，则三分钟之时，即全身之血，运行一周。以中国时辰计之，凡运行四十周为一时（此一日十二时之一时），则如合信氏所言，一日一夜，血液回环者，凡四百八十周。乃知古人五十度周于身之说，相去太远，全不足证。向来各家经注，曲曲为古书涂附，乃愈说而愈不可通。惟《难经》止言漏水下百刻，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浑融言之，不以阴阳分隶昼夜，犹为通论。而《甲乙经》及《灵枢》，所言卫气之行出入之会，则又曰：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度，夜行于阴亦二十五度，更以阴阳分属昼夜，乃竟以吾身中阴阳二气，判为两事，昼则气行于阳，而阴中无是气；夜则气行于阴，而阳中无是气，尤其理之不可通者。奈何各注家，更有说为日则气行于身，夜则气行于脏者，于是变为日中则身有气而脏无气，夜中则脏有气而身无气，何其可笑一至于此。总之经文此说，实属瞽^{〔2〕}言，种种凿空，无一实处。此必周秦之世，已不能知气血循行之实在情况，遂以凭空臆造之言，搀入古人旧籍。乃令二千余年学子，长受古人之愚，认作圣哲经言，莫敢更伸一议。今者既已廉得真情，则似此臆说，业已不攻自破，非寿颐好炫新奇，而强与古书作无端之争辩也。

张石顽《诊宗三昧》：两手三部之脉，非脏腑定位，不过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十二注脉，虽各有起止，各有支别，而实一气相通。故特借手太阴一经之动脉，以候五脏六腑十二注之有余不足。其注虽属于肺，实为胃气所生，以脏腑诸气，皆本于胃也。五脏别论云：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是以五脏六腑之气，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以传于肺，肺朝百脉，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即此三段注文，可以默识其微。吴草庐曰：医者于寸关尺三部，辄名之曰此心脉、此肺脉、此肝脾肾脉者，非也。两手寸关尺，皆手太阴之一脉，分其部位，以候他脏之气耳。脉行始于肺，终于肝，而复

〔1〕 算博士 指专于算数之人。

〔2〕 瞽(wei 卫) 推瞽不肖之谓。《管子·形势》：“毁瞽贤者之谓瞽，推瞽不肖之谓瞽”。

会于肺,肺为出气之门户,故名气口,而为六脉之大会,以占一身焉。

【正义】晚近俗医,死认左右两手分诊脏腑定位,则呆说某部某脏某腑,病形病态,无不信口开河,藉以自命高明,惊世骇俗。识者闻之,安得不嗤之以鼻。其尤为鄙陋者,甚至令人闻而欲呕,遂未免致疑于古说之不可为训。不知气化相应,理固宜然,但当观其会通,胡可死于句下。试令细读石顽此节,当亦知某脏某腑,初非隐隐然附属于医生三指之下矣。

第四节 寸关尺三部定位

《难经·二难》:脉有尺寸,何谓也?然:尺寸者,脉之大要会也。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故分寸为尺,分尺为寸;故阴得尺内一寸,阳得寸内九分。尺寸终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考异】要会,《脉经》作“会要”。寸口内,《佚存丛书》本无“口”字,《千金翼》亦作“寸内”,坊本或作“寸口”,无“内”字。阳得寸内九分,《脉经》“寸”作“尺”,道光癸卯嘉定黄氏刻本有校语曰“尺”,居敬本作“寸”,据明赵府居敬堂刻本也。尺寸终始,正统道藏本尺上有“故”字,羨文^{〔1〕}。

【正义】《素问·脉要精微论》尺内两旁一节,隐隐然有寸关尺三部之分。然经文只有尺内一句,明指尺部,而“寸关”二字,未有明文,至《难经》而始明示以寸关尺之三部定位,寸居于上,故谓之阳,尺位于下,故谓之阴。仲景《伤寒论》所谓太阳病之脉,阳浮则阴弱者,即以寸尺言之也。徐洄溪《难经经释》曰:关者尺寸分界之地,《脉诀》所谓高骨为关是也。关下为尺,主肾肝而沉,故属阴。鱼际,大指本节后内廉大白肉,名曰鱼;其间穴俞,名曰鱼际。关上为寸口,主心肺而浮,故属阳^{〔2〕}。治,理也。《内经》有寸口、脉口、尺寸,而无“关”字。盖寸口以下,通谓之尺内。若对人迎而言,又通谓之寸口、脉口也。关以上至鱼际为寸,则至尺之尺,当指尺泽言。尺泽穴,在肘中约纹上动脉。分寸为尺二句,释尺寸二字极明晓,言关上分去一寸,则余者为尺;关下分去一尺,则余者为寸,言尺寸之所以得名也。阴得尺中一寸二句,又于寸尺之中,分其长短之位,以合阴阳之数,一寸为偶数,九分为奇数也。盖关以下至尺泽,皆谓之尺,而诊脉则止候关下一寸;关以上至鱼际,皆谓之寸,而诊脉止候关上九分,故曰尺中一寸,寸内九分也。尺寸终始二句,又合尺寸之数而言。然得一寸,不名曰寸。得九分不名曰分者,以其在尺之中、寸之中也。此分别精细,自是越人所独得,足以辅翼经文。寿颐按:八十一难,不可呆认作越人手笔,此节详辨寸关尺三部名义及分寸,自是《难经》特别发明之脉法。

《脉经》:从鱼际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从寸至尺,名曰尺泽,故曰尺寸。寸后尺前,名曰关,阳出阴入,以关为界。寸主射上焦,头及皮毛,竟手;关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及足。

【正义】高骨在鱼际后一寸,固名曰寸口。却行,谓自鱼际退向后也。又自高骨至尺泽,约得一尺,固名曰尺。而高骨部位介于寸尺之间,即定名曰关。阳出阴入,当作阳入阴出。则阴阳乃有交会之义,关在其间,即以为阴阳交互之枢纽,否则阳之出者自出,阴之入者自

〔1〕 羨文 羨,通“衍”。羨文,衍文也。

〔2〕 阳 原作“阴”,据医理改。

入,彼此相背,阴阳离绝矣。王子亨《指迷方》谓阳降阴升,由关以出入,正可为《脉经》此句作确证。今本《脉经》,当为传写之误无疑。射,读入声,犹言中也;《列子·说符》:“博者射”,注:“凡能取中皆曰射”。竟,止也。竟手,言寸脉所主,至手而止也。

《千金翼》:寸口位八分,关上位三分,尺中位八分,合三部一寸九分。寸口关上为阳,阳脉常浮而迷;尺中为阴,阴脉常沉而迟。

【正义】寸关为阳,阳主动主升,故当浮而迷;尺为阴,阴主静主降,故当沉而迟。以此推之,则十九难所谓女子尺脉常盛者,必无是理也。

王子亨《金生指迷方》:寸关尺三部诊脉之法,腕内廉上侧有骨稍高,曰高骨。先以中指按定高骨,是谓之关,前指为寸部,后指为尺部。寸尺以分阴阳,阳降阴升,由关以出入,故谓之关。

第五节 寸关尺三部分诊脏腑

《素问·脉要精微论》:尺内两旁,则季肋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周澄之《脉义》:此《内经》以气分三部浮沉,而诊脏腑及前后上下之全法也。尺内两旁,即主腰膝以下之病,故以季肋统之。经文反以为前提者,盖古人诊脉,先定尺部,而再取关及寸,故曰中附上、上附上,不若后人有高骨为关之法,先定关部也。内外之义,有以浮沉为解者,有以前后半部解者,有以内外两侧解者,当以浮沉之说为适用。究之浮也、前也、外侧也,皆属阳,当以候腑;沉也、后也、内侧也,皆属阴,当以候脏。乃经文相反者。盖外者,候经络之行于外者也,候气化之行于内者也。如尺外以候肾,是候肾之经气;尺里以候腹,则指腹内矣。左外以候肝,是候肝之经气;内以候膈,则指膈内矣。右外以候肺,是候肺之经气;内以候胸中,则无与躯壳矣。左外以候心,是以候心之经气;内以候膻中,则直指心脏矣。即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亦非以脏腑分也。候胃以候其经气之外行,候脾以候其气化之在内。前后,以身前之胸腹,身后之脊背言之;上下,以上之顶巅头项,下之股膝胫肘言之。是正侧前后,上下内外,气口诊法,备于是矣。膻中者,心脏之附近,在肺叶所护之内;胸中,则膈上廓大之位也。盖即以膻中指心,胸中指肺,而膈属于肝,腹属于肾,三焦之气化,亦赅于其中,可见经文之密。

【正义】此经文以寸口三部分诊脏腑内外前后上下之定法也。虽未明言寸关尺三字,而自尺以上,判然三部,已极明显。《难经》寸关尺之定位,当然即本于此。其以尺部为先者,盖以肾为先天之本,是乃一身之主宰,故诊法必先详审尺脉。后人谓尺脉为根,最不可忽,盖亦发源于此。所谓附上,即是关部。上附上,即是寸部。两手分诊,包涵一切,言简意赅,可见古人文字之精密。后人纵屡有申明,然其实皆不能超出此节之模范。尺里以候腹中,王注本以中字断句,与胸中膻中二句一律,其义甚浅。周澄之乃以中附上、上附上,作为排比,未免好奇,殊不可训。此节四言外内,一言外里,各注家言人人殊,大都晦滞。周氏主浮沉二候而言,义颇明了。欲以脏气经气,分主浮沉两候,说理似无不妥。然候肾候肝候心,经文明是肾肝心三脏,而反以为此候在经之气;候膻中,明指胸中空旷部位,而反以为直指

心脏，终是呼牛呼马，唯吾所欲，但求己说之得申，而不顾本经字义之安否，终非确切之训诂。寿颐谓外字指轻按而言，内字指重按而言，分主浮沉两候，确可无疑。但轻候所主，必当在较浅之部；重候所主，必当在较深之部。即以右外候胃，内以候脾二句例之，胃为腑，故候之以轻按；脾为脏，故候之以重按。此理至显，所当共晓。窃谓经文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二句之里外二字，当互易之，则沉按以候肾脏真气，浮按以候腹中，浅显明白，尽人能知。而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六句，内外二字，亦当互易，则腹中膈中膻中，皆属腑脏之外，空旷地位，自当候之于浮按；肾肝肺心，俱是内脏，自当候之于沉按，一转移间，而二字皆有确实理论，明白晓畅，一望可知，此必传写之时，无心讹误，亦何苦必依讹本勉强索解，彼此皆如梦中说梦也耶！所谓上竟上，下竟下者，则指寸部以上，尺部以下而言，即上溢入鱼之际，必主喉咽头面之病；下垂入尺之脉，必主二阴足部之病，皆显而可指，历验不爽者。其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二句，则指胸前背后之病耳。

《脉经·脉法赞》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肾与命门，俱出尺部。魂魄谷神，皆见寸口。

【正义】此王叔和左右六部分诊脏腑之大略也。脉法赞，盖是书名而王氏引之。左右分诊，大旨与脉要精微论不异。惟增益“命门”二字，乃《内经》所未有者。（《灵枢·根结》^{〔1〕}篇：命门者目也。非此义。）一似五脏之外，别有所谓命门者，是本于《难经》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之说。盖以肾为水脏，而又含相火于其中，固有此左右分别之说。要之肾之体，属于天一真水，而以相火用事，水火二气，浑融于一脏之中，必不能以左右作鸿沟之界限。《难经》始创右为命门之说，真是凭空臆造，叔和《脉经》附和之，亦以肾与命门，相为对待；后人遂有左尺诊肾水，右尺诊相火之谬，皆是胶柱刻舟之故智，非通人之所敢信也。周澄之《脉义》曰：《脉经》谓肾与命门，俱出尺部，是两尺俱候肾，俱候命门。盖肾为元阳与真精所聚，水火同居，浑一太极，周氏此说，最为圆相。肾是先天之本，具有水火阴阳，洵是太极包涵之至理。所以水为其体，火为其用，一陶同冶，以遂其生长发育之机，奚能畛域显分，此疆彼界？而古今名贤，皆以左右两尺，分诊水火，一若冰炭之必不可相容者，亦只见其凿矣。李濒湖已谓命门即肾，乃越人之误。肝藏魂，肺藏魄，脉法赞之所谓魂魄，即是肝肺。谷神，指脾胃，故意以新奇字面，眩人耳目，所谓瘦辞隐语耳，非荡平正直之道也。

《脉经·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心部，在左手关前，寸口是也，即手少阴经也，与手太阳为表里，以小肠合为腑，合于上焦。肝部，在左手关上是也，足厥阴经也，与足少阳为表里，以胆合为腑，合于中焦。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是也，足少阴经也，与足太阳为表里，以膀胱合为腑，合于下焦。肺部，在右手关前，寸口是也，手太阴经也，与手阳明为表里，以大肠合为腑，合于上焦。脾部，在右手关上是也，足太阴经也，与足阳明为表里，以胃合为腑，合于中焦。肾部，在右手关后，尺中是也，足少阴经也，与足太阳为表里，以膀胱合为腑，合于下焦。

【正义】此叔和以左右六部分诊五脏之定位。后人每谓王氏以大小二肠诊于两寸，从之者，则曰二肠皆属手经，故宜隶于寸；驳之者，则曰二肠皆居腹中，宜隶于尺。然试读《脉经》本文，止曰某阴经与某阳经为表里，以某合为腑，是叔和仅以五脏分配于二手之寸关尺三部，并未及于六腑，则后人之聚讼纷纭者，殊为多事。且即以手阳明太阳二经言之，苟是

〔1〕 根结 原作“根经”，据《脉理学讲义》及《灵枢》改。

在经之病，诊之于寸，原无不可。若是在腑之病，则明在下焦，叔和当不至有此颠倒阴阳之谬。其以肾脏分隶于两手尺部，则肾本有二，分而诊之，亦无不可。叔和此节，于右尺仍称曰肾，并未尝用《难经》之命门字样，则其意亦不以肾水相火，分诊两尺。近贤周氏澄之，谓两尺脉以形之虚实候肾水，以势之盛衰候命火，自谓至精至确，诚笃论也。又按今本《脉经》，于此节肾部在右手关后尺中一条之末，缀以左属肾右属子户名曰三焦十一字，似乎有右肾为命门主相火之意。又欲以三焦之经，同是少阳相火，因而配之右尺。然所谓三焦者，本说胸腹全部言之，既已分属于寸关尺三部，又何以复出于右尺一部？即曰此是相火，通于肾之元阳，故宜诊之于尺，然又安得经以右尺谓之三焦？且右属子户名曰三焦二句，尤其不伦不类，更不可通，叔和何致有此奇语，当是后世妄人搀入。考高阳生《脉诀》，以命门配于右尺，戴同父《刊误》，辨之极详。然戴氏谓《脉经》两尺并属肾与膀胱，今《脉诀》以命门列于右尺，通真子注又以三焦为命门合，并属右尺，是不可以不辨云云，则同父所见之《脉经》，尚无三焦列于右尺之明证。盖妄者即以《脉诀》中通真子之注语，窜入《脉经》，而又以命门二字，讹为子户，遂演成今本之怪状。读者不察，竟谓叔和《脉经》，亦以命门三焦诊于右尺，是亦可谓厚诬叔和者矣。

滑伯仁《诊家枢要·左右手配脏腑部位》：左手寸口，心小肠脉所出；左关，肝胆^{〔1〕}脉所出；左尺，肾膀胱脉所出；右手寸口，肺大肠脉所出；右关，脾胃脉所出；右尺，命门三焦脉所出。

【正义】滑氏以大小二肠候于两寸，则误会王叔和《脉经》之意而承其弊。又以右尺候命门三焦之脉，则又承《难经》右肾为命门之说，而兼用通真子《脉诀》注之谬说者也。滑氏之书，原出《脉经》。盖滑氏所见之《脉经》，其右尺一条，已掺入命门三焦二句，与今本相近，而与戴同父所见之本不同。因误信命门三焦诊在右尺之说，亦出叔和真本，乃附和之而以左右两尺，一诊肾与膀胱，一诊命门三焦，遂开后人左尺肾水，右尺相火，强分阴阳之谬，且以上诬叔和。而不知《脉经》本文，原不若是，此沿讹袭伪之痕迹，固是凿凿有凭，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展转相承，几成铁案，真医学中之黑暗地狱矣。

李濒湖左右六部分配脏腑部位：左寸，心膻中。左关，肝胆。左尺，肾膀胱。右寸，肺胸中。右关，脾胃。右尺，肾大肠。

张景岳左右六部分配脏腑部位：左寸，心膻中。左关，肝胆。左尺，肾膀胱大肠。右寸，肺胸中。右关，脾胃。右尺，肾小肠。

【正义】自滑伯仁误读《脉经》，而以大小二肠诊于两寸，世皆宗之。至濒湖、景岳，以其位在腹中，属于下焦，遂移之两尺。虽曰正《脉经》之误，实是正伯仁之误，固为至当。惟濒湖以大肠诊于右尺，而独无小肠，其意盖以小肠与膀胱，同归前阴，膀胱之诊在左尺，则小肠亦必诊在左尺。要知小肠与膀胱，不相联贯，西学实有确据，至今日盖已尽人能知，万不可更以此等谬说，贻笑大方。唯心与小肠，肺与大肠，相为表里，则濒湖之左尺小肠，右尺大肠，自然允当。景岳必以小肠为火腑，而以附丽于右尺之相火，则大肠岂水腑，而可以附丽于左尺之肾水，乃更以阳明燥金，金水相生说之，穿凿之谈，最为陋习。近之治新学者，每谓古人五行生克之可鄙，皆是此类谬妄之见，贻人口实，确是医学之魔。须知肾中水火，本是一家，《难经》右肾命门，已属蛇足。至高阳生《脉诀》，创为左尺肾右尺命之奇谈。而后人见

〔1〕 胆 诸本同作“肺”，据医理改。

有《难经》在前，遂相率盲从，皆以左水右火，擘分两概^{〔1〕}，久已痴人说梦，妄不可听。不谓至是而又欲以二肠判分水火，从而附盖之。是则一传再传，愈演愈幻，岂非邪说淫辞，支离至极！寿颐初非好为谩骂，智等山膏，止以举世滔滔，入于幽谷，邪说不灭，正义不昌，不得不大声疾呼，冀以发聋振聩。究竟察脉论病，务必观其会通，不当过于拘泥，显分畛域，虽上中下三部，不可紊乱，而左右两手，则气本相通，何分泾渭！陈修园论二肠之病，尚能通权达变，悟彻玄机。而景岳旧说，则胶执太甚，殊不可信。兹附录于上，合而观之，可见活泼与拘泥之优劣矣。

陈修园曰：经言尺里以候腹中，则二肠膀胱，俱在其内，濒湖以小肠配左尺，大肠配右尺，上下分属之义也；景岳以大肠配左尺，取金水相从之义，小肠配右尺，取火归火位，俱为近理，当以病证相参。如大肠秘结，右尺宜实，如右尺反虚，左尺反实，便知金水同病也。小便热淋，左尺宜数，如左尺如常，右尺反数，便知相火炽甚也。或两尺如常，而脉应两寸者，则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也。一家之说，俱不可泥如此。寿颐按：移热二句确有至理，诊脉之时，能知错综变化，自有权衡，庶几遇方成圭^{〔2〕}，遇圆成璧，无往而不活泼泼地矣。

张景岳曰：察脉之法，上者候上，下者候下，自然之理也。大小肠皆下部之腑，自当应于两尺，而脉之两尺，左为水位，乃真阴之舍，右为火位，乃元阳之本，小肠属火，当配于右，大肠属金，金水相从，当配于左。寿颐按：景岳两肠分配左右两尺，太嫌拘泥于左水右火之说，非通论也。

张石顽《诊宗三昧》：《内经》脏腑部位，即因于五行三气。火旺于南，故心居左寸；木旺于东，故肝居左关；金旺于西，故肺居右寸；土旺于中，而寄位西南，故脾胃居于右关；水旺于北，故肾居两尺。（《洄溪脉学》）脉合五行，粲若指掌，人试南面而立，以观两手之部位，则心属火，而脉居于寸，位在南也；肾属水，而脉居于尺，位在北也；肝属木，而脉居于左，位在东也；肺属金，而脉居于右，位在西也；脾属土，而脉居于关，位在中也。

【正义】近时坊本，有《洄溪脉学》一卷，多剿袭石顽《三昧》全文，无甚独得之处。徐氏性情高逸，必不肯为郭窃向注^{〔3〕}之事。且旧刻徐氏十三种中，亦无此书，其为坊肆假託无疑。此节亦即《三昧》之旧，但补出南面而立一句，则五方之位，较为明白，故两存之。此以两尺合论，而不分左水右火者，与叔和、濒湖之意合，非高阳生、滑伯仁、张景岳比也。

附：分诊脏腑别说

赵继宗《儒医精要》：《脉诀》言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者，非也。心肺居上，为阳为浮；肝肾居下，为阴为沉；脾居中州，界于阴阳浮沉之间，当以左寸为心，右寸为肺，左尺为肝，右尺为肾，两关为脾。关者，阴阳之界限，前取阳三分，后取阴三分，所谓土居金木水火之中，寄旺于四时，不当专取之右关也。肝既为阴为沉，岂宜在关。命门即是肾，不宜于右尺独称为命门。

【正义】赵氏此论，于两寸右关三部，仍用旧说，独以两关皆属之脾，而以肝肾分隶两

〔1〕 概(jué 厥) 一小段。黄庭坚《跋白兆语后》：“伏惟烂木一概，佛与众生不别。”

〔2〕 圭(guī 归) 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也作“珪”。《说文》：“圭，端玉也，上圆下方。”

〔3〕 郭窃向注 郭，郭璞，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向，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郭窃向注，指训诂传写过程当中的相沿抄袭，以讹传讹。

尺，一变《脉经》以来相沿之习惯，持论独异，世亦未有宗之者。以脾为中土，而候之两关，肝肾在下，而候之两尺，亦自说得去，实即《难经》心肺俱浮，肾肝俱沉之旧说。赵氏止以脏腑部位，心肺居上，脾胃居中，肝肾居下之眼光观之，乃如此分配，未始非一条正直荡平之路，自可存之，以备参考。但以脏腑实在之部位而言，则肝脏居于右胁膈肉之下，确与肋左脾脏，高下齐等，尚在中焦，并非极下之处，以其德性左升，适与脾之德性下降者，赋禀不同，故诊脉之法，候脾于右关，而候肝于左关，实是《内经·脉要精微论》之古法，万不可易。且肝气左升，以动为用，尤不当于尺脉取得肝脏真气，此赵说所以不可行之真理由也。赵又谓命门即肾，不当专属右尺，则洵有卓见，不为二千年之习俗所惑，非人云亦云之流，可以同日语矣。

附：分诊脏腑活法

周澄之《脉义》：左诊心肝肾，右诊肺脾命，而各系以相为表里之腑，凡脉之独见于一手者以之；两寸主上焦，两关主中焦，两尺主下焦，凡脉之同见于两手者以之，此相沿之定法也。然其中有活法焉，吾谓五脏惟心无候，何则？脉以候邪，有邪始有候，心不受邪，故无脉可候；心受邪，则死矣。故心脉至有可候，已无所用其候法。则吾以左寸候包络，关候肝胆，右寸候肺，关候脾胃，两尺以形体候肾水，以动势候命火，不分左右，此定位也。大小肠候于两寸，亦候于两尺；膀胱候于两尺，亦候于两寸，此则参之以证者也。盖两肠之无定候，陈修园之说已详。何西池亦谓诊于两寸者从其络，诊于两尺者从其位，位居于下，而经脉上行，故候经于寸，候腑于尺，二说相兼而不可废。其膀胱亦候两寸者，肾水凌心，膀胱之寒气凌之也；小溲赤涩，心火之盛而下郁也。故左寸沉迟，膀胱必寒；右寸细数，膀胱必热。水之行也，肺气运之也，故右寸上涌，小便不调也，右寸弱陷，小便不禁也。且肺气充者，小便少而长，气足以摄之也。肺气虚者，频而短，气不足以摄之也。右寸沉实，而二便不通者，疏通肺气为先。右寸沉弦，而二便不通者，清降肺气即应。《脉经》以膀胱候于寸，以脾候于尺，初未之识也，更事既久，乃悟之矣。脾候于尺，即经所谓中气不足，溲溺为之变也。如脾家燥热太甚，则伐肾水，而两尺必滑而缓矣。肾受脾热，阴精耗烁，水液渐涸，二便不调，则遗精浊淫强中，诸危证蜂起矣。《脉诀》以尺滑主食注，为脾咎，戴氏斥之，不亦浅乎？又女子经水不利，专候心肺之脉，义见评热论篇。而《脉经》以膀胱肝肾之病，候于两寸者甚多。至于三焦之气，伤于升降者，则脉来逐位间隔，圆疾如豆；伤于出入者，则脉弦细而数，跃跃于中沉之分而不扬。此又以脉之形势言，而不以部位言矣。吾于诊法，得力于滑氏之六字者深，而部位其浅焉者也。讲脉学者，能先明部位之有定，而渐渐悟入无定，则庶几矣。自古名贤，未尝全泥定位，而亦未尝全弃定位也。

澄之自注：食入而即注下，《内经》谓之洞，仓公谓之洞风。寿颐案：《史记·仓公传》作迴风。仓公谓迴风之状，饮食下噎，辄后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盖饱食疾走，脾胃之气受伤，故每得食，辄欲大便，确是脾土清阳之气陷下，所以尺脉为之独滑，高阳生《脉诀》之说，固亦有时未可全非者，此亦其一，戴同父一概斥之，亦未之思耳。

【正义】周氏此论，虽曰活法，而推阐源委，发明其所以然，仍是不离乎定法，所以可取，洵能洞垣一方，大开后人觉悟之门。惟谓左寸候包络而不候心，则欲以尊重心君，而适成虚伪。岂不知心为血之总汇，凡是百脉流行，无非心血为之鼓荡。今西国医家，且谓候脉者，本以候心房震动之势力，与其他诸脏腑无关，虽此说必不可与中医理法，相提并论，然亦决

不能谓心之无脉可候。古人心伤神去，神去则死之说，亦是重视心君之意。究竟心主血脉，则凡血脉之病，无不可谓之心病，乃欲以心之包络代之，岂不轻重倒置。要知心君泰然不动，包络相火，代君行事之说，在专制时代，视心为君，以为神圣不可侵犯，本非生理之真。且果如所言，是直以冥顽不灵，无用之废物视心君。吾知非特心脏所不肯承认，即为人君者，亦必有所不甘。盖君必无为，而权相用事，非秦二世明熹宗之为君，乃赵高魏阉之为相，决不至此，空谈理想，不近人情，何其一至于此。尚望今之学者，切勿堕此迷途，贻人口实。惟周谓以两尺之形体候肾水，动势候命火，不分左右三句，则确能悟到真理，不为三十六难左肾右命之说所束缚。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可与谈生理之真矣。

第六节 分诊胸腹背膂

脉要精微论：前以候前，后以候后。

【正义】此《内经》分诊胸腹背膂之脉法。周澄之谓关前以候身前胸腹，关后以候身后背背也。

周澄之《脉义》：身前身后之诊，古亦有以左右分者。《内经》谓左主阳，右主阴，又谓背为阳，腹为阴。盖人身之气，背升而腹降，太阳升而阳明降，故前人有左寸洪弦，肩背胀痛；右寸洪弦，背胁胀痛。而滑伯仁又谓左尺主小肠膀胱前阴之病，右尺主大肠后阴之病。如是其不同者，何也？盖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左寸洪弦，为升气之太过；右寸洪弦，为降气之不及。前阴之秘与泄，亦清升之为病；后阴之秘与泄，亦浊阴之为病。其两尺分主之法，视两寸分主尤验，以前阴之病，多涉于肝；后阴之病，多涉于肺耳。

【正义】背之升，以督脉而言，固由会阴以上达于巅顶也；腹之降，则指胃肠而言，腑气主降，亦固其所。若以经脉言之，则冲任以及足少阴，皆在腹部，其气皆自下而上，不得仅据足阳明一经，而概谓腹部之皆主降也。周又谓太阳升，阳明降，则六字亦大有语病。阳明以大肠胃而言，腑气主降，诚是不错；而足太阳膀胱之脉，亦自上而下，胡得误谓为升？总之阴阳太少，取义各有不同，时令之阴阳，与十二经脉之阴阳，名词虽同，所主之气化，大有区别，万不可空空然以为代字诀也。滑氏伯仁，三部脉候分主脏腑，并未尝以小肠膀胱前阴，与大肠后阴，相提并论。而周澄之偏能作此附会之谈。盖周氏意中，竟谓小肠则通小便，大肠则通大便，此金元间人理想之谬。在今日生理真相，早已尽情揭出，无人不知，而更欲以小肠膀胱，联与一气，宁不虑妇人小儿胥皆窃笑于其后耶？

第七节 分诊上下左右表里

脉要精微论：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已见上文）

《难经·十八难》：脉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然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头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以下至脐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脐以下至足之有疾也。

【正义】滑氏《诊家枢要》曰：寸为阳，为上部，主头顶以下至心胸之分也；关为阴阳之界，为中部，主脐腹胁肋之分也；尺为阴，为下部，主腰足胫股三分也。凡此三部之中，每部各有浮中沉三候，三而三之，为九候也。浮主皮肤，候表及腑；中主肌肉，以候胃气；沉主筋

骨,候里及脏也。徐春甫《医统》曰:寸部候上,自胸中心肺,咽喉头目之有疾,皆在上也;关部候中,自胸腹膈以下至小腹之有疾,脾胃肝胆,皆在中也;尺部候下,自少腹腰肾膝胫足之有疾,大肠小肠膀胱,皆在下也。皆《内经》所谓上以候上,下以候下,理势之必然也。周澄之《脉义》曰:此越人发明诊脉之正法也。《内经》三部九候论,以人身上中下三部,每部分天地人三候,以明针刺察病取穴之法,本非为诊脉言之。故人迎、趺阳、太溪,皆要脉之必诊者,而不列于其间,此则以寸关尺三部,每部有浮中沉三候,三而三之,故曰九候。戴同父《脉诀刊误》,浮以候腑,沉以候脏,中以候胃气。又有谓浮候经,中候腑,沉候脏者,皆不必拘,大概寸关尺候身之上中下,浮中沉候经络脏腑之表里,而上下去来候阴阳上下,血气之升降嘘吸者也。

《脉经》:上部主候从胸以上至头;中部主候从膈以下至气街;下部主候从气街以下至足。又:诸浮诸沉,诸滑诸涩,诸弦诸紧,若在寸口,膈以上病;若在关上,胃以下病;若在尺中,肾以下病。

仲景:浮为在表,沉为在里。

《脉经》:浮在皮肤,沉细在里。

【正义】此浮沉两候分主表里之说也,其义至显,夫人而能知之矣。

《脉经》:在上为表,在下为里。

【正义】此以尺寸分候表里,又是别有一理。表病发扬,故以寸部候之;里病沉着,故以尺部候之。其理确有可凭,合之病情,亦是实有可据。惟在临证时会而通之,自有得心应手之妙,固不可胶执成见,蹈刻舟求剑之故智者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病脉之见,在上曰上病,在下曰下病,左曰左病,右曰右病。

第八节 脉合五脏

《素问·平人气象论》: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1〕},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足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考异】喘喘连属,《甲乙》作“累累”,皆言其亟遽太过之象。前曲,《甲乙》作“前钩”。落榆莢,《甲乙》作“循榆叶”。不上不下,《病源候论》无二“不”字。如揭长竿,《脉经》无“长”字。急益劲,《甲乙》、《脉经》俱作“急而益劲”。鸡足践地,今本《素问》无“足”字,兹从《甲乙》及《脉经》,文义较为畅遂。锐坚,《甲乙》及《脉经》俱作“坚兑”;兑,锐古今字。如水之流,《脉经》流作“溜”,同;又一本作“滔”,误。

〔1〕 琅玕 美石。《书·禹贡》:“厥贡惟球,琳、琅玕。”孔传:“琅玕,石而似玉。”

【考证】前曲后居之居，今字当作“踞”。《说文》：居，蹲也。即踞之古文，有据守不动之意，是无柔和之胃气，故为死脉。软弱招招，《脉经》作“濡弱”，此即一字之变，汉人隶书，从软者多作需，而从需之字，亦复无别，故《说文》蠕字训动。《史记·匈奴传》：跛行喙蠕动之类，《素隐》竟作“蠕蠕动貌”。《说文》即有“便”字，训弱也，而又有濡字，训弩弱者也。段氏茂堂谓濡即便字；朱氏骏声亦谓软。需，偏旁，古多相乱，莫能定也。此软之为濡，实即一字，由作隶者变化为之，非濡湿、濡滞之濡也。招招读为迢迢，言其长也。和柔相离之离，当读为附丽之丽，去声，言其和柔而按之附著有神，故为平和无病之脉。若是分离之离，则与和柔之义不贯，且非平和脉象矣。夺，《说文》训手持佳失之，即今脱失之失字，此义古书中绝不复有，惟《素问》中犹数数见之，此节则言其如绳索之解脱涣散状也。

【正义】此经言五脏之脉象也。平脉者，无病之脉，皆不亢不卑，柔和而有神，是得胃气中和之正。若其坚强太过，即为病脉，而应指不挠，刚劲太过，或柔靡不振，指下无神，则皆为死脉。形容摹绘，具有神情，是当以意逆之，悟其大旨，而不可拘拘于字句间索解者也。

又宣明五气篇：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脏之脉。

【正义】此言五脏之平脉。弦者端直以长，如按琴瑟之弦；钩者，累累如珠，连绵应指，似有曲象如钩；毛者，体轻在上，如毛之浮；石者，厚重凝固，如石之沉；惟脾之平脉曰代，则必非歇止之代脉，诸家说解，多不可通，惟景岳谓胃气随四时而变更，有相代之义。颐谓脾胃居中而灌溉四旁，景岳之说，自有至理。此即胃气之平脉，如春脉微弦，夏脉微洪之例，随时令而禅代者也。

《难经·四难》：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肾肝俱沉，何以别之？然：牢而长者肝；按之濡，举指来实者，肾也。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阴阳之法也。

【考异】《脉经》濡作“软”，是古书之正字。法作“脉”。《千金翼》作“浮而大者心，浮而短者肺”，无“散”字“涩”字。又曰迟缓而长者，脾也。

【正义】此《难经》言五脏之脉象，与《素问》辞句大异，而义则可通。心肺在上，故其脉俱浮。惟心气发皇，如夏令畅茂之象，合德于火，故脉大而散，言其飞扬腾达，如火焰之飏举，非涣散不收之散脉。肺气肃降，如秋令收敛之状，合德于金，故脉短而涩，言其抑降静穆，如金体之凝重，非涩滞不流之涩脉。肾肝在下，故其脉俱沉。惟肝禀春升之性，合德于木，故脉弦，而刚健扶疏，木之象也，且其势牢固，其形长直，牢以状其坚固不摇之本，非三部沉实之牢脉；长以状其挺秀端直之姿，亦非上鱼入尺之长脉。肾禀冬藏之性，合德于水，故脉软而外柔内刚，水之象也。且按之则软而举指实，软者言其态度之冲和，非软弱委靡之软脉；实者言其体质之沉着，亦非实大坚强之实脉。凡古书形容脉象，皆有言外之味，全在性灵觉悟，契合玄机，既不可拘泥文辞，随题敷衍，更不容妄为附会，穿凿支离，此古书之所以不易读，而注家之言，所以时有不可尽信者也。

《伤寒论·平脉法》：肝者，木也，名厥阴，其脉微弦，濡弱而长，是肝脉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纯弦脉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脉弦直，是肝脏伤，故知死也。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肺者，金也，名太阴，其脉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脉，若得缓迟者，皆愈。

【存疑】《伤寒论》之辨脉、平脉、伤寒例三篇，尊之者必曰此仲景真本，不可忽视；轻之者则曰此叔和采集，不值一哂。久已纷如聚讼，各逞辞锋。颐谓此三篇之中，瑕瑜互见，良

羸不齐，有明白精当，万无可疑者；亦有晦涩怪僻，必不可训者，必非出自一人之笔，且时有证以仲景本书而自相矛盾者，其非仲景原文，亦已有据。（如紧脉促脉两条，皆与仲景本书不符，而同与《脉经》，似出于叔和所集，犹为近是。详见第三卷，紧脉促脉形象本条。）即曰叔和所集，而篇中怪不可识，及上下文义，不相贯串之处，所在多有，恐叔和尚不至若是之陋。盖自晋及宋，几经传写；讹舛脱佚，及后人窜入之句，必已不少，而注家恒曲曲附会，或齟齬以争，得毋妄费精神，徒多闲话，如此即言五脏平脉，虽与《素问》辞句不同，而义亦可通，尚无不是，惟曰肝名厥阴，心名少阴，肺名太阴，则古人断无此直捷爽快之语。盖手足十二经之三阴三阳，本以经脉言之，不能移之于某脏某腑。仲景本论以六经分篇，在经之病多，而在脏在腑之病少，所谓太阳病阳明病者，初非言膀胱胃腑之病，何得迳以肝名厥阴，心名少阴，况藏象论明言肝为少阳，心为太阳乎？据此可证平脉法此节，必非古人旧本。且五脏之中，举其三而遗其二，尤为残缺不完之确证。《医宗金鑑》乃为之补肾脏一条，亦可不必。

《脉经》：肝脉来濯濯如倚竿，如琴瑟之弦，再至曰平；心脉来，累累如贯珠，滑利，再至曰平；脾脉芤芤而弱，来疏去数，再至曰平；肺脉来汎汎而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再至曰平；肾脉沉细而紧，再至曰平。

【考异】芤芤，《千金》作“长长”，盖是。《脉经》从草下长字，当是讹误。

又：脉来浮大者，此为肺脉也；脉来沉滑，坚如石，肾脉也；脉来如弓弦者，肝脉也；脉来疾去迟，心脉也；脉来当见而不见为病。

【正义】此两节皆《脉经》所言五脏之平脉，义与《素问》合。惟肺脉浮大，似与《素问》不侔，然肺主气之出纳，其平脉本不当小，彼称涩短，以其体态言之；此称浮大，以其气势言之，其理亦自并行而不悖。善读古书者，必识得活法，方能悟到言外之意，如果执字句而读之，鲜不谓彼此大相刺谬矣。

又：肺脉之来也，如循榆叶曰平，如风吹毛曰病，状如连珠者死，期丙丁日，禺中日中。心脉之来也，如反芤管^{〔1〕}曰平，如新张弓弦曰病，如鸡践地者死，期庚辛日，晡时日入。脾脉之来也，阿阿如缓曰平，来如鸡举足曰病，如鸟之喙，如水之漏者死，期甲乙日，平旦日出。肾脉之来也，微细以长曰平，来如弹石曰病，去如解索者死，期戊己日，食时日昃，黄昏鸡鸣。

【正义】此亦五脏之脉象，虽形容之辞不一，而大旨亦无甚出入，死之日时，皆以来克者言之。如肺为金脏，而丙丁火日，禺中日中为巳午二时，火旺则肺绝矣。古无以十二地支纪一日之十二时者。夜半鸡鸣等名，即古之十二时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心脉浮大而散，肺脉浮涩而短，肝脉弦而长，脾脉缓而大，肾脉沉而软滑。周澄之注：《素问》平心脉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此长滑之象也。心为肝子，脉不离乎弦象，故仲景谓心脉弦大而长，肺脉短涩，是动力不盛，而形体宽也。颐按：周氏之释肺脉如此，可为涩短浮大四字传神于阿堵之中。

又：心合血脉，心脉循血脉而行，持脉指法，如六菽之重，按至血脉而得者，为浮；稍稍加力，脉道粗者，为大；又稍加力，脉道阔软者，为散。肺合皮毛，肺脉循皮毛而行，持脉指法，如三菽之重，按至皮毛而得者，为浮；稍稍加力，脉道不利，为涩；又稍加大，不及本位，为短。周澄之注：涩是来势不勇，短是宽软不挺。颐按：伯仁以不及本位为短，于平脉一层，终觉不甚妥惬。周氏以宽软不挺释之，则虽短而不害其为平脉矣。肝合筋，肝脉循经而

〔1〕 菤 “管”的异体字。

行,持脉指法,如十二菽之重,按至筋而脉道如琴弦相似,为弦,次稍加力,脉道迢迢者为长。脾合肌肉,脾脉循肌肉而行,持脉指法,如九菽之重,按至肌肉,如微风轻随柳梢之状,为缓,次稍加力,脉大敦实者为大。肾合骨,肾脉循骨而行,持脉指法,按之至骨上而得者,为沉,次重而按之,脉道无力,为濡,举指而来疾流利者,为滑。

【正义】此释五脏平脉之形态,盖本《难经》而申言之,简约明晰,尚多中肯。惟肾脉之软,言其指下柔和,非谓其软弱萎靡。伯仁“脉道无力”四字,殊嫌未妥。

石顽《三昧》:肝得春生之令,其脉若草木初生,指下软弱迢迢,故谓之弦,然必和滑而缓,是谓胃气,为肝之平脉。若弦实而滑,如循长竿,弦多胃少之脉也;若弦而急强,按之益劲,但弦无胃气也,加以发热,指下洪盛,则槁木炎而自焚矣。若脉弦见于人迎,肝气自旺也,设反见于气口,又为土败木贼之兆。颐按:此人迎气口,以左右两手言之。或左关虽弦,而指下小弱不振,是土败木萎之象,法当培土荣木,若投伐肝,则脾土愈困矣。若弦见于一二部,或一手偏弦,犹为可治;若六脉皆弦,而少神气,为邪气混一不分之兆。凡脉得纯脏之气,左右六部皆然者,俱不治也。或肝病证剧,六部绝无弦脉,是脉不应病,亦不可治。举此以为诸脉之例,不独肝脏脉弦为然也。

又:心属丙丁,而应乎夏,其脉若火之燃薪,指下累累,微曲而濡,故谓之钩^{〔1〕}。然必虚滑流利,是为胃气,为心之平脉。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钩多胃少之脉也;若瞥瞥^{〔2〕}虚大,前曲后居,但钩而无胃气也。故钩脉见于左寸,心脏之火自旺也。或並见于右寸,则火乘金位矣。设关上脉见钩曲,则为中宫有物阻碍之兆矣。

【正义】关脉钩曲,为脾胃积滞,郁塞不通之象。此与心脉微钩,不相涉者也。

又:脾为己土,而应于四季,虽属中央湿土,常兼四气之化,而生长万物,故其脉最和缓。指下悠扬,而不疾不迟,故谓之缓。然和缓之中,又当求其软滑,是为胃气,为脾之平脉。若缓弱无力,指下如烂棉,缓多胃少之脉也;若缓而不能自还,则无胃气矣;若脉虽徐缓,而按之盈实,是胃中宿滞蕴积;若缓而涩滞,指下模糊,是胃中寒食固结,气道阻塞矣;设或诸部皆缓,而关部独盛,是中宫湿热也;诸部皆缓,寸口独滑,膈上有痰气也;诸部皆缓,两尺独弦,则脾阳不振,而乙癸之水邪,弥漫上侮矣。

【正义】脾胃之脉和缓,乃合坤土柔顺之德,且寄旺于四时,恒随四季气化而迁移,故协和于刚柔大小浮沉,迟数滑涩之间,而成其一种和缓之态度也。

又:肺本辛金,而应秋气,虽主收敛,而合于皮毛,是以不能沉实,但得浮弱之象于皮毛间指下轻虚;而重按不散,故谓之毛。然必浮弱而滑,是为胃气,为肺之平脉。若但浮不滑,指下涩涩然,如循鸡羽,毛多胃少之脉也。昔人以浮涩而短,谓为肺脏平脉,意谓多气少血,脉不能滑,不知肺受荣气之先,乃营行脉中之第一关隘,若肺不伤燥,必无短涩之理,即感秋燥而脉涩,是为肺之病脉,亦非肺气之本燥也。若浮而无力,按之如风吹毛,是但毛而无胃气也;加以关尺细数,喘嗽失血,阴虚阳扰,虽有神丹,不能图矣。

【正义】古人谓肺脏平脉,浮涩而短。盖以肺气合德于秋,承长夏之令,虽应乎收而犹未及敛藏之候,故脉仍见为浮。然稟气于金,其德凝重静肃,则脉象自有异于夏三月之滂沛舒泰。此“短涩”二字,止可活看,非真是倏促短缩之短,涩滞不前之涩,寿颐已言之矣。若果读此“短涩”二字,则既短则涩,岂不太嫌枯瘠,何以为平人无病之本色,不几疑古人立言。

〔1〕 钩 “钩”的异体字。下同。

〔2〕 瞥(piē 撇)瞥 瞥观貌。即很快地出现一下。张衡《午赋》“瞥若电灭”。

人有语病乎？奈何石顽于此，竟拘泥此“短涩”二字，认作伤燥之脉，岂古人所谓平脉之本旨？于以知善读古书者，必须观其会通，庶乎能悟言外之意，若必死于句下，望文生义，亦焉往而不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也耶！

又：肾主癸水，而应乎冬，脉得收藏之令，而见于筋骨之间，按之沉实，而举指无力，故谓之石。然必沉濡而滑，是为胃气，乃肾之平脉。若指下形如引葛，按之益坚，石多胃少之脉也；若弦细而劲，如循刀刃，按之搏指，但石而无胃气也；若诸脉不石，左寸独石者，水气凌心之象；右关独石者，伤寒伤于脾胃之象也。

又：五脏之中，必得缓滑之象，乃为胃气，方为平脉。则胃气之征验，亦不独取之于右关也。《内经》所言四时之脉，亦不出乎弦钩毛石，是五脏之气，不离乎五行，即四时之气，亦不离乎五行。故脉象总不能出此五者之外，但当明辨于此五者之中，何者为偏少冲和之气，即是病脉。或反见他脏之脉者，则本脏气衰，而他脏之气来乘之也。若拘守六部之绳墨，以求脏腑之虚实，是犹欲访其人，而未识其声音笑貌，但知于其居处之地以求之，则其人必不易得，若识其声音笑貌，虽遇之于殊方逆旅^{〔1〕}，暗室隔垣，未尝错认以为非若人也。亦犹此经之脉，见于他部，未尝错认以为他经之病耳。

周澄之《脉义》：脏腑脉象之性情，腑阳多含母精，脏阴多见子气。故胆虽阳也，以含水气，故其脉力弱而微；肝虽阴也，以有火气，故其脉力强而大；小肠之脉，洪而兼长，有木气也；心包之脉，洪大兼缓，有土气也。胃脉缓而浮，脾脉缓而静，一含火热，一具金寒。大肠浮而长，有脾土之气也；肺脉浮而短，有肾水之气也；膀胱沉而宽薄，有肺金之气也；肾脉沉而坚实，有肝木之气也。杜光庭所谓严冬尺脉要沉弦者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脉也。至于病变，亦以母子相乘者为多，以其气之相亲也。而直克反侮者，心重病死病乃有之，以其气相逆也。故肾病有见肝脉，有见肺脉；肝病有见心脉，有见肾脉；心病有见脾脉，有见肝脉；脾病有见肺脉，有见心脉；肺病有见肾脉，有见脾脉；非必病气自彼脏传来也，亦非必彼之脏气来干也。本脏之中，自具此气，病则气有所偏而发见耳。仲景有五行相乘，纵横逆顺之说，又有治未病之法。而吾为此说，欲以明治未病之法，必审察得实，而后可用。若五脏互见其气，而非病邪之相传，设如心病见肝脉，而病非肝邪来犯，则妄为泻肝，岂不诛伐无过！然何以决其相传与非相传耶？则两脏之脉，有相应不相应之辨也。相应者，其脉同见也，互见也，是相传之病也；不相应者，二脏自见其本气，然皆静而不旺，则非相传之病矣。同见者，如脾气干肺，而肺部脾部，同见脾脉，是为脾气太盛，治宜泻脾；互见者，则肺部见脾脉，而脾部转见肺脉，或见他脏之脉，而不自见其本脉，是为舍己宫室，适彼他邦，治宜泻其太过，扶其不及，此为相应之脉，相传之病。若肺部虽微见脾脉，而脾部自静，无所太盛，则为自见本气，是彼此两脏不相应之脉，乃本脏中自有此气，而非相传之病矣，他脏皆然，此其大法也。

【正义】周氏此说，发明一脏中自有他脏之气，故病则兼见他脏之脉。有非他脏之气来干者，盖以五行相生言之，其气通，则其形著也，是又五脏脉象之一活法。末段辨析相传及不相传之脉象，心苦为分明，具有至理。惟原文辞旨不甚轩豁，乃少为润色之，以求其易解。

第九节 脉合四时

《素问·玉机真藏》：春脉如弦，何如而弦？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

〔1〕 殊方逆旅 意为去异地他乡，住无定居。殊方，谓他方、他乡也。逆旅，谓客舍也。

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气来实而强,此为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为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胀满。

【考证】善忘,宋校《素问》谓当作“善怒”,是也。巅,《脉经》、《甲乙》作“癫”,则后出字矣。

【正义】人禀天地之气,故脉象恒随四时阴阳而变迁。自《四言脉诀》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八字,熟在人口,初学易诵易记,遂为弦、洪、毛、石,已得时令之正。抑知但曰弦,则偏于刚劲;但曰洪,则偏于滑大;但曰毛,则偏于轻虚;但曰石,则偏于沉实;皆非中正和平之态。不如《素问》此篇,有一如字,说得圆到。在外在中,张景岳谓指邪正而言,邪气来于外,皆有余,故太过则病在外;元气伤于中,皆不足,故不及则病在中。寿颐谓此节以五脏本体立论,皆本脏之自病、与外感六淫之病,毫不相涉。则太过者,脏气之太盛,故病见于外;不及者,脏气之不足,故病发于中。观本节五脏病情,甚是明瞭,景岳之说未允。善怒者,肝火之暴戾。眩冒者,肝阳之上浮。巅疾则顶巅之疾,轻者为头痛,为顶痛;其重者,则昏瞢暴仆之内风病,《素问》谓之血菀于上,气血并走于上,今西医谓之血冲脑经。固皆病之发见于外者,而胸痛引背,两胁胀满,则肝气凝滞,郁而不宣,病情不露,外不可见,故曰在中。下四脏准此。

又:夏脉如钩,何如而钩?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为咳唾,下为气泄。

【正义】肤痛浸淫,盖即疮疡。至真要大论所谓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是也。

又:秋脉如浮,何如而浮?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旁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温温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考异】温温,《脉经》作“温温”。

【正义】秋令有阳盛之极,渐入阴分,脉象应之,当由浮而渐敛,方合秋收之象。而此节乃以为浮者,正以初秋之时,阳气尚盛故耳。南海何西池《医编》曰:四时之升降动静,发敛伸缩,相为对待者也,极于二至,平于二分,故脉子月^[1]极沉,午月极浮,至卯酉而平。经文谓秋应中衡。又谓夏脉在肤,秋脉下肤,冬脉在骨。则秋之不当以浮脉言可知也。特以肺位至高,其脉浮,秋令配肺,故亦言浮耳。夫秋初之脉,仍带夏象,言浮犹可,若于酉戌之月,仍求浮脉,不亦惑乎?夫于春言长滑,则秋之短涩可知;于冬言沉实,则夏之浮虚可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在读者之领会耳。寿颐谓何氏此说,论四时之脉,能得古人言外之味,凡读古书,皆须具此神悟,必不可死于句下,而此节“轻虚以浮,来急去散”八字,尤当看得活泼,不然者,既浮且散,坏象毕呈,而反以为无病之脉可乎?中央坚,则太觉有力,故为太过;毛而微,太觉无力,故为不及。

经言秋病在肩背,故肺病有背痛。下闻病音,不可解,疑有误。

又:冬脉如营,如何而营?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气沉以滑,故曰营。反此者病。其气来如弹石者,此为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

① 子月 以地支纪月,则一年中之一至十二月依次为寅月、卯月、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亥月、子月、丑月。子月,指十一月。下文午月、卯、酉、戌之月同义。

中。太过则令人解体，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是令人心悬如病饥，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

【考异】小便变，《脉经》作“小便赤黄。”

【正义】营以周密为义。《说文》：营，市居也。《羽猎赋》：禁衙所营。《汉书》注：围守也。冬日阳气敛藏，脉宜应之，故曰如营，言其退藏如密，沉而不露。即脉要精微论所谓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之意。沉以搏之“搏”字，当作“转”。《甲乙经》则作“濡”。宋林亿等《素问》校语谓：濡，古软字。（濡即软字之变体，不可误以为古字。然据此可知林等尚知软与濡之同为一字，而金元以后之书，则多认为两字矣。）脉沉而濡，乃冬令之平调脉，若搏击于手，则太过矣。是宋人已知搏字之可疑。顾谓搏击失之刚劲，诚非平脉之真相，然使竟如《甲乙》作“濡”，则又失之柔弱。盖冬脉如营，宜凝聚沉着，方合营守之义。若果濡弱，则为不及，又非平脉。然则其字当作转结转聚之转，乃有凝厚之意。平人气象篇亦云平肾脉来，按之而坚，是亦转结之意。所以曰如营，曰冬脉石。今本《素问》作“搏”，盖以形近而误。《甲乙经》作“濡”，则必晋时已误从尊。而皇甫士安不以为然，乃改作“濡”。考《甲乙》之于《素问》，改字甚多，未必古本《素问》，尽如《甲乙》。其去如数之数，当读作促，即促急之促。形容其去时之无力，故曰如促，非迟数之数，亦非促上寸口之促也。（促脉，无歇止之义，详第三卷。）解体，病名。心悬，言心如悬而不宁，故曰如饥。眇是侠脊两旁腰间空软处，正当两肾之部。清读为清，灇。《说文》，清，寒也，从欠青声。又：灇，冷寒也，从水靦声。《吕览·有度》：清，有余也。注：寒也。（《素问》清字作寒冷解者甚多。）眇中冷，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皆肾阳之衰，故脉不及。《脉经》加“赤黄”二字，非是。

又：脾脉独何主？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考异】鸟，《甲乙》作“乌”，是也，前后诸节多作乌之喙。四肢下，《脉经》多“沉重”二字。九窍下，《脉经》多“壅塞”二字。

【正义】脾主消化，居中以滋养五脏，故曰以灌四旁，四脏受脾之输化而各得其所，则四脏之善，皆脾之力，故脾之善反不可见。如水之流，则运输迅疾，故曰太过；如鸟之喙，则止而不行，故曰不及。脾为湿土，湿行太盛，则四肢重着而不举，九窍为水注之气，脾不为胃行其津液，则九窍闭塞而不通。重强，与上文不及不相承接，疑有讹误。旧注皆牵强作解，吾未敢信。张景岳谓脾家有病，必有脉象可征，故恶者可见；若其无病，则阴为灌输，五脏攸赖而莫知其然，故其善者不可得见，是即所谓胃气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

【正义】保，读为宝，此古之假借字。言持脉之道，以虚心凝神，静而察之为最要耳。王注保守，殊是迂远。此言四时脉象之浮沉，本乎气化之升降，而脉乃随之变迁。春日万物发生，故脉恒浮，然方在萌芽之初，犹未暴露于外，故如鱼之在波中，虽已浮而可见，然尚非升浮在上也；至夏日则万物滋长，乃泛泛乎其有余矣；秋日则渐次收敛，故脉亦下于皮肤，而如蛰虫之将去者然，不复浮露于上也；至冬日则深藏固密，故脉亦沉而在骨，如蛰虫之密伏者然，此固四时之平脉，而反此者，病可知矣。

又：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

【正义】此又言四时之脉象，注家皆以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为释，然衡如秋之平，权如冬之沉，固可说也，而春规夏矩，实难附会，此古书之必不可泥者。张隐庵注，终是牵强穿凿。

《素问·平人氣象》：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考异】胃而有毛，胃而有石，《脉经》作“有胃而毛，有胃而石”是也。今本《素问》误。但代无胃曰死，《脉经》作“但弱无胃”是。今本《素问》，当是浅人妄改。软弱有石，《脉经》作“濡弱有石”，软、濡同。弱甚，《甲乙》作“软甚”，义通；《脉经》作“石甚”，非是。以行营卫阴阳之“以”字，《甲乙》作“肺”，以上下文肝心脾肾四句之例推之，《甲乙》是也。

【正义】四时之脉，虽曰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然必须有和缓之象，方是胃气有权，为应时之平脉。此节之所谓微弦微钩，即玉机真藏论所谓如弦如钩之意。微非微弱之微，微弦者，言春时之脉，当微含弦象，是为胃气之正，非谓既微而又弦也。若弦多胃少，即肝气太甚，其病可知。若但见弦象，而毫无和缓之胃气，即真肝脉至之死脉矣。如有胃气而含有秋令脉象，则肺气太过，故知其当秋令肺旺之时而必病。若又毛之已甚，则肺气更强，必来伐肝，而今时即受其病矣。四时五脏，皆准此推之。惟所言四时之死脉，春曰但弦，夏曰但钩，秋曰但毛，冬曰但石，而独于长夏则曰但代无胃曰死，岂长夏之脉，苟有胃气，当得代脉耶？然上文不曰长夏胃微代曰平也。考宣明五气篇虽有脾脉代之明文，而歇止有定之代脉，断不能称之为脾脏平脉。景岳曾谓脾寄旺于四季，故其脉随四季为禅代^{〔1〕}，如春微弦夏微钩之理。然于彼可通，而于此不可通。盖彼不言时令，则可因四时为转移，此则明言长夏，又安得复以禅代妄解？《脉经》作“但弱无胃”，于理为长，岂浅者即以宣明五气篇之脾脉代一句而妄改《素问》耶？是固未可知者也。

《素问·平人氣象论》：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曰难已。

【考异】《甲乙经》难已作“死”，义亦可通。

又：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

【正义】四时未有脏形，六字为句，言四时之中，其脉虽尚未有五脏之真脉，然春夏脉小，秋冬浮大，即为逆四时矣。郭元峰《脉如》谓脉与时违，无病得此，诚为可虑，若因病至，则如秋月病热，脉得浮洪，正属脉证相宜，岂可断为必死。顾谓经文本意，止言平常脉理，盖本脏气虚，而他脏来胜，宁非可危之候？郭氏以病言之，则外因之邪，但须与证相合，即是无害，却与平常脉理，两不相蒙，是不妨各明一理，正不必执彼以诋此，亦不容执一而不通。读书必须识得活法，不可泥定一边，致有胶柱鼓瑟之弊，此又其一端矣。命，读为名，古通假之字。

《素问·玉机真藏》：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逆四时，为不可治。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

〔1〕 禅代 禅，以帝王之位传人。禅代，意谓四时更相替代，脉象随时而变化。

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曰逆。四时未有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

【正义】悬绝沉涩，既乏胃气和缓之态度，而复无神，其逆可知。四时未有脏形，六字为句，说见上节。《甲乙经》此节命曰逆之下，空一格，则四时未有脏形，另为一节，显而易知。乃王启玄以“四时”二字连上为句，遂令“未有脏形”四字，不能成句，而后之注家，皆能盲从王氏，模糊说去，最不可解。

《素问·宣明五气》：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正义】命，读为名，非性命之命，此当其时而得胜我之脉，则本脏之气已竭，故同归于死。

《素问·六节藏象》：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为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

【正义】此言四时之气，有不当至而先至者，有当至而不至者，虽有太过不及之辨，而五行之斡旋，必从此而皆不得其平矣。《素问》虽以气候言之，然时令应有之脉象，亦有时而宜以活法审之者焉，如春脉当弦，然时未至于春而脉已先弦，谓非肝气之太过乎，则必逼其所不胜之肺金，而乘其所胜之脾土矣，是亦肝木之气淫溢也。若时已至于春，而脉仍不弦，谓非肝气之不及乎，则所胜之脾土，以无所制而妄行，而生肝木之肾水，必受土克之病；且木所不胜之肺金，又将乘衰而来逼矣，是亦肝木之气受迫也。薄，读为逼迫之迫，《小雅》《广雅》皆云：薄，迫也。经、传借用甚多。

又至真要大论：春不沉，夏不弦，秋不数，冬不涩，是为四塞。沉甚弦甚数甚涩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正义】此又四时脉象之活法，夏弦夏洪秋毛冬石，但以四时当王之脉象言之。然方在春初，木气未旺，犹宜有肾水之沉脉；夏初火气未旺，犹宜有肝木之弦脉；秋初金气未旺，犹宜有心火之数脉；冬初水气未旺，犹宜有肺金之涩脉，则四时五脏之气，方为周流而和协。若春初即不沉，夏初即不弦，秋初即不数，冬初即不涩，是亦本脏独见，则五脏之气闭塞不通矣。周澄之谓入春即弦而不沉，入夏即洪而不弦，是前者气弱，后者气强，母为子夺矣。六节脏象论谓气之不袭，是谓非常，非常则变，此之谓也。

《甲乙经·四卷·经脉篇》：寸口主内，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备考】《灵枢·禁服篇》本此。

【正义】左为人迎，右为气口，此寸口人迎，以左右两手言之。天地之气，左升而右降，左司阳之升，故主外；右司阴之降，故主内。春夏为阳，其气升发，其主在左，故春夏左手之脉宜微大；秋冬为阴，其气肃降，其主在右，故秋冬右手之脉宜微大。寿颐按：今之言《内经》者，每谓《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即班史《艺文志》之《黄帝内经》十八卷。然今本《素问》已经王启玄重为编次，有宋校正可证，而《灵枢》之出尤晚。宋人已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名为古书。而杭世骏道古堂集《灵枢》跋语，直谓其文义浅短，为王冰所讹讹。颐按：是书自南宋绍兴乙亥史嵩始传于世，并未经宋仁宗时林亿诸人之校，故讹舛错落，所在而是。考皇甫士安《甲乙经·自序》，谓撰集《针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三部，除其重复为十二卷云云，则《甲乙经》中，固不仅《素问》、《针经》二书，而细

按今之《灵枢》则凡《甲乙经》之全文，除十二经之俞穴外，苟非《素问》所已见者，皆在今本《灵枢》之内，且皇甫氏亦采《素问》，而今本《素问》固未尝全在《甲乙》之中，知士安之书，本是删节三部而为之，初非全部录入，而今本《灵枢》则无一篇不见于《甲乙》之中，且未尝于《甲乙》之外，更有异文，是明明全从《甲乙经》中抄录成帙，讹作古书，但颠倒其次序，增损其字句而已，抄胥^{〔1〕}伎俩，尤其谄陋可鄙，然其字句与《甲乙》偶有小异者，按其文义，多以《甲乙》为长，是以顾有所引，宁引《甲乙》而不引《灵枢》，诚以晋人旧本，固远在唐人讹本之先耳。

《甲乙经·五卷·针道终始》：所谓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

【备考】《灵枢·终始篇》本此。

【正义】此虽泛辞，而可见古人甚重应时之脉。

《难经·十五难》：《经》言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是五脉耶，将病脉也？然：弦钩毛石者，四时之脉也。春脉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枝叶，故其脉之来，濡弱而长，故曰弦；夏脉钩者，心南方火也，万物之所盛，垂枝布叶，皆下曲如钩，故其脉之来，来疾去迟，故曰钩；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万物之所终，草木华叶，皆秋而落，其枝独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来，轻虚以浮，故曰毛；冬脉石者，肾北方水也，万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时，水凝如石，故其脉之来，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时之脉也。如有变奈何？然：春脉弦，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气来厌厌聂聂，如循榆叶，曰平；益实而滑，如循长竿，曰病；急而劲，益强，如新张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气少曰病，但弦无胃气曰死，春以胃气为本。夏脉钩，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其脉来累累如环，如循琅玕，曰平；来而益数，如鸡举足者，曰病；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死；夏脉微钩曰平，钩多胃气少曰病，但钩无胃气曰死，夏以胃气为本。秋脉毛，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为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其脉来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病；按之萧索，如风吹毛，曰死；秋脉微毛曰平，毛多胃气少曰病，但毛无胃气曰死；秋以胃气为本。冬脉石，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脉来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啄啄连属，其中微曲，曰病；来如解索，去如弹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气少为病，但石无胃气曰死，冬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也，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之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见，衰乃见耳，来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见也。

【考异】万物之所盛，正统道藏李子野本，及佚存丛书王九思集注本皆同。滑氏《本义》本盛作“茂”，徐洄溪注本同滑氏，岂即伯仁所谓纪齐卿本凡盛字多改作者耶？兹以子野宋人，在伯仁之先，姑从李氏。来疾去迟，道藏本、佚存丛书本、徐洄溪本皆无“来”字，则似连上为一句读。然文义极为不顺，且上下文春夏秋冬其脉之来下，皆四字句，不应此句独异，盖传写者误以为复上来字而妄删之，滑伯仁《本义》作“来疾去迟”是也，兹从伯仁本。萧索，道藏本、佚存丛书本皆作“消索”，兹从滑氏《本义》。雀之喙佚存丛书本、滑氏《本义》本、徐洄溪本，喙皆用“啄”，惟正统道藏李子野注本作“喙”。寿颐按：濡滑如雀之喙，义不可通，

〔1〕抄胥 专司誊录之胥吏也。此处是讥抄袭陈言不能自出新意者。

即作雀之喙，亦非濡滑之义。此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云云，文义皆不明白，当从阙疑，不可强解。胃者水谷之海也，滑伯仁本、徐洄溪本皆无“也”字，兹从正统道藏本及佚存丛书本。

四时下，道藏本、佚存丛书本皆有“故”字，兹从滑氏《本义》。是脾衰之见也，道藏本、佚存丛书本皆作“是脾之衰见也”，兹从滑氏《本义》。

【正义】《难经》此节，即《素问》平人气象、玉机真藏论两篇之文，而微有异。按其文义，自可两通，且皆是汉魏间相传之古书，或别有所受之，是当并存，以见古人之各明一义，且可彼此参观，得融会贯通之妙，必非自《素问》以外，断不容他人更申一说，徐洄溪必斥《难经》为谬误，似未免所见者小也。兑，读为锐，《释名·释首饰》：𦘔，或曰兑，上小下大，兑兑然也，是古之通假字。但《难经》此节作上大下兑，则义不可通耳。解索，即平人气象论之夺索，解即脱也。禀，滑伯仁《难经本义》谓供也、给也，是读为饩廩^{〔1〕}之廩，故读主禀四时为句。然下文皆字之上，割去四时二字，则皆字即无着落，此必以主廩二字为句，四时皆以胃气为本八字为句，则禀读为仓廩之廩，胃固人身之太仓也。

《伤寒论·平脉法》问曰：二月得毛浮脉，何以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肝用事，肝属木，脉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正义】非时之脉，不见当时应有之本气，而反得相克之脉象，则本脏当旺之时，而胜吾者已据而代之，本脏之衰甚矣，更至胜吾者当旺之时，则彼脏之气愈盛，而此脏久衰，其何能支，故至其时而死，所谓一岁之脉，不得再见者是也。

《素问·平人气象论》：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

【正义】少阳当春初之令，阳气萌动，犹未畅茂，脉象应之，故乍数乍疏，乍短乍长，所以状某欲伸未伸之貌，非真疏数长短，错杂参差也。阳明当春季夏初，阳气渐舒，故其脉浮大，然究属尚未畅茂，则浮大之中，犹觉短而不长。至于太阳当旺，则五月六月之交，阳气极盛，故脉必洪大而长，此上半年应有之脉象，随天气为生长者也。

【正误】三阳次序，当先少阳而阳明太阳，至真要大论及《难经·七难》可证。平人气象论此节，反以太阳居先，必是传写之误。七难引经言少阳之至一节，三阳脉象，与《素问》此节大同小异，是《难经》所引，即本于此。但彼则三阳三阴皆备，而今本《素问》有三阳无三阴，其有脱误可知。《脉经》引扁鹊阴阳脉法虽字句亦有讹误，次序亦有错乱，而三阴三阳亦备。宋人校《素问》，已谓此无三阴，应是古文之阙，此当据七难及《脉经》以补之。

【考证】以一年四时分配太少阴阳，即易学家两仪生四象^{〔2〕}之义。春气由阴而出于阳，阳犹未盛，故曰少阳，亦曰阴中之少阳；至夏则阳气大盛，故曰太阳，亦曰阳中之太阳；秋气由阳而入于阴，阴犹未盛，故曰少阴，亦曰阳中之少阴；至冬则阴气大盛，故曰太阴，亦曰阴中之太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及六节脏象论所言是也。寿颐按：今本四气调神大论篇作逆秋气则太阴不收，逆冬气则少阴不藏，太少二字互讹。而六节脏象篇中，惟心为阳中之太阳一句不误，其肺肾肝三句皆有讹字。宋林亿等校语，据全元起本及《甲乙经》，言之甚详，盖浅者止知肺为太阴经，肾为少阴经，而不知此之阴阳太少，别有一义，与十二经络之阴

〔1〕 饩(xì 戏)廩 饩，赠送，《左传·僖公十五年》：“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廩，米粟。古代月给的薪资。《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四年》：“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廩。”

〔2〕 两仪生四象 《易传》曰：“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二仪，指阴阳二气。四象，指春夏秋冬四时。

阳,毫不相涉,否则何以云肝为少阳,通于春气,心为太阳,通于夏气乎?当正之曰:肺为阳中之少阴,肾为阴中之太阴,肝为阴中之少阳。又有一年十二月分配三阴三阳者,其次序则先少阳,次阳明太阳,又次少阴太阴厥阴。以上半年为阳,阳气由渐而充,故由少阳而阳明以至太阳;下半年为阴,阴气亦由渐而盛,故由少阴至太阴而厥阴;以厥阴为阴之尽,而又为阳之初也。《素问·平人氣象》此节,及下条所引至真要大论,《难经·七难》、《脉经》所引扁鹊脉法,皆是也。此三阳三阴,亦与十二经脉之三阳三阴,各有一义,两不相涉。抑且与四时之太少阴阳,各不相蒙。而今本至真要大论三阴之脉,以肝心脾言之,已非此义。其七难及《脉经》,次序亦有讹误,盖皆为后人妄改,遂觉丛杂无纪,不堪卒读,然古书俱在,苟能融会而贯通之,自有条理可寻,则浅人改窜痕迹,亦复凿凿可据。兹为逐条正误如下,古人复作,当亦不易吾言。《金匱要略》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亦是此义。《脉经》三卷心小肠条中,双行小字,亦曰阳得春始生,名曰少阳;到夏洪盛,名曰太阳。此虽是后人校语,必非叔和本文,然读是书者加此注校之语,极为明白,更可见今本《素问》、《脉经》等书之皆有讹误矣。

《素问·至真要大论》: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正义】此亦以一年十二月,分为三阳三阴,而言其各有当然之脉象,必当其时而适如其分,方为和平,而太过不及,先至后至,皆失其时,无非病脉,若竟阴阳互易,则^{〔1〕}危殆可知矣。

【正误】一年之三阳三阴,当先三阳而后三阴。《素问》此节,三阳次序井然,但以三阴居先,已失本意,且三阴次序,以厥少居先,亦非古人真本^{〔2〕},而三阴之脉,复以肝之弦,心之钩为言,尤非此节应有之义。盖浅者止知有十二经络之三阳三阴,而不知有时令之三阳三阴,遂疑古书之误,妄以臆见改之,反致似是实非,不复可解,亦当据《难经·七难》一节以正之。此节惟太阴脉沉及太阳大而长二句,差为可信,其三阳之次序,与七难同,尚是真本。而少阳当春之初,亦不当言其脉大而浮,阳明当春季夏初,亦不当脉大而涩,皆属浅人妄改,无可疑者,又当据上条所引之平人氣象论及下条所引之《难经·七难》以正之。

《难经·七难》:《经》言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阳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少阴之至,紧细而微;厥阴之至,沉短而敦。此六者,是平脉耶?将病脉耶?然,皆王脉也。冬至之后得甲子,少阳王;复得甲子,阳明王;复得甲子,太阳王;复得甲子,太阴王;复得甲子,少阴王;复得甲子,厥阴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岁,此三阳三阴之王时日大要也。

【正义】此亦以十二月分配三阳三阴,而建始于冬至后之甲子,盖葭管灰飞^{〔3〕},一阳始生之初,固古人之所谓历元也。敦,厚也。厥阴为阴之尽,故其脉既沉且短,而复敦厚,言其深藏固密,不复流露于外也。

〔1〕 则 原作“别”,据《脉理学讲义》改。

〔2〕 本 原作“太”,据《脉理学讲义》改。

〔3〕 葭管灰飞 古人烧苇膜成灰,置于十二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某一节候至,某律管中的葭灰即飞出,示该节候已到。文中一阳始生,指冬至节至,则相应之黄钟律管内的葭灰飞动。葭,葭蓍,芦苇中的薄膜。管,十二律管。

【正误】天地之气，上半年由阴而出之阳，下半年由阳而入之阴，则第四甲子，一阴始生，是少阴而非太阴。其时当盛夏之后，阳气尚盛，故其脉仍是大而长。但一阴已生，则渐有静肃之意，故紧而不泛，此紧大而长，正合第四甲子少阴之象也。至第五甲子阴气渐盛，是为太阴，故其脉乃紧细，不复如少阴时令之大而长矣。《难经》此节，太阴少阴互讹，亦浅者误认秋之肺全司令，属于手太阴经而妄改者也，当据下条《脉经》之三阴次序以正之。太阴之令，虽曰阴盛，然脉细而微，亦是可疑。下条《脉经》太阴之脉紧细^{〔1〕}，无微字，是也。当作太阴三脉紧细，则合于冬令深藏固密之义矣。

《脉经》^{〔2〕}·五卷引扁鹊阴阳脉法：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正月二月甲子王；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三月四月甲子王；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大前小后，状如科斗^{〔3〕}，其至跳，五月六月甲子王；少阴之脉紧细，七月八月甲子王；太阴之脉，紧细以长，乘于筋上，九月十月甲子王；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

【正义】此王叔和所行之扁鹊脉法，按其大旨，颇与《难经·七难》相合，盖所本即是七难一节。而今之两本，字句互异不少，则皆为传写者错落点窜所误。寻绎今之两本，各有所得，各有所失，爰以拙见所及，别为正误如左。

【正误】三阳次序，至真要大论与七难相合，《脉经》此节，太阳与阳明互讹，当据彼以正此。三阴次序，惟《脉经》此节最合。但七月八月，阴气未盛，脉不当紧细，七难第四甲子紧大而长是也；九月十月，阴气盛矣，脉之紧细宜也，而长字又当属之于七月八月，此皆传写之误，必^{〔4〕}订正之而后可读。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则与七难之沉短而敦同意。太阳之脉，阳气最旺之时，言浮可也，而曰浮于筋上，反不可解。若大前小后，状如科斗，及乘于筋上等句，皆不可解，且亦无谓，存而不论可也。

又：少阳之脉，乍短乍长，乍大乍小；阳明之脉，洪大以浮。

【正义】此两节《脉经》原文，即系于上节各条之后，盖同出于所谓扁鹊之阴阳脉法，当是叔和所见两本，小有异同，因而并录之耳。少阳为阴之初生，乍短乍长，乍大乍小是也，阳明之令，阳气犹未甚盛，其脉不得洪^{〔5〕}大以浮，盖传写者亦有讹字矣。

又：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日晡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半夜曰太阴，鸡鸣曰厥阴。

【正义】此以昼夜分阴阳太少，义与一年四季之分阴阳太少同，则黄昏洵是少阴，而平旦当作少阳也。此亦浅人不知阴阳太少之取义，而传写致误者耳。

程观泉《医述》：弦脉与长脉，皆主春令，但弦为初春之象，阳中之阴，天气犹寒，故如琴弦之端直，而挺然稍带一分之紧急也；长为暮春之象，纯属于阳，绝无寒意，故如木干之迢直以长，纯乎发生之气象也。又曰：长脉与弦脉略同，但弦之木，为万物之始生，长为春生之正令，天地之气，至此发舒，故脉象应之为长也。（周澄之曰：弦以脉形之挺直言，长以脉气之充足言。）

【正讹】阳中之阴，亦当改作阴中之阳，程氏盖未知今本《素问·六节藏象论》之有讹

〔1〕 太阴之脉紧细 诸本“太阴”同作“少阴”，按上下文又此条应指太阴之令，太阴之脉。考周学海本、杨守敬本、广勤堂本《脉经》，及下文所引《脉经》，均作“太阴之脉，紧细以长。”据改。

〔2〕 脉经 诸本同作“经脉”，互乙。

〔3〕 科斗 同蝌蚪，蛙之幼虫也。

〔4〕 必 诸本作“亡”，据文义改。

〔5〕 洪 诸本作“浮”，据上文改。

字也。

周澄之《脉义》：四时之脉，惟弦之义最显，石与毛次之，钩最难解。石者，实也，沉而有力，往来不远，而有平静坚固之体也。人当盛暑，逐日泄汗，及秋而津液内虚矣，故脉体见薄，且新凉乍见，阳气乍衰，来势不能洪盛，故浮候其形应指轻如毛也。秋日下午肤，稍按方能见大，非秋脉仅见浮毛也，岂有秋脉反更浮于夏耶？夏脉洪者也，而言钩者，所以形容来盛去衰之象也。盖冬脉之静固者，至此尽发，故其来之根深而长，如钩之柄也。其去不甚有力，不及来之深而长，如钩之曲也。阳盛而阴之吸力少也。《脉经》曰：万物洪盛，垂枝布叶，皆下垂如曲，故名曰钩。正以上盛极而下折也，是以钩之形，状脉之来去之势也，非以状脉之形也。故洪钩虽俱为夏脉之名，而实不同，洪但言其来盛，钩兼绘其去衰也。杜光庭曰：洪钩夏脉居寸口，堪笑世人多不晓，脉若俱洪不带钩，钩不应时血常走。可识洪钩之为义矣。后人多以为握带钩释之。夫操带钩，死脉也，自尺而上聚寸口，头大尾空，按之顽梗，而无起伏之势也。以脉喻带，以钩喻寸口之死硬也，岂夏钩之义耶？四脉惟夏钩纯以势见，余脉皆形势並见。形，血也；势，气也。轻虚以滑，弦之势也；端直以长，弦之形也；来急去散，毛之势也；轻虚以浮，毛之形也。石沉而搏，沉形搏势也，钩则但云来盛去衰，以势为形也。后人概泥形而遗势，故言弦者，疑轻虚以滑之不真也；言毛者，恶来急去散之不切也；言石者，议搏之太甚也。至于钩亦以形概之，窒而难通，不得不以握钩含糊释之，无怪口中笔下，囁嚅不清矣。

【正义】夏脉如钩，本难形容尽致，说透个中真理，周氏此条，虽欲曲为摹绘，亦未见其明白晓畅，此实不可拘执字义，食古不化者。冬脉之搏，终嫌太甚，自当作转结之持。寿颐创为是说，确有至理，澄之固未能悟到耳。

第十节 和平不病之脉

《脉经·五卷·引扁鹊脉法》：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长不短，不俯不仰，不刚不柔，不纵不横，此为平脉。

【正义】此言平和之脉，必无偏倚之象。“不存不亡”四字，殊不可解，似当作不浮不沉。俯仰亦费解。纵横，盖即《伤寒论》平脉法之所谓脉有相乘，有纵有横之义。乘其所胜，其势尚顺，故谓之纵；若乘其所不胜，其势横逆，故谓之横。

《脉经》：寸口脉滑而迟，不沉不浮，不长不短，为无病。左右同法。

【正义】滑脉本非迟缓，乃此云滑而迟，则流利而初非躁疾，盖即以形容其和缓有神之意，所谓胃气中和之象，故知其无病。

滑伯仁《诊家枢要》：三部之内，大小浮沉迟数同等，尺寸阴阳，高下相符，男女左右，强弱相应，四时之脉不相戾^{〔1〕}，命曰平人。其或一部之内，独大独小，偏迟偏疾，左右强弱之相反，四时男女之相背，皆病脉也。

【正义】男女之脉本皆同等，十九难谓男子尺脉恒弱，女子尺脉恒盛，实无是事，滑氏有《难经本义》之作，视为古圣经文，不敢昌言《难经》之不是，故其意中，以为男女脉异。要之尺主下焦，宜藏而不宜露，无论男女，断无尺大于寸之理；如或有之，则相火之扰也，此征诸

〔1〕 戾(lì 利) 违也，乖背也。《荀子·荣辱》：“猛贫而戾。”引申为违反。

阅历而凿凿可据者。何尝见女人之脉,尺部常盛,与男子异耶?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其斯之谓乎?

丹波元简《脉学辑要》:平脉不一,所谓不缓不急,不涩不滑,不长不短,不低不昂,不纵不横,此形象之平也。一息五至,息数之平也。弦洪毛石,四时之平也。而人之禀赋不同,脉亦不一其形,此乃禀受之平也。

【正义】丹波元简,字廉夫,日本东都人。著《脉学辑要》一卷,于彼国宽政七年乙卯自序行世,即清高宗之乾隆六十年也。其书采集颇精,持论平正,且有能纠正古今沿误者。如谓促脉非歇止,紧脉非转索,皆独具见解,洵非人云亦云者可比。此节论平脉,补出禀赋不同,脉象当随人而异,亦是适得其平,尤能观其会通,正不必拘泥迹象,但知以不大不小,不疾不迟为平脉也。

第十一节 脉象主病生死

《素问·三部九候》: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宋校正引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危皆作“死”)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1〕}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察九候,独大者病,独小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热病者,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

【正义】此《经》言病脉生死之大要也。形盛脉细,形瘦脉大,即形气不相得也,故死。参伍不调,谓六部之脉不同等,是病形已著矣。若三部九候皆相失,则邪气大乱,不死何俟?上下左右相应如春,亦即参伍不调之意,但尤为强硬,故主病甚;中部独调,本为佳象,然与众脏皆相失,则亦犹是三部九候之相失耳。独大独小独疾独迟等脉,谓九候之中,有一候独异,则其病可知。若形肉已消,而身不能动,及中部乍疏乍数,皆奄奄一息之候矣。数读如促,密也。忽疏忽促,来去无定,非游魂之丕变^{〔2〕}乎。九候沉细悬绝,谓三部之九候,皆沉细而殊绝悬异于平人,是阴脉之极也。死于冬之夜半者,阴气愈盛,则微阳灭矣。盛躁喘数者,阳脉之极也,死于夏之日中者,阳气大亢,则孤阴竭矣。大率病之死候,或死于病气之旺时,以助其病气而正不能支也,或死于五行来克之时,以脏气愈伤而速其绝也。此节所谓平旦日中等时,皆不外乎此之二义。喘非脉状,而《素问》言脉喘则数见不鲜,疑即搏击之搏字,盖搏旁専字,写作行草,形与耑之行草绝似,乃有此讹,所谓书经三写,鲁为鱼而帝为虎者是矣。寿颐按:诸脉主病生死,自《素问》以及《难经》、《脉经》、《甲乙经》、《千金方》、《千金翼》等书,言之最多,断不能一例录入,徒滋繁见,其大旨皆不外乎脉证相合者可生,脉证相

〔1〕 参春 脉象数大数指,如以春杵捣谷物上下不齐的样子。王冰注:“如参春者,谓大数而数,如参春杵之上下也。”

〔2〕 丕变 丕,《说文》:“大也,从一不声”。丕变,大变。

背者多死。诸家条文虽多，意义无甚出入，究竟病情万变，偶举一端，亦觉无谓，顾以其挂一漏万，概置勿道，兹姑录三部九候此节，以见一斑，余俱从略。

第十二节 真 脏 脉

《素问·玉机真^{〔1〕}藏》：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正义】此五脏真脉之状态也。盖一脏必有本脏自然之脉象，如肝弦肺毛之类是也。然平人必有胃气平和之脉，与之俱见于手太阴，则肝不但弦，肺不但毛。若胃气已绝，不能俱至，则五脏真脉独见，皆无和缓之象，即所谓但弦但钩但毛但石者，是矣。毛折乃死，亦言其阴液消亡，故毛发不能润泽，而至于枯槁自折也。

【备考】坚而搏，《甲乙经》作“紧而搏”。此虽字形字义皆近，似即一字之讹，后世医书，只有紧脉而无坚脉，惟《素问》中则作脉坚者甚多，而脉紧反不数见。考《伤寒论》有紧脉多条，《千金翼方》之伤寒二卷，则凡紧字皆作“坚”，说者谓隋文帝名坚，《伤寒论》即以避隋讳改坚为紧，而后人仍之，《千金翼》则在初唐之世，不避隋讳，其说甚足，以此知紧脉即坚脉，不过言其形之坚实，而王叔和所谓如转索无常者，总属言之过甚，殊不可训。独不见伤寒例中，有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之一说乎？

《素问·平人氣象》：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

【正义】此言真脏脉见，皆死于其所不胜之日也。盖其脏之脉独见，则其脏之气已竭，而至其所不胜之日，则胜吾者其气益旺，而此脏必不能支。要之皆言其理之当然耳，亦不可太泥。

《素问·三部九候》：真脏脉见者，胜死。

【考异】《素问》此节，言至其胜我之日时而死也，义与上条同。惟《甲乙经·四卷·病形脉诊篇》，胜字上有邪字，则其义乃与《素问》大异，言其邪独胜，而正气不能堪耳，理亦可通，姑附于此，以广异闻。

《素问·阴阳别论》：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

【正义】此言真脏脉见，可决其当死之日期也。悬绝，盖言其部独见，与其他各部，悬异殊绝，非六部同见此真脏之脉，故尚能苟延数日而死。若六部俱见，则已全无和缓之胃气，恐並此数日之生存而亦不可得矣。其日数则各注家虽皆以五行生克为解，未免穿凿，存而不论可也。

仲景：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心死脏，浮之脉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

〔1〕真 原作“食”，据《素问》改。

如葱叶，下无根者死；胃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八尺中者死。

【正义】仲景此语，见《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篇》。所谓死脉，皆坚劲不和，及柔靡无神之候，实即无胃气之真脏脉也。《脉经》三卷亦录之，字句小有不同。惟脾死脏浮之大坚，《脉经》作“大缓”，是脾气之败，故缓大而无神，似《脉经》为长。

《伤寒论·平脉法》：假令得纯弦脉者死，以其脉如弦直，此是肝脏伤，故知死也。

《脉经·五卷》引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脉来如屋漏、雀啄者死。（旧注：屋漏者，其来既绝而止，时时复起，而不相连也。雀啄者，脉来其数而疾，绝止复顿来也。）脉来如弹石，去如解索者死。（旧注：弹石者，辟辟急也。解索者，动数而随散乱，无次序也。）脉如虾之游，如鱼之翔者死。（旧注：虾游者，冉冉而起，寻^①复退没，不知所在，久乃复起，起辄迟而没去速者是也。鱼翔者，似鱼不行，而但掉尾动头，身摇而久住者是也。）脉如悬薄卷索者死。脉如转豆者死，脉如偃刀者死。脉涌涌不去者死。脉忽去忽来，暂止复来者死。脉中侈者死。脉分绝者死。（旧注：上下分散也。）

【备考】《脉经》无注本，间有校语，则自宋之林亿等以后，屡有重校，已不能定为何人手笔，独此节有注语，亦不知出于谁氏所注。《千金方》亦并录此注，《千金翼方》则并以此注文为正文，盖亦旧矣，固以“旧注”二字别之。薄，帘也。《礼记·曲礼》：帷薄之外不趋。《庄子·达生篇》：门悬薄。注：帘也。

【正义】此叔和引扁鹊之所谓死脉也。唐宋以后，相承谓之怪脉，实即《内经》之所谓真脏脉，无胃气和缓之态者耳。屋漏有二义，一则急溜直奔，倾泻不绝；一则一滴直落，移时复然。脉来似此，其悟可知。吴吕氏广曰：一息之间，或来一至，若屋漏之水，滴于地上，而四畔溅起之貌。主胃经已绝，谷气空虚，立死之候，汪石山所谓屋漏半日一点落者是也。雀啄者，有力急疾，三五不调。《诊脉要诀》谓脾元谷气已绝，胃气无所荣养，其脉来指下连连，数急殊甚，有进无退，顿绝自去，良久又来，汪石山所谓雀啄连来三五啄者是也。弹石者，坚实而沉滞不动；解索者，疏散而涣漫不收，盖来则坚强，去则散乱也。虾游者，吴吕广谓沉沉不动，倏然而逝。盖来则隐隐无形，去则跃然直逝，所谓静中一跃者是也。鱼翔者，谓身不动而但掉其尾，则神气涣散尽矣。悬薄者，如帘薄之高悬，而触之即动。卷索者，如绳索之捲转，紧而坚实不挠。如转豆者，即经之所谓蕞苒子也。此数条，俱与《内经》所言真脉之状，文异而又通，余亦不过形容其脉象之坚劲，或则虚大无神耳。中侈之侈，亦大之意也。

《难经·三难》：脉有太过，有不及，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有关有格，何谓也？然：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之后者，阴之动也，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正义】此以阴阳相乘，上鱼入尺之脉，谓之真脏脉，与《内经》所言之真脏脉大异。然既或覆或溢，则上下不交，内外格拒，孤阳独阴，偏胜已极，彼此离异隔绝，其无胃气和缓之态明矣，故亦谓之真脏之脉而必死也。

【备考】关格之名，见于《素问》、《难经》、《甲乙经》及《伤寒论·平脉篇》者，不一其说。《素问·六节藏象论》谓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详见人迎气口条）《甲乙·四卷·经脉篇》谓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少阳，再倍病在太阳，三倍病在阳明，人迎四倍，名

① 寻 俄也；随即也。《后汉书·李膺传》：“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

曰外格。外格者，且大且数，则死不治。（今本《灵枢·禁服篇》此十九字，作“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凡二十一字，似《灵枢》为长，今本《甲乙》，盖有讹误。然下文寸口四倍者以下二十字，则《甲乙》与《灵枢》同，盖两本俱讹矣。）寸口大一倍于人迎，病在厥阴，再倍病在少阴，三倍病在太阴；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则死不治。（《灵枢·禁服篇》本此，而字句微有不同）《甲乙·五卷·针道终始篇》谓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脉口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不通者，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名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灵枢·终始篇》本此。）《甲乙·一卷·五脏六腑篇》谓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腑不通，则留结为痈。故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邪在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1〕}相营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自相营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矣。（《灵枢·脉度篇》本此，而有讹误）《难经·三十七难》则与《甲乙》此节，大同小异，但以阴气太盛曰格，阳气太盛曰关为异。又《伤寒论·平脉篇》曰：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又有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之一条。（平脉法此节脉来微去大云云，不甚可解，盖传写有误差，故不录）考《内》、《难》及平脉法数条，其义虽微有出入，然以脉之盛大为关格，皆无异辞。盖关者，闭也；格者，拒也。偏盛者必偏竭，故阴阳闭塞而格拒不通，多属死候。“关格”二字，止以言其阴阳离异之意，本无彼此偏属之理，所以《内》、《难》、平脉篇或分或合，倒之颠之，原无深义，而徐灵胎《难经经释》必谓关属于阴，格属于阳，一若以三十七难之文，不与《灵枢·脉度篇》文相合为可骇者。要知阴盛之脉，何故而必名为关；阳盛之脉，何故而必名为格？恐灵胎亦无以说明其真义。盖“关格”二字之义，本以联属成文，所以形容其相格不入之态，古人分而言之，亦只交互错综，以申其意，并非关为一种之病名，而格又别为一种之病名。徐氏必齟齬^{〔2〕}以争，得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又按：关格之义，本属于脉象，平脉篇所谓汗出及不得尿吐逆等证，不过偶举一端，要之其脉既偏于至极，其见证亦变迁不一，必不能指定一种病症，而曰此节古人所称之关格病也。虽平脉篇又有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入；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一条，固明明以关格为吐逆不食之病名。然脉之伏涩，正与《素问》、《甲乙》所谓四盛以上，及寸口脉浮而大诸条相反。要知一人之身上下动脉，贯注一气，大则俱大，小则俱小，必无人迎寸口及足跗之脉大小悬绝之理。则平脉篇所谓趺阳脉伏涩之关格，即胃津枯竭，食不下咽之病，今谓之膈气病。脾胃津液，耗竭已尽，其人迎寸口之脉，又安能大至三倍四倍以上？则趺阳脉伏而涩之关格，与浮大四盛之关格，又是各成一种证候，正以中州隔塞，故亦谓之关格。二者之脉象，明明大小殊绝，各趋其极，又何能并作一义而混合言之？乃后之医者，则不问脉之孰盛孰衰，以二条之论，并作一谈，议论尤多，而尤令人莫名其妙。云岐子创制九方，燥烈攻逐，意亦欲通其拒格，而不顾津液之已亡，阴阳之偏竭，所谓知有己不知有人，最是无理取闹。景岳亦左归右归，随心所欲，仍是黑雾弥漫，莫辨天日。即高明如喻嘉言，亦徒觉议论风生，不切实用，虽定为法律^{〔3〕}，制为进退黄连、资

〔1〕得 原作“气”，据文理改。

〔2〕齟齬 同“断断”。急辩貌。《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引《盐铁论》：“辩者骋其辞，断断焉，行行焉。”颜师古注：“辩争之貌。”

〔3〕律 诸本作“待”，误。按喻嘉言有《医门法律》一书，此即指此而言，据改。

液救焚二方，兹引用崔氏八味，自谓三方可治是证，其亦思阴盛格阳，阳盛格阴，本是各有一种脉象，必不能合而为一。则古之所谓吐逆及不得小便，亦各自一症，又何能以二脉并作一时之脉，二证并为一时之证？宜其说之甚详，而终无以令人索解也。又按：人迎四倍，及寸口四倍者，《甲乙经》谓人迎大一倍于寸口，及寸口大于人迎一倍云云，盖即以左手人迎与右手寸口之脉，彼此比较而得之也。若曰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则将从何处比较而知其若干倍？然则人迎与寸口，必无同时俱盛者矣。顾谓关格二者之脉，必不能并合于一时而得之，于此可知所谓关格者，只以理想而言其脉象之偏盛者耳，恐未必果有四倍以上绝大之脉。特脉之偏盛造乎其极，则阳偏盛而阴偏竭，故以为必死之证。《难经》以为即是真脏，固亦以其全无和缓之态度故耳。顾又按：上鱼入尺，或覆或溢，皆阳气偏盛，所以或则上凌，或则下迫，《难经》以上鱼之溢，谓为阴乘，必非病理之真，此是古人之误会处，顾于拙编之《难经汇注笺正》，已备言之，兹不赘。

第十三节 胃 神 根

顾按：辨脉之形，古人言之详矣。挈其要者，有四字六字十字之纲领；析之详者，有二十四种，二十八种之辨别。要之形形色色，皆以迹象求之，不足以言神化也。欲于诊察之学，神而明之，其惟求之于胃、神、根乎。胃气者，固血液脉络之渊源；而脉神者，即胃气之所鼓舞者也。以言夫根，则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又斯人生命之基础矣，世固未有拔其本而木茂，塞其源而流长者。然则持脉之道，能不于此三者加之意乎。明乎此，而凡百脉象，皆其绪余，爰刺^{〔1〕}取古今之言胃神根者，具列于篇。

《素问·玉机真脏论》：见真脏曰死，何也？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故曰死。

【正义】所谓病胜脏者，言病气独胜，而正气不能堪耳。

又平人氣象：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考异】《甲乙·四卷》：“人常禀气于胃，脉以胃气为本，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寿颐按：《甲乙》之文，较为轩爽。

又：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正义】但得真脏脉而无胃气，是胃气已绝，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所以本脏之脉象独见，然使五脏本部竟无本脏脉之正象，则其脏气亦绝，不能与胃气俱至于手太阴，故皆是败象，于此可知胃气与五脏之正气，固不可偏胜而偏败也。景岳谓肝脉但弦，肾脉但石，名为真脏，以无胃气也。若肝当弦而不弦，肾当石而不石，则谷气不至，亦无胃气也。周澄之《脉义》曰：但得真脏脉者，是但弦但钩但毛但石也，统三部而言之；肝不弦肾不石者，就本脏之部而言之，以本脏之气，见夺于他脏，他脏之气胜，而本脏之气败也。然肝但弦，心但

〔1〕 刺 采取。《史记·封禅书》：“（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玉制》。”注：“刺，采取之也。”

钩,肺但毛,肾但石,亦为逆,又未尝不分三部也。春不弦,夏不钩,秋不毛,冬不石,亦为凶,又未尝不统三部也。所谓至而甚则病,至而反则死是也。 顾按:周氏所谓见夺于他脏之“夺”字,是后人训作强取之夺,惟《素问》中“夺”字,皆不作强取解。

又阴阳别论:脉有阴阳,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生死之期。

【考异】知病处也,《素问》本篇一作“知病忌时”。玉机真脏论又作“知病从来”。

【正义】此章以胃气为阳,真脏为阴,见得胃家阳气,最为人身生命之本。别于阳,别于阴,犹言精细辨别于此阴阳之脉耳,《大戴礼·小辨》:大夫学德别义。注:别,犹辨也。

又玉机真脏论:凡治病,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脉实以坚,谓之益甚。

【正义】此言脉弱以滑为有胃气,是以有病之脉言之。弱为邪气不盛,滑为胃气未败,故曰易治。若脉实以坚则为病气盛矣,非谓平人胃气之脉皆弱以滑也。

《甲乙经·四卷·经脉》:病甚有胃气而和者,曰病无他。

【正义】此所谓胃气,亦以脉之和缓言之,非谓能食之有胃气也。其病虽甚,而脉有胃气之柔和,则可决其病之必无他变矣。《甲乙》此节,其文约有十行,自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以下,至按寸口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反四时及不间脏^{〔1〕}曰死,皆《素问·平人气象篇》文,字句虽有小异,而大旨无甚出入。独此句十二字,为今本《素问》所无,盖王注本之逸文,必非皇甫士安之窜入也。

《甲乙经·五卷·针道终始》:邪气之来也紧而疾,谷气之来也徐而和。

【考异】《灵枢·终始篇》本此。徐作“缓”。

滑伯仁《诊家枢要》:胃脉于中候得之,其脉和缓,而腑脏之脉皆平。胃脉和,又应时令,乃为无病。

郭元峰《脉如》:浮候腑,中候胃气,沉候脏。或疑中候胃气,设六脉俱沉,亦可断其无胃气耶!不知中固中也,然浮之中亦有中,沉之中亦有中,不当泥其形以求其神也。盖弦洪毛石,各得一偏,而胃气中和合德,有以化乎四者之偏,故四脏虽各乘时令以呈其象,而胃气即与之偕行,是胃之气多,而四脏之气少也,是为平脉。故无论脉之浮沉大小,皆足以征中气。

【正义】周澄之曰胃之气多,四脏气少,有语病。拟易之曰:是胃气之阳和,充周于四脏,而四脏之气,因以各得其正也。又五脏言四脏,终嫌其偏,脾亦借胃气以得其平者也。

附:胃之大络

《素问·平人气象》: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存疑】据《素问》此节,似言胃脉虚实之主病,然十二经之动脉,皆左右相偶,从未有一部无偶者,独此胃之大络虚里,则止动于左乳下,而右乳下无此动脉,是十二经络中绝无仅有之事,最是疑窦。考西医解剖生理,血液循环,出于心之左房,为发血总汇之大动脉,其部位正在此处,而右部则为回血管,故静而不动,则《素问》所谓虚里者,实即心脏发血入于大

〔1〕 不间脏 指相克而传;间脏者,相生而传。

动脉之部位也。(血液自心而出,行于血管,即脉络也,其脉皆动。今之译西学者,谓之发血管,其右部大血管之回归入肺者,则不动,译谓之回血管,东瀛人则译之为动脉静脉。)《素问》明指之曰脉之宗气,可证古人已知此处动脉,即为脉之大宗。但此是心之血管,不当系之于胃。《素问》“胃”字,似以传写之讹。所谓络肺,亦与西医生理学血液循环之说符合。其动应衣,脉宗气也二句,今本《甲乙经》作其动应手,脉之宗气也,于义为允。盖左乳下之动脉,虽是最大之脉管,然其动也,亦必以手按之而始可见,何尝至于跃动应衣之甚。盛喘数绝,喘当作“搏”,说详第四卷脉坚主病条中。绝字,疑当作“疾”,王氏乃以暂断绝为解,然亦知此处是最大之机缄,安有可以暂时断绝之理?启玄作注,往往随文敷衍,而不顾其理之难通,极多可鄙可嗤之处。况本节下文明明有“绝不至曰死”一句,更可证古本此句,必非断绝之绝,若读作迅疾之疾字,则脉盛而搏,且数且疾,正是中虚脉数之本色。节末“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十一字,宋校正据全元起本及《甲乙经》无此,定为衍文,甚是。盖此处之动脉,本是无时不动,何得以为宗气之泄?惟今本《甲乙经》,则无此三句,而有“诊得胃脉则能食虚则泄也”十一字,字数与王本《素问》同,而文辞文义皆大异,然且两不可通,当从宋校删此十一字。若《甲乙经》之节末十一字,亦甚无谓,当是后人窜入,不足为据。

程观泉《医述》:中气调和,则百病不生。一切脉中,皆须挟缓,谓之胃气,非病脉也。

《素问·方盛衰论》: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正义】此《素问》论脉之贵乎有神也。有余即有神,不足即无神,经以气言,可知不仅以脉形论。此当活看,非以搏大弦劲为有余,其意可知。

滑伯仁《诊家枢要》引东垣:不病之脉,不求其神,而神无不在也。有病之脉,则当求其神之有无。如六数七极,热也,脉中有力,即有神矣,为泄其热;三迟二败,寒也,脉中有力,即有神矣,为去其寒。若数极迟败,而中候不复有力,即为无神,将复何恃?苟不知此,而但治其热治其寒,亦将何所依以为命耶!故《经》曰:脉者,气血之先,气血者,人之神也。

【正义】此脉贵有神之说也。所谓神者,以应指冲和,往来清晰言之,本不可以言语形容。脉中之中,当以中候而言,然语尚未妥。而以有力为有神,则又大有语病。周澄之谓微弱之脉,以有力应指为神;弦实之脉,以指下柔和为神。移精变气篇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盖所谓神者,本于肾间动气,而发于胃气也。《内经》则注重谷气,《难经》则兼论原气,皆即脉之神也。郭元峰《脉如》亦曰弦搏之极,全无和气;微渺之极,全无神气,皆为真脏之脉也。

孙光裕《太初脉辨》:脉之有力,不足以状其神。夫所谓神者,滋生胃气之神也,于浮沉迟数之中,有一段冲和神气,不疾不徐,虽病无虞。

陈远公《辨证录》:看脉须看有神无神,实是秘诀。而有神无神,何以别之?无论浮、沉、迟、数、涩、滑、大、小之各脉,按指之下,若有条理,先后秩然不乱者,此有神也。

【正义】陈远公《石室秘录》一书,伪托神悟,学识最陋,其所论凡于一无可取,惟此节数句,尚属近情,姑节录之,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之意。若此节下文又谓按之而散乱者,或有或无者,或来有力而去无力者,或轻按有而重按绝无者,或时而续时而断者,或欲续而不能,或欲接而不得,或沉细之中,倏有依稀之状,或洪大之内,忽有飘渺之形,皆是无神之脉。脉至无神,即为可畏,当用大补之剂急救之。倘因循等待,必变为死脉,而后救之晚矣云云,则又似通非通,不伦不类,以言无神,诚无神也。然似此脉象,已多在不可救药之例,而曰脉至无神,即为可畏,当用大补急救之,岂非庸陋已极!可见其脑筋中全无理法,只记得大补二

字，谬谓可作不死之药，而亦厚颜著书，欲以欺世，是医界中之怪物。且不知其所谓死脉者，其形状又将如何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脉之理精微，凡可以笔墨言语传者，皆迹象也。至于神理，非心领神会，不能悟其玄微。如古人形容胃气之脉，曰不浮不沉，此迹象也，可以中候求之；曰不疾不徐，此迹象也，可以至数求之。独所谓意思忻忻^{〔1〕}，悠悠扬扬，难以名状，则非古人秘而不言，欲名状之而不可得，乃引而不发，示其意于言语之外，以待能者之自从耳。东垣亦穷于词说，而但云脉贵有神。惟其神也，乃真不可以言语形容者矣。不如言滑脉而曰替替然如珠之转，言涩脉而曰如雨沾沙，言紧脉而曰如切绳，言散脉而曰杨花散漫，皆于迹象之外，别有神理，合其所言之状，正惟穷于言语，乃借形似以悬拟之耳。然悟理极微，而迹象未明，亦复从何处悟入？精神未通，亦复从何处悟出？则必于古人四言之诀，二十八字之法，诵之极熟，思之极精，然后灵明自启，神化能通。王启玄谓欲登泰岱，非径奚从；欲诣^{〔2〕}扶桑，非舟莫适。是之谓乎！

周澄之《脉义》：脉贵有神，其说旧矣，所以形容之者，或曰应指有力也，或曰来去从容也，或曰来去如一也，（周氏自注亦曰阴阳俱停阴阳同等。颐按：阴阳俱停，盖谓停匀，言其阴阳呼吸来去之势相等也）或曰形体柔和也，摹拟形容，殆难名状。然所谓有力者，谓其应指之际，充然有余，而无怯然不足之态也。若谓搏击坚实，失其旨矣。所谓从容者，谓其来去舒泰，而无一跃直上，一掣即逝，躁疾不安之象。若怠缓之脉，其来也涩滞如不欲前，其去也模糊如不可辨，非从容也。所谓如一者，呼吸出入，匀静安和，而无来盛去衰，与夫来不盛去反盛之嫌也。形体柔和者，真气既充，而又行徐不迫，不亢不卑，无暴烈刚躁之气也。独是四者之义，皆言平脉之神，不可以概病脉也。病者正气既虚，应指岂皆有力？若其邪势方盛，弦劲搏指，则有力岂足以言神。况乎阴阳盛衰，气血虚实，又岂能来去如一，而复从容柔和耶！然则将何以见其神也？经言微妙在脉，平脉之神，尚难摹绘，病脉之神，又孰能逐条而拟议之。神不可言，请言其意可乎？其来也，浩然而见，无怠缓模糊，亦无迫急不安之态；其去也，坦然而隐，非涣漫不收，亦无应指即散，不见其去之形，则指下即令无力，来去即不能从容如一，形体即不能柔和，而其神固跃然自在也。

【正义】脉神之说，本来易以言语形容，周氏此论，尚能说出难言之隐，但原文甚长，苦心刻划，而有时失之捕风捉影，亦未易示人以无形之色相，乃为删节而录之。间有与原本不同者，皆颐以意增损，求其浅显易解耳，原书具在，可覆按也。 以上论脉神。

《难经·八难》：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谓也？然：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

【正义】此言肾气为经脉之根本也。胃气是人生后天之本，而肾气尤为先天之本，其重要何如，所以肾气独绝，虽寸口脉平，亦不免于死，此察脉者，所以必于有根无根，三致意焉。特是生气之原既绝于内，何以寸口犹得平脉，古人立言，不无语病，徐洄溪讥之，确有所见。但作者本旨，欲以表明肾气之可贵，读者不以辞害意为佳，拙编《难经汇注笺正》言之亦详，可互观也。

〔1〕 忻忻 同“欣欣”。

〔2〕 诣 前往。《汉书·扬王孙传》：“未得诣前。”颜师古注：“诣，至也。”

《难经·六十六难》：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

【考异】齐，今本作“脐”。《说文》则从上齐下肉。兹从日本人佚存丛书《难经集注》本。

【正义】此申言肾间动气为生命之根本，即八难之意。三焦输转气化，本乎肾间之原气，而通行于上中下三部，经历于五脏六腑，可知肾气之最堪宝贵矣。

《难经·十四难》：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

【考异】虽困无能为害，《脉经》作“虽困无所苦”。滑伯仁谓“譬如”二字，当在人之有尺下。顾按：伯仁之说是。此不可谓古人之倒句法，必是传写之误。

【正义】上部有脉，下部无脉，谓寸盛而尺衰，阳并于上，故其人当有呕吐之病。纪氏所谓邪实于上是也。若本不吐，则上无阳盛见证，而根本已蹶^{〔1〕}，何以自存？李东垣氏妄谓饮食填塞，春阳之令，不得上行，木郁达之云云，意谓当用吐法，则真是枝叶未害，本实先拔，而反以速其蹶矣。古人著书，有徒骋其臆说。而不顾理之难通，甚且矛盾至于此极者，抑何可笑乃尔！若上无脉而下有脉，则寸虽虚而尺犹实，枝叶虽不荣，然本根甚固，所以病虽困而不为害，此古人以尺脉为根之说也。

石顽《三昧》：王氏谓神门决断，两在关后者，是指尺中肾脉而言，以两尺为六脉之根也。在五行则天一生水，而人在胎息之中，则两肾先生，故谓水为先天之根本。若肾脉独败，是无根矣。此与以六脉之重按有力为有根者，脉象迥异，而为肾气之所司则一。如虚浮无根，是有表无里，孤阳岂能独存？若尺内重按无根，不独先天肾水之竭，亦为后天不足之征，仲景所谓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脉之无根有两说，一以尺中为根，越人谓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叔和曰：寸关虽无，尺犹不绝，如此之流，何忧殒灭，若尺脉独败，是无根矣，安能发生乎？一以沉候为根，《脉经》曰：诸浮脉无根者，皆死，是谓有表无里，孤阳不生。盖造化之所以不息者，一阴一阳，互为其根也。若阴既绝矣，阳复何恋而能久存？二说虽是不同，而其理则一，且肾为尺部，而沉候之六脉，皆肾也，故两尺无根，及沉候无根，皆为肾水枯涸，绝其资始之源，宜乎不治。又王宗正曰：诊脉之法，当从心肺俱浮，肝肾俱沉，脾在中州之法，则与叔和之守寸关尺部位，以候五脏六腑之脉大异，然宗正亦从《经》文诸浮无根皆死一句悟入，遂谓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心肺居至高之分，故应乎寸，肾肝处至阴之位，故应乎尺，脾胃在中，故应乎关，然以叔和之法参之，亦自有相反而适相成之理也。

【正义】此无根两说折衷之论也。盖沉候为根，尺部为根，立说虽似不同，部位亦且绝异，然其理则无二致，总之沉部为至阴之分，两尺亦至阴之位，造化阴阳之理，阳生而阴长，天生而地成，阳以阴为家，故万物莫不以至阴为窟宅。人之有生，所恃者此真阴耳。真阴已竭，复何依倚，所以两尺脉绝，及沉候不应者，断无可治之病。有之，则暴病猝至，阴阳之气，偶尔隔绝耳，然不久即恢复其常，方有希望。若果真阴绝灭，而见无根之脉，虽有孤阳，无不飞越，亦犹烟必有火，始能升腾，火必依薪，乃有著焰也。且此尺部之至阴，沉候之至阴，皆系于肾者，犹有说焉。水为天一始生之源，肾为先天生身之本，其在五行，则属之至

〔1〕 蹶(jué 厥) 拔也，倒也，树倒必拔根也。《淮南子·精神训》：“形劳而不休则蹶。”

阴,而位居北方;其在身体,则附丽于脊,而藏之至密,脉象之两尺,及六部之沉候,固深藏之地,北方之位也,以候肾水之至阴,均有至确之理。王宗正心肺俱浮,肝肾俱沉之说,虽不为医师所信用,然义本《难经》,亦非创论,其理甚正,不可没也。又按:李氏此论,申明王宗正沉候属肾一说,煞有至理,由是而两尺为根,沉分为根之二说,可以融会贯通之,岂非医林快事?惟寸关尺六部分候脏腑,义本《内经》,且《难经》亦有之,而王氏则竟谓为叔和之法,是知有叔和,而不知有《内》、《难》,殊可异耳。

王汉皇《医存》:劳病吐血,脉浮,若重按无脉,乃无根将脱也。一切虚病,老病,久病,新产,均以重按有根为吉。惟浮沉皆得脉力和缓,尤为佳兆。

【正义】周澄之曰:此补出“脉力平缓”四字最佳。盖禀赋素弱,乃大病新瘥,其脉皆扎而濡,所谓扎而有胃气也。若浮按牢强,与沉按悬绝者,乃为无根欲脱之候,不仅老病久病虚病为然,而卒厥霍乱等急证,尤以有根为贵也。

寿颐按:猝厥霍乱,徒然病作,一时阴阳二气,不能承接,颇有脉绝不至,重按无根者,不能遽以脉状,断为必不可治,澄之必皆责其有根,殊属不确。但猝然危证,必须治之合度,或其人本元未漓,而脉能渐渐回复者,始为佳朕。设竟久伏不起,厥逆不回,则亦必无可生之理矣。

周澄之《脉义》:脉之无根有两说,《三昧》曰:于沉脉之中,辨别阴阳,为第一关捩^{〔1〕},此沉为根之说也。《难经·十四难》谓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一节,此尺为根之义也。《脉经》曰:诸浮脉无根者皆死。又曰:寸口脉漉漉如羹上肥,阳气微;连连如蜘蛛丝,阴气衰。又曰:肺死脉,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此浮无根之说也。又曰:神门决断,两在关后,人无二脉,病死不愈。又曰: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死不治。《灵枢·小针解》曰: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气外绝不至。内绝不至,与下不至关,皆尺无根之说也。

【考异】连连,《伤寒论·辨脉篇》作“萦萦”,形容其柔细之状,于义为长。阴气衰,辨脉篇作“阳气衰”,则两者各有一义,而可两通矣。

第十四节 人迎气口

《难经·二十三难》:经脉者,行血气,通阴阳,以荣于身者也。其始从中焦注手太阴阳明,阳明注足阳明太阴,太阴注手少阴太阳,太阳注足太阳少阴,少阴注手厥阴少阳,少阳注足少阳厥阴,厥阴复还注手太阴,别络十五,皆因其原,如环无端,转相灌溉,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病而决死生也。

【正义】人迎寸口之说,自《素问》以下各书,往往两两对举,所谓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人迎主表,气口主里;人迎以辨外因,气口以辨内因;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伤,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人迎紧盛伤于风,气口紧盛伤于食等说,皆是也。考足阳明胃经有人迎穴,在结喉两旁,其处本有动脉应手,所以有谓人迎之脉,古人即以诊之于结喉两旁者。然古书每以人迎与气口相对成文,而气口非穴名,则所谓人迎者,亦未必果是胃经之穴。惟以左手为人迎,右手为气口,则《素问》亦无明文,《难经》此节,即本于《素》,而亦无可证其部位果在

〔1〕 关捩(à利) 捩,机纽。《正字通》:“关捩,机捩也。”犹机关。

何处。谢氏注谓寸口、人迎，古法以侠喉两旁动脉为人迎。至晋王叔和直以左手关前一分为人迎，右手关前一分为人迎，后世宗之。愚谓昔人所以取人迎、气口者，盖人迎为足阳明胃经，受谷气而养五脏者也。气口为手太阴肺经，朝百脉而平权衡者也。寿颐按：谢氏之意，直以人迎之脉，必须诊之于结喉两旁。今按西人解剖之学，结喉两旁之动脉，实为发血管上行之总路，其脉道最大，故按其脉状，无不洪大有力，断不能辨五脏六腑之寒热虚实。中古以人迎为胃经穴之一说，犹疑是理想之辞，若欲据此以定病态吉凶，必不可辨，所以叔和《脉经》所据《脉法赞》直谓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乃以人迎气口分系之于左右两手，虽似出于独断，未之前闻，窃意周、秦、汉、魏之间，古籍尚多，王氏敢为此语，当必有所受之，而后世因之，凡以人迎与气口相提并论者，皆主左右两手而言，则皆宗《脉经》之说也。惟《素》、《灵》、《难经》之所谓人迎气口，似皆合寸关尺三部而言，所以气口亦曰寸口，亦曰脉口。惟《脉法赞》独指定关前一分，则未必果是中古真旨，且“关前一分”四字，部位亦难明了，将以为专主两寸耶，亦是未之前闻。至李士材又创为关部三分，人迎气口，即以关上之前一分为定位一说，又是自吾作古，独出己见，好为新奇，无所取证，毋宁仍以寸关尺三部统之，较为稳惬。《难经》此节，浑浑然谓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病而决死生，盖亦合两手六部而言之也。

《甲乙·四卷·经脉》：寸口主内，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备考】今本《灵枢·禁服篇》本此。

【正义】此节之所谓寸口人迎，虽未尝明言属于左右两手，然可决其必非以人迎候于颈间，寸口候于两手。盖结喉两旁人迎之脉，无不滑大异常，必不能与手太阴之脉大小相等，既曰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则必以左右两手，比类得之，可无疑义。且以寸口主内，人迎主外两言绎之，而左为人迎，右为寸口之义，亦有确切不移者，以人身之气，左司升而右司降，升则其气布于外，故人迎主外；降则其气藏于内，故寸口主内。且惟左能升，合乎春夏生长之气，是以春夏之时，人迎之脉，当微形其大；惟右能降，合乎秋冬收藏之气，是以秋冬之时，寸口之脉当微形其大。此按之天地自然之气化，参之吾身固有之性情，而凿凿可据者，从可知《脉经》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之说，固非出于臆见也。

又：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而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进，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病日进，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与气口气大小齐等者，其病难已，病在脏；沉而大者，其病易已，以小为逆；病在腑，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紧者伤于寒，脉口盛紧者伤于食。

【备考】今本《灵枢·五色篇》本此。字句小有不同，而大旨则亦不异。盛紧之二“紧”字，《灵》皆作“坚”。寿颐按：《素问》言脉坚者屡见，而脉紧反不多有，盖即一字而转写有不同耳。

【正义】此亦寸口主内，人迎主外之说也。脉口即寸口，主内者，主内伤之病，其脉小紧以沉，及滑而且沉，则在里之病，日以深痼，故为病进；人迎主外感之病，其脉气大紧以浮，或滑盛以浮，则在表之邪，其势方张，故为病甚。若脉沉以滑，则表解之征也，故为病减。所谓病日损者，言病势之日以退舍也；若脉之浮沉，及人迎与寸口大小齐等，似乎脉象平和，无甚病态，而古人乃以为其病难已，则为久病虚病言之。盖凡有一病，必有一部独显之病

脉,方可着手以施治疗。设人病而脉反六部匀调,不觉何者为病,则气血表里,几无一不病,而不易治矣。此其义惟慎和尚曾言之,见第三卷六病脉象条中。病在脏,脉沉而大,正气未惫;病在腑,脉浮而大,病未深入,故皆易已。人迎盛紧主伤寒,即人迎主外之义。气口盛紧主伤食,即气口主内之义,尤其明白了解矣。

《脉经·脉法赞》云: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

【正义】《脉法赞》,当是古之书名,叔和引之。此以人迎气口,分系两手之明文,虽不见于《内》、《难》两经,而寻绎《内经》之意,确乎彼此合符,此必中古相传之旧法,决非一人之私言。惟“关前一分”四字,则部位既不明,又与《内》、《难》经文,不能印合,止当存而不论,或传写有讹,是亦未可知也。

《景岳·脉神》:人迎本足阳明之经脉,在结喉两旁;气口乃手太阴之经脉,在两手寸口。人迎为腑脉,所以候表,气口为脏脉,所以候里,故曰气口独为五脏主,此《内经》之旨也。后世但诊气口,不诊人迎,盖以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而肺朝百脉,故寸口为脉之大会,可决死生,而凡在表在里之病,皆可于寸口诸部察之焉。自王叔和误以左手为人迎,右手为气口,且云左以候表,右以候里,岂左无里而右无表乎?讹传至今,其误甚矣。

【正义】景岳此说,竟以古书所谓人迎之脉,必指结喉两旁而言,附会到人迎为阳明经脉属腑,气口为太阴经脉属脏上去,而又谓腑脉候表,脏脉候里,认作《内经》真旨,究竟经文止谓人迎主外,寸口主内,何尝有腑脉候表,脏脉候里之意,果如所说,则经言气口独为五脏主,将两手寸关尺六部,只可以候五脏,而不候六腑,有是理乎?错解经旨,巧于穿凿而犹自谓说经轻轻^{〔1〕},那不令人喷饭。嗟乎!通一字通其一而不能通其二,何以师心自用,竟至于此!须知经言人迎主外,寸口主内,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是为平人。明谓人迎寸口两脉,必宜大小若一。惟结喉旁之脉道,其大逾恒,此乃发血上行之大管,与两手六部之血管,形态绝异,必不能大小齐等,则凡《经》文之人迎气口,必指左右两手而言,断无疑义。且《素问》、《甲乙》,常以人迎寸口,互较大小,而结喉两旁之脉,万无比之寸口为小者,可知古之所谓人迎,必非介宾氏之所谓人迎。要之,人迎气口之人迎,偶尔与胃经之人迎穴同名,遂以引起后人无数葛藤,当亦古人之所不及料。介宾此说,即本于谢氏^{〔2〕}注二十三难而引申之,皆是食古不化,且敢斥叔和分隶左右两手为误,尤其顽劣矜,武断乡曲之故智矣。寿颐又按:李士材《诊家正眼》解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别有左肝右脾一说,谓关前一分,仍在关上,不得误认为关前为寸部。以左关属肝,肝为风木之脏,故外伤于风者,内应风脏,而脉紧盛;右关属脾,脾为仓廪之官,故内伤于食者,内应食脏,而脉紧盛。观其但曰伤于风,则勿泥外因,而概以六气所伤者,俱取人迎;但曰伤于食,则勿泥内因,而概以七情所伤者俱取气口云云,其说颇辩。然以《脉经》之关前一分,谓仍是关部,已是武断,而又拘泥肝脾两脏,执定风食二字,忘却古人人迎以辨外因,气口以辨内因之说,尤其执一不通,又士材又有左手之寸为人迎,右手之关为气口一说,更为亘古所未闻。竟是随意谈谈,呼马呼牛,唯吾所欲,又与自己所说,彼此不符,好为新奇,欲以惊世骇俗,其实于医理病理,毫无实用,吾国医书,因最多创为奇僻,而无理无义者,皆孔氏所谓索隐

〔1〕 轻轻(kēng 坑) 浅见固执貌。《论语·宪问》:“鄙哉轻轻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邢昺疏:“轻,鄙贱貌。”

〔2〕 谢氏 即谢复古,宋代医家,曾任翰林学士,撰《难经注》。

行怪^{〔1〕}之类耳,学者胡可轻信。

王子亨《全生指迷方》:说脉之法,其要有三:一曰人迎,在结喉两旁取之,应指而动,此部法天地;二曰三部,谓寸关尺,此部法人;三曰趺阳,在足面系鞋之所,按之应指而动者,此部法地。三者皆气之出入要会,所以能决死生吉凶,故曰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未知生死。

【正义】三部之脉法天地人,其源出于《素问》,此以人迎及寸关尺趺阳为三部之诊法,则本于仲景《伤寒论》序文,所谓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云云。则所谓人迎趺阳者,一候之于颈部,一候之于足部,盖参之上下,以验病者上行下行之气血,是否周流。今人诊病,于可危者,亦有时一握其足,因亦可资参考也。但古书之以人迎与气口相对为文,而比较其大小者,则必非颈间之人迎。南海何西池亦谓人迎脉恒大于两手寸口脉,从无寸口反大于人迎者。日本人丹波廉夫《脉学辑要》亦曰尝验人迎脉,恒大于两手寸口脉数倍,未见相应齐等者。顾谓此二人所见,皆高出于景岳上也。

周澄之《脉义》:人迎气口之说,聚讼纷纭,窃谓结喉两旁,穴名人迎,无人迎脉也,两手高骨,脉名气口,无气口穴也,不得相提啣论。惟左主外,右主中者,盖即左升右降之义。《经》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阳自左升,而外感遏其阳之出路,故左手之人迎紧盛矣;阴自右降,而内伤遏其阴之归路,故右手之气口紧盛矣。

【正义】澄之亦主左手为人迎,右手为气口者,所见甚是,辨亦足以达之。阳自左而升,外感在表则闭遏其阳气左升之路,故左手之脉紧盛,说理自确;而又谓阴自右降,内伤遏其阴之归路,则辞旨尚嫌晦涩,殊未了了。寿颐按:内伤多阴虚证,阴虚于下,阳必上浮,降少升多,则右之收令不及,肃降无权,脉乃紧盛,澄之意中,盖亦如是,但言之未尽透澈耳。

又《灵枢·寒热篇》曰:颈侧之动脉人迎,人迎足阳明也,阳迎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又本腧篇曰: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此皆谓颈侧动脉,其穴名人迎,非即人迎气口对举之人迎脉也。盖颈侧人迎穴之动脉,常大于气口数倍,而《灵枢》终始、禁服,《素问》六节脏象,俱有气^{〔2〕}口大于人迎^{〔3〕}一倍二倍三倍之文,则气口人迎互相比较之人迎,必非颈侧之动脉矣。且此颈侧之动脉,亦止以候足阳明胃气而已,又何以云一倍少阳、二倍太阳,三倍阳明乎?然则以左右两手,分为人迎气口者,盖亦本于轩岐之旧,必非创自叔和也。至仲景所讥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则以颈侧之脉与趺阳,以候胃气之盛衰,非与寸口互较其大小也。又《素问·病能篇》曰:有病胃脘痛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气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试绎辞意,其所谓人迎甚盛者,乃指颈侧之动脉,惟恐人误认与左手之人迎相混,故以人迎胃脉申言之,且亦所以别于沉细之胃脉。盖其所谓沉细之胃脉,即右外以候胃者也。乃又有人迎甚盛之胃脉,其非一处之脉可知,而申明之曰:人迎者胃脉,即所以别于左手之人迎,则脉有两人迎,已可得之于言词之外。是以张石顽谓结喉两旁,岂能候诸经之盛衰。然则凡《素》、《灵》之以人迎与气口两两并举者,非即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之说耶。

〔1〕 索隐行怪 谓身居隐逸之地,行为怪异,以求名声。《汉书·艺文志》:“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颜师古注:“索隐,求索隐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

〔2〕 气 诸本佚,据文义补。

〔3〕 口 原佚,据《脉理学讲义》补。下文紧接之二“迎”字亦同。

【考异】澄之自注，谓阳迎头痛，当作阳逆头痛。寿颐按：阳逆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人迎十二字，见《甲乙经·九卷·阳逆发头痛第一篇》。今本《灵枢》则阳逆讹作“阳迎”，澄之乃谓迎当作“逆”，岂止见《灵枢》，未见《甲乙》耶？

【正义】周氏此说，畅言人迎气口两相比较之人迎，在《素》、《灵》中，皆指两手寸口而言，非结喉旁之人迎大脉，其说甚是。又引病能篇有两胃脉，人迎则甚盛，而胃脉则沉细，以证脉之有两人迎，尤为明白晓畅。

又：人迎气口，聚讼纷纭。李东垣以挟喉两旁，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彭用光以鱼际背后，骨缝中动脉，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其说虽新，而皆无据，且手背后脉，仍与寸口相通，有何分别。

【正义】此又古人之偶为新奇，独树一帜者，然于古则无征，于今则不信，且于事实病情，皆无关系，最是吾国医学中之邪魔，周氏辟之是也。

第十五节 趺阳太溪

《甲乙经·二卷·十二经脉络脉支别》：问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之脉，独动不休何也？曰：足阳明，胃脉也。胃者，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脉一呼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曰：足阳明因何而动？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喉，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出额，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走于阳明者也。曰：足少阴因何而动？曰：冲脉者，十二经脉之海也，与少阴之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斜入腠中，循髀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足下，其别者斜入踝内，出属附上，入大趾之间，以注诸络，以温足跗，此脉之常动者也。

【备考】今本《灵枢·动输篇》本此而有小异。

【正义】诊脉之法，古人有以趺阳太溪并重者，以趺阳属胃，太溪属肾，可诊二经之盛衰也。《甲乙》此篇，以手太阴与足阳明少阴独动不休立论，即以发明胃脉肾脉之流注，以肾为先天之本，胃为后天之本，其脉常动不休，亦犹手之太阴，脉之大会，可以诊察其人之强弱盛衰也。其第一节言手太阴之脉，已归重于胃气之上注。其第二节则言胃经之循行，但仅及头项，而未及足部。考中医学说之论胃经动脉者，以趺阳候胃之根本，以人迎候胃之经气，二穴并重，（今按颈间人迎之脉，乃心脏发血管上行之大脉管，吾国医学，以为胃脉，殊非生理之真。然此是新发明之学理，不可与古书相提并论，兹姑以旧说言之。）乃此节止言人迎，而未及趺阳，似是阙文。其第三节言冲脉之循行，则肾经之太溪，与胃经之趺阳，皆在其中矣。《素问》、《甲乙经》二书之以足少阴阳明两经，与手太阴并列者，止于此篇见之，是即后世注重趺阳太溪之所本。今《灵枢·动输篇》与《甲乙》小有不同，似《灵枢》多误字。但《甲乙》本文，亦未能明白贯串，盖古书几经传写，讹误已多，止须观其大意，见得古人于趺阳太溪，亦尝有注重之时，几与手太阴鼎足而三，固不必逐字逐句而强求其真解也。

石顽《三昧》：冲阳太溪，皆足之动脉，时师求之于垂毙之时，即仲景之所谓趺阳少阴也。盖气口成寸，以决死生，经不言求之于别处。仲景以此本属胃与肾脉，虽变其名，仍当于气口尺中求之，脉法以寸口趺阳少阴三者并列，盖即寸关尺三部之别，但未明言之耳。喻嘉言已有仲景之趺阳少阴，俱指关尺之论，谓两寸主上焦，不能偏有轻重，故言寸口；两

关主中焦，脾胃之所司，宜重在右，故言趺阳；两尺主下焦，肾之所司，宜重在左，故言少阴。盖冲阳太溪之动脉，仅可求其绝与不绝，断不能推源某脉主某病也。

【正义】石顽此论，从喻氏之说，谓仲景书中之趺阳少阴，即为关部尺部之别名，而非诊察于冲阳太溪之位，持论颇似奇僻，然冲阳太溪之动脉，本属胃经肾经一部之分野，止可以诊察本经之盛衰，必不能推究百病之夷险。《素问》言五运太过，只有冲阳绝者死不治，太溪绝者死不治之说，此外并无诊及二部之明文。即古今医籍，亦从未有论此二部之脉，浮沉滑涩，当主何病者。石顽所谓仅可求其绝与不绝，断不能推原某脉主某病者，其论极是。仲景则屡言趺阳少阴，又不专属于二经之病，似与其所称寸口脉状，同是一例，盖仲景之所称趺阳少阴诸脉，本无诊察足部之证据，所以嘉言老人，创为此说，颇似从体验而来，不为无见。惟仲景固尝以时师握手不及足为诮者，则病情危殆之时，自应察此足部脉道之有无，以决其根本之存否，但不可误读仲圣书，而恒以握足为能事，则庶不为通人齿冷耳。

坊本《洄溪脉学》：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木，澄其源则流自清，灌其根而木自茂，自然之理也，故善为医者，必责之根本，而本有先后天之辨。先天之本者，足少阴肾也。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故婴儿未成，胚胎先结，其象中空，而一茎透起，形如莲蕊。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人之生命寓焉。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脏既俱，六腑随之，四肢渐形，百骸乃备。道书曰：借问如何是玄牡，婴儿初生先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源，而人资之以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其肾经之太溪一穴，在足内踝后五分，跟骨上，动脉陷中，此足少阴经所注，为俞之位也。后天之本者，是阳明胃也。胃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故人之有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得食，则肠胃涸竭而死。经曰：得谷则昌，绝谷则死。谷入于胃，而脾为之行其津液，洒陈于六腑而气充，和调于五脏而血行，此人资之以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其胃经之冲阳一穴，在足趺上解溪穴前寸五分高骨间动脉，去陷谷穴二寸，此足阳明所过为原之位也。惟肾为先天之本，故于脉曰：人之有尺如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惟脾胃为后天之本，故于脉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伤寒大病，必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必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两脉尚在，则病犹可图也。而妇人又独重太冲者，以其为肝经之应，肝为血海，而妇女以血为主，此脉不败，生生之机未绝，其位在足大趾本节后一寸陷中。

【正义】此节论先后天根本之说，颇为明畅，惟胚胎一段，比附五行，凿空议论，非胎元结构真相，流于左道旁门一派，乃医家之魔，不可为训，余皆剴切详明，而词句又整齐可诵，非通人不办。考《洄溪脉学》一卷，出于近时坊本，是旧刻《徐灵胎医书》中所无者，读其全文，多是张石顽《诊宗三昧》原文，又杂以李士材之说二三节，明是坊贾伪托，藉以欺世，孰谓洄溪之力争上乘者，而肯剿袭雷同，卑鄙至于此极。惟此节全文，尚不知出于何处，按：此老晚年，旁涉道流，著有《老子注》及《参同契注》，而本节中杂以道家旁门之说，又颇似真出洄溪之手，疑莫能明，姑记所见，以俟考核。

周澄之《脉义》：足少阴之动脉，太溪也。足阳明之动脉，人迎趺阳也。《灵枢·动输篇》止言人迎，则趺阳似属之于足少阴矣。仲景《伤寒》、《金匱》，则以趺阳与寸口啣称者，胃气为三阳宗主，趺阳在下，较之人迎，尤为根本也。其穴名冲阳，在胫骨下端，陷中前四寸，足背上，太溪穴在内踝后，所以候肾气，察真阴之根本也。昔人谓伤寒必诊太溪，盖以少阴一经，原气所系，为生死关头，故凡卒厥等症，两手无脉，但得趺阳太溪脉在，尚可救，但

二脉仅可察其绝与不绝,不能推测某脉主某病,石顽老人之说是已。

第十六节 阴 阳 虚 实

《素问·阴阳别论》: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

【正义】此《素问》言脉分阴阳之大略也。

《难经·三难》:脉有太过,有不及,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有关有格,何谓也?然: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之后者,阴之动也,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正义】此以关之前后,分脉之阴阳,而並於阴阳偏盛,各造其极者也。关前之寸部为阳,于法当浮,其可见之位,当得九分,则为阳脉之正;关后之尺部为阴,于法当沉,其可见之位,当得一寸,则为阴脉之正。而太过不及,皆病脉也。若阳部之脉,不止九分而遂上鱼,则关后阴部之脉,並加之于阳部矣,故曰阴乘,而谓之溢。若阴部之脉,不止一寸,而遂入尺,则关前阳部之脉,並加之于阴部矣,故曰阳乘,而谓之覆。乘者,加也,累也。盖並阴部之脉加于阳部,则阳脉独盛,而阴脉已亡。並阳部之脉加于阴部,则阴脉独盛,而阳脉已亡,是阴阳二气,偏胜已极,故为阴阳关闭,上下格拒,两不交通,必死之证。然此关格之二种脉象,彼此悬殊,各造其极,必不能合为一时之证,一时之脉,而后人每以关格二字,合而言之,认作一种病名,最不可解,辨已见前真脏脉条,又互详拙著之《难经笺正》。

又四难: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也。

【正义】此以脉之浮沉分阴阳也,其意以心肺在上,则脉当浮;肾肝在下,则脉当沉,已详五脏平脉条,亦互详拙著《难经笺正》。

又:脉有一阴一阳,一阴二阳,一阴三阳,有一阳一阴,一阳二阴,一阳三阴。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脉俱动邪?然:此言者,非有六脉俱动也,谓浮沉长短滑涩也。浮者阳也,滑者阳也,长者阳也;沉者阴也,短者阴也,涩者阴也。所谓一阴一阳者,谓脉来沉而滑也;一阴二阳者,谓脉来沉滑而长也;一阴三阳者,谓脉来浮滑而长,时一沉也;所谓一阳一阴者,谓脉来浮而涩也;一阳二阴者,谓脉来长而沉涩也;一阳三阴者,谓脉来沉涩而短,时一浮也;各以其经所在名病逆顺也。

【考异】《脉经》此节,首有“经言”二字。如此之言,作“如此言之”。此言者,作“经言如此者”。名病逆顺也,作“名病之逆顺也”。按其文义,皆《脉经》为长,今本《难经》,当是传写有脱误。

【正义】此又以脉之浮沉长短滑涩,分属阴阳。后人以二十八种脉象,分为某脉属阳,某脉属阴者,盖本于此。

又六难:脉有阴盛阳虚,阳盛阴虚,何谓也?然:浮之损小,沉之实大,故曰阴盛阳虚;沉之损小,浮之实大,故曰阳盛阴虚,是阴阳虚实之意也。

【正义】此又以浮沉不同,而辨别其阴阳之气,孰虚孰盛也。

又二十难:经言脉有伏匿,伏匿于何脏而言状匿耶?然:谓阴阳更相乘,更相伏也。脉

居阴部，而反阳脉见者，为阳乘阴也；脉虽时沉涩而短，此谓阳中伏阴也；脉居阳部，而反阴脉见者，为阴乘阳也；脉虽时浮滑而长，此谓阴中伏阳也。

【正义】此言阴阳伏匿之脉，乃阴阳互易其位者也。阳乘阴、阴乘阳之义，与前三难条不同，彼则一部之脉，独倍于常，而本部无脉，以部位言之，且但以尺寸定阴阳，是阴阳之偏盛而偏竭，故为必死之征。此则他部应有之脉，见于此部，而阴阳互易，以形势言之，以尺寸定阴阳，亦可以浮沉定阴阳，是阴阳错杂而淆乱，则亦病脉之常，虽同是加乘之意，而形态气势，迥乎不同，不得以同谓之乘，而误以为一例也。惟脉虽时沉，脉虽时浮之二“虽”字，甚属无谓，遂致二句，皆不可解，推详其意，盖谓本见阳脉，而有时或沉涩以短，则为阳中伏阴；若本见阴脉，而有时或浮滑以长，则为阴中伏阳，虽字之下，似有脱误。纵曰古人文字，间或有脱接之处，然不当若是之晦涩不成文。《千金翼》则作“虽阳脉时沉涩而短，虽阴脉时浮滑而长”，何等清楚，可证今本《难经》之讹。

《难经·四十八难》：人有三虚三实，何谓也？然：有脉之虚实，有病之虚实，有诊之虚实也。脉之虚实者，濡者为虚，紧牢者为实；病之虚实者，出者为虚，入者为实，言者为虚，不言者为实，缓者为虚，急者为实。诊之虚实者，痒者为虚，痛者为实；外痛内快，为外实内虚；内痛外快，为内实外虚，故曰虚实也。

【考证】濡，《脉经》作“软”，可证濡字即软字之误，古人止作“软”也。又《脉经》牢者为实，无紧字。又今本《难经》，诊之虚实下，复“濡者为虚，牢者为实”二句，盖即以上文而误衍。考诊字之义，《说文》曰：视也。《广雅·释詁一》同，《后汉书·王乔传》注：诊，亦视也。引申之，则为审察之义。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引三苍：诊，候也。慧琳《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引三苍同。又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引通俗文：诊，验也。慧琳《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及四十六》两引声类同。《一切经音义》，玄应撰者为二十五卷，乾隆时，孙渊如于江宁瓦官阁藏经中抄录付梓，近年无锡丁仲祐福保于东瀛得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缩印于上海。二书名同而实不同，唯体例不异耳。）是以医学家望闻问切，谓之四诊，固皆以审慎考验为义，不仅专以辨脉谓之诊。《难经》此诊字，本是审察病情之通称，不得单以诊脉作解，古书文义，理当如是。然而后人浅陋者读之，则止知诊字属于诊脉，遂疑痒者痛者等句，不以脉言，乃妄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迭床架屋，必不可通，抑且画蛇添足，支指骈拇，医家古籍时时有此点金成铁之谬，若无他书佐证，谁不为其所愚，此节犹幸《脉经》所引，无此八字，始知叔和所见之时，犹是古人真本，兹从《脉经》删二句，庶几可复魏晋时之旧观云。

【正义】此略言辨别病情虚实之大要也。脉软二句但以脉状言。出入六句，则以病理言。而诊之虚实，则审察病情之要义矣。出者为虚，盖谓自内而出之病，内因诸病，是为内伤，固由于正气之不足；入者为实，则谓自外而入之病，六淫之感，饮食之伤，无一非邪气之有余。言者为虚，则正虚之候，未有不神志清明，言谈亹亹^{〔1〕}者；不言者为实，则邪盛之病，固多有神识瞀乱，昏愦无知者矣。缓者为虚，则内伤之病，其来以渐也；急者为实，则外感之病，其发以暴也。痒者为虚，则痒是血衰，因属于虚；痛者为实，则气血壅塞，是为实证矣。

《素问·通评虚实论》：问曰：何谓虚实？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曰：何谓重实？曰：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为重实。

【音义】夺即今所谓脱失之脱字。《说文》：夺，手持佳失之也。重，平声。

〔1〕 亹亹(wěi wěi) 不倦貌。《汉书·张敞传》：“亹亹不舍昼夜。”

【正义】《素问》此节，虽不专以脉言，然邪盛为实，精脱为虚，未始不可通之于脉理，大热病气热脉满，则证与脉俱实，故谓之重。

《伤寒论·辨脉法》：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动数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正义】此辨脉阴阳之大法也。诸阳脉皆属热属实，主阳气之有余；诸阴脉皆属寒属虚，主阴血之不足。阴病，谓诸凡阴寒不足之病，苟得阳脉，则一阳复而葭管灰飞，黍谷春回，生机洋溢矣；阳病，谓诸凡阳热有余之病，反得阴脉，则邪方盛而正已衰，外强中干，生意索然矣。近贤陆九芝有《伤寒论脉法》一篇，谓脉无定而医则能转移之，阳病不可使见阴脉，阴病必当使见阳脉，岂于阳病一见阴脉，即曰无可治，阴病一见阳脉，即曰不必治乎？勘进一步，具有回天手段，菩萨心肠，更觉饮吾上池^{〔1〕}，所见尤大。惟阴寒不足之病，亦时有真元已竭，而脉反搏击刚劲者，则为无胃气和缓之真脏脉，不可误认作阴病转阳，而妄许其可生。阳热有余之病，且多有壅塞结实，而脉乃涩小沉伏者，是为热深厥深之大实证，岂可谬以为阳病阴脉，而不为之开泄？是又别有一种病情脉理，所谓言岂一端，各有所当，读者亦不容执一不通，呆死于古人成言之下。寿颐又按：弦脉为厥阴肝脏之现象，故古人系之于阴脉一类，然厥阴为阴之尽，而即为阳之初，相火用事，龙雷之性，易发难驯，肝阳最为肆扰，而脉象亦复刚劲不挠，似厕^{〔2〕}于沉涩小之列者，尚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千金翼》则作“凡脉浮滑长皆为阳，沉涩短皆为阴”，与《难经·四难》同。《千金方》阴阳各列六脉，与辨脉法同，而阳则多一长脉，阴则多一短脉。

又平脉篇：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

【正义】此以脉之出入，辨阴阳之虚实也。盖脉之来，为由阴而出于阳，脉之去，为由阳而入于阴，其来也，阳以引之，其去也，阴以吸之，若来疾而去迟，则阳之力能引之使出，而阴之力不能吸之使入，故曰：外实而内虚。若来迟去疾，则阴之力足以吸之，而阳之力不能引之，故曰：内实而外虚。若阴阳和同，则呼吸调匀，其出入亦无出入疾迟之不一致矣。

又辨脉法：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阳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曰：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于阴中，则发热也。

【正义】此叔和言阴乘阳，阳乘阴之脉症，即后世所谓内伤之病，畏寒发热者也，与《难经》三难、二十难之所谓阳乘阴乘皆不同。彼所谓乘者，皆以脉言，必阳部有阴脉，阴部有阳脉者也。此则但以病证言之，其阴阳两部之脉，固但见其不足，而非阳位得阴脉，阴位得阳脉者也。惟其阳脉不足，则阳气既虚，而阴气得以上乘于阳分，是阳不能胜其阴，故为病洒淅而恶寒。惟其阴脉不足，则阴血亦虚，而阳气且已下陷于阴分，是阴不能胜其阳，故为病蒸蒸而发热。此则其人气血，俱已耗伤，故阴阳二气，互为消长，阴胜则寒，阳胜则热，阴阳相乘，迭为休止，故恶寒发热，亦休作有时，或有定，或无定，与外感之大寒大热者不同，此则虚人之症，及虚劳病之寒热起伏者，其脉皆然，即其阴阳两虚之明证也。东垣李氏《内伤外感辨惑论》，言之详矣。

〔1〕 饮吾上池 原出《史记·扁鹊仓公传》之“饮之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

〔2〕 厕 夹杂。《玉篇》：“厕，杂也。”

《伤寒论·平脉法》：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若计其余命死生之期，以月节克之也。

【正义】成聊摄注，《脉经》曰：阳生于寸，动于尺；阴生于尺，动于寸，寸脉下不至关者，为阳绝不能下应于尺也；尺脉上不至关者，为阴绝不能上应于寸也。《内经》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此阴阳偏绝，故皆决死。期以月节克之者，谓如阳绝死于春夏，阴绝死于秋冬也。

《脉经·一卷·辨脉阴阳大法》：凡脉大为阳，浮为阳，动为阳，长为阳，滑为阳；沉为阴，涩为阴，弱为阴，弦为阴，短为阴，微为阴，是为三阴三阳也。阳病见阴脉者，反也，主死；阴病见阳脉者，顺也，主生。

【正义】《脉经》此条，即本于辨脉法而加以长微二条，亦无甚深意。说已见上辨脉法本条。

又：关前为阳，关后为阴。阳数则吐血，阴微则下利；阳弦则头痛，阴^{〔1〕}弦则腹痛；阳微则发汗，阴微则自下；阳数口生疮，阴数加微，必恶寒而烦扰不得眠也。阴附阳则狂，阳附阴则癫；得阳属腑，得阴属脏；无阳则厥，无阴则呕；阳微则不能呼，阴微则不能吸，呼吸不足，胸中短气，依此阴阳以察病也。

【正义】此以寸尺之部位定阴阳，而言其各种脉象主病之大略也。阳数是阳壅于上，故主吐血。阴微是阴夺于下，故主下利。弦主肝气横逆，又主寒积，故弦在关前之阳位，则头为之痛；弦在关后之阴位，则腹为之疼。阳位脉微，则上焦之卫阳不固，故知其自汗；阴部脉微，则下焦之真阴不摄，故知其自下。阳数是邪热在上，故主口疮；阴数是邪热入中，而兼微细，则卫外之气已衰，所以外恶寒，而内则烦不得眠。无阳则阴盛，故主厥逆；无阴则阳亢，故主呕逆。阳脉微则阳衰于上，故为无力以呼，阴脉微则阴弱于下，故为无气以吸。若呼吸俱不足，则中气大虚，故主短气。此皆凭其脉而可以直决其病者。惟阴附阳、阳附阴二句，以文义言之，已晦涩不可索解，实则误信《难经》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而附会为之，乃杜撰“阴附阳，阳附阴”六字，以求依傍于古人，而不自知其立说之不可通，其亦知《内经》之论狂癫，本是一种病名，只有阳盛，万无阴盛，此可决之以病情病理，而毫无疑窦者。寿颐敢直以为《难经》之妄作，宁自蹈于荒经蔑古之讥，而不敢勉强涂附，寄托于古人篱下。已有专论详言之，见拙著《续研经言》第一卷，并撮其大旨，录入《难经汇注笺正》本条，阅者如欲细究其旨，请参观之，当亦以鄙言为不谬。

又：寸口脉浮大而疾者，名曰阳中之阳，病苦烦满，身热，头痛，腹中热；寸口脉沉细者，名曰阳中之阴，病苦悲伤不乐，恶闻人声，少气，时汗出，阴气不通，臂不能举；尺脉沉细者，名曰阴中之阴，病苦两胫酸疼，不能久立，阴气衰，小便余沥，阴下湿痒；尺脉滑而浮大者，名曰阴中之阳，病苦小腹痛满，不能溺，溺即阴中痛，大便亦然。

【正义】此又以寸尺二部之偏阳偏阴者，决其见症之大略也。盖寸口而见浮大滑疾之阳脉，皆阳热之有余，故应有烦满身热头痛等证；寸口而见沉细之阴脉，皆阳气之不及，故应有悲伤不乐，恶闻人声，少气自汗等症。若尺中而见沉细之阴脉，则阴寒之气太盛，故应有胫痠足软，小便余沥等症；若尺中而见浮大滑数之阳脉，则阳邪固结于下焦，故应有小腹痛满等证。惟阴下湿痒一候，皆湿热在下，相火不藏为病，脉当尺部滑数，不应沉细，此殆传写有误，且阴中之阳一条诸证，病理亦不甚清楚，存而不论可也。

〔1〕 阴 原作“阳”，据《脉理学讲义》改。

又：尺脉牢而长，关上无有，此为阴干阳，其人苦两胫重，少腹引腰痛；寸口脉壮大，尺中无有，此为阳干阴，其人苦腰背痛，阴中伤，足胫寒。

【正义】此节阴干阳，阳干阴之脉，与《难经·三难》所谓阴阳相乘，为覆为溢，关格之脉相近。盖尺脉牢长，而关以上无有，即《难经》所谓入尺之覆也。上焦之阳气衰微，而下焦之阴气坚凝甚矣，故其人当病两胫苦重，少腹引腰皆痛也。寸脉壮大，而尺中无有，即《难经》所谓上鱼之溢也。阳浮于上，阴盛于下矣，故其人当苦腰背痛，而足胫寒也。但尺脉牢长，亦有下焦相火炽盛之病；寸口壮大，亦有上焦实热郁结为病，似不可一概而论。唯阴寒在下，亦当有尺脉坚牢，或尺中沉伏不见者，证情脉理，固自有此一种。《脉经》此节，病状若是，固以阴寒凝结于下而言无疑。“阴中伤”三字不成句，盖谓其下元阴分部位，有内伤耳，或传写有讹，未可知也。周澄之《脉义》谓尺脉牢长，关上无有者，无有此牢长之形耳。尺中无有，其义亦同。盖恐以“无有”二字，作为无脉解之，即是上不至关，下不至关，阴阳竭绝之候，固不仅如《脉经》所言之病状矣。要之俱为阴阳偏盛偏衰之候，无可疑者，其说亦尚可通。

《中藏经》：诊其脉，举指而滑，按之而微，及按之沉小弱微短涩软濡，俱脏病。诊其脉，举按俱盛者，实也；又长浮数疾洪紧弦大，俱曰实也。诊其脉浮而实大者，腑实也；诊其脉，轻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平，腑虚也；诊其脉，左右寸脉沉结实大者，上实也；其左右寸脉弱而微者，上虚^{〔1〕}也。其左右手尺中脉伏而涩者，下实也；左右尺中脉滑而涩者，下虚也。

【正义】《中藏经》一书，旧题为华元化所撰。考其目始见于《郑氏通志》，今有明吴勉学之《医统》刻本，及孙星衍之平津馆刻本，二本颇有不同。孙本有刘处中序，文极简陋，而又伪为怪诞，其为浅人假托无疑。惟所谈医理病理，尚时有中肯语，昔人有谓出于六朝人手笔者，今录数行，姑以置之。皇甫士安《脉经》之后，非真信以为汉魏旧本也。此节所指腑病脏病，竟以脏阴腑阳立说，必非通人之论，而又以软与濡二者并列，是不知软之与濡，即是一字之变体，则伪作者，犹在隋唐以后，岂不知六朝隋唐间诸医书，从未有以濡与软之二脉，并列二条者乎。若是节末句，更以“滑而涩”三字，联贯成文，则作伪者虽极鄙陋，当亦不致于如是之不堪，此或传写者误之，似未可信为旧本。果皆如是，寿颐寻绎其上句伏而涩为下实之意，盖以伏拟其结实，然则此句当作浮而涩，言其中空，故谓之虚，良由浮滑两字，偏旁既同，易于传误耳。

又：诊其脉候，数在上，则阳中之阳也；数在下，则阴中之阳也；迟在上，则阳中之阴也；迟在下，则阴中之阴也；数在中，则中热；迟在中，则中寒。

【正义】上下以寸尺言，亦可以浮沉言。数为阳，迟为阴，但据脉道之常而论，固无不是，若欲尽其变化，则有非可以一概观者矣。

滑氏《诊家枢要》：凡脉之至，在肌肉之上，出于皮肤之间者，阳也，腑也；行于肌肉之下者，阴也，脏也。若短小而见于皮肤之间者，阴乘阳也；洪大而见于肌肉之下者，阳乘阴也，尺寸皆然。

【正义】此又以浮分为阳，沉分为阴。所谓阴乘阳乘，虽似与《难经》旧说寸阳尺阴，显相歧异，然按之脉理，浮主阳分，沉主阴分，亦自可说，因不妨并行而不悖。唯腑阳脏阴一说，终未免为《难经》所愚，盖亦静坐凝思，一研究其所以然之故乎。

〔1〕 虚 原作“实”，据医理改。

又：察脉须识上下来去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则阴阳虚实不别，上者为阳，来者为阳至者为阳；下者为阴，去者为阴，止者为阴也。上者，自尺部上于寸口，阳生于阴也；下者，自寸口下于尺部，阴生于阳也。来者，自骨肉之分，而出于皮肤之际，气之升也；去者，自皮肤之际，而还于骨肉之分，气之降也。应曰至，息曰止也。

周澄之《脉义》：此以脉之动势分阴阳也。辨脉曰：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上下之义也。阴阳别论曰：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则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脉要精微论曰：来疾去徐，上实下虚；来徐去疾，上虚下实。平脉曰：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为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为内实外虚也。《难经》曰：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凡脉来盛去衰者，心肺有余，肝肾不足也；来不盛，去反盛者，心肺不足，肝肾有余也，此去来之义也。成无己曰：正理论谓阳气先至，阴气后出，则脉前为阳气，脉后为阴气。脉来前大后细，为阳气有余，阴气不足。郭元峰《脉如》曰：动前脉盛，气有余；动前脉衰，气不足。应后脉盛，血有余；应后脉衰，血不足。此至止之义也。此数说者，皆阳呼阴吸之大义，脉学之上乘，诊家之慧业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阳动阴静，阳刚阴柔，阳升阴降，阳前阴后，阳上阴^{〔1〕}下，阳左阴右。数者为阳，迟者为阴；表者为阳，里者为阴；至者为阳，去者为阴；进者为阳，退者为阴。其恒经也，或阴盛之极，反得阳象，或阳亢之极，反得阴征，或阳穷而阴乘之，或阴穷而阳乘之，随症变迁，与时更易，此阴阳之不可不分别也。

【正义】此士材论脉阴阳之大法，而並及其变化不测之真理。凡察脉者，知其常，必不可不穷其变，须知证从脉反，亦自有其所以然之故，初学者皆不可不明此中真相。凡病本阴盛而反得阳脉者，即真寒在里，而浮阳格拒于外也；凡病本阳盛而反得阴脉者，即实热窒塞，而脉道涩小沉伏也。其所谓阳穷而阴乘者，当作阳微阴盛解，惟其真阳式微，而阴气斯著，是宜辛温扶阳，则阴霾自退；所谓阴穷而阳乘者，当作阴虚阳旺解，惟其真阴不足，而孤阳愈亢，是宜甘寒毓阴，则阳焰潜藏，不可误认作阳盛极而忽变阴症，或阴盛极而忽变阳症。古人虽有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之明文，则以阴阳消长，循环往复而言，如春夏秋冬递嬗^{〔2〕}，非病理中竟有此大寒而忽然化热，大热而忽然化寒之证情也。

第十七节 表里左右

周澄之《脉义简摩》：脉要精微论以脉强太过为病在外，脉弱不及为病在中。（寿颐按：玉机真藏论四时脉象，有太过在外，不及在中之说，非脉要精微篇中语，周氏误记。）此“在”字，当作生字解。谓病生于外邪，病生于内虚也。故曰病在中，脉实坚；病在外，脉不实坚者难治。表言外感，里言内伤，此表里之一说也。《脉经》曰：沉而弦急者病在中，浮而洪大者病在外，脉实者病在中，脉虚者病在外。此病字统指外邪，谓外邪内侵，则脉沉实，邪浅未深，则按之犹虚也，故又曰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难治，前以脉形之强弱言，此以脉位之浮沉言也。此表里之又一说也。《灵枢·经脉篇》阴经盛，则气口大于人迎；阳经盛，则人迎大于气口。所谓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也。汪石山曰：左脉不和，为病在表，为阳，主四肢；

〔1〕 阴 诸本作“阳”，据康熙戊子大盛堂本《诊家正眼》改。

〔2〕 递嬗(shàn 善) 顺次循环之意。

右脉不和,为病在里,为阴,主腹脏,此表里之一说也。(寿颐按:此说出滑伯仁《诊家枢要》,石山即引滑氏之言。)王好古曰:伤寒以左为表,右为里;杂病以右为表,左为里。《慎柔五书》曰:尝观脾胃不足,及久病之人,未有不左脉大过于右者,正东垣左脉克右脉之说,理势使然,况脾土一虚,肺金益衰,水涸木枯,枯木生火,焉得左脉不大于右,此表里之又一说也。其如是不同者何也?盖病有外感,有内伤,有气分,有血分;病机有内向,有外向,有上行,有下行。如表病侵里,邪内陷,则脉沉实;里病达表,邪涌盛,则脉浮洪。气口主中者,内之邪气盛,则气口大;阴气衰,则气口小。人迎主外者,外之邪气盛,则人迎大;阳气衰,则人迎小。又如阳盛者,有阴虚,有阴不虚;阴盛者,有阳虚,有阳不虚,变化万端,未可概论。惟《灵枢》曰: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二语最为周密,以脉测病,更以病证脉,斯推之而无不合矣。

【正义】左主表,右主里,是即左升右降之至理,本乎天地气化之自然。唯升在左,升则气达于外,故外感有余之病在表者,可以左脉征之;唯降在右,降则气聚于中,故内伤不足之病在里者,可以右脉征之,《内经》及叔和《脉经》数条,皆即此旨。唯经脉篇谓六阳经盛,则人迎大于气口,虚则人迎反小于气口;六阴经盛,则气口大于人迎,虚则气口反小于人迎,虽亦以阳升阴降,阳左阴右立论,然泛言经络虚盛,则诸般病态,无不有温凉寒热之不同,变迁万端,安得仅据其经之为阴为阳,而可决其左右偏小偏大之事。此按之病情实在,而必不可通者,虽是上古经文,所当存而不论,断不可拘泥古书,执一不化。《素问·玉机真藏论》四时脉状,所谓太过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中,诚主外感内伤而言,唯外感为实邪,故脉强太过,内伤为虚症,故脉弱不及,若其病是内伤,而脉反实坚,病是外感,而脉反虚缓,则脉病相背,非细故矣,澄之之说甚是。若《脉经》所谓浮而洪大者病在外,又谓脉虚者病在外,则虽同是外感,而病情轻重,大有不侔^{〔1〕}。洪大以邪盛言,脉虚以邪浅言,澄之所解亦确。唯沉而弦急者病在中,脉实者病在中,则当以杂病之里证为断,不必认作外邪传里看,庶为圆相。至于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难治一条,则确指外邪,无可疑者。唯其邪已传里,而脉反虚,则证实脉虚;唯其邪尚在表,而脉涩坚,则病虽外感而里脉亦不和,斯败证矣。汪引滑说,亦主外邪而言,左主表而右主里,外主阳而内主阴,可说也;而又谓左表为阳主四肢,右里为阴主腹脏,则殊为穿凿,大有语病。海藏谓伤寒左为表,右为里,虽曰伤寒,其实则四时外感,无不如是。邪尚在表,左脉实大,邪已传里,右脉搏实,皆以有余之脉势,征感邪之微盛,仍是人迎主表,气口主里之确征。若杂病之右为表,左为里,则右以肺胃言,左以肝肾言,肺胃在上,为病犹轻,故曰右为表;肝肾在下,为病多剧,故曰左为里。大凡内伤虚病,右脉微弱,尚犹可生,至左脉微细无神,而病乃必不可为,非以右脉诊皮肤之表,左脉诊脏腑之里也。慎柔和尚所谓脾胃不足,左大于右,即指阴虚阳旺,肝木侮土之虚证而言,阴虚于下,阳越于上,肝肾之气,不自摄纳,为内热,为骨蒸,其脉无不如是,非仅土虚木扰,肝来戕脾,又何必说到土虚金衰,水涸木枯,枯木生火,展转曲折,倭指而数五行,陈腐满纸,令人欲呕耶?且更有左反微弱无神,而右大于左者,其病又深一层,非独木乘土位,肝脾相贼,直是肝肾真阴垂绝之征,而浮游无根之阳,见于右手,虽似数大,实则空虚无神,不任重按,是微阳且欲飞越而去,此即王海藏所谓杂病右表左里之一说也。

又王海藏曰:伤寒以左脉为表,右为里,杂病以右脉为表,左脉为里,予初诊不尽验,心

〔1〕 侔(móu 牟) 齐等。《广韵》:“侔,等也。”

以为此特一法耳，固不可拘也。近二年来，深察病情脉象，有可得而言者，凡外感风寒湿之邪，深者皆系左脉沉细于右，浅者但两手浮弦，或右关前浮弦而已；外感暑热之邪，深者皆系左脉弱散于右，浅者但两手浮滑，或右关前浮大而已；温病之由于伏气内发者，前人皆以右大于左为词，谓邪从中道，胃气郁浊之故，以吾历诊春温冬温，喉痧，疫疹诸证，凡右大于左，而左脉不甚细弱者，真阴未损，治之易愈，若左脉沉细而数，断续而匀，真阴已竭，十难救一，是当以左小于右，定正气之成败，不当专以右大于左，定邪气之微盛也。又诊夏行秋令时疫，有所谓瘧螺痧者，其证先见头痛心嘈，四肢麻冷，螺纹陷下，或吐或泻，旋即昏厥，重者死，轻者醒后越一二日死，醒后心中烦闷，其苦难言，而神识清明，额汗不止，其脉两手沉细，短伏关后，而左手尤甚，此天行肃杀之气，伤其心肝生阳之气，亦由其人生阳之本虚也。又诊水肿之人，阴邪极盛，亦莫不左脉沉小于右，此外一切大病久病，邪气深入者，莫非左陷于右；元气亏甚者，亦莫非左弱于右；其将愈也，则又右脉先盛，左脉后复，必待复盛，乃为元根充固，其病可无虑反复矣。病气轻浅，左脉决不受伤，惟癥瘕积聚，其病虽深，必随其经络之部位而见于脉，不能拘于此例也。由此观之，左里右表者，百病之通诊，伤寒岂能独异耶？故吾以右脉察邪气之浅深，即以左脉察元气之虚实，其脉象须各因病而定，不得专以大小二字赅之。寒邪以细而急为甚，热邪以薄而散为甚，阴虚以浮散而短为甚，阳虚以沉细而短为甚。其败也，总归于躁疾散断，全无神力而已矣。海藏之劈分伤寒杂病者，彼盖以杂病为劳倦内伤也，由气分渐伤入血分，血伤而左脉败矣，故左为里也。寒为阴邪，先伤于阳，内得胃实，而右脉大矣，故右为里也。殊不知阳明证，乃阳气之内郁而盛，有撑邪外出之机，不得谓之寒邪内陷。寒邪陷者，少阴厥阴之寒证是也，是仍当在左手矣，况左右又有未可板分者。大凡病之始生也，属阳虚与寒盛者，左脉常沉小于右；属阴虚与热盛者，右脉常浮大于左。若沉小之极，而右脉亦陷，则胃阳绝矣；浮大之极，而左脉亦散，则肾阴绝矣。故喉痧之死脉，皆右关与左脉同其短数，瘧螺痧之治脉，皆右关缓滑有力，左脉虽伏，而不见散断者也。左脉重尺右脉重关，盛启东以新病之死生，主乎右手之关脉；久病之死生，主乎左手之关尺，义正如此，此皆取其偏重者言之也。若夫邪气之猝至，虽两手脉伏，尚不为凶，病久邪杂，阴阳脏腑俱困者，但一部脉坏，即为不吉，是又在于圆机应变者。

【正义】澄之此节，申言海藏左脉主里之旨，从经验上历历写出，多未经人道之语，而归重于左小于右，定正气之成败二句，谓不当仅以右大于左，定邪气之微甚，颇能深入显出，一一表明其实在之情势，亦即寿颐上节所谓左属肝肾，洵是人身之根柢，至不可忽者也。唯谓瘧螺痧为伤其心肝生阳之气，亦由其人生阳之本虚一节，尚是拘泥左寸心左关肝之两部。颐谓真寒霍乱，上吐下泄，肝肾真阴竭尽无存，是以左手之脉，尤坏而不可救，其稍轻者，左脉尚未大败，则即其人肝肾，犹有一线生机者已。

第十八节 奇 恒 诸 脉

奇恒者，脉象奇异而殊绝于恒常者也，各随其人之禀赋而不同。有六部偏大者，偏小者，且更有反关而见于臂后者。寿颐在沪时，尝诊得一老姬，六部竟无一丝之脉，询得一生如此，而其人年登大耄^{〔1〕}，亦禀赋之最奇者矣。兹集诸家所论，录之古方，以备博闻。

〔1〕 耄(dié 迭) 老。《诗·秦风·东邻》：“逝者其耄。”毛传：“耄，老也。八十曰耄。”

《素问·至真要大论》：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正义】此节言凡脉正取之而不应者，则反其手诊之而脉可见，颇似即指反关脉言之。（此说是断章取义而言，若至真要大论本条主旨，以南政北政^{〔1〕}而言其应与不应，本与反关之义无涉，然岁气之应与不应，殊不足征，不若节取此十字，以论反关，颇觉明白浅显。）盖反关之脉，正取之而寸口三部，脉不可见，则反其手而于手阳明循行之偏历以下诊之，其脉必见，其意亦极明白。而王启玄注，乃谓不应者皆为脉沉，脉沉下者，仰手而沉，覆其手，则沉为浮，细为大也云云，误会经义，真堪喷饭。盖仰手寸口之脉，属手太阴，复手臂外之脉，属手阳明，各是一路，安有正取沉细而复手即为浮大之理？启玄此注，岂独不识反关，直是臆说欺人，虽其意亦或指手阳明经言，然并不说明，教人何处索解。

《医学纲目》：开宝寺僧，常与孙兆往还。一日谓孙曰：某有一事，与翁约赏罚为戏，可否？孙曰：如何？僧曰：君诊吾脉，能知某病，赏三十千为一筵；若不中，罚十千归小僧。孙曰：诺。诊其左手无脉，右手有脉，遂寻左手之脉，乃转左臂上动摇如常。孙曰：此异脉也，医书不载，脉行常道，岂有移易之理。往昔少年，为惊扑震动心神，脉脱旧道，乍移臂外，复遇惊扑，不能再归，年岁长大，气血已定，不能复移，目下无病尔。僧曰：某襁褓而扑背几死，固宜脉失其所，某亦平生无病，亦不曾诊脉，闻公神医，试验之耳。

【正义】此言反关之脉，因于少时气血震动，而脉行失其常道。然太阴阳明二经，互为联络，自太阴列缺之次，别走阳明，譬犹经渠沟渎，偶失常道，自可寻径路，以资流通，此亦事所恒有。且反关之脉，多有本于有生之初者，固不必皆由跌扑惊恐而改变，孙谓此为异脉，医书不载，可知反关之脉，自宋以前，尚未发明，孙氏虽知其异，亦未明言此名反关，则反关之名，实出于赵宋以后，此亦中国脉理学之新发明者。而局外人犹谓吾人医药，止能循依二千年之旧，别无闻发，斯真门外汉之论调，全未知医药脉理之沿革者矣。

王子亨《全生指迷方》：人生所禀，气血有变，故脉亦异常，有偏大偏小者，或一部之位无脉者，或转移在他处者，其形或如蛇行雀啄乱丝，如旋转于指下者，或有受气自然者，或有因惊恐大病忧患，精神离散，遂致转移而不守也。此阴阳变化不测，不可以常理推，若不因是而得此脉者，非寿脉也。

【正义】此言反常之脉，乃因于一时感触，其人之气血乖悖^{〔2〕}，而脉象为之陡变，非其人一生之脉常如此者，以事理而言，固当有此一时之变动，但似此脉证，必不可多遭^{〔3〕}。寿颐按：此条脉理，虽未尝专指反关之脉，然所谓反关之理，实已赅于此中。而王氏犹未说明反关二字，则反关之名，尽始于金元间矣。

石顽《三昧》：凡脉之反关者，皆由脉道阻碍，故易位而见，自不能条畅，如平常之脉，其反关之因，各有不同，而反关之状，亦自不一：有胎息中惊恐颠仆而反关者；有襁褓中束缚致损而反关者；有幼时跌扑动经而反关者；有齠髫^{〔4〕}疳积，伐肝太过，目连札而左手偏小，

〔1〕 南政北政 南政之岁北政之岁也。南政之岁为土运之岁，北政之岁为木火金水四运之岁。五运之中，以土运为尊，故以土运为南政，比之人主面南而行令；而以其余四运为北政，比之面北而受令。

〔2〕 乖悖（wū 五） 悖，同忤，逆，不顺也。《汉书·王莽传上》：“财饶势足，亡所悖意。”犹乖忤。也作“乖迕”。相抵触的意思。

〔3〕 遭（gòu 构） 遭遇。《楚辞·哀时命》：“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之不遭时？”

〔4〕 齠髫（tiáo tiáo 迢迢） 毁齿也，谓小儿换齿之年纪也。《韩诗·外传》：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齠齿；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齠齿。

有似反关者，有大惊失志，死绝复甦，而反关者。有一手独反关者；亦有两手皆反关者；有从关斜走至寸者；有反于内侧近大陵而上者；有六部原有如丝，而阳溪列缺，别有一脉大于正位者；有平时正取侧取俱无脉，而覆手取之乃得者；有因病而正取无脉，覆手诊之而得者，总之皆阴阳伏匿之象。有伤寒欲作战汗，脉伏而误以为反关者。大抵反关之脉，沉细不及，十常八九，坚强太过，十无二三，欲求适中之道，不易得也。亦有诸部皆细小不振，中有一粒如珠者，此经脉阻结于其处之状，故其脉较平人细小，亦为反关之常，较平人反大者绝少，不可以指下变异谓之怪脉。凡遇反关异常之脉，须细问其较之平时稍大，即为邪盛，比之平时愈小，即为气衰，而更以所见诸证参之为是。更有正取反取俱无脉，而细寻之，其脉却在手臂鼠肉之上者，亦反关之类也。顾按：手臂鼠肉，盖尺脉后一二寸许，臂内近上侧大肉隆起，如伏鼠者然。今吾乡俗谚，仍名之为肉老鼠。但此皆无常之脉，其形象大小涩滑浮沉，皆不可凭，必须察其病证如何，元气如何，以审吉凶，而别轻重。

【正义】石顽此条，备言反关及奇异诸脉之形态，颇极详细，皆从阅历体验得来，多可征信。盖太阴阳明，相为表里，其气交通，故正经偶有阻滞，其行气即从间道以行，迨行之日久，而本经尚未宣通，则歧径辟为康庄，习惯而忘其故道，此亦自然之理，无足异者。然究系交通之间道，其径狭窄，不如康衢之荡平，所以其脉必不能滑利正大，如寸口本部，此则凡反关之脉，多如此者，惟禀赋不同，间亦有寸口无脉而臂外阳明之经搏击滑大者，则十中二三，此其人必阳盛有余，不可以常理测。石顽又谓反常之脉，大小浮沉滑涩，皆不可凭，必以病证元气如何为断，则至理名言，非确有三十年临证工夫，必不能说出此中真谛，凡在学医之士，不可不三复此言，常书诸绅^{〔1〕}而铭诸座右也。

周澄之《脉义》：世谓正取无脉，覆手取之而得者，名曰反关脉。近时武进费伯雄，又有斜飞脉之说。张石顽之所谓从关斜走至寸而反关者，即外斜脉也；所谓反于内侧近大陵而上者，即内斜脉也；所谓阳溪、列缺，别有一脉，大于正位者，似反关而非反关脉也，谓之臂外脉。盖诸处本有细络与手太阴脉通，而手太阴之正脉，实由寸部透于腕外，出于阳溪，趋于合谷，正脉苟有阻塞，则其气不能直达，乃散溢诸络，迂道而行，非正脉之移于他处也。《灵枢·邪客》曰：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际，至本节之后太渊，留以澹。外屈，上于本节后，内屈，与阴诸络，会于鱼际，数脉并注，其气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内廉，入于大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阴，入腋下，内走肺，此顺行逆数之屈折也。此言手太阴脉，自大指外侧内屈，下鱼，抵太渊。太渊者，寸口，去本节甚远，但正直本节之后耳。复自太渊外屈，上于本节后，此即所谓外斜脉，大指本节后，合谷穴处也，自合谷内屈，会阴诸络于鱼际，伏行壅骨之下，壅骨，大陵穴处也，外屈出于寸口者，自伏而出，斜行与前抵太渊者会，此即所谓内斜脉也。此脉与外斜之脉，出于合谷者，双岐如父。《脉经》曰：从寸口斜入上者，名曰解。王冰谓不合而岐出，如绳之解股是矣。外斜脉，常与三关平等，而内斜^{〔2〕}脉常细，曾见有人时而内斜脉盛，时而外斜脉盛，其外斜脉盛无苦，而内斜脉盛，即苦气逆胸满。盖尝思之，其外斜脉盛无苦者，气行之正经也，内斜脉盛即有所苦者，此与手心主相会之络也，络不当盛，必木火横逆，壅遏肺气，不得畅也。又有三部

〔1〕 绅 大带也。与“鞶”同。《说文》：“绅，大带也”。段注：古有革带，以系佩褱而后加大带，绅则大带之垂者也。比喻铭之于心，常怀想念也。

〔2〕 斜 原作“斛”，据理改。

别有一细脉，自尺至寸，与正脉并行者，此细脉，或与正脉平排并行，指下如引二线也，或行于正脉之上，浮之只见细脉，沉之始见正脉也，或行于正脉之下，按之隐隐有一细脉，自动于正脉之内也，此等最宜留心。若正脉中自见细线，挺然指下者，为寒，为疾，为瘀，为癥瘕。若别具一脉，动而流连，则是禀赋矣。世谓双弦脉，指下如引二线者死，未足为据。盖虽引二线，而指下来往流连者，乃是本象，其挺然指下无来去者，即不二线，庸有济乎？

【正义】澄之此节，申明斜飞诸脉之状态，虽部位各别，总之皆正道已塞，趋于别径，无一非反关之类。又引邪客篇文，以证太阴阳明相通之理，则不仅列缺一穴，可以旁通，又足征反关诸脉，所以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之理，然其源则皆为两经之交通，亦别无异解也。

又：伏脉谓之六阴，有极沉细者，有并沉细而无之者，皆其人之常脉也。有但一手隐伏者，亦有两手隐伏者，有六部正位如此，而尺泽之下仍见脉者，更有关尺见脉，而寸部独伏者，此当退一步诊之，以关为寸，以尺为关，以尺后为尺也。又尝诊皮急肉坚者，两尺深藏不见，则须审其关之后半部，是否深入肉里，然后于尺部单指重按，以意测之。

【正义】六阴之脉，有极细如丝，且极无力者，亦有六部杳然，重按轻按皆不应者，此亦其人之禀赋使然，此则临证时不能凭证论脉，但据见证以治之可耳。此又与反关不同。盖反关者，本位虽不可见，而于他部见之，此则并阳溪、合谷尺后诸部，皆不可见者也。

汪石山曰：世有以《太素》脉，言人之贵贱穷通者，本是妄说，巢氏已谓其人必善于相法，特借《太素》以神其术。惟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不能无清浊纯驳之殊。血气清者，则脉形圆净，至数分明，其主富贵宜也。若曰何年登科，何年升授，何年招财，何年得子，则非理矣。血气浊者，脉形混乱，至数模糊，其主贫贱宜也。若曰某时招晦，某时破财，某时损妻，某时克子，则非理矣。又有形浊而脉清者，此谓浊中之清；质清而脉浊者，此谓清中之浊；亦有形不甚清，脉不甚浊，而浮沉各得其位，大小不失其常，则亦必无大得失也。

吴鹤皋曰：《太素》之说，固为不经，然其间亦可采者，如曰脉形圆净，至数分明，谓之清；脉形散涩，至数模糊，谓之浊。质清脉清，富贵而多喜；质浊脉浊，贫贱而多忧。质清脉浊，则为清中之浊，外富贵而内贫贱，失意处多，得意处少；质浊脉清，则为浊中之清，外贫贱而内富贵，得意处多，失意处少。若清不甚清，浊不甚浊，则得失相半，而无大得失。富贵而寿，脉清而长；贫贱而夭，脉浊而促。清而促者，富贵而夭；浊而长者，贫贱而寿。至其言之过甚者，则索隐行怪，无所不至，是又巫家之流矣。

彭用光曰：《太素》以脉之清浊论贵贱，以滑涩论穷通，以浮沉论寿夭，以衰旺论时运，以缓急论吉凶，亦自有至理。又谓两手清微如无脉者，为纯阴脉，主贵；两手俱洪大者，为纯阳脉，主富。

【正义】《太素》脉法，以清浊长短滑涩，辨富贵贫贱，穷通寿夭，固不可谓其无理。盖人之生也，其气通于造化之自然，而脉乃气血之枢机，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亦犹相人之术，以气色论休咎耳。然皆以其人平日之素禀言之，与病脉无涉，此不可与诊病之时，脉状之清浊长短，一概而论，则凡医家治病，必不能参用《太素》之说，盖亦无待烦言，此非昌黎所谓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者也耶！至以纯阴为主贵，纯阳为主富，则穿凿之尤，无理取闹，不足征矣。

第二卷

第二章 诊 法

第一节 平旦诊法

《素问·脉要精微》：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考异】盛，《脉经》作“动”。有过之脉，《脉经》作“过”，此非也。

【正义】此医经示人以诊脉之恒法也。平旦之时，天气清宁，人事未扰，万虑俱静，最得气化之正，故以此时诊察，不独可得脉象之真，即望色辨证，皆无遁情矣。或谓经言如此，本是论其常理，医家万不能食古不化，拘守此说。汪石山《脉诀刊误》已谓平旦诊法，主无病者言之，若遇有病，则不拘昼夜，皆可以诊，然无宁诊察于日中以前，庶乎天地气化，阴阳停匀，必较诸日暮宵深，群阴用事之时，尚为可得脉状真相。彼夫近世之号为名医，远道宵征，察脉多在午夜，不独精力时虞不审，抑且灯光中，望色辨舌，易于误会，此又医家之不可不慎重从事者也。精明，王启玄注谓即目内眦之精明穴，然仅察其一部，必不足以观其大，据《素问》本篇下文云：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又曰：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则明明以瞳神言之。盖人之两目，以精华明朗为贵，故有精明之称。且瞳神之明晦，本可以测真液之盛衰，病情之深浅，亦犹子舆氏所谓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之义，是亦医者望色之一要矣。周澄之谓此节寥寥数语，而切脉望色，审形辨证，诊法已无不备。

第二节 诊脉宜在安静之时

《甲乙经·五卷》：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顷乃刺之；大惊大怒，必定其气乃刺之。

【备考】《灵枢·终始》本此。

【正义】此节本言针刺之法。凡遇其人劳动之时，血气扰攘，不可遽刺，必令其休息，以俟精神安静，气血调和，而后可刺。然则凡诊人之脉者，皆当准此例以推之。盖无论其病之轻重若何，苟其乍经震动，则气血循行，必失常度，脉搏气势，必有变迁，不足为据，即曰病。当轻浅之时，脉不应有陡变之事，然凡远行者其脉必躁，饱食者其脉必大，饮酒者其脉必洪，皆非其本然之正色，为医者何可不知此理。

第三节 诊脉宜平其臂

王汉皋《医存》：病者侧卧，则在下之臂受压，而脉不能行。若其手下覆，则腕扭而脉行不利。若其手垂，则血下注而脉滞。若其手举，则气上行而脉驰。若身覆，则气压而脉困。若身动，则气扰而脉奔。是以凡病轻者，宜正坐伸腕仰掌；病重者，宜正卧伸腕仰掌，乃可诊脉。

【正义】此言病人之臂，不正不平，则脉形必因而有变，不可得其真象也。虽手垂脉滞，手举脉驰等句，未免言之过甚。然气血运行，不得其平，则脉道必有失常之虑，此则理之有可信者。凡诊重病，尤不可不留心细察。

第四节 下指按脉之法

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凡初下指，先以中指端按得关位，掌后高骨为关，乃齐下前后二指为三部脉。前指，寸口也；后指，尺部也。若人臂长，乃疏下指；臂短，则密下指。

汪石山《脉诀刊误·附录》：两手掌后，各有高骨，诊脉之法，先以中指揣得高骨，以定关上，乃于高骨之前取寸口，于高骨之后取尺中。

【正义】高骨之位，定为关部，其说始于《脉经·分别三关境界脉候篇》。而《千金》以后之言脉位者，无不宗之。盖寸口之脉，其动而应指者，本不仅此三指所按之地位，即在高骨之上二三寸，犹皆有动脉可按，但其脉象，已不如寸口之活泼。故诊脉者，必以中指按定高骨，而以前后二指，分按尺寸二部，虽臂长指疏，臂短指密，自宜随机因应，不可呆守不变，然总之不能脱离此三指之位。若其下指参差，或前后无定者，即为缪^{〔1〕}规越矩矣。

卢子由《学古诊则》：人之三指，参差不齐，必使指头齐平，节节相对，方可按脉，但三指端之皮肉，食指最灵，中指最厚，无名指更厚木，故必用指端棱起如线者，名曰指目，以按脉之脊。盖脉必有脊，不独洪大劲强之脉有脊，即细小微弱亦有脊焉，不啻目之视物，大小咸能察焉。若惜其爪甲之长，留而不去，只以指面厚肉诊脉，则不灵矣。

王汉皋《医存》：医者三指之端，亦有动脉，宜知所分别，不可误以己之动脉，作为病者之脉。

【正义】周澄之《脉义》谓卢氏所称之指目，正是人指内动脉所出之处。若此脉正与病者之脉相值，将疑病者之脉，大而有力矣。不如以螺纹之略前者，正压脉上，乃为常法。但指在脉上，须有进退展转，巧为探索之法，心灵手敏，而不涉成见，乃为可贵。寿颐按：卢子由之意，似将以指端之尖处按脉，则正是自己指端脉动之地，彼此相触，最易混淆，将何以审别病脉真相。且指目二字，出于杜撰，亦觉无谓，周氏辨之甚是。而改用螺纹略前之指面，以求他人脉状，则确乎知觉极灵，即平日所用以扪物者，习惯自然，往往于深夜幽室之中，扪得物象，识其形态，其感觉之力极富。今西国人言生理学者，恒谓人之指端，脑神经^{〔2〕}最

〔1〕 缪 遥远，远离。

〔2〕 脑神经 周围神经统由大脑所司主，故此处之脑神经当指指端感觉神经而言。非是大脑数对神经。

多,即是此处。用以诊脉,所谓心手相应,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惟卢氏又谓医者以爪甲为美观,留而不去,以诊脉象,必致不灵,则切中俗医通病。试问长爪阻之,则欲重按而不能,且必抬起指头,或以螺纹贴脉,或并以螺纹之后,当指节处之木厚者贴脉,则自己之指,已无感觉之灵,尚欲以辨他人之脉,殆无以异于盲人之扪烛矣。

第五节 下指当分轻重

《难经·五难》: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之来疾者,肾部也。故曰轻重也。

【正义】此言按脉宜有轻重之别也。其法以心肺为浮,肾肝为沉,不与浮表沉里之义相同。然心肺在上,其脉当浮,肾肝在下,其脉当沉,亦自有至理,其说虽不为古今医家所通用,然亦必不可偏废。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言医者下指轻重之分量,即以审察浮中沉三候之脉。盖指下用力,必有重轻,而浮沉部位,始有区别,但此中分量,本是以意逆之,必不能持权衡而较其确否,则所谓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者,只以分别其标准,而示之次序。乃说者必执而泥之曰如大豆,如小豆,亦只见其凿矣。若《脉经》旧注,误以医者下指之轻重,认作脉来应指力之大小,则按之至骨为肾部一句,不可通矣。《伤寒论·平脉法》曰:经说脉有三菽六菽之重者何谓?曰:脉者,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气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气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气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气也;按之至骨者,肾气也,即本于《难经》。而曰肺气、心气、脾气、肝气、肾气,措辞较为圆到,可知以神气言之,不可拘拘于迹象之末。若《难经》直曰肺部心部,一似此即肺脏心脏者,未免失之呆板不灵。且申明之曰:人以指按之,如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之重云云,则更可知此是以指按脉用力轻重之分,即所谓浮为心肺,沉为肝肾之旨,而《难经》注家之误,亦无庸辨矣。

第六节 调 息

《素问·平人氣象》: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

【考证】《甲乙经·四卷》引《素问》此节,常以不病调病人以下二十一字,作“常以不病之人调平人,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盖言为医者,是不病之人,其呼吸之息调匀,故辨脉可以为法,文义较顺。今本《素问》脉滑曰病风一句之下,衍“脉涩曰痺”四字。盖浅人误依《素问》本篇下文脉滑曰风,脉涩曰痺,而妄增者也。宋校正本,已有校语,则其妄增已久,盖痺为气血不利之病,脉涩宜也。惟本条明言一呼一吸,脉得六动,且申言之曰躁,则流利可知,虽数脉以往来而言,涩脉以形状而言,似乎两不相碍,究之脉涩必滞,安得六至而躁?苟以数与涩连属成文,岂非绝大语病!而注家犹多曲为之说,甚属费解。今之俗医,遂有数涩连属之脉,宁不令人捧腹?皆为此种曲说所误,不可不正。《甲乙经》无此一句,则皇甫士安所见之本,尚未经浅人妄增,是其明证,兹从《甲乙》。盖《素问》本篇下文之脉滑曰风,脉涩曰

痺，本是对待成文，而此节则从呼吸六动而来，以病温病风，相为对待，语气不同，文法异，何得断鹤续凫，交受其病，盖浅者目光甚短，只见下文脉滑脉涩，对偶连属，遂谓此节脱落一句而妄补之，不知各有所主，必不能强彼以就此者也。

【正义】人之气息，以一呼一吸，合为一息。平人之脉，法当一呼再动，一吸再动，则一息之间，其脉当为四动。唯常人之息，固有时而较为舒长者，则当呼吸舒长之间，按脉或得五动，是因呼吸之定息偶长，亦犹历之有闰，故曰闰以太息，此乃在我之息长，非在彼之脉急，斯为平人无病之脉，不疾不迟者。若一呼一吸之间，而仅得二动，则其人之气少可知。若一呼一吸之间，而竟得六动，则为躁疾之脉，其为病又可知。惟脉数主病，厥有二端，一则热邪之在表，故其人必当发热，而尺肤亦热；一则风邪之入络，则其人不发热，而尺肤不热，此则同是一息六动之数脉，而主病不同，乃以尺肤合参之要诀也。若仅于一呼之间，而其人之脉得四动以上，及呼吸定息而脉绝不至，或疏数不调，则气血乖舛，故谓之死，此经言调息诊脉之大要也。玉机真藏论言人一息脉来五六至，其形虽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宋校正谓一息当作一呼或一吸，义与此同。

又脉要精微论：持脉有道，虚静为保。

【正义】此经言持脉之道，必以安神定息，虚心静气为最要也。保读为宝贵之宝。古书本多通用。《史记·周纪》：展九鼎保玉。《李氏镜铭》：明如日月世之保。皆读为宝。而王注《素问》则曰保定盈虚，望文生义，本直捷者，而反迂曲说之，盖未知古文假借之义者。要之，六经诸子，同音之借字甚多，而班孟坚《汉书》，尤其渊薮，不知六书通假，必不可以读周秦两汉之书。《素问》本是先秦古籍，是以假借之字不少，旧注每为之随文敷衍，不能引证申明，至令极明白之文字，反为注家向壁杜撰，说得屈曲难通，或且晦涩而不可索解，殊为可哂。考《甲乙经》四卷，引此正作“虚静为宝”。宋校《素问》亦引之。

滑伯仁《诊家枢要》：诊脉之道，先须调平自己气息，先以中指定得关位，乃齐下前后二指。初轻按以消息之，然后自寸关至尺，逐部寻究。一呼一吸之间，要以脉行四至为率，闰以太息，脉五至，为平脉也。其有太过不及，则为病脉，看在何部，各以其脉断之。

汪石山《脉诀刊误·附录》：诊脉之时，以气息平定，方可下指，调和鼻息，专一念虑，然后徐徐诊候，若乖张失次，即非正法。又诊候之时，不宜正对病人，必随左右偏于两旁。

【正义】诊脉不可正对病人，所以避病者之秽气也。鼻息口气，皆宜慎之，勿令直冲，致有感触。热病疫病，尤宜加谨。而诊视咽喉疫毒，则必暂闭己之呼吸，更不可忽。世固有医生传染时疫，猝至危殆者，石山此条，非婆子气可比。

第七节 候脉五十至

《甲乙经·四卷·经脉篇》：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矣；四十动而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而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而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而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而一代者，五脏无气。与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

【备考】《灵枢·根结篇》本此而字句小异。

【正义】此古人言候脉必以五十至为定法也，于五十至之间，而脉无断续不匀，则可知其血气之未败。第必以五十为衡者，取其盈数而已，亦犹《易》言大衍之数五十，无他深义。

盖其人而正气尚充，必无歇止之脉。若不及五十至而已断续不调，则血气已是不相联属，其凶可知。而古人所谓四十动一代，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二脏无气云云，亦只是理想之说。必不能据此歇止，而断为某脏某腑之气不至，盖亦可想而知。惟《难经·十一难》，则本此条而衍为吸者随阴入，呼者因阳出，今吸不能至肾，至肝而还，故知一脏无气者，肾气先尽也云云，则竟断为一脏无气，即是肾脏，依此推之，则二脏无气，必是肝肾；三脏无气，必是脾肝肾；四脏无气，必是心脾肝肾，果如所言，其脏气已绝，则凡得代脉，必无可生之望，又安有可以苟延岁月之理！而《脉经》则又以《难经》既有一脏无气，肾气先尽之说，再衍为四十动一代，后四岁死，肾气先绝；三十动一代，二脏无气，后三岁死，肝气不至云云，尤其随意谈谈，必不可泥者矣。要知既得歇止之脉，本是元气败坏，无可疑者，然暴病得之，不过血络流行，一时不能周转，纵是虚极欲脱，治之得宜，脉亦可复，则必非脏气之不至可知。如谓肾气已绝，而其人尚能延至四岁而后死，且二脏三脏之气已绝，而亦能延及三岁二岁而后死，宁非痴人说梦，妄不可听。但候脉之时，必候之五十动为准者，固古人之常例，仲景《伤寒论》序，亦尝以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为俗医针砭又其明证也。

第八节 举按推寻

滑伯仁《诊家枢要》：持脉之要有三：曰举曰按曰寻。轻手循之曰举，重手取之曰按，不轻不重，委曲求之曰寻。初持脉轻手候之，脉见于皮肤之间者，阳也腑也，亦心肺之应也；重手得之，脉附于肉下者，阴也脏也，亦肝肾之应也；不轻不重，中而取之，其脉应于血肉之间者，阴阳相适，中和之应，脾胃之候也。若浮中沉之不见，则委曲而求之，若隐若见，则阴阳伏匿之脉也，三部皆然。

【正义】举按推寻四字，自宋金元以来，言诊法者，相承以为审察脉理之唯一要诀，一似此四字之中，包含无限妙奥者。然质直言之，不过轻候曰举，以诊浮部；重候曰按，以诊沉部；而脉义之不易辨别者，则推寻其理而已，本亦无甚深意，乃或者又引《素问·脉要精微论》推而外之推而内之等语，郑重言之，则有意过求其深，未免穿凿附会矣。滑伯仁此节，所谓轻手候之，脉见于皮肤之间者，即浮部之脉，轻取得之者是也，凡在表之证，及皮肤之病，上部诸病皆主之；所谓重手得之，脉附于肉下者，即沉部之脉，重按得之者是也，凡在里之证，及筋骨诸病，下部诸病皆主之；所谓不轻不重，中而取之，病应于血肉之间者，即中候之脉是也，凡中焦诸证，及肌肉间病皆主之。五脏在内，谓当以重按诊之，可说也。而六腑则岂可以轻按取之，此古人之误会，不可不为正之。

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轻下手于皮肤之上，曰举，以诊心肺之气也；略重按于肌肉之间，曰按，以诊脾胃之气也；重手推于筋骨之下，曰寻，以诊肝肾之气也。

【正义】陈氏解按字及推寻二字，颇与伯仁之意不合，然谓略重曰按，以诊脾胃之气，义固可通。至谓推寻于筋骨之下，以诊肝肾之气，则殊觉太过。盖寻脉于筋骨之下，其脉已伏，岂肝肾之本色，不如滑氏立言之平允，此有意作新奇议论，而不自知其不可通者也。

第九节 审察尺肤

《素问·平人氣象论》：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寒脉细，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

热中^{〔1〕}。

【正义】此言诊脉之际，並宜审察其尺部之皮肤也。尺部肤涩，而其脉反滑，应主多汗，盖汗为阳盛，故脉必滑，然汗泄已多，则肌肉间之津液伤矣，故尺部之肌肤必糙而涩也。如尺部肤寒，而其脉又细，则中下之阳气必耗，故知其当为后泄。若脉既粗大，而尺肤又常热，则皆阳盛之征，故知其当为热中也。又汪石山谓既诊三部，而再探试其尺肤，可以得其身之冷暖，形之腴瘠，肤之疏密，则可知其浅深内外久近之病情。寿颐谓察脉所以审其内容之盛衰，望色所以视其外形之虚实，而肌理之疏密，热度之冷暖，医家有未便按视抚摩，而得其详者，是以古人又立此审察尺肤一法，则于诊脉之际，稍稍留意，即得其真，更不必别求考验之法，最为便捷。况此尺部一隅，本为十二经脉大会之部位，周身态度，无不流露于此间，故据此偏隅，已可概见其周身之情状，尤为简捷而确实，不独表寒、表热之证，三指甫下，其象毕呈，而华色之晦明，肌肉之坚脆，腠理之疏密，津液之荣枯，无一不可与脉理病情，互相参证，是又于望闻问切之外，附益一种诊法，尤其切近著明，而浅显易见者。凡在学者，均宜究心，庶不负古人立言之意。

《素问·方盛衰论》：按脉动静，循尺滑涩。

【正义】此又《素问》诊察尺肤之明文，言既按其脉象之动静，而更循视其尺肤之滑涩也。虽今本《素问》此篇，文义断续，几于不相联属，颇似残缺之余，错落庞杂，不甚可读。而此两句之义，因自明白晓畅。其所谓尺之滑涩者，必非以尺脉言，明眼者必当自不致误解。张隐庵注，能知此意。而马元台竟谓按病人之脉动静滑涩云云，则大失古人立言之旨矣。

《脉经·四卷》：问曰：余欲毋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对曰：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变定矣。曰：调之如何？对曰：脉急者，尺之皮肤减而小；脉大者，尺之皮肤亦大；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凡此六变，有微有甚，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行之，可为上工。尺肤滑以淖泽者，风也；尺内弱，解体，安卧脱肉者，寒热也；尺肤涩者，风痺也；尺肤粗如枯鱼之鳞者，水饮也；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尺肤寒甚，脉小者，泄少气；尺肤焮^{〔2〕}然，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久持之而热者，亦寒热也；尺焮然热，人迎大者，尝夺血；尺紧，人迎脉小甚，则少气。

【考异】此节之文，出于《甲乙经·四卷·病形脉诊论》。今本《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及论疾诊尺篇，即本于《甲乙》者也。《脉经》此条，盖亦本于《甲乙》，而以今本《甲乙》《灵枢》校之，文字又互有不同，多以《脉经》此节为长，故从《脉经》录入，而考订其异文如下：

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今本《灵枢·论疾诊尺篇》同，是也。《甲乙》及《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审其尺作“调其脉”。寿颐按：此节专论尺肤，则作脉者必误。而病形变定矣，《甲乙》无“变”字；《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作“病变定矣”；论疾诊尺篇作“病形定矣”，其义两通。今本《脉经》“形变”二字啣存，几不成句。寿颐按：此盖后人即以《灵枢》两篇之异文，记之于旁，而传写者遂并入正文，乃不可解，当从《甲乙》删变字。脉小者尺之皮肤减而少，今本《甲乙》、《灵枢》皆作“脉小者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寿颐按：此彼衍一“气”字，只论皮肤，无所谓少气也。脉大者尺之皮肤亦大，《甲乙经》同，今本《灵枢》则作“尺之

〔1〕中 原作“之”，据《脉理学讲义》改。

〔2〕焮(xuān 宣) 热也。《玉篇》：“焮，火盛貌”。

皮肤亦贲而起”，按其文义，颇以《灵枢》为长。又此句之下，今本《甲乙经》衍“脉沉者尺之皮肤亦沉”九字，而《灵枢》无之，则今本《甲乙》之衍文，尚在宋金以后，盖脉有浮沉，而皮肤必不能以浮沉说也。凡此六变，今本《甲乙》、《灵枢》俱作凡此变者，而《脉经》独异其文。寿颐按：此当是叔和所改，但据此六变一句，益可知今本《甲乙》脉沉一句之误衍，盖上文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固只此六者，则今本《甲乙》添出脉沉一句，必不可通。可为上工之下，《甲乙》、《灵枢》更有中工下工云云，本是泛辞，《脉经》节之是也。尺内弱，今本《甲乙》、《灵枢》皆作“尺肉弱者”。寿颐按：尺肤而弱，诚不可解，然《甲乙》、《灵枢》作“尺肉”，仍不可解，此“尺内弱者解体，安卧脱肉者寒热也”二句，义俱难通，恐传写有误，是当厥疑，不可强解。“安卧脱肉者寒热也”下，今本《灵枢》衍“尺肤滑而泽脂者风也”九字，此盖传写者因上文“尺肤滑以淖泽者风也”一句而误复于后耳，《甲乙》亦不复此句，可与《脉经》互证，则今本《灵枢》讹矣。水淡饮也，今本《甲乙》、《灵枢》皆作“水淡饮也”。寿颐按：淡饮，即今之所谓痰饮，以病者有水及淡饮，积而不化，则饮食之精，不生津液，所以尺肤枯槁如枯鱼之鳞，而浅者读之，不知淡即痰之古字，遂妄改为洩，而不知反不可通矣。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甲乙经》同，惟《灵枢》则作“病且出也”，义不可通，明是讹字，而近人之论温病，每喜附会于伏气一层，见《灵枢》有“病且出”三字，遂据此以为古人温病，由内达外之确证，一似未见《脉经》、《甲乙》尝有此汗且出一句者，抑何简陋至于此极！或亦明知之而故作不知，藉以自欺欺人，寿颐窃谓其终是掩耳盗铃伎俩。（《千金翼》引此句亦作“汗且出”。）尺肤烜然，尺烜然热，二“烜”字，今本《甲乙》、《灵枢》皆作“炬”，盖亦传写之误。烜字虽不见于《说文》，然《易》曰日以烜之，其出处固甚古也。尝夺血，今本《甲乙》、《灵枢》皆作“当夺血”，其义两通。尺紧人迎脉小甚，今本《甲乙》、《灵枢》，皆作“尺紧大脉小甚”，误。盖尺肤而可谓之紧大，其义已不可通，况此句与上句人迎大者相为对待，尤可证《甲乙》、《灵枢》作“大”之讹。

【正义】此又古人详论审察尺肤之要诀也。脉急肤急，言其肤之坚实而紧密；脉缓肤缓，言其肤之宽懈而纵弛。丁氏《难经注》谓急者经络满实，缓者肌肉消是也。脉小者气血必衰，宜其肤之减而少；脉大者形气必旺，宜其肤之大而胖。脉滑属有余，其肤未有不滑润者；脉涩属不足，其肤安有不枯涩者。此六者是泛而言之，固不必专主何等病状。而尺肤滑以淖泽者以下，则专以主病言矣。风为阳邪，尚是有余之候，故尺肤亦滑而淖泽。《说文》：“淖，泥也”。《左·成十六年传》有“淖于前”。《汉书·韦元成传》：“天雨淖”。《管子·内业》：“淖乎如在于海。”注：润也。《广雅·释诂一》：“淖，湿也。”若风邪而痺其络脉，则气血不能流通，而尺肤亦涩矣。尺肤热盛而脉复盛躁，则其人之发热恶热可知，谓非温病而何？若脉盛而复滑利流动，则阳邪有泄化之机，故知其且将汗出而解。尺肤寒而脉小，则主虚寒为病，故曰泄而少气，二者皆虚寒也。此句正与上句尺肤热甚对待成文。惟寒热两句，其义不甚轩爽，姑付阙疑。若尺热而人迎脉大，病属气火之有余，脱血宜也。尺紧而人迎脉小，病在正气之不足^{〔1〕}，故曰少气。此节所言，虽某证当主某病，亦不可拘泥太甚，死于句下。然以大旨观之，义固了然，非无征也。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色脉与尺之皮肤相应，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

〔1〕 是 原作“定”，据《脉理学讲义》改。

【备考】《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本此而有小异。

《甲乙·五卷》：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大小滑涩，寒热燥湿。

【备考】《灵枢·邪客》本此。热作“温”。

第十节 七 诊

《素问·三部九候》：何以知病之所在？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

【正义】此《素问》之所谓七诊，盖言脉象之偏而不合常法者，故为病脉。张石顽谓独大独小独疾独迟者，诸部皆然，非一部两部，独见之病脉。独热者，尺肤烜然热；独寒者，尺肤寒冷；独陷下者，诸部皆陷伏不应也。盖真脏脉见，悉为死脉；七诊脉见，犹为病脉。其所重全在胃气，胃主肌肉，故言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以胃为脏腑根本也。郭元峰《脉如》亦谓若以一部之独大独小者为病，则设以寸关尺三部，有二部皆受热邪，脉皆洪盛。独有一部得其中和，较之二部独小，而徒知以小配大，不为清二部之热，反温此一部之寒，得无貽抱薪救火之害。寿颐谓合此二说参之，其理甚长，则经文“独”字，洵不可谓为一部之独异也。寿颐又按：七诊之说，昔人又有以浮中沉及上下左右七字为解者，然于古无征，且上下左右四者，未免牵合杂凑，不如宗《素问》此条“七诊”二字，较为有据。

第十一节 诸家诊法大要

滑伯仁《诊家枢要》：凡脉之来，必不单至，必曰浮而弦，浮而数，沉而紧，沉而细之类，形状不一，将何以别之？然：提纲之要，不外浮沉迟数滑涩六脉而已。浮沉者，轻手重手得之也；迟数者，以己之呼吸而定之也；滑涩者，则察夫往来之形也。浮为阳，以轻手而得之，则芤洪散大长濡弦，皆轻按得之之类也。沉为阴，以重手而得之，则伏石短细牢实，皆重按得之之类也。迟者一息三至，而缓微弱，皆迟之类也。数者一息六至，而疾促，皆数之类也。或曰：滑类乎数，涩类乎迟。然脉象虽类似，而其理不同也。迟数，以呼吸察其至数之徐疾；滑涩，以往来察其形势之利钝也。数为热，迟为寒，滑为血多气少，涩为气多血少。此六者之脉，足以统夫表里阴阳，寒热虚实，风寒燥湿，脏腑血气也。浮为阳，为表，于病为风，为虚。沉为阴，为里，于病为湿，为实。迟为在脏，于病为寒，为冷。数为在腑，于病为热，为燥。滑为血有余，涩为气独滞也。人之病情，大要不外乎此，能于是六脉之中以求之，则疾病之在人者，莫能逃焉。

【正义】脉状之有定名，而为医学中习用者，共二十八种，使初学入手之始基，必种种以辨之，字字而泥之，则亦猝难融会。甚且疑非疑是，势必眩于目而盲于心，是不可不挈领提纲，以清眉目，庶乎约而不漏，简而能赅，示人以简捷易守之楷模，方能登高自卑，行远自迩^{〔1〕}，渐以迎机启牖，触类旁通。尝考古来撮举诸脉之纲要者，厥有数家，虽各有所见，旨

〔1〕登高自卑，行远自迩 谓事之进行有顺序。《礼·中庸》：“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趣未必尽同，而大旨皆约略相近，爰为汇集一编，以备参考。在初学之时，固必以是为入手之始基，然学成致用，神而明之，亦终莫能外是也。滑氏以浮沉迟数滑涩，为诸脉之纲，最易辨别，惟其所分隶于六类之中者，尚有可议之处。如洪也大也，长也弦也，皆以形为义，不能概谓其必浮。即短也细也弱也，也不能概谓其必沉。而微弱皆言其无力，又岂必皆迟乎？又《内经》明谓脉滑为血少气多，脉涩为血多气少，而滑氏之说，则本之《千金方》，正与《内经》相反。盖经意谓气盛而流动疾驰，则脉滑；血壅而循环迟钝，则脉涩，于理尚合。若《千金》之与伯仁，反以滑为气少，涩为气多，颇难索解。且本节又有涩为气独滞之句，正与上文涩为气多，自相矛盾。要之滑为气道流通，涩为血液枯耗，则无可疑者。且滑脉既能爽利往来，经言血少，已是可疑，而涩脉则断不滂沛有力，乃谓气多，其胡可信，此则两家之说，皆不可通，皆不可泥。总之气为血帅，血随气行，脉滑必气血皆多，脉涩必气血皆少，此理之常，无可疑者。而古人必以一少一多，互为比较，都是一偏之见，无惑乎各持一说，而至于绝端相反也。迟之主脏，数之主腑，亦是误会，岂可为训。凡百学问，欲穷其理皆须自具灼见，勘透渊微，方能独有权衡，不受他人蒙蔽，若徒钻索于故纸堆中，掇拾唾余，作婴儿之人云亦云，呶呶学语，则终有面墙而立，一步不可行之日矣。

又：察脉须识“表里虚实”四字。表者，阳也，外也，凡六淫之邪，袭于经络之间，而未入胃腑及脏者，皆属于表；里者，阴也，内也，凡七情之气，郁于胸腹之中，不能疏泄，及饮食五味之伤，留于肠胃，不能消化者，皆属于里；虚者，元气之伤，精神耗散，气血亏损也；实者，邪气之实亦由正气不充，而外邪乃得乘之，非元气自实也。故正虚则补之，邪实则泻之。经所谓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此大法也。

【音注】夺即今脱失之“脱”字，说已见前。

戴同父《脉诀刊误》分、合、偶、比、类五法：

分：有以脉之形为分者，谓脉各有形状，当先明辨而了然不疑。大小浮沉滑涩，可以指别，迥然各异，辨之于毫厘之间，使其形不相混，如举有按无为浮，按有举无为沉之类是也。又有以脉之证为分者，谓脉之一字独见为证，如寸浮中风头痛之类，不类他脉，则独为一证，今《脉诀歌》中，列于各脉之后者是也。或独见于一部，或通见于三部，或两手俱见一脉者皆是。又有一脉独见，而为证亦不一，如浮为风，又为虚，又为气，其所主之证，亦各不同，此又一脉中之见证当分者也。

合：有合众脉之形为一脉者，谓似沉似伏，实大弦长之合为牢脉，极软浮细之合为濡脉之类。寿颐按：濡脉之濡，即古栗字之变体，宋本《素问》作“栗”，而后人之书多作“濡”，是其明证。戴氏谓极软浮细合为濡脉，是不知软与濡之为一字也，若然则软脉濡脉，又当分为二种矣，然古今之论脉象者，尚多合而为一，则以此二脉之形象，万不能区而别之，分其界限耳。惟竟无一人明言其即为一字者，盖栗转为輭，俗体又变为软，而从栗之字，汉人作隶，往往与从栗之字，混合无别，因而又误作濡。其实濡脉之濡，与濡滞濡湿之濡，各为一字，两不相涉，此其輾转变迁，在小学中，已多曲折，不易知其原委，宜乎宋元以下，不复识其即为一字之递变矣。有合众脉之形为一证者，如浮缓为不仁，浮滑为痰饮，浮洪大而长，为风眩颠疾之类。有二脉合者，有三四脉合者，大抵独见一脉之证甚鲜，参合众脉之证甚多。

偶：脉合阴阳，必有偶对。经曰：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浮沉者，脉之升降也，浮升在上，沉降在下，为诸脉之定体，为阴阳之定位，为表里之定象。浮者法天，轻清者必上腾；沉者法地，重浊者必下著。浮为风为虚，性轻而高骛也；沉为中坚，为内实，质重

而不移也。迟数者，脉之疾徐也，脉以一息四五至为平，减一即迟，增一即数。《难经》曰：迟则为寒，数则为热。《中藏经》曰：数在上，阳中之阳，在下阴中之阳；迟在上，阳中之阴，在下阴中之阴；数在中，则中热；迟在中，则中寒。此亦阴阳之大别也。虚实者，脉之刚柔也，浮中沉皆有力，为实；皆无力，或迟大而软，按之豁然空，为虚；虚实之应，皆以有余不足占之。《经》曰：其气来实强，为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为不及，病在中。

长短者，脉之赢缩也，脉赢过于本位曰长，脉缩不及本位曰短。长有见于尺寸，有通见于三部；短只见于尺寸。经曰：长则气治，短则气病。又曰：人长脉长，人短脉短，则因人体而别矣。滑涩者，脉之通滞也，流利无碍曰滑，蹇滞不爽曰涩。经曰：滑者阴气有余，涩者阳气有余。《难经》三阴三阳，滑涩对举，固偶言之也。寿颐按：阴气以血言之，盖谓血之多故脉滑；阳气有余盖谓气有余，而血不足故脉涩。《千金方》直曰：滑者多血少气，涩者多气少血，要之涩属少血，至理不易，若谓气多，则何至涩滞不灵。且以滑为少气，亦殊不然，其气果不足以运行，则脉道又安能流动不滞，况脉之滑者，不必尽见其大，谓为多血，亦岂允协。而涩脉总是不足，乃谓阳气有余，尤其费解，毋宁以滑脉为气血之流利，涩脉为气血之两衰，庶几较为切实。必以气血多少，两两相比，皆是穿凿附会，窒碍而两不可通耳。

洪微者，脉之盛衰也，血热而盛，气随以溢，满指洪大，冲湧有余，所谓来盛者也；气虚而寒，血随之涩，应指微弱，委靡无神，所谓来不盛也。紧缓者，脉之急慢也，寒为阴凝，其性收束，故脉形拘急；风为阳和，其性宽舒，故脉形弛缓，所以风伤卫者脉浮缓，寒伤营者脉浮紧也。寿颐按：紧脉之紧，《素问》亦谓之坚，《伤寒论》中诸“紧”字，《千金翼》多作“坚”，是紧之与坚，古本即是一字，说者谓隋文帝名坚，避隋讳者，因改为紧，凡今本作紧者，皆仍隋本之旧，而《千金》成于唐初，则不避隋讳，所以仍用坚字，其说确有可信。然则紧脉以指下坚凝而言，缓脉以指下懈怠而言，戴同父以之相偶，极其确切，其以急慢二字作解者，明谓一则拘急，而一则宽弛，非以至数之迟速论也。叔和编《伤寒论·辨脉法》，于紧脉形象，添出“转索无常”四字，终是形容太过。动伏者，脉之出处也，出见于外，故脉动摇，处藏于内，故蛰伏不露，亦一阴一阳之分驰也。寿颐按：伏为深藏，其义尚确，而以动脉为出见，殊是不妥，凡浮弦滑数洪大等脉，何一非脉之出见于外者，愚谓动之与伏，本非对偶之象，戴氏此条，未免蛇足。促结者，因歇止以别阴阳也，仲景谓数中一止，阳盛则促；缓中一止，阴盛则结；皆有时一止，而尚非一定之歇止，故非必死之脉。代则死矣，故促结可为偶而代则无对。寿颐按：《素问》中未言歇止之脉，《宣明五气篇》有“脾脉代”；平人气象论有“但代无胃曰死”之句，虽有代脉之名，然非后人所谓歇止之代脉，说已见前。至《甲乙经》而始有四十动一代，三十动一代之说，《难经·十一难》因之，此代脉为歇止有常之确证。又《难经·十八难》：结者，脉来去时一止无常数，名曰结也。则结脉为歇止无常之确证，若促脉则《素问》有之，殊无歇止之义，即《甲乙》《难经》，亦无此歇止之促脉，所以仲景《伤寒论》明言脉按之来缓，而时至复来者名曰结，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其意亦以有定之止为代，无定之止为结，两相比附。又谓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以结代对举，而不及促脉，则仲景意中，不以促为歇止之脉，又是一证，故本论中言促脉者凡四见，皆与歇止之义不甚相近。惟王叔和所编《伤寒论》之辨脉法，乃曰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云云，始以促脉结脉，分为数中一止，缓中一止，两两对举，而《脉经》承之，然证明《素问》、《甲乙》、《难经》，皆不符合。后人因见辨脉篇中有此说，误认是仲景手笔，遂谓仲景《脉经》二说既同，因而相沿成习，凡言脉

歇止者,大半宗之,其实此是叔和一家之言,未可遽为定论。在乾隆时日本人丹波廉夫撰《脉学辑要》,辨之颇详,引证颇确。(详见第三卷促脉条)戴氏此条,以促结为偶,亦本于叔和,而乃曰仲景谓数中一止,阳盛则促;缓中一止,阴盛则结,则亦以叔和所编之《伤寒论·辨脉法》,误认作仲影语矣。岂知以仲景《伤寒论》言之,惟有结脉代脉,曾以歇止之有定无定,两相对偶,而促之与结,各具条理,不可为偶乎。此则即以仲景正叔和,而叔和之说不足征,固已彰明较著矣。此外之脉,不可以偶言者,不敢凿也。《三因方》悉以各种之脉,尽为之偶,如弦弱芤微濡革散代之类,则非一阴一阳矣,因而知脉象之不可悉称为偶也,必一阴一阳,乃可谓之偶耳。

周澄之曰:惟其不可尽偶,故益以比类二法。

比:比者,因其形之相似而拟议之也。先比其类而合之,所以著其疑也;次比其类而晰之,所以决其疑也。《内经》曰:脾脉虚浮似肺,肾脉小浮似脾,肝脉急沉似肾,此三者之相似也。然于相似之中,而晰其似是实非,则亦于比类中得之。《难经》所谓心肺俱浮,肾肝俱沉,何以别之?则浮大而散者,心也;浮短而涩者,肺也;沉而牢者,肝也;按之软,举之来疾者,肾也,凡此皆于比类之中。析之之法,今立比字为纲,使从容比例,先明于未诊之前,免得致疑于持脉之际。《脉经》曰:浮与芤相类,一曰与洪相类,弦与紧相类,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缓与迟,革与实,皆相类。《千金》云:牢与实相类,今更详之。洪、散俱大也,而散则无力。濡弱同软细也,有浮沉之异;微、细俱小也,而微为无力。芤类浮也,而按之则边有中无。濡类芤也,而按之如无。沉伏牢,同在下也。按之有余曰沉,按之实大长弦曰牢,按之不见,脉行筋下曰伏。弦与细,同为直长之形,同以收敛为义,而亦有大小之别,弦则如弦之直,细则如线之细。迟、缓同慢也,有三至四至之分。洪、实同有力而大也,洪则沉浮之间异,实则浮沉皆有力也。他如濡弱与迟,如芤与虚,如微细濡弱涩等,已辨见于各条之下。

类:《易》曰:方以类聚。又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蔡西山之言曰:凡平脉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浮不沉,不滑不涩,应手中和,意思欣欣,难以名状者,为胃气。其太过为大为长,为实为坚,为弦为浮,为滑为洪,为急为促,皆阳之类也;其不及为细为短,为虚为软,为沉为结,为涩为微,皆阴之类也。若阳搏阴为弦,阴搏阳为紧,阴阳相搏为动,寒虚相搏为革,阴阳分离为散,阴阳不续为代,又以阴阳之相杂相离,自为一类者矣。

【正义】分、合、偶、比、类五法,原出戴氏《脉诀刊误》,精当处诚是不少,但偶沿古书之误,未能厘正者,亦颇有之,且时有晦涩费解语句,未为尽善。光绪中,皖南建德周学海澄之《脉义简摩》,尝为删润录入,兹参用周本,而间亦以拙见所及,稍为点窜,欲其一望易知,便于初学而已,所以字句间不与原本符合者不少,附识湮略,以昭核实。

汪石山《脉诀刊误·附录》:脉象虽多,而浮沉迟数四者,可以统之,但识四者,而其余可以类推。《难经·六难》专言浮沉,九难专言迟数,即此旨也。如以浮为纲,则有力为洪为长为革,无力为芤为虚,为微为软为散,皆其目也,皆浮脉之所统也。以沉为纲,则有力为弦为实为牢,无力为短为细为弱,沉极为伏,皆其目也,皆沉脉之所统也。以迟为纲,则有力为缓为结,无力为涩为代,皆条目之统于迟脉者也。以数为纲,则有力为滑为动为紧,无力为促,皆条目之统于数脉者也。

【正义】汪石山以浮沉迟数为纲，可以举其大，而不能括其全，虽大旨亦无甚谬戾，然长不能统于浮，弦与短细，不能统于沉；缓之与结，涩之与代，不系乎有力无力；且代脉万不能统之于迟；动脉紧脉，又何能统之于数，皆其立言之不可无议者。盖所举之脉，凡得二十七种，而仅以四者括之，终嫌简略，欲求熨贴而无语病，尚可得乎！

卢子由辨脉部位至数形体浮沉往来十法：辨脉之法，不外乎以部位至数形体浮沉往来十则为纲。部位以度长短，至数以纪疾徐，形体以别大小，浮沉以定内外，往来以验滑涩，而阴阳虚实，俱在其中矣。盖脉象之浮大滑数长者，阳也；沉小涩迟短者，阴也。而临诊之际，则一阳一阴，独见之脉少，而诸阳诸阴，互见之脉多，必条条而辨之，恐茫然莫测其端倪，故必以十者为之纲，而脉状多端，皆可各以类从，而条分之为目矣。如以形体之大者为纲，则曰洪、曰散、曰横、曰弦、曰革，皆大中之目也；以形体之小者为纲，则曰弱、曰瘦、曰细、曰微，曰紫紫如蛛丝，皆小中之目也。以至数之数者为纲，则曰急曰疾，曰击曰搏，曰躁曰喘，曰动曰促，曰奔越无伦，皆数中之目也；以至数之迟者为纲，则曰缓曰脱，曰少气，曰不前，曰止曰歇，曰停曰代，曰结，曰如泻漆之绝，皆迟中之目也。以往来之滑者为纲，则曰利曰营，曰啄曰翕，曰章，曰连珠，曰替替然，皆滑中之目也。以往来之涩者为纲，则曰紧曰滞，曰行迟，曰不应指，曰参伍不调，曰往来难且散，曰如雨沾沙，曰如轻刀刮竹，皆涩中之目也。以部位之长者为纲，则曰懔曰高，曰涌，曰端直，曰条达，曰上鱼，曰溢，皆长中之目也。以部位之短者为纲，则曰抑曰卑曰退，曰不及指，曰入尺，曰覆，皆短中之目也。以举之浮者为纲，则曰盛曰毛，曰泛曰芤，曰如循榆荚，曰肉上行，曰时一浮，曰如水漂木，曰瞥瞥如羹上肥，皆浮中之目也。以按之沉者为纲，则曰潜曰坚，曰伏曰匿，曰遏曰减曰按，曰独沉，曰时一沉，曰如棉裹砂，曰如石投水，皆沉中之目也。凡此种种，可以单见，可以并见，亦可相兼而来，亦可错综而至，苟能明此大纲，则其细目，亦无不隐约于指端矣。

【正义】卢氏此条，不仅为二十四脉二十八脉区分条目，并将《内》、《难》仲景诸书，所言之形形色色，胪举于十大纲之中，虽未必一一确当，而大旨亦罗罗清疏，自足为学者辨析门径之一助。但所谓迟数滑涩，在大纲可分，而在细目，则颇难分别熨贴，盖数之与滑，迟之与涩，本相近似，则其彼此界限之不甚清楚，亦势之必不能免者；又散之与微，皆以势言，不得迳谓其一大一小，横言其气之强，弦言其体之劲，均不能必其为大；击搏言其有力，不必皆数；脱言其无根，不必果迟；紧言其坚，岂得为涩；不应指，言其细少无神，又岂必涩；高章与涌盛，言其气势之旺，岂可类之于滑长及浮；卑退不及指，言其气势之衰，岂得武断为短；坚也如棉裹砂也，皆言其中之实，又岂必果沉，此皆似是实非，不可不辨。又若停字，仲景本作停匀，代字古今皆为歇止，而皆误与迟为类，懔则本与卑字并称，而反与长为类，营则本以营守为义，而强与滑为类，《难经》之入尺为覆，明是尺部之垂长，乃反与短为类，则又误会之最大而显然者，更不可以不正也。

河溪《脉学》：经曰：调其脉之缓急小大滑涩，而病变定矣。盖谓此六者，足以定诸脉之纲领也。经又有小大滑涩浮沉六者之说，《难经》则曰浮沉长短滑涩，仲景则以浮沉迟数滑涩六者为提纲，此诸说者，词虽微异，义实相通。愚谓诸象之定名虽多，不出表里寒热虚实六者之辨。如浮为在表，则散大而芤可类也；沉为在里，则细小而伏可类也；迟者为寒，则滞缓结涩之属可类也；数则为热，则洪滑疾促之属可类也；虚者为不足，则短软微弱之属可类也；实者为有余，则紧弦动革之属可类也，此其大要，人所易知。然即此六者之中，复有悬绝之处，则或不能猝辨，似是实非，其误非浅。如浮为表矣，而凡阴虚者，脉必浮而无力，因真

阴衰于下，而孤阳浮于上，是浮不可概言表也，而可升散乎？沉为里矣，而凡表邪乍感之甚者，阴寒束于皮毛，阳气不能发达，则脉必先沉紧，是沉不可以概言里，而可攻下乎？迟为寒矣，而温病初退，余热未清，其脉多迟而滑，是迟不可以概言寒，而可温补脾肾乎？数为热矣，而虚劳之候，阴阳俱伤，气血耗散者，脉必急数，愈数则愈虚，愈虚亦愈数，是数不可以概言热，而可寒凉直折乎？微细类乎虚，而痛极壅闭者，脉多伏匿，是伏不可以概言虚，而可峻补乎？洪弦类实矣，而真阴失守者，必关格非常，是弦不可概言实，而可克伐乎？乃知诊法于纲领之中，又别有扼要之处，设不以四诊相参，而孟浪从事，未有不杀人于反掌之间者矣。

【正义】《涇溪脉学》出于坊肆，多袭石顽《三昧》旧文，必非徐老手笔。此节以浮沉迟数虚实六者为纲，而即以其余之二十二种，分系于六纲之中，简而能赅，颇得要领，却非通人不办，且又以浮沉迟数虚实六脉之貌似神非者，一一勘透其病情源委，尤其言明且清，精凿确当，启迪后人智慧，真是不浅，笔锋爽利，辞旨轩豁，允推此道之老斲轮手^{〔1〕}，然细绎之，则源出于景岳，特稍为申言之耳，郭窃向注，终是坊贾伪托，灵胎傲骨，决^{〔2〕}不为此。

惟脉大者不必浮，细小之脉不必沉，不无语病。

周澄之《脉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以缓急大小滑涩为提纲，而以微甚纬之，实开千古诊脉之奥。后世有仅以浮沉迟数分纲者，终嫌漏而不备，余拟合此二者之十字为一，而仍以微甚为纬，则但于十字之中，错综离合，而于二十八脉之形状了然矣，然此特详折其形状，而犹不足以尽脉理之玄妙。滑伯仁所谓必须识得上下去来只至六字，则脉理之妙蕴也。辨脉之理，先讲位、数、形、势四字，则于百脉无所不赅，即无二十八脉之名，亦无不可。位者，浮沉长短也；数者，迟数也；形者，虚实滑涩也；势者，即滑氏所谓上下去来只至也。以此位、数、形、势四者为经，更纬之以微、甚、兼、独四字，则百病之寒热虚实，全从此八字中，分合贯串。而无能遁形矣。指到脉上，即默识其孰沉孰浮，在寸在尺，继调其息，即辨别其或速或迟，继察其体，即了然于虚实长短滑涩，审此三者，而指下已有定象，乃复就此定象之中，再审其微耶甚耶，独见一脉耶，兼见何脉耶，更细玩其上下起伏之盛衰，动止之躁静，而真象无不显然矣，而尤必细察来去之势为最要，此阴阳嘘噓^{〔3〕}之机也。

【正义】位数之数，如字读，即《内经》数其至也之数。以位、数、形、势四字，定脉之体，更纬之以微、甚、兼、独四字，尽脉之用，确已动静不居，周流六虚，合迹象神化，而尽融会贯通之妙矣。但所谓势者，已有微妙难言之蕴，所谓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语言形容者。伯仁氏上下去来至止六字，仍欲以迹象求之，犹嫌呆相，而澄之偏教人细察来去之势，道则高矣美矣，其如学者之不能几及何。

又：脉之行也，以息往来，其动者气也，其脉道则血之质也，气主煦之，血主濡之，二者固不能相离，惟气为无形，血为有形，气本动而血本静，然脉之流动，则血中有气，而无形者形矣，且静者之形，亦因动而见矣。惟其本体，则气必动而始见，血必有形可稽。故候气分之病，察其脉动之势；候血分之病，察其脉动之形，且血病必累及于气，故候形者不可不兼

〔1〕 老斲(zhuó 浊)轮手 相传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人扁斲轮于堂下，扁答桓公斲轮之术，要不疾不徐得心应手，有“行年七十而老斲轮”之语。见《庄子·天道》。后称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人为斲轮手，此处老斲轮手义本此。

〔2〕 决 原作“决”，据《脉理学讲义》改。

〔3〕 嘘噓(xī 希) 同“嘘吸”。吐纳呼吸也。此指进退运行之状。

审其势。气病必久而累血，则察势者初不必遽泥其形。气虚血实，脉势虽弱，而按之必有形；气盛血衰，脉形虽空，而其来必有势。凡血气盛衰，其分量各有轻重，苟以形势微甚辨之，可以按之即见，故气之升降不利，无论脉形虚实大小，其动也，必疏密不匀，强弱无定，或寸弱于尺，或尺弱于寸，或应指少力，或中道而还。若血之衰弱不足，无论脉来迟数浮沉，其应指必绵软不坚，或豁然虚大，中空无物。又如凝痰瘀血，则脉虽濡散，而按之必有劲线一痕，挺然不出，或有如珠粒，重按不散。且血盛者，脉形必厚，血虚者，脉形必薄，牢实与芤革可推也。气盛者来势必盛，气衰者来势必衰，软弱与洪滑可例也。气周于外，血贯于中，故气寒而血为所束，脉即细紧，血虚而气无所归，脉即微散也。又气郁之脉，与血结不同；血虚之脉，与气弱不类，则可以分而见。血热亦见气旺之脉，气寒则见血滞之脉，又可以互相为征。若病在气分，虽曰未尝不累血分，究竟与血分之病不同，如气热者血亦热，脉即为之奔逸，然清理气分，而血即平；若热果在血，则肿腐矣，但清其气无益也。气寒者血亦寒，脉必为之凝涩，然温通其气，而血即利；若寒果在血，则顽块矣，但温其气无功也。譬如物近火炉，非不传热，究与入火之焚如者不同，物近水滨，非不浸润，究与入水之淹没者有间，此则察脉者于气血两途，辨之可无审乎？

周澄之《诊家直诀》：脉有四科，前条所谓位、数、形、势是已。位者，浮沉尺寸也；数者，迟数促结也；形者，长短广狭，厚薄粗细刚柔，犹算学家之有线面体也；势者，敛舒伸缩，进退起伏之有盛衰也。势因形而显，敛舒成形于广狭，伸缩成形于长短，进退成形于先后，起伏成形于高下。而盛衰则贯于其中，以为之纲者也。至于指法，则见于经义者，曰举，曰按，曰寻，曰推，曰上下，曰初持，曰久按，曰单持，曰总按。举按以诊高深也，上下以诊长短也，寻推以诊广狭厚薄，舒敛伸缩，进退起伏也，初持久按，以诊迟数止代也，单按总按，以诊去来断续也。

又：浮沉，以诊气之升降也。阳不能降，则脉见于浮；阴不能升，则脉见于沉。迟数，以诊气之静躁也。迟，有因寒，有因虚，有因郁；躁，有因热，有因燥。强弱，以诊势之盛衰也。应指有力为强，应指无力为弱，前人每以脉体之软硬，与脉势之盛衰相混。又《内经》凡言脉之大小，多以动势之盛衰为义。刚柔，以诊形之软硬也。脉之柔软，有因血虚，有因湿热；脉之刚硬，有因血实，有因风寒，此即《内经》之所谓缓急也。滑涩，以诊形之枯润也。血有余，则脉滑，气不足，则脉涩。然血由气而行，故滑涩，亦可以征气之盛衰。断续，以诊气血之通塞盛衰也。有脉体之断续，长短是也；有脉动之断续，促结涩代是也。此则专以动之断续言之。应指有力有神，属于通塞；应指无力无神，关于盛衰；亦有无神而有神者，气血衰少而兼有壅滞也。来去停匀，五十动不一代，谓之续；参伍不调，有来有去谓之断。其败也，鱼翔虾游，屋漏雀啄，谓之绝。塞者，血塞而气亦滞；衰者，气衰而血亦亏；败者，乃气血之两败也。长短，以诊气之舒郁也。气舒则虽弱而亦长，气郁则虽强而亦短。又凡风寒外束，气行不利，则脉来弦紧而长；痰饮中结，气行不利，则脉来厥厥如豆而短，则长短皆有因于气郁者矣。经谓长则气治，短则气病，亦言其大概而已。高深，以诊气之嘘噏也。此指来去之远近言之，所谓息之深深，达之亹亹^{〔1〕}者，气之操纵也。浮沉是阴阳嘘吸之已然，高深是阴阳嘘吸之将然，一言气之所在，一言气之所至。厚薄，以诊血之盈亏也。以形体言，非浮沉之谓也。有浮而厚者，亦有沉而薄者。浮中沉三候有神，按之不馁，谓之厚；

〔1〕 亹亹(wéi wéi 伪伪) 行进的状态。《楚辞》：“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若仅见于一候,而按之豁然,即脉之薄者矣。宽窄,以诊气血之寒热虚实也。气热则血液滂沛,气寒则血络敛束;血实者气必充,血虚者气必怯。敛散,以诊气之寒热也。以两旁之边际言,非宽窄之谓也。宽窄指脉体之大小,敛散指脉边之清浊。故气寒而血有余,脉道虽大,而亦指下清楚;气热则血不足,脉道虽窄,而亦畔岸模糊,亦非刚柔之谓也。刚柔,指脉体之软硬;敛散,指脉边之紧松。故血虚气寒,则脉虽软而边亦紧;血实气热,则脉虽硬,而边亦松。盖脉中有脊,而两边浑浑不清也。粗细,以诊气血之寒热盈虚也。宽厚相搏谓之粗,窄薄相合谓之细。

【正义】周氏论脉,每喜高谈玄妙,脱尽前人辨别形状之旧说,而悉以气势神化为主,以审气血之盈虚消长。识见固属高超,论理亦最精细,不可不谓是脉学中之上乘禅,但凌空着想,终是列子御风^{〔1〕},飘飘乎太虚,未易脚踏实地,欲其切合病情,断难句句熨贴。盖神游于寥廓^{〔2〕}之外,譬如神龙探首云中,虽有时一鳞一爪,似有迹象可寻,究之变幻离奇,可望而不可即,殊非与人共喻之道,所著《脉学四种》,凡十有四卷,非不哀^{〔3〕}然巨帙,然时有过求其深,反致辞不达意,令人无从索解者,则蹶空而行,本不能切近著明,所谓道则高矣^{〔4〕}美矣,宜若登天,而不可几及者也。寿颐谓脉法中之二十八字,已有猝难融会之处,乃更为之增益许多名词,岂不目眩神迷,无从学步。而本节之高深厚薄宽窄敛散等条,以远近深浅边脊立说,其理极精,其心极细,然极难证验于迹象之间,是谓言之匪^{〔5〕}艰,行之维艰,何能为中人以下指示说法,但不可谓其必无是理,姑存之为好学深思者,示以艰深之一境。若谓句句切实,字字金针,则难言之矣。且于浮沉之外,添出高深二字,终属玄之又玄,太嫌索隐;至宽窄二者,虽确有此种脉象,然质直言之,究与大小二者,何所轩輊;若敛散二字,无非视气血之盛衰为转移,气充血充,脉象必敛,气耗血耗,脉形乃散,而周氏偏以气之寒热为言,就敛字一边收束之义着想,谓为属寒,犹觉近是。然试就散字一边思之,究竟属热与否,亦当恍然,是盖一时兴之所至,纵笔直书,而不暇于实际上细心体验之过耳。

第十二节 脉之禀赋不同

《难经·九难》:男子尺脉恒弱,女子尺脉恒强盛。

【正义】男尺恒弱,女尺恒盛之说,自《难经》创之,而后之论脉者,无不采此一说。为之解者,则曰男子属阳,所以尺脉宜弱,女子属阴,所以尺脉恒盛,以理言之,似乎未可厚非,其实则尺主下焦,于位属阴,下焦肝肾,宜藏而不宜露,如果尺盛于寸,即为龙相不潜,阴火沸腾之候,岂得曰此因女子应有之脉?即以临诊时经历言之,平时无病之脉,男尺因无有不小者,即女尺又何独不然。盖以下元藏真之部,而应之于手太阴经,相去既远,势不能盛,亦因其所,且女子赋禀柔顺,退藏于密,又安有尺脉独盛之理?此是古人逞其一时之理想,而未尝求之于实在者,直是门外人侈腾口说,全未有诊察功夫之所为,是乃子书创作新奇之

〔1〕 列子御风 列子,名御寇,郑人;御风,驾着风。《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2〕 廓 诸本作“廊”,据文义改。

〔3〕 哀(póu 抔) 聚集,引申为众多。《诗·周颂》:“敷天之下,哀时之时。”

〔4〕 矣 原作“无”,据《脉理学讲义》改。

〔5〕 匪 通“非”。

恒例，非可与语脉理之渊微者矣。

《脉经》：左大顺男，右大顺女。

【正义】此又古人理想之一蔽也。须知无病之脉，以左右六部，平和齐等为则，岂有左右偏大之事，果其有偏，则病为之，非平脉矣。

《脉经》：凡诊脉，当视其人大小长短，及性气缓急。脉之迟速大小长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则吉；反之者，则为逆也。脉三部大都欲等，如小人妇人，脉小软；小儿四五岁，脉呼吸八至，细数者吉。

【正义】此言常人之脉，各随其体质性情而有异，相得者吉，相反者凶，最是体会入微之论。然则察脉之时，因不可即以指下之或大或小，或急或迟，而遽武断其当得何病矣。此医者之于病者，所以利于相知有素，而素昧平生之人，更宜慎重求之，不可拘泥一端，忽略从事者也。小儿之脉，较成年为急，大约四五岁时，以呼吸六至为准，自《脉经》言八至，而《千金》以后各家多承之，亦与事实不符。近陈修园《医学实在易》，改为六至是也。但二三岁时，则吾人一呼一吸之间，确有八至。《脉经》此节，亦谓小人妇人脉小软，正以小儿血气未充，妇女禀性柔和脉必无刚劲粗大之理。然则十九难之所谓女尺恒盛，及后人女脉右大于左之说，尤可知其必无是事矣。

《千金方》：凡人禀形气，有中适，有躁静，各各不同，气脉流动，亦各随其性情。

《千金翼》：人大而脉细，人小而脉大，人乐而脉实，人苦而脉虚，性急而脉缓，性缓而脉躁，人壮而脉细，人羸而脉大，此皆为逆，逆则难治。反此为顺，顺则易治。凡妇人脉常欲软弱于丈夫，小儿四五岁者，脉自驶疾，呼吸八至也。

【正义】人之处境安乐者，性旷神怡，故脉宜流利而不宜坚实；人之处境困苦者，情志郁结，故脉宜结实而不宜浮虚。此亦体贴人情，确有至理。至谓妇人脉常欲软弱于丈夫，是为阴道静顺，宛宛柔和之至德，更可知《难经》女尺恒盛之非矣。

《伤寒论·平脉法》：师曰：脉肥人责浮，瘦人责沉。肥人当沉，今反浮，瘦人当浮，今反沉，故责之。

【正义】肥人肌肉丰厚，故脉藏于里，其曰沉者，非真沉也；瘦人肌肉羸瘠，故脉显于表，其曰浮者，非真浮也。如肥人而浮，瘦人而沉，则反常矣。《千金翼》亦言肥人脉沉，瘦人脉浮，可知古人本无异议，独坊间伪本之李士材《医宗必读》则反是，当是误记此二语而曲为之说，必不可训，详见下文本条。

《中藏经》：脉者，气血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气血热，则脉数；气血寒，则脉迟；气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缓（滑氏《枢要》改作“脉治”）。又：长人脉长，短人脉短，性急则脉急，性缓则脉缓。反此者逆，顺此者从也。

【考证】此条滑伯仁《诊家枢要》亦载之。考《中藏经》一书，虽非汉魏真本，然《郑氏通志》、《陈氏书录解题》皆有之，则出于南宋以前。滑氏《枢要》之文，即以《中藏经》为蓝本也。

伪李士材《医宗必读》：逐脉审察者，一定之矩也；随机变通者，圆机之士也。肥盛之人，气居于表，六脉常带浮洪；瘦小之人，气敛于中，六脉常带沉数；性急之人，五至方为平脉；性缓之人，四至便作热医；身长之人，下指宜疏；身短之人，下指宜密；北方之人，每见实强；南方之人，恒多软弱；少壮之脉多大，老人之脉多虚；酒后之脉必数，饭饱之脉多洪，远行之脉必疾，饥馁之脉必空，室女尼姑多濡弱，小儿之脉恒七至。经曰：形气相得者生，三五不调者病。可不察乎？

《洄溪脉学》：士材之说是矣，而更有说焉。肥盛之人，虽曰气居于表，浮洪其常，然肌肉过于坚厚，其势必不能直达于皮肤之上，必重按乃见，若以轻手取之，则模糊细小，必不能测其本然之脉象；瘦小之人，虽曰气敛于中，沉数其常，然肌肉本是浅薄，其势必流露于肌肤之表，必浮取而已得；性急者脉数其常，适当从容无事，亦必舒而徐；性缓者脉迟其常，偶值倥偬^{〔1〕}冗忙，亦必急而疾；北人脉强者其常，然累世膏粱，体质柔脆，未尝无柔弱之形；南人脉弱者其常，然先天稟厚，或习苦耐劳，亦必有坚强之象；少壮脉强者其常，而稟赋不充者，亦必虚弱；老弱脉虚者其常，然克享期颐^{〔2〕}之人，亦必沉实；师尼寡妇多郁，脉来涩滞者其常，然苟境遇优游，襟怀恬淡，脉来亦必冲和；婴儿体质纯阳，脉来急数者其常，然或骨小肉脆，稟赋虚寒，脉来亦必迟缓。以此类推，则一人有一人之形气，而形气又必随时随地而迁移，必能见机识窍，敏捷聪明，方能神而明之，有以洞澈此言外之妙也。

【正义】伪李之论，已是洞达权变，妙合机宜，示人以泛应曲当之模范。然自《洄溪脉学》引而申之，各就反面，更详一义，而后知伪李所说，尚是一定不移之矩矱^{〔3〕}，非能活泼泼地，无往不宜也，则伪李仅如大匠之诲人以规矩，而洄溪更是能与人巧之手段，其心灵笔妙，尤为高出一筹。要知此等活法，本不能恃言语形容，臚举而陈之纸上，其所能言者，亦只其大略而已，化而裁之，神而明之，是在于善学者。 寿颐按：肥人责浮，瘦人责沉，仲景，《千金》，皆无异说，盖肥人丰肥，脉隐于内，故以浮为反常；瘦人羸瘠，脉露于外，故以沉为反常，此事理之极浅而易见者，必不能别创一说，矜奇炫异^{〔4〕}。乃伪李偏谓肥人气居于表，瘦人气敛于中，殊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且体腴者气多弱，岂独不能浮，亦必不能洪；又肥人多湿，脉常软弱，若瘦人则肌肉甚薄，试问脉将沉于何处？又瘦人多火，更不能沉者，伪书此论，大是骇人，不可不辨。《洄溪脉学》从而和之，亦必非灵胎本色。又室女尼姑，亦何故而脉多软弱，则虽起作者于九泉^{〔5〕}，亦必无以自解，此皆理之大不可信者。唯谓师尼寡居多郁，脉之涩滞其常，则确论耳。

石顽《三昧》：临病察脉，全在治法推求，富贵之脉，与贫贱者迥异。贵显之脉，常清虚流利；富厚之脉，常和滑有神；贱者之脉，常浊壅多滞；贫者之脉，常蹇涩少神，加以劳动之后，则粗硬倍常矣。至若尝富贵而后贫贱者，则营卫枯槁，血气不调，脉不能流利和滑，而久按索然矣。

何西池《医碁》：浮沉有得之稟赋者，趾高气扬者脉多浮，镇静沉潜者脉多沉。又肥人脉沉，瘦人脉浮也。有变于时令者，春夏气升则脉浮，秋冬气降则脉沉也。有因病而致者，病在上在表，则脉浮，在下在里，则脉沉也。推之迟数滑涩，大小长短，虚实紧缓，莫不皆然。性急躁者脉多数，性宽缓者脉多迟，此得之稟赋也。晴燠^{〔6〕}则脉躁，阴寒则脉静，此变于时令也。至于应病，亦如是矣。富贵则脉流畅，贫贱则脉涩滞，此稟赋也。肝脉属春，则微滑；肺脉属秋，则微涩，此时令也。至于应病，则主乎血气之通塞也。筋现者脉长，筋隐者脉短，此

〔1〕 倥偬(kōng zǒng 孔总) 困苦，急迫。《后汉书·卓茂传论》：“建武之初，雄豪方扰……斯因倥偬不暇给之日。”

〔2〕 期颐 称百岁之人。百年为生人年数之极，故曰期。此时起居生活待人养护，故曰颐。《礼·典礼上》：“百年曰期颐。”

〔3〕 矩矱(huò 获) 犹规矩，法度。《离骚》：“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4〕 矜奇炫异 夸妖奇特，标榜新异。炫通“炫”。

〔5〕 泉 诸本同作“原”，据文义改。

〔6〕 燠(yù 郁) 温热。《尔雅·释言》：“燠，煖也。”

禀赋也。春长秋短,此时令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此病变也。六阴六阳,大小得之禀赋也。时当生长,则脉大,时当收敛,则脉小,此时令也;邪有余则脉大,正不足则脉小,此应病也。虚实亦有得于生成者,肉理坚实者脉多实,肌肉宽弛者脉多虚,此禀赋也。春夏发泄,虽大而有虚象;秋冬收敛,虽小而有实形,此时令也。若因病而异,则大而实,小而虚者可验正邪之主病,大而虚,小而实者,可验阴阳之偏枯。至于紧缓得禀赋者,皮肤绷紧者脉多紧,宽纵者脉多缓也。变于时令者,天寒气凝,则筋脉收引,天气暴暖,则筋脉纵弛也。因病而见者,或外感风寒,或内伤生冷。寒胜,故收引而紧急有力,或热或温,筋脉纵弛,则软弱无力矣。

王汉皋《医存》:素未识面,猝为诊病,脉证相合,而药不应,甚者又增剧焉。以其平日之脉,本不与他人同等,偶然按脉,据脉证用药,而不知其脉象之不可据也。如肥人六阴,当其无病,脉俱不见,若何部脉见,即为何经有病,若六脉皆见细数,即为热甚之证,医者不知其本是六阴,必致误治,彼乌知其无病之时,常常无脉,则今之六脉细数,已足当他人之洪数也。

【正义】周澄之《脉义》谓禀赋之脉,虽各不同,至有病时,则异于常人者,不过浮沉大小耳。至于迟数虚实,不能有异也。何也?其所感之邪气,固同也。顾谓平日之脉,既异寻常,则有病之脉,迟数虚实,亦不可以常法论。譬如平日六阴,则迟且不见,虚且不见,及至病作,而得虚小之迟脉,岂非比之常人,已足当实大之洪数,而犹曰诊得虚小迟脉,非其病邪之胜,可乎?然则凡遇此等病家,只可论证治病,断不能再合脉象,反多窒碍。盖其脉本不可凭,不如以证为凭,犹为可据,况更有舌苔气色,可以参考,亦不患其竟无门径可寻也。顾在沪曾治一张氏媼,年逾周甲,体质甚健,左右六部,全无一丝脉象,据云自幼如此,凡遇小有不适,即招顾诊,前后六七年,未尝诊得偶有迟细之脉,皆据其所患之证,为之调治,亦无不效。此六阴脉之尤甚者,可知世间奇恒之脉,固自有之,但不可多遇耳。

董西园《医级》:瘦者肌肉薄,其脉轻手可得,应如浮状;肥者肉丰,其脉重按乃见,当如沉类,反者必病。浮大动数滑,阳也,人无疾病,六部见此,谓之六阳脉,非病脉也,其人禀气必厚,多阳少阴,病则多火;沉弱涩弦微,阴也,人无所苦,六部皆然,谓之六阴脉,其人禀气清平,多阴少阳,病则多寒。但六阴六阳之脉不多见,偏见而不全者多有之。

【正义】六阳六阴,六部皆然,其人禀赋之偏也。若曰偏见于一部或数部而不全,则非平和无病之脉所宜有。董氏此说,殊未可信。

又:老者气血已衰,脉宜衰弱,过旺则病。若脉盛而不躁,健饭如常,此禀之厚,寿之征也。若强而躁疾,则为孤阳矣。少壮者,脉宜充实,弱则多病,谓其气血日盈之年,而得此不足故也。若脉体小而和缓,三部相等,此性之静,养之定也。惟细而劲急者,则为不吉。故执脉审证者,一成之矩也,随人变通者,圆机之义也。肥盛之人,气盛于外,而肌肉丰厚,其脉多洪而沉;瘦小之人,气敛于中,肌肉浅薄,其脉多数而浮。酒后之脉必数,食后之脉常洪,远行者之脉必疾,久饥之脉必空,孩提襁褓,脉数为常也。

【正义】肥人肉厚,脉沉宜也。但其气不必皆旺,必谓多洪,不确。唯骨干坚壮者,脉乃大而实。气盛于外,气敛于中两句大有语病,此伪李《医宗必读》之谬说,不可为训。

叶文龄《医学统旨》:《脉经》云:性急人脉躁,性缓人脉静。脉乃气血之运,而行于呼吸者也。血禀偏胜,必多缓,阴之静也;气禀偏胜,必多急,阳之躁也。只可论人之气血,孰为不足,不可以性情而分躁静。

【正义】此以气血之偏盛，论脉之躁静，而驳古人性急性缓之说，其说理似较有征，彼但以情性言者，颇觉凿空而不切实。然谓人之情性有静躁之殊，实即随其人之气血偏胜而来，则其说正可两通，亦何必偏执一见。

第十三节 脉有真假

《素问·至真要大论》：脉从而病反者，其诊何如？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

【正义】此经言脉之真假也。脉从者，谓脉已与证相从也。盖以阳证而得阳脉，则脉证既已相符，其为阳邪，可无疑义。然试为重按其脉，则浮候涌盛，而沉候不能鼓指有力，是浮候之阳脉为假象，而不鼓者，乃真象也，是即非真阳之证矣。又如阴证而得阴脉，其脉证亦已相从，然重按其脉，而浮候^{〔1〕}细软，沉候鼓指盛大，则浮候之阴脉为假象，而鼓甚者，乃真象也，是又非真阴寒之证矣。于此可见脉之假者，必在浮候，若重按沉部，则其真必见，假于外者，必不能假于中，此察脉者所以必须注意于重按而至不可忽也。

《素问·调经论》：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正义】此经言假脉之一端也。脉来盛大，应主阳热有余之证，然形虽盛大，而其势则涩滞不前，是盛大非其真象，而涩滞为中寒之明证矣。

张景岳脉神章：据脉法所言，凡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多热，迟为多寒，弦强为实，微细为虚，是固然矣。然疑似中尤有真辨，此其关系非小，不可不察也。如浮虽属表，而凡阴虚少血，中气亏损者，必浮而无力，是浮不可以概言表；沉虽属里，而凡表邪初感之深者，寒束皮毛，脉不能达，亦必沉紧，是沉不可以概言里；数为热，而真热者未必数，凡虚损之证，阴阳俱困，气血张皇，虚其者数必甚，是数不可以概言热；迟虽为寒，凡伤寒初退，余热未清，脉多迟滑，是迟不可以概言寒；弦强类实，而真阴胃气大亏，及阴阳关格等证，脉必豁大而弦健，是强不可以概言实；微细类虚，而凡痛极气闭，营卫壅滞不通者，脉必伏匿，是伏不可以概言虚。由此推之，则不止是也。凡诸脉中皆有疑似，皆有真辨，诊能及此，其必得鸢鱼^{〔2〕}之学者乎，不易言也。

又曰：治病之法，有当舍证从脉者，有当舍脉从证者，何也？盖证有真假，凡见脉证有不相合者，则必有一真一假，隐乎其中矣。故有以阳证见阴脉者，有以阴证见阳脉者，有以虚证见实脉者，有以实证见虚脉者，此阴彼阳，此虚彼实，将何从乎，病而遇此，最难下手，最易差错。不有真见，必致杀人。矧^{〔3〕}今人只知见在，不识隐微。凡遇证之实而脉之虚者，必直攻其证，而忘其脉之真虚也；或遇脉之弦大而证之虚者，亦必直攻其脉，而忘其证之无实也。此其故，正以似虚似实，疑本难明，当舍当从，孰知其要，医有迷途，莫此为甚，余尝孰察之矣。大都证实脉虚者，必其证为假实也；脉实证虚者，必其脉为假实也，何以见之？如外虽烦热，而脉见微弱者必火虚也；腹虽胀满而脉见微弱者，必胃虚也。虚火虚胀，其堪攻乎？

〔1〕 候 诸本同作“按”，据文义改。

〔2〕 鸢(yuan 渊)鱼 即鸢飞鱼跃之意，谓万物各得其所。语源《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鸢，《说文》作“𩇐”，为鸢鸟名，俗称鸱鸺，老鹰。

〔3〕 矧(chéng 沉) 况且。《尔雅·释言》：“矧，沉也。”

此宜从脉之虚，不从证之实也。其有本无烦热，而脉见洪数者，非火邪也；本无胀滞，而脉见弦强者，非内实也。无热与胀，其堪泻乎？此宜从证之虚，不从脉之实也。凡此之类，但言假实，不言假虚，果何意也？盖实有假实，虚无假虚。假实者，病多变幻，此其所以有假也；假虚者亏损既露，所以无假也。大凡脉证不合者，中必有奸，必先察其虚以求根本，庶乎无误，此诚不易之要法也。

又曰：真实假虚之候，非曰必无，如寒邪内伤，或食停气滞，而心腹急痛，以致脉道沉伏，或促或结一证，此以邪闭经络而然，脉虽若虚，而必有痛胀等证可据者，是诚假虚之脉，本非虚也。又四肢厥逆，或恶风怯寒，而脉见滑数一证，此由热极生寒，外虽若虚，而内有烦热便结等证可据者，此诚假虚之病，本非虚也。大抵假虚之证，只此二条，若有是实脉，而无是实证，即假实脉也；有是实证，而无是实脉，即假实证也。知假知真，即知所从舍矣。

又曰：又有从脉从证之法，乃以病有轻重为言也。如病本轻浅，别无危候者，因见在以治其标，自无可，此从证也。若病关脏气，稍见疑难，则必须详辨虚实，凭脉下药，方为切当。所以轻者从证，十惟一二；重者从脉，十常八九，此脉之关系非浅也。虽曰脉有真假，而实由人见之不真耳。脉亦何从假哉！

【正义】景岳夙以温补为主，故立论偏重于假实二字，然外感内伤各证，有实无虚者，亦甚多，是当随证细辨，未可执一虚字以概其余也。

郭元峰《脉如》：医不明脉理，固无以治病，而不明真假疑似之脉，亦不能审脉之真，其何以能别病情之虚实吉凶。东垣言脉，已谓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此处一差，死生反掌。治医之难，此其一也。

第十四节 脉有变迁

《素问·八正神明论》：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

【音注】凝泣读为凝涩。泣之为涩，似以音近通假。唯周秦两汉诸书，通假最多，而以泣为涩，未有此例，独《素问》则不只一见。六节藏象论凝于脉者为泣，调经论寒则泣不能流，及八正神明此节，泣字皆当读为涩滞不利之涩，毫无可疑，似乎别开通假之一例。寿颐窃疑此即涩字断烂残缺之文。盖涩字汉隶亦书作造（见《石门颂》），若涩字模糊残缺，则传抄者，遂书写泣，是亦帝虎鲁鱼之恒例矣。无刺无泻无补无治，四无字皆读为毋，禁止之也。天温无疑一句，殊不可解，此盖有讹，当从阙疑。（写今字作“泻”）

【正义】此经言血液之流利凝涩，恒随天气之寒温为转移，而肌肉血气，且随月轮为消长也。虽人之体质，虚实寒热，万有不齐，断不必拘泥二气五行，以相束缚。然人之有生，本与天地之气化，相为鼓荡，则月魄盈虚，而气血与为消长，亦理之所必然，而血液之周流，更不能不随气候之温凉而递嬗矣。《素问》此节，本是专论血气，初不为脉象而设，要之气血既有变迁，则脉象应指，亦必随之。经所谓四时六气，各有当旺之脉，本即此理，而于暴暖暴寒之时，尤必识得此旨，勿以今昨之不同，而误认作病情之陡变也。寿颐按：月廓有时而盈虚，

凡病人之脉,似不随月轮而与为变动,此非脉形之不依月魄为盈虚也。盖月之晦朔^{〔1〕},其来以渐,不比暴热骤寒之变于俄顷,而脉象纵有变迁,亦必无猝然盛衰之态。而病情之消长,则多有视月影为推移者。常见虚损之候,必加重于晦朔,而较轻于中旬。又凡轻浅之病,至上旬而多自愈,若至月生而病加,月满而不减,月虚而益甚者,类多不起。盖二气流行,人自应之,因事理之大有可信者。此非痴人说梦,迷信阴阳者,所可同日而语也。

《素问·经脉别论》: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曰:凡人之惊恐悲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为病也。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夏秋冬,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夺即后世脱失之“脱”字)

【正义】此言人有劳动,而脉必为之变也。虽只言喘与汗,而不及脉,然脉象之必有变动可知。喘之于汗,出于脏腑,盖震动其脏腑之气,因而为喘为汗,非必汗之自脏腑溢出也。病皆起于过用一语,道破百病之隐,善养生者,起居有常,不妄有劳,意在斯乎。

景岳《脉神》:脉有常变,如其素大素小,素阴素阳,此则禀赋得之于先天,自成其一局者,常也。若病变之脉,有倏缓倏疾,乍进乍退者,此其病气之骤至,脉随病气而变化也。凡诊脉者,必先识平脉,而后可以察病脉。亦必先识其人之常脉,而后可以察其人之变脉。于常脉之中,可识其人之器局^{〔2〕}寿夭;于变脉之中,可识其人之疾病凶吉。此诊家之大要也。

王汉皋《医存》:有是病必有是脉,言病证之常也。乃有昨日脉浮,今日脉沉,上午脉缓,下午脉数,早则脉细,晚则脉洪,或小病而见危脉,或大病而见平脉,或本无病,而今脉竟大异于昔脉,变态不常,颇难尽述,然既有变态,必有变故,惟在用心推究其源流,详询其事实,而核对前后所得之脉证,则其变化之由来,及新近之病证,皆可晓然。苟不详辨其源委,而但据一时之脉证,鲜不误矣。

又:气血之行,等于天度,数为实热,迟为虚寒,病固然也。若饮食之五味五臭,伤于偏嗜,则脏腑阴阳之气,为其所扰,而脉度流行,亦为之变。故多食甘香,则扰脾胃之土气;多食醴酸,则扰肝胆之木气;多食焦苦,则扰心小肠之火气;多食咸腐,则扰肾膀胱之水气;多食辛辣,则扰肺大肠之金气。味入脏腑,其气薰溢,脉道流行,必失常度,皆饮食不节之咎也。然此特一时之震动,非病脉本色,比其过时,则不复然矣。若诊者适逢其时,不知其故,认为病象,其误不小。

沈朗仲《病机汇编》:久病调理之后,六脉俱和,偶尔一日诊得或数或细,或虚或弱,或变动异常,当询问起居之故,或因于劳力恼怒,或因于久坐失眠,或因风寒新感,各随其所感而治之。

【正义】病后元虚,虽已调治得宜,渐就康复,但正气未充,阴阳二气俱弱,全赖病人自知保摄。若偶然举动不慎,变幻最多,而房室饮食酒肉,尤足为患,正不仅沈氏所举三端。有诸内必形诸外,脉象未有不陡变者,医者非细问而得其情,何所措乎。

董西园曰:脉因动静而变,此其常也,故安卧远行,脉形必异,无足怪者。若其顷刻之动

〔1〕 晦朔 月初一日谓之朔,月末一日谓之晦。

〔2〕 器局 才识及度量。《晋书·何充传》:“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此又有体质性格之意。

静,不必远行劳力,即转身起坐,或行动数步,其脉必变数疾,安坐片时,随即平静,甚至一言一笑,无不变更,此则非五尸^{〔1〕}祟气之相干,即真元内脱之明证。惟其真气无主,脏气不治,而后经脉之气,失其根本,无所依倚,而一动一静,瞬息变迁也。

【正义】此言脉象之最善变者,则因于真元欲脱,大气无主,所以小小举动,脉象已为改变,此乃无根之脉证,已属不可救药。若根蒂未漓者,亦必无是候也。至谓五尸祟气相干,则立说似有未妥。盖阴阳二气,本属对峙,神鬼一说,原不可谓为必无,然果其有之,亦此疆彼界,杳不相接,鬼之与人不能交际,亦犹人之不能与鬼接谈也,则病自病耳,何至竟有鬼祟之能为人害。而古今医书,非独有尸注祟祸之病,且以忽大忽小,乍数乍疏之脉,定为祟脉,久已悬之国门,谁敢以为不是,要之亦是真元脱离,中无所主,以致脉形倏忽,竟无一定真象,是固必死之候,不能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者。而前贤知此种脉象之必不可救,然不能推究其所以然之故,无以名之,遂恍兮惚兮,以毫无证据之鬼祟为名,继而互相传述,一若圣经贤传之久经定论者,斯亦吾国医界中一则无稽之谈也,敢以质之明眼通人,其以鄙言为然耶否耶。周澄之曰:脉之忽变,若因于元气之存亡,则形神亦必与之俱变。亦有中气虚乏之人,一遇小有劳逸,及饥饱寒暖,脉形亦即变动,然不过脉象之迟数强弱有异,而其精神气色,举动作为,因亦无以异也。

陆定圃《冷庐医话》:鬼祟之脉,忽大忽小,忽数忽迟,虫病之脉,乍大乍小,盖皆无一定之形也。至若气郁痰壅之症,每因脉道不利,迟数不调,最宜审察,虚人之脉,亦有至数不齐者。汪石山医案,一人患泄精,脉或浮濡而驶,或沉弱而缓,汪曰:脉之不常,虚之故也,用人参为君,加至五钱而病愈。

【正义】虫病忽动忽静,当其动也,其脉乃大而数,及其安静则脉亦静,然见症必与虚症不同。

周澄之《脉义》:有是病即有是脉,脉在已病之后而见也。亦有病证未形,血气先动,则脉在病先,诊脉而可以预知将来必患某^{〔2〕}病,此则亦以已往之脉证,互相参合,而据理以定之也。然犹一脉主一病,病虽未形,而脉象已定,故可据脉以决病之将至。更有脉象未定,诊得今日之脉,而可以预决其明日之必变何脉,因而今日亦可预决明日之必变何证。此中机括,虽曰渊微,然其理有可得而言者。如今日脉沉,而来势盛,去势衰,可知其脉之将由沉而出于浮矣,浮者即其病机之外出也。如今日脉浮,而来势衰,去势盛,可知其脉之将由浮而入于沉矣,沉者即病机之内入也。如迟而有力,知将变数,数而少神,知将变迟。明乎此者,则脉之与病,有顺有逆,而可以预为防维,预知趋避矣。然仍不离乎阴阳五行升降生克之大旨。

又《诊家直诀》:虚损久病,脉象早晚不一,时数时迟,时大时小,甚至一起一坐,亦有改变,此由元气不能自主。易思兰曰:久病气虚,早晚脉同,虽危可疗。韩飞霞曰:重大之病,一日三脉,多变难治。《脉经》曰:左手寸口,乍大乍小,朝来浮大,暮夜沉伏,往来无常,榆叶枯落而死。慎柔曰:劳瘵脉,酉戌时洪盛,寅卯时细弱者,阳气虚陷也。忌用苦寒,当助其清阳,此皆虚劳鬼注之类。此外则更见有两种,一则妇人初孕,一二月内,脉来忽大忽小,忽如病危,忽如无病,其证亦时而逼急欲死,时而舒泰如常

〔1〕 五尸 蜚尸、遁尸、寒尸、丧尸、尸注也。

〔2〕 某 原作“其”,据建德周学海家刻原本影印本《脉义简摩》及《脉理学讲义》改。

也；一则血虚内燥^{〔1〕}之体，火灼于内，湿闭于外，阴阳升降，失其常度，腠理不司疏泄，心常懊恼，身常瘾疹，上下往来，游移无定，其脉或寸大尺小，或尺大寸小，或左右强弱，长短浮沉，逐日变易，连日诊之，无一定状。凡遇此脉，即宜细心审神察证，或是燥火内燔，或是尸气内伏。一当养阴宣阳，一当理气杀虫也。大抵脉象无定，在重病，为阴阳之气不相接续；在轻病，为血气之不和。

【正义】周氏所称二种忽大忽小之脉，在妊妇必其人阴血素弱，胎元初结，则气血归重于下元，而全体营卫之气，流行俱滞，故脉亦为之改常。此但当轻药调和，以复其流动之常度，则其脉即复，亦非重大病证。若其所谓血虚内燥一种，则所述见证，纯属湿气弥漫，壅于经络，塞于腠理，以致脉道运行，濡滞不振，抑扬往复，进退靡常之候，谓为挟热，尚多有之，谓为内燥，似非真理，是当宣泄肌表之湿邪，疏通脉络之隧道，则气血自调，脉形自正，亦是夏秋间湿温病中恒有之象，夫岂危殆之候？“血虚内燥”四字，实非此证应有之义，甚至谓其尸气内伏，则亦承董西园五尸祟气之误矣。要之习医谈医，侃侃然畅论病机医理可耳，乃不征于人而征于鬼，终是道高一丈，魔高十丈，不悟己之识力未到，不能勘透此中癥结，徒以杳渺无凭之事，欺人而借以揜^{〔2〕}己之陋，苟有明眼之人闻之，能不嗤之以鼻。

第十五节 诊脉宜久候

石顽《三昧》：客邪暴病，其脉必浮。若虚羸久病，当以沉分有根为本，如下指浮大，按久索然者，正气大虚之象，无问暴病久病，虽有灼热烦扰见证，皆正衰不能自主，虚阳发露于外也；下指柔软，久按搏指者，里病表和之象，非脏气受伤，必坚积内伏，不可以为脉沉而误作虚寒也；下指微弦，按久和缓者，久病向安之象，气血虽虚，而脏气未败也。然亦有证变多端，而脉渐小弱，指下微而和，似有可愈之机者，此元气与病气俱脱，反无病象可征，乃脉不应病之候，非小则病退可比。大率病者之脉，初下指虽见乏力，或弦细不和，按至十余至，渐和者，必能收功；若下指似和，按久则微而涩，不能应指，或渐觉弦硬者，必难取效。设病虽缠绵，而饮食渐进，便溺自调，又为胃气渐复之兆，经曰：安谷者昌。浆粥入胃，则虚者活。此其候也。

周澄之《脉义》：又有按久而医者指力渐倦，或下指无神，或指端渐失其觉力，反以为其脉之应指无力者，凡遇此象，即须振作精神，鼓动兴会，以审度之，乃得真象。如真不若初诊之有神，即为阳衰气竭之候，尤须久候以参考之，恐是《伤寒论》所谓渐渐小，更来渐渐大之厥脉，则误下而阳邪将内陷，内不受邪，而交争之象也。

第十六节 久病脉象

《素问·脉要精微论》：有故病，五脏发动，因伤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曰：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夺今字作“脱”）

〔1〕 内燥 原作“燥内”，据《脉理学讲义》改。

〔2〕 揜(yǎn 掩) 通“掩”。

《甲乙·四卷·经脉篇》：脉之浮沉，及人迎与气口气，大小齐等者，其病难已。

【备考】《灵枢·四十九·五色篇》及七十四论疾诊尺篇皆本此。

【正义】脉之浮沉，与人迎气口大小齐等，似是平和之象，而乃谓其病难已者，盖以久病言之，其人之气血脏腑，无一不病，故脉象反无偏盛偏衰之处，病非一端，难治可知。《脉经》亦言人病其寸口之脉，与人迎之脉，大小及浮沉等者，病难已，盖即本之于《甲乙》者也。

郭元峰《脉如》：《素问·平人氣象》曰：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滑浮而疾，谓新病。故凡暴病，脉洪浮数实者顺，久病脉微缓软弱者顺，反此为逆，久病忌数脉。外感之脉多有余，忌见阴脉；内伤之脉多不足，忌见阳脉。

【正义】久病不已气血皆伤，故经谓脉当小弱以涩。元峰谓暴病以脉之洪浮数实为顺，以其气体坚实也；久病以脉之微缓软弱为顺，以其气血亏也。若病久脉数，正以元气内虚使然。所谓脉数为虚，此与外感暴病发热之脉数，其理绝不相同，是以坚实弦数，恐为刚劲无胃之真脏脉，细数无神，又为真阴垂竭之败证矣。

周澄之《脉义》：慎柔和尚曰：凡久病人，脉大小洪细，浮沉弦滑，或寸浮尺沉，或寸沉尺浮，但有病脉，反属可治。如久病浮中沉俱和缓体倦者，必死。又谓久病脉反有神，法在不治，如残灯之焰，乍明即灭矣。按《慎柔五书》于虚劳脉证，言之最详，惟治法偏于温平补腻，而未明先后施治之次序，为可惜耳。又久病之脉，滑疾如电掣不直手，按之即空而无根，此元气将脱之兆也，新病见此，亦不可轻于用药，《中藏经》以滑为虚，即此意也。

【正义】此所谓但有病脉，反属可治，和缓体倦，断其必死，即以无神无根故耳。唯慎柔竟用“和缓”二字，不无语病。盖必息缓不前，毫无精彩，决非胃气平脉，欣欣向荣之意。质而言之，即是元气脱离，涣散不收之态，定为不治之候，此条可与《甲乙》大小齐等一节互参。

第十七节 老人脉象

《脉经》：老人脉微，阳羸阴强者生，脉^{〔1〕}大加急者死。阴弱阳强，脉至而代，奇月^{〔2〕}而死。

【考证】加急，《脉经》有校语云一作“如急”。寿颐按：以文意言之，当作“加急”。

【正义】此言老人气血既衰，其脉微弱者，宜也。然必阳分弱而阴分较强，则真液未耗，根本犹荣，若反大且急，是为孤阳外浮，其中已竭，亦犹枯木自焚，顷刻烬矣。又谓阳强脉代，即是^{〔3〕}大加急之理。《千金翼》亦言老人脉欲微，阳羸于阴者，平也。所以老人阴津，尤为可宝，而世偏有喜用温补一流，专以刚燥之剂，助此残灯之焰，岂杀之惟恐其不速耶？惟李士材尝谓老人代脉不死，则又是一理，以其气血本是不充，则脉管中血液流行，必有息缓不前之势，故脉搏容有偶歇者。寿颐虽未亲见此脉，但闻浦东^{〔3〕}高桥镇某老翁，年逾七十，脉代已二年，偶以微感，为某庸医误表而亡，则是实事，已见拙编《医案平议·误表篇》。

李士材《诊家正眼》：老弱之人，脉宜缓弱，过旺者病也；少壮之人，脉宜充实，过弱者病

〔1〕 焮(biāo) 同“焮”。《说文通训定声》：“焮，为焮之误字”。迅疾之意。

〔2〕 奇月 朱锡谷原刊清咸丰张柯重刊《脉经真本》作“寄者”。影宋本《千金方》作“期月”。

〔3〕 东 原下衍一“镇”字，据《脉理学讲义》删。

也。然老人脉旺而不燥，此禀之厚，亦寿之征；若其躁疾，有表无里，则孤阳外脱，天年近矣。壮年脉细而和缓，三部同等，则禀之静，涵养深也；若细而劲直，前后不等，其何能久。

周澄之《脉义》：李氏所谓有表无里，是来盛去衰，阴不能吸也。尝屡诊期颐之脉，皆弦强滑实，而步履饮啖，犹胜常人，此其禀赋然也。若素小而忽大，以及弦长呆硬，或来盛去衰者凶。若中年夭折之脉，必应指无力无神，其萧瑟气象，已可于指下得之。寿颐按：周氏谓期颐之脉，弦长滑实，说得太嫌刚劲，此笔下之失检处。须知赋禀素厚，脉必凝固，此理之常，若谓弦强且实，岂非《脉经》之所谓阴弱阳强也耶？

王汉皋《医存》：呼吸速，则脉至多；呼吸缓，则脉至少。小儿气盛身短，络脉近，呼吸又速，故脉至常数；老耄元气已衰，而络脉之运行，又恒迟滞，故呼吸不匀，六脉多结。凡人六旬以后，六脉弦实而不数，其人又素来勤俭能食，亦是平脉。偶感外邪，如法施治，勿疑其太盛也。老人虚人，久病产后，最忌脉忽强盛，恐为汗出上脱。又忌便溏作泻，恐其下脱。又忌中宫嘈杂，中土欲败，而大气不司旋运也。

第十八节 问 证

问证乃四诊中之最切实者，盖辨脉论证，仅据目前之现状耳，而病情之如何情形，如何转变，医非神仙，而谓吾悉于脉理中识之，宁独事之所必无，抑亦理之所不有。凡自谓能凭脉以辨证者，皆自欺欺人之尤耳。但问证之法，亦当审择其关系之处，叩其因果，自可举一反三，迎刃而解。若泛泛然毛举细故，反覆重迭，且以令人生厌，而又无所折衷，则亦何贵有此牙牙学语为耶！景岳立有专条，至张心在改订之有十问之目，既可以得其要略，而泛览前贤著述，时有东鳞西爪，堪为旁证之资者，爰采数则，以备临床准则。

《素问·三部九候论》：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

【正义】此经言问证之一端也。始病者，受病之远因；方病者，今病之现状。盖当时之病势，或可据脉象以得之，而从前种种源由，渐渐变态，决不能据今日之脉证，而想像于万一，读经文著一“必”字，谆谆告诫，何道郑重，何以今之时流，偏谓吾精脉理，竟有不许病家自述证情者。岂今人学识，果能超轶远古耶？亦徒见其大言欺人耳。

《素问·微四失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

【正义】此言不问病因，而猝然持其寸口之脉，必无中病之理，充极其量，亦只能妄言其病名耳。古人明言不问之弊，必至于此，可谓透彻，奈何今颇有大名鼎鼎者，偏以不问为高，自矜名手，是真所谓古今人之不相及者矣。

汪石山：《脉经》云：浮为风，为虚，为呕，为胀满等类，所主不一，甚至有数十病。假使诊得浮脉，将断其为何病，苟不兼之以望闻症，而欲确知其何病，岂不戛戛乎难之？古人以切脉居望闻问之后，则是望闻问之间，已得其病情，不过再诊其脉，看病之应与不应。病与脉应，吉而易治，脉与病反，凶而难医，以证参病，其理如此，何尝以诊脉知病为贵哉！《脉经》一书，拳拳示人以诊法，而开卷即言观形察色，彼此参伍，以决死生，可见望闻问切四字，不可缺一。

李士材《诊家正眼》：古之神圣，以望闻问切四字，互相参考，审察病情。近世医者，既自

谓长于诊脉，而病家亦欲试医，遂绝口不言，伸手就诊，而医者即强为揣摩，揣而偶合，则信为神手；揣而不合，则嗤为无能，此经所谓妄言作名，为粗所穷者，如是而望其拯危起殆，何异欲其入而闭之门耶？王海藏云：病人拱默，惟令切脉，试其知否，夫热则脉数，寒则脉迟，实则有力，虚则无力，可以脉知也。若得病之由，及所伤之物，岂能以脉知哉！故医者不可不问其由，病者不可不说其故。苏子瞻云：我有病状，必尽告医者，使其胸中晓然，然后诊脉，则疑似不能惑也，我求愈疾而已，岂以窘医为事哉！二公之言，可以发愚蒙之聋聩矣。

【正义】热者脉数，寒者脉迟，实者有力，虚者无力，言其常也。若言其变，则热深者厥亦深，脉不必数；寒甚者阳外格，脉不必迟；大实者脉道不利，不能有力；大虚者真脏脉见，且必搏指。即以迟数虚实四脉言之，极浅极显，极其易知，犹有如是之大相矛盾者，况无论何病，二十八种脉象，何时不可独见，何时不可兼见，而可曰切其脉，即知其病，岂非邪说淫辞，欺人伎俩。是以问症精明，虽是学识未到，亦有门径可寻，必不南辕北辙，问症模糊，纵然才智过人，不过师心自用，终是妄弄聪明。

又：凡诊病必先问得病之日，受病之因，及饮食胃气如何？大小便如何？曾服何药？日间如何？夜寐如何？胸膈有无胀闷？若问之不答，必耳聋，须询其左右，平素如何？如病久，或汗下过伤，亦皆致聋。心腹胀痛，须问新久。

钱彦驥《脉法须知》：《问法要略》云：问得病何日？受病何从？饮食便利，情怀劳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药？日夜起居，寤寐何若？有无痰嗽呕噎胀闷，汗渴烦悸，头目耳鼻？口舌咽喉，有无变象？胸胁背脊腰腹，有无胀疼？寒热喜恶何如？所嗜何味何物？或纵酒，或长斋，或伤房室，或病泄滑。问妇女月水，有孕果动否？

【正义】钱氏此书，今尚未见，此见桐乡陆定圃进士《冷庐医话》中，陆称钱氏秀水居士，名经纶，居王江泾，康熙时人，著《脉法须知》三卷，咸丰中同里计二田上舍为钹板以行云云。今按此节，本于李氏《诊家正眼》，全文大略相同，惟增加妇女有孕果动否一句，且据医话原文亦殊未条达，兹为润色而录之。

陆定圃《冷庐医话》：寇宗奭云：凡看妇人病，入门先问经期。张子和云：凡看妇病，当先问娠。又云：凡治妇病，不可轻用破气行血之药，恐有娠在疑似间也。彭用光云：凡看产后病，须问恶露多少有无，此妇科要诀也。

【正义】妇人有病，必问经期，多少先后，是否愆期，色泽正否，或浅或紫黑，或如污水，有瘀块否，而虚实寒热，有身无身，可得大略。子和所言，正以自己生平，专尚攻破，不得不为此说，希冀末减罪孽。要知“不可轻用”四字，尚是模棱之见，有识者不如此也。产后恶露多少，亦不可遽以为虚实之辨，有恶露已多，而尚有瘀停者，亦有恶露不多，而无瘀不可误攻者，皆当于脉证辨之，但不可不问，以为参考之资耳。

又：《伤寒论》六经提纲，大半是凭乎问者。至如少阳病口苦咽干目眩，及小柴胡汤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证，则皆因问而知。此孙真人所以未诊先问也。

【正义】《伤寒论》为辨证最古之书，而所载见证，大半非问不知，断不是临时诊脉，即可以辨其源委者。然非陆氏说明，大率约略读过，彼此不悟，此读书之得间者也。推之一切医籍，辨别证情，亦何莫不然，于此知“问”之一字，真是最有关系。

张心在《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观服药参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新产须知瘀

有无,应攻应补随宜转。(寿颐按:第五一联,今所新改。)

【正义】此诗见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诗中各条所赅甚广,修园注语,犹嫌率略,今试衍之;寒热者,辨其病之属寒属热也,寒病热病各证,亦必问明而始可识,正不独畏寒发热,须辨明风寒暑湿,外感内伤也;有汗无汗,于外感可以识太阳阳明之分途,亦可辨感邪之深浅,于杂病可以卜阴阳之衰旺,津液之荣枯;头之痛否,眩否,身之痛否,重否,皆有外感,有内伤;二便之通塞多少,饮食之喜恶多少,皆与病机有密切之关系,而虚实寒热,即从此分;胸膈之支撑胀痛否泰,大有轻重之判,聋有邪实,有正虚,渴有喜饮,有不喜饮,种种变迁,殊难枚举;问旧病则知其从前之体质何如,问新因则知其近今之感触何在;再问前作所服何药,服药后之应验若何,此中玄机,皆吾参考必须之资料也;若妇女经期,产后瘀露,尤为不能不问之要务,苟不问明,无论何病,必不能用一方药,而俗医亦有漏而不问者,更为何怪;小儿各证,亦必细问,原与大人病,同一原理,不必另立一条,而旧本止言天花麻疹,则当以见证论治,不待问而始知,故易之。

第十九节 望 色

望色固亦诊察之要务,然所谓五色者,不过隐隐然流露于肌肤之表,非如优伶演剧,粉墨登场,若者朱红,若者漆黑,显而可指,确而有凭,故所辨者,在乎神而不在于形,苟非阅历功深经验有素,而泛泛然侈谈色相,鲜不穿凿附会,惟意所指,可决其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必多。《素问》所言五色,精义不少,皆以神言,不以形言,然有时未免拘牵比附,晦不可通。至《甲乙经》五色一篇(《灵枢·五色篇》本此),亦有醇有疵,未可尽信。而《甲乙》之阴阳二十五人一篇(《灵》亦本此),则纯是架空,不可为训矣。《难经》、《脉经》、《千金》以降,间有精义,亦可以备参考,兹为之汇集一处,引而申之,以见古人辨色之大法。果能神而明之,会而通之,是即越人所谓饮上池之水^{〔1〕},当亦可以洞垣一方矣。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2〕}分。

【正义】此经言察色按脉之大要也。阴阳以脉言,清浊以色言,然言之不详,无可参证。

《素问·移精变^{〔3〕}气论》色脉者,上帝之所贵,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

【正义】此经言色与脉之宜并重也。僦贷季,人名。详其文义,纯是泛辞,无甚精警,且字句间亦甚卑陋,此必非周秦以前文字,盖后人附会为之,姑录之以存涯略。“色以应日,脉以应月”两句,只是空话,殊不知其意之何指。王注谓占候之期准,而不能说明其理,亦是强作解事。张隐庵谓色为阳,脉为阴,日月者,天地阴阳之精,故以色应日,脉应月云云,又属穿凿附会。实则经文此段本无义理,所以不能为之作注,存而不论可也。

〔1〕 饮上池之水 语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谓扁鹊得长桑君赠物,饮以上池之水,而后可以视见垣一方人。上池之水,指未经沾地之露水。

〔2〕 部 原作“都”,据《黄帝内经素问》改。

〔3〕 变 原作“受”,据《黄帝内经素问》改。

《素问·五脏生成^{〔1〕}篇》：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

【正义】五色之见，虽各有主，然五色之所以现于外者，无非随血液之盛衰而相与推移，心则为发血回血之大机关，故脉为心之合，而色为心之荣。所谓荣者，即言其发荣于外也。下文有五脏所生之外荣一句可证。

又：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炆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

【正义】此言五色之见，欲其润泽，不欲其枯槁，盖即此以见其人气血津液之荣枯，而生死自然可决。兹从二玄，黑也，秽浊之色也。《左传》：何故使吾水兹。污浊之义，显而易见，此言草兹，则草之陈腐而黑黯者矣。枳实之黄，亦色之晦滞而黝暗者。炆，《说文》曰：灰炆煤也。此即吾吴俗谚之所谓灰尘，其晦黯可知。衄是瘀恶凝聚之血。枯骨之白，呆滞不洁。无一非形容其污秽垢，人色若是，气象何如，宜乎一望而知为将死之征。若夫翠鸟之羽，雄鸡之冠，乌鸦之羽，蟹腹中之黄，豕脂膏之白，则皆精华焕发，气象光昌，宜乎春意盎然，生机洋溢矣。

【考证】草兹之兹，今本皆作“兹”，按《说文》：兹，草木多益也，从草丝省声。音子之反。引申之转为干草制成之席。《尔雅·释器》：蓐谓之兹。注：兹者，蓐席也。兹，《说文》：黑也，从二玄。是会意字。朱骏声《说文通训》曰：玄亦声。许引《春秋传》何故使吾水兹。今本《左氏·哀八年》皆作“兹”。惟旧本陆德明《释文》尚作“兹”，见阮文达校勘记。其音读则陆氏《释文》音玄，《广韵》、《集韵》胡滑切中，皆有此字。盖兹、兹二字，真书近似，实则形义音三者皆异，只以兹字习见，兹字少见，遂致汉唐以后，多混为子之切之一音。《玉篇》及徐鼎臣之《说文音切》，徐楚金之《说文韵谱》，皆以黑色之兹字，读如草丝省声之兹。小字名家，犹有此误，复何论其他。是以《康熙字典》玄部兹字，亦先列子之切一音，且谓兹、兹二字音同义别，则即踵《玉篇》二徐之误。试问字从二玄，何以有从丝省声之音读，六书之学，宁有是例？朱氏骏声为许叔重补出“玄亦声”三字，最为精当不易，且《左·哀八年传》释文音玄，字典亦尝引之，此是唐人旧读，必有所受之，二徐之误，必不可从。《素问》此字，王注：兹，滋也，言如草初生之青色也。启玄不识兹字，本无足怪，然谓如草初生，已非兹字草木多益之正解。杜撰训诂，必不足据。然果是草初生之青色，则芊芊^{〔2〕}绵绵，柔嫩润泽，昔人所谓草色如油者，正是生意盎然，葱茏可爱，何以《素问》反以为将死之色，静以自思，宁非大谬？马玄台注：读兹为滋，解作草之滋汁。真是启玄之绩，五十步与百步，可与王氏声应气求。张隐庵注则曰：兹，蓐席也。兹草者，死草之色，青而带白也。虽用《尔雅》训诂，然亦自知蓐以干草为之，必无青色，乃不得不以死草之色，青而带白，为之申明一句，是以古人之书，惟吾所欲，随意谈谈，可谓得心应手之能事，其亦知训诂体裁，无此法度否耶。寿颐则谓是字明是从二玄之兹，凡从玄之字，皆有黑义，草色而兹，则青而兼黑，晦黯陈腐，滞而不泽，所以为将死之联兆。脉要精微论又谓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正以蓝是染色，即今之靛，深青黑黯，望之如墨，全无神采，与此节草兹同义，正可借作旁证。又《史记·仓公传》：齐丞相舍人奴病，望之杀然黄（杀去声），察之如死青之兹。今本《史记》，虽已多误为兹，而毛子晋

〔1〕 成 原作“存”，据《黄帝内经素问》改。

〔2〕 芊芊(qiān qiān 千千) 草木茂盛貌。《列子·力命》：“美哉国乎，郁郁芊芊。”

汲古阁刊《史记集解》本，正作兹字（同治时金陵书局重刊毛本亦然），又一确证，非寿颐之敢好奇而妄为异说也。

又：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枯楼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

【正义】此言五脏所生之华色，必血液充于内，而后五色隐隐流露于外，方是脏气发荣之正色，盖以无病时言之，非五脏有病而外现之色相也。《禹贡》：厥篚立纤缟。传曰：缟，白缁。《小尔雅·广诘》：缟，素也。又《广服》：缁之精者曰缟。《后汉书·顺帝纪》注：缟，皓也，缁之精白者曰缟。朱者，赤色；红者，白与赤相间之色；绀者，深青扬赤色；枯楼实者，黄赤色；紫者，黑与赤相间之色。此五行之色而俱兼赤者，盖惟兼有赤意，方为荣血之正色。凡五脏之本色必兼有荣血之赤而发现于外，庶是脏真之外荣。若不兼含赤色，则荣气不足，而脏气独见，岂非偏胜偏病之候？然犹必如有缟帛裹之，庶几脏象本真，若隐若现，藏而不露，见得包涵食蓄，所蕴者深。否则脏气尽泄，底蕴毕宣，直透在表，必非平人氣象。此节言五脏外荣，形容摹绘，具有深心，断不可忽略读过，不悟古人精义，而注家咸未致意，略不一讲，等于买椟还珠^{〔1〕}，古人有知，亦当惋惜。惟张隐庵虽略言之，而又以缟裹认作气分，遂使显豁之文字，变为晦滞而不可晓，亦何贵有此点金成铁之注家耶。

又：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正义】此节言五色之主生死，但以面目言之，殊无义理可寻。王注谓黄者有胃气，故不死，无黄色，则无胃气，亦无深意。马玄台张隐庵注，则皆牵强，不如存而不论为佳。且首句更不可解，《甲乙经》此条无“之奇脉”三字，则视今本《素问》为长，可从也。

《素问·玉版论要》：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脱，不治。

【正义】此以色见之浅深，辨病之轻重，色浅者病亦浅，色深者病亦深，其理易知。汤液主治，言病本轻浅，汤饮已足疗之。齐即药剂之剂，《汉书·郊祀志》：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注：药之分齐。《史记·仓公传》药齐二字最多。《素问·汤液醪醴记》：必齐毒药攻其中。皆读为剂，其病已深，故服药必尽剂，犹后世所谓配药一料也。醪酒合药，可以久服，治久病宜之。但所谓十日二十一日百日，以示治疗难易之等差耳，必不可泥。夭，读为杳，言其晦滞无润泽。脱，《说文》：消肉癰也。言大肉消瘦而癰瘡，病色至此，其危可知。容色，宋校本作“客色”，言邪气来客之病色，于义为长。王注《素问》，误字不少，寿颐辑有《读素问校勘记》，言之颇^{〔2〕}详。

《素问·脉要精微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正义】此节言审察病人之瞳神，而合之色脉以决死生也。精明，王注谓即目内眦之精明穴，非是。马玄台引《孟子》“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为证，于理为允。且即以本节视万物，

〔1〕 买椟还珠 喻去取不当。语出《韩非子·外储左上》。

〔2〕 颇 原作“烦”，据《脉理学讲义》改。

别白黑,审短长言之,其指瞳神,固彰彰明矣。而启玄犹见不能及,此公目光,可谓短不及寸。

又: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1〕},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壁之泽,不欲如兰;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精微^{〔2〕}象见矣,其寿不久也。

【正义】此言五色之见,宜润泽,不宜晦黯,宜隐藏,不宜显露,与五脏生成篇同意。但是节专论五色,与瞳神无涉,疑首句“精明”二字,因上文而误衍。白裹朱之白字,当作“帛”,庶与本节罗裹雄黄,及五脏生成篇如以缟裹朱等句语气一贯,若曰白裹朱,则神采何如,且文义亦不可解,是必传写之误可知。鹅羽,《甲乙经》作“白壁之泽”。盐,《甲乙》作“堊”。地苍,《甲乙》作“炭”。盖是皇甫士安所改。细绎《甲乙》全书,凡引《素问》,颇与王注本字句不同,可知皇甫氏必有改窜,非古本《素问》,果皆如其所引。惟王注本“地苍”二字,殊不可解,不如士安为长。“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二语,盖言其人色泽透露,显而不藏,不能如帛裹罗裹之隐隐含蓄,则为脏真本色尽露于外,五脏精微,早已透泄,必非寿征。然此二句之上,未尝言其透露之象,必有脱佚,以文义读之,必不能与上文承接联贯者也。

《素问·玉机真藏论》: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

【正义】此言形气形色,宜相合而不宜相背也。如病属实热,则宜形强气盛;如病是虚寒,则宜形羸气少之类皆是。如形气与病,两不符合,则病多危殆,而察色之要,宜润泽不宜晦黯,亦与上文数条同一语意。

又三部九候论: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正义】此言五脏之气,既败于中,则五脏之色,发见于外,未有不深查而晦黯者,故色黯不泽,无论何色,均有死征。

又脉要精微论: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脉不夺,色夺者,久病也;脉与五色^{〔3〕}俱夺者,久病也;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

【正义】夺即今脱字。脉小而色不脱,则正气未漓,邪气未甚,故知新病。脉不脱而色已脱,则内虽未败,外已羸瘠,故知久病。然脉犹未败,此久病之可治者。若脉色两脱,则必久病中之难治者。反是以观,即可知脉色俱不脱者,又其新病之轻微者矣。

举痛论:五脏六腑,固皆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也。

【正义】五脏之部,当如下条刺热论,其理最确。余如《甲乙》、《灵枢·五色篇》所论种种,则语多空泛,不尽可征,姑不备录。

又刺热论: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

【正义】此所谓五脏之部位也。肝主左升,气行于左,故色应于左颊。肺主右降,气行于右,故色应于右颊。心位乎上,其应在上,故色见于上。《说文》曰:颜,眉目之间也。《小尔

〔1〕 朱 原作“来”,据《脉理学讲义》改。

〔2〕 微 原作“明”,据《黄帝内经素问》改。

〔3〕 五色 原本作“色色”,据《黄帝内经素问》改。

雅》：颜，额也。《方言·十》：颜，顙也。肾位乎下，其应在下，故色见于下。《说文》：颐，顙^{〔1〕}也。《方言·十》：颐，颌也。《易》颐，郑注：口车辅之名也。《释名·释形体》：颐，或曰辅车，或曰牙车，或曰颊车。寿颐按：两颧之下，口之两旁谓之颐，古文作臣，是象形字。安丘王筠氏《说文释例》，谓此字当横看，则口之两旁，其形如绘矣。脾为中土，其位在中，故色应于鼻，亦位乎中也。

《难经·十三难》：经言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胜之脉者，即死；得相生之脉者，病即自己。色之与脉，当参相应，为之奈何？然：五脏有五色，皆见于面，亦当于寸口尺内相应。假令色青，其脉当弦而急；色赤，其脉浮大而散；色黄，其脉中缓而大；色白，其脉浮涩而短；色黑，其脉沉濡而滑，此所谓五色之与脉，当参相应也。假令色青，其脉浮涩而短，若大而缓，为相胜；浮大而散，若小而滑，为相生也。

【正义】此言五脏之色，既见于外，必当有本脏应得之脉，互相符合，方为脉色之应。若见某脏之色，而反见剋贼之脉，则一脏气竭，必不能任，故有死征。若见相生之脉，则彼此各得其助，故病自己。若大而缓，若小而滑，二若字，作及字解。《汉书·高帝纪》：若一郡降者，封万户。注：若，及也。又见《后汉·陈忠传》注。又《史记·丞相传》：若百工。《集解》引晋灼曰：若，预及之辞。

又二十四难：手少阴气绝，面色黑如黛。

【正义】此心气绝而面见黑色，著寒水来乘之义。《甲乙经》、《脉经》亦曰足少阴病，面黑如炭。（《灵枢》作“如漆柴”）

《脉经》：肝绝，面青；肾绝，面为正黑。

【正义】此本脏气绝于内，而本脏之色发见于外也。

《甲乙经·五色篇》：赤色出于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少愈，必卒死。黑色出于颜，大如拇指，不病亦卒死矣。

【考异】颜，《甲乙》有校语曰：《太素》作“庭”，按今本《灵枢》作“庭”，《千金翼》则作“颜貌”。有注语曰：颜当两目下也，貌当两目上眉下也。

【正义】赤色独见于两颧，是残灯之浮焰，故有卒死之机。黑色独见于天庭，则气滞而血不上行，其卒死宜矣。

《伤寒论·平脉篇》：卫气衰，面色黄；荣气不足，面色青。

【正义】卫气是卫外之气，盖皮毛间阳气既衰，面少华采宜也。荣气乃血中之气，血气既馁，面色安得不青黯耶？

又：病人及健人，面色忽如马肝，望之如青，近之如黑，必卒死。

【正义】此晦黯尘墨之气，忽见于面，其死宜矣。

第二十节 闻 声

《素问·脉要精微论》：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

【正义】此即仲景书郑声、谵语二者之大别也。言微而终日复言，正气之惫，故曰夺气。

〔1〕 顙(hàn 憾) 同“颌”。下巴也。《说文》：“顙，颌也。”

夺者，失也。若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苟非邪热甚盛，气火上冲，脑神经失其常度，何致如此。仲景即用此意以定其名曰郑声，曰谵语，《伤寒论》序所谓撰用《素问》者如此。

仲景《伤寒论》：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

【正义】谵语是多言不厌，气盛声高，非实热之邪，何得有此；郑声为重迭复累，必轻微无神，故为虚证。谵字一作“谵”。《说文》詹字，训多言也，后人亦作“诌”，亦作“谵”。《说文》又有讫字，训诞也。《广雅·释言》：诌讫^{〔1〕}也。《东观汉记》：虽诌讫犹令人热。褚少孙补《史记·日者列传》：卜者多言诌严，以得人情。则假严作讫，此后世讫字之所由。严之与敢，得声同也。寿颐按：闻声之辨，以《素问》肝为怒，声为呼；心为喜，声为笑；脾为忧虑，声为歌；肺为悲，声为哭；肾为恐，声为呻之说，最为确切可信。此外则古籍所载，虽碎金零简，所在多有，然泛言其理，亦未必信而有征，汇而集之，且恐杂无纪，姑为约举数言；则气衰言微，多属正虚；气粗言厉，皆是邪实；语无伦次，先后不相呼应，则神志已乱；妄言呖言，骂詈不避亲疏，则为热痰蒙蔽；呼吸气粗，必挟邪热；鼻塞声重，必挟外寒；欲咳而声不扬，肺气必窒；微咳而声不达，中气必衰；鼾^{〔2〕}睡声高，皆有痰浊；喉间曳锯，证候必危；暴病音瘖，肺金窒塞；久病音瘖，肺气消亡；暴病呃逆，肺胃火炽；久病呃逆，胃气沦胥；凡病中声音言语，不改其常度者吉；病中情性忽变，笑貌音容，迥异曩昔，其病必凶。

〔1〕 讫 原脱，据《脉理学讲义》补。

〔2〕 鼾(qiào 窍) 仰鼻也。与“鼾”同。

第三卷

第三章 诸脉形象

第一节 绪 言

诸脉形象,古书有二十八种之别,疑似颇多,辨析正非易易。遍考旧籍,言之颇繁,其果能摹绘形神,曲尽难言之隐者,则学者务必读之极熟,思之极精,渐以悟彻渊源^{〔1〕},自能于指下显分区别。第苦其散见诸家著述之中,苟非袁集成编,恐初学能自得师,殊非易事。况诸家成作,亦多有沿讹袭谬之处,叔和《脉经》,已难尽信,何论其他。若不为之辨别瑕瑜,折衷至当,恐未免人云^{〔2〕}亦云,仍无真实见解,必不足为指南之针。爰就见闻所及,择其亲切有味,确实不疑者,分条辑录,间亦以意见所及,疏通而证明之,必求其透彻渊源,洞解荦结,一洗浮光掠影之弊,凡于疑是非^{〔3〕}之论,则一律删除净尽,不敢模糊隐约,貽误来兹。若夫古人偶尔失检之处,本可节去不录,免滋纠结,然颇有以误传讹,反为世俗所祖述者,则仍辑录之,而僭以己意纠正之。盖欲为后生示之正晷^{〔4〕},非妄议前哲之瑕疵也。是是非非,至理无难共喻,试为揭破此中意味。好学之士,当可深思而得之,是谓聚精存液,集腋成裘^{〔5〕}之用,较诸自寻门径,披沙拣金者,殆可有事半功倍之效乎?明达之彦,幸勿与抄书胥作一例观也。

第二节 脉浮形象

《难经·十八难》:浮者,肉上行也。

【正义】浮脉下指即得。谓之肉上行者,盖言其在皮肤之间,肌肉之上也。

《脉经》: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旧校云:浮于手下。)

【考证】《脉经》本无注文,今本有双行细字,皆校语也。考宋仁宗时,林亿等奉敕校定古医经方书,《脉经》亦其校正之一,后人刻本,皆从之出,似其校语当即林等之旧。然南宋嘉定己巳,候官陈氏孔硕,刻之于广西,元泰定丁卯,柳氏斌、谢氏缙翁又刻之于豫章,今本校语中有一曰某某,一作某某,及疑有阙误等句,按其语气,与林亿等校正《素问》体例不同,

〔1〕 源 原作“彻”,据《脉理学讲义》改。

〔2〕 云 原脱,据《脉理学讲义》补。

〔3〕 疑是非 《脉理学讲义》作“疑似”,义长。

〔4〕 晷(guǐ 鬼) 日规。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晋书·鲁胜传·正天论》:“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

〔5〕 集腋成裘 成语,即集腋成裘。喻积少而成多,合众力以成一事。语本《慎子·内篇》:“庙廊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似出于陈刻及柳谢诸本，然据陈氏重刻序文，只有略改误字之说，而柳序亦谓卷帙篇第，悉用陈氏广西之旧，不敢辄加增损，谢序亦谓颇有疑字，不敢辄改，辨而正之，姑俟后贤。是陈刻有改字，而无校语，柳谢本并无改字，亦无校语。至明万历三年，晋安袁氏表又重刻之，则谓古本漫漶^{〔1〕}，了不可识，为之订繁乱，删重复，正脱误，以所旧闻，间为补注，盖至是而《脉经》一书，乃大非林等校正之旧，而并非宋元刻本所可同日语矣。道光癸卯，吾嘉黄氏子仁又重刻之，则据元之泰定本及明赵氏居敬堂本、袁氏校本三种。其跋语亦谓注中一作某字，及疑有阙误等，不尽林氏宋校原文。袁氏明谓以所旧闻，间为补注，而未有标识，乃据泰定本、居敬本所有之校语，既非林亿等之旧，又非袁氏所增入，果出何人手笔，盖亦不可考矣。黄刻又自加按语，凡注中案字以下者，皆黄氏所新校。光绪辛卯，安徽建德周学海澄之氏，即据黄本以刻入《周氏医学丛书》，并据金山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厘正黄刻之错误，今寿颐所引《脉经》正文，即依周本，于袁氏校语，则从黄本直称袁校，于黄氏按语，则称黄校，其余则概称旧校以别之。

【正义】浮脉者，浮露于皮毛之间，故轻手按之，颇似有余之状。然既浮于上，则沉候必不及，故曰按之不足。然浮脉必因病而始见，若常人平脉，必不当浮也。旧校谓浮于手下，则四字颇有语病，盖浅者为之，非叔和之旧。

《千金翼》：按之不足，举之有余，名曰浮。浮，阳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浮，不沉也。按之不足，轻举有余，满指浮上曰浮。

【正义】《脉经》谓浮脉举之有余。举之二字，措辞殊未稳惬，伯仁改作轻举有余，语意较为明白，盖指下切脉，本只有按字可说，惟于按字之中，分为轻^{〔2〕}按重按，以辨浮中沉之三部，究不能谓其可以举之也。

《四言脉诀》：浮脉法天，轻手可得，泛泛在上，如水漂木。

【考证】《四言脉诀》，原出宋人崔氏，崔名嘉彦，字希范，别号紫虚，南康羽士，故诸家或称紫虚脉法，或称崔真人脉诀。明人李月池以后，多有改本。惟诸家之本，以视崔氏原文，亦复互有短长，未必后来居上。寿颐此编所录，或依崔氏，或从别家，推择其善者取之，是以浑言之曰《四言脉诀》，不署崔名，以所引非专主一家，欲以省繁冗耳。若欲究其源出谁氏，则诸家之书具在，可复按也。

《濒湖脉学》：浮脉法天，有轻清在上之象，又谓之毛。太过则中坚旁虚，如循鸡羽，病在外也；不及则气来毛微，病在中也。《脉诀》言寻之如太过，乃浮兼洪紧之象，非浮脉也。

【正义】中坚旁虚，如循鸡羽，乃濒湖合《素问》、《难经》两节原文而并合为之。其实则中央果坚有力之象，两旁亦不应有虚状。《素问》本文，不可太泥，况乎但言浮脉，只说轻按即得可矣。有力无力，则浮部兼见之形势，各有主病，不能以一浮字概之也。

又浮脉体状歌：浮脉微从肉上行，如循榆莢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

【正义】浮字之下，接一“微”字，颇有语病，然此非微细之微，读者须当观其会通，不可呆认字面，以辞害义。如循榆莢，言其轻灵而不甚坚实耳。浮为肺脏平脉，其旺在秋，故以

〔1〕 漫漶(huàn 患) 模糊不可辨别。

〔2〕 轻 原作“经”，据《脉理学讲义》改。

为秋令见之，当旺而无恙，然此亦不可太拘，究竟无病之脉，必不甚浮，果是脉浮在表，无往而非病征，若病已久而脉且浮，则中无所主，其危何如。

张石顽《诊宗三昧》：浮脉者，下指即显见，按之则稍减而不空，举之则泛泛而流利，不似虚脉之按之不振，芤脉之寻之中空，濡脉之绵软无力也。

【正义】石顽此节，说浮脉形态，最为中肯。

程观泉《医述》：浮脉是轻手即得，非必中沉俱无。若崔氏云，有表无里，有上无下，则脱然无根，非浮脉之真象也。

【正义】脉之浮者，轻按即见，且必有力，而中候沉候，俱不及轻按之大而有力。若重按之，觉脉力大减，是为虚芤之脉；若浮取力大，而重按即隐，是为革脉。此虽皆是轻按即见之浮脉，而脉形证治，判然不同，非必中沉俱无一句，洵为浮脉切要之语。崔氏旧说，有表无里八字，本是乱道，可谓不思之甚者也。

附录：浮脉中兼见诸脉

浮而盛大为洪脉，浮而软大为虚脉，浮而飘忽无常为散脉，浮而中空有底为芤脉，浮而外坚如数为革脉，浮而柔细为软脉。

【正义】虚以脉之气势而言，软以脉之力量而言。故虚者脉不必皆大，软者亦不必皆细，且又不必皆浮。然古书多作如是说者，则欲以虚字对实字，因谓实脉为重按之大而有力，乃即谓虚脉为浮按之大而无力。又欲以软字对弱字，因谓弱脉为重按之柔细，乃即谓软脉为浮按之柔细。究之皆失于武断，非虚实软弱之本字本义。学者须于气势力量上求其所以然之故，自能悟得虚实软弱诸脉之态度，不可人云亦云，反受古书之愚。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浮脉主表，于体为阳，轻按即得，形象彰彰。浮而有力，洪脉大长；浮而无力，虚脉正伤；浮而虚甚，散脉靡常；浮如葱管，芤脉血殃；浮如按鼓，革脉外强；浮而柔细，软脉湿妨；浮兼六脉，疑似当详。

【正讹】旧本《四言脉诀》，皆作“浮脉主表，属腑属阳”，其意谓沉脉主脏病，则浮脉即当主腑病。然沉主里而浮主表，洵是一定不易之理，若以脏为里而腑为表，则惟脏腑两两对举，可以言之，苟以皮毛肌肉，与腑相较，则腑即属里，亦是显而易见，又岂得谓腑病即是表病，而乃可以谓之腑病脉浮，则皮毛肌肤之病，又当若何？况又忘却至浅至显之太阳表病脉浮一层，岂可谓感冒在表，即六腑之笼统病耶？此脉理学之最可笑者。然脉学诸书，则无不作此说，真一盲群盲之至堪骇诧者矣。兹特删之，以祛初学之大惑^{〔1〕}。

第三节 脉 沉 形 象

《脉经》：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旧校云：一曰重按之乃得。）

【正义】沉脉深沉在里，则其浮部之脉状必形不及，故曰举之不足按之有余。

《千金翼》：按之有余，举之不足，名曰沉。沉，阴也。

〔1〕 惑 原作“感”，据《脉理学讲义》改。

滑氏《诊家枢要》：沉，不浮也。轻手不见，重手乃得。

《脉诀刊误》：沉脉者，轻下指不可得，必按之中部，乃始应指，再重按之，乃有力。

《四言脉诀》：沉脉法地，近于筋骨。

《濒湖脉学》：沉脉法地，有渊泉在下之象，又谓之石，亦谓之营，如石投水，必极其底。

【正义】石者，言其沉重在下之象。营者，守也，周密之义，冬日万物潜藏，脉自应之，亦深沉不露，有周密固守之象，故曰冬脉如营。

又沉脉歌：水行润下脉宜沉，筋骨之间软滑匀，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时如此号为平。

【正义】肾为水脏，其性润下，且真阴之体，宜静宜藏，故肾脉宜沉，而于时为冬，更宜潜藏，不宜显著，故冬脉宜沉。又沉候为根，木本水源之位，尤不当轩豁足露，此皆平脉当沉之理也。然亦必软滑调匀，乃为肾水沉潜之本色，若坚强太过，则阴气坚凝，或弱小不和，则真阴浅薄矣。濒湖筋骨之间软滑匀七字，为和平之沉脉写照，真能传神于阿堵^{〔1〕}之中，若病脉之沉，则不一其例矣。

【正讹】女子寸脉常沉一说，宋元以下，相承习惯，多有是说，然《素问》、《甲乙》、《难经》仲景诸书，皆未见似此之论调。要知寸部主上焦之位，于理本不当沉，即以生平阅历所得者言之，女子之寸，亦何尝见其皆沉。盖由女子禀性温柔，脉象恒视男子为静，此固阳刚阴柔，合于造化自然之赋畀^{〔2〕}，或古人恒见女脉多静，因而创为女寸常沉之议乎？此则误于理想，拘泥一偏之见，似未可据为定论矣。若谓男子之尺，既宜于沉，而男女阴阳对待，自当女沉于寸，则将谓女子之脉，寸沉尺浮乎？此岂独理之所必无，抑亦事之所不有，何以号为医学家者，竟有此大奇大怪之谬说，是必狂妄之徒，全不知脉理者，伪作淫辞，羈^{〔3〕}入医籍，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彼此剿说，误尽后学，亦是吾国医界之最不可问者。不意濒湖明者，亦承其陋，宁不可骇！寿颐窃谓欲伸正义，必不可不严匪种之锄，然而《难经》已有女尺恒盛一说，为之先导，且后人因之，更有女人之脉，尺大于寸云云，皆是乱苗之恶莠，向来认为医学经文，不敢轻为评骘，宜乎吾国医界，不易进步，洵可痛也。

石顽《三昧》：沉脉者，轻取不应，重按乃得，举指减小。不似实脉之举指逼逼，伏脉之匿于筋下也。

【正义】伏脉匿于筋下，语大不妥。究竟脉是血管，不在筋之下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沉脉法地，重浊在下之象。

附录：沉脉中兼见诸脉

沉之甚者，极重按之，着骨始见为伏脉，沉而坚硬有力为牢脉，沉而细软无力为弱脉。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沉脉主里，属脏属阴，重手寻按，始了于心。沉而着骨，伏脉邪深；沉而坚硬，牢脉寒侵；沉而细软，弱脉难寻，沉兼三脉，具有规箴。

〔1〕 阿堵 犹言这个，此处。

〔2〕 畀(bì 必) 给予。《尔雅·释詁》：“畀，赐也。”

〔3〕 羈(chān 搀) 羊杂处在一起。《说文》：“羈，羊相厠也。”引申为掺杂。

第四节 脉迟形象

《脉经》：迟脉呼吸三至，来去极迟。

【正义】迟脉以至数言之，凡一息不满四至者皆是。《脉经》谓去来极迟，极字不妥。

《千金翼》：举之尽牢，按之无有，不前不却，但出不入，如鱼接食动中名曰迟。迟，阴也。

【正讹】迟脉一息三至，但言其来势之不速，最易辨认，一言可了。乃孙思邈《千金翼》此节，颇似惟恐人之不能骤解，而特为之反复申明，不憚其烦者，已是启人疑窦，乃所言又不合迟脉状态，试为详玩，一似为涩脉传神，然本书固自有涩脉一条，则又疑莫能明。且迟脉但以至数言之，所赅者广，或大或小，或沉或浮，无一不可兼见迟象，必谓按之尽牢，举之无有，乃谓之迟，则虽不知医者闻之，亦必发噤，而谓孙氏立言，乃如此刺谬乎？是必传写之者大有讹误，存而不论可也。

《诊家枢要》：迟，不及也。以至数言之，呼吸之间，脉仅三至，减于平脉也。为阴盛阳亏之候，为寒，为不足。

【正义】阴寒已甚，而脉至迟，言其常也。惟亦有实热闭于里而脉反涩滞者，是当以证参之。

《濒湖脉学》：迟脉一息三至，甚为易见，《脉诀》言重手乃得，是有沉迟无浮迟矣。且曰隐隐、曰伏、曰难，是皆非迟脉之本体也。

【正义】此李氏纠正高阳生《脉诀》之谬误，其说甚是，《脉诀》原文太不可解，兹不采录。

又迟脉歌：迟来一息至惟三，阳不胜阴气最寒，但认浮沉分表里，消阴须益火之原。

石顽《三昧》：迟脉者，呼吸定息不及四至，而举按皆迟，不似涩脉之三五不调，缓脉之来去徐缓也。

附录：迟脉中兼见诸脉

迟而有神，为缓脉，亦有气寒而怠缓者，气热而纵缓者。迟而濡滞不前为涩脉，迟而偶然歇止为结脉，迟而歇止有定为代脉。

【正义】濡滞者，言其滞而不前之态，与濡脉之濡当读为软者不同，阅者不可误会。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迟脉属阴，一息三至；二损一败，病不可治；迟而不怠，缓脉最美。缓中三层，和缓胃气；怠缓纵缓，阴阳之异；迟而不流，涩脉气滞；迟而偶停，结脉歇止；迟止定期，代脉多死；迟中四脉，各有条理。

【正讹】缓脉以和缓有神为主义，本不可列于迟类。惟既曰缓矣，则确有迟意在，姑隶于此。若结脉代脉，则惟以歇止之有定无定为别，固不必其皆迟者。昔人以促为数中之止，结为迟中之止，实是误会，而代脉之歇止，更不能以迟数论。自来脉书，以代附入迟类者，盖以既有停止，则有似于迟耳。兹姑仍旧例，附入此中，欲初学之易于领悟。究竟结之与代，亦多有滑数不迟者，临证时自能知之，不可徒受古人之愚。

第五节 脉数形象

《脉经》：数脉去来促急。（旧校云：一曰一息六七至。一曰数者进之名。）

【正义】数脉以一息六至以上言之，有急速躁疾之义，而今读者皆读如朔。寿颐按：数字音朔，以频数为义。《左·文十六年传》：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注：不疏也。《论语》：事君数。《汉书·汲黯传》：上常赐告者数。注：数者，非一也。皆与急速之义，微有不同。其以急速为义者，当读为速，《尔雅·释诂》：数，疾也。《礼·祭义》：其行也趋，趋以数。郑注：趋，读如促，数之言速也。《乐记·卫音》：趋数烦志。郑注：趋数，读为促速。凡古人训诂之例，言某字读如某者，是但拟其音。若曰某字读为某，则不仅比拟字音，其字义亦随之而改，是即六书假借之例。郑注《乐记》所谓趋数读为促速，则明言趋即是促，数即是速，固古之假借通用字也。曾子问不知其已之迟数，以数与迟对举为文，是读数为速之明证。然则医家言脉之迟数，正当读为迟速，与曾子问同。《考工记》：注：速，或书作数。又是速、数同字之确据。《集韵》：苏谷切中有数字，其读为速。则今人论脉，皆读数如朔者，盖失之。王叔和谓数脉促急，固以疾速为义，而后世又有所谓疾脉者，欲以六至谓之数，七至谓之疾，未免过于拘泥，强分界限。究竟数、疾二字，其义不异，且六至七至之脉，其主病亦无甚差池，兹即以脉疾一条，附列此条之后。

《千金翼》：按之去来促急，名曰数。数，阳也。

《诊家枢要》：数，太过也。一息六至，过于平脉。

濒湖数脉诗：数脉息间常六至，阴微阳盛必狂烦，浮沉表里分虚实，惟有儿童作吉看。

【正义】三岁孩提，脉皆一息七八至，是为常脉。

士材《正眼》：数脉属阳，象为太过，一息六至，往来越度。

石顽《三昧》：数脉者，呼吸定息，六至以上，而应指急速，不似滑脉之往来流利，动脉之厥厥动摇^{〔1〕}，疾脉之过于急疾也。

【正义】石顽欲以数疾分为二种，盖以应手至数，固稍有区别耳。

附录：数中兼见诸脉

数而流利为滑。数而指下坚劲如绳为紧。数而岐居寸部，形势急遽为促。数而厥厥动摇，有如豆粒曰动。

【正义】紧脉以指下坚搏有力为义，寒气外束，聚而不散之象也。《素问》言脉之紧，屡见不一见。而《千金翼》之伤寒二卷，凡今本紧字，多作坚字。以此知紧之与坚，实即一字。《伤寒论·辨脉法》脉紧如转索无常一层，实非古人真义，辨脉必非仲景手笔。昔贤以紧脉列于数类，亦殊未允。兹姑依旧本润饰录之，详见脉紧本条。又脉促亦不以歇止为义，详见本条。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数脉属阳，一息六至，七至热极，八九则死。数而流利，滑脉可识；脉而坚劲，紧脉绳似；促脉急遽，数如欲止；数而动摇，与豆无异；数中四脉，请参与旨。

【正义】脉紧以坚劲紧张为义，故曰如切绳。绳者，言其劲直不挠耳，不当认作牵转。脉促但有急遽之态，不当认作歇止。此二者与向来相仍之常解不同，各详下文本条。

〔1〕 厥厥动摇 厥，短也。动脉是阴阳相搏，升降失和，气血冲动之象，故其脉体较短而滑数有力，是谓厥厥动摇。语出《伤寒论》。

附录:脉 疾

滑氏《诊家枢要》:疾,甚也。快于数为疾,呼吸之间脉七至。

【正义】疾之与数,皆以急速为义,训诂之学,此二字无甚分别。《素问》谓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薄,读为迫,言其迫急速之意。是为阳邪太过,阴不能涵所致,初非于数脉之外,别树一帜,所以叔和《脉经》无疾脉一则,即《千金》等书,下至高阳生之《脉诀》,亦无此一则。至樱宁生滑氏,乃始别立一条,以呼吸七至之脉,专谓一疾,借以表异于数之六至,而后之学者,间亦随声附和,似已在有举莫废之例。寿颐谓脉来七至,热炽之病,恒有是象,亦不过促速之较甚者耳。所主之病,与治疗之法,皆与六至之脉,无甚出入,则疾之为义,殊不足自成一格。近人周氏澄之,乃谓疾脉当以形势之急疾为主,不仅以至数为断,凡来势急遽,奔驰迅利者,当谓之疾,与数脉之呼吸六至者,情状不同云云,此则有意强为标异。然按之实在情事,数之取义,何尝非来势急遽,奔驰迅利之象,纵欲显为立异,而仍不能说得圆满,则亦何必侈谈新颖,炫异矜奇^{〔1〕}。试问杨子云之《太玄》,究何裨于实用?兹从叔和之例,不立专条,姑以附入数脉条中,借可考见古人有此一说云尔。

石顽《三昧》:疾脉者,呼吸之间七八至,虽急疾而不实大,不似洪脉之既大且数也。

【正义】脉疾但以来去疾速为主,原不在乎虚实大小之分别,且疾速中心兼有虚实大小各种,石顽必以为不实不大,殊非疾字界限其意,盖以疾速而兼实大者即是洪脉,因而有此分别耳。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吴山甫曰:疾,即数也。所谓躁者,亦疾也。所谓驶者,亦疾也。然《千金方·论脚气》云:浮大而紧驶,是恶候也;或沉细而驶者,同是恶脉。今验之病者,脚气恶症,脉多数疾,而来去甚锐,是驶之象,与疾脉微异。

【正义】驶,本音决。驶驷,良马名。《广韵》、《集韵》亦有读作快者,则以为借作快字,义与疾速之疾无别,吴氏说是。丹波据《千金方》,谓与疾脉微异,亦不必泥。

第六节 脉大形象

《诊家枢要》:大,不小也。浮取之若浮而洪,沉取之大而无力。

【正义】《脉经》提纲,无大之一种,是以后之言脉者,亦多依叔和之旧,缺此一种。然大以对小,为脉形之一大纲,《素问》言脉大者甚多,而仲景、叔和、孙真人诸家亦复屡见不一见,不知《脉经》首卷,罗列二十四种脉象何以缺此,滑氏补出此条,最是要着。惟脉之大小,皆以形体言,不以力量言,但当以二层分析观之,其气血充实者,则脉大而有神,庶几素禀健全,是为无病之本色。若邪气有余而脉大,则气血瘀食,郁积凝结,皆有此候,自当随证论治,不可拘泥一端。若浮大无神,又为虚象,豁大空廓,且为败征。大之形同,而其所以大之气势力量,各有不同,故但言脉大,只宜从形象一面着想,不宜参入气势力量立论,反致界限不清。滑氏所谓若浮而洪,已非大字真相。又谓沉取之大而无力,皆说到气势力量一边去,非是大字之正义。语病太多,未可为训。

石顽《三昧》:大脉者,应指满溢,倍于寻常,不似长脉之但长不大,洪脉之既大且数也。

〔1〕 炫异矜奇 炫,炫曜也;矜,矜诩也。意为炫曜奇异,故弄玄虚,致人费解。

【正义】大以脉之形体为主，但言其指下不小可也。石顽“应指满溢”四字，已嫌其且大且长，亦非仅大之一义矣。

附录：大脉中兼见诸脉

大而气势雄伟为洪脉，大而坚硬不挠为实脉。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大主诸实，形巨易知，体魄素伟，无病亦宜。若是阳盛，邪实可思；大而汹涌，洪脉热司；大而坚硬，实脉邪持；大兼二脉，虚证忌之。

第七节 脉细脉小形象

【正义】细之与小，以形象言，字义已无甚区别。若论脉象，则更不能分而为二。《脉经》提纲，有细无小，孙思邈从之，亦不以细小并列。兹从《脉经》、《千金》之意，以脉细脉小并作一条，而各家或分或合，悉从原本录入，以存古籍之真。

《脉经》：细脉，小大于微，常有，但细耳。

【正义】细脉言其形之不大，而指下分明，尚不至无神无力，膏粱柔弱之人，脉多如是，不为患也。叔和称其小大于微，盖言其形状甚小，比之微脉，稍觉其大耳。然细小之脉，其形虽不雄伟，而来去自如，形极清晰，且必浮中沉三候同之，迥非微脉之轻微无力，重按欲绝者可比。以脉神言之，亦不可与微脉同日语也。

《千金翼》：脉之迟小，名曰细。细，阴也。

【正义】细小之脉，以形体言，不以迟速言。有迟而细者，亦必有速而细者，孙氏必以迟小为细，殊是未妥。盖古人以细小列于阴脉一类，只以其形之不能滂沛，不得不谓之阴，不当与阴寒之阴症，脉来必缓者，作一例观也。

《诊家枢要》：小者，不大也。浮沉取之，悉皆损小。细者，微眇也，指下寻之，往来如线。

【正义】滑氏谓小脉浮沉皆小，又谓细脉往来如线，则指下清楚，三候同之是矣。但必以细与小分作二条，而以微眇释细，似乎细字之形，且不及乎小者，故意两为区别，而实则反不分明，且与自己所说如线二字，亦不能相应，岂不知所谓线者，一线之形，清清楚楚，又何得再以微眇之不清不显者，强为比附耶？

士材《正眼》：细直而软，累累萦萦，状如丝线，较显于微。细之为义，小也，状如线也。微脉则模糊而难见，细脉则显明而易见，故细比于微，稍稍较大也。伪诀乃云极细，则是微脉而非细脉矣。

【正义】李氏此条，说细小脉象，颇为清澈，但必以为软，则又不妥。盖细之与小，仅言其形，不问其力，是“累累萦萦”四字，形容亦未尽稳惬。

《四言脉诀》：细直而软如蛛丝然。

【正讹】此坊本《医宗必读》伪托于李士材所改之《四言脉诀》也。按：《正眼》已明言细脉状如丝线，何以于此竟以为如蛛丝，《正眼》则讥《脉诀》“极细”二字，谓为不是。若使此书果出李氏，试问“蛛丝”二字，与讹《诀》之所谓极细者，有何分别？以此知《必读》一书，定非士材手笔。读者请以此两条比较观之，可无疑义矣。

《濒湖^{〔1〕}脉学》：细脉小于微而常有，细直而软，若丝线之应指，《素问》谓之小。王启玄言如莠蓬，状其柔细也。《脉诀》言往来极微，是微反大于细矣。与《经》相背。

【正义】王氏莠蓬^{〔2〕}之似，见脉要精微论注语，比似不伦，等于微而且散。启玄笔下，固多不可为训，高阳生《脉诀》，尤其谬戾，濒湖讥之是也。

又细脉歌：细来累累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

【正义】“如丝”二字不是。春夏之令，年少之人，正当发育时间，故脉不宜于细小。秋冬则天地闭藏，老弱者形气不足，故脉来细小，是其本色。

石顽《三昧》：小脉者，三部皆小，而指下显然，不似微脉之微弱依稀，细脉之微细如发，弱脉之柔弱不前，短脉之首尾不及也。

又：细脉者，往来如发而指下显然，不似微脉之微弱模糊也。

【正义】石顽依滑伯仁旧说，分细小为二种脉形，遂谓细脉如发，较之伪李蛛丝一说，似为差胜一筹。然以细字本义求之，正不如是，且常人脉象，各随其人之体质而定，赋禀不同，脉形自异，所谓若者脉大，若者脉细脉小，必不能范以模型，限定如何之形体，可知脉之大小，万不能有一定之准则，而确分其界限，又何必以如丝如发，武断乡曲，以为细小之分别。所争在是，不其僂^{〔3〕}耶？

吴山甫曰：小脉之形藏减于常脉，《脉经》首论脉形二十四种，有细无小。今之小，即古之细也。

何梦瑶曰：小与大相反，一名细，细甚无力则为微，大小有得于禀赋者，世所谓六阴也。有随时令变异者，时当生长则脉大，当收敛则脉小也，有因病而变异者，邪有余则脉大，正不足则脉小也。

【正义】山甫、西池二说，俱合细小为一，所见甚是。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灵》、《素》、仲景，细小互称，至滑氏始分为二。

附录：细脉中兼见诸脉

细而不显为微脉，细而小浮为软脉，细而小沉为弱脉。

【正义】软之与弱，以字义而言，皆为力量不及，原不问其小与不小，且更不可以浮沉分别。惟脉学家言，向作如是辨法，姑仍旧说，尚无大谬。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细主诸虚，丝线其象，脉理属阴，病情可想。细不显明，微脉气殃；细而小浮，软脉湿长；细而小沉，弱脉失养；细中三脉，辨之朗朗。

第八节 脉长形象

【正义】《脉经》提纲，无长短二脉，然《素问》固屡见之，此固脉象之大纲。形势主病，所

〔1〕 湖 原本作“满”，据《脉理学讲义》改。

〔2〕 莠蓬 莠，原作“萎”，据《脉理学讲义》改。莠蓬，即狗尾草，秆直立或基部膝曲，通常较细弱。

〔3〕 僂(diǎn 颠) 同“颠”，颠倒。《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以为晋文公之行事，为已僂矣。”

关者巨，不可谓非叔和之缺典，高阳生《脉诀》，虽未尽纯粹，而补此二者，不啻为叔和之功臣。滑伯仁《枢要》有之，则踵高阳者也。兹辑长短二脉，必以《脉诀》居首，是亦善善从长之义，固未可以高阳氏全书之陋略，而讳所自来也。

《脉诀》：长者，阳也，指下寻之，三关如持竿之状。举之有余曰长，过于本位亦曰长。

【正义】长脉指下迢迢，透达尺寸，是为元气充盈，滂沛有余之象。经所谓长则气治，固言正气之盎然也。而亦有气火四溢，下凌上僭，则脉乃上鱼入尺，坚刚不挠，是为邪盛之长脉。惟正气脉长，指下必有和缓之态；邪盛脉长，指下必有暴戾之形。情性既殊，气势自别。且气之治者，脉虽长而尺寸两部，必和调齐等，而邪之实者，则或溢于上，或垂于下。寸偏长者，尺必不及，尺偏长者，寸又不充，其大小刚柔之形势力量，上下必不一致，此则偏胜偏负之脉，古人谓之复溢，不可与长则气治同日而语者也。

《诊家枢要》：长者，不短也，指下有余，而过于本位，气血皆有余也。

【正义】长脉有正旺及邪实二者之别，伯仁“气血有余”四字，亦包涵此二层言之，不得但从气治一面观。

戴同父《脉诀刊误》：从尺至关连寸口，直过如竿，此三部之长脉也。又有过于本位者，谓或尺或关或寸，过一指之外，此各部之长脉也。

【正义】长短二脉，皆以寸尺言之，惟关部则与阳寸阴尺，联属一气，不能有长短之分。同父已谓关不诊短，正以与尺寸不能分析，所以关无短脉。然则关又安得有长脉可见，何以于此竟谓关上亦有过于一指之外者，盖浅者传写，误衍或关两字，致与《脉诀刊误》之言，互相矛盾耳。

王子亨：长脉之状，指下有余，如操带物之长。

濒湖脉学：长脉不大不小，迢迢自若。朱氏：如循长竿末梢为平，如引绳如循长竿为病。《素问》：实牢弦紧，皆兼长脉。

【正义】东璧所引《素问》，出平人气象论，已见前五脏脉象条。如循长竿末梢者，竿梢虽长，有柔软气象，故为平脉。如循长竿，则挺劲不挠，病可知矣。

士材《正眼》：长脉迢迢，首尾俱称，直上直下，如循长竿。

又：长之为义，首尾相称，往来端正也。长而和缓，即合春生之气，而为健旺之征。长而硬满，即属火亢之形，而为疾病之应。

【正义】长脉迢迢，首尾相称，是也。若谓直上直下，如循长竿，则正《素问》之所谓病脉，不可与平人脉象一例言矣。

石顽《三昧》：长脉者，指下迢迢而过于本位，三部举按皆然，不似大脉之举之盛大，按之少力也。

【正义】大脉不可谓按之少力，此句殊有语病。

何西池：长脉溢出三指之外，盖寸口之脉，由胸中行至大指之端，非有断截，本无长短可言。然脉体有现有不现，不现者按之只见其动于三指之内，现者见其长出于三指之外，则长短可分矣。长短有得于禀赋者，筋现者脉恒长，筋不现者脉恒短也；有随时令变异者，则春脉长而秋脉短也；有因病而变异者，则邪气盛而脉长，正气伤而脉短也。

【正义】寸口之部，乃手太阴经脉，现于皮肤下之一部分，寸以上，尺以下，则渐以深藏不露矣。西池所谓筋现之筋，即此太阴之经。筋字当作“经”，不当作筋骨之筋。若是筋骨之筋，又安有发现于皮肤之表者。经脉外现之长短，固本于其人之赋畀，不必尽同，西池筋

现脉长，不现脉短¹⁴⁴两句，真是前人未言之秘。若春脉长而秋脉短者，正以春司发泄，气达于表，脉自应之而长；秋生收涩，气渐入里，脉亦应之而短，亦与经现长，不现则短之理，无所岐异。此公论脉，确能说出其所以然之神髓，学者最宜体会。

高鼓峰：有形体之长，有往来之长。往来之长，谓来有余韵也。

【正义】往来之长，不论形体，而论气态。所谓积之深深，达之亹亹者，知其人之得天者厚，蕴蓄者丰，此气治脉长之最难能而可贵者。丹波廉夫谓高氏此说甚善，长短本言形体，而凡脉之以神气悠长为贵者，固可因此说而想见其状态矣。

程观泉《医述》：弦脉与长脉，皆主春令，但弦为初春之象，阳中之阴，天气犹寒，故如琴弦之端直，而挺然稍带一分之紧急；长为暮春之象，纯属于阳，绝无寒意，故如木干之迢直以长，纯乎发生之气象。周澄之注，弦以脉形之挺直言，长以脉气之充足言。

【正义】春初之气，由阴而初出于阳，阴气犹盛，阳气尚微，《素问》所谓阴中之阳是也。此节乃作阳中之阴，误会。周澄之为程氏此节作注，谓弦与长之所以异者，弦则夹阴，长则纯阳，弦以脉形之敛直劲急言，长以脉气之充满条畅言。寿颐谓弦脉于阳之中，尚含阴凝之气，故劲急而不甚舒畅，所以春初由阴而出于阳，阳气未盛，于脉应之，乃见弦象。周氏之所谓夹阴，其旨如此，所以古人有弦脉属阴之说。而长脉则沛然有余，绝无阴凝气象，程氏分属于初春及暮春，时令脉神，俱有妙义，非臆说也。

附录：长脉中兼见之脉

长而刚劲紧急为弦脉。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长主素强，得之最罕，上鱼入尺，迢迢不短。正气之治，长而和缓；若是阳邪，指下湧沸；长而劲急，弦脉可味。

第九节 脉短形象

高阳生《脉诀》：短者，阴也，指下寻之，不及本位曰短。

《诊家枢要》：短，不长也，两头无，中间有，不及本位，气不足以导其血也。

【正义】短脉固是气血之不充，然不过寸尺二部，少少不及而已，滑氏竟以为两头无中间有，一似只见关上一部之脉，而尺寸均无有，得无太过？气不足以导其血，貌视之亦若其确，然试思脉为血管，鱼之上，尺之下，俱是手太阴经脉所过，果是气不能导其血行，则必并此短脉而不可见矣，岂理也哉！要之，寸口一寸九分，是脉管之浅显而流露于外者，故气血旺，则流露之位较长；气血弱，则流露之位较短。气为血帅，血随气行，二者若比目之鱼，比翼之鸟，如影随形，亦安得有两离之顷耶？

戴氏《脉诀刊误》：短者，寸口尺中之脉，皆退缩不前，以其阴阳不及，故不能充其本部也。若关上见短，则寸脉下不至关，尺脉上不至关，为阴阳两绝，不可治矣。故关部不诊短。

【正义】寸尺可短，关不能短，同父之言，胜于伯仁远矣。

士材《正眼》：短脉涩小，首尾俱俯，中间突起，不能满部。短之为象，两头沉下，而中间独浮也。

【正讹】短脉但言不能充畅，以部位言，不以势言，亦不以大小言，而土材必谓之涩小，武断已极，又以为首尾俯，中间突，两头沉下，中间独浮，全是隔膜，非短字应有之义，以此言脉，走入邪魔矣。

石顽《三昧》：短脉者，尺寸俱浮，而不及本位，不似小脉之三部皆小弱不振。

附录：短中兼见之脉

短而厥厥如豆之动摇为动脉。

附录：《新订四言脉诀》

短主素弱，不由病伤；上下相准，缩而不长；诸脉兼此，宜补阴阳；动脉属短，治法另商。

第十节 脉虚形象

《甲乙·五卷·针道终始》：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

【备考】《灵枢·终始篇》本此。

【正义】大如其故者，言其人脉状之大小，仍如其人之故常，但较为不甚坚实，即谓之虚。所以形况虚字脉神，最是恰合分寸，于此可见古人持论之精。此大字，非洪大之义，不可误认，且与脉大为虚之义，各有一种形态。然则《脉经》以后，多以迟大软大立论者，殆即误会此句之大字者欤？

《脉经》：虚脉迟大而软，按之不足，隐指豁然空。

【订正】隐，疑当作应，若谓重按即隐，则不能以隐指二字联属成句。

【正义】虚脉应指无力，与软脉微脉相近，而各有不同。软脉虽力量柔软，其浮中沉三候之脉形大小，不甚参差，但不能指下有力，故谓之软。而虚脉则浮部较为大而有力，重按之，必不及轻按之形体力量，是不独沉候不实，且有形势俱虚之象，则脉体脉势，皆不如软脉之有神，但未至如散脉之轻浮欲绝，此则虚脉不及软脉，而较胜于微脉者也。其所以异于弱脉者，弱则沉部无力，虚则浮部无力，《脉经》谓其大而软，按之不足，虽未始非虚脉之一种神情，然试就虚字本义设想，则但当从气势体会，原不在脉体之大小，亦不在至数之迟速，叔和必以为大，必以为迟，终是未允。且所谓脉虚者，何尝无虚细及虚数之病证，则叔和又将何以处之？

《千金翼》：按之大迟，名曰虚。虚，阴也。

【正义】大迟为虚，孙氏即承叔和之旧，然竟以“大迟”两字，质直言之，语病更甚。

《诊家枢要》：虚，不应也，散大而软，举按豁然，不能自固，气血俱虚之诊也。

【正义】虚脉虽软，然尚不至于散。滑氏乃以散大为解，将何以别于散脉？又言其举按豁然，则不仅无根，抑且无表，几为气血耗竭之候，皆言之太甚，殊失虚字界限。试以虚字真义，静言思之，必不至于此极也。或谓伯仁以散大而软，状此虚脉，盖欲以著明其为浮部之无力，所以别于沉部无力之弱脉。然散大豁然，岂不浮沉皆空，夫岂虚字之分量，名不正，则言不顺，究是措辞未当。《濒湖脉学》，已谓杨仁斋之言虚脉，似柳絮散漫，滑氏之言散大而软，皆是散脉而非虚脉，东璧其先得吾心者也。

崔氏《四言脉诀·浮脉条》：无力虚大，迟而且柔。

又：形大力薄，其虚可知。

【正义】此仍承叔和之旧，而列之于脉浮条中，则殊不妥。盖虚者实之对，重按之必较为无力，故古人谓为浮之一类，非真浮也。且亦必有虚细虚数者，究不可武断其必大必迟。惟柔软一层，及力薄两字，乃真能为虚字本义传神耳。

《濒湖脉学·虚脉歌》：举之迟大按之松，脉状无涯类谷空，莫认芤虚为一例，芤来浮大似慈葱。

【正讹】东璧氏迟大二层，亦沿前人之误。谷空句更言之太过。

士材《正眼》：虚合四形，浮大迟软。及乎寻按，几不可见。

【正讹】虚之属浮，尚非真浮，大而且迟又皆未必，乃又谓之寻按几不可见，则纯是散脉矣。士材何至愤愤若此，岂《正眼》一书，亦未免为浅人点窜耶？

又：虚之异于濡者，虚则迟大而无力量，濡则细小而无力量也；虚之异于芤者，虚则愈按而愈软，芤则重按而仍见也。

【正义】虚之与软，其力量不及相似，但软则其力少弱，而虚则其力尤弱耳。昔人每谓虚脉大而濡脉细，则未知濡之即为软字，故谓濡甚于虚，甚非古人命名之本义。且软之与虚，皆以力量言，固不系乎脉形之大小也。

石顽《三昧》：虚脉指下虚大而软，如循鸡羽之状，中取重按，皆弱而少力，久之仍不脱根，不似芤脉之豁然中空，重按又显，濡脉之软弱无力，举指即来，散脉之散而无根，重按久按，均不可得也。

【正义】鸡羽有脊，其体坚劲，正与虚字相反，石顽以为比拟，其意云何，太不可解。

何西池：虚，不实也。虚甚则中空，名芤脉。亦有得于生成者，肉坚实者脉多实，肉虚软者脉多虚也；亦有因于时令者，春夏发泄，虽大而有虚象，秋冬敛藏，虽小而有实形。若因病而异，则大而实。小而虚者，可验正邪之主病；大而虚，小而实者，可验阴阳之偏枯。

【正义】此论颇精，所谓肉实脉实，肉虚脉虚，固随其人之体质而桴应者。惟春夏脉虚则不可泥，古人有伤暑脉虚一说，则以暑伤元气而言，是病脉，非平脉。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虚乃脉无力之统名，不必浮大无力之谓。

【正义】丹波此说，先得吾心，足以纠正叔和以下诸家之误会。

陈修园：虚者，不实者。应指无力，浮中沉三候皆有之。昔人谓豁然空大，而独见于浮部者，非也。

【正义】虚者，实之对。昔人每谓实脉浮中沉三候皆有之，不独见于沉部，则修园所谓虚脉，不独见于浮部，即其理也。然所谓虚者，必轻手诊之，觉其有力，而重手诊之，其力较减，然后虚象始见。此前人属之于浮类，正未尝不合至理，若必谓浮中沉三候，俱应手无力，则固自有软脉一条在也。

第十一节 脉实形象

《甲乙·五卷·针道终始》：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

【备考】《灵枢·终始篇》本此。

【正义】此古人形容脉实之最精者，说见上文脉虚条中。

《脉经》：实脉大而长，微强，按之隐指愔愔然。（旧校云：一曰沉浮皆得）

【正义】实脉，浮中沉三部，皆指下有力，亦大亦长，故谓之实。《脉经》旧校谓沉浮皆得，是也。隐，似当作“应”。濒湖曰：愔愔，坚实貌。寿颐按：《汉书·刘向传》：发愤愔愔。注：张晏曰：愔，致密也。

《千金翼》：按之洪大牢强，隐指名曰实。实，阳也。

【正义】《脉经》谓实脉大长微强，言其微有坚强之意，颇得实字之神。而《千金翼》因之，一变而改作洪大牢强，则言之太过，等于有刚无柔，全无和缓之真脏脉，非也。

《诊家枢要》：实，不虚也，按举不绝，迢迢而长，劲而有力，不疾不徐。

【正义】伯仁劲而有力一句，亦未免言之太过，稍溢实字之分量。

《四言脉诀》：牢甚则实，愔愔而强。

【正义】此言实脉之象，同于牢脉，而坚强之态，更过之也。盖牢脉实脉，皆兼长大弦强四者之状，惟牢则但见于沉部，而实则浮中沉三候，皆有长大弦强之态耳。

士材《正眼》：实脉有力，长大而坚，应指愔愔，三候皆然。

石顽《三昧》：实脉者，重浊滑盛，相应为如参春，而按之石坚，不似紧脉之进急不和，滑脉之往来流利，洪脉之来盛去衰也。

【正义】石顽此条，似脉实之状，亦嫌太过，又谓洪脉来盛去衰，亦非。洪以气势滂沛为主，不可说到衰字上也。

坊本《泗溪脉诀》：实脉之义，以邪气壅盛，脉来结满，而为有余之象，故至势有力，长大而坚。

程观泉《医述》：实脉为邪气盛满，坚劲有余之象，既大矣，而且长且坚，三候皆然，诸阳之脉象兼备，故但主实热，不主虚寒。

陈修园：实脉应指有力，浮中沉俱有之。古人以为牢甚则实，独附于沉者，非也。指下清楚而和缓，则为元气之实，指下坚硬不清，则为邪气之实。

吴山甫《脉语》：中取之，沉取之，脉来皆有力曰实。实而静，三部相得，曰气血有余；实而躁，三部不相得，曰里有邪也。

【正义】诸家所说实字形状，皆有形容过甚之弊，邻于无胃气之真脏脉。修园及山甫两家，辨别正气邪气两层，颇为恰当。

何西池：结实之谓实，如按诸筋，又如葱中水充实。

第十二节 脉 洪 形 象

《脉经》：洪脉极大，在指下。（旧校云：一曰浮而大。）

【正义】洪乃大而有力之脉，其形既粗，而力又猛，有洪涛汹涌之象，则虽轻手按之，已得其澎湃震撼之势，故古人多谓洪脉兼浮。其实则形势洪大，而又滑数流利，乃浮中沉三候俱然，是为洪水喷溢之状，固不独见于浮部也。《脉经》仅谓其极大，尚未尽形容摹绘之妙，谓在指下。盖亦谓其兼浮，下指即见耳，似尚有阙文，所言殊未条畅。旧校谓浮而大，则何以别于虚浮之一层，亦非洪脉之真相也。

《千金翼》：按之浮大，在指下而满，名曰洪。洪，阴也。

《诊家枢要》：洪，大而实也，举之有余，来至大而去且长，腾上满指。

【正义】洪脉以形势之壮盛而言，其来也踊跃奋迅，有余于外，必不足于中，古人多谓浮

大而洪者，正以气火上炎，发见于外也。虽其势甚盛，重按之未必豁然中空，然必不能尽如轻取之有势。如果浮中沉三候，皆实大坚强，是为实脉，而不能谓为洪脉。樱宁生乃谓洪脉大而实，又谓举按有余，岂非皆是实脉？且但以形体言，不知从气势上着想，终非洪脉正旨。又“来大去长”四字，出通真子《脉诀》注文，亦未可信。若景岳脉神，悉用伯仁旧说，更是依样之葫芦，亦不必论矣。

《濒湖脉学》：洪而有力为实，实而无力为洪。

【正义】洪大之脉，气势最盛，何得以为无力？其所以异于实脉者，不过沉候较不如浮中二候之气焰耳。濒湖此条，殊有语病，不可不正。

石顽《三昧》：洪脉者，既大且数，指下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而按之少缓，不似实脉之举按逼逼，滑脉之软滑流利，大脉之大而且长也。

【正义】洪脉其势奋发，必轻按最盛，重按较逊，石顽按之少缓一句，宜细绎之。逼逼，当作“偪偪”。

严三点《脉法微旨》：洪脉如春潮之初至。

吴山甫《脉语》：洪犹洪水之洪，脉大而鼓也。若不鼓，则脉形虽阔大，不足以言洪。如江河之大，若无波涛汹涌，即不得谓之洪矣。

【正义】洪脉正义，全在气势力量辨^{〔1〕}出。吴氏此条，释得极允。

程观泉《医述》：洪脉是根脚阔大，而非坚硬。若大而坚硬，则为实脉。周澄之注：洪兼形势横宽，而起伏又大也。

【正义】程氏此条，立说甚是，周注亦中肯。

陈修园《脉象易知》：实而湧沸者，应指满溢，如水波湧起。主热极，亦主内虚。

【正义】脉洪必有力，总是邪实之征，不应说到内虚一层。若虚人脉大，而果能有力者则极少也。

董西园：洪，火象也，其形盛而且大，象夏之旺气，火脉也。若以浮大有力为洪脉，则沉而盛大者，将非洪脉乎？故脉见盛大，即当以洪论。

【正义】洪字本义，诚不在乎浮与不浮，然气势甚盛，于时为夏，多属火病，确有炎上之态。昔贤多兼以浮大为解，自有至理。若沉而盛大，亦谓之洪，于字义上殊难熨贴，况自有实脉一条，足以当沉而盛大之义乎？

丹波廉夫《脉学》：滑氏以来，以洪钩为一脉，予谓洪以广而言，钩以来去而言，虽俱属于夏脉，不能不异。张路玉尝有洪钩似同而实不类之说，然其言含糊不明。

【正义】石顽洪钩之辨，诚不可解。近人周澄之亦有此辨，亦未见其允，已录入时令平脉条矣。

第十三节 脉微形象

《伤寒论·辨脉法》：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考异】瞥瞥，《千金》作“澈澈。”绵绵，《千金》作“连连”。

〔1〕 辨 诸本作“辨”，据上下文义改。

【正义】此皆叔和描摹微脉之形势。日本人丹波元简曰：肥谓羹面肥珠，瞥瞥然光彩不定者也。

《脉经》：微脉极细而软，或欲绝，若有若无。（旧校云：一曰小也，一曰手下快，一曰浮而薄，一曰按之如欲尽。）

【正义】微脉细软无力，重按几不应指，故叔和谓极细而软。若有若无欲绝，软微无力，其状可知。古人以其轻按可见，重按即隐，恒谓微脉常在浮候，实则细微已甚，机不可寻，气血两衰，必不可与浮字作一例看。旧本《脉经》校语，谓其浮而薄，按之如欲尽，俱为确论。又以为一曰小也，则非是，盖小脉之状，其形虽小，而浮中沉三候皆然，重按仍在。微则既小且弱，神气索然，是细者小者尚属有神有根，而微则神根俱不足，几于不可为矣。旧校又以为一曰手下快，则太不可解，恐是妄人臆入，不足致辨。

《千金翼》：脉之短小不至，动摇若有若无，或复浮薄而细急，轻手乃得，重手不得，名曰微。微，阴也。

【正义】微脉形势不足，孙氏谓短小不至，盖言其既短且小，不能充畅，则微细无神，自在言外。又谓浮薄而细，则气势力量，俱已曲曲绘出，其言甚是精当。但又加一急字，则殊失真旨，画蛇添足，太觉无谓。

《诊家枢要》：微，不显也，依稀轻细，若有若无，为气血俱虚之候。

《脉诀刊误》：微脉若有若无，欲绝未绝，必轻诊之乃可见，重按之，则无有矣。

《四言脉诀》：软甚则微，不任寻按。

【正义】此言微脉即软脉之最为小弱而无力者，既软且小，又加浮薄，盖已几于指下若无。“不任寻按”四字，真可为微脉传神于阿堵之中。

景岳脉神：微脉纤细无神，柔弱之极。

李濒湖微脉歌：微脉轻微瞥瞥乎，按之欲绝有若无，微为阳弱细阴弱，细比于微略较粗。

李士材《诊家正眼》：微脉极细，而又极软，古人以尘与微并称，自可想见。又算数者，以十微为一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

【正义】脉之微者，不过言其轻微无力耳，必以算数之十微一忽为言，似乎太泥，然其意固可通也。

石顽《三昧》：微脉者，似有若无，欲绝非绝，而按之稍有模糊之状，不似弱脉之小弱分明，细之纤细有力也。

何西池：古以微属浮分，细属沉分，微为阳衰，细为血少。本集各脉，皆直指本义，故以细甚无力为微。

【正义】微细二形，其义迥是不同，然不可以阳衰血少，强为指派也。

董西园：微为气血不足之象，以指按之，似有若无，衰败之况也。凡脉之不甚鼓指，脉体损小者，即是微脉。若至有无之间，模糊隐约，证已败矣，虚脉之极也。

程观泉《医述》：微之为言无也，其象极细软。仲景谓萦萦如蛛丝，状其细而难见也，瞥瞥如羹上肥，状其软而无力也。软取如无，故曰阳气衰；重按欲绝，故曰阴气竭。久病得之不可救，以其正气消亡也；卒病得之犹可生，以其邪气不甚也。

第十四节 脉滑形象

《伤寒论·平脉法》问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谓也？曰：沉为纯阴，翕为纯阳，阴阳和合

故令脉滑。

又：滑者，紧之浮名也。

【正义】翕奄沉，名曰滑，貌视之，颇觉费解，惟以沉为纯阴，翕为正阳二句寻绎之，既以沉为纯阴，则翕为正阳，必以浮候而言，是翕合在表之意。金坛王氏肯堂，谓翕奄沉三字，状得滑字最好，翕者合也，奄者忽也，当脉气合聚正盛之时，奄忽之间，即已沉去，是名滑也。寿颐按：盖言其翕合在表之时，而奄忽之间，又见其沉，其为滑利流动可知。张石顽亦谓忽浮忽沉，形容流利之状，无以过之。若夫紧之浮名一句，则殊不可索解，盖滑以去来流动为主，不在浮沉上着想。抑且紧之与滑，一则言其坚劲，一则状其活泼；一为指下重者，一为指下轻灵，态度形神，适得其反，又何能并作一气，引为佐证？惟叔和于紧脉，曾有转索无常之说，本属误会，绝非紧之真相。（说详下紧脉本条）若更以转索无常，而诬谓之紧与滑相类，则真是讹以传讹，歧中之歧，此叔和之失，不得为贤者讳也。

《脉经》：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旧校云：一曰浮中如有力，一曰漉漉如欲脱。）

【正义】滑脉，只以往来流利言之，行驶必速，故曰与数相似。滑为阳脉，气势尚盛，故旧校谓浮中如有力。又曰漉漉如欲脱者。极言之，以状其滑利之态度，不可误以为近于脱根之脉也。

《千金翼》：按之如动珠子，名曰滑。滑，阳也。

【正义】此以珠子之流动，形容其滑利之意，不可与厥厥如豆动摇之动脉相混。

《诊家枢要》：滑，不涩也。往来流利，如盘走珠。

《脉诀刊误》：血多则脉滑，滑之本体也。若气血和顺，其动不涩，不急不缓，亦谓之和滑，为无病之脉，在妇人则为妊子。

《濒湖脉学》：滑脉，漉漉如欲脱。又歌：滑脉如珠替替然，往来流利却还前，莫将滑数为同类，数脉惟看至数间。

【正义】滑之与数，其至也皆急速，但滑以形势言之，数以至数言之，取义判然不同，濒湖辨之，颇为切实。

石顽《三昧》：滑脉者，举之浮紧，按之滑爽，不似实脉之逼逼应指，紧脉之往来劲急，动脉之见于一部，疾脉之过于急疾也。

【正义】滑脉不以浮沉着想，亦不可与紧脉互为比较。石顽“举之浮紧”四字，即为王叔和平脉篇所误。

坊本《洄溪脉学》：滑脉应指替替然，往来之势，流利圆活，如盘中之走珠，如荷叶之承露。

陈修园：实而流利为滑，往来轩爽。

【正义】滑之本义，不在乎实，修园拟以实字，尚未贴切。

第十五节 涩脉形象

《脉经》：涩脉细而迟，往来难，且散或一止复来。（旧校云：一曰浮而短，一曰短而止，或如散也。）

【正义】涩脉言其来去涩滞，不能轩爽流利，有似于迟，故叔和诬谓之迟，然惟指下枯涩

不前，究竟与迟不类。以气势言，不以迟速言也，故又申之以“往来难”三字，方是涩之本色。然涩之取义，且仅以势之凝滞言，并不以形之大小言，其往来虽涩，亦有形体颇大而浑浊不清者，并不能认定在细小一边。叔和必谓之细，亦犹未确。其曰且散者，盖亦形容其指下模糊浑浊，畔岸不清之状。惟散脉专以涣散不收为主，亦与涩滞之脉，皎然不同。又谓其一止复来，则以其格格不爽，有时颇似停顿，故以或字悬拟之，所以表明其并非必止，亦以别异于歇止之结代二脉。要知涩之真象，在乎似止非止之间，此皆当以意逆之，悟其态度，而不可拘拘于字面上求之者。若旧校之所谓浮而短，短而止，则措辞尤为呆笨，更不能为涩字形容摹绘矣。寿颐按：涩脉虽以形势之重滞不灵为主，不系乎至数之迟缓，究竟往来既滞，其至必迟，所以叔和直谓之迟，其旨可于言外得之，何意后世竟有以脉数而涩，联为一句者，相习成风，而不自知其谬戾。近世名贤，亦复时踵此误，是皆笔下失检，未尝深思而寻绎之耳。

《千金翼》：按之促数浮短如刮竹皮，轻手乃得，重手不离其处，或多入而少出，名曰涩。涩，阴也。

【正义】涩脉与滑，相为对待，状其形势不爽，格格不前，往来艰涩，是为涩之真象。或浮或沉，或大或小，皆兼有之。孙氏促数浮短四字，甚非涩字本义，抑且促之与数，皆言其速，而脉之涩者，其形已滞，则来去必不能流动自如，迟则有之，复何能速？《脉经》“迟”字，及“往来难”三字，最堪细味，皆可为涩脉传神，何孙氏反以促数为辞，正与叔和彼此相反，宜乎后世俗医，遂有“涩数”二字连络成文之谬。惟细玩《千金翼》语意，盖以促数浮短，形容不能条达之象，以为既短且促，则形势局蹐，涩滞之状，自在言外，初非以往来之速为重。惟既下一“数”字，则立言究属不正，又谓轻手乃得，重手不离其处，或多入而少出，皆不轩爽，未易醒目，姑存是说，不可尽信。且涩字取义，以形势重着，不能流利为主，虽不以至数之迟速论，然必有滞而不前之态，则往来应指，必近于迟，断不能速。《素问·平人氣象论》脉涩曰痺一句，本与脉滑曰风，对待成文，其旨极显，其上文人一呼脉三动，一吸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一节，本无脉涩曰痺一句，杂厕其间，盖既一呼三动，一吸三动，而复加以躁字，则不独呼吸六至，其数已速，且形势躁疾，是阳邪主盛，故以尺肤之热与不热，审其无病风病温之分别，何能杂以“脉涩曰痺”四字，与呼吸六至而躁之脉联属成文？《甲乙经》于此节无此一句可证。宋林亿等校正《素问》亦言之，自浅者读之，误认下文脉滑曰风，脉涩曰痺，既为对待，因谓此处亦当有此一句，而妄为增入。启玄不察，竟据误文作注，而不知续凫断鹤，理不可通，遂令后人有多数涩连属之脉语，宁不可怪！

王启玄注脉要精微论：涩者，往来时蹇涩而不利也。

《诊家枢要》：涩，不滑也。虚细而迟往来难，三五不调，如雨沾沙，如轻刀刮竹然。

【正义】涩脉，只有涩滞一义，状其来去之限，不系乎形体之大小虚实，故血少而脉涩，则形细，湿阻而脉涩，则形不细，且脉既涩滞，指下必有留恋之状，亦与虚者不同。

《濒湖脉学》：涩脉如病蚕食叶。

又涩脉歌：细迟短涩往来难，散只依稀应指间，如雨沾沙容易散，病蚕食叶慢而艰。

【正义】叔和谓涩为散，已非确论，孙氏《千金》又加一“短”字，盖状其迟滞留难，有似于短，此皆不能拘泥字面，认得太呆者。若曰如雨沾沙，则言细沙着雨，留滞不去，乃以状其稽留不行，非为散字作譬喻，而濒湖反以容易散释之，斯为愈说愈幻，并复支离矣。惟添出病蚕食叶一句，以形容其无力濡滞无力之状，颇足为涩字传神。

石顽《三昧》：涩脉者，指下涩滞不前，《内经》谓之参伍不调，叔和喻以轻刀刮竹，通真子譬之如雨沾沙，长沙又有泻漆之绝，比拟虽殊，其义则一。不似迟脉之指下迟缓，缓脉之形势纤徐，濡脉之去来绵软也。

【正义】辨脉法之所谓绵绵如泻漆之绝，是言脉状之柔细无神，故为亡血之征，与涩滞之脉状无涉，石顽以彼证此，非是。

坊本《洄溪脉学》：涩脉艰滞迟细而短，盖脉势之往来，不能爽快，涩而不及中和与至数之迟慢不同。

【正义】涩以气度讲，不系乎脉形之大小，固亦有脉大而涩者，此条有一“细”字，不是。但所谓不能爽快，与至数之迟慢不同，则确论也。

第十六节 缓脉形象

《伤寒论·辨脉法》：阳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阳脉同等者，名曰缓也。

【正义】缓脉有平脉，有病脉。平脉之缓，不柔不刚，不疾不徐，应指冲和，来去四至，所谓和缓胃气，脉象之最和平者，而亦平人无病时所不可须臾离之脉神也。若病脉之缓，亦有两种态度，一则湿热蒸灼，正气懈惰，脉象应之，必弛纵而缓软不振，是缓脉之属于实热者；一则气血不及，精力疲倦，脉象应之，亦怠倦而缓弱少神，是缓脉之属于虚馁者，其来去之缓相似。而和缓、弛缓、怠缓三者之精神气度，应指迥乎不同，然非从阅历经验，神而明之，则几微疑似之间，殆难得心应手，此所谓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者，更不能纸上谈兵，描摹尽致矣。叔和此条，注重于阴阳同等四字，以为平人和缓脉之标准，浮大而软，盖言其指下有神，从容不迫之意，借以形容其不亢不卑之状况，是为平人胃气之脉象。若竟泥煞浮大柔软之字面，则浮部既大，而重按之即软弱不及，是又虚散之脉，非和缓之旨矣。

《脉经》：缓脉去来亦迟，小驶于迟。（旧校云：一曰浮大而软，阴脉与阳脉同等。）

【正义】缓脉为胃气之平脉，以气度雍容，纤徐不迫为主。此节但称其小驶于迟，则仅可形容怠缓之病脉，而平和无病之和缓脉状，究不可谓其去来必迟者也。

《千金翼》：按之依依，名曰缓。缓，阴也。

【正义】胃气和缓之缓，全在脉神上注意，本不能拘拘于迹象之间以求其形似。昔人谓不大不小，不疾不徐，意思欣欣，难以名状，不过于无可摹拟之中，稍稍摹其神气。孙氏“依依”二字，是用诗杨柳依依之义，盖亦于无可形容之中，仿佛其神气，固不可以迹象拘也。

王氏启玄平人气象论注：缓者，谓缓纵之状，非动之迟缓也。

【正义】此缓而滑曰热中一句之注文，是病脉而非和缓之平脉，以热在中而元气弛解，故脉为之纵缓，亦犹人之热伤元气而倦怠无神也。

《诊家枢要》：缓，不紧也。往来纤缓，呼吸徐徐。

【正义】滑氏此条，亦以病脉之怠缓言，故曰纤徐。然以缓与紧相对立论，就脉之形势着想，不以为迟，颇能切合平脉和缓之义。

瀕湖脉学歌：缓脉阿阿四至通，柳梢袅袅颭^{〔1〕}轻风，欲从脉象求神气，只在从容和缓中。

〔1〕 颭（zhān 展） 风吹物动之谓。《集韵》：“颭，风动物也。”

【正义】杨元操言缓脉如初春杨柳舞风之象，即濒湖之蓝本也。又濒湖引滑伯仁，亦有微风轻飏柳梢之句，而不见于今本《诊家枢要》。

士材《正眼》：缓脉以宽舒和缓为义，与紧正相反，阳寸阴尺，上下同等，无有偏胜者，和平之脉也。故曰缓而和匀，不浮不沉，不大不小，意气欣欣，悠悠扬扬，难以名状者，此真胃气脉也。

吴山甫《脉语》：缓脉状如琴弦，久失更张，纵而不整曰缓，与迟不同。盖迟则以至数言，缓则以形势言，其别自见。

【正义】缓之态度，最不易言，吴氏以琴弦久不更张，纵而不整为比，亦怠缓弛缓之病脉，非和缓之平脉。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缓者，弛也，不急也。仲景曰：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又曰：趺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乃知缓与迟其别果远。

【正义】吴氏丹波氏所言，缓脉皆以病脉立论，故一以为纵而不整，一以为弛而不急。若言平脉，则两家之言，失于疲弱，非胃气之正矣。丹波氏引仲景二条，出平脉辨脉篇，是叔和编次时所增，非仲景语，故此二篇中，时时与本论不相符合。

程观泉《医述》：缓脉以宽舒和缓为义，正与紧脉相反。阳寸阴尺，上下同等，无有偏胜，是为缓而和匀，乃胃气之正脉也。中土调和，百病不生。凡诸脉象，皆须兼此胃气之和缓。若兼浮迟虚软细涩诸象，则为病脉矣。（周澄之注）：指下之柔而匀，形之缓也；来去从容如一，气之缓也。若病脉之缓，皆属湿热。

【正义】澄之形气两层，说得极精，若谓病脉之缓，皆属湿热，则有不尽然者。凡正气不充，而脉来无力怠缓，是其常态，此当以舌苔之浊与不浊，垢与不垢辨之，不可皆^{〔1〕}以为湿阻者也。

陈修园：平脉四至，从容不迫，病后得之，邪气退而胃气复，是和缓之脉，主正气来复也。缓而不大，非指往来之迟缓也。《内经》以缓与大相对成文，其旨深矣。若怠缓则病也。

第十七节 紧脉坚脉形象 急脉附见

【考证】《脉经》以下，罗列脉形之名，有紧脉，无坚脉。伯仁《枢要》且以缓与紧作对待之比较，盖缓是宽弛，是绷结，其形态气势，正得其反故也。考之《素问》，言紧脉者，只于平人气象论一见，曰盛而紧曰胀，而其他之言坚脉者，则不一而足。至《伤寒论》、《甲乙》、《脉经》、《千金》以下，乃始多见紧字。迨乎宋金以降，又无有脉坚之名词。寿颐按：紧之与坚，以字义言之，本不甚近，但以脉形拟议，则皆形容其团结凝聚，不同涣散之意，故字义有别，而脉状难别。且今本《伤寒论》，脉紧字样，数见不鲜，而证以《千金翼方》之伤寒二卷，则凡是紧字，彼皆作坚。（《千金翼方》之伤寒二卷，即仲师本论。）可见坚、紧二字，古所通用。又如《甲乙》、《脉经》、《千金》、《千金翼》四种，其源多本于古书，而今所传本，亦多有脉紧、脉坚彼此互见，又是脉学书中坚、紧两字同为一义之确证。但考之字书，此坚、紧二字，确无通借之条例，且万不能强指为传写之讹误，几于疑窦难明。惟近贤陆九芝尝谓古本当是坚字，在隋时为文帝讳，改用紧字，今之《伤寒论》，盖即本于隋时所缮写，是以多用紧字，而后遂

〔1〕 皆 原作“极”，《脉理学讲义》作“皆”，义长。

因之。至《千金翼》则孙在初唐，不避隋讳，于是从古而仍作坚。寿颐谓九芝先生此说，极有条理，可为依据，则今本《素问》多作坚者，其本固是王启玄所注，宜乎不为隋文讳写。爰以紧脉坚脉合为一条，虽非古书成例，然义理昭著，何妨自我作古，以符实事求是之旨。而《素问·平人气象论》又有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一条，《甲乙》亦有诸急者多寒一条，《脉经》也有洪大紧急，细少紧急两条，凡此数者，脉急主病，悉与脉紧主病同义，则非急数急疾之急，当并入此。余详第四卷主病篇。

【正讹】紧脉形状，自王叔和编《伤寒论·辨脉法》谓如转索无常，而《脉经》又谓之数如切绳，后之学者，无不宗之。寿颐按：脉之为紧，但以形况其凝固团结之状，故主病为寒为痛，为食滞，为积聚，正以实邪窒塞，则于脉应之，而形势如是。叔和所谓切绳，固言其指下有物，按之不挠，抑且畔岸分明，描摹形态，惟妙惟肖。若质直言之，则只是挺拔有力而已，是以《素问》谓之坚，亦即同此状况，何尝说到牵转绞动上去。惟《金匱》有脉紧如转索无常者一条，则明言其为宿食，于是始有转索无常之明文，是为紧脉之别一态度。盖以宿食积滞结实，故脉紧益甚，其非寻常之紧脉可知。《脉经》又谓脉如悬薄卷索者死，此说必有所受之，非叔和所自拟。悬薄者，如帘薄之垂空，触之即动，则言其不能稳固。（薄，帘也。见《礼记·典礼》“帷薄之外”释文。又《庄子·达生》：高门悬薄，无不走也。释文引司马注同。）卷索者，如绳索之转戾，刚劲乖张，则言其不能柔和。“悬薄卷索”四字，必分作两种脉象观，盖唯《脉经》此条，始于紧字中更益之以牵转之态，而乃直断定为必死之脉，又出之于叔和一人著作，此其坚强不屈，有乖戾而无和柔，是亦真脏脉及七怪脉之类，宜为死征，孰谓寻常紧脉，皆必如此？若果如辨脉篇之所云，不几乎凡是紧脉，胥为必死之候，岂不大骇物听？此即以叔和之书证之，而自矛盾，必不可通者也。日本人丹波元简《脉学辑要》述其乃父之言，以转索一说为谬，诚非过贬。今颐辑此编，即本此意，凡前贤承用转索旧说者，皆从删薙^{〔1〕}，爰誌所见，以祛俗学之惑。

《脉经》：紧脉数如切绳状。

【正义】紧脉主表有寒，为经络之壅塞，亦主里有积，有食，有痛，为腑脏气血之不通，故脉道皆凝结重滞，而不活泼，其状有类于弦，且搏击重着之势，殆又过之。叔和谓之切绳，盖亦状其劲直坚强，应指清析之态。惟又谓之数，则主寒主痛，当无数疾之理。但形势拘急，迫促不舒，其来去也，必不能和缓自如，有似于数，实与滑数之滑，皎乎不同。《素·平人气象论》所谓脉急者疝瘕少腹痛，亦以状其急促不调，绝无从容宽舒之态度，故谓之急。叔和即本《素问》之意，因有数之一义，固不得与一息五六至之数疾者作一例观也。

《千金翼》：按之短实而数，有似切绳状，名曰紧。紧，阴也。

【正义】脉紧者，指下挺然，劲直坚凝，故有切绳之喻，则其形态且有类于长脉，何以孙真人反谓之短。粗心读之，似乎立说未允，然正惟其态迫急，则其神确有短促不舒之意，此短字实字数字三者，合而参之，所以描摹坚紧之状，颇意味，是当以意逆之，而不可作呆相观。凡古人形容脉状，多有此言外之味，学者既不可忽略读过，亦正不可拘泥字面，执而不化。

《诊家枢要》：紧，有力而不缓也，其来劲急，按之长。

【正义】滑氏以紧为长，就字面言之，正与孙氏短字相反，然以气象言之，彼此固各有所

〔1〕 薙(zhì制)刈也。《集韵》：“薙，芟也。”

见,各无不是,此谈脉理学之所以贵有神悟,而不可拘拘于迹象之间。若仅就古人已往之成言而呆板读之,不能细心寻绎,不能观其会通,则无往而不望洋兴叹矣。

《脉诀刊误》:《内经》、《难经》未言紧也。《内经》曰急,曰来而左右弹人手,有紧脉之状,未有紧脉名。

【正义】《素问》固绝少紧脉,然平人气象论有盛而紧曰胀,示从容论又有切脉浮大而紧,只此二见。《甲乙经》亦言紧为痛。又《素问》屡言脉坚,固即后人之所谓脉^{〔1〕}紧,同义尚未悟及。

景岳脉神:紧脉急疾有力,坚搏抗指。

【正义】谓紧为急,是承《素问》脉急而来,不可谓其不是,然竟以急疾二字,连属成文,则竟以紧脉类于数脉,未免差以毫厘,失以千里,非古人真旨矣。

坊本《洄溪脉学》:紧者脉来绷急。

【正义】“绷急”二字,颇能为紧字传神于阿堵之中,读者须于“绷急”两字形态体会之,斯可知《内经》脉急之真义,非急速之急矣。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紧,不散也,谓其有界限,而脉与肉划然分明,以寒主收引,故脉道为之紧束,而无开散涣漫之象,不似弦脉之弦^{〔2〕}三关,端直挺长,与数脉之呼吸六七至,全不相涉。《金匱》谓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脉经》作“左右无常”)则谓其脉紧而且左右夭^{〔3〕}矫,如转索无常者,是有宿食之候,非谓紧脉即如转索之无常。叔和误读此条,乃于辨脉法云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何其不思之甚。后世诸家,皆祖述叔和,故尽不可从。

【正义】此以紧脉与散脉两两对勘,盖即本之于滑氏,而以脉道之畔岸收束为主,立言最为明白,于此始知长短数疾等说,皆未免有疑似之弊,而又辟去转索无常一层,真是独具只眼。寿颐谓欲读医书,随处皆当自有见解,方不受古人之愚。

第十八节 弦脉形象

《素·玉机真藏》: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真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正义】此经言春令无病之弦脉也。合德于木,故脉立端直以长,而兼有和缓之胃气,故当软弱轻虚而滑,不当刚劲搏指有力。凡后人脉书论及弦脉形状,无不言其应指坚强,则皆在病脉一边着想。须知弦为春令之本色,若其过于刚强,岂是平人所宜尔。玉机真藏篇独以软弱轻虚立论,固惟恐人只知有病脉之弦,而不知有无病之弦,此古医经之所以不同于流俗者。平人气象论亦谓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未梢,曰肝平,正以竿之未梢,虽直而有和柔之态。故又谓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合而绎之,则弦脉之孰柔孰刚,孰吉孰凶,岂不历历如绘。(招招,读为迢迢。)

《伤寒论·辨脉法》: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移也。

【正义】弦脉应指有力,聚而不散,畔岸清晰,谓之为紧,固无不可,但以形状言,并以气

〔1〕脉 原脱,据《脉理学讲义》补。

〔2〕绁(gèng 更) 通贯、连接。《后汉书·班固传上》:“修涂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绁长乐。”

〔3〕夭矫 屈伸自如貌。

势言,不以指下之大小,及部位之浮沉而定,故有浮大,即有沉细,有浮弦,亦有沉弦,何能以“浮而紧”三字,作为弦脉真象,岂不与《素问》“软弱轻虚”四字,正相背谬?孰谓仲师本论,撰用《素问》,而反为此语,即此可证辨脉等篇,必非仲师手笔。又谓状如弓弦,按之不移,则以病脉言之,固是刚劲不挠者也。

又: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

【正义】此即弦脉,刚而不柔,是为阴气凝聚之象,故曰阴结。辨脉篇之以弦脉列于阴类,其旨如是。若夫肝胆阳盛,脉应指下而搏击有力,亦谓之弦,则属于阳强一类,此古今脉学诸书,凡脉弦一层,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义若相反,而理则相通,所谓言岂一端,各有所当,不可偏废者也。

《脉经》:弦脉举之无有,按之如弓弦状。

【考异】《千金》作“弦脉举之无力,按之如张弓弦状。”寿颐按:《千金·第二十八卷·诸脉形象》无一条不与《脉经》同,是即本之于叔和者。而此条独异二字,以文义言之,弦脉不可谓举之无有,此今本《脉经》传写之误。

【正义】弦脉本不以浮沉而定,而《脉经》竟谓其举之无有按之如弦,则只知有沉弦,而遗浮弦一层,太落偏际,不可为训。即如今本《千金》“举之无力”四字,仍是有沉弦,无浮弦,叔和似不当若是之武断,且与辨脉篇之浮字反背,如《脉经》此条,果出叔和之手,则又疑辨脉篇亦非叔和所纂集矣。

《千金翼》:按之如琴瑟弦,三关通病梗梗,无有屈挠,名曰弦。弦,阳也。

【正义】辨脉篇以弦为阴脉,而孙氏《千金》则谓之阳脉,盖弦为肝脉,属厥阴之经,乃三阴之尽,故叔和谓之阴脉。然肝之体属阴,而木中有火,又以相火用事,则其用为阳,且其动也,脉必刚劲有力,究非纯阴可比。即以病情言之,弦脉之属于肝阳胆火者最多,而寒饮阴结等病之弦脉,实是少数,此虽阴阳两说,各有所主,不可偏废,而孙氏之说,较为显而易见。

滑氏《枢要》:弦脉按之不移,举之应手,端直如弓弦。

【正义】伯仁改《脉经》旧说为举之应手,是善于为古人补过者。

戴氏《脉诀刊误》:脉从前中后直过,挺然指下曰弦,经所谓端直以长者也。

【正义】前中后,盖以寸关尺三部而言,然语气太嫌刚劲,几于平人气象论之所谓新张弓弦,已失和平之态,此不可与言平人之弦脉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弦脉与长脉,皆主春令,但弦为初春之象,阳中之阴,天气犹寒,故如琴弦之端直,而挺然稍带一分之紧急;长为暮春之象,纯属于阳,绝无寒意,故如木干之迢直以长,纯是发生之景象也。

【正义】士材以此辨弦与长之微有不同,似议确切,而分析其所以然之故,具有精思,是脉理学之上乘禅。但阳中之阴一句,尚有误会,春令由阴而初出于阳,阳气犹微,阴气尚盛,《内经》所谓阴中之少阳,此阴阳开阖^{〔1〕},造化之枢机,倒转不得。

石顽《三昧》:弦脉者,端直以长,举之应指,按之不移。

陈修园:实而紧急为弦。

〔1〕 阖 诸本同作“闾”。《广雅·释诂三》:“闾,开也。”按文义当为“阖”字之误,以少阳主开合为阴阳造化之枢机故也。

【正义】是说亦失之太刚。

高鼓峰《己任编》：弦如弓弦之弦，按之勒指，胃气将绝，即真脏脉，凡病脉见之即凶。

【正义】此即经之所谓新张弓弦也。浅者察得此脉，方且误以为脉尚有力，病必不死，而抑知真阴已竭，和气全无，三五日内无不败也。

吴山甫《脉语》：双弦者，脉来加引二线也，为肝实，为痛，若单弦只一线耳。徐忠可《金匱注》：有一手两条，脉亦曰双弦，此乃元气不壮之人，往往多见此脉，余投温补中气，兼以化痰，应手而愈。

【正义】此是弦脉之别有一种形象者，虽不多见，确有此状，盖痰饮阻滞，脉象多怪，是亦阴结之类，故宜温养化痰。

第十九节 软脉形象 濡脉附见

【考正】软脉濡脉二者，自唐宋以降，说者各有形容，几至判为两事，故晚近俗医，鲜不以为自有两种名义。然《素问·平人气象论》软弱招招；玉机真藏论软弱轻虚以滑，字皆作“软”，而今本《脉经》则皆作“濡”。又《难经·四难》牢而长者肝，按之濡。《脉经》引之，濡字作“软”。据此可为软、濡一字之证，是以玉机真藏论冬脉其气沉以搏，《甲乙经》搏字作“濡”，宋林亿等校《甲乙经》竟谓濡古软字。惟考之字义，濡为濡湿濡滞，自有一字，必不可误以为软之古文。其软字之所以变为濡者，实由汉人作隶，软、濡二字混同无别之故，而唐以后人各为一说之误也。顾名思义，必以软字为主，爰以后人濡脉之说，附列此条，而各为辨正之如左。

《脉经》软脉极软而浮细。

【考正】软字古只作“𣎵”，亦借用纒字，纒者固帛之柔细者也，字又作“𣎵”，因又别作“软”。然古人字书，皆未收入软字，康熙字典直以软为俗字是也。

【正义】𣎵之为义，但言其重按不如轻按之有力，以力量之不及言，不以形状之不及言，故有细小而𣎵者，亦有虚大而𣎵者，《脉经》必谓其浮细，殊不尽然。且虚𣎵之脉，虽沉部必不及浮部之应指有力，然如中按尚属有神，再重按之，其力不及，即为𣎵脉，更不能谓为必浮。叔和“极软浮细”四字，说得太过，几与微脉之微细无神，散脉之不任重按者相等，大失古人𣎵字真旨。或谓𣎵脉与虚脉同是浮部中之无力者，惟以浮小无力谓之𣎵，浮大无力谓之虚，二者之别在此。若谓二脉之义，仅以气势为主，不以形体为断，则既同此气势之无力，试问更以何者为𣎵与虚之畛域？不知𣎵之无力，但其力量稍觉薄弱耳。若果力量太薄，则不仅于𣎵，故又别立虚脉之名，以状其脉力之薄弱，此虚、𣎵二者，固皆浮中二候，力量不足之脉也。若更加无力，且小且𣎵，重按之即已不见，则为微脉。合此三者观之，𣎵脉为无力中之最佳者；其甚者，则为虚脉；又其甚者，则为微脉；而弱脉则沉而无力者耳。此软虚微弱四脉之大别也。

《千金翼》：按之无有，举之有余，或如帛衣在水中，轻手与肌肉相得而𣎵，名曰濡。濡，阴也。

【正义】孙氏以软字为濡脉之注解，是未知濡即软字之变体，其意以为濡字从水，遂以帛衣浮水，形容其轻浮无力触手无痕之象，乃不得不谓其按之无有，举之有余，无一字不在浮之一面着想，虽承叔和浮字之误，实即以濡字水旁而望文生义，全与古人𣎵脉本旨无涉。

宁非大谬？须知脉之所以栗者，不过重按之下，力量气势，稍有不逮，本非败坏之征，所以平人氣象论明言长夏胃微栗弱曰平，又谓平肝脉来栗弱招招，而玉机真藏论亦谓春脉之弦，栗弱轻虚以滑，何得谬以为按之无有，等于坏脉之无根？且既已栗矣，则浮按得之，亦必指下安和，纡徐不迫，何孙氏又误认为举之有余，等于浮滑之洪大？此其两失，复何待言！而从此乃多出一濡脉之名义，竟与《素问》栗弱之旨，分为两体，而又以帛在水中，轻手相得为解，一似栗脉为无力之通名，而濡脉即为浮大无力之专象，遂令后世不复知濡字之即是栗字，盖即由孙氏此条开其端。

《诊家枢要》：濡，无力也。虚软无力，应手散细如绵絮之浮水中，轻手乍来，重手即去。

【正义】伯仁亦不知濡之即是软字，遂以虚软无力解濡字，再申之以绵絮浮水中，皆承《千金翼》之旧。然虚软无力，已嫌太过，而又继之以应手散细，较之《脉经》极软浮细，又添出一散字，不几与微脉散脉，漫无区别。然既散且细，亦与自己所说绵絮浮水之形不类，而又谓轻手乍来，重手即去，直是无根大败之象，皆其立言之大不妥者。总之不识濡字即是栗字之变，亦无怪其中无所主，说得庞杂异常，且者噉濡字不清也。

戴同父《脉诀刊误》：极软而浮细，轻手乃得，不任寻按曰濡。

【正义】同父此条，亦承叔和之谬，而更以不任寻按微实之，岂不以濡脉等于微脉散脉。然即承用《脉经》旧说，则《脉经》极软浮细四字，在软脉条中，似已知濡之即是软字，何不为软字本义，一思其形态之果当若何？然同父本书，于此条注中，又曰既浮而细曰软，浮而软细曰濡，似又欲以软、濡二者，各为一种脉象。然曰既浮而细为软，又曰浮而细软为濡，则试问此二句，究竟有何分别？可知软、濡二脉，是一是二，戴氏尚在迷惘中，则立言不正，固其宜尔。

《四言脉诀》：浮小为濡，绵浮水面。

【正义】此亦承叔和《脉经》之误。

《濒湖脉学》：濡脉如水上浮沤^{〔1〕}。又歌曰：濡形浮细按须轻，水面浮绵力不禁，病后产中犹可药，平人若见足无根。

【正义】濒湖此条，亦承《脉经》、《千金》之旧，而言之过甚者，绝非古人栗脉真旨。盖水上浮沤，触之即逝，几等于所谓瞥瞥如羹上肥者。微脉散脉，且或不至如是之甚。又谓平人若见是无根，则直以为无根之绝脉，此则又拘泥濡脉如水中浮绵一说，而误申其义者。然李氏本书，自注濡即栗字，又似未尝不知古人本旨者，抑何言之太过，至于此极！

第二十节 弱脉形象

《脉经》：弱脉极软而沉细，按之欲绝指下。

【正义】弱之为义，不刚不强之谓，以言脉状，但觉其稍稍无力而已，盖与脉虚脉栗二者，大率相近，本不可与细软无神之脉同日而语。《素问·平人氣象论》长夏胃微栗弱曰平，正以长夏之令，天地发泄之气，造乎极端，于脉应之，宜乎滑大有力，然必于滑大之中，不偏刚劲，而微有栗弱之态，方是平人无病之脉；否则脏真元气，尽泄于外，有流露而无含蓄，即非平人无病之所宜。《素问》此句，大有意味，极堪细玩，始知栗弱二字，绝非柔细而了无精

〔1〕 水上浮沤 水上，原本作“上水”，据《脉理学讲义》乙转。浮沤，水中气泡也。

彩之坏脉,可以混同立论。是以玉机真藏论亦谓脉弱以滑,是有胃气。据此两节,则脉弱神情,俱可想见,而叔和于此,竟开手即是“极软”二字,措辞已嫌不当,且弱之与栗皆以脉之力量言,不以形体言,有脉体不大而栗弱者,亦必有脉体不小而栗弱者,叔和必谓之细,亦未免偏见。寿颐以为脉有虚、软、弱三种,皆以形况其应指之稍为不及,俱在气势力量上研求,既不以大小为断,亦不能以浮中沉三候区别,叔和于此,更加以沉字,试以弱字字义求之,亦属未允。然自《脉经》如此立说,而后之言脉理学者,遂无不以虚栗二字,属于浮候之无力,而以弱字属于沉候之无力,究竟皆叔和创之,后人和之,不可谓是虚、栗、弱三字字义,可有如此之辨别也。且《脉经》于极软沉细之下,又申之以按之欲绝指下一句,则既自以为沉矣,而又且按之欲绝,不几于浮候既无所得,而重按复栗细欲绝,是为无神无根,败坏已极之脉,全非脉弱之真相矣。

《千金翼》:按之乃得,举之无有,濡而细,名曰弱。弱,阴也。

【正义】孙氏此条,即依仿《脉经》而引申之者,语病亦多,不必论矣。

《诊家枢要》:弱,不盛也。极沉细而软,怏怏不前,按之欲绝未绝,举之即无。

【正义】弱之为义,不过气势力量,稍有不足耳,本非极虚极软,渺小无神之坏脉可比。伯仁注以“不盛”二字于义已足,可谓言简能赅,只此二字,以外无余义矣。而其下又依照《脉经》申言之,则是画蛇添足,而又加以怏怏不前一句,亦是言之太过,非古人真旨。

《濒湖脉学》:沉细如绵曰弱。

【正义】李氏此说,亦属太甚。

戴同父《脉诀刊误》:极软而细,如绝指下,扶持不起,不能起伏,不任寻按。

【正义】戴氏此条,亦承《脉经》之误,而扶持不起以下三句,则形容更坏。若果如此,直是奄奄一息,静待属纆^{〔1〕}之候,言之更详,失真更甚,是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者,愈趋愈远,愈说愈岐,而古人真义,乃几几然不可复知矣。

第二十一节 芤脉形象

《脉经》: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旧校云:一曰手下无,两旁有。)

【正义】芤脉如葱中空,专主失血之证,以其血暴脱,脉管空虚,故轻按之,则浮部虽大,而其力甚软,少重按之,则即豁然中空,而再重按之,得其脉管之底,则仍似大也。盖暴失血之病,多挟气火之升腾,是以必不细小,但不尽坚实有力,《脉经》言其大而空软,于病证病情,最为切合。若失血已久,气火已衰,则脉必微弱,亦无所谓芤矣。古书多言芤脉浮沉俱有,中候独空,亦是此意。惟《脉经》则谓中央空,两边实,其词虽异,其意亦同,正宜参合两者之说,融会而贯通之,则于芤脉形象,及其主病,大可悟彻其真理,不当因其立说不同,而误以为各有主见也。校语所谓手下无,两旁有,则辞不达意,大失真谛,不足征也。

《千金翼》:按之无,举之来,两旁实而中央空,名曰芤。芤,阴也。

《诊家枢要》:芤脉浮大而软,寻之中空旁实,旁有中无,诊在浮举重按之间。

〔1〕 属纆 纆,新丝绵,质轻,遇气即动。人将死,在口鼻上放丝绵,以观察有无呼吸。后称病重将死为属纆。

《脉诀刊误》：芤，草名，其叶类葱，中心虚空，故以芤草之叶，喻失血之脉。此脉之名，不见《内经》，仲景有大则为芤，芤则为虚之说，附见于革脉一条，亦未以为定名，至王叔和始立芤脉之名。其脉象，轻按之浮大而软，重按之则中空。仲景谓脉浮而紧，按之反芤，其人本虚；若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是皆以重按而推见为芤也。

石顽《三昧》：芤脉浮大弦软，按之中空，其中按虽不应指，而重按仍有根抵，不似虚脉之瞥瞥虚大，按之即豁然无力也。

第二十二节 脉促形象

高阳生《脉诀》：促者，阳也。指下寻之极数，并居寸口，曰促。渐加则死，渐远则生。（戴同父《脉诀刊误》注曰：促脉尺微关细，寸口独实而滑数，并居于上。）

又：促脉前来已上关，并居寸口血成斑。（戴氏《刊误》改血成斑三字为“证危难”。注曰：血成斑，非促脉证。）

【正义】促之为言短也，速也。既短且速，是为急遽之象，故其至必数，属于阳脉。惟自叔和编《伤寒论》辨脉法，明言促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而《脉经》承之，后之学者，多认辨脉篇为仲景原文，且以《脉经》之言，合于仲景，遂无不以促脉归入歇止之例。特考之《素问·平人氣象论》曰：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王启玄注：阳盛于上，故肩背痛，是促为阳盛之脉；又有独盛于上，而不及下部之意，故病应于上而肩背为痛。《甲乙经》则击字作“数”，当读为寸口脉中手促上（逗），数者（句），于上字作一逗，则其脉应手促上，实已明言短促而独盛于上之寸部，更以数字申言其至之速，是促脉之义，固仅言其短而不长之意，经文明以“促上”二字连读，则其脉之独盛于寸，而下不及尺，已无疑义。是以所主为上部之病，但仅聚于寸部，亦未上溢入鱼，故主病不为巅顶痛而仅为肩背痛，固显然不涉歇止之象。又证之以仲师本论，则论中促脉凡四见：曰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曰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喘而汗出者；（钱天来《伤寒溯源集》曰：脉促者，非脉来数时一止复来之促也。即急促亦可谓之促。）曰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以促脉与胸满结胸，喘而汗出，相提并论，皆是邪结于上，故脉亦促上，短而不长，正与平人氣象篇中手促上之义，若合符节。唯《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一条，颇似因正气郁结之故，而脉来有歇止之意。然正惟其气郁结，而脉道短促，即不作歇止解，亦胡不可，是以高阳生《脉诀》定为并居寸口，宗平人氣象篇立论，其说甚正。叔和因其急遽迫促或有一蹶复起之状，遂谓之时一止，于理亦未为无因，但后人俱宗叔和，只知有歇止之促，而不问其短疾迫急之意，并不知《素问》有中手促上之促，则数典忘祖^{〔1〕}，甚非古人立言本旨。且更以仲师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一条，而寻绎其意，以止而复来者为结，止而不能自还者为代，两两对举，不及促字，则仲师意中，何尝有脉促歇止之例。直至叔和编

〔1〕 数典忘祖 春秋时晋大夫籍谈使周，周景王问他晋国何以没有宝器贡王室，谈谓晋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周王室的赏赐，故无器物可献。周王指出从晋的始祖唐叔起就不断受到王室的赏赐。籍谈身为晋国司典（掌典籍的官）的后人竟不知这些史实。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见《左传·昭十五年》。后用以比喻忘本。

辨脉乃以数时一止,缓时一止,相对成文,显与仲师本论,枘凿^{〔1〕}不合。又《难经·十八难》明言结者,脉来去时一止无常数,亦不及促脉之歇止,皆可为促脉无中止之旁证。清乾隆时,日本丹波元简《脉学辑要》,以《脉诀》并居寸口为主,而详辨之,引证殊确,兹即从之。盖《脉诀》一书,论其全体,诚不如叔和之纯粹少疵,然脉促一条,则所见甚是,亦胡可以人废言,一概抹煞耶?

荀悦《申鉴》: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

【正义】此虽非医家之言,而形容气短者息高脉促,正与促脉独盛寸部之意,若合符节。然则东汉儒生,皆知促为气升之脉象,是亦可为促脉无关歇止之旁证者也。

《脉经》:短而急者病在上。

【正义】此条虽未明言即是促脉,然既短且急,谓非促急迫促之义而何?此又叔和自著之书,断为主病在上,谓非独盛于寸部而何?然则短急之中,不尽歇止,固又叔和之所自言者矣。

杨仁斋:促者,阳也。贯珠而上,促于寸口,出于鱼际。

方龙潭《脉经直指》:促脉者,脉之疾促,并居寸口之谓也。

【正义】此两家所论促脉形势,俱宗《脉诀》之意,但仁斋申之以贯珠而上,出于鱼际二句,则指上促之尤甚者耳。

周寅卿《医说会编》:罗谦甫治赤马刺(音辣,蒙古人名。)食炙兔伤肉,其脉气口大二倍于人迎,关脉尤有力,用备急丸及无忧散,上吐下利而愈(出《卫生宝鑑》)。项彦章治食马肉,服大黄巴豆转剧,其脉促,宜引之上达,次复利之,以彻余垢而出(出《医史》)。所谓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者是也。夫伤物一也,而治之不同,药之有异,何哉?由乎脉之异而已。

【正义】此条明言促脉为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所以当吐其食,则促之独盛于寸,而不以歇止为主,尤其明显。

《脉学辑要》:促无歇止之义,《脉诀》为得。

第二十三节 革脉形象

《金匱·虚劳篇》: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正义】此论革脉形象,及主病之最精当者,以弦大二者相合之脉,谓之为革。盖以气势绷急,故谓之弦;而脉形铺张,故谓之大。惟轻按之,虽弦劲且大,而重按之,却又不及,则既非坚劲搏指,按之不移之弦,因谓之减。且亦非洪实有力之大,因谓之芤。后人所谓革脉,如张鼓皮者,即以状其外强中空之象,譬犹革之绷鼓,外虽坚刚而中无所有,此节摹绘革脉形神,最堪细玩,源出《金匱》,盖是中古相承之旧,而仲师采之,尚非仲师之自有发明。后人编《伤寒论》中之辨脉法,亦仍此一条,而《脉经》开卷,则首列脉形二十四种独无革脉明文,(今本《脉经》有革脉一条,则牢脉之误字。见下牢脉条。)可见此条犹是古人所遗,尚非叔和

〔1〕 枘(ruì 锐)凿 榫头和卯眼。以方榫插圆孔难以插入。后略去方圆二字而以枘凿指两不相合之意。《楚辞·九辨》:“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铍铍而难入。”

编次之本，所以竟与《脉经》不能符合。其所主之病，则弦而不实，即为寒证，大而中空，即为虚证，外似有余而内已不足，故为崩漏及失精脱血之候。

滑氏《枢要》：沉伏实大如鼓皮曰革，气血虚寒。革，易常度也。

【正义】《脉经》误以牢脉为革脉，而滑氏因之，遂有沉伏实大之说，亦是牢脉之形象。惟既从革字本义着想，谓之如鼓皮，则鼓皮在外，何得谓为沉伏？此必不可通者也。

徐春甫《医统》：革为皮革，浮弦大虚，如按鼓皮，内空外急。

《濒湖脉学》：诸家脉书，皆以革脉为牢脉，故或有革无牢，或有牢无革，混淆不辨，不知革浮牢沉，革虚牢实，形证皆异。

石顽《三昧》：革脉者弦大而数，浮取强直，重按中空如鼓皮之状，不似紧脉之按之劈劈，弦脉之按之不移，牢脉之按之益坚也。

【正讹】劈劈，当作“惕惕”，言指下之惕迫有势也。

何西池《医碥》：弦大迟而浮虚者曰革，如按鼓皮，内虚空而外绷紧也。

【正义】革脉以浮候刚劲为主，以形之坚强不和而言，不在乎来去之迟速，石顽因其气势迫促，用一迟字，而西池又因辨脉篇寒虚相搏之句，用一迟字，两家之言，固各有其义，然学者合而观之，必有吾谁适从之叹，实则熟思革字本义，于脉来之形势求之可矣。固不必问迟速之若何也。

陈修园：浮而搏指为革，中空外坚，似以指按鼓皮之象。现芤脉而外愈坚，主阴阳不交。盖孤阳越于上，即知真阴竭于下矣。

王子亨《指迷方》：革脉如涌泉，谓出而不返也。

【正义】王旼此说，貌视之，较诸家外强中空云云，颇似显相桢凿。然脉要精微论浑浑革革，至如涌泉，所以状其来势汹涌，往而不返，实与外强中虚之理，未必矛盾，此修园所谓孤阳越于上，而真阴竭于下者，固不妨姑备一说，以为《素问》申其义。（《素问》谓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今本《素问》脱一革字弊字。又危字误作色，绰绰误作绵绵，进至句不可读。兹从《甲乙经》，则浑浑革革，言其来之急也；弊弊绰绰，言其坚劲不和，重按即绝也。有来无去，有浮无根，其意极显。但弊弊二字义不可通，盖尚是传写之误。李士材《诊家正眼》亦谓脉来浑浊革变，急如涌泉，出而不返也。曰涌泉，则浮取之不只于弦，而且数且搏且滑矣。曰弦绝，则重按之不只于豁然，而且绝无根蒂矣，故主必死。）

丹波元简《脉学辑要》：革者，浮坚无根之极；牢者，沉坚有根之极。

第二十四节 牢脉形象

《脉经》：革脉有似沉伏，实大而长，微弦。

【考正】《脉经》有革脉，无牢脉。然革取皮革之义，言其外之坚刚，而牢则有根深蒂固，不可猝拔之意，正与革脉之劲急于外者相反，是《脉经》所谓有似沉伏实大而长者，为牢脉言，非为革脉言也。虽《千金方》革脉亦承《脉经》之旧，然《千金翼》有按之实强，其脉有似沉伏，名曰牢一节，其意与《脉经》此条同，而其名则牢而非革。按：《翼方·诊脉大意》一篇，列二十二脉形象，多与《脉经》近似，固亦《千金》之例，皆本于叔和者，决不于革脉一条，独易其名，则今本《脉经》、《千金》皆作革者，明是传写之误，而后人论脉诸书，多从《千金翼》，而

不从《脉经》^{〔1〕}、《千金》，尤其确据，此固讹字之显而有征者，不可不正。

《千金翼》：按之实强，其脉有似沉伏，名曰牢。牢，阳也。

杨元操《难经注》：按之但觉坚极曰牢。

滑氏《枢要》：牢，坚牢也，沉而有力，动而不移。

《四言脉诀·沉脉条》：有力为牢，实大弦长。

【正义】此言牢在沉候有力，而兼实大弦长四者之象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牢有二义，一则坚牢固实，一则深居在内，故树木以根深为牢，深入于下者也。监狱以禁因为牢，深藏于内也。沈氏曰：似沉似伏，牢之位也；实大弦长，牢之体也。然伏脉虽重按之，亦不可见，必推筋至骨，乃始有形，而牢则实大弦长，才重按之，便觉满指有力矣。

石顽《三昧》：牢脉者，弦大而长，举之减小，按之实强，如弦缕之状，不似实脉之滑实流利，伏脉之匿伏，革脉之中空也。

第二十五节 脉动形象

《伤寒论·辨脉法》：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者，此三焦伤也。若数脉见于关上，脉无头尾，如豆大，脉动摇者，名曰动也。

【正义】以言动脉之状态，并及其主病也。阴阳之气，两不相和^{〔2〕}，则相搏击，而脉亦为之鼓动，乃有脉动摇之状。其至之状态，滑数流利，颇近于数脉滑脉，而一粒脉起，如豆如珠，摇摇活泼，是以形态为名，不以迟数论，亦不以势力言也。搏指有力，是阳气之盛，故动脉属于阳脉。阳动者，寸部之脉动也，阴乘阳位，故阳气外溢，而为汗出；阴动者，尺部之脉动也，阳陷阴位，故阴从阳化，而为发热，此皆阳盛有余之脉证。若脉动而形冷恶寒，则三焦阳气已伤，故不能外温肌肉，则其脉动，非为阳盛有余之状，而为阳虚扰乱之征矣。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脉动摇，乃言动脉之状态，然此三句之文义，与上文殊不贯串，盖有缺文，或讹误。而后人断章取义，只知有此三句，遂谓动脉只见于关上，而尺寸无之，则上文阳动汗出，阴动发热，又将何说以解之？盖此节必言动脉见于关上，则其主病若何，而今本则绝不能联属，脱误可究。其所谓关上无头尾者，盖以形容其颗粒崛起之状，亦非上不至寸之阳绝，下不至尺之阴绝也。此脉状态，寻常本不多见，然时一遇之，竟有如珠子一丸，在指下动摇活泼者，见于妊妇为多，益信古人之不我欺也。

《脉经》：动脉见于关上^{〔3〕}，无头尾，大如豆，脉动然动摇。

《千金翼》：脉见于关上，无头尾，大如豆，脉动然动摇名曰动。动，阳也。

【正义】《脉经》、《千金翼》两条其文大同，盖皆本之于辨脉篇。然但言见于关上，则动脉颇似仅诊于关，而尺寸两部，无是脉象者，岂不与辨脉篇阴动阳动两层，显相乖舛^{〔4〕}？惟细绎辨脉篇本文，若数脉见于关上以下四句，文义与上文不相联贯，其有脱误可知。而据叔和

〔1〕 经 原脱，据《脉理学讲义》补。

〔2〕 和 原作“知”，据《脉理学讲义》改。

〔3〕 关上 原作“上关”，据《脉理学讲义》改。

〔4〕 舛(wǔ 五) 原作“悟”，据文义改。舛，也作“忤”、“忤”、“连”、“拮”等。意为违背，乖逆。《汉书·王莽传》：“财饶势足亡所辄意。”

所引,已同今本,则讹脱盖已甚久,且《脉经》只引此三句,而不引阳动汗出,阴动发热二句,又可见辨脉等篇,亦非必出于叔和之手,所以与《脉经》亦不一律。然则《伤寒论》中辨脉、平脉、伤寒例三篇,万不能参定其果是何人编辑,当是仲景以后,读是书者随手摘录古人成言,以备考证,而记录者又不止一二人,所以良莠杂糅^{〔1〕},文义殊不一致,再加以传写者错落讹误,不知凡几,此三篇之所以不可卒读也欤。

《诊家枢要》:动脉其状如豆大,厥厥动,寻之有,举之无,不往不来,不离其处,多于关部见之。

【正义】滑氏亦谓动脉多见关部,是承《脉经》之误,且动之为象,一粒圆丸,突然高起,轻按即得,而乃又承高阳生《脉诀》之误,竟谓寻之有,举之无,则如豆大者何至如此?盖动脉真象,极不多遭,伯仁袭用是说,岂此公生平竟未尝一遇此脉耶?

石顽《三昧》:动脉者,厥厥动摇,指下滑数如珠,见于关上,不似滑脉之诸部皆滑数流利也。

【正义】辨脉法明言阳动汗出,阴动发热,岂非阳指寸部,故寸脉流动,则为阳气上浮,所以知其当有汗出;阴指尺部,故尺脉流动,则为阳气下陷,所以知其当有发热。其下文动脉见于关上云云,有脉象而无主病,显与上文不能一例,且不相承接。寿颐终疑其传写脱误,不谓自叔和《脉经》以后,皆以见于关上一节,牢牢认定,一似竟未见有阳动阴动二句者,于是寸尺两部,遂绝不许有动脉出见,宁不可异。然如滑伯仁所谓多于关部见之,语气尚觉活泼,不似《脉经》、《千金翼》之呆板,犹可说也。至石顽老人,则直谓但见关上,不似滑脉之诸部皆滑数流利,貌视之,颇觉读书得间,辨得动滑二者,如掌上罗纹,条条清楚,然自有此说,而动之为动,乃必不容再在寸尺一诊,限定后学眼光,尤为武断之极。须知动是动摇,形短不长,滑是滑利,三部若一,谓动只见之于三部之一,滑则见之于三部之同,固无可,而究非关部独滑之为动,三部俱滑之为滑也。

王子亨《指迷方》:动脉之状,鼓动而暴,指下不常,气血相乘,搏击而动也。

【正义】此于动脉形象,言之未详,而谓为气血相乘,搏击而动,说理极其明显。

王肯堂:阳升阴降,二者交通,上下往来于寸尺之内,方且冲和安静,焉得有所谓动者?惟夫阳欲降而阴逆之,阴欲升而阳逆之,两者相搏,不得上下,鼓击之势,陇然而起,而动之脉形著矣。

【正义】此细绎动脉突然耸起之理,而想到阴阳二气,不相和同,彼此鼓击冲突,而成此形,实是气化推移必然之势,盖即王子亨旧说而更畅言之,最为亲切有味。寿颐谓妇人少阴脉动甚,谓之有子,正其阴阳二气,乍相凝结之时,其气尚未和谐,所以脉为之动,可与此意互相沟通。又气滞痰凝者,时亦有动脉可见,其理亦正如是。

何西池:数而跳突者名为动,乃跳动之意,大惊之时,多见此脉,盖惊则心胸跳突,故脉亦应之而跳突也。辨脉法曰:若数脉见于关(自注:观“若”字,则关是偶举,可见动脉非只见于关脉也。),上下无头尾(自注:状其圆而突耳,非真上不至寸下不至尺也),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

黄韞兮:《伤寒论·辨脉法》曰: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愚按:两“上”字,其一乃后人误添者,当是数脉见于关上下。经曰:女子手少阴脉动甚

〔1〕 糅(róu 柔) 混杂也。《仪礼·乡射礼》:“无物,则以白羽与朱羽糅。”

者，妊子也。手少阴属心，是寸有动脉矣。王叔和著《脉经》，不知两“上”字其一乃衍字，因曰动脉见于关上，遂令后之论脉者，皆曰动脉只见于关，与经不合矣。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脉诀》之论动脉，含糊谬妄，濒湖已辨之，然犹言只见于关，尔后诸家，亦多依之，至何梦瑶、黄韞兮，乃就若之一字，为之解释，极为明备，可谓千古卓见。

第二十六节 脉 伏 形 象

《难经·十八难》：伏者，脉行筋下也。

【正义】《素问》论脉，惟脉要精微论有按之至骨之文，而未见一伏字，至《难经》始明言伏者脉行筋下，是即沉脉之尤者，故主病亦较之沉脉更重一筹。但脉是血管，筋乃附骨而生，虽不可谓筋之下竟无血管，然脉动而可以指按得之者，必非筋下之血管，《难经》乃谓脉行筋下为伏，立说殊有未妥。

《脉经》：伏脉极重指按之，着骨乃得。

【正义】伏即沉中之最甚者，非极重按之，不至筋骨之分，几不可见，然虽重按可见，而亦细小者为多，盖去脉绝不见四字只一间耳。

《诊家枢要》：伏，不见也。轻手取之，绝不可见，重按之，始附着于骨。

【正义】叔和、伯仁俱谓伏脉着骨，亦是形容其深藏于内，非极重按，必不可得之意，较之《难经》筋下一说，显明多矣。

《四言脉诀》：深深在下，沉极为伏。

戴同父《脉诀刊误》：伏脉初下指轻按不见，次寻之，中部又不见，重手极按，又无其象，直待以指推其筋于外，而诊乃见，盖脉行筋下也。若如常诊，不推筋以求，则无所见，昧者将以为脉绝矣。

【正义】同父此说，极言伏脉之伏藏深处，是为《难经》“脉行筋下”句作注，其意虽无不是，然筋是附骨之筋，脉是经脉之脉，世固未有筋反在脉之上，而脉乃行于筋之下者。且筋丽于骨，亦必不能推之使动，《难经》有“脉行筋下”四字，只以形容其深伏之意，断不能拘泥字面，看得呆板。自经戴氏为之竭力描摹，尤觉十八难之原文，大是不妥，固不如叔和“重指按之着骨乃得”八字，说得浑溶无迹之为妙。宋南康崔氏《四言脉诀》，沉极为伏，推筋着骨，亦是形容之辞，何图同父必以推其筋于外五字申言之，而筋反不附着于骨，尤其可怪，此则同父读书，失于笃信之过，何如约略言之，申其义而不泥其文之为愈乎？

石顽《三昧》：伏脉者隐于筋下轻取不得，必委曲求之，乃附着于骨，有三部皆伏，一部独伏之异，不似沉脉之三部皆沉，而按之即可得也。

【正义】石顽“筋下”二字，亦不免与同父同病，然委曲求之，附着于骨二句，则措辞之圆到多矣。

第二十七节 散 脉 形 象

《脉经》：散脉大而散，散者气实血虚，有表无里。

【正义】散脉应指模糊，是为气血涣散之象，虽曰其形或不甚细，然畔岸皆不清楚，究不能谓之为大，《脉经》似之以大，已不甚允，且血虚之甚，其气亦虚，所以于脉应之，遂至散漫

无垠，不能齐整，王叔和谓为气实，正不知于意云何，此恐传写者或有讹误，古人立言，当不至刺谬至此。

《诊家枢要》：散，不聚也，有阳无阴，按之满指，散而不聚，来去不明，漫无根柢。为气血耗散，腑脏气绝，主虚阳不敛。

【正义】散脉为虚甚之象，岂仅阴血无依，亦是阳微欲绝，故脉亦涣散而不能自收。伯仁谓为有阳无阴，尚未确切，须知虚阳上浮者，脉来尚有气势，犹不致飘忽无根，荡摇莫定，至于散乱也。且既知为腑脏气绝，则更不仅是虚阳不藏矣。

《四言脉诀》：虚甚则散，涣漫不收。

又：散脉无根，形损难医。

戴氏《脉诀刊误》：心脉浮大而散，肺脉短涩而散，平脉也。

【正义】《难经》谓心脉之浮，浮而大散，盖以心脏之气，比德于火，其气上升，又位居膈上，故于脉象当浮。其所谓大而且散者，第以比于火焰之腾举，其势廓张，不甚凝聚耳，非真散乱无纪之脉，可为无病之真象。此读古人书，不可不观其会通，而呆死于字句之下。若玉机真藏论谓秋脉来急去散，又欲借以形容毛浮之意，岂真气血皆竭之散乱可比，而同父竟以浮大而散，短涩而散，谓之平脉，抑亦过矣。

李濒湖引柳氏：散者，脉无统纪，无拘束，至数不齐，或来多去少，涣散不收，如杨花散漫之象。

《濒湖脉学》：散似杨花散漫飞，去来无定至难齐，产为生兆胎为堕，久病逢之不必医。

【正义】杨花散漫之喻^{〔1〕} 飘忽无根，真可为散脉传神。

石顽《三昧》：散脉者，举之浮散，按之则无，来去不明，漫无根蒂，不似虚脉之重按虽虚，而尚不至于散漫无着也。

何西池《医砭》：大而盛于浮分，名洪；大而散漫渗开，与肉无界限，则为散。脉形本园欽，今散漫不收，盖虚甚而四散者也。

程观泉《医述》：散脉有二义，一为自有渐无之象，一为散乱不整之象，比如杨花散漫，或至数不齐，或多寡不一，为危殆之候。（周澄之注：乍大乍小，乍数乍疏，至之散也；乱如麻子，形之散也，皆主死。若寻常病脉之散，是形势宽泛，畔岸不敛，浑浑不清耳）

【正义】麻子之喻，殊不可解，凡草木之子，无不坚实，正与散字本义相反，此必刊刻之误，似当作麻絮，斯为散而且乱之证。

陈修园：浮而不聚为散，盖按之即散，来去不明，故主正气耗散之征。

莫枚士《研经言》：脉有左右相低昂者，谓之散，如树叶之动，榆荚之落。（自注：《玉函》：戔戔如落榆荚者，名曰散也。八十一难作戔戔戔戔，依字当作振。桑桑，《广韵》：叶动貌。桑，树叶动貌）

【正义】树叶自动，左右低昂，无力之状着矣。《说文》：桑，木叶摇白也。盖木叶本青，而动摇无常，则远望之，时见为白。枚士据字学以证散脉之象，解释经文，最合训诂之真，脉形散乱，其状固有如此者。

〔1〕 喻 原作“俞”，据《脉理学讲义》改。

第二十八节 结脉形象

《难经·十八难》：结者，脉来去时一止，无常数，名曰结也。

【正义】此但以歇止无定之脉，名之为结，正以气血偶有结滞，而脉象亦因而乖其运行之常，此并未言及来去之迟速。盖结之为结，固仅仅以偶然歇止得名，正与仲景《伤寒论》结代对举之义符合，但以只之有定无定为断，固不问其为迟为速，惟太阳篇一条，则明言其缓而时止矣。

《伤寒论·太阳篇》：脉按之来缓，而时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

【正义】此始以来缓中时止，名之为结，视十八难添出缓之一层，然并未与促脉两两对举也。盖脉之往来，本当流利，其气血不调，而甚至偶有结涩，则其搏动之气势，必不能流利自如，谓其来去之间，必有怠缓，固亦理之有可信者，则此缓字，必不可呆读。然《伤寒论》之辨脉篇则因此节言缓，而遂添出数中一止之促，以为之对，且以印定后人之目光，认作仲师旧说。寿颐以为仲师之意，固不如是也。又脉来动而中止以下共二十二字，义不联贯，不可强解，《医宗金鉴》谓文义不顺，当是衍文，其说甚是。

《伤寒论·辨脉篇》：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

【正义】此节始以缓中一止，名为结脉，与数中一止之促脉，对待成文；又以阳盛则促，阴盛则结，伸言其义，而结之与促，遂为脉象之对偶，后世言脉理学者，率多宗之。然结脉并不皆是阴寒之证，凡气滞血凝，疝瘕痞积，结涩诸病，其脉或止，数见不鲜，何尝尽属寒证。此节“阴盛则结”四字，大有不妥，且《难经》有结脉歇止之明文，而绝不言及促字，仲景太阳篇又以结代对举，以辨歇止之有定与无定，而亦不与促脉并列，可知仲师意中，必不若是。辨脉平脉等篇，文义甚杂，瑕瑜多不自掩，必非仲景手笔，可无疑义。

《脉经》：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

【正义】叔和此说，即从《伤寒论·太阳篇》来。然寿颐则谓仲师意中，但以歇止之有定与无定，分别结脉代脉之形态，代脉并不以迟速而有异义，则结之为结，亦只认其来去之中，偶有一止，而不问迟速可也。

《千金翼》：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按之小数，中能还者，举指则动，名曰结。结，阴也。不死。

【正义】孙氏此条，即本于《伤寒论》之太阳篇。然太阳篇本文，文义已不条达，必不可解，《金鉴》以为衍文可删，最早斩绝葛藤，免滋纠缠之妙法。而孙氏此节，亦复若断若续，殊未了了，仍不可解，此宜存而不论，付之阙疑可也。

《滑氏枢要》：结，阴脉之极也，脉来缓，时一止复来也，名曰结。

【正义】伯仁此条，全从辨脉篇，画依样之葫芦，而直断为阴脉之极，语病更深，万不可信。

王子亨《指迷方》：结脉之状，大小不定，往来不拘，数至时一止。

方龙潭《脉经直指》：结者，气血之结滞也。至来不匀，随气有阻，连续而止，忽然而歇，故曰结。又或三动一止，或五七动一止，或十动二十动一止，亦曰歇。此歇者，不匀之歇至也。其病不死，但清理痰气自可。

【正义】此条但言结为歇止，而不拘泥古人缓中一止，及阴脉两层，是为能见其大，高于王叔和、孙思邈、滑伯仁矣。

钱天来《伤寒溯源集》：结者，脉来停止暂歇之名，犹绳之有结也。凡物之贯于绳上者，遇结必碍，虽流走之甚者，亦必少有逗留，乃得过也。此因气虚血涩，邪气间隔于经脉之间耳。虚衰则气力短浅，间隔则经络阻碍，故不得畅其流行而阻碍也。

【正义】钱氏此节，专就结字本义，割切说解，立论尤其圆到，此为脉结所以然之真理论，可谓揭出神髓者矣。

张景岳《脉神》：脉来忽止，止而复起，总谓之结。旧以数来一止为促，促者为热，为阳极；缓来一止为结，结者为寒，为阴极。然以予验之，则促类数也，未必热，结类缓也，未必寒，但见中止者，总是结脉，多由血气渐衰，精力不继，所以断而复续，续而复断，常见久病者多有之，虚劳者多有之，或误用攻击消伐者亦有之。但缓而结者，为阳虚，数而结者为阴虚，缓者犹可，数者更剧，此可以结之微甚，察元气之消长，最显最切者也。至如留滞郁结等病，本亦此脉之应有，然必其形强气盛，而举按有力，此多因郁滞者也。又有无病而一生脉结者，此其素禀之异，无足怪也。舍此之外，凡病有不退而渐见脉结者，此必气血衰残，首尾不断之候，速宜培本，不宜妄认为留滞。

【正义】景岳此说，以但见脉中一止者，总谓之结，是真能读《难经》而信其所可信者。盖结字本义，自有结滞停顿正解，固不必问其迟速之如何，惟末段谓渐见结脉，速宜培本，则未可一概论耳。

石顽《三昧》：结脉者，迟缓中见歇止，而少顷复来，不似代脉之动而不能自还也。

坊本《洄溪脉学》：结脉以结而不散为义，迟滞中时见一止，古人譬之徐行而息，偶羈一步，可为结脉传神。

【正义】此两条又拘定迟缓一边立说，皆未免食古不化。

丹波元简《脉学辑要》：结脉始见于《灵枢·终始篇》：六经之脉，不结代也。《甲乙经·五卷·针道终始篇》同。及十八难而辨止法以缓来一止为结，数来一止为促。乃与仲景本论之旨相左（详促脉条）。张景岳以结脉为歇止之总称，盖有见于此。

第二十九节 代脉形象

《伤寒论·太阳篇》：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正义】脉来中止，而又不能偶止即续，必少缓须臾，然后复动，有如替代禅代者，因名曰代。此与结脉之偶然一止，而即相续者不同，故仲师谓之难治。且其止也，亦复约略有定，如《难经》所谓四十动一代，三十动一代者，亦不似脉结之止无时，是其人气血运行而不能联贯，已有确证。故脉之歇也，亦有常数，此固非偶尔乖违者之可以同日而语者也。

《脉经》：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脉结者生，代者死。

又：脉五来一止，不复增减者死。经名曰代。

【正义】代脉中止，既有一定之晷刻^{〔1〕}，已足征五脏之气，不能嘘吸无间。故《难经》直

〔1〕 晷刻 犹言时刻。《梁书·贺琛传》：“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

谓四十动一代，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二脏无气；然犹未至三五动而即止也。如仅五来一止，不复增减，则气机短促，尤有明征，其死宜矣。盖如老年人气血已衰，固有脉代而其人无恙者，然其歇也，必相去数十动之间，尚可勉延岁月，如果五动一止，则短期至矣。

《千金翼》：脉动而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代，阴也。代者死。

滑氏《枢要》：代，更代也。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由是复止，寻之良久，乃复强起为代。

杨仁斋：代者，阴也。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由是复止，寻之良久复来，如更代之代。

《脉诀刊误》：代者，此脉已绝，而他脉代之之义。盖一脏之气不至，而他脏之气代之也，故其中止，必久而再来。

【正义】代取禅代之义，不过言其停歇有定，如相禅代耳，非真别有他物以来为之更代。《难经》一脏无气，二脏无气云云，亦是意逆之，推想其理，殆必脏气之不相联属，故亦不能明言一脏二脏，果是何脏，（《脉经》谓一脏无气，肾气先绝；二脏无气，肝气不至；则以《难经》之言，而强为证实之，究属臆说。辨已见前。）何以后人竟谓一脏之气已绝，而他脏之气代之，须知果是脏气已竭，其人又安有可以苟延岁月之理？认得太泥，反觉窒碍难通。

士材《正眼》：代者，禅代之义，如四时之禅代，不愆其期也。结脉之止，一止即来；代脉之止，良久方来。

【正义】此更于歇止有定以外，补出良久方来一层，亦代脉中应有之义。

钱天来《伤寒溯源集》：代，替代也。气血虚惫，正气衰微，力不支給，如欲求代也。止而未几复动，若有不复动之状，故谓之不能自还。又略久则又动矣，故曰因而复动。

【正义】此钱氏为《伤寒论·太阳篇》代脉一节作注，立言颇为清晰。

【备考】脉之有代见于《素问》，其名最古，宣明五气篇谓脾脉代，是脾之平脉，当非歇止之象。景岳尝谓土寄旺于四季，脾脉当随四时而转移，如春应微弦，夏应微洪之类，以其与四时相为禅代，故谓之代，此解最合脉理之正。盖后人所谓歇止之代脉，且是五脏气衰，不相贯通，安可误认为脾脏无病之本色，是脾脉代之必不当以歇止论者也。然平人气象论谓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则又明言长夏时之脉代，既不能以四时禅代之义为解，又不能谓代脉即是软脉，又不可强作歇止解，且上文不谓长夏胃微代为平，真是莫名其妙。启玄注意谓动而中止，殊不可通，此与宣明五气篇之脾脉代一句，王注直以为软弱，皆是望文生义，随心所欲，而不顾事理之安否，胡可为训。考《脉经》引平人气象篇此节，本作“但弱无胃曰死”，与上文长夏胃微软弱口平，弱多胃少曰脾病，原是一气贯注，亦与春夏秋冬四时脉象，句法一律，则《素问》但代无胃一句，明是浅者即以宣明五气篇脾脉代一句，而妄为改窜。不知脾随四时而递为禅代，于彼可通，于此必不可通，证之《脉经》，痕迹已露，此《素问》代脉之不以歇止论者也。惟脉要精微论谓代则气衰，又谓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此二“代”字，即指歇止而言，文义显然。又《甲乙·四卷·经脉篇》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矣一节，（今《灵枢·根结篇》本此。）则以歇止有定之脉，名之为代，又是凿凿有据，后之言歇止者，无不宗之，盖至是而代脉之名义，遂专属于动而中止一层，更不知代脉尚复有何别解，且更不复问《素问》“脾脉代”三字，当作何解，知其一不知其二，晚近医家，目光之短，大率如是。惟考之《史记·仓公传》，则曰不平而代，又曰

代者时三五不调，乍疏乍大也。张守节正义，谓动不定曰代。是不仅以脉至之疏密无定者，谓之代，即脉形之大小不常，脉势之盛衰不一，在古人亦无不谓之代。所以景岳亦谓代以更代为义，谓于平脉之中，而忽见软弱，或乍数乍疏，或断而复起，皆名曰代。又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乃至数之代，即根结篇之代也；若脉本平匀，而忽强忽弱者，乃形体之代，即平人氣象论之代是也；又若脾主四季而随时更代者，乃气候之代，即宣明五气篇之脾脉代是也；但当各因其变而察其情云云。寿颐按：景岳是说，即本仓公传之正义注，而申言之，以证歇止之代，四时之代，各明一义，最是独得真解。惟平人氣象篇“但代无胃”一句，认作脉本平匀而忽强忽弱，仍是望文生义。要知长夏之脉，本宜软弱，必不应以软弱遂谓之代，此是后人妄改之字，不必深论。惟代脉取义，固不独为歇止专称，则证以古书，自有确据，爰附论之，以为脉学旁证，亦足为晚近医家，旷其见闻。

第三十节 附录：清浊脉象

石顽《三昧》：清脉者，轻清缓滑，流利有神，似小弱而非微细之形，不似虚脉之不胜寻按，微脉之软弱依稀，缓脉之阿阿迟纵，弱脉之沉细软弱也。清为血气平调之候，经云：受气者清。平人脉清虚和缓，一生无险阻之虞。如左手清虚和缓，定主清贵仁慈；若清虚流利者，有刚决权变也。清虚中有一种弦小坚实，其人必机械峻刻；右手脉清虚和缓，定然富厚安闲；若清虚流利，则富而好礼；清虚中有枯涩少神，其人虽平，目下必不适意；寸口清虚，洵为名裔，又主聪慧；尺脉清虚，端获良嗣，亦为寿征。若寸关俱清，而尺中蹇涩，或偏小偏大，皆主晚景不丰，及艰子嗣；似清虚而按之滑盛者，此清中带浊，外廉内贪之应也。若有病而脉清楚，虽剧^{〔1〕}无害，清虚少神，即宜温补以助真元；若其人脉素清虚，虽有客邪壮热，脉亦不能鼓盛，不可以为证实脉虚，而失于攻发也。

又：浊脉者，重浊洪盛，腾湧满指，浮沉滑实有力，不似洪脉之按之软阔，实脉之举之减小，滑脉之往来流利也。浊为禀赋昏浊之象，经云：受谷者浊。平人脉重浊洪盛，垂老不能安闲，如左手重浊，定属污下；右手重浊，可卜庸愚；寸口重浊，家世卑微；尺脉重浊，子姓凶莽。若重浊中有滑利之象，家道富饶；浊而兼得蹇涩之状，或偏盛偏衰，不享安康，又主夭枉；似重浊而按之和缓，此浊中兼清，外圆内方之应也，大约力役劳勩^{〔2〕}之人，劳其筋骨，脉之重浊，势所必然。至于市井之徒，拱手曳裾，脉之重浊者，此非天性使然欤？若平素不甚重浊，因病鼓盛者，急宜攻发，以开泄其邪。若平昔重浊，因病而得蹇涩之脉，此气血凝滞，痰涎胶固之兆也。

【正义】清浊二脉，自来言脉理学者，多不注意，惟《太素》脉象，假记察脉以定其人之富贵贫贱，穷通寿夭，此是星命支流，决非医林正轨，甚且谓如何如何而利达，如何如何而困穷，言之愈神，则失之愈远，鄙陋之尤，何足污吾笔墨。第人禀阴阳气化以有生，赋畀本各不同，则骨干之刚直媚谄，性情之慈祥暴戾，品格之高下，气度之隆污，观人者自必有至诚前知之理。惟脉道之循行，是即斯人气血流露之真相，诚于中者形于外，明者察之，见微知著，

〔1〕 剧 原脱，据《脉理学讲义》补。

〔2〕 勩(yì 义) 劳苦也。《说文》：“勩，劳也。”《广韵》：“苦也。”

亦犹础润而雨，月晕而风，固亦理之所当然，而事之所必至。此即《太素》脉学之所由昉^{〔1〕}，而亦智者烛照万物之所以无遁情也。石顽老人本此意以解清浊二脉，说理平易近情，不同术数家谬妄穿凿，持论尚多可采。寿颐则谓脉之清者，言其形势之清析，来往之分明，气象从容，安和流利，其人必天姿伉爽，心地光明，亦且才智过人，学识远到。若谓得此脉者，必当处境高华，遇合顺适，则人生遭际，万有不齐，天爵斯尊^{〔2〕}，亦何必以俗眼相加，视尘世之萦萦利禄为可宝耶？若脉之浊者，言其形态之浑浊，至数之模糊，畔岸不明，界限不别，其人必性情椎鲁，蠢愚冥顽，亦且朴质昏庸，随人役使。若谓得此脉者，不当境遇安恬，席丰履厚，则南阳近戚，岂尽贤能？钟鸣鼎食^{〔3〕}之家，何尝无没字丰碑，而蠢同木石者乎？石顽谓清脉轻清缓滑，流利有神，所见甚是，然谓浊脉洪盛满指，浮沉有力，则犹泥其迹而遗其神。须知浊之为浊，只言其浑浑不清，并不问其形之大小，力之强弱，如其洪盛有方，而形势分明，即非浊脉。凡昏庸愚鲁之人，按其脉象，自有一种浑浑噩噩，莫辨畔岸之态，正不在乎盛与不盛，实与不实也。石顽又以寸脉之清浊，辨其家世之高下；尺脉之清浊，卜其子姓之贤愚；虽曰承先启后未尝无是理，然已邻于星相家言，越出医学绳墨之外，殊非吾侪分内职务。但就脉论脉，以别智愚，自有可以隐操人伦之鉴者，姑书所见以备一解，亦未始非知人论世之一助。若以病脉清浊言之，则清者气血皆醇，必无意外变卦，而浊者痰湿内蒙，应与泄化，又是一定不易之法理矣。

〔1〕 昉(fǎng 访) 天方明。引申为开始。

〔2〕 天爵斯尊 爵，爵位。指天降斯尊以使人得其爵位。

〔3〕 钟鸣鼎食 击钟列鼎而食。形容贵族的豪奢排场。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第四卷

第四章 诸脉主病之一

第一节 绪 言

脉之应病，所以征气血之虚实盛衰，病机之温凉寒热，有是证，当有是脉。浅言之，将谓脉随病势为变迁，故脉证相合，如影随形，必先有是症而后有是脉。抑知脉乃气血之先机，气血偶乖，脉必先现，惟脉已变迁，而后有病状以应之，非病先发动，而后有脉象以彰之也。但在医者察病之时，固已病状昭著，而后为之，按脉动静，以辨别其吉凶，一若因病而后脉乃显者。岂知病机萌动之初，其人脉道，固已早有端倪，预为呈露，此智者所以能料吉凶于未病之先也。或谓脉之名称，止此二十八种，而病情瞬变，则虽演之千百，亦有未尽，以有限之脉形，应无方之病态，谈脉理学者，岂不终有穷无复之之时。不知无论何病，进退始末，为状万殊，凡此二十八种脉象，无不可以随时发见，亦无不可以有时兼见。且即就一种脉象，以言所主何病，亦复情势不同，虚实互异。考古书自《内》、《难》以下，各申一义，亦复各主一说，虽言人人殊，而无不具有精蕴，学者苟不细为体验，未有不讶其大相悬绝者。爰辑专条，为疏通而证明之，可知持论虽殊，咸有真谛，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乃可以有定之脉形，辨无穷之见证，是亦姬公指南之车也。若夫宋金以降，诸家议论，则恒有不尽纯粹者，毋宁概从删弃，不欲以砭砭^{〔1〕}乱玉，或亦斩绝葛藤之一道欤。

第二节 脉 浮 主 病

《素问·脉要精微论》：浮而散者为衄仆。

【正义】衄读为眩，乃虚阳上浮为病。气血俱升，上有余而下不足，故脉必应之而浮。至眩而颠仆，则升浮太过，激动脑经，失其知觉运动，即调经论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者，是金元以后之所谓类中风也。气血冲脑，至于暴仆而不自知，脉为之散不亦宜乎？王启玄注但谓脉浮为虚，散为不足，气虚而血不足，故为头眩而仆倒，尚是浮浅之空话，非经旨也。

又：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

【正义】脉敛于内，是为中候言之；脉显于外，即为浮候言之。身热为表证，故按其脉，必在外而不在内。经意未尝不浅显明白，但“推而内之”四字，不甚可解耳。乃王启玄注则曰：

〔1〕 砭(wū 武)砭(fū 夫) 亦作武夫，似玉的美石。《山海经·南山经》：“(会稽之山)其下多砭石”。郭璞注：“砭，武夫，石似玉。”

脉远臂筋，推之令近远而不近，是阳气有余，故身有热也云云。添出远近两字，究不知其意当作何解？竟令人莫明其妙，似此注家，真是点金成铁。

又：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

【正义】浮主在表，病在阳分，亦为阳脉，有是脉当有是病，故虽不躁，亦主有热。

又平人气象论：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

【正义】《素问》此节，连称寸口，盖合寸关尺三部言之。既浮且盛，则搏指有力，又且形势盛大，主有余之病，是为外感之六淫，当有发热等证，故曰在外。

又：寸口脉浮而喘者，曰寒热。

【正义】今本《素问》，浮字作“沉”。启玄注：喘为阳吸，沉为阴争，争吸相薄，故寒热也。其义甚不可晓。考《甲乙经》则作“脉浮而喘”。按《素问》此节，自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以下凡八句，皆言寸口脉如何者其病如何，则此句“喘”字，固亦以脉形言之，必非喘嗽之喘。虽喘之脉形，他书绝未一见，而《素问》则屡有之。五脏生成篇谓赤脉之至也喘而坚，白脉之至也喘而浮；又曰喘而虚，皆以“喘”字形容脉状，可无疑义。考之脉要精微论心脉搏坚而长等五句，《太素·十五卷·五脏脉诊篇》皆作“揣坚而长”，杨上善训揣为动。又《素问·玉机真藏论》：真心脉至坚而搏，真肾脉至搏而绝。《太素·十四卷·真藏脉形篇》二搏字亦皆作“揣”，扬亦以动释揣。是上善意中固皆作搏动之解，可证揣即搏字之讹。盖彼既误搏作揣，而此又误揣作“喘”，一误再误，岐中有岐。凡此数条喘字，寿颐窃谓皆当作搏字解。既浮且搏，感邪在表，信有可徵，故知为寒热。《甲乙经》盖本作浮而搏，固视《素问》为长，王注望文生义，殊不可通。互详后文脉紧脉弦主病本条。

又：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正义】脉浮为病未深入，滑疾为脉有气势，是邪犹浅而正未伤者，故曰新病。滑，《太素》作“涩”，盖传^{〔1〕}写之讹。

又：阳阴脉至，浮大而短。又经脉别论：太阳藏何象？曰象三阳而浮也。阳明藏何象？曰象大浮也。

【正义】此之太阳阳明，以春夏时令言之，非十二经络之太阳阳明。春初地气萌动，由阴而初出于阳，阳犹未盛，故曰少阳。至春尽夏初，则阳已渐盛，故曰阳明。气泄于外，所以阳明之脉当大浮，然犹未及长夏时之大盛，所以阳明脉至，虽浮且大，而犹见其短，若至盛夏炎热，则阳气最旺，故曰太阳，是三阳极盛之候，脉皆浮现于皮毛之间，不亦宜乎？此脉象之应乎时令而变迁者，亦是平时无病之脉，不当误认病脉。启玄注：平人气象篇阳明脉至，为谷气盛，是误认为阳明胃经，不可不正。三阳三阴，分主四时十二月，俱已详前节一卷时令脉象条。

又：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又玉机真藏论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

【正义】此以无病之脉言之，则春夏生长之令，脉宜发皇而不宜瘦小沉涩；秋冬收藏之令，脉宜敛藏而不宜浮大。如果其人无病，而脉与时违，甚非平和气象。若病者则有是病，即应有是脉，如其脉病相合，亦非败征。譬如各月表病身热，其脉无不且浮且大，是不得以其不合时宜，而诋为坏脉者也。

〔1〕 传 原作“转”，据文义改。

又：春胃微弦曰平，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

【正义】春为肝脏当旺之时令，弦为肝脏应时之平脉，毛者轻而浮滑之脉，是秋令平脉之本色。若春时而已兼有秋令应时之毛浮脉，则肺气已盛，驾乎肝气之上，将有乘胜而来侮肝之势，故知其至秋之时，肺气当旺，肝气退舍之令，而必为病。若春令而毛浮之脉甚盛，则肺气太旺，肝德已衰，虽在春三月肝脏自旺之时，而肝气太馁，应有之脉状，不可得见，故知其今已为病。凡四时不见应有之脉，而反见他时之脉者，义皆如此。所谓一岁之脉，不得再见，春得秋脉，死在金日者是也。寿颐按：此以五行克贼而言，虽不可太泥，然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本是古人之常语，天地间自然气化，生克胜复，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人在气交之中，一嘘一吸，何莫非造化氤氲，相与鼓盪，岂可谓元气溟濛^{〔1〕}，目所不见，耳所不闻，而遂以为必无是事。惟宋金元明之世，谈医者恒以五行脏府，作为口头禅，勉强涂附，空谈满纸，或有非病理之真者，则未免令人望而生厌，遂致今之号为时流者，肆口雌黄，借此以为攻评资料，究竟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寿颐纂集医药各种，盖已埋头二十年，雅不欲死认五行，倭指而数休囚旺相。但天地间万物生化之源流，实莫能外此五材之作用，固自有不能屏除净尽之理，故间一存亡，以昭理化之真。

又：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

【正义】毛浮为肺脏平脉，于时为秋。秋虽肃降之令，而承盛夏发泄之后，万无骤然改变之理，故脉象仍见为浮，惟已渐趋于肃降，则浮而不甚涌盛，不若盛夏之脉，浮大有力，此秋脉之所以不曰浮而曰毛也。既有和缓之胃气而微合毛浮，是为秋时之平脉。若胃气少而毛浮太过则肺家之自病。若但见毛浮而无冲和之胃气，则肺之真脉见矣，故为死征。若毛浮而隐隐然，含有春令富旺之弦脉，则肝气太盛，于肺气当旺之令，而肝气甚盛，肝病已露端倪，一屆三春之令，肝气益旺，其势愈猖，为病必矣。

又：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正义】此秋令肺气当旺之毛浮脉象，为平、为病、为肺脏绝之分别也。厌厌，读为栝栝，《广韵》栝：叶动貌。聂聂，读为桑桑。《广韵》桑：树叶动貌。如落榆莢之落，当从《甲乙》及十五难作“循”。言脉之轻而滑利，如树叶之动摇，俯仰自得，正合肺气轻而在上之情性，又合乎秋令毛浮之气化，故为肺家无病之平脉。若毛浮之中，不能滑利流动，则已非轻清之义，如鸡羽者，毛中含有刚劲之态，则肺家有病，而失其轻灵之常矣。故曰：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若轻浮太甚，不任寻按，则肺气绝矣。故曰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考异】《难经·十五难》以厌厌聂聂如循榆叶，为春令肝脉之平，又以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为秋令肺脉之平。宋·林亿等校正《素问·平人气象论篇》引之，谓恐是越人之误。寿颐按：春时阳气萌动，脉象应之，而如树叶之悠扬活泼，秋时承长夏之后，气不遽敛，脉象应之，而如车盖之广大高张，亦是各有至理，此古人各有所受之，是可两通，所谓言岂一端，义各有当，不可执《素问》而竟疑《难经》之误也。

又宣明五气篇：肺脉毛。

又玉机真藏论：秋脉如浮，何如而浮？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曰：何如而反？曰：其气来毛而中央坚，

〔1〕 溟(míng 冥)濛 模糊不清。《八脉》：“上暗即隐轡，下睇亦溟濛。”

两旁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曰:秋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曰: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正义】秋脉轻虚以浮,本以秋承盛夏之后,尚在发扬极盛之时,虽已当肃降,然必无一交秋令,即归敛藏之理,故脉犹见为浮,然已不如长夏时之浮大洪盛,故曰轻虚以浮。是秋虽收成,而脉犹不能迳收之象,此秋令脉浮之真旨也。若脉中太坚,则非轻虚之正,肺气壅塞,是为太过之实证,即平人氣象论所谓如循鸡羽曰肺病者是也。若脉来微细,则轻虚太盛,肺家气伤,是为不及之虚证。太过为病,逆气背痛,即气之逆上而肺主肩背也。不及为病,喘咳少气,肺之不足也。上气见血,气既逆上,或至失血,犹可说也。下闻病音,则义不可通,必有讹误。然肺气逆而不下,以致见血,亦未必皆属不足之症,似不当系之于不及条中。若“下闻病音”四字,则万无可解之理。启玄注虽以喘息则肺中有声,随文解去,然于下字如何说得过去,此当阙疑,何如存而不论为佳。

又示从容论: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

【正义】肾为水脏,真阴充牝^{〔1〕},则盖脏蕴蓄,而脉必不浮且能涵养肝木,则肝气不扰,而脉必不弦。既浮且弦是肾不藏而肝不静,谓非肾之不足而何?启玄注但谓脉浮为虚,弦为肝气,尚嫌肤浅,不能说出其所以然之理。

《难经·十五难》: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万物之所终。草木华叶,皆秋而落,其枝独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来轻虚以浮,故曰毛。

【正义】秋脉毛浮,以承长夏之后,阳犹在表,故脉当浮。然已感秋令肃降之气,则虽浮而不当仍如长夏之浮大有力,故谓之毛。《难经》但言轻虚以浮,不用玉机真藏论之“来急去散”四字,颇觉简净明白。惟谓万物之所终,则太不可解;又谓草木花叶皆秋而落,其枝独在若毫毛,形容又不正确。盖所谓毛者,本以状其柔和软弱之意,而反谓华叶皆落,其枝独在,岂不有枝无叶,刚劲有余,是乃与毛浮之意,正得其反。且秋收冬藏,古有明训,而乃可谓秋为万物之所终,则冬三月又将何以说之,随意谈谈而不知理有难安,此必浅者妄为之,孰谓越人手笔而鄙陋乃至于此?

又:秋脉毛,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其脉来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病。按之萧索,如风吹毛,曰死。

【正义】十五难此节,与玉机真藏论大同小异。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亦以状其轻虚浮大之象,虽与《素问》不同,而意正可通。盖古人亦各有所受之,自当两存,以备参考。宋校疑越人之误,似可不必。按之萧索,如风吹毛,则轻浮太甚,渐散^{〔2〕}无神,其死宜矣。此两句较平人氣象论说得剴切。

又四难: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

【正义】心肺位居膈上至高之部,故于脉当浮。惟心脏合德于火,其气发扬,则浮中当有且大且散之意。肺脏合德于金,其气静穆,则浮中应有且短且涩之意,非真涣散不收之散,及枯涩无神之涩,是当以意会之,不可泥煞字面。

〔1〕 牝(rèn 刃) 充满。《说文》:“牝,满也。”

〔2〕 渐散 竭尽散乱。《正字通》:“凡物竭尽皆曰渐。”

《甲乙·四卷·经脉篇》：脉来悬钩浮者为热。《脉经》同。

【正义】钩者，洪大而实之象。既钩且浮，热症著矣。王注本《素问·大奇论》作“悬钩浮者为常脉，”义不可通，当是传写之误，是宜以《甲乙》及《脉经》正之。

《素·脉解篇》：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

【正义】此浮字盖以脉言耳。不闻声，无非气火上炎，鸣声震耳，故不能闻外来之声，脉浮宜矣。谓之在气，宁非气上不下之明徵？按此节经文，病状多条，皆由篇首“太阳”二字贯注而下。其第一节明言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则篇中三阳三阴，皆当以时令言，不以十二经脉言。乃王氏注本，篇名曰脉解，已有疑窦，且四时之阴阳太少，当先少阳而阳明、太阳，乃次以少阴而太阴、厥阴。《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及《难经·七难》冬至之后得甲子少阳王^{〔1〕}一节，次序皆可证。然则太阳乃阳气之最旺，于时为五月六月，而脉解篇乃明言正月太阳寅已不可通。（《金匱要略》亦言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则正月必非太阳。）正惟太阳为三阳之最旺，故脉解本篇，一则曰阳气大上，再则曰阳气万物盛上而跃，三则曰阳尽在上，下虚上实，则脉为之浮，而耳为之聋，其理皆合。启玄于此篇，皆以太阳经脉之循行为注，则王氏固惯于望文生义者，不足征也。

《素·平人氣象》：阳明脉至，浮大而短。至真要大论：少阳之至，大而浮。《难经·七难》：阳明之至，浮大而短。

《脉经·五卷·引扁鹊阴阳脉法》：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三月四月甲子王。阳明之脉浮大以短，五月六月甲子王。（三月四月，及五月六月互讹，必传写之误，说已见前。）

【正义】此言时令应有之脉象也，已详一卷时令脉象节。惟至真要大论少阳之至，时当春初，不应且大且浮，是必传写有误，说亦详第一卷中。

《素·阴阳类论》：三阳脉至，手太阳弦浮而不沉。

【正义】三阳脉者，太阳也。太阳乃阳之极盛，故手太阳脉当弦浮而不沉，此亦以五月六月言之也。

《素·五脏生成》：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痺，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

【正义】白以色言，当以一字为一句，白为肺之色，白见于面，则肺病矣。喘而浮，皆以脉言，喘字当为搏字之误，说已见前。上虚下实，当依脉解篇作“上实下虚。”惟其上实，以所气壅于肺，故曰积在胸中。且脉则搏指而浮，证则肺痺而胸中积气，其为上实明矣。惊字不可解，疑衍。启玄以心虚说，终是附会。《脉经》六卷浮下有“大”字。

《素·示从容论》：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

【正义】浮为上实，弦则劲急，有余于上，则不足于下明矣。

《素·大奇论》：肾肝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

【正义】风水者，风在皮毛，而湿流肌表，脉浮宜也。《金匱·水气篇》亦言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此皆水气之在表者，于法当发其汗。但大奇论之“并浮”二字，乃从上句“肾肝”二字贯注而来，则以浮脉属之肾肝，是不以为在表之水，而以为

〔1〕王注通旺。《庄子·养生主》：“神虽王，不善也”。

肾家泛滥之水矣。夫在表之水，汗之可也，而谓肾水泛滥，亦可以汗解耶。且肾肝脉浮，而尚可发汗以拔其本耶，颇滋疑窦。其下文又曰并虚为死，并弦小欲惊，义皆不甚明白，恐传写者或失其真矣。

《太素·十四卷·人迎脉口诊》：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滑而浮者，病日损。

又：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进，在外。（《灵·五色篇》同。但日损作“日进”，盖传写之误。《甲乙·四卷·经脉上》与《灵》同，亦讹。）

【正义】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人迎主外，人迎脉大而且紧且浮，或滑盛者，皆外感之邪甚盛，故曰在外，曰病益甚，曰病日进。脉口即气口，气口主里，气口脉滑而浮，则在里之邪未结，故曰日损。知今本《甲乙》、《灵枢》皆作“日进”之讹。或谓气口主里，其脉本不当浮，如其浮且滑，则为外邪传入于里，故曰日进，似今本《甲乙》、《灵枢》不误。然果是外邪入里，其脉亦不当浮，毋宁从《太素》，较为脉证符合。

又：病之在府，浮而大者，病易已。（《灵·五色》同）

【正义】病在腑，而脉浮大，腑犹未实，病犹未深也，故曰易已。

《伤寒论·太阳篇》：太阳之为病，其脉浮。

【正义】太阳为表，病由外感，故脉必浮，此表病之脉浮也。

又：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风，淅淅恶寒，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又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正义】太阳病脉浮，非寸关尺三部皆浮也。病仅在表在上，故关前之阳脉浮，而关后之阴脉弱。正以病不在里，在下，故阴脉不盛而弱，此阴弱亦非阴虚，但以里未受邪，故阴脉不与阳脉同浮，则以桂枝祛在表之风寒，而使得微汗以解表，即以芍药和阴气而调营卫。仲师固谓自汗出者，荣气和而外不谐，复发其汗则愈宜桂枝汤。所谓外证未解，而脉浮弱，即指阳浮阴弱而言，亦非既浮且弱，有类于表虚，故当以汗解。然即以得汗为宜，亦必以微似有汗为佳，不可取大汗，故止宜桂枝汤，而不可误与麻黄、青龙也。

又：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正义】此但以脉浮及脉浮而数谓可发汗，宜用麻黄汤。盖必有麻黄汤证，然后可用，非仅凭脉而不问证可知。且此之脉浮，亦必浮而且紧，故曰可发汗，与上条脉浮弱者，当以汗解，语气亦自有别。

又：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正义】脉浮弱而发热有汗，则宜解肌，是为桂枝汤证。若脉浮紧而发热汗不出则宜发汗，是为麻黄汤证。此太阳病之两大纲。如本是桂枝证，而妄与麻黄汤，则药重病轻必有误表之变，如漏汗及亡阳皆是。如果是麻黄证，而误与桂枝汤，则药轻病重，病必不除。此必以脉为断，虽同是在表，同是脉浮，而浮缓浮紧之别，不可不审之又审者。

又：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身痒肉瞤，此为逆也。

【正义】此寒伤于表，闭塞肌腠已甚故脉浮且紧。汗不自出，身疼痛者，络脉受寒，而不能流利也。烦躁者表气遏抑，郁为里热，故主以大青龙汤。麻黄最重，且有桂枝，开皮毛，发肌腠，并能宣展肺气，而泄郁热；用石膏者，正为里已郁热而设。是以服此汤者，无不得汗之

理。譬之云行雨施，有如神龙夭矫^{〔1〕}。其力最猛，故即继之以慎重叮宁，不可误用，仲师立法，何等周密。向来注家，谓是荣卫俱病，风寒两伤，中风见寒脉等说，不知从病情上细心体会，而徒论空言，故弄玄虚，何能^{〔2〕}心切理。

又：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正义】大青龙汤，发汗猛剂，必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乃为对证，故仲师于本方条中，即曰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为逆。何以此条脉缓不紧，身不疼，虽曰伤寒，尚不如麻黄汤证之甚，而乃谓可以大青龙汤发之，岂不虑厥逆亡阳之变？此必传写有误，仲师真本，当不如是，而各注家犹能随文敷衍，闭目乱道，殊为可怪。

又：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

【正义】太阳表病发热，为日已多，若渐传里，脉必转大，热必更甚，卧必不安，如已旬日而脉细安卧，则必热势已减，故脉乃静细。此非初得病时之脉细可比，亦非阳症阴脉，故曰外已解。去当作“上”，犹言已在十日之外耳。

又：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

【正义】此仲景所言风温病之脉状也。风温非自然之病，乃紧接上文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三句而来，是温病误汗之坏症。仲景明言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正以明辨温病与伤寒病之大别。惟伤寒则发热恶寒而不渴，故当微发其汗，以解散肌表之风寒。惟温病则发热而渴不恶寒，即不当误发其汗，以引动在里之大热。若医者不知此两者之不同，而误以温病之发热，认作伤寒发热，一例与以发汗之法，则汗出之后，在里热邪，已为表药提出于表，所以非独热不能解，抑且更加燔灼，是为风药引起风阳，而体温益甚。名曰风温者，乃煽动之内风，非外感风热，可以等视。所以太阳病之脉，阳浮阴弱者，至此乃一变而为阴阳俱浮，是向者表有热而里无热，所以阳脉浮而阴脉不浮。惟其误汗扰动里热，尽达于表，于是阳寸阴尺之脉，无一不浮，宁非发汗之害？下文种种变证，无一非大汗伤阴，津液耗竭之坏病。可知阴阳俱浮之脉，实为温病误汗而来，初非太阳病中应有之脉状。然则伤寒例中，所谓尺寸俱浮，太阳受病，明明与仲景意旨，显相悖谬。奈^{〔3〕}何一孔之徒，犹有谓伤寒例一节，即是仲师手定者，何其不思之甚邪？！

又：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结胸症，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正义】结胸者，邪结心胸之间，故按之必痛。寸脉浮者，其结在上之征，关脉沉者，里热实结之应，此宜陷胸汤丸以攻其实结者。若虽有结痛，而脉犹浮大，是里尚未实，故不可下，若误下之，攻其无故，宁不为祸？辨脉篇亦言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

又：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正义】胸有结痛，内已实也，脉亦当应之，而关脉沉实，方是大结胸证。若虽结痛，而脉尚浮滑，则结犹未甚，故名曰小结胸。此痰热互结之轻症，则不须硝黄等之大陷胸法，而止宜萎连半夏以开泄其痰热足矣。

又：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濡当作“栗”。）

〔1〕 夭矫 屈伸自如。《史记·司马相如传·上林赋》：“夭矫枝格，偃蹇抄颠。”形容猿猴在树枝上戏跃的姿态。

〔2〕 𩚑(yàn 厌) 𩚑通厌。饱；满足。引申为心服。

〔3〕 奈 原作“禁”，据文理改。

【正义】心下则痞，而按之且硬，并不觉痛，此虽亦是痰热互阻之征，但比之小结胸，尤为轻矣。故脉关上亦浮，则宜是汤，惟见症仅一痞字，何以反用大黄，得毋病轻药重？观其只以沸汤浸渍须臾而不煮，则但取其气，不用其质，轻清方能治上，知古人立法之精。叶天士治案，每谓浊药轻投，讹讹河间有饮子煎法，杜撰以厚诬古人，自欺之尤，终是师心妄作，何不引仲师此方渍法，则“浊药轻投”四字，庶几近之。

又：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正义】详后脉滑主病本条。

又：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

【正义】此伤寒在表，而兼寒湿者。身体疼，寒也；不能自转侧，湿也。故脉不浮紧而浮涩，是湿在表之证。附子不独胜寒，亦以燥皮毛之湿。

又：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脉浮者以汗解之。

【正义】伤寒差后而更发热，本有食复劳复之别，皆其热之自里发者，脉必不浮，如其脉浮，则又有新感在表矣。故曰以汗解之，然非有大发汗也。读者当以意逆之，不可太泥。

《伤寒论·辨脉法》：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阴病见阳脉者生。

【正义】详一卷阴阳虚实节。

又：问曰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

【正义】此章之旨，盖以大便不通者，有热结寒结，两般见症，设为问答，欲以判明同中之异，昭示后来，不可谓无深意。然答辞不于见证中说明病情病理，仅以脉之浮沉迟数，及能食不能食，认为阴阳之别，已是不必尽然，况乎热结于里者，其脉亦不当浮。此止知脉浮为阳，脉沉为阴，而不悟其所以或浮或沉者，各有实在之至理，非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耶？大有语病，断不可误认是仲圣手笔。

又：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

【正义】此言杂病之阳浮阴弱脉症。阳指寸脉，阴指尺脉，惟其血虚，则阴不能涵阳，故阳不藏而寸脉浮，血本虚而尺脉弱，此与太阳病之阳浮阴弱，脉象同而证情不同。明以告人曰血虚，知血虚者虽亦有发热之一候，而究其所以发热之故，则与太阳病大相悬绝，不可不辨者也。

又：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

【正义】脉浮者，阳气外浮也。虚阳浮露于表，而汗出如流如珠，则卫外之阳大衰，将有亡阳之变矣。

又：脉蔼蔼^{〔1〕}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

【正义】脉蔼蔼如车盖之高张，即浮于上，而复形势滂沛^{〔2〕}，覆盖有余，是阳邪郁结之征也。

又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解也。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

〔1〕 蔼蔼 茂盛貌。《补亡诗》：“瞻彼崇丘，其林蔼蔼。”

〔2〕 滂沛 形容脉势如水流广远，波澜壮阔。《楚辞·九叹·逢纷》：“波逢汹涌，漉滂沛分”。

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问曰：病有不战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数，故知不战汗出而解也。

【正义】此言表症汗解之时，有或战或不战之别，可先凭脉以决之。盖战汗为阴阳之相争，亦为邪正之胜负，须以其人体质之虚与不虚卜其能胜病邪与否。盖脉浮且紧，本是寒邪在表之脉，法应得汗而表乃解。若轻按浮紧，重按则芤。是其人营血不旺，虽欲作汗，正邪相持，不能无形制胜，所以正与邪争，必发战而后汗出乃解。若脉本浮数，重按亦复有神，而不空芤，或且大而浮数，则皆正气自盛，邪不能与争，故自然作汗，必不发战。此战汗之先，所以必有脉伏肢清，神情倦怠等可骇之状，即是邪正互争，胜负未决之态谓之战，确有彼此角逐之情，不独形容其战慄瑟缩已也。迨战而得汗，则正已胜而邪自退，其病必解。若战而仍不得汗，则邪得胜而正气更馁，吉少凶多矣。

又：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脉浮而解者，漈然汗出也。

【正义】脉浮而数，表有热也。伤寒三日，正当传变之时，如传入里，脉必更大，身必更热，今虽仍是浮数，而不大且微如病人身热尚炽，则为阳症阴脉，诚非吉兆，今身已凉和，岂非表邪已退之征脉微，即为欲解之明证，但其脉犹浮，邪犹在表而未化，故知其当得漈漈然之微汗而解也。

又：寸口脉浮为在表。

【正义】此以外感言，非以杂病言。平脉篇又谓表有病者，脉当浮大是也。若杂病脉浮，其症不一，不可概谓是表症。

又：趺阳脉浮，浮脉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噎，言胃气虚竭也。

【正义】此以杂病言，则中气不足，故脉不坚实而浮。此脉浮而无恶风恶寒发热者，非太阳病之脉浮，可以概论。本篇又言浮则为虚，平脉篇又言浮为虚，《脉经》曰浮为风为虚，皆是此意。噎，《说文》作“噎”，曰：饭窒也。《通俗文》：塞喉曰噎。《汉书·贾山传》：祝哽在前，祝噎在后。注：食不下也。则此所谓气噎者，言胃气不降而上逆，非必食之不下，盖即哕逆之哕。趺阳以胃阳明言，说者多谓诊察于足跗之冲阳，然仲景本论，最多趺阳之主病，皆以胃言，似不必常以握足为能事。此节所谓气噎，明是胃气上逆，病在中上，脉且上浮，于法不当应于下部之足跗，当仍诊于右关脾胃之部为允。近人已有所谓仲景之所谓太溪、趺阳，犹言肾脉胃脉，未必诊之足部者颇能观其会通。杂病脉浮，本主中虚，况浮独在于胃部，则胃气不降明矣，故主气噎，而曰胃气虚。

又：脉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正义】脉浮多主气火之不藏，加以鼻中干燥，则肺胃之火炽矣，故知其当为衄血。

又：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

【正义】脉浮而大，病非里实，而反下之，医误明矣。无血，犹言营气不足，即所谓浮为虚也，须当活看，不可泥死于字句之下。

又：脉浮而大，心中反鞭，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

【正义】脉浮者，本不当下，然果有里实之证，亦必有从证不从脉者，圆机活泼，固不可执一不通。此必脉大有力，里症已急，则虽仍兼浮，未始不可急攻其里。然实热蕴结病在府而不在脏攻下亦祇以通府，不可谓之攻脏，而古人乃谓属脏者攻之，此中自有语病。

又：脉浮而迟，而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迟，迟为无阳，不能作

汗,其身必痒也。

【正义】此表症之脉浮也。浮而且数,则为实症,即以汗解,亦不发战。如浮而迟,则其人阳气不足,即战汗条中所谓本虚者也,故当以战而得汗,其表乃解。面热色赤,阳气拂郁于表之征,无阳犹言阳之不充,故不能一鼓作气,驱邪外出。身痒者,亦即邪正互争于肌腠之间,与面热色赤及战而作汗者,证状虽异而其理则同。

又: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体形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正义】此有表无里,有出无入之浮脉。浮而且洪,本非必死之脉,惟证势至此,虽路人亦知其必亡矣。本篇又曰:脉浮而滑,浮为阳,滑为实,阳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者,此为不治。亦非浮滑皆不治之脉,必数疾无常,而又大热大汗,乃为不治,皆无根无神之最甚者耳。

又平脉篇: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

【正义】此亦以杂病言。脉浮者,必中气不守,故为残害之脉。成聊摄以风寒暑湿等分解,甚非正旨。其本文“能为诸脉作病”一句,太不可晓,疑有误字。

又: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正义】此亦脉浮之不主表症者。真阴虚于里,故脉为之浮,孤阳亢于外,则脉为之大,在尺主下焦,则相火鸱张,而灼烁津液,故知其不得小便,在寸主上焦,则格阳于上,而食不得入,故知其吐逆。此有阳无阴,有表无里之浮脉。故《难经》谓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虽立言轻重,彼此不尽相符,要之邪盛正衰,脉为之变,其理亦未尝不可通也。富阳徐倬安甫氏曰:此有阳无阴之关格也。然同此浮大之脉,同此有表无里,有阳亢阴亏者,亦有阴盛阳虚^{〔1〕}者。寸脉浮大,则为阴乘阳位;尺脉浮大,则为虚阳外浮。即已阴乘阳位,则中焦阴寒上冲,食入吐逆而为格矣;既为虚阳外浮,则太阳寒水不化,不得小便而为关矣。此阴盛格阳之关格也。凡食之以有所格而不得入,小便之以有所关而不得出,则有阳无阴及阴盛格阳者,皆当有此症而其脉之浮大固同也,必合此两义以论关格,而关格之证情乃备。

又: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芤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正义】此脉浮亦主在表为病,而又非外邪之表症。以肌表卫外之阳气不足,而脉乃浮,以经隧运行之血液虚耗,而脉乃芤,则内失荣养,而身体为之消瘦,外无润泽,而肌肉因之干涩,是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故曰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如此审脉论症,其义不可谓不精。然又申言之以浮芤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重言以申明之,反觉晦滞不可索解。此既以为皮肤血液之病,又何以说到宗气上去?而所谓四属者,又将何所指耶?成聊摄注乃谓宗气者,三焦归气也。四属者,皮肉脂髓也。东拉西扯,终是牵强难通。富阳徐安甫曰:宗气即胸中之大气,趺阳是胃脉,既浮且芤,荣卫俱伤之证,则其人宗气亦必衰微。盖胸中大气,资始于肾中先天元阳之气,资生于后天胃中五谷之气。《素·平人氣象论》所谓胃^{〔2〕}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此处实即心左下房发血总管,乃血脉自心发行之第一步,谓为脉之宗气,可知此是气血循行之大宗。《内经》属之胃络,固即脉之大源,资生于胃之正义。《灵枢·营卫生会篇》谷气入于脏腑,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

〔1〕 虚 原作“阴”,据医理改。

〔2〕 胃 原作“肾”,据《素问·平人氣象论》改。

中,卫行脉外。然则营卫有赖乎胃中之谷气,可见宗气亦非谷气之精微不化也。如其人胃气已惫,趺阳脉浮芤,卫气即衰,营气即伤,即可知其宗气亦必式微。四属,即四肢,与所谓四维、四末者近似。盖四肢营养,无不禀气于胃,胃既不充,斯四肢即因之而不振,其义固自有息息相通者。成聊摄注,未免杜撰。《金匱·中风篇》亦言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可与此节互证。但《金匱》更以三焦与四属对举,其义尤备。可见内而府脏,外而肢体,无一不仰承于胃气以资生长者。此本条所以“趺阳”二字冠之意欤。寿颐按:徐氏安甫先生,年与鄙人相若,壬戌癸丑,曾在本校共事两年,学识大有见地,但笔记尚存绝少,此两节,解关格及胃气、宗气、四属,理极充足,亟为存之,以誌鸿雪。

又:诸阳浮数为乘腑。

【正义】腑为阳而脏为阴,本以脏之与腑,两相比较而言,犹言内外表里耳。非腑属阳,则有热,而无寒,脏为阴则有寒而无热。若就脏腑本体论之,本各自有其阴阳,阴是血液,阳是气化,而病情之为阴为阳,则更传变万殊,胡可执一而论。乃平脉篇竟谓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岂有如此直捷了当,认脉分证之法?而谓仲景能为是不辨菽麦^{〔1〕}之语。至明人李月池之删订《四言脉诀》乃竟曰迟脉主脏,数脉主腑。(此两句尚非宋人崔紫虚原本所有)而坊间伪托之李士材《医宗必读》仍之,则又曰浮脉主表,腑病所居,皆说脉之最可嗤者,而可以自命为仲师旧说,此脉理学之至不可问者也。

伤寒例: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正义】仲景只言太阳之为病,其脉浮,未尝言尺寸俱浮,盖感邪在表,脉固当浮,然头项强痛,病只在上,则脉浮亦当只在上部,故桂枝汤主治条明言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即寸部,阴即尺部),则尺脉必不俱浮可知。即伤寒一条亦曰脉阴阳俱紧,不曰阴阳俱浮紧,以尺主下焦,病仅在表,肝肾之气必不以表症而发露,尺脉又安得有外浮之理?惟风湿一条,以温病不当发汗而妄发其汗,鼓动风火,身乃灼热,阳邪得升散而益炽,遂以吸引下焦,扰动肝肾之阳,一齐暴露方外,于是始有阴阳俱浮之脉,此乃误汗之坏病,岂寻常太阳为病所可一例论者。仲景本文,分析何等清楚,何以伤寒例中竟有此太阳受病,尺寸俱浮之谬说,宁非无知妄作,大失仲师本旨。即《素问·热病论》亦何尝有此一句,奈何耳食^{〔2〕}者流,犹有认伤寒例一篇为仲师手泽^{〔3〕}者,无乃厚诬仲师耶?成聊摄注:谓太阳为三阳之长,气浮于外,故尺寸俱浮云云更谬。盖六经之太阳病,以表寒为主症,此以太阳寒水之经络言,本与阳盛之所谓太阳,各有一义,万不能以三阳阳气之长,妄与太阳经病,强为比附,弄得仲师本论六经宗旨淆乱不清。且太阳病之脉浮,是为寒盛于表之证,正与阳气外浮之脉理,两得其反,又何能随手牵合,长堕五里雾中,成老此注,可谓岐中又岐,一误再误矣。

又:凡得病,脉动数,服^{〔4〕}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症也。

【正义】此以伤寒言,身有大热,故其脉动数,或浮大而躁,既服^{〔5〕}汤药,数脉转迟,浮者减,大者小,则表解热退之征,故为欲愈之症。

〔1〕 麦 原作“表”,据文义改。

〔2〕 耳食 耳不能知味,遂以喻俗学浅识之人不加审察,轻信传闻的话。

〔3〕 手泽 原意为手汗所沾润,后借指先人的某些遗物、手迹。《礼记·玉藻》:“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

〔4〕 服 原作“脉”,据《伤寒论·伤寒例》改。

〔5〕 服 原作“脉”,据上文改。

又：谵言妄语，身微热，脉^{〔1〕}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正义】伤寒温热，而妄言妄语，本是阳明热结，胃府大实之证，故宜身热脉浮大而四肢温。若四肢冷，而脉沉细，则为阳证阴脉，证脉相反，最为凶候。然尔有热深厥深，肢体反冷，脉来沉小，甚且伏不可见者，则闷塞太甚，法当急下以开之，是必以唇舌口齿二便为辨，未必皆不可治。若果唇白舌润，神色萎靡，无里热诸证，则阴阳俱绝，必不可救。

《金匱·经絡臟腑篇》：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

【正义】此以尺寸浮脉分别在表在里之大纲也。前者关前阳分，脉浮是为表实，故曰其病在表；后者关后阴分，脉浮则为里虚，故曰其病在里。此固以泛常言之，不能即以浮之一字，而专指其当得何等病证者。且在前在后，明是分晰两种，不是同时见此前后俱浮之脉。《金匱》本节，此四句之下，有“腰痛肾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十三字，义不相属，必不能联为一气，当是错简，而说者必欲勉强索解，无怪其囁嚅而不可通也。

又中风历节病篇：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

【正义】古之所谓中风，皆以风邪外袭而言，且必是凛冽之寒风，以肃杀之气，最为贼害，《素》、《灵》、《甲乙》诸中风条，已可概见。此与金元以后之所谓类中风，皆由气火升浮，自内而动者，绝不相同。《金匱》是篇，固亦以外受之寒风立论，曰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此虚字明以表气不固而言，惟其表虚不固，所以外风中之，与仲景之所谓太阳病中风证近似，明其异于伤寒表实之麻黄汤证，故^{〔2〕}曰寒虚相搏，邪在皮肤，其为外受寒风，侵袭肌肤之义，盖亦了然可知。又谓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亦谓其人血本不充，络脉空虚，故外邪得以乘之，则脉浮主风，亦主血虚，其义固可两通。自《素》、《灵》以逮汉唐，论中风者，无不如是，所以治法，皆以麻桂羌防之类散其风，乌附姜辛之属胜其寒，而又必杂参术甘枣诸药补其虚，《千金》、《外台》中风方药，重迭复累，殆以千计，无不如是，此古人论中风一证之大要也。然《素问》所谓中风，皆以邪袭皮毛立论，即言其传变入里，亦必由渐而深，循次加剧，抑且皆不言及猝倒暴仆，昏不识人诸症。《素问》之猝倒昏仆诸症，曰大厥薄厥，不曰中风，拙辑《中风斟论》，已备论之。）景岳谓风邪中人，本皆表症，《内经》诸风，皆指外邪，故无神魂昏愤，直视僵仆，口眼歪斜，牙关紧急，语言蹇涩，失音烦乱，摇头吐沫痰涎壅盛，半身不遂，瘫痪软弱，筋脉拘挛，抽搐痙痲遗溺不禁等说。可见此等证候，原非外感风邪，最是读书之得间者。盖景岳有《类经》之作，于《内经》用力甚深，此说确有神悟，独不解《金匱》此节，即曰脉浮而紧，明明以外受寒风而言，而下文所叙诸证，则喎僻不遂，肌肤不仁，昏不识人，口吐涎沫，皆后世之所谓类中风症，本是阴虚阳浮，气血上冲，脑神经猝暴之变。何尝有外来之风，此在《素问》绝不以为中风者。而乃一概归之于中风一条，是乱《素问》之例，而开后人内风外风不分之滥觞^{〔3〕}以为出于仲景之手，寿颐窃以为有绝大疑窦，说已备详于拙辑《中风斟论》中，兹姑不赘。所以《医宗金鑑》订正《金匱》，于此节改之又改，固亦明知浮紧为寒风之脉，于下文所载喎僻不遂，不识不言等症，不能符合。兹姑以浮紧脉形，有合于风寒见症，而节录之。

〔1〕 脉 原作“服”，据《伤寒论·伤寒例》改。

〔2〕 故 原作“政”，据文义改。

〔3〕 滥觞(shāng 仿) 滥，水泛滥；觞，盛有酒的杯。《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崑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原意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后以指事物的起源。

又：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

【正义】趺阳胃脉，谓为有力，故主胃中气实。滑而且浮，则胃热外达，故主自汗。

又血痹虚劳篇：劳之为病，其脉浮大。

【正义】劳者血虚，中无所守，故脉浮且大，此非外感之脉浮，所谓浮则为虚，大则为虚也。

又：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正义】此又脉浮主虚之一症。浮而且弱且涩，是为精气交亏之候。

又咳嗽上气篇：上气而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

【正义】上气而面浮肿，又加喘息抬肩，有升无降，症情已亟，而脉又浮大，是根本脱离之象，故不治。然此必浮大，而重按豁然空虚者，有表无里，始可断之。若浮大有力，重按不空，则肺气壅塞，痰实作喘者，其脉症亦何独不然，开肺降逆，何必不可治。此古人有为而言之，善读古书者，当静以思之，不可呆死于字句之上。

又：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

【正义】此但据咳而脉浮，一脉一症，即出药方。正以脉浮为在表之脉，咳为寒饮在肺之症，厚朴麻黄汤方与小青龙大同小异，此外感寒饮之咳，表症显著，则专治其表，散之于外已耳。

又：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正义】此外邪内饮，填塞肺中，为咳为喘，为胀为上气，而脉浮大，脉症俱实，是宜散外邪，涤内饮。越婢所以散邪，加半夏所以蠲饮。不用小青龙者，脉浮且大，阳热已炽，故宜辛寒不宜辛热。此浮大为实脉，可与上之浮大不治一条，参互解之，则彼为无根之浮大，此为有根之浮大，尤为隐隐然指示于不言之中矣。

又：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正义】此亦外邪内饮，交结于肺之症。喘而上气，壅塞已甚，自宜以小青龙汤开之，而兼烦躁，则又郁而为热，自然必用石膏然脉但浮，而不如上条之浮大，则烦躁虽热，而热未大著，故虽加石膏，而分量止及上条四分之一。且水在心下，则寒饮尚宜辛热，故不用上条越婢之例，而用是方之姜辛，可见仲景心法，于进退出入损益之间，精细之至。

又宿食病篇：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伤寒论》可下篇同）

【正义】脉浮且大，有余之象，为谷气之实，故本节又曰：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其按之反涩者，正以宿食凝结于中，壅滞不化，故重按之，脉亦涩滞不能流利，此固利于荡涤滓秽，以宣通其淤塞者。脉滑脉涩，皆主宿食，证同而脉适相反，然各有其所以然之故，审脉者，可以深长思矣。

又黄疸病篇：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正义】诸黄皆蕴热在里，故宜专利小便。然里有热者，脉不当浮，如其脉浮，则近于表矣。发其微汗，亦就表解表，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又吐衄篇：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

【正义】尺脉浮者，下焦游行之火上扰，加以目睛晕黄，皆肝肾湿热之征，衄病得此，浮火尚盛，何能遽止？

又疮痈篇：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

【正义】浮数本主表热恶寒，若身痛骨节痛，即是太阳之伤寒，而温热病亦多有之。如其痛著一处，则荣卫之气，壅于经络之间，而为痼疽。凡外疡之大症，固恒有寒热先作，而坚肿随之者。寒热与外感同，惟痛在一处或数处则与感邪之一身骨节俱疼者不同。盖彼为经络受邪，而不结聚，此亦经络受邪，而结聚为异，气滞血凝，亦是病在荣卫，故恶寒发热，亦与伤寒温热病同。痼疽为患，无非气血之留著。盖痼者，壅也；疽者，止也。其义亦无大别。《伤寒论·辨脉篇》亦曰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蓄积有脓也，其义亦同。《金匱》此节，“洒淅恶寒”句，多一“反”字，似亦无甚深意。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正义】脉滑且浮，其来爽利，则正气犹旺，病未胶固，故知其新病，而非痼疾。互详脉滑主病本条。

又：脉浮滑，其人外热风走刺。

【正义】风热在络，流走不定，于脉应之，浮滑宜也。

《脉经》二卷：寸口脉浮，中风发热头痛；关脉浮，腹满不欲食，浮为虚满；尺脉浮，下热，小便难。

【正义】此叔和分别寸关尺三部脉浮之主病也。寸口以寸脉言，主上焦，浮为在表，故主中风发热^{〔1〕}头痛。盖新邪乍感，皮毛受之，此是表症，病未传里。脉虽当浮，必不三部俱浮，故独言寸口，正与仲景太阳中风脉阳浮阴弱之旨，同符合撰。然则伤寒例之所谓尺寸俱浮，太阳受病者，岂特不合仲师大法，抑亦必非叔和之言明矣。关主中焦，脉浮则中气不守，胃家消化力薄故主腹满，此腹字以胃脘言，胃气中虚，故满而不欲食，然但浮而不实，则非胃有积滞之实证，故又曰浮为虚满。尺主下焦，脉当沉静而不当浮，尺脉反浮，下焦肝肾之火，发露于外矣，故曰下热。此“风”字，当以肝肾火炽，内热生风而言，非外风可比。小便难者，气浮于上，降少升多，而溲便为之不利矣。《脉经》四卷亦云：尺脉浮者，客阳在下焦。虽浮^{〔2〕}字似言外感之阳邪，然浮独在尺，终是下焦真阳不藏也。

又四卷三部九候脉证：关上浮脉而大，风在胃中，张口息肩，心下澹澹然，欲呕。关上脉微浮，积热在胃中，呕吐蚘虫。

【正义】右关主脾胃，左关主肝胆，关上脉浮，则胃气不降，肝气升腾，肝焰僭张，则脾胃首当其冲，自然胃府应受其病。若且浮且大，则有升无降，阳浮已甚，故主喘息呕吐诸症，岂非皆是胃热所致。曰风在胃中，不可泥煞外风一层。

又杂病脉：浮而大者风。脉浮而大者，中风，头重鼻塞。

【正义】风性升腾，故于脉为浮；又风为阳邪，故于脉为大，此亦外感之风，而曰中风，仍是《素问》所谓中风之正旨。风中于上，故头为之重；风闭于肺，故鼻为之塞。皆以风邪在表言之，可知叔和之所谓中风，尚与《素问》同条共贯，非金元以后之所谓类中风也。

又：浮而缓，皮肤不仁，风寒入肌肉。

【正义】此亦外感之风，但已在肌肉之间，较之初感在皮毛者为深一层。然尚在表症，故脉仍浮，但已入肌肉，而皮肤不仁，则为风邪痺著，留而不去，故脉亦为之缓而不驶。此风邪传变之候，亦与《素问》言中风传变之症相似，则此之皮肤不仁，尚不可与类中之四肢不遂，

〔1〕 中风发热 原作“中发风热”，据上文改。

〔2〕 浮 原无，据上文补。

并作一例观。

又：滑而浮散者，摊缓风。

【正义】摊缓即后世之所谓瘫痪，此乃类中风恒有之症。其病猝发，而手足即为之不遂，非独不能运动，甚且顽木，而不知其为己有。后世有左瘫右痪之分，古人止谓之摊缓。摊者言其废弛而无用，缓者言其纵缓而不收，浑而言之，必无左右分症之义。此属于内风暴动，即《素问·调经论》所谓气血并走于上，名为大厥之一症，西学家谓之血冲脑经。正以血与气并交走于上，冲激入脑，震扰神经，而知觉运动，顿然失其功用，故其病极暴。譬如迅雷骤雨，顷刻而来，遽令地转天旋，山鸣谷应，虽谓之风，却非外邪之袭入经络。（外风中入，渐以传变，必无如此捷速之事，况病此者，多有安居宴坐，全未感受外风者乎？寿颐于《中风斟论》论之极详。）以其气血并走，故于脉皆滑，以其气血上冲，故于脉必浮。（此与邪在皮毛者脉浮同，而所以浮之理则不同。）若浮而且散，则上冲之势愈烈，而精气神皆不能守，孤阳无根，行将破壁飞去，乃气血冲脑之最重症。《素问》固谓大厥者，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气且不反，脉为之散，亦固其所。叔和此条，凭症论脉，最有精义，若误与风邪在表之脉浮同观，则散字必无著落矣。

又：浮洪大长者，风眩癰疾。

【正义】此亦内风上扬，气血冲脑之脉症。癰即颠字之孳生者。颠即顶颠之颠，以其病在顶颠故曰颠疾。后人以颠疾为一种病名，乃加疒旁，而为癰字，可知古人定此病名，固无不知其病在颠顶者。凡所谓颠狂、颠痴、颠痫诸症，无一不以顶颠为义，固与《素问》所谓气血交并于上，同符合撰，亦何待西医有“血冲脑经”四字，而始知其病在于脑。惟其气血壅于上，故脉必浮；惟其浮阳甚盛，故脉且洪大而长。类中风之肝阳偏炽者，恒有是脉。叔和谓之风眩癰疾，亦必不可与风邪在表之脉浮，同日而语也。

又：浮短者，其人肺伤，诸气微少，不过一年死，法当嗽也。

【正义】此脉浮以中气大虚而言，必浮而重按空虚者。且浮且短，其急何如？且两寸口本是手太阴肺气本部，故主病如此。

又：浮滑疾紧者，以合百病，久自愈。

【正义】此浮滑当以不沉实而言，乃邪气之未盛；此疾紧当以流利圆滑言，乃正气之未衰，故曰合之百病，皆虽久而易愈，此最当活看者。否则浮滑皆有余为病，疾紧且为邪盛之象，可知古人为此说，必自有其故。

又：阳邪来见浮洪。

【正义】此则邪势正盛之脉，浮而有力，形势俱大，乃谓之洪，非阳热实邪，何得有此。

滑伯仁《诊家枢要》：浮为风虚之候，为胀，为风，为痞，为满，不食，为表热，为喘。浮大，伤风鼻塞；浮滑疾为宿食；浮滑为饮。左寸浮，主伤风发热，头痛目眩，及风痰；浮而虚迟，心气不足，心神不安；浮散，心气耗，虚烦；浮而洪数，心经热。关浮，腹胀；浮而数，风热入肝经；浮而促，怒气伤肝，心胸逆满。尺浮，膀胱风热小便赤涩；浮而芤，男子小便血，妇人崩带；浮而迟，冷疝脐下痛。右寸浮，肺感寒风，咳喘清涕，自汗体倦；浮而洪，肺热而咳；浮而迟，肺寒喘嗽。关浮，脾虚中满，不食；浮大而涩，为宿食；浮而迟，脾胃虚。尺浮，风邪客下焦，大便秘；浮而虚，元气不足；浮而数，下焦风热，大便秘。周澄之曰：诸脉指下真形，与其主病，俱少所发明，读者当以意测之，推见其本，乃为有得。

【正义】伯仁谓浮脉为风虚动者，盖以阴虚阳浮，风自内动而言，故曰风虚。其下又曰为

风为表,热则外感在表之风,邪也。胀满乃中气之上逆,故脉亦应之而浮,有升无降,故当为不能食。疟症^{〔1〕}初起,病亦在表,故脉亦浮。喘则气升,脉固未有不浮者,但有实喘虚喘之异,则即以有力无力辨之。浮大即表病外感之脉,故主伤风鼻塞。宿食是有多,故脉当浮大,而有新伤及积久之别。浮滑而疾,犹未大实,浮大而涩,则积已久而凝滞之征也。饮邪在肺,上焦实证,故脉浮且滑。左为人迎,人迎主外,寸主上焦,故左寸独浮者主感邪在表,伤风发热,头痛目眩风痰,皆新感在上之病也。而左寸又为心气之本部,故浮虚为心气之不足,浮散为心气之耗散,则又内伤之症,所谓浮则为虚者也。浮而洪数,心经内热,亦以杂病言,如在外感,则发热正炽之脉证矣。关主中焦,故曰浮为腹胀,此以中脘满而言。又左关为肝胆气之本部,浮数则肝胆热而气火俱升,是为热在肝胆之明证。伯仁必谓风热入肝经者,仍主外风脉浮而言,然肝胆阳邪不静,风火自动者,脉亦必浮于外,固不必专以外风侵入论也。若浮而促,则肝火上炎,势焰更急,故曰怒气伤肝,心胸逆满。尺浮为下焦阳浮,升而不降,故曰膀胱有热,小溲赤涩;浮而且芤,则血脱中空可矣,故曰男为溺血,女为崩带;惟疝痛冷痛,皆气滞之证,于脉当涩滞沉著,伯仁乃谓浮迟,恐是失检。右寸是肺气本部,故浮主肺有外感,浮洪肺热,浮迟肺寒,皆是定理。右关主脾胃之气,浮则中气不固,故主中满,兼涩则有宿食不化,兼迟则中土气虚。尺浮亦下元之阳浮,主病当与左尺相等,但当以所兼诸脉,分虚实言之,庶为饬心切理,而伯仁乃以左尺专属前阴为病,右尺专属后阴为病,隐隐然以大小二肠,分隶前后二阴,则殊乖生理之真,此金元以后,误认小溲从小肠分水之大谬,所当为纠正者也。

《濒湖脉学》:浮脉主病诗曰: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痰聚在胸。关上土衰兼木旺,尺中溲便不流通。又曰:浮脉主表,有力表实,无力表虚,浮迟中风,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湿,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热,浮微劳极。

【正义】《濒湖》此诗明白易解,言简而赅,最为精当。其以浮迟为中风者,乃古之所谓中风,皆外感凛冽之寒风,猝乘于表,故脉浮且迟。古方温升表散诸法,皆为是证而设,因不可与内风类中作一例论。若气火升浮,内风猝动之中风,则脉必浮洪浮数,或且弦劲搏指矣。浮洪是热盛于表,实证为多,李谓虚热,以洪为有余于外,不足于里,然不可概论也。

《景岳·脉神》:浮为中气虚,为阴不足,为风,为暑,为胀满,为不食,为表热,为喘急。浮大为伤风,浮紧为伤寒,浮滑为宿食,浮缓为湿滞,浮芤为失血,浮数为风热,浮洪为狂躁。虽曰浮为在表,然亦有风寒外感,脉反不浮者。紧数而略兼浮,便是表邪,其证必发热无汗,或身有酸痛,是其候也。若浮而兼缓,则非表邪矣。大都浮而有力,有神者为阳有余,阳有余则火必随之,或痰见于中,或气壅于上,可类推也。若浮而无力空豁者,为阴不足,阴不足则水亏之候,或血不营心,或精不化气中虚可知也。若以此等为表症,则害莫大矣。其有浮大弦硬之极甚至四倍以上者,《内经》谓之关格,此非有神之谓,乃真阴虚极,而阳元无根,大凶之兆。

【正义】《景岳》此说亦甚精当,惟以有力与有神并说,似乎有力即是有神,景岳书中,多此病,而此节且以有神属之阳有余,更有毫厘千里之弊矣。

李士材《诊家正眼》:浮脉为阳,其病在表。^{〔2〕}寸脉伤风,头疼鼻塞;左关浮者,风在中

〔1〕 疟(zhān 占)症 疟疾也。《说文》:“疟有热疟。”段注:“有热无寒之疟也。”

〔2〕 表 原作“英”,据《诊家正眼》改。

焦,右关浮者,风痰在膈;尺部得之,下焦风热,小便不利,大便秘塞。

石顽《诊宗三昧》:浮脉在暴疾得之,皆为合脉,然必人迎浮盛,乃为确候,若气口反盛,又为痰气逆满之征,否则其人平素右手偏旺之故。有始病不浮,病久而脉反浮者,此中气亏乏,不能内守,反见虚痞之兆。若浮而按之渐衰,不能无假象发见之虞,凡浮脉主病,皆属于表,但须指下有力,即属有余客邪。其太阳本经风寒营卫之辨,全以浮缓浮紧,分别而为处治。其有寸关俱浮,尺中迟弱者,南阳谓之阳浮阴弱,营气不足,血少之故。亦有六脉浮迟,而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虽始病有热,可验太阳,其治与少阴之虚阳发露不异。又有下后仍浮,或兼促兼弦,兼紧兼数之类,总由表邪未出,乃有结胸咽痛,胁急头痛之变端。详结胸脏结及痞之证,皆为下早表邪内陷所致,究其脉虽变异,必有一部见浮,死生虚实之机,在关上沉细紧小之甚与不甚耳。惟阳明府热,脉虽浮大,心下反硬者,急需下之,所谓从证不从脉也。其在三阴,都无浮脉,惟阴尽复阳,厥愈足温而脉浮者,皆为愈证,故太阴例有手足温,身体重而脉浮者,少阴例有阳微阴浮者,厥阴例有脉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者。须知阳病浮迟兼见里证,合从阴治,阴病脉浮,证显阳回,合从阳治,几微消息,当不越于圣度也。近世陶尚文云:不论脉之浮沉迟数,但以按之无力,重按全无者便是阴证。曷^{〔1〕}知按之无力者,乃虚散之脉与浮何预哉?逮夫杂证之脉浮者,皆为风象,如类中、风痲之脉浮,喘咳、痞满之脉浮,烦瞋、衄血之脉浮,风水、皮水之脉浮,消痺、便血之脉浮,泄泻脓血之脉浮,如上种种,或与证相符,或与证乖互,咸可治疗。虽《内经》有肠澼下白沫,脉沉则生,脉浮则死之例,然风木乘脾之证,初起多有浮脉,可用升散而愈者。当知阴病见阳脉者生,非若沉细虚微之反见狂妄躁渴,难以图治也。

郭元峰《脉如》:浮为中气虚,为阴不足,为风,为暑,为胀满,为不食,为表热,为喘急,此脉随病见也。又云:寸浮伤风,头痛鼻塞。左关浮者,风在中焦;右关浮者,风痰在膈。尺部得浮,下焦风客,小便不利,大便秘涩。此按部位,以测病情也,昔人论之详矣。浮紧伤寒,浮缓伤风,浮数伤热,浮洪热极,浮洪为实,热结经络,浮迟风湿,浮弦头痛,浮滑风痰,浮虚伤暑,浮濡汗泄,浮微气虚,浮散劳极,此大概主以浮脉,而各有兼诊之殊也。至若浮芤失血,浮革亡血,内伤感冒而见虚浮无力,癆瘵阳虚而见浮大兼疾,火衰阴虚而见浮缓不鼓,久病将倾,而见浑浑革革,浮大有力,皆如浮脉也。叔和云:脉浮而无根者死。其亦可以浮诊而用治表之剂乎?夫曰浮,多主表证;曰如浮,悉属里病,表里不明,生死系之矣。

【正义】郭氏《脉如》乃袁集诸新旧说而为之者,故多前人成说,但稍有润饰则极精赅,兹精而录之。

第三节 脉沉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

【正义】此外内即以浮沉言。虽“推而外之”四字,不甚可解,然所谓内而不外者,明言其沉而不浮。惟脉沉于里,故知其心腹有积,此病理之至易明了者,而启玄注文,所谓推筋令远云云,最不可解,说亦详前脉浮条。

又: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

〔1〕 曷(hé 何) 何,何故。《史记·鲁仲连列传》:“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

【正义】按至骨而脉气少，是即沉且细，其为肾病骨病可知，故曰腰脊痛而身有痺。《难经》谓肾肝俱沉，在《素》、《灵》中殊为少见，惟此条正可为沉脉属肾之证。

又：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

【正义】此脉又沉主肾之一证。细而且沉，肾之不足明矣，故为骨痛。在阴者，以尺脉言之。尺主下焦，肾主骨，两尺沉细，肾虚明证，骨病宜矣。

又平人气象论：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

【正义】此寸口，合左右两手寸关尺言之，本篇连言寸口，义皆如是，非止言寸脉，即沉且坚，则病不在表可知。《太素·十五卷·尺寸诊篇》作“寸口脉中手沉而紧者，曰病在中。”可证脉紧脉坚，古人通用。

又：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

【正义】横当读去声，言其刚劲不和也。沉而刚劲，里实之象，故主有积。《太素》作“寸口之脉，沉而横坚，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

又：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

【正义】脉沉且弱，里有病也。然曰寒热，义已晦滞，不甚可解。且疝瘕乃有形之病，少腹痛又气滞为多，于脉当沉是也。然当紧而有力，不当为弱。考宋人校语，据《甲乙经》无此十五字，谓下文已有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则此文为衍，当删。寿颐谓义即不属，则删之为是。惟《太素》亦有此文，可知衍文已久，启玄自有所本。杨上善注：沉，阴气盛也，弱，阳气虚也。阴盛阳虚，故有寒热，疝瘕病少腹痛也云云。仍属望文生笺，未足为据。启玄注则曰沉为寒，弱为热，故曰寒热也。又沉为阴盛，弱为阳余，余盛相搏，正当寒热，不当为疝瘕，而少腹痛，应古之错简尔，则王氏亦不以沉弱为疝瘕腹痛之脉，但谓沉为寒，是矣。而弱则为热，从古无此脉理。又曰弱为阳余，更不知如何说法。启玄注文，竟有如是之怪不可识者，岂独勉强附会，几于一窍不通，存易不论可也。《脉经·四卷》亦有此句，则寒热之下，有校语云：一作气，一作中。寿颐按：寒气寒中，其义为长。

又：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

【正义】沉，《甲乙经》作浮，于义为长。寿颐已据以录入浮脉主病条矣。启玄本作“沉”，其义难通，注亦强解，殊不可信。惟《太素》亦有是句，杨注：沉，阴气也。脉动如人喘者，是为阳也，即知寒热也。则亦是望文生义，而说得仍晦不可言，胡可为训。

又三部九候论：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

【正义】阴盛已极，脉至沉细悬绝。悬绝者，言与平人大相悬殊也，故当死于阴盛之时。

又通评虚实论：肠澼下白沫何如？曰：脉沉则生，浮则死。

【正义】肠澼，肠有实滞，其病在里，脉沉为宜，故主生；脉浮则里有病而脉无根，证实脉虚，岂非败象。启玄止谓阴病而见阳脉，与病相反，尚嫌不切，且白沫虽似虚寒，然即曰肠澼，终当作辟积解，胡可概谓之阴证。

又病能论：人病胃脘痛，胃脉当沉细。

【正义】胃脘生痛，其病在里，脉沉宜也。但此是实证，且由温热，脉何以细，殊是可疑。宋校《素问》引《甲乙经》作“沉涩”，庶为近之。《太素》亦作“细”，则与王氏所据者同，盖隋唐之本，不如皇甫氏所见者为长。

又大奇论：肾肝并沉为石水。

【正义】沉脉属里，此里水也，故曰石水。

又：肺脉沉搏为肺疝。

【正义】此肺气窒滞为病，故曰肺疝。《太素》搏作“揣”。杨注肺脉应虚浮，今更沉，寒多为肺疝。

又：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

【正义】疝本肝肾为病，故肝肾之脉应之。杨注《太素》：大为多气少血，急沉皆寒，是为寒气内盛，故为疝病。王注：疝者寒气结聚之所为，脉沉为实，脉急为痛，气实寒薄聚，故为绞痛为疝。

又：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

又：其脉小沉涩为肠澼。

【正义】肠澼是下焦实滞，故于脉应之，当为小为搏，为沉涩。《素问》此节，肠澼凡四见，又曰心肝澼亦下血，其字皆从水。《太素·十五卷》独无脉小沉涩为肠澼一句，其四句，则皆作“辟”，皆无水旁，知辟积之辟，古本不从水也。

又：脾脉外鼓沉为肠澼。

【正义】肠有辟积，由于脾令健运使然，故脾脉应之，为鼓为沉，鼓亦言其应指搏击耳。但外鼓之义，殊不可通。杨注《太素》，王注《素问》，皆嫌曲说，必不可从，原书具在，不足采也。

又示从容论：沉而石者，是肾气内着也。

【正义】石者，沉之甚也，肾主下焦，故当为肾着之病。着读入声。

《素·阴阳类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

【正义】阳明以时令之阳而言，于时为三月四月，《难经·七难》所谓醢得甲子阳明王者是也。其时阳气已盛，脉当应之，渐浮渐大如其手太阴脉沉而弦急，不能鼓指，是与时令相反，故为死脉。盖沉为阴脉，弦急亦有阴无阳之脉，此何可误认为手足阳明两经者。惟“炅至以病”四字，义不可晓，所当阙疑。启玄注文，多是曲为之解，不足征也。

《甲乙·四卷·经脉篇》：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盖甚，在中。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

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进，在内。（《太素·十四卷》、《灵枢·五色篇》同）

【正义】脉口即气口，人迎主外，气口主内，脉口滑小，且紧且沉，则中气既衰，而邪气凝结，其势方张，故曰日进，曰在中。其但滑以沉者，亦病气入里，渐盛渐结之象，故亦为病进在里之征。若人迎沉滑，则既无外邪，故脉沉而不浮，滑则正气尚盛，故主病退。

又：病在脏，沉而大者，其病易已，以小为逆。（《太素》、《灵枢》同）

【正义】在脏犹言在里，病不在表，脉自当沉，大则正气未衰，故知易已，小则惫矣，故以为逆。

《伤寒论·痙湿喝篇》：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痙。

【考证】痙，《金匱》作“痙”。寿颐按：作痙者是。《说文》痙，强急也。《素问》诸痙项强，字皆作痙，汉人作隶，至、至无别，乃变为痙^{〔1〕}。《玉篇》始有痙^{〔2〕}字，训恶也，可证其字后出。《广雅·释诂》，亦曰痙，恶也，皆不以为强急，虽似别有一字，此痙既作痙而后，强为分

〔1〕 痙 此下至存疑节十个“痙”字原脱，据《金匱方论》补。

〔2〕 痙 此节五个“痙”字原脱，据《金匱方论》补。

别，乃作此训诂，未必可据。《康熙字典》谓俗作瘥，其说最是。今《素问·气厥论》传为柔瘥，亦瘥字之讹。

【存疑】太阳病发热，脉不当沉细，虽本论《金匱》皆有此文，然按之病理，殊属未妥。盖瘥之为病，本以颈项强直为义，故字从𠂔。此证有气升冲脑，神经猝变者，如小儿之惊风发瘥是；有津液枯耗络脉不和者，如《金匱》所谓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瘥；风病下之则瘥，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瘥，是也。若外感风寒湿邪，袭于经络，而为瘥者，其证本不多有，如其有之，寒湿相薄，脉沉而细宜矣。然脉既沉细，必不当有太阳病发热之症，况本文止言脉沉而细，即名曰瘥，又不言僵直之症，一似太阳病发热而脉得沉细者，不问其强与不强，即名曰瘥，尤其不可通者，恐传写有脱佚舛讹。注家虽以风湿阴寒作解，寿颐则期期以为未可。瘥，《素问》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以肝阳不戢，内风猝动而言。即调经论之气血交并于上，则为大厥，西学之所谓血冲脑经，是后世之所谓类中风，非外感之风，不当有太阳病之发热，且脉更不当沉细。

又：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痺。湿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金匱》此名下有“中湿亦名”四字。

【正义】此又太阳病之脉沉细者。即曰太阳病，则必有头痛恶寒发热可知。湿痺于表，故亦可谓之太阳病。湿为阴邪，故脉沉且细。此节无“发热”二字，盖表湿为病，虽亦有头痛恶寒发热诸症，但脉象如是，必无大热可知，故不言发热，以视上节，固大有间矣。

又太阳篇：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正义】既下复汗，伤阴而又亡阳，脉沉且微，既无表证，又无大热，阳孤^{〔1〕}竭矣。故以回阳为急，此阳亡而脉沉，又是沉脉之别一主病。

又：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正义】发汗之后，身仍疼痛，表证未罢，而脉反沉迟，大汗伤其荣血矣，正所谓荣气微者。其脉沉也，故仍以桂枝汤治未尽之表，而加芍药人参以益其阴。此脉沉非里，脉迟非寒，身痛为表未罢而血已虚，斯仲圣主用此方之正旨也。

又：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正义】既吐复下，里气大伤，而肾气上逆，故为气上冲胸，心下逆满，此下焦动气，冲激上行之逆满，非实邪在胸膈之满，头眩亦水气之上凌，脉沉且紧，乃肾气动而见肾脉本色。若更误发其汗，则心液大耗，肾水上奔，根本已拨，而身不能自主，振振而摇。动经者，扰动肾之经气，几与真武汤证之筋惕肉瞤，振振欲辟地者相近，但比真武证稍轻一筹，故不用真武而用苓桂术甘。桂苓镇肾家寒水之邪与真武汤之附子茯苓同意；术甘扶土，所以实脾而堤水。仲景于肾气上泛诸条，皆用茯苓，如苓桂甘枣汤，茯苓甘草汤，茯苓四逆汤，真武汤等数方皆是。盖茯苓乃松根余气所结，吸松树之精华凝结于下，故能镇摄肾气，御泛滥淫溢之水，使之反归于下焦窟宅，非仅取其淡渗利水，其名曰伏，可见古人取义，大有深意，此惟徐洄溪《伤寒类方》曾一言之，而古今之《伤寒论》注家，皆未之知也。

又：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1〕孤 原作“歌”，据文理改。

【正义】发热头痛，病在表也。表有病者脉当浮，今乃不浮而沉，如其表已和，则病当差，平脉法所谓病人发热身体疼，诊其脉，沉而迟者，知其差也。如仍不差，则表症里脉，里病为急，且其身之疼痛，亦真寒而非仅表寒矣，故宜与四逆汤。

又：太阳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1〕}故也，抵当汤主之。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正义】表证仍在，脉不当沉，今乃脉微且沉，则证必在里。然结胸者，脉亦沉，故蓄血之脉沉，必以少腹硬满，及其人如狂，小便自利诸证为据。盖少腹硬满，而小便不利者，亦太阳随经入腑之蓄水症，此蓄水蓄血辨证之要诀也。

又：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苔，滑者难治。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正义】结胸脏结，皆结塞于里之实证，故脉皆沉，但结胸为阳结，则脉不细小，脏结为阴结，故脉当细小，此辨别结胸与脏结之大法也。

又：太阳病下之，脉沉滑者协热利。

【正义】太阳病本无可下之理，其误下者，多令表邪内陷，如脉沉且滑，则阳热陷入下焦，故当为协热自利。

又少阴篇：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正义】少阴脉沉，如有发热，其病在经，仲景本有麻黄附子细辛汤之发汗一法。如脉细沉数而不发热，则病不在经，故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又：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月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正义】少阴病脉微细沉，尚是本色，嗜卧自汗不烦，皆是阴证，治之得法，未必不起。但至五六日后，尚无起色，而又加自利，反烦躁不得卧，则阴已竭，而孤阳外浮，正气尽矣。

又：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正义】少阴病无热恶寒，本不当发热，而有热者，虽有里而亦有表也，故以麻黄附子细辛兼治表里。

又：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正义】此少阴有阴无阳之症，故治法如此。附子汤，即真武汤方，但以人参易生姜，镇摄寒水而御阴霾，均是少阴主剂。

又：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正义】此亦有阴无阳，故主是方。身疼骨痛，证与太阳同，而彼则身热脉浮，此则肢寒脉沉，脉症皆有天渊之别，斯用药各有所主，此古先圣哲凭脉辨证之精微也。

又：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正义】少阴病者，少阴阴寒之症悉具也，故当亟温其里。

又厥阴篇：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

〔1〕里 原作“表”，据《伤寒论》改。

【正义】此厥阴里寒之自利，脉沉主在里，亦主在下。脉弦主阴寒凝滞既沉且弦，是为阴凝于里之确据。寒结气滞，虽有自利，亦必不爽，故知其下重。

又：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正义】面赤身热，本是阳症，然下利清谷，而脉沉迟，里寒甚盛，其为阴证已著，故曰戴阳。真寒在里而浮阳外越，面白少赤，身曰微热，岂非虚阳浮动之候？此非急温其里不可者，何以尚曰郁冒汗出而解？如果戴阳而复汗出，恐无根之阳飞越散亡而不可救矣。郁冒句必是错简，虽注家皆能勉强解说，然无一不啖噍难通者。读古人书，胡可泥死本文，不知逐句推敲，细心体验。

又劳复篇：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正义】病后复热，脉沉且实，里实明矣，故曰以下解之，然此特说其大概耳。究其所以复热之故，亦当见症治症，非可守此三句，谬谓无施不可。

《伤寒论·辨脉法》：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阳病见阴脉者，死。

【正义】详一卷阴阳虚实节。

又：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者，名曰阴结。

【正义】详前脉浮主病本条。

又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

【正义】此以大要言之。浮主表，沉主里，最为浅显明了。若至病机变幻之时，则有不可一概论者。

又：其脉沉者，荣气微也。

【正义】荣为阴血，血不能荣，则脉自不鼓，有似乎沉，此沉字要看得活相，非里证脉沉之通例，然其意自堪思也。成聊摄曰：脉者血之府也，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故脉沉者，知荣血之微，说来殊未了了。

又：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为残贼。

【正义】此言脉沉之害，盖里果无病，脉不当沉，故为残贼，详浮脉本条。

又：沉潜水畜。

【正义】水畜在里，故脉沉潜而不显，此《金匱》之所谓里水也，可与《金匱·水气病脉证篇》诸条参看。

又：趺阳脉沉而数，沉为实，数消谷。

【正义】趺阳胃脉，沉主在里，故知胃实。沉而且数，则胃家当有蕴热，故能消谷。

伤寒例：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

【正义】伤寒太少二阴之病多寒证，且病已在里，故脉沉。

《金匱·痉湿喝病篇》：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正义】此太阳病寒入经隧之证。太阳证备，则头痛恶寒发热，无一不具，而又加以项背不舒之体强。几几然，如短羽之鸟，欲飞而不得飞，是太阳经^{〔1〕}络，牵掣不和，故脉沉迟而

〔1〕 经 原作“将”，据医理改。

不浮，则仍以桂枝汤宣太阳之阳，加萎根者，滋润以利络脉耳。

又积聚病篇：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

【正义】积聚乃坚着不移之病，故脉必应之而沉着附骨。

又水气病篇：正水其脉沉迟，石水其脉自沉，黄汗其脉沉迟。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寸口脉沉而迟，则为水。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

【正义】此皆水之在里者，故其脉皆沉，辨脉法所谓沉潜水畜者是也。水属少阴者，少阴水脏，阳衰阴盛，则水停不行。经谓肾为胃关，关门不利，故聚水。是少阴阴霾泛滥，而水道不行，则为水肿。西学家知肾有输尿之管，而上古经文，已谓关门不利，可知古人何尝不识生理之真。惟水病属肾，所以于脉应之，或为沉紧，或为沉小，此属里病，脉不当浮。尤氏《金匱翼》曰：脉出与脉浮迥异，浮者盛于上而弱于下，出则上有而下绝无也。

又黄疸病篇：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

【正义】黄疸本是里热，热郁于里，不得外泄，故脉沉。加以口渴能饮，而小溲不利，则水积不去，湿与热蒸，发为黄疸，此阳黄之病源。今泰西学者，谓胆汁溢入血管则发黄，恐是理想，窃谓胆汁不当有如是之多。

又下利篇：下利，脉沉弦者，下重。

【正义】古之所谓下利，多以泄泻言之。若脉沉而弦，则里气郁结，而利必不爽，故为下重，此著指滞下言之，非泄泻滑利之下利矣。

《脉经·一卷》：沉细滑疾者，热。

【正义】脉沉且细，貌视之，方且认为虚寒，然苟其滑疾，则里热可知。当分别两种看，一^{〔1〕}则热盛于里，窒塞太过而脉不发扬者，是为实热；一则热炽津枯，血液干涸而脉不滂沛者，是为虚热。叔和盖据阅历所得而言其大略耳。

又二卷：寸口脉沉，胸中引胁痛，胸中有水气；关脉沉，心下有冷气，苦满吞酸，尺脉沉，腰背痛。

【正义】此叔和分别寸关尺三部脉沉之主病也。寸主上焦，沉则胸中气滞，而清阳式微，故知其当有结痛，或为水气；关主中焦，则应在心下冷气；尺主下焦，则为肾病，故腰背痛。

又四卷：寸口脉沉而紧，苦心下有寒，时痛，有积聚。

【正义】寸口脉沉，已是胸中阳微之象，更加以紧，为痛为积，昭昭矣。

又：寸口脉沉，胸中短气。

【正义】此亦胸中清阳式微，不能敷布，故脉见为沉，而气为之短。

又：沉为水为实，又为鬼疟。

【正义】水积于里，其脉必沉，即《金匱》之所谓里水也。而实邪郁滞，则脉亦沉而不扬，此当以见症为辨别。又沉为阴寒凝滞之征，曰鬼疟者，盖言其人阳气之不布，然拟之于鬼，终是古人迷信。

又：沉而弦者，悬饮内痛。

〔1〕：一 原作“二”，据文义改。

【正义】沉为阴^{〔1〕}脉，弦亦属阴，悬饮内痛，阴凝凝滞之征也。

又：沉而迟，腹脏有冷病。

【正义】即沉且迟，阴凝在里之征，故曰腹脏有冷病。

又：沉而滑为下重，亦为背脊痛。

【正义】沉主下焦，沉而滑者，下焦之气有余，故曰下重。背脊痛者，肾脏之病亦在下也。

又：阴邪来见沉细。

【正义】沉为阴脉，细亦属阴，既沉且细，非阴寒而何？

滑伯仁《诊家枢要》：沉为阴逆阳郁之候，为实，为寒，为气，为水，为停饮，为癰疽，为胁胀，为厥逆，为洞泄。沉细为少气，沉迟为痼冷，沉滑为宿食，沉伏为霍乱，沉而数内热，沉而迟内寒，沉而弦心腹冷痛。左寸沉，心内寒邪为痛，胸中寒饮胁疼。关沉，伏寒在经，两胁利痛；沉弦，癖内痛。尺沉，肾脏感寒，腰背冷痛，小便浊而频，男为精冷，女为血结；沉而细，胫酸阴痒，溺有余沥。右寸沉，肺冷，寒痰停蓄，虚喘少气；沉而紧滑，咳嗽；沉细而滑，骨蒸寒热，皮毛焦干。关沉，胃中寒积，中满吞酸；沉紧，悬饮。尺沉，病水，腰脚疼；沉细，下利，又为小便滑，脐下冷痛。

【正义】沉为阴逆，犹言阴寒为病，非阴气逆上也。伯仁用一逆字，未尽妥愜。

《濒湖脉学·沉脉主病时》：沉潜水畜阴经病，数热迟寒滑有痰。无力而沉虚与气，沉而有力积并寒。寸沉痰郁水停胸，关正中寒痛不通。尺部浊遗并泄痢，肾虚腰及下元痼^{〔2〕}。沉脉主里，有力里实，无力里虚。沉则为气，又主水畜，沉迟痼冷，沉速内热，沉滑痰食，沉涩气郁，沉弱寒热，沉缓寒湿，沉紧冷痛，沉牢冷积。

《景岳·脉神》：沉脉为阴，凡细小隐伏反关之属，皆其类也。为阳郁之候，为寒，为水，为气，为郁，为停饮，为癰疽，为胀实，为厥逆，为洞泄。沉细为少气，为寒饮，为胃中冷，为腰脚^{〔3〕}痛，为痼癖。沉迟为痼冷，为积寒。沉滑为宿食，为伏痰。沉伏为霍乱，为胸腹痛。沉数为内热，沉弦沉紧，为心腹小肠疼痛。沉虽属里，然必察其有力无力，以辨虚实。沉而实者，多滞多气，故曰下手脉沉便知是气，气停积滞者，宜消宜攻。沉而虚者，因阳不透，因气不舒，阳虚气陷者，宜温宜补。其有寒邪外感，阳为阴蔽，脉见沉紧而数，及有头疼身热等症者，正属邪之在表，不得以沉为里也。

【正义】景岳此节，大半皆从滑氏旧说，惟以反关为沉，非是。景岳当时，反关脉之真情未勘透，故有此误。寿颐已有专条详言之矣，兹姑不赘。未谓表邪，亦有沉紧而数者，此在大寒乍感之初，身热犹未大发者，偶一有之，然苟已发热，脉即不沉，如其有之，或与少阴证并见者，则即仲景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矣。

李士材《诊家正眼·沉脉主病》：沉脉为阴，其病在里。寸沉，短气胸痛引胁，或为痰饮，或水与血；关主中寒，因而痛结，或为满闷，吞酸筋急；尺主背痛，亦主腰膝，阴下湿痒，淋浊痢泄。

又：兼脉无力里虚，有力里实；沉迟痼冷，沉数内热；沉滑痰饮，沉涩血结；沉弱虚衰，沉牢坚积，沉紧冷疼，沉缓寒湿。

〔1〕 阴 原作“阳”，据医理改。

〔2〕 痼 通“恫”（tōng 通），痛也。《书·盘庚上》：“乃奉其恫”。

〔3〕 脚 原作“腕”，据《景岳全书》改。

又曰：肾之为脏，配于坎者应乎冬，万物蛰藏，阳气下陷，烈为雪霜，故其脉主沉阴而属里。若误与之汗，则如蛰虫出而见霜；误与之下，则如飞蛾入而见汤。此叔和入理之微言，后世之指南也。

【正义】此节泛泛然以冬令脉沉立论，语病太多，不可为训。原夫冬时之脉，所以当沉者，本是天地闭藏，应有之义，以无病人常脉言之，岂可以概一切病脉。乃曰阳气下陷，已不知其是何见解，其实隆冬三月，止可谓之阳气伏藏，胡得强比之下陷。须知潜藏是天地自然之化育，下陷则为病机变化之作用，此岂可以同日语者，而乃拟不于伦^{〔1〕}，初不意士材明达而竟至于此。若曰汗之下之，则惟有是证而后有是法，本不执无病之人而强为之发汗，为之攻下。如果有当汗之证，则脉必不沉，而果有当下之证，则病是里结，脉又何必不沉，乃有概以为冬时必不可汗下，危言耸听，何以荒谬竟至以此！且谓此是叔和之言，吾不知其所据何在？

石顽《三昧》：沉为脏腑筋骨之应，盖缘阳气式微，不能统运营气于表，脉显阴象而沉者，则按久愈微。若阳气郁伏不能桴应卫气于外，脉反伏匿而沉者，则按久不衰。阴阳寒热之机，在乎纤微之辨，伤寒以尺寸俱沉为少阴受病，故于沉脉之中辨别阴阳，为第一关挾^{〔2〕}。若始病不发热，无头痛，而手足厥冷，脉沉者，此直中阴经之寒证也。若先曾发热头痛烦扰不宁，至五七日后，而变手足厥冷，躁不得寐，而脉沉者，此厥深热深，阳邪陷阴之热证也。亦有始本阳邪，因汗下太过，而脉变沉迟，此热去寒起之虚证也。有太阳证下早，胸膈痞硬，而关上小细沉紧者，此表邪内陷阳分之结胸也。若能食自利，乃阳邪下陷，阴分之脏结矣。有少阴病自利清水，口干腹胀，不大便而脉沉者，此热邪陷于少阴也。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温之，是少阴而兼太阳，即所谓两感也。此与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痛，当温之，宜四逆汤之法，似是而实不同也。有寸关俱浮，而尺中沉迟者，此阳证夹阴之脉也。若沉而实大数盛，动滑有力，皆为阳邪内伏。沉而迟细微弱，弦涩少力，皆属阴寒无疑。有冬时伏邪发于春、夏，烦热燥渴，而反脉沉足冷，此少阴无气，毒邪不能发出阳分，下虚死证也。凡伤寒温热，时疫感冒，得汗后脉沉，皆为愈证，非阳病阴脉之比。有内外有热，而脉沉伏，不数不洪，指下涩小急疾，无论伤寒杂病，发于何时，皆为伏热，不可以其脉之沉伏，而误认阴寒也。至如肠癖自利而脉沉，寒疝积痼而脉沉，历节痛痹而脉沉，伏痰留饮而脉沉，石水正水而脉沉，胸腹结痛而脉沉，霍乱呕吐而脉沉，郁结气滞而脉沉，咸为应病之脉。若反浮大虚涩，或虽沉而弦细紧疾，为胃气告匮，未可轻许以治也。

【正义】石顽此条辨别极细，但亦有语病，不可不知。如谓阳气式微而脉沉，当按久愈微，似也。然设或阴寒凝结于里，则脉且沉紧，是亦阳气之式微，而脉未必沉微矣。又谓阳气郁伏，脉匿而沉者，当按久不衰，亦似也。然有里热实结已甚，而脉伏不见者，又将何以处之？总之为虚为实，为寒为热，最多脉证不符之处，而各自有其故，皆当于其他之见症决之，始能确凿有据，本不能但凭脉状以反复详说者也。至谓冬时伏邪，发于春夏，既经烦热燥渴，明是实热见症，何以脉沉足冷，此最不多有之坏病，所谓阳症阴脉，不治宜也。然亦何尝无热深厥深者，此亦必以其他见证及舌色为据，脉之真假，自有其故，不可凭脉以断。又谓时病得汗脉沉是愈证，则亦言之太过，盖表证既解，脉宜不浮，但“不浮”二字，非即是沉，何可如此着想，淆乱后学见地。

〔1〕 拟不于伦 即“拟于不论”。拿不能相比的人或事物来比方。

〔2〕 关挾(liè 列) 关，关口，要塞；挾，扭转。关挾，乃关键之意。

黎民寿《脉诀精要》：沉者阴气厥逆，阳气不舒之候。沉与浮对，浮以阳邪所胜，血气发越而在外，故为阳主表；沉以阴邪所胜，血气困滞不振，故为阴主里。

【正义】“阴气厥逆”四字，殊嫌未妥，拟改之曰阴盛于里。

吴绶《伤寒蕴论》：沉微沉细，沉迟沉伏，皆无力，为无神，为阴盛而阳微，急宜生脉以回阳。若沉疾沉滑沉实，皆有力，为热实，为有神，为阳盛而阴微，急宜养阴以退阳。大抵沉诊之法，最为紧要之关，以决阴阳冷热用药，生死在毫发之间，不可不仔细而谨察之。

【正义】此条语病更重，以脉之有力即为有神，无力即为无神，景岳之续，最易误人。而论阴盛阳盛之治法，尤其似是实非，更不可以不辨。夫阴既盛而阳式微，治以破阴回阳为急，固也，而谓宜以生脉则不切，此生脉诚非生脉散之参麦二味。其意以沉而无力为无神，则宜补养以复其脉，岂不知滋补之药何以能破阴凝之痼结，是安得与回阳两字，联为一气？又若阳实之症，非得若寒荡涤何能存阴？亦非养阴之药所可同日而语。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试读陆九芝阴阳虚实邪正之辨，自当知所区别矣。

萧万舆《轩岐救正论》：每见表邪初感之际，风寒外来，经络壅塞，脉必先见沉紧，或伏或止，是不得以阳证阴脉为惑，惟亟投以清表之剂，则应手汗泄而解矣。此沉脉之疑似不可不辨也。

【正义】表寒乍感皮毛之气窒塞，其人尚未发热，其脉诚不必浮，然必谓竟有沉紧伏止之脉，未免言之太过。感冒风寒，原非重证，似不当有此怪异之象，如果有之，当属直中三阴之真寒，非阳证矣。既无表热，何得投以清表？如果阳证而已发热，则脉当无沉紧伏止之理。设或竟有此怪异之脉，必非细故，清表一法，殆难概施，此当是萧氏尝偶一遇之，故特记之以告后世。寿颐则谓此必不常有之脉症，未可以为恒例者也。

郭天峰《脉如》：沉脉为里，动乎筋骨之间，如石投水，必极其底，外柔内刚，按之愈实，体同地属阴，脏司肾，时属冬运主水也。两尺若得沉实有神，此为根深蒂固，修龄广嗣^{〔1〕}之征。如病则为阳郁之候，为寒为水，为气为郁，为停饮，为癥瘕，为胀实，为厥逆，为洞泄，昔人论之详矣。沉紧内寒，沉数内热，沉弦内痛，沉缓为湿，沉牢冷痛，沉滑痰食，沉濡气弱兼汗，沉伏闭痛，此则大概主于沉脉，而各有兼诊之殊也。至于沉而散，沉而绝，沉而代，沉而短，沉不鼓，久病与阳病得此，垂亡之候也。若沉而芤，沉而弱，沉而涩，沉而结，主亡血伤精，六极之脉。诸如此类者，不得概以沉属寒属痛，而混投温散之剂也。更有如沉之脉，每见表邪初感之际，风寒外束，经络壅盛，脉必先见沉紧，或伏或止，是又不得以阳证阴脉为惑，惟亟投以疏表之剂，则应手汗泄而解矣。此沉脉之疑似，不可不辨也。通一子云：沉虽属寒，然必察其有力无力以辨虚实矣。沉而实者，多滞多气，故曰下手脉沉，便知是气。气行积滞者，宜消宜攻。沉而虚者，因阳不达，因气不舒，阳虚气陷者，宜温宜补，不得一概而混治也。

【正义】节中如沉一段，已见上条萧氏说，但彼作清表，此作疏表为异。然寿颐则谓果以表证而见里脉，必非寻常之病，“疏表”二字，亦正难言。

第四节 脉迟主病

《素·平人氣象论》：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

〔1〕 修龄广嗣 身健长寿，多子多孙之意。修，长也。修龄意指长寿。广，多也。广嗣，意指多子孙。

【正义】平人之脉，一呼脉再动，一吸脉再动，呼吸室息，脉五动，无病之常也。如其一呼而只得一动，一吸而只得一动，则较之平人，已迟过其强半，则气血循行之不及甚矣。《素问》言脉之迟，已无更甚于此者。如其更迟，病必不起。而《难经·十四难》之损脉，竟有再呼一至，三呼一至，甚且有四呼一至者，岂非言之太过，大失其真。然伤寒例且更有所谓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者，愈衍愈奇，极尽牛鬼蛇神之能事，孰谓仲景而能为此语？不意成聊摄尚能为之注曰：五脏气绝者，脉五损。五脏六腑俱绝者，脉六损。言之有物，一似实有其事者，但知响壁虚构而不顾其理之难安。医学怪诞，竟至于此，魔高十丈，甚可骇也。

又阴阳别论：迟者为阴，数者为阳。

【正义】此言脉有阴阳之略耳。若以病情变化言之，则有不可一概论者。

又三部九候论：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

【正义】此亦言其大略耳。脉疾为气血之流利，故曰不病。迟为运行不及，故曰病。然以病情而论，则不可泥。

《伤寒论·痉湿喝篇》：太阳中喝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朒迟。

【正义】中喝乃热伤元气，津液受灼，故脉不洪大，而为弦细朒迟，此迟脉之不属于寒者。其恶寒而身重疼痛，亦气虚液耗，络脉不利使然，非外寒也。

又太阳篇：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正义】太阳病而脉浮紧，身疼痛，麻黄汤证备矣，发汗为宜。然脉虽浮紧，而尺中偏迟，则其人血液本虚，故阴分之脉，不能流利，此脉迟与脉涩相似，亦不因于外寒，而因于血少者，故不可发其汗。“然”字一字作一句，是答辞，与八十一难同例。此必摹仿《难经》为之，训诂之奇，他书未之有也。

又：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正义】此以大汗伤阴，而脉为之沉迟，亦迟脉之不属于寒者。表犹未罢，血液已伤，故用药如此。详沉脉主病本条。

又少阴篇：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得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正义】温温，《医宗金鑑》订正本谓当作“嘔嘔”，是也。潘岳笙赋：先嘔嘔^{〔1〕}而理气。注曰：咽中先嘔而理气。一曰嘔嘔，吐饮之貌。是嘔与嘔相近，即气逆泛嘔，欲吐不吐之象也。病属少阴而胸中寒实，故脉弦且迟。既自欲吐，则可因其势而利导之。若膈上寒饮，而但作干呕，不能吐者，则温其中而寒饮自化。寿颐窃谓嘔嘔欲吐者，亦是寒饮之在膈上，惟一则气已上行，自有欲吐之势，则因而吐之，一则止有干呕，不能自吐，则先温之，随其病机而与为消息，事半功倍，收效必捷。所谓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者，此也。若不明此理，而矫^{〔2〕}揉造作以拂逆之，则亦子舆氏所谓智者之凿矣。

又可下篇：下利脉迟而谓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正义】本已自利，初无复下之理。但苟是里实，则实邪不去，利何由止？脉迟似是里寒，

〔1〕 嘔 原缺，据文理补。下同。

〔2〕 矫 原作“桥”，据文理改。

然虽迟而滑，则里有实之明证。本论所谓脉滑而数者，有宿食，《金匱》所谓滑则谷气实；又谓脉滑而数者实也，有宿食，其理正自可通。则此之迟而滑者，正以实结于里，故脉反不数，虽有利，亦是热结旁流，脉迟以实结而然，与里寒不同，所以宜用承气。然脉既滑矣，当必应指爽利，何至于迟。寿颐终谓脉涩者必近于迟，脉滑者必近于数，若谓滑迟涩数，终是语病，此可与不可与等篇，非仲景手笔，得此亦可为一证。

《伤寒论·辨脉篇》：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

【正义】此言阴结阳结之异，当以脉之浮沉迟数为据。然阳结之大实者，脉结于里，亦有沉迟涩小之一候，此当以其他之兼证参之，未可仅以辨脉为能事。在阅历多经验富者，当自知之，此条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前已备论之矣。

又：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假令脉迟，此为在脏也。

【正义】此以大概言之。浮表沉里，亦言其常耳。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则胡可一概论者。岂腑病不当有寒证，脏腑不当有热证耶？此其理之必不可通者。奈何注家犹谓辨脉平脉诸篇，皆出仲景，何以厚诬仲圣，一至于此！寿颐谓即以王叔和为之，亦万不致如此不堪，此必叔和之后，更有妄人窜入，亦不可竟以责之叔和。平脉法又有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一条，不通之无，正与此节如出一手。

又：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腑者不令溲数则大便难，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正义】此节大旨，言脉浮大者，病虽在表，然使里有热结，则亦可攻里。盖里热盛者，脉洪而大，亦有似于浮，不必执定浮为在表之证，此说颇似有见，然曰属脏者攻之，岂不大谬。攻以通腑，非以治脏，则为此说者，必非通品，即此已见一斑。又谓热在腑者不令溲数，则以小溲数者，伤其津液，必致大便为难，此说颇为中肯。乃又继之曰，汗多则热愈，此则乡曲妇女，望得大汗以为退热之意，岂不知仲师治热，何尝有取汗之法，即表证之宜于汗者，亦何尝以汗多为贵，即此一句，可知作者直是呓语，全未悟得《伤寒论》中大旨。又曰汗少，则便难，更不知其何以作此梦话？未谓脉迟尚未可攻，又似里无大热，故脉不数而不可攻。然热结之盛者，其脉亦必迟涩，甚且沉细，此则病势之变迁，固非此等妄人所能悟到，亦正不足为若辈告。总之此等语气，似通非通，瑕瑜互见，其非仲师手笔，万无可疑，且亦未必叔和头脑冬烘^{〔1〕}如此。然为《伤寒论》作注者，亦能随声附和，勉强敷衍，医学之陋，古今同概，那得不为门外人看得一钱不值。

又：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平脉法：卫气和，名曰缓。荣气和，名曰迟，迟缓相搏，名曰沉。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毛发长；迟则阴气盛，骨髓生，血满肌肉紧薄鲜硬。阴阳相抱，荣卫俱行，刚柔相搏，名曰强也。

【正义】此以脉缓脉迟为中正和平之义，与其他之缓脉迟脉为病者不同，故曰阳气长，阴气盛，阴阳相抱，荣卫俱行，盖言阴阳两得其平，无偏盛偏衰之义，故又曰刚柔相搏，犹言

〔1〕冬烘 形容懵懂浅陋。唐郑薰主持考试，误认颜标为鲁公颜真卿的后代，将其取为状元。当时有人作诗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误放》。

刚柔相得，名曰强者亦言其康强逢吉耳。然字句间亦正不甚明了，此当会之以意，而不必泥煞字面者。惟成聊摄于名曰后名曰缓名曰迟名曰沉之三节注文，皆说得奇僻已极，而皆非本文应有之义，最不可解，兹亦不赘。

《金匱·痉湿喝病篇》：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正义】详沉脉主病本条〔1〕。

《脉经·二卷》：寸口脉迟，上焦有寒，心痛咽酸，吐酸水。关脉迟，胃中寒。尺脉迟，下焦有寒。

【正义】此叔和分别寸关尺三部脉迟之主病也。寸迟则寒在上焦，咽酸即口泛酸涎，已是胃寒为病，但以其泛而上溢，故属于上焦。

又四卷：迟而缓者有寒。

【正义】脉迟主寒，然亦有热伏甚深，而脉反不数者，则虽迟而亦必坚强有力，但言迟，恐未必定属中寒，惟来去既迟，而复怠缓无神，则非虚寒，何以致此。此缓字以懈怠不前之形态言，非以至数之不及四至言，须当分别观之。

又：沉而迟，腹脏有冷病。

【正义】迟已属阴，沉则主里，故曰腹脏冷病。然亦有热伏而沉且迟者，此当以脉之形势及见证参合之，亦不可执而不化。

又：迟而涩，中寒，有癥结。迟而滑者胀。

【正义】迟以至数言，涩与滑以气势形态言，即迟且涩，则结滞可知，故主中寒，且主癥结。若至数虽迟，而形态犹为流利，则非坚结，而为臌胀。盖胀则散而不聚，故其脉亦不凝滞而滑，此以脉之态度，而可决病情者，用意不可为不周。然寿颐终谓脉迟必不能滑，试以两字本意，细心体会，识者必以余言为不妄。

又：弦迟者宜温药。

【正义】弦脉属阴迟而且弦，阴凝之象，苟非温药，何以除阴霾而复乾健。

滑伯仁《诊家枢要》：迟为阴胜阳亏之候，为寒，为不足。浮而迟表有寒，沉而迟里有寒。居寸为气不足，居尺为血不足。气寒则缩，血寒则凝也。左寸迟，心上寒，精神多惨；关迟，筋寒急，手足冷，胁下痛；尺迟，肾虚便浊，女人不月。右寸迟，肺感寒，冷痰气短；关迟，中焦寒，及脾胃伤冷物不食，沉迟为积；尺迟为脏寒泄泻，小腹冷痛，腰脚重。

【正义】气寒则缩，血寒则凝，颇能为迟脉传神，但何以气血二层分主寸尺两部，岂气病必在于上，血病必在于下乎？此当以见证为参，不可据脉而一概论也。心气不足，精神惨淡，亦入微之论。左关以肝言，故曰筋寒急，胁下痛。右关以脾胃言，故曰伤冷不食，但沉迟为积，五脏皆然，不当专以右关论，而伯仁之意，则仅指饮食积滞一端。便浊多湿热症，此不当属之迟脉为病，虚寒之浊，百不得一，女人不月，亦不可概以虚寒论。且以便浊诊之左尺，泄泻诊之右尺，又以前后两阴分以左右，说得太呆，终欠圆相。

《濒湖脉学·迟脉主病诗》迟司脏腑或多痰，沉痼癥瘕仔细看。有力而迟为冷痛，迟而无力定虚寒。寸迟必是上焦寒，关主中寒痛不堪。尺是肾虚腰脚重，溲便不禁痛牵丸。

【正义】阴丸胀痛，亦有肝火下注，湿热炽甚之症，外疡中之子痛，脉必弦搏滑大者，不

〔1〕条 原作“像”，据文义改。

可概以脉迟括之，惟寒疝之痛，脉当迟耳。

又：有力冷痛；无力虚寒。浮迟表寒；沉迟里寒。

《景岳·脉神》：迟为寒为虚，浮而迟者内气虚，沉而迟者表气虚。气寒则不行，血寒则凝结。若迟兼滑大者，多风痰顽痹之候。迟兼细小者，必真阳亏弱而然。或阴寒留蓄于中，则为泄为痛，或元气不荣于表，则寒慄拘挛。大都脉来迟慢者，总由元气不充，不可妄施攻击。

【正义】景岳以浮迟为里虚，则中气不守而脉反虚浮是也。而又以沉迟为表虚，则难言之矣。迟而滑大痰流经隧，迟而细小真阳无权，皆中肯语。然亦有气滞痰凝闭塞隧道，而脉迟且涩且小者，此非行气化疾，疏通痰塞，则脉何由利？且更有大积大聚，重重痞结者，脉亦迟涩不利，此必皆有见证可据。而景岳欲以元气不充，一概言之，贻祸不小，读此公书者，不可不窥破此一层，否则动手人参熟地，安得不为陈修园肆口大骂。

士材《诊家正眼》：迟脉主脏，其病为寒。寸迟上寒，心痛停凝；关迟中寒，癥结挛筋；尺迟火衰，泄便不禁，或病腰足，疝痛牵阴。

【正义】迟脉主脏，大谬不然。

石顽《诊宗三昧》：迟为阳气不显，营气自和之象，故昔人皆以隶之虚寒。而人迎主寒湿外袭，气口主积冷内滞。又以浮迟为表寒，沉迟为里寒，迟涩为血病，迟滑为气病，此论固是。然多有热邪内结，寒气外郁，而见气口迟滑作胀者，诎可以脉迟概谓之寒，而不究其滑涩之象虚实之异哉？详仲景有阳明病脉迟，微恶寒而汗多出者，为表未解。脉迟头眩腹满者，不可下。有阳明病，脉迟有力，汗出不恶寒，身重喘满，潮热便硬，手足濇然汗出者，为外欲解，可攻其里。又太阳病脉浮，因误下而变迟，膈内拒痛者，为结胸，若此皆热邪内结之明验也。当知迟脉虽现表证，亦属脏气不充，不能统摄百骸，所以邪气留连不解，即有腹满而头眩，脉迟阳分之患未除，禁不可下，直待里证悉具，然后下之。圣法昭然，岂不详审慎重乎？迟为阳气失职，胸中大气不能敷布之候，详“迟为在脏”一语，可不顾虑脏气之病乎？

【正义】谓脉迟为营气自和，太不可晓。迟滑一层，终有可议。惟申明热邪内结而脉迟一证，反复言之，较诸景岳只知有元气不充者，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末后一结^{〔1〕}，牵到迟脉主脏上去，反觉蛇足，可删。

丹波《脉学辑要》：程郊倩《伤寒论·阳明篇》注谓迟脉亦有邪聚热结，肠满胃实，阻住经隧而然者，今验有癥瘕痞癖，壅遏隧道，而见迟脉者，是杂病亦不可概以为寒也。

【正义】今验以下，是丹波语，此即寿颐之所谓气滞痰凝者。总之气凝则滞，血结则涩，其脉皆迟，而是寒非寒，则当以证为据。

郭元峰《脉如》：迟脉多属虚寒，浮迟表寒，沉迟里寒，迟涩为血病，迟滑为气病，有力冷痛，无力虚寒，或主不月，或见阴疽，或血脉凝泣，或癥瘕沉痼。气寒则不行，血寒则凝滞。迟兼滑大，风痰顽痹，迟兼细小，真阳亏损也。或阴寒留于中，为泄为痛，元气不营于表，寒慄拘挛，皆主阳虚阴盛之病也。而独有如迟之脉，凡人伤寒初解，遗热未清，经脉未充，胃气未复，必脉见迟滑，或见迟缓，亦可投以温中而益助余邪乎？高鼓峰云：迟而汗出者死。此虚实之不容不辨也。

〔1〕 结 疑“节”字之误。

【正义】此又于诸家已言之外，补出大病后脉迟一层，不可温补，正以余热未尽，而元气未复，故脉似迟缓，只宜清养，此亦大病善后之要诀，临证者不可不知。惟“迟滑”两字，连举终觉不妥。若脉迟而汗出，则柔弱之体，自汗盗汗者，类皆有之，何遽必死？高氏理想，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盖或偶一见此坏病，然非理之常，不可为训。

第五节 脉数主病 疾急躁驶同见

寿颐按：浮沉迟数，脉理大纲，近千百年，无不以数脉为纲领之一。然自唐以上，论脉至之速者，不专言数也。《素》《灵》多言疾急躁，故数字所见最少，即下至《伤寒》《金匱》《脉经》《千金》诸书，犹多有称为疾急者，字面虽异，而脉理皆同。搜辑古义，必不能意存歧视，屏而不录，反失古书之真，且亦不能别标一纲，有似乎同中之异，此虽宋金以来，脉学中未有之例，而平心论之，必不能不合为一条者也。且以数字字义言之，其作频仍之意者，古人亦如字读，不读如朔。《左文六年传》：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注：不疏也。《论语》：事君数。亦烦密不疏之义。《汉书·汲黯传》：上常赐告者数。注：数者，非一也。实即算数一义之引申，又引申之而转一义，则为短与密。《孟子》：数罟^{〔1〕}不入洿池^{〔2〕}。此皆与脉至频数之义相近。然数罟之数，已可谓借作促字，非数字应有之义，又引申之而转一义，则为急疾。《尔雅·释詁》：数，疾也。《礼记》曾子问：不知其已之迟数，此即速字之假借，则脉急而名之为数，亦速之借学，不必谓是频仍短密之义。盖脉理学中，本有促之一条，以短促取义，就训诂之学言之，几与此数急之数相混，似不如迳从古籍，竟用急疾之名，较为轩爽，惟为医界习惯计，则数脉之名，相承已久，不得不以数字为提纲，而即以古籍中之疾急躁驶诸条并录为一，虽似开脉学之创例，而按之事实，必当如是，始为完密。并于脉洪条中，附以盛字，大脉条中附以粗字，小脉条中附以细字，紧脉条中附以坚劲搏击诸字，缓脉条中附以静字，皆此例也。

《素·生气通天论》：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

【正义】薄，迫也。诸经训诂此义最多。脉流薄疾者，言为阳气所逼迫而应指急疾也。此言阴不涵阳，元阳飞越，故脉行迫急而躁疾无度，则狂惑之神经病至矣。并者，即调经论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西学家所以谓癫狂为脑神经病，亦即气血上冲，激乱脑神经而失其知觉运动之常度也。中西两家医理即此可以沟通，岂不大快？然自来注家，何能知此窠要。王启玄且解薄疾为极虚而急数，则明明阳实为病，而可谓之极虚，望文生义，妄作聪明，而于病理适得其反，殊可詫矣。

又阴阳别论：迟者为阴，数者为阳。

【正义】此言辨别阴阳之大法，然病证变迁，则不可泥。

《素·脉要精微论》：数则烦心。

【正义】脉乃血络循行之轨道，而心为血之枢机，脉行数疾心气盛矣。此从脉之原始而言，故曰烦心。盖脉虽急数，而无其他病状可证者，是当为心家之热烦。若其他因病而得数脉，则仍以见症为断，有非可一概论者矣。

〔1〕 数罟(gù 古)数，细密；罟，网的通称。《易·系辞下》：“作结绳而为罔罟。”。数罟，密网也。

〔2〕 洿(wū 乌)池 洿，池溏。《说文解字注》：“洿，浊水不流池也。”洿池，即指池溏。

又：诊得心脉而急，此^{〔1〕}为何病？病形何如？曰：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曰：何以言之？曰：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故曰少腹当有形也。

【正义】经言脉急，非特以往来之急速而言，必有搏击坚劲之态，是为气血结实之脉，而心部得之，则心气郁结，有明征矣，故曰心疝。牡者阳也。心为阳中之阳，故曰心为牡脏。

《素·平人气象论》：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

【正义】一呼三动，一吸三动，脉来疾矣。病温病风，皆是阳邪，故脉皆躁疾，此必以尺肤之热与不热辨之。盖病温未有不发热者，而病风则身不热也。若一呼而脉至四动以上，则一息得有九至十至，其速于平人者多至一倍，气血之行度大反其常，安得不死？此可知十四难一呼五至，一吸五至，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之说，言之太过。病理脉理，不当有此。

又：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正义】此言邪未盛而正未衰，故曰新病。

又：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正义】此可与脉要精微论心脉急者，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一条参观。经言脉急，固不仅来去疾速之谓也。

又玉机真脏论：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正义】宋校正谓人一息脉五六至，何得为死？必息字误。息，当作呼乃是。此言脉之绝不至，及其至太速者，皆反常之甚，故虽形肉不脱，真脏脉不见，亦皆不免于死。若，及也。《汉书·高帝纪》：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颜氏注：若者，豫及之辞。寿颐按：事本无定，而豫为设此或然之想，故曰豫及。《周礼》：稍人^{〔2〕}若有会同。疏：不定之辞也。滑伯仁《难经本义·十三难》注：若之为言或也，盖即或然之意，正所谓不定之辞也。

又：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

【正义】此但弦无胃之真肝脉。中外急者，犹言浮中沉三候皆然，此急字已包含坚劲搏击在内，寿颐所以谓经文之脉急，不仅以疾速言也。

又三部九候论：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

【正义】阳盛已极，故当死于阳盛之时，偏盛则偏绝也。《太素·十四卷》盛躁下有“而”字，则似以喘数指病状言。故杨氏注曰：其气洪大曰盛，去来动疾曰躁，因喘数而疾，故曰喘数。寿颐则谓此喘字即是“搏”字之讹。盛躁搏数，皆以脉言，皆为阳证阳脉。上善此注，仍是望文生义，非经旨也。

又：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

【正义】此以大略言之。脉来疾者，正气犹盛，故言不病。若以病状参合，则必有不可一概论者。

又通评虚实论：其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

【正义】此大实之证，故脉急大坚。

又：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何如？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

【正义】乳子，犹言产子。《说文》人及鸟生子曰乳。《广雅·释诂·一》：乳，生也。《文

〔1〕 此 原作“小”，据《素问·脉要精微论》改。

〔2〕 稍人 周朝时的官名。专掌修治沟壑之事。

选·东征赋注》引尸子胎生曰乳。盖新产之时而患风热之病，气喘有声，耸肩呼吸，气窒甚矣，故脉当实大。若更急疾，则有升无降，宁不可危？脉缓则势犹缓，故可生。鸣，《甲乙经》作“渴”。

又：痲疾何如？曰脉搏大滑久自己；脉小坚急死，不治。

【正义】痲疾者，上巅之疾。调经论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今西学家所谓血冲之脑神经病也。病因于气升火升，阳亢上乘，有升无降，故脉宜以搏大滑利，病实脉实，脉与症合，犹为可治。若脉小坚急，则刚劲有余，正气不足，闭塞太甚，气将不能自反，与调经论之所谓气反则生，不反则死者，可以互证。巢元方《病源》，亦谓痲疾脉沉小急实，死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皆此理也。

又评热病论：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能食，病名为何？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又热论：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

【正义】经言脉躁，与脉急相似。躁者，盖包含动疾搏击之义，不仅以躁疾而言。病温而发热甚者，其脉躁疾，固所恒有。若汗既出，则其热当解，其脉当静，庶为欲愈之征，乃汗出复热，而脉仍躁疾不衰，则阳邪益甚，而其阴益伤，故曰当死。阴阳交者，言阴分阳分，交受其病，热邪已入阴中，而阳分之热仍盛，有不灼成灰炉者乎？王启玄注：交，谓交合，阴阳之气不分别也。说得模糊，殊非本旨。《甲乙经·七卷·伤寒热病篇》亦云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庸刺。喘盛者必死。《太素·二十五卷》同。《灵枢·热病篇》本此，而有误字）《甲乙》又曰：热病已得汗，而尚脉躁盛者，此阴阳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其脉躁盛，得汗而脉静者生。其义亦同。但所谓阴脉之极，殊不可解。究竟既躁且盛，脉义属阳，显而易知。《太素·二十五卷》，《灵·热病篇》旨本此，而微有异字。又《甲乙·四卷·经脉篇》言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为一逆，义同。（《灵枢·五禁篇》同）

又大奇论，肝脉小急，痲瘕筋挛。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痲。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三阳急为痲，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痲厥，二阳急为惊。（《太素·十五卷》，心脉小急不鼓句，无“小急”二字。心脉搏滑急句，搏作“揣”。注曰：揣，动也。三阳以下四句，《太素》在二十六卷中，但止有三句无三阴急为疝句，余同此。《甲乙·四卷》多与《太素》同，搏亦作“揣”，亦为三阴一句，但心脉小急不鼓句，与今本《素问》同。）

【正义】经言脉急，皆有刚劲不和之义，故其所主之病，为痲瘕，为挛急，为疝瘕，为惊厥，无一非气滞血凝，痰壅窒塞之候搏滑之搏，《太素》、《甲乙》皆作“揣”，此可证揣字即是搏字之讹。且今本《素问》，更有所谓脉喘者，亦当作“脉搏”。盖搏字一误为揣，再误又为喘耳。

又：脉至如数，使人暴惊。

【正义】《甲乙经》如作“而”。心主血脉，心猝受惊，则气血震动，而脉为数疾，亦固其所。

又：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

【正义】如，《甲乙》亦作“而”。“浮合”二字，殊不可解。但曰数曰一息十至以上，则中气无主，而脉动飘忽无常，其为经气不足明矣。是所谓脉数为虚也。其速至此，安得不死？

又阴阳类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乎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

【正义】详沉脉主病本条。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心脉急甚，为癰疽；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肺脉急甚为癰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肝脉急甚，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肋下，若复杯。脾脉急甚为癰疽；微急为鬲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肾脉急甚为骨痿，癰疾；微急为奔豚沉厥，足不收，不得前后。诸急者多寒。（《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同。但骨痿句无“痿”字，殊不可解。《太素·十五卷》亦作“骨癰疾”。杨上善注且谓寒气乘肾，阳气走骨而上，上实下虚，故骨癰也，则附会牵强，太不可通矣。）

【正义】此节病情，不尽可解，但脉急之义，心有坚实劲强之意味，故主病多为结塞之症。是宜观其大略，而不可拘拘于字句间者。若必字字而求其真解，则恐古人不作，屡经传写，误字已多，纵使笔下详明，亦是附会穿凿，徒多枝节而已。寿颐不敢妄作聪明也。

又：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脉经·四卷》同。今本《灵枢论疾诊尺篇》本此。汗且出作“病且出”，则传写之误。）

【正义】温病发热必盛。故尺肤热盛，脉亦盛躁。若盛躁而复流利滑爽，则腠理疏通，可知其自将得汗而解。此汗字，《甲乙》与《脉经》同，惟《灵枢》乃作“病”，则“病且出”三字，必不可解，其为传写之误甚明。然近百余年来之附会伏气为病者，则据此误本，认为伏气自内达外之确证，借以肆其饰说，而不复知古本皆不如此，目光之短，抑何可笑乃尔。

《甲乙·四卷·经脉篇》：咳，脱形，身热，脉小而疾者，是五逆也。（《灵·玉版篇》本此）

又：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灵·玉版篇》同）

【正义】咳而脱形，呕血，皆内伤虚证，脉小宜也。然小以疾，则真阴欲竭，中气不守，不可救矣。凡虚劳病，脉见细数者，不治，同此一理。此虽非证虚脉实之逆，而阴液耗绝，脉失常度，必无斡旋之法，故曰五逆，非必脉与病反，始为逆也。

又七卷伤寒热病论：热病三日，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灵·热病篇》同，《太素》同）

【正义】人迎主外，气口主里。热尚在表，故人迎躁；热未入里，故气口静。杨上善《太素》注：谓未入于阴，故气口静。三阳已病，故人迎躁。以三阴三阳言，似不如以表里言，尤为轩豁。

《伤寒论·太阳篇》：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正义】病在太阳虽有发热，其脉浮缓，或浮紧而已。表寒未化热传里，则必无数急之脉，故曰静者，为不传。若其脉已数急，则为传里化热之征，此以伤寒而言，传里不传里之分症如是。则温热病一有发热，而脉数急者，其为阳明少阳之热有知，故温热为病，罕见太阳症也。欲吐，则阳明已受邪；躁烦，皆里热证。有是证，有是脉，则太阳病已传阳明矣。若躁烦之“若”字，亦豫及之辞，未定之辞，与脉若静者之“若”字大有不同。

又：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正义】此以伤寒而言，病在表则脉浮，发热则脉数，是太阳之伤寒，故宜麻黄汤发汗。若温病热病之发热而脉浮数者，必不可误引是条为据。仲景于太阳病发热而渴而不恶寒者为温病条下，已明言发汗已，身灼热之种种变证矣。奈何后人之治温热，犹习用发汗一法，而酿成千变万化耶！

又：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

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正义】脉微而数，其人血液不充，已可概见，故虽有可灸之病，亦不可妄用灸法，因灸成疮，重耗其血，为祸胡堪设想。仲圣悬为厉禁，是亦针灸家座右之铭。

又：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正义】亡血而更发其汗，真液已竭，故脉证如是。脉，《说文》曰：目摇也。与眴^{〔1〕}瞬略同，字亦作“眴”。《通俗文》：目动也。《大戴礼·本命》注：睛转貌。不能眴者，即直视而目睛不能动也。

又：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正义】此数脉为虚之一证也。似热而实非热，此当以见证参之，是为凭证审脉一定之法。凡脉与证，皆当参互考求，庶能明辨不误。

又：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恼，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

【正义】此又脉数为虚之一证。本非里热，原不当下，而反下之，则脉之数者，且变为迟，邪陷胸中，而结胸之证具矣。

又阳明病篇：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

【正义】阳明谵语潮热，本为里有实热之症，然里实者脉当实，若脉滑而疾，则犹未大实，虽有可下之证，而必不可大下，故只宜小承气汤。

《伤寒论·辨脉法》：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阴病见阳脉者，生。

【正义】详一卷阴阳虚实节。

又：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平脉法诸脉浮数为乘腑。

【正义】此二条大有语病，已详脉迟主病本条。

平脉篇：数则热烦。

【正义】此以大要言之。脉数当主热烦，若病情变化，则不可一概论矣。

辨脉法：数脉不时，则为恶疮。

【正义】脉数而不合于时令，又无发热见症，则当有疮疡结于经络之间，故脉象应之。《伤寒论》本篇，又谓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蓄积有脓也。《金匱》亦谓诸脉^{〔2〕}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盖痈疽乃气血壅于经隧，故脉多弦紧而数。详浮脉主病本条。

《金匱要略》第一篇：风令脉浮，寒令脉急。

【正义】脉急有坚紧凝结之意，故主病为寒。此脉急之态度，显然与脉疾不同者，是当分别以观，而细为体会，不可拘拘于急之本字本义者也。

又肺痿肺痛病篇：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则胸中隐隐痛，

〔1〕 眴(shùn 舜) 同瞬。目珠转动，眨眼。《说文》：“眴，开合目数摇也。”

〔2〕 脉 原作“浮”，据文理改。

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正义】肺痿，肺痈皆属肺热，而有虚实之异，故脉亦应之。尤在泾《金匱心典》注曰：此设为问答以辨肺痿、肺痈之异。热在上焦之句，见五脏风寒积聚篇。盖师有是语而因之以问也。汗出、呕吐、消渴、二便下多，皆足以亡津液而生燥热，肺虚且热，则为痿矣。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肺中津液，为热所迫而上行也。或云肺既痿而不用，则饮食游溢之精气，不能分布诸经，而但上溢于口，亦通。口中辟辟燥者，魏氏以为肺痈之痰涎脓血，俱蕴蓄结聚于肺脏之内，故口中反干燥，而但辟辟作空响燥咳而已。然按下肺痈条亦云，其人咳咽燥不渴，多唾浊沫，则肺痿肺痈二证多同，惟胸中痛，脉滑数，唾脓血，则肺痈所独也。比而论之，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荣，为津燥而肺焦也。痈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为热聚而肺溃也。故其脉有虚实不同，而其数则一也。

《脉经·一卷》：阳数则吐血。阳数口生疮。

【正义】关前为阳，故阳部脉数，为热壅于上，主吐血，主口疮。《千金翼》亦谓阳数则吐，阴数则下，皆以寸尺分主上焦、下焦。阴数则下，以热邪下利而言，亦非泛指各种利下可知。

《脉经·二卷》：寸口脉数，即为吐，以有热在胃脘，薰胸中。关脉数，胃中有客热。尺脉数，恶寒，脐下热痛，小便赤黄。

【正义】此按部脉数之主病也。寸主上焦，故为胃热上冲，而病当呕吐。

药,然宜于养阴以涵阳,而不能误认在外实热,妄授寒凉直折,当亦可于言外得之。

又同卷:大坚疾者癰病。

【正义】癰病者,病在巅顶。《素问》所谓气之为血,并走于上,西学家所谓血冲脑也。肝阳气火,进而上扬,阳盛之尤,有升无降,故脉应之,而且大且紧且疾,其形容一上不下之情,固已历历如绘。

又同卷:浮滑疾紧者,以合百病,久自愈。

【正义】此疾紧当以脉象之流利圆整而言。是为大用外腴,真体内充,故曰百病皆愈。若邪盛而脉疾紧者,岂可一概而论?然浑浑言之,终有语病。参观浮脉主病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数为烦满,上为头痛上热,中为脾热口臭,胃烦呕逆。左为肝热目赤,右下为小便黄赤,大便秘涩。浮数表有热,沉数里有热也。

又:疾,盛也。快于数而疾,呼吸之间,脉七至,热极之脉也。在阳犹可,在阴为逆。

周澄之曰:疾言其至止之躁也,不必七至,病主津虚气悍非热也。

【正义】疾为躁急,其速可知。周谓津虚,仍是数脉为虚之一义。伯仁旧说,未为不是。澄之必以为不必七至,必以为非热,言之太僻,是有意求其玄奥,而实非正直荡平之道也。

《濒湖脉学·数脉主病诗》:数脉为阳热可知,只将君相火来医。实宜凉泻虚温补,肺病秋深却畏之。寸数咽喉口舌疮,吐红咳嗽肺生疡。当关胃火并肝火,尺属滋阴降火汤。数脉主腑,有力实火,无力虚火。浮数表热,沉数里热。气口数实肺病,数虚肺痿。

《景岳·脉神》:数为寒热,为虚劳,为外邪,为痈疡。滑数洪数者多热,涩数细数者多寒。暴数者多外邪,久数者必虚损。数脉有阴有阳,今后世相传,皆以数为热脉,及详考《内经》,则但曰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曰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曰缓而滑者,曰热中。舍此之外,则并无以数言热者。而迟冷数热之说,乃始自《难经》,云数则为热,迟则为寒,今举世所宗,皆此说也。不知数热之说,大有谬误。何以见之?盖自余历验以来,凡见内热伏火等证,脉反不数,而惟洪滑有力,如《经》文所言者是也。至如数脉之辨,大约有七,此义失真,以至相传遗害者,勿胜纪矣。兹列其要者如左,诸所未尽,可以类推。一外邪有数脉。凡寒邪外感,脉必暴见紧数,然初感便数者,原未传经,热自何来,所以只宜温散。即或传经日久,但其数而滑实,方可言热。若数而无力者,到底仍是阴证,只宜温中,此外感之数,不可不尽以为热也。若概用寒凉,无不杀人。一虚损有数脉。凡患阳虚而数者,脉必数而无力,或兼细小,而证见虚寒,此则温之且不暇,尚堪作热治乎?又有阴虚之数者,脉不数而弦滑,虽有烦热诸证,亦宜慎用寒凉,若但清火,必至脾泄而败。且凡患虚损者,脉无不数,数脉之病,惟损最多,愈虚则愈数,愈数则愈危,岂数皆热病乎?若以虚数作热数^{〔1〕},则万无不败者矣。一疟疾有数脉。凡疟作之时,脉必紧数,疟止之时,脉必和缓,岂作即有火,而止则无火乎?且火在人身,无则无矣,有则无止时也,能作能止者,惟寒邪之进退耳。真火真热,则不然也。此疟疾之数,故不可尽以为热。一痢疾有数脉。凡痢疾之作,率由寒温内伤,脾肾俱损,所以脉数。但兼弦涩细弱者,总皆虚数,非热数也。悉宜温补命门,百不失一。其有形证多火,年力强壮者,方可以热数论治,然必见洪滑实数之脉,方是其证。一痈疡有数脉。凡脉数身无热而反恶寒,饮食^{〔2〕}如常者,或身有热而得

〔1〕 数 此字及紧接下文之九个“数”字原脱,据《景岳全书》补。

〔2〕 食 原作“实”,据《景岳全书》改。

汗不解者，即痼疽之候也。然疮疡之发，有阴有阳，可攻可补，亦不得尽以脉数者为热证。一痘疹有数脉。以邪毒未达也，达则不数矣。此当以虚实大小分阴阳，亦不得以数为实脉。一癰瘰有数脉。凡胁腹之下有块如盘者，以积滞不行，脉必见数。若积久成疔，阳明壅滞而致口臭牙疳发热等症者，乃宜清胃清火。如无火证，而脉见细数者，亦不得认为热。一妊孕有数脉。以冲任气阻，所以脉数，本非火也。此当以强弱分寒热，不可因其脉数，而执以黄芩为圣药。按以上数脉诸证，凡邪盛者多数脉，虚盛者尤多数脉，则其是热非热从可知矣。

【正义】《景岳》言数脉辨之最详，精当处自不可没，而荒谬处亦造其极，不可不正。如引《经》文诸急为寒，则急字中含有弦紧搏击之义，故外寒里寒，脉皆紧急，此本不以至数之速言者。而景岳生平，沉溺于温补之中，一见经文“诸急多寒”四字，乃竟据以为数脉多寒之确证，但知急字之字面，而不复细味其精神，援儒入墨，借经文作护身符，而畅发其数脉当用温中之狂瞽^{〔1〕}，此是其取经之最误处。然平心论之，《难经》迟寒数热之说，必不可诬。即曰虚病多数，究竟因虚生热，非虚寒也。若谓内热伏火等症，脉反不数，则闭塞太甚者，偶有脉形窒滞之候，如其大气宣通，亦安有不数者。渠亦谓内热伏火之脉为洪滑有力，则既知其滑，试问与数脉六至何所区别？谓外寒之脉紧数，宜以温散，此惟伤寒太阳病为然。若温热病热甚脉数者，而亦可妄投温散乎？然景岳时之治温热，固不可与近今之理法精密者，作一例观。“温散”二字原是明人恶习，姑不必为景岳求全责备，而谓传经之病。数而无力即为阴症，只宜温中，则天昏地暗，自病阳明热甚，不复知有人事之狂惑谵语矣。岂知传经为病，无非热症，由三阳而结阴证者，陆九芝已谓千万人中无一，此理最精，虽非景岳所能知，然数而无力，即为阴症二句，可见景岳于伤寒病，终是门外汉。谓疟病作止，惟寒邪之进退，则荒谬最甚。凡大热之疟，其凛寒必重，此所谓入与阴争则恶寒，出与阳争则发热者。故凡百疟病，辨其症情，固寒热虚实，万有不齐，惟寒热往来，则无不有此一证，盖所以名之为疟者，本以往来之寒热而言，果无恶寒，何以为疟而景岳乃借一寒字，竟谓病之作止，即是寒之进退，则治疟者，惟有自始至终，一律温散温补而已，又安往而不败？痢为滞下，古称肠辟，辟者积也。妇人小子，无不知是积滞为病，于今谚语，尚是尽人能知。此惟湿热食滞，积而不化，愈结则愈热，无不知以苦寒荡涤为宜，当用三黄者，十人而九。乃可以概认为寒湿内伤，脾肾俱损，谓宜温补命门，则虚痢中三千不得一者，胡可舍其常而言其变？即曰脉兼弦涩细弱，或多虚证，要之积滞结塞者，脉道不利凡是实热，亦何遽无弦涩细弱之脉？此但当以见证论治，必不可仅仅凭之于脉者。古称四诊，切字祇居其一，抑且望问为先，切脉居后，自有深意。而乃偏举“弦涩细弱”四字，遽定为虚，教人概投温补，真是罪该万死。在昔喻嘉言论温三篇，认定少阴，方用白通四逆，陆九芝已谓其有可杀可剮之罪，乃不谓更有通一子之论痢，只知寒湿，只有温补命门，北其辙而南其辕^{〔2〕}，实与病情绝端相反，无独有偶，何处来此一对魑魅罔两^{〔3〕}，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侈口谈医，日以魅人为能事，且敢笔之于书，误尽天下后世，究不知此二人者果，是何等心肝？

士林《诊家正眼》：数脉主腑，其病为热。寸数喘咳，口疮肺痈；关数胃热，邪火上攻；尺

〔1〕 瞽(gǔ 鼓) 目盲。《广雅·释言》：“瞽，盲也。”引申为没有识别能力。

〔2〕 北其辙而南其辕 即北辙南辕。辙，车轮的行迹；辕，车前驾牲畜的直木。意指欲南行而车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语出《战国策·魏》。

〔3〕 魑魅罔两 魑，山神；魅，怪物；魍两，水神。引申指各种各样的坏人。《三国志·吴诸葛恪传》：“魑魅罔两，更成虎士。”

数相火，遗浊淋瘕。

【正义】数脉主腑，终是大误，说已见前。

又：（兼脉）有力实火，无力虚火，浮数表热，沉数里热；阳数君火，阴数相火；右数火亢，左数阴戕。

【正义】士材亦谓数脉主腑，终是以讹传讹之陋习。又谓阳数君火，阴数相火，亦殊不然。愚谓君相二火之名词，实是古人最谬之譬喻，将谓君火为正当之火，相火为不正当之火耶，则火既发现，已是病征，尚安有正当之可言？如谓心火为君火，肝肾火为相火，则上焦有火，正不止心脏一部分，下焦有火，亦不必限于肾肝两脏，请问此阴阳两字，以寸尺讲，抑以浮沉讲乎？寸尺分主上下，浮沉分主表里，皆可说也。而可以空空洞洞，无凭无据之君相两字立说，则何往而不陷后学于迷惘之中。且以右数火亢，左数阴戕，两相对峙，亦大不妥。须知火之亢，皆是阴之虚，不能以左右两手，分断其一虚一实也。

又疾脉主病：疾为阳极，阴气欲竭，脉虽离经，虚魂将绝，渐进渐疾，旦夕陨灭。左寸居疾，勿戢自焚；右寸居疾，金被火乘。左关疾也，肝阴已绝；右关疾也，脾阴消竭。左尺疾兮，涸辙难濡；右尺疾兮，赫曦过极。

【正义】此亦以左尺疾为水枯，右尺疾为火极，仍不脱上条之见解，终是知其一未知其二。赫曦见五常政大论，以为火运太过之代名词。

又：六至以上，脉有两称，或名曰疾，或名曰极，总是急速之形，数之甚者也。是惟伤寒热极，方见此脉，非他病所恒有。若劳瘵虚惫之人亦或见之，则阴髓下竭，阳光上亢，有日无月，可与之决短期矣。阴阳易病者，脉常七八至，号为离经，是已登鬼录者也。至夫孕妇将产，亦得离经之脉，此又非以七八至得名，为昨浮今沉，昨大今小，昨迟今数，昨滑今涩，但离于平素经常之脉，即名为离经矣。大都一息四至为人身经脉流行之常度，若一呼四至，一吸四至，必至喘促声嘶，仅呼吸于胸中数寸之间，而不能达于根蒂，真阴竭于下，孤阳亢于上，其气之短已极矣。气已欲脱，而犹冀以草木生之，何怪乎不相及也。

【正义】士材谓阴阳易病，脉常七八至，殊为不确。凡百病证，脉变无常，岂有讲一笼统病名，而可决定其脉必如何之理，此当是士材临证，偶遇是证是脉耳。果有此脉，名以离经，可误也。其实离经^{〔1〕}之义，明言其不同于经常，亦不能泥定一息七八至一层。但士材又谓孕妇临产，脉虽离经者，反不在乎七八至，则又非事实。凡妊妇当达生之顷，脉至极数，无不如是，此以震动已极，而脉应之，固不佞之历验不爽者，唯不过在临盆时俄顷间耳，非有半日或一二时之如此震撼也。在家庭间宜自知之，向来中国医家，固未常有产褥坐草之时诊脉者，又何从而知之。然古人能为此言，可知其确有征验而云然。乃士材竟凭一时臆见，遽欲翻倒从前征实之成说，不亦怪哉！

石顽《三昧》：数为阳盛阴亏，热邪流薄于经络之象，所以脉道数盛。火性善动而躁急，故伤寒以烦躁脉数者为传，脉静者为不传，有火无火之分也。即经尽欲解，而脉浮数，按之不芤，其人不虚，不战汗出而解，则知数而按之芤者，皆为虚矣。又阳明例云：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以发汗令阳气微，膈内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吐也。又胃反而寸口脉微数者，为胸中冷。又脉阳紧阴数为欲吐，阳浮阴数为吐。胃反脉数，中气太虚，而见假数之象也。人见脉数，悉以为热，不知亦有胃虚，及阴盛拒

〔1〕 经 原作“证”，据上文改。

阳者。若数而浮大，按之无力者，虚也。《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病热而脉数，按之不鼓，甚者，乃阴盛拒阳于外而致病，非热也。形证似寒，按之鼓击于指下者，乃阳盛拒阴而生病，非寒也。《丹溪》云：脉数盛大，按之而涩，外有热证者，名曰中寒。盖寒留血脉，外证热而脉亦数也。凡乍病脉数，而按之缓者，为邪退。久病脉数，为阴虚之象。瘦人多火，其阴本虚。若形充色泽之人脉数，皆痰湿郁滞，经络不畅而蕴热，其可责之于阴乎？若无故脉数，必生痼疽。如数实而吐臭痰者，为肺痈。数虚而咳涎沫者，为肺痿。又历考数脉诸例，有云数则烦心者，有云滑数心下结热者，皆包络火旺，而乘君主之位也。有云细数阴虚者，水不制火，真阴亏损也。大抵虚劳失血，喘嗽上气，多有数脉，但以数大软弱者为阳虚，细小弦数者为阴虚，非若伤寒衄血之脉浮大，为邪扰于经，合用发汗之比。诸凡失血，脉见细小微数无力者为顺，脉数有热，及实大弦劲急疾者为逆。若乍疏乍数，无问何病，皆不治也。

【正义】石顽此节，精义甚多，唯语病亦所难免。开手阳盛阴亏，四字并列，已觉不妥。盖数脉主热，固有阳盛而阴亏一候，但普通热病，其阴未必皆亏，如就题面立论，止言阳盛足矣。不可误认阴亏，而教人滋阴以助邪也。乃必与阴亏对举，是为蛇足。况自谓热邪流于经络，火性善动而躁急，原与阴亏一层无涉，何如不说为佳。经尽欲解亦不确，仲景本论，虽有“行其经尽”一句，寿颐已窃疑其未是，盖病在经络，有一二日自解者，亦有淹留多日，不易解者。感病不如行路，定有实在之途程，又安得以为行之尽与不尽，似不如改作邪尽欲解，较为稳妥。阴盛拒阳，即内真寒而外假热；阳盛拒阴，即内真热而外假寒，此两条最为精要。唯格阳在外之症，其脉当外有余而里不足，以理而言，自应如此。然临证时曾见有脉搏刚劲，重按不挠，但唇舌面色，皆淡白无华，必服理中法，而脉始敛。盖格拒已极，脉乃鼓指，然后知古人按之不鼓云云，尚未必皆确，凡事须以事实为据，仅凭理论，终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时，此医事之所以贵有阅历经验也。数则烦心，及滑数心下结热二条，但以上中两焦有火说之可矣。何以见得必是包络之火乘君主，此过求其分明而反以失真者，读者慎不可拘守不化。若伤寒衄血，合用发汗两句，则其误甚大，究竟已见衄血，万无再投麻黄汤之理。今本《伤寒论》，必系传写者倒乱妄不可听，如误读古书而错信之，则杀人甚于刀刃，寿颐有《读伤寒论随笔》，已详言之。

又：疾脉呼吸之间七八至，有阴阳寒热真假之异。如疾而按之益坚，乃亢阳无制，真阴垂绝之候；若疾而按之不鼓，又为阴邪暴虐，虚阳发露之征。尝考先辈治案，有伤寒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而不能咽，东垣以姜附人参汗之而愈；又伤寒蓄热内，阳厥极深，脉疾至七八至以上，人皆误认阴毒，守真以黄连解毒汤治之而安，斯皆证治之明验也。凡温病大热燥渴，初时脉小，至五六日后，脉来躁疾，大颧发赤者死，谓其阴绝也。阴毒身如被杖，六脉沉细而疾，灸之不温者死，谓其阳绝也。然亦有热毒入于阴分，而为阴毒者，脉必疾盛有力，不似阴寒之毒，虽疾而弦细乏力也。虚劳喘促声嘶，脉来数疾无伦，名曰行尸，《金匱》谓之厥阳独行，此真阴竭于下，孤阳亢于上也。惟疾而不躁，按之稍缓，方为热证之正脉。脉法所谓疾而洪大，苦烦满；疾而沉细，腹中痛；疾而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难治也。至若脉至如喘，脉至如数，得之暴厥惊者，待其气复自平。迨夫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较之六数七疾八极更甚，得非虚阳外骛^{〔1〕}之兆乎？

〔1〕 骛(wù 务) 《说文》：“骛，乱驰也。”即纵横奔驰。

【正义】自樱宁生《诊家枢要》特立疾脉一条，认定为一息七至，而士材石顽两家，皆宗其说，以呼吸七八至立论，虽自可备一说，其实病情脉理，亦在脉数之中，未必大有歧异，特较之呼吸六至为甚耳。究之脉来数疾，阳症为多，果属阴寒，百无一二。此条中所谓阴毒沉细而疾，灸之不温者死，愚谓既沉且细，而里外无阳，则脉之流行，已必无疾速之理。若谓脉疾而按之不鼓，为里寒外热，虚阳发露，则即阴盛格阳之候，唯其阳格于外，所以脉反数疾，洵是至理名言。但尝见有重按不挠者，则按之不鼓一层，亦正难泥，此则当以唇舌之色泽，及其他见证，参互以得其实，不可仅以脉状定断者。寿颐在上条已备言之矣。石顽“阴邪暴虐”一句，讲得太不明白，几令人无从索解。若东垣之姜附人参治案，及河间之黄连解毒治案，亦必以舌色及见证为据，断不是仅凭之于脉。特其时察舌之法，尚未大昌，所以立案多不详备。若在今日，则欲存治验以告后人，必不当如是之浑浑漠漠矣。又谓热入阴分，则明明阳盛已极，灼烁津液，谁人不知，而乃可谓之阴毒，真是匪夷所思^{〔1〕}。古今医书从未有此奇语，不知石顽老人，何竟悖谬至此！又谓疾而不躁按之稍缓，亦大不妥，周澄之已谓其躁疾分看无理矣。若夫《经》文脉至如喘，脉至如数，则喘是“搏”字之讹，两如字皆读为而，石顽浑仑引来，全未能知古人真意。脉至浮合，义不可晓，此则传写有误，存而不论可矣。

徐春甫《医统》：沉数有力，实火内烁；沉数无力，虚劳为恶。离病初逢，多宜补药。病退数存，未足为乐，数退证危，真元已脱。数按不鼓，虚寒相搏。微数禁灸，洪数为火。数候多凶，匀健犹可。

【正义】此以杂病脉数为可补。盖据脉数为虚之一义，凡百杂病而得数脉，不足之证，洵属不少，然亦何必无实滞热结之候，此必以见证互参，终不可执一不通，遽操成见。病退而脉仍数，固是中气不能自持，补此一说甚精。再补出数象已退，而证状反危一层，是为虚脱其说亦确。若数而按之不鼓，是乃里寒格阳，说已详前。末谓数候多凶，则仍是虚数无神者，故又曰匀健犹可。盖脉数而调匀神健，则非虚象明矣。

薛愤斋《伤寒后条辨》：人知数为热，不知沉细中见数为寒甚。真阴寒证，脉常有一息七八至者，但按之无力而数耳，宜深察之。

【正义】阴寒而脉沉细无力，固也，然脉状至此，而反能一息七八至，则败坏已极之候矣。

《汪石山医案》：大凡病见数脉，多难治疗，病久脉数，尤非所宜。

【正义】此亦以虚证言之，然必是虚数无神，或细数无度者耳。非寻常数脉，皆是坏病，必不可但据数之一字，而泛泛立论也。

萧万舆《轩岐救正论》：数按不鼓，则为虚寒相搏之脉。数大而虚，则为精血消竭之脉。细疾如数，阴躁似阳之候也。沉弦细数，虚劳垂死之期也。盖数本属热，而真阴亏损之脉，亦必急数，然愈数则愈虚，愈虚则愈数，此而一差，死生反掌。

【正义】此谓阴躁似阳之候，其脉细疾如数，立说较为圆到，较诸前人之直称阴寒证，脉常一息七八至者，大有迥庭矣。

丹波玄简《脉学辑要》：疾者乃数之甚也，故《脉经》，《脉诀》并不别举之。吴山甫云：疾即数也。所谓躁者，亦疾也。所谓跃者，亦疾也。考《伤寒论》脉若静者为不传，脉数急者为

〔1〕 匪夷所思 “夷”原作“思”，据文理改。《广雅·释詁四》：“匪，非也。”夷，常也。言非常人所能料及。

传。躁乃静之反，云躁亦疾也者，固是也。《千金方》论脚气云：浮大而紧驶，最恶脉也，或沉细而驶者，同是恶脉。今验之病者，脚气恶证，脉多数疾，而来去甚锐，盖是驶之象，则似不可直以驶为疾也。

【正义】驶，疾之义，字本作“驶”。《广雅·释詁一》：驶，疾也。徐鼎臣《说文新附》因之，其音则读去声，在四寘韵，字亦作“驶”。唐·释慧苑《华严经音义上》引着颢篇：驶速疾也。字从马史声。今韵书在上声四纸。又见《诗·晨风》释文，亦曰驶疾也。若从马从夬之字，则读如决。驶，古之良马见《史记·邹阳传》，《索隐》引林林。又《淮南》齐俗训注，《后汉杜笃传注》，皆同。原无疾速之义，惟其形相似，故或误用驶字作“驶”。至元遗山诗：驶雨东南来，乃自注驶与快同，则不独形义皆非，而音又转别，此实大误，不可为训。玄简谓脉驶与疾有别，亦非字义所本有，此有意故求其深，无谓之至。

程观泉《医述》：疾一名极，是急速之形势，数之甚者也。惟伤寒热极，乃见此脉，非他病所恒有。若劳瘵之病得之，则阴竭阳亢，短期至矣。

郭元峰《脉如》：数主阳盛燔灼，侵剥真阴之病，为寒热，为虚劳，为外邪，为痼疽，此脉随病见也。寸数喘咳，口疮肺痈，关数胃热，邪火上攻，尺为相火，遗浊淋瘕。浮数表热，沉数里热，阳数君火，阴数相火；右数火亢，左数阴戕，此按部位以测病情也，昔人论之详矣。又云数大烦躁，狂斑胀满；数虚虚损，数实实邪；数滑热疾，数涩为损，热灼血干，此大概主乎数脉，而各有兼诊之殊也。夫《脉经》首重数脉，以阴阳疑似虚实表里之间，最易混淆也。但数则为热，人皆知之，而如数之脉，人多不察，此生死关头，不可不细心体认也。夫数按不鼓，则为寒虚相搏之脉。数而大虚，则为精血销竭之脉。细疾若数，阴躁似阳之候也。沉弦细数，虚劳垂死之期也。又有驶脉，即如数脉，非真数也。若假热之病，误服凉剂，亦见数也。世医诊得脉息急疾，竟不知新病久病，有力无力，鼓与不鼓之异，一概混投苦寒，遽绝胃气，安得不速人于死乎？徐东皋云：数候多凶，匀健略可，惟宜伤寒妊娠小儿。《濒湖脉学》云：数脉为阳热可知，只将君相火来医；实宜凉泻虚温补，肺病秋深却畏之。据此亦当有温补者矣。若仅言君相火来医，则犹见之未广也。夫独不有阳虚阴盛之重恙，反得紧数有力之实脉，急温桂附，旋即痊愈可者乎？谨再引《内经》，为时师下一痛针。玉机真藏论言冬脉曰：其气来如弹石者，为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为不及，病在中。释云：来如弹石者，其至坚强，营之太过也。去如数者，动止疾促，营之不及也。盖数本属热，而此真阴亏损之脉，亦必急数，然愈数则愈虚，愈虚则愈数，而非阳强实热之数，故不曰数，而曰如数，则辨析之意深矣。（自注如数者，阴虚而吸力少也，脉去至中途，即散而无纵，如去之甚速也。）此而一差，生死反掌，何独数脉有相似者，即浮沉迟缓滑涩洪实弦紧诸脉，亦皆有相似也，又非惟数脉然也。即证如疟，如痰、如喘、如风、如淋等病，设非素娴审辨，临事最撼心目，故庸浅者只知现在，精妙者疑似独明，为医之难，故此关头矣。通一子云：滑数洪数者多热，涩数细数者多寒，暴数者多外邪，久数者必虚损。读此数语，则数脉与如数之脉了然矣。

【正义】郭氏此书，本是集古人已有诸论而为之，精当处自不可磨灭，然故为高深论调，走入僻路者，亦复不免。如谓阳虚阴盛，反得紧数有力之实脉，急温桂附，旋即痊愈可者，此即寿颐上文屡屡表明之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一候。然必以其他确证，及唇舌本色为据，脉不可凭。所谓真寒假热，要之脉之所以紧数有力而实者，正其格拒在外之阳热使然，不当浑之沌沌，舍其舌色而不详，则适以陷后学于黑暗地狱矣。若引玉机真藏论冬脉其去如数，则不过稍稍形容其吸力不足，谓为不及，亦止谓不如弹石之刚坚，何必真阴大损，愈数愈虚，乃更

细细剖析之曰：脉去至中途，即散而无踪，一似描摹精确，俄出真情者。然独不思脉之一来一去，仅仅弹指俄顷之时，古人分出来去两层，已是指上不易辨此情状，而乃更可申言之去有中途，岂非徒弄玄虚，捉影捕风之臆说。试令为是说者，清夜扪心，寻其去到何处，中途复在何处，当亦恍然大悟，自能知此不可捉摸之情状矣。

南海何梦瑶《医碥》：虚热者，脉必虚数无力，固矣。然有过服凉剂，寒热搏击，或肝邪克土，脉反弦大有力者，投以温补之剂，则数者静，弦者缓，大者敛矣，此最当知。又有虚寒而逼火浮越者，真阳欲脱者，脉皆数甚，亦强大有力，皆当以证参之，勿误也。《脉经》曰：三部脉如釜中汤沸，旦得夕死，夕得旦死。

第五卷

第四章 诸脉主病之二

第六节 脉大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大则病进。

【正义】大为有余之象。无病而脉大，必其人体伟肉坚者，方为合宜。《甲乙经》所谓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灵枢·寿夭刚柔篇》同。若有病脉大，则邪实矣，故为病进。

又：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

【正义】粗大之脉，阴邪有余，若在伤寒，则为阳明大热。此节则指杂病，外无发热见症，则为阴不敌阳，其热在中，正可与《伤寒论》之阳明脉大，交互参观，而知平脉辨证之要。

《素·平人气象论》：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

【存疑】尺脉偏粗，热当在下，而《素》乃谓之热中，殊不相称。据《脉经·四卷·平三部九候脉证篇》载此节，热中之下，尚有“腰跨疼，小便赤热”二句，则热在下焦，而尺脉应之，宜也。似叔和所见，当是《素问》旧文，而今本佚之则义不可通矣。

《素·五脏生成篇》：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又：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瘕。

【正义】此节以色脉合诊，而言其所主之病。黄也，黑也，皆其所见之色，以一字为一句。黄为脾之本色，既见是色，当主脾脏有病，合之脉大且虚，则知其脾之不运而当有积矣。然大而不实，则其积未坚，尚在气分，故曰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病仅在气，犹不至如癥结瘕聚之为甚也。黑为肾之本色，既见是色，当主肾脏有病，合之脉坚而大，则如其肾之瘕着，故曰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瘕。惟病本在肾，积气在小腹与阴，则于脉左之，亦当在下而不在上。《素问》乃谓上坚而大，殊不相合，疑上字有讹。王启玄注乃曰上谓肾口，肾主下焦云云。肾乃有口，可嗤孰甚！惯于望文生义，而不顾其理之难安，师心自用，有如此者。即使肾果有口，亦何得谓之为上？信笔杜撰，而可呼牛呼马，无不如志，启玄之能事极矣。似此解经，真是暗无天日。

《素·玉机真藏论》：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

【正义】肺之平脉曰毛，然必和缓有神，非轻浮涣散而如毛也。若且大且虚，竟如毛羽著肤，似有似无，则为肺之真脉。五脏真脉，肝心肾三者，皆坚强太过，而肺脾二者，则柔靡不及。

又：泄而脉大难治。

【正义】此以泄利已甚之虚症而言。脉大则与症反，故为难治。若寻常之泄利，不可泥也。

《素·三部九候论》：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

【正义】此所谓形气不足，脉气有余，形与脉反，故曰死。然亦非正气之有余，或为外强而中干，则脉必豁大而无力的，或为病邪之方盛，则脉且充大而廓张，所谓胸中多气者，正其病气之独多耳。

《素·通评虚实论》：肠澼下脓血，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如何？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

【正义】辟积而下脓血，皆湿热凝聚为病，是为实证，于脉应之，滑大宜也。若悬绝且涩，则阴液耗竭，而积滞犹存，安得不死。

又：癰疾，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正义】癰疾乃气升火升上颠之疾，阳盛有余，故脉多搏大且滑，气火升浮者，固应尔也。若小且坚急，则阳气有余，而阴液已匮，其死宜矣。

又：消瘴，虚实何如？曰：脉实大病久可治；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正义】消瘴是阳热有余，故脉宜实大，若小而且坚，亦阴液欲竭之候，故不可治。王注谓久病血气衰，脉不当实大，故不可治，其误与经文相反，则王所据之本，上句作不可治也。宋校正引《甲乙经》、《太素》全元起本皆作“可治”，于义为长。又引巢元方云：脉数大者死，细小浮者死。又云沉者生，实大牢者死。则以大为邪气之太甚，沉小为正气之未败，亦别有至理。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论脉理学者，固必与见证合参，而后可知吉凶成败，必不能仅据一种脉象而拘泥不化。凡经言某病某脉，孰吉孰凶者，皆当作如是观。

《素·病能论》：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

【正义】此肺脏邪实之脉症。所谓气盛者，非正气之有余，肺已胀满，故脉为之大，而喘不得卧也。

《素·大奇论》：心脉满大，癰癭筋挛；肝脉小急，癰癭筋挛。

【正义】癰癭癭痼，筋挛抽搐，皆木火上乘，冲激脑经为病，故脉亦当于心肝两部征之。满大者，是其气焰之嚣张；小急者，是其势力之峻峭，皆在病情正盛，有加无已之时。可见古人虽未明言，此病属于脑之神经，而脉状病机，亦未始不同条共贯，孰谓中西两家医理，必不可沟而通之哉。

又：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

【正义】疝属肝肾气结为病，故脉必于肝肾两部应之。古人所言脉急，皆有坚固凝结之意，不仅在速疾一层。沉则病在下焦，大则其势正盛也。

《素·调经论》：血气与邪，并言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

【正义】此以外感之邪而言。客于皮肤腠理之间，其气方盛，故脉坚且大，是为实邪。

又：阴盛生内寒，奈何？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正义】此内寒之脉症。惟其寒气甚盛，血脉凝涩而不通，故脉形乃盛大而涩滞，盛大即其凝结不通之征。然症是内寒，则尤重在一涩字。脉不通，《甲乙》作“腠理不通。”寿颐按：寒独留句下似脱一“留”字，观下句重一“凝”字，其句法同也。凝泣之泣，以文义言之，当读为涩，然编考古书，泣字无有通借作涩字读者，惟《素问》、《甲乙经》则屡见之，盖汉人作隶，涩省作“澁”，而传抄者又误写为泣耳。

《素·平人氣象论》：太阳脉至，洪大以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至真要大论：少阳之

至,大而浮;太阳之至,大而长。《难经·七难》;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阴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脉经》五卷《引扁鹊阴阳脉法》: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太阳之脉,洪大以长;阳明之脉,浮大以短。

【正义】此合于时令之脉象。太少阴阳,皆以时令言,非手足六经之三阴三阳。此数节各本多有误字,已详前时令脉象节中。

《甲乙·四卷·经脉篇》: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灵·五色篇》同)

【正义】此以外感病言之。人迎主外,脉大而且紧且浮,表实之征,故曰其病益甚。

又:病之在脏,沉而大者易已,小为逆。病在腑,浮而大者,其病易已。《灵·五色篇》同)

【正义】脏病较深,故沉脉应之;腑病较浅,故浮脉应之。大则脏腑之正气未惫,故曰易已。如其脉小,则正气已衰,病不易愈,固其宜也。

又: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

【正义】此言外来六淫为病,是为实邪,故脉滑大而长。此代脉与脾脉代之代同义,所谓随四时为禅代,如春脉弦、夏脉洪之类。脉合四时,而且大且滑且长,邪盛于表,于脉应之,固当如是,故曰病从外来,此非歇止之代明甚。

又: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

又: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又: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灵·玉版五禁篇》内同)

【正义】此篇五逆三节,义与《素问·玉机真藏论》同,皆脉与病反者。腹胀多是中寒,脾肾阳衰,不能敷布大气,法当温养脾肾以运化气滞者,故身不当热,脉不当大,所以身热脉大为逆。然亦有湿热里结之腹胀,则亦当有身热脉^{〔1〕}大之候,所当活看,不能拘执。且更有阴盛于里,格阳于外之证,内有胀满,外亦身热脉大者,则急与温中化滞,其效立见,亦不必为逆。腹鸣且满,四肢清冷,加以泄泻,而脉反大,亦是里寒而格阳之证。衄血不止,其阴已耗,则脉不当大,故大为逆。此条当注重“不止”二字,非暴衄可比。若衄血暴作,则气火皆盛,必不以脉大为逆。腹胀便血,阴阳两伤,其脉更不当大,大则里虚无主,洵是危候,况又时时欲绝,更无可以设法矣。泄泻多属于虚,故脉不应洪大,症虚而脉反实,所以为逆。

《甲乙·二卷·十二经络脉支别》: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灵·动俞篇》同)

【正义】此以脉与病合为顺,脉与病反为逆。阳病脉小,与《伤寒论·辨脉篇》所谓阳病见阴脉同意。阴病脉大,则与辨脉篇阴病见阳脉之义不同。彼是阴病而阴退阳回,故有可生之机,以伤寒言之;此则病属阴寒,而脉乃相反,以杂病言之。

又四卷病形脉诊篇:大者多气少血。

【正义】脉大主有余,气之盛也。然脉为血管,血随气行,气果多则血亦何致于少,而古人乃能谓之多气少血,岂就豁大空虚者言之耶?则非脉大之真相矣。

又五卷针道外揣纵舍:大以涩者为痛痹。

【备考】《灵枢·邪客篇》同。

〔1〕 脉 原作“病”,据文理改。

【正义】痛痹总是风寒湿三气之外淫。凡外淫为病，皆有余之邪，故应之于脉，其大固宜，所谓大为邪实者是。然痛则气血不通，故脉应之，虽大而必涩，不能流利。

又六卷寿夭形诊：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

【备考】《灵枢·寿夭刚柔》同。

【正义】其形充实，是体质强健有余，于脉应之，自当坚固且大。坚以脉体言，大以脉势言，所谓气实脉实者是也。

《伤寒论·太阳篇》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正义】桂枝汤本非发汗之剂，服之如法，必不致大汗大烦渴，乃得此剂而竟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者，此或本係太阳发热而渴，不恶寒之温病，抑或服汤不如法，温覆太过，而得汗如水淋漓，正犯仲景本方服法之禁。盖温病本在阳明，误服桂枝，自然应有阳明大渴大汗之症；即或本系太阳桂枝症，而取汗太过，重伤其阴，亦当热盛，而转为阳明症。大汗大烦渴不解，而脉洪大，阳明脉症悉俱，是为白虎汤症，是病是药，固在必用之例。其加人参者，以得汗太多，阴液已伤，仲景用参，固专为养液存津计也。寿颐按：此条汗多脉大，仲景即用是方，固为不易之圣法。然《伤寒论》本篇又有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一条，则不似仲景原文，虽彼条无大烦渴一句，然汗出多而脉洪且大，即已显然是阳明里热，仲师成例，决不更与桂枝，盖传写者不无讹误矣。

又太阳篇阳旦证节：寸口脉浮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

【正义】此大而不实之脉，故曰大则为虚。与阳明热盛而脉洪大之大不同。

又：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正义】详见脉浮主病本条。

又阳明篇：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正义】阳明热炽，故脉为之大。《脉经》四卷，亦曰洪大者，伤寒热病。

辨脉篇：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阴病见阳脉者，生。

【正义】详见一卷阴阳虚实节。

又：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正义】详见后脉革形象本条。

又：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

【正义】此正气虚馁，而脉乃浮大，以杂病言，非伤寒太阳阳明之浮大也。无血犹言阴虚，中无所守而脉为之浮；寒亦非寒凉之寒，犹言心寒胆寒之寒，皆空虚之意，室如悬磬^{〔1〕}，故脉为之空大，此当活看，不可泥死于字面上者。余详脉浮主病本条。

平脉篇：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正义】浮为正虚，大为邪实，此亦以杂病言，非太阳阳明之脉大也。详见脉浮主病本条。

伤寒例：凡得病，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症也。

〔1〕 室如悬磬 “悬磬”亦作“悬罄”。喻家之匮乏，空无所有。《国语·鲁语上》：“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书昭注：“悬磬，言鲁府藏空虚。”

【正义】详见脉浮主病本条。此与平脉篇所谓病人发热，师到诊其脉，沉而迟者，知其差也。何以言之？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迟，故知愈也一节同意。

又：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正义】详见脉浮主病本条。

《金匱·虚劳病篇》：男子平人脉大为劳。

【正义】此中气不守，而脉反大，非正气充沛之脉大也。《金匱》本篇，又谓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更补出浮字，则外强中干，晓然可见矣。

又咳嗽上气篇：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宿食病篇：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洪大，紧急，病速进，在外。若头发热，痈肿。

【正义】洪大紧急之脉，皆主邪实，其势焰正锐，故知其病必速进，此皆外感有余之证，故曰在外。若头发热者，即外感之发热也。寿颐窃疑头字下脱一“痛”字。若头痛者，即热盛气火升浮而头痛，若无痛字，则若头发热，几不成句，此盖传写者失之。痈疡发肿，亦有余之证，其脉固多洪大或紧急者，此则外感大发热之外，别是一证。叔和连类及之，所以广学者凭脉审证之门径也。

又：脉大者血气俱多。又云脉来大而坚者，血气俱实。

【正义】此正气有余而脉大，以无病者言之。若有病而脉大，不可一例论矣。

又：脉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脉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

【正义】前后者，当以关部之前后而言，经文例皆如是。前大后小，阴虚于下，而阳浮于上，故当有头痛目眩之证。前小后大，则上焦不通，而中气窒塞，故^{〔1〕}当有胸满短气之病。唯此节主旨，盖止在前大前小上着想，不治重于后大后小两层，故不及下焦病状，否则关后之脉，当主腹以下事，不得如是说也。

又二卷：寸口脉洪大，胸胁满。

【正义】胸胁在上焦之位，故脉见洪大，当主胸胁烦满，此以杂病言，脉洪大之实证也。

又四卷：关上脉浮而大，风在胃中，张口肩息，心下澹澹，食欲呕。

【正义】关上脉浮大，主病在肺胃俱实，故当为张口肩息，肺胃之气逆也。澹澹，动貌，心下澹澹，即拂逆泛溢之象。纳食欲呕，胃气不降而反上升，于脉应之，在关上且浮且大，无非气火有余，有升无降之明征矣。

又：浮洪长大者，风眩癰疾。大坚疾者，癰病。

【正义】癰疾，是指顶巅之疾，乃气火发扬上攻巅顶，故于脉应之，或为浮洪长大，或为且坚且疾。古人虽不知此是气血上冲，脑之神经为病，而据脉论证，其理亦复隐隐符合。此固病理脉情之真实确谛，岂必待于西学东渐，而遂可谓吾中古医家，竟毫未知有此类之病情脉理也耶？

〔1〕 故 原作“敝”，据文理改。

滑伯仁《诊家枢要》：大，不小也。浮取之若浮而洪，沉取之大而无力。为血虚，气不能相入也。经曰大为病进。

【正义】伯仁此节专以虚大空言之，而竟忘了实证一边，是其失检。岂不知阳明脉大，及实结于里之脉大且实者乎？其意盖以大而实者属之洪脉，遂以大之一义，专属虚大。要知大以形象言，洪以气势言，各有主义，不能相混，必明辨及此，而可知所谓洪者，亦未必大而皆实，则但言脉大，又岂可专以虚大立论，伯仁盖两失之矣。

张石顽《诊宗三昧》：大脉有阴阳虚实之异。经云大则病进，是指实大而言。仲景以大则为虚者，乃盛大少力之谓。然又有下利脉大者为未止，是又以积滞未尽而言，非大则为虚之谓也。有六脉俱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也；有偏大于左者，邪盛于经也；偏大于右者，热盛于内也。亦有诸脉皆小，中有一部独大者；诸脉皆大，中有一部独小者，便以其部断其病之虚实。且有素禀六阳，或一手偏旺偏衰者，又不当以病论也。凡大而数盛有力，皆为实热，如人迎气口^{〔1〕}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气口微大，名曰平人。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乳子是指产后，以乳哺其子而言，非婴儿也。产后脉宜悬小，最忌实大，今证见喘鸣肩息，为邪气暴逆，又须实大而缓，方与证合，若实大急强，为邪胜正衰，去生远矣。此与乳子而病热，脉弦小^{〔2〕}，手足温则生，似乎相左，而实互相发明也。伤寒热病，谵语烦渴，脉来实大，虽剧可治；得汗后热不止，脉反实大躁疾者，死。温病大热不得汗，脉大数急强者，死；细小虚涩者，亦死。厥阴病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也。阴证反大发热，脉虚大无力，乃脉证之变，内证元气不足，发热脉大而虚，为脉证之常。虚劳脉大，为血虚气盛。《金匱》云：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气有余，便是火也。所以瘦人，胸中多气而脉大，病久气衰而脉大，总为阴阳离绝之候，孰谓大属有余，而可恣行攻伐哉？若脉见乍大乍小，为元神无主，随邪气之鼓动，可不慎而漫投汤液耶！

【正义】石顽此节，辨析虚实，颇觉详尽，惟尚有小误数端，兹为正之。乳子是指产子。古人乳字，本作生产解，《广雅释詁》：乳，生也，产^{〔3〕}子胎生曰乳，是其本义。《说文》谓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则且以乳与产字，分人畜之称矣。究之产之与乳，其义一也。石顽谓乳子指产后，意固不谬，然谓以乳哺子，则望文生义，实非乳字真解，石顽尚未多读古书，殊有毫厘千里之失。虚劳脉大，乃是正气不固，脉不紧束，有涣散之象。男子平人脉大为劳，皆其气血散漫，不能摄纳使然，而石顽反以气盛及气有余释之，岂仲师之本旨？抑知古之虚劳，多属虚寒，故有小建中汤等治法，正与今人虚劳之阴虚火旺者相反，而乃强以气有余便是火证之，则以今病解古书，而不自知其拟于不伦也。

第七节 脉小脉细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细则气少。

【正义】脉细是正气已衰，故曰气少。宋校正谓《太素》细作“滑”。按：今袁刻《太素》未见，盖在缺佚之第十四卷首。古人每以脉滑为血多气少，脉涩为血少气多，理终难安，寿

〔1〕 口 原缺，据《诊宗三昧》补。

〔2〕 脉弦小 原作“胀悬小”，据《诊宗三昧》改。

〔3〕 产 原作“尸”，据上文改。

颐已辨之屡矣。说已见前，固不如从王本，细则气少为允。

又：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

【正义】但言脉小，似气血已惫，然其人之色泽未改，则病必未久，此脉小盖以病势未甚而言，故于脉应之，亦不应有实大坚凝之象。夺即今脱失之“脱”字。

又：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

【正义】细而沉皆阴脉。沉又主下焦为病，故曰在阴。曰骨痛，以肾属至阴而主骨也。

又平人气象论：脉小实而坚者，病在内。

【正义】脉实且坚，皆在里之征，固非在外之表病可比。所谓小者，亦以形容其凝聚而不涣散，是为里有病，故曰病在内。

又：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

【正义】脉小且弱，皆血气之不及。涩又血液枯涩之征，三者俱备，非久病何以致此。

又：尺寒脉细，谓之后泄。

【正义】尺指尺肤，尺肤不温，虚寒之象，其脉又细，则脾胃之阳惫矣，故主虚寒泄利。

又玉机真藏论：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

【正义】脉之细小者，多属虚症，故为五虚之一。

又三部九候论：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

【正义】形盛之人，而脉细小，已是脉不能称其形，本非佳象，况又少气不足以息，则呼吸几不相续，即非形盛，恐亦朝不保暮，其危何如？宋校引全元起注本及《甲乙经》、《脉经》危皆作“死”，以症情言之，似王注本之误。盖危与死字，形极相近，此传抄者之讹也。

又：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

【正义】沉细悬绝，言其且沉且细，悬异于平人脉象也。主冬者，冬令宜藏，得此脉者，尚属相宜，否则当死于夜半矣。以重阴之脉，遇至阴之时，阴凝已甚，而无阳以调剂之故耳。

又通评虚实论：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

【正义】乳子即产子。悬，异也，悬小，言其极小而大异于平常也。热病之脉，本不当小，惟产后血液既伤，脉以静小为吉，洪大为凶，故设言此脉证之相反者，以求其理，自有深意。答言手足温，则虽有热而脉犹安静，证无败证，故为可生；若手足回逆，则坏证见矣。宋校引《太素》无“手”字。杨上善注曰：足温气下，弊生；足寒气不下者，逆而致死。寿颐谓杨氏本较为明白。总之病热以四肢温者为顺，寒者多为逆证，古人命名，谓之四逆，良有以也。

又：肠澼下脓血何如？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正义】悬绝，言其绝异于平人。此节以悬绝与滑大对举，则言其脉之绝小绝细者耳。肠有澼积而下脓血，多是里之菹热，故以脉小为逆，滑大为顺，此则临证时凿凿可据者，始知经义之精。

又：癰疾之脉，虚实何如？曰：脉搏大滑，久自己，脉小坚急，死不治。

又：消瘵虚实何如？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正义】此二节俱详前脉大主病本条。

又病能论：人病胃脘痛者，诊当何如？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

【正义】胃脘生痛，胃气郁窒而不通，故其脉当沉细，此必以病之初起未成脓时而言。若已成脓，则里热方炽，亦当有洪数滑疾者。读古人书，胡可拘执不化。

又大奇论：肝脉小急，痫瘈筋挛。

【正义】癫痫瘈瘲，甚而筋掣挛痹，此今之所谓血冲脑经为病，然在中古，亦知是肝气横

逆，有以致之，故肝脉当有小而急者，是乃肝经气血窒塞郁结之明征也。

又：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

【正义】瘕为血络瘀滞之病，气窒不通，故于脉应之，小而且急。其所以应之于肾肝及心三脏部位者，瘕本肝肾两经，气血凝滞之病最多，而心则血脉之总汇，络已瘀结，而心脉应之，亦因其所。

又：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

【正义】肾主下焦，肠澼下血，其积在下，故肾脉应之，当沉小而搏击有力也。

又：其脉小沉涩为肠澼。

【正义】此亦积滞在里，窒塞不通之征，故脉沉而且小且涩大奇论本篇，此句“其”字，直接上句“心肝澼”而言，正以心为生血之源，肝乃藏血之脏，肠澼之候，肠有辟积，气病而血亦病，正是心肝二经窒滞不通，于脉应之，自当如是。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小者气血皆少。（《灵》第四篇同）

【正义】小主不及，故曰血气皆少。本篇又曰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脉经·一卷》亦曰脉小者，血气俱少。

又六卷寿夭形诊篇：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灵·寿夭刚柔篇》同）

【正义】此外有余而中不及，故曰气衰。

又二卷十二经络脉支别：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灵·动输篇》同）

【正义】阳病之脉当大，而反见小，且在阳之部，其逆可知。

又五卷针道外揣纵舍篇：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

【正义】脉虚且细，正气大衰，难以恢复，故知其病必持久。（《灵·邪客篇》同）

又七卷热病篇：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灵·热病篇》同）

【正义】热病七日八日，正其热邪入里甚盛之时，脉之宜大不宜小明矣。乃热势方张，而脉乃且微且小，脉症相反，是为正不胜邪，又加溲血口干，则热陷入阴，而津液已竭，复何所持。若复中止不能自还，则气机已绝，故其败愈速。

又四卷经脉篇：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灵·五色篇》同）

【正义】脉口即气口。气口主里，其脉滑小紧沉，皆坚凝有力之象，病势之根深蒂固，信而有征，故知其病在中而益甚。《脉经·一卷·杂脉法篇》亦曰脉细小紧急，病速进，在中，寒，为疝瘕积聚，腹中刺痛。

又：病在脏，沉而大者，其病易已，以小为逆。（《太素·十四卷》《灵·五色篇》同）

【正义】详脉沉主病本条。

又：咳且溲血，脱形，脉小而劲者，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而疾者，是五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灵·五版篇》同）

【正义】溲血、脱形，及脱形，身热，呕血，胸满，皆为虚惫之候，脉小不大，是其所宜。然虽小而且劲且疾，则坚强太过，无和缓之象，真阴垂竭，而脉无胃气，其逆可知。脱，《说文》本训消肉羸也，是为消瘦之义。此节之所谓脱形者，乃肌肉消羸，已甚，无复人形，是脱字本义，与脱失之脱，古作夺字者不同。

《灵枢论疾诊尺篇》：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

【正义】尺肤寒者，当主下焦有寒，而脉又小，则下寒宜矣，故主有泄泻利下之证。《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其字作“甚”，属上句读，义固两通；小字作“急”，盖古言脉急，兼有坚小

紧急之义,亦可两通。《太素·十五卷·尺诊篇》其字亦作“甚”。脉小,与今本《灵枢》同。

《伤寒论·痉湿喝篇》: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

【正义】《说文》无“痉”字,惟有“痉”字,训为强急,即背强而拘急,今之所谓角弓反张也。小儿尤多此症,其候卒然而发,乃急惊风之一证,原是气火升浮,血冲脑经之病,多有身热见证,故仲景谓之太阳病。然气升火升,脉当浮大弦劲,不当沉细,其或至沉而且细者,乃气血凝结,郁塞不通,病情尤亟,是以《金匱·痉湿喝篇》此条有“为难治”三字,其义尤为显著。自成聊摄注本论此节,误与下文湿痹一条,混作同一之病,乃谓太阳中风重感于湿而为痉,遂以沉细之脉,附会湿在经络,乃令血冲脑经之背反张病,百无一治,而自宋金以后之论痉病者,无一不在五里雾中矣。寿颐又按:《伤寒论》及《金匱》所论痉病诸条,误会甚多,此则仲景当时,未知有脊髓神经为病强直之理,而附会太阳之经,行于身背,遂以属之于太阳病中,已别为专论,其说颇详,编入拙稿《谈医考证集》中,可参互观之。

又: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

【正义】此节是论湿在经络之病,本与上条绝不相蒙,虽仲景以痉湿喝三证,并作一篇,究竟痉是痉,湿是湿,各有各病,不可牵混。此条必有恶寒发热,与伤寒之太阳症同,故亦冠以“太阳病”三字。关节疼痛,则湿邪痹络,脉道不通,亦与伤寒之寒邪痹络,而为骨节疼痛者同。但寒邪在络,脉当浮紧,此则沉而且细,以湿为阴邪,痹其络脉,病不在于肤腠,故脉不浮而沉,是为湿邪痹着之湿痹矣。着入声音如擗。

又:太阳中喝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1〕}。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正义】中喝即中暑。暑热亦六淫之外感,故先中于皮毛,亦为太阳病之发热恶寒。其身重而疼痛者,暑最伤气,热邪伤血,气液两伤,故为身重疼痛。此身重与阳明证之身重同,而疼痛与太阳伤寒之疼痛大异,不可认作一例,故虽有发热,而营阴已耗,脉不浮大,而反弦细芤迟,皆气液两耗之征。小溲已而洒洒恶寒,毛发耸动,手足逆冷者,暑伤气而阳不振也;小有劳而身即发热,暑热耗气,不耐劳也;口开齿燥,无非津液已耗之候。故误发其汗,则阳愈伤而恶寒愈甚;误加温针,则火逆助阳邪之亢,故发热愈甚;误下则津液大耗,故小水欲竭而为淋。质直言之,种种脉证,无一非津液受灼而已。

又太阳篇: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

【正义】既下又汗,津液大耗,阳气又伤,皮毛之卫气不固,自然当有振振之恶寒;脉中之营血太耗,自然微弱且细。此病情脉理之确有可必者矣。

又: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苔,滑者难治。

【正义】脏结为阴寒结于里,故当下利;关部主中焦,故其脉小细沉紧。舌有白苔,亦阴凝于里之征。若白而滑,则中气不振,舌苔亦不能厚腻。既虚且寒,凝结难开,故曰难治。

又少阴篇: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

〔1〕燥 原作“燎”,据《伤寒论》改。

【正义】此少阴阴寒之证，故脉必微细，而倦怠嗜卧。

又：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正义】少阴发热，病在于经，仲景谓脉沉者，用麻附细辛汤，是少阴本有可以发汗之例。若脉沉而且细且数，亦无发热之表证，则脉病相合，皆为里证，其热在里，已足以灼烁阴液，又何可妄援麻附细辛之例，而强责少阴汗以速之危耶！

又厥阴篇：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正义】此肢厥脉细，乃阳气式微，不能敷布于四肢，尚与其里真寒之四逆汤证不同，故主是汤以通阳而宣络，不能用四逆汤之姜附以温中，四逆之汤名虽同，而证情药理，大是不同，初学不可含浑。

辨脉篇：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正义】泻漆至欲绝之时，言其极细而无力，故曰绵绵，脉状如此，血耗甚矣。成聊摄注：乃谓前大后细，殊非古人真义。且又谓前大为阳气有余，则尤非本节应有之旨，是为画蛇添足。（互见脉微主病）

伤寒例：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正义】此以伤寒热病言。阳邪方盛，脉必浮大而躁，迨其热邪已解。则浮者减，大者小，躁者静矣。邪势退舍，其为渐愈之证，彰彰明矣。

又：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

【正义】《伤寒论·太阴篇》寥寥数条，多为太阴之虚寒证，故编伤寒例者，竟以脉沉细概之。然要知太阴脾病，固未尝无实热证，惟仲师本论，凡是脾胃实热，皆已在阳明篇中，如脾约胃家实等证皆是，而后之人乃可以脉之沉细，概括太阴受病，此其误会，所不待言。是以不佞之见，终谓伤寒例诸篇，岂特不类仲师手笔，且亦未必果是王叔和之笔墨也。

又：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正义】详前脉浮主病本条。

《金匱·虚劳病篇》：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

【正义】汗出既多，血液必耗，故脉至虚弱细微者，知其当多盗汗。但古之所谓虚劳，皆属阳虚，则盗汗者，属于阳气之耗散，脉之虚弱细微，亦固其所。若至近今阴虚内热之盗汗，则脉又有虚大浮洪者，固不可以一概论也。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小血少，病在心。

【正义】心为发血之来源，脉是血液之道路，如其脉状偏小，血少何疑，故曰病在心。《脉经》本篇又曰：脉来细而微者，血气俱虚，亦即此理。

又：脉细小紧急，病速进，在中，寒，为疝瘕积聚，腹中刺痛。

【正义】细小紧急，皆主里寒为病，既紧且急，有固结不解之势，故曰速进。曰在中，曰寒，其病为疝瘕积聚，腹中痛，固皆阴寒凝聚之所致也。

又：沉细滑疾者热。

【正义】详前脉沉主病本条。

又：脉沉而细，下焦有寒，小便数，时若绞痛，下利后重。

【正义】脉沉主里，亦主下焦，沉而且细，里寒下寒之征。小便数者，气虚不固而频数也。绞痛多里寒之证，下利而后重者，气滞不化，阳和不运，故虽自利而后重不爽。

又：脉前大后小，即头痛目弦；脉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

【正义】详前脉大主病本条。

又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细，发热吸吐；关脉细，脾胃虚，腹满。

【正义】寸口脉细，胸中阳衰，故当有胃寒之呕吐，然“吸吐”二字，大是费解。且发热亦脉证不符，盖传写有误。关脉细，则脾阳不振，故曰脾胃虚而腹满。

又四卷三部九候脉证篇：关上脉濡之大，而尺寸细者，其人必心腹冷积，癥瘕结聚，欲热饮食。

【正义】濡濡，空大之象，《释名·释衣服》：荆州谓禅衣曰布裙，亦曰濡濡，言其濡之宏裕也。寿颐按：据此则濡濡为空大之确证。关上之脉，豁大而空，已是中寒为病，而尺寸皆细，其为寒证明甚，故主病如此。

又：尺脉细微，溏泄下冷利。

【正义】脉细且微，虚寒之证，而又独在尺部，是主下焦，故为病如此。

又：尺脉虚小者，足胫寒，痿痹脚疼。

【正义】尺虚且小，下焦虚寒，故当主胫寒，痿痹不仁脚疼，皆肾脏虚冷之证。

又杂病脉法：弦小者寒癖。

【正义】弦小皆阴脉，故主病为寒癖。癖当读为襃积之襃，乃有积滞之义，若后世医家者言，字又作癖，亦即积聚之义。其字本不从水，《集韵》训癖为肠间水，即以通行本《内经》之肠癖一证，而附会为之，实非此字应有之训诂。此从水旁之癖字，本与《庄子》泝泝^{〔1〕}之癖，训为漂者，绝不相涉。且肠癖之癖，今新刻东人旧抄本《太素》固皆作辟，无从水旁者。

又：阴邪来见沉细。

【正义】此言阴寒之邪。

又：小弱而涩，胃反。

【正义】胃中无火，则食入反出，是为胃反。脉小弱且涩，皆中气虚寒之确据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小，不大也，浮沉取之，悉皆损小。在阳为阳不足，在阴为阴不足。

又：细，微眇也。指下寻之，往来如线，盖血冷气虚，不足以充故也。为元气不足，乏力无精，内外俱冷，萎弱洞泄，为忧劳过度，为积为痛，在内及在下。

【正义】伯仁以脉小与细分作二条，实为骈拇支指^{〔2〕}，且又以细为微眇，未免言之太甚。须知细小之脉，在指下固自清晰可辨，不如微之甚也。伯仁亦自谓往来如线，则明明与微字之形势不甚分明者，大有区别。忧劳过度之脉细，亦精液之不足耳。

《濒湖脉学·脉细主病诗》：细脉萦萦血气衰，诸虚劳损七情乖。若非湿气侵腰肾，即是伤精汗泄来。寸细应知呕吐频，入关腹胀胃虚形。尺中定是丹田冷，泄利遗精号脱阴。

【正义】湿侵腰肾之脉细，即仲景之所谓湿痹，解已见前。寸细呕吐，即反胃也。余俱见前。

士材《正眼》：细主气衰，诸虚劳损。细居左寸，怔忡不寐；细在右寸^{〔3〕}，呕吐气怯。细在左关，肝阴枯竭；细在右关，胃虚胀满。左尺若细，泄利遗精；右尺若细，下元冷惫。

〔1〕 泝泝 似当作“泝泝”。引自《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泝泝泝为事。”成玄英疏：“泝，浮；泝，漂也；泝，絮也。”意指在水上漂洗绵絮。

〔2〕 骈拇支指 喻多余无用之物。《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成玄英疏：“骈，合也，大也，谓是大拇指与第二指相连合为一指也；枝指者，谓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之指也。”

〔3〕 寸 原作“手”，据《诊家正眼》改。

【正义】经言脉细，多主寒冷而言，尚未及于虚劳一证，至伯仁、濒湖、士材乃皆主虚劳。然经言血少气少，其理固已一以贯之。左寸细主怔忡，即心血大虚之候，宜乎不能成寐；右寸细主呕吐气怯，以肺胃阳衰言也。左关细为肝阴枯，体贴极是；右关细为胃胀满，则不可执而不化矣。盖胀满证亦有属实而脉大者，何如止言胃虚，已足包括无遗？遗精亦有相火偏盛者，则其脉不必皆细，惟大虚之体而遗泄，则尺脉无不细微少神，此已是极坏之候。若其左右两尺，分析而言，则终是拘泥不化，不足征也。

石顽《诊宗三昧》：脉之小弱，虽为元气不足，若小而按之不衰，久按有力，又为实热固结之象，总由正气不充，不能鼓搏热势于外，所以隐隐略见滑热之状于内也。设脉小而证见热邪亢盛，则为证脉相反之兆。亦有平人六脉皆阴，或一手偏小者，若因病而脉损小，又当随所见部分而为调适。假令小弱见于人迎，卫气衰也；见于气口，肺胃弱也；见于寸口，阳不足也；见于尺内，阴不足也。凡病后脉见小弱，正气虽虚，邪气亦退，故为向愈。设小而兼之以滑实伏匿，得非实热内蕴之征乎？《经》云：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盖甚，在中。又云：温病大热，而脉反细小，手足逆者死。乳之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此条与乳子中风热互发。言脉虽实大，不至急强，脉虽悬小，四肢不逆，可卜胃气之未艾。若脉失冲和，阳竭四末，神丹奚济^{〔1〕}，非特主产后而言，即妊娠亦不出于是也）腹痛脉细小而迟者易治，坚大而急者难治。洞泄食不化，脉微小流连^{〔2〕}者生，坚急者死。谛观诸义，则病脉之逆从，可默悟矣。

又：《内经》细脉诸条，如细则少气，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尺寒脉细，谓之后泄；头痛脉细而缓为中湿。种种皆阴邪之证验。所以胃虚少食，冷涎泛逆，便泄腹痛，湿痹脚软，自汗失精，皆有细脉，但以兼浮兼沉，在尺在寸，分别而为裁决。如平人脉来细弱，皆忧思过度，内戕真元所致。若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及病热脉细，神昏不能自持，皆脉不应病之候，不可以寻常虚细论也。

郭元峰《脉如》：细脉细直而软，若丝线之应指，宜于秋冬老弱，为血气两衰之象，或伤精洩汗，或湿气下侵，或泄利脱阴，或丹田虚冷，或胃虚腹胀，或目眩筋痿。《脉经》云：细为血气衰，有此证则顺，否则逆，故吐衄脉沉细者生，忧劳过度者脉亦细，治须温补。春夏少壮，俱忌细脉，谓其与时不合，与形不合也。至有如细之脉，或因暴受寒冷极痛，壅塞经络，致脉沉细，不得宣达，是细不得概言虚，而误施温补，固结邪气也。又有劳怯困殆，脉见弦细而数，盖弦主气衰，细主血少，数主虚火煎熬，奄奄将弊，医于此时，尚欲清之平之，良可慨矣。高鼓峰曰：细脉必沉，但得见滑，即是正脉，平人多有之，若见弦数，即是枯脉不治。

第八节 脉长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长则气治。

【正义】此以无病言。惟其气盛，故脉乃应之而长。谓为气治者，平和有病之为治也。

又：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

〔1〕 奚济 何能救助。奚，如何，为何。疑问词。《墨子·小取》：“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济，救助，接济。《易·系辞上》：“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2〕 流连 留滞。《三国志·魏·刘馥传》：“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

【正义】搏击坚劲，而又迢迢以长，皆气势之太过，心脉得此，而为舌卷不能言者，心阳亢盛，壅菀于上使然。明是有升无降，其为实证，显然易知，而王启玄注此节，于心肺脾胃四节，皆以虚言，真不可解。

又：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

【正义】肺脉如此，肺气之壅遏窒塞极矣，故当病唾血。脉实证实，夫复何疑？何以启玄作注，反谓肺虚极则络逆，络逆则血泄，不知如何联贯得下，妄作聪明，洵是可骇。

又：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

【正义】肝主藏血，古之恒言。益肝经之络，必与脉管循行，大有关系，所以内有血瘀，而肝脉应之，且长且搏，坚劲有力。启玄于此，亦知为实证，则何以所注心肺脾胃四条，皆以是脉为虚者，将如何而可自圆其说？色不青者，启玄谓诸脉见本经之气而色不应，皆非病从内生云云，则以为此非本脏之自病，故当主颠坠搏击伤瘀之证，说理尚是不谬。

又：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

【正义】胃脉搏坚而长，是胃有实证可知。而曰当病折髀，义不相属，殊不可晓，盖传写容有讹误。合观下文，曰其软而散者，当病食痹，则胃脉虚而主食不能化，更可知胃脉实者，必主胃病，“折髀”二字，毫不相干。然王启玄注乃曰胃虚故病则髀如折，虽欲勉强附会，而全无义理可求，尤其可哂。

又：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

【正义】脾脉如是，脾之大气，壅塞甚矣。所谓少气者，盖言气滞于中，而运行不利也。启玄之注，乃曰脾虚则肺无所养，肺主气故少气，迂曲已极，仍不可通。

又：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

【正义】肾脉太过，是亦肾气郁窒不通之证。而谓当病折腰者，盖亦气化不行，而运动不利，有如拗折。腰者肾之腑，肾脏为病，其应在腰也。

《素·平人氣象论》：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疎，乍短乍长。又至真要大论：太阳之至，大而长。《难经·七难》：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太阳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

【正义】此言时令阳气之旺，则脉必大而且长。详第一卷时令脉象各条。

《素·五脏生成篇》：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

【正义】青为肝色，肝脏之本色已现，是为肝病无疑，而其脉又长而左右搏指，则肝气之郁窒已甚，故知其有积气在肝，是为肝气痹著不通之病。支读为楮撑之楮，字亦作“楮”。两胠之间，楮撑窒塞，确是肝络循行之分野，色脉如是，固当有是见证矣。

《素·平人氣象论》：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

【正义】此所谓长，盖即尺部重长之脉，故主下焦为病，而知其足胫之痛。《脉经·一卷·杂脉法》谓长而缓者病在下，义亦同此。或曰长亦指寸脉言，惟其阳尽在上，而下乃阴寒，故足胫为痛，此张石顽之说，亦可两存。

《甲乙经·四卷·经脉篇》：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灵·五色篇》同）

【正义】已详上文第六节脉大主病本条。

伤寒例：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

【正义】热在阳明，里热甚盛，是气火有余，故脉当长。然所谓长者，仅以形势言，不能包举阳明病之情态，何如仲景本论，“伤寒三日，阳明脉大”二句，病情脉理，显然明了。读古人

书，能于此同中有异之处，识得毫厘千里之辨，然后知仲圣心传，毕竟不容浅人妄易一字。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长而弦，病在肝。

【正义】长而且弦，肝气太过之脉也。

又四卷杂病脉：浮洪大长者，风眩癫疾。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六卷肝足厥阴经病证：肝病其色青，手足拘急，胁下苦满，或时眩冒，其脉弦长，此为可治。

【正义】此皆肝气横逆之证，故脉当弦长，有是证而得是脉，脉证相符，故曰可治。但此是肝气有余，治宜柔肝镇摄，而叔和此节，乃曰宜服防风竹沥汤、秦艽散云云，则误认外风，而治以疏散，宁不为虎傅翼，助之发扬？此是古人之大误，必不可勉强效颦者。

滑伯仁《诊家枢要》：长脉指下有余，为阳毒内蕴，三焦烦郁，为壮热。

《濒湖·长脉主病诗》：长脉迢迢大小匀，反常为病似牵绳。若非阳毒癰痼病，即是阳明热势深。

【正义】《濒湖》以脉长主癰痼病，正以此病为气火之有余，故当得此脉，与《素问》气上不下，气血并走于上之义甚合。此吾国旧学家，阅历有得之真传，固不待外国人“血冲脑经”四字，而早已悟澈是病是脉之源理矣。

士材《诊家正眼》：长脉主病，长主有余，气逆火盛。左寸见长，君火为病；右寸见长，满逆为定。左关见长，木实之殃；右关见长，土郁胀满。左尺见长，奔豚冲竟；右尺见长，相火专令。又曰长而和缓，即合春生之气，而为健旺之征。长而硬满，即属火亢之形，而为疾病之应。旧说过于本位，名为长脉，久久审度而知其必不然也。寸而上过，则为溢脉；寸而下过，则为关脉。关而上过，即属寸脉；关而下过，即属尺脉。尺而上过，即属关脉；尺而下过，即属复脉。由是察之，然则过于本位，理之所必无，而义之所不合也。惟其状如长竿，则直上直下，首尾相应，非若他脉之上下参差，首尾不匀者也。凡实牢弦紧，皆兼长脉，故古人称长主有条之疾，非无本之说也。

【正义】士材之意，谓长脉上下一贯，其势首尾皆匀，不以过于本位为然，说亦有理，确是细心体验阅历有得之言。但气势既旺，上下皆有超轶之态，则过于本位一句，确已简而能赅，可使初学易于领会，此宜两存而不悖，又何必执一而不通，竟谓理之必无，义之不合，得毋言之太甚？

石顽《三昧》：伤寒以尺寸俱长，为阳明受病。《内经》又以长则气治，为胃家之平脉。胃为水谷之海，其经多气多血，故显有余之象，然必长而和缓，方为无病之脉。若长而浮盛，又为经邪方盛之兆。亦有病邪向愈，而脉长者，仲景云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脉微，阴脉涩而长者为欲愈。盖风本阳邪，因土虚木乘，陷于太阴之经，而长脉见于微涩之中，疼热发于诸阳之本，洵为欲愈之征，殊非病进之谓。且有阴气不充，而脉反上盛者，经言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是也。此与秦越人遂上急为溢，遂入尺为复，及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关格吐逆，不得小便，同脉异证，不可与尺寸俱长之脉，比例而推也。

【正义】石顽解太阴一条，颇有心思，以太阴之气尚盛，故脉尚能长，可以胜邪也。其解足胫痛一条，谓阴气不充，脉反上盛，是以“寸口脉”三字，只认作寸之一部，上盛而下必不及，虽亦有理，然未免迂曲，似不如以寸口认作寸口三部，解为下部垂长，较为直捷，此亦可两存，以俟临证时之细心体验者。

王子亨《全生指迷方》：长者禀赋气强，胜血而气拥，其人寿。若加大而数，为阳盛内热，当利三焦。

【正义】王氏“胜血气拥”一句，太嫌费解，“当利三焦”四字，亦太糊涂。

第九节 脉短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短则气病。

【正义】脉短属正气之不足，故曰气病。

《素·平人气象论》：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

【正义】此清阳之气，不能上达于诸阳之会，故头为之痛，而脉为之短。其所谓短者，乃是寸部之不及。若阳盛而为头痛，则寸部之脉，又当应之而长，是可举一以反三者。由此推之，则《素问》本节，又曰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可知为尺脉之垂长，所谓阳气下陷，入于阴中，此足胫所以应之而病也。

《素·平人气象论》：少阳脉至，乍数乍疎，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又至真要大论：阳明之至，短而涩。《难经·七难》：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厥阴之至，沉短而敦。《脉经·五卷·引扁鹊阴阳脉法》：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厥阴之脉，沉短以紧。

【正义】此应时令阴阳之脉象。详第一卷时令脉象本条。

《伤寒论·阳明篇》：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正义】此是汗多亡阳，神昏谵语之证，据脉以为生死之诊。脉和则阴液未竭，故可不死；脉短则营血涸矣，又何恃而不恐？

《脉经·四卷·杂病脉》：浮短者，其人肺伤，诸气微少，不过一年死。法当嗽也。

【正义】脉之短者，其人血气皆少，又加以浮而不实，枝叶虽未有害，而本实先拔，盖吸气不能入于下焦，故脉应之，缩而不长，其败宜矣。互见浮脉主病本条。

又：短而数，心痛心烦。

【正义】脉生于心，故脉短即以诊心脏之病。

伯仁《诊家枢要》：短者，为阴中伏阳，为三焦气壅，为宿食不消。

【正义】脉短而滑是阴中伏阳，其义颇不可解，惟三焦气壅，及宿食不消二者，皆以气滞于里，而脉道不得条达，是亦脉短者应有之义。此虽脉状不及，但是实证非虚证。伯仁之所谓阴中伏阳者，盖即指此，然竟忘却不足之体，应当脉短一层，何其疎略竟至于此。

《濒湖脉学·短脉主病诗》：短脉惟于尺寸寻，短而滑数酒伤神。浮为血涩沉为痞，寸主头疼尺腹疼。

【正义】短为伤酒之诊，其义未详。浮部见短，血涩不利，沉部见短，气结成痞，皆以实证言。寸短头疼，清阳之气，不司布濩^{〔1〕}也。尺短腹疼，阴凝在下，气滞不宣也。是皆以气不条达立论，于是脉象应之，乃见其短，颇有至理。

李士材《诊家正眼》：短脉在时为秋，在人为肺，肺应秋金，天地之气，至是而收敛，于人应之，故有蓄缩之象而脉短。经云短则气病，盖气属阳而充于肺，故短脉独见，为气衰之兆。

〔1〕 布濩(hù) 散布。《史记·司马相如传上林赋》：“布濩闾泽，延曼太原。”

惟肺为主气之脏，而脉应短，《素问》所谓肺之平脉，厌厌聂聂，如循榆荚，则短之中自有和缓之象，气仍治也。若短而沉且涩，则气病矣。高阳生谓短脉两头无中间有，为不及本位，其说不能无弊。盖脉以贯通为义，一息不运，则机缄^{〔1〕}穷，一毫不续，则生意绝，岂有断绝不通之理？假使上不通则阳绝，下不通则阴绝，俱为必死之脉矣。

【正义】肺脉短涩，止以形容金体凝肃之意。“短涩”二字，必不可拘泥字面执而不化。即曰秋令肃降，于脉当短，亦止较诸长夏之令，发泄有余者，稍形其静穆耳。又何可执定短之一字，不一寻绎其主旨何在耶？高阳生所说两头无六字，确有不妥，土材讥之是矣。

石顽《诊宗三昧》：经云短则气病，良由胃气阨^{〔2〕}塞，不能条畅百脉；或因痰气食积，阻碍气道，所以脉见短涩促结之状。亦有阳气不充而脉短者，经谓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也。仲景亦云汗多重发汗，三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戴同父云：短脉只当求之于尺寸，关部从无见短之理。昔人有以六部分隶而言者，殊失短脉之义。

【正义】经文“短则气病”一句，土材以肺气讲，石顽以胃气讲，言虽殊而义则一。惟李主虚者一边说，张主实者一边说，取义亦复各别。要之虚实两层，皆气分必有之病，亦不可偏废。石顽此节，以短与促并论，可知脉促之真义，自有短促不舒一层，此亦不可以歇止看者，可与日本人丹波元简之说促脉，彼此参证。

《千金方》论脚气曰：心下急，气喘不停，或自汗数出，或乍寒乍热，其脉促短而数，呕吐不止者，死。日本人丹波廉夫曰：促短而数者，其脉之来去，如催促之短缩而数疾，此毒气冲心，脉道窘迫之所致，乃为死证，是短脉之最可怖者。

【正义】脚气上冲，其人稍觉心下有如春杵之状，已是毒气上攻，急不可治之候，或为呕吐，或为气喘，有升无降，其候更危，斯时脉状，乃短促急遽，有来无去，皆是绝症。《千金》之论甚确，丹波解之亦精，然医者之阅历未深者不知也，亟录之以备临证时一助。

第十节 脉虚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胃脉实则胀，虚则泄。

【正义】王启玄曰：脉实者，气有余，故胀满；脉虚者，气不足，故泄利。

又：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

【正义】巅疾乃气火上升顶巅之疾，今西国学者谓之血冲脑经，即《素问·调经论》之所谓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脉解篇又曰阳尽在上，方盛衰论又曰气上不下，盖惟阳盛在上，则上独实，故脉之来也，阳升之气有余，则其势恒疾速而迫急，亦以阴衰于下，则下已虚，故脉之去也，阴吸之力不足，则其势恒急缓而纡徐，描摹阴阳翕合之理，可谓尽态极妍。

《素·五脏生成篇》：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

【正义】黄为脾脏本色，其色见黄，则脾病已显，而脉大且虚，则中州大气斡旋，已失其乾健之职，故知其有积气。互见前脉大主病本条。

〔1〕 机缄 古代道家所谓主宰并制约事物的力量。《庄子·天运》：“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此处引申为生机。

〔2〕 阨(ài 隘) 通“隘”，狭隘。左思《吴都赋》：“邦有淋阨而蹢躅。”

《素·平人氣象論》：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澀堅者，皆難治。

【正義】病果在里，而脈反空虛，是為中無所守；病僅在外，而脈乃澀堅，則為里氣已窒，有是病而不得是病當有之脈，且適得是病相反之脈，故為難治。玉機真藏論又作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則以里証脈實，蒂固根深；表証脈虛，真氣已餒者言之。句法相似，而其取義攸殊，似相反而未嘗不相成。參互觀之，具有至理。是在善讀古書者心領神會，洞瞶淵微，始能遇方為圭，遇圓成璧，隨機覺悟，有觸皆通。若必拘拘于字句之間，而疑為理論之彼此歧異則自畫之道矣。（畫，限也。言自為限止而不得貫通也。《論語》：今女畫。）

《素·玉機真藏論》：真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

【正義】詳脈大主病本條。

《素·通評虛實論》：癰疾之脈，虛實何如？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正義】癰疾乃血之與氣，并走于上為病，氣火俱浮，其勢涵湧。生氣通天論所謂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薄讀為迫，逼也。言氣血上湧，逼之使厥。）苟其脈猶虛而不甚堅實，則冲激之勢尚可稍緩須臾，投藥尚能中病，故曰可治，即調經論之所謂氣反則生也。如其脈來堅實，絕無和緩之氣，則冲激之力，有加無已，變幻孔^{〔1〕}急，藥不能及，故不可治，即調經論之所謂不反則死也。今西國學家名此証曰血冲腦經，亦曰腦溢血，腦血管爆裂。蓋其勢稍緩，則為血之冲腦，猶為可治，若其氣勢甚張，則不僅冲激以震動其腦之神經，直令腦中血管，驟然迸裂，而血溢于脈管之外，安得不死？此解剖家所以見死者腦中恒有死血之真病理也。而証以《素問》所言脈理，又皆一以貫之，此上古神聖，洞見隔垣^{〔2〕}，昭示後學，何等明白，而惜乎後之讀者，皆不能悟，遂令此病之訛以傳訛者，垂二千年，竟無一人能發明此中真義，寧不可嘆！此則新學家得其實在證據，而軒岐之學，乃得重光于宇宙，其亦丰城劍氣^{〔3〕}自有永久不可埋沒之理歟？《素問》本篇又曰：癰疾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其所謂搏者，蓋亦几近于實，惟其大而且滑，猶未堅凝太甚，故尚有可已之望。若脈小而且堅且急，則無一非實結不通之義。又与此條之虛實生死，互為發明，文虽异而理亦在在相符，後之學者，其亦可以讀此而得絕大覺悟已。

《素·大奇論》：腎肝并虛為死。

【正義】腎肝是下焦根本之位，生生之基，二脈并虛，是无根矣，安得不死？

《素·刺志論》：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

【正義】脈是血之隧道，脈之虛實，即是血之虛實，最為質直剴切。

《太素·十五卷·色脈診篇》：脈孤為消，虛為泄，為奪血。

【正義】脈孤為消，義頗費解。泄利失血，則陰液大傷，于脈應之，其虛宜也。按此節亦見王注《素問·玉版論要篇》，但王本則作“脈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几于不可句讀，其有訛誤甚明。今以新刻《太素》証之，則王本之訛，自可共見，而启玄為是節作注云云，真是夢中呓語。

〔1〕 孔 甚，很。《爾雅·釋言》：“孔，甚也。”

〔2〕 洞見隔垣 喻觀察病情深透明徹，犹如透見隔牆以外的東西。典故引自《史記·扁鵲傳》記戰國時有長桑君，以藥予扁鵲，令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後可以隔牆見人。

〔3〕 丰城劍氣 喻珍異之物為天地所寶愛。典故引自《晉書·張華傳》。原指吳、楚之間之丰城獄址地下所藏龍泉、太阿兩寶劍之精氣，光射北斗，牽牛星座之氣象。

《甲乙·一卷·津液血脉篇》：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脉脱者，其脉空虚。

【正义】《甲乙》此节，以血脱、脉脱，各明一义，两两相形，病情显著。今《灵枢·决气篇》无“脉脱者”三字，则以空虚之脉，附属之于血脱条中，虽其理未始不可相通，然与《甲乙》本文，终是各道其道，岂后人之有意点窜欤，抑传写者之偶然脱佚三字？盖已不可知矣。（天读为杳，言其晦滞无华，故曰不泽。凡《素问》言色夭者，义皆如是。）

又四卷经脉篇：盛则为热，虚则为寒。

【正义】此以脉之常理言之。盛者洪大有力，故主有热；虚者柔靡不振，故主有寒。但就此二句而论，岂不明白了解。然《甲乙经》本节，上文则曰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少阳，再倍病在太阳，三倍病在阳明，而即以此二句继之，似此之脉盛脉虚，皆以人迎立论，则既一倍再倍三倍于寸口，自必为阳盛之象，何以复有虚寒之症，已是难通。而《灵枢·禁服篇》于上文且云一倍而躁，二倍而躁，则既大且躁，而犹有虚寒主病，益不可道，此古籍残缺之余，文义不属，必不可穿凿附会，而勉强以为之解说者。杨上善注《太素》，谓气内盛为热，故人迎脉盛。其言固顺然又曰阳气内虚，阴乘为寒，故人迎脉盛^{〔1〕}，则仍是望文生义，而凡忘其上文之一倍再倍三倍于寸口之义。惟《太素》于上文，本不言躁，犹可曰脉大而虚，故主中寒，若如《灵枢》，则且大且躁，而虚则为寒，终难一以贯之矣。

又：盛则胀满寒中，食不化；虚则热中，出糜少气，溺色变。

【正义】此脉盛反主中寒，而脉虚反主中热者。盖盛以坚紧为义，故主寒实于里；虚以滑数为义，故主虚热于中。本节上文言寸口大于人迎三倍，病在太阴，故杨注《太素》云：寸口阴气大于人迎三倍，病在太阴。太阴之病，自有虚实。是以寸口阴盛，则腹中寒气胀满，有寒中食不化；而阴虚阳气来乘，肠胃中热，故大便必糜；少阴气虚，故少气溺色黄也。

《甲乙·五卷·针道外揣纵舍篇》：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

【备考】《灵枢·邪客篇》同。

【正义】见后洪脉主病本条。

《伤寒论·平脉法》：风则浮虚。

【正义】此以外感风邪言之。病尚在表，故脉浮；病未入里，故脉不坚实而虚，此非空虚之虚，不可误会。

伤寒例：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正义】暑热伤气，大气已虚，故伤暑者脉虚。

又：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

【正义】津液大耗，表里两竭，故脉阴阳俱虚，而邪热犹炽，阴不敌阳，其何恃而不恐。

《金匱·虚劳篇》：男子平人脉大为劳，脉虚极^{〔2〕}亦为劳。

【正义】劳则气血俱散，故脉空大；劳则气血俱耗，故脉极虚。尤在泾谓大者，劳脉之外着者也；极虚者，劳脉之内衰者也。

又：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善盗汗也。

【正义】此以汗出已多，津血大耗，故于脉应之，当为虚弱细微。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实即生热，在脾肺，呕逆气塞；虚即生寒，在脾胃，

〔1〕 盛 原作“卢”，据文义改。

〔2〕 脉虚极 《金匱·血痹虚劳篇》作“极虚”。

食不消化。

【正义】此以虚实分诊寒热，乃偶举一端，必不可泥。独不思寒实积滞之症，脉亦坚大，中虚内热之症，脉亦虚大乎？叔和正未之思耳。《濒湖脉学》、士材《正眼》，于虚脉皆有食不消一条，固皆本此，其实不可执一不通也。

《脉经·四卷·辨三部九候脉证》：尺脉虚小者，足胫寒，痿痺脚疼。

【正义】详前脉小主病本条。

滑氏《诊家枢要》：虚为气血俱虚之诊，为暑，为虚烦，多汗，为恍惚多惊，为小儿惊风。

【正义】恍惚多惊，心气不足，实即心脏生血之不及，于脉当虚宜也。若小儿惊风，则急惊为病，多由火盛生风，上冲激脑，其脉正多洪大数疾，安得有虚脉？伯仁盖以惊悸之心气怯怯者而言，慢脾风症有之，断不可以概急惊实热。伯仁虽未知小儿惊痾皆属脑神经病，然岂不知急惊之多热盛耶？

《濒湖脉学·虚脉主病诗》：脉虚身热为伤暑，自汗怔忡惊悸多。发热阴虚须早治，养营益气莫蹉跎。血不荣心寸口虚，关中腹胀食难舒。骨蒸痿痹伤精血，却在神门两部居。

【正义】脉虚血虚，固多潮热暮热，李谓宜于养营是也。又谓益气，则滋养肝脾肾之脏真阴，未尝非补益大气之法，若使薛立斋、赵养葵处此，未免误以“益气”二字，而袭用东垣成方，斯杀之惟恐其不速矣。寸虚属心血不足，即上文所指怔忡惊悸诸证。关虚属脾运无权，故曰腹胀食入不舒。若骨蒸痿痹，则病在肾家，故以神门之脉应之，此用王叔和神门属肾之说，即是两尺，非掌后锐骨之端手少阴经穴也。

士材《诊家正眼》：虚主血虚，又主伤暑。左寸心亏，惊悸怔忡；右寸肺亏，自汗气怯。左关肝伤，血不营筋；右关脾寒，食不消化。左尺水衰，腰膝痿痹；右尺火衰，寒证蜂起。

【正义】士材此节，皆从濒湖旧说，敷衍为之，无甚精义。以两尺分别水火，虽曰古人多为此说，然拘执不化，终是刻舟求剑，圆机之士，慎勿蹈此习气。

《景岳·脉神》：虚为无力无神，有阴有阳。浮而无力为血虚；沉而无力为气虚。数而无力为阴虚；迟而无力为阳虚。虽曰微濡迟涩之属，皆为虚类，然而无论诸脉，但见指下无神者，总是虚脉。《内经》曰：按之不鼓，诸阳皆然，即此谓也。故凡洪大无神者，即阴虚也；细小无神者，即阳虚也。阴虚则金水亏残，龙雷易炽，而五液神魂之病生焉。或盗汗遗精，或上下失血，或惊忡不宁，或咳喘劳热；阳虚则火土受伤，真气日损，而君相化源之病生焉。头目昏眩，或膈塞胀满，或呕恶亡阳，或泻痢疼痛。救阴者壮水之主，救阳者益火之源，渐长则生，渐消则死，虚而不补，元气将何以复，此实死生之关也。

【正义】景岳说脉，动辄谓有力即是有神，无力即是无神，语病极多，最不可训。惟以无力无神说此虚脉，则题目恰好，尚为针对，此公最喜用补，亦惟此节颇能相合。然膈塞胀满，泻痢疼痛诸病，纵是真虚，亦未可一例蛮补也。

石顽《三昧》：虚为营血不调之候，叔和以迟大而软为虚，每见气虚喘乏，往往有虚大而数者，故仲景谓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东垣谓气口脉大而虚，内伤于气，若虚大而时显一涩，为内伤于血。凡血虚之病，非显涩弱则弦细芤迟，如伤暑脉虚为气虚，弦细芤迟为血虚；虚劳脉极虚芤迟，或尺中微细小者，为之血失精；男子平人脉虚弱微细者，善盗汗出。慎斋有云：脉洪大而虚者防作泻。可知虚脉多脾家气分之病，大则气虚不敛之故。经云：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病在中，脉虚难治。仲景有脉虚者不可吐，腹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可见病实脉虚，皆不易治。盖虚即是毛，毛为肺之平脉，若极虚而微，

如风吹毛之状,极虚而数,瞥之如羹上肥者,皆为肺绝之兆也。惟癫疾之脉虚为可治者,以其神出舍空,可行峻补,若实大为顽痰固结,搜涤不应,所以为难耳。

【正义】《脉经》以迟大而软为虚,本有语病,石顽以虚大而数一层,为之针对,则叔和之误,更得确证。惟癫疾一条,谓为神出舍空,终是杜撰。然当时脑神经病之理,尚未发明,本不可遽以为石顽病,寿颐于上文《素问》本条,已详言之矣。周澄之《脉义》亦曰石顽神出舍空二句大谬。乃又谓脉虚为邪未深痼之义,须知此是内伤,阴虚阳浮为病,非可以外邪说,澄之一生,亦未知癫疾之真相,所以误认是外邪。

第十一节 脉实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胃脉实则胀,虚则泄。

又: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

【正义】二条并见上文脉虚主病本条。

《素·平人气象论》:脉小实而坚者曰病在内。

【正义】脉实且坚,皆主里病,故曰在内。

《素·平人气象论》:泄而脱血,脉实难治。 《素·玉机真藏论》:脱血而脉实,难治。

【正义】泄利失血,皆为虚证,而脉来反实,则病势方甚而正气已衰,故曰难治。且恐有真脏脉之如张弓弦,或辟辟如弹石者,是无和缓气之绝脉,又岂独难治而已耶!

《素·玉机真藏论》:脉实以坚,谓之益甚。 又:病在中,脉实坚,难治。

【正义】脉实且坚,病根深固,故曰益甚,曰难治。

《素·通评虚实论》:癫疾之脉,虚则可治,实则死。

【正义】详上虚脉主病本条。宋人校语引巢元方《病源》,亦云沉小急实,死不治。

又:消瘴脉实大,病久可治;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正义】详见脉大主病本条。

《素·刺志论》:脉实血实。

【正义】脉是血管,脉实血实,此以平时之脉实而言。然果有血分实滞之症,而脉应之,则必为实大坚牢诸象,亦此理耳。

《伤寒论·阳明篇》:脉实者宜下之。

【正义】阳明里实,故脉应之而亦实,则当用下法,亦复何疑。

又劳复篇:伤寒差后,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正义】详沉脉主病本条。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实,即生热,在脾肺,呕逆气塞;关脉实,胃中痛;尺脉实,小腹痛,小便不禁。

【正义】此叔和分寸口三关以诊脉实之主病也。然仅举一端,却不可谓脉状坚实之主病,止有此数,且尺实何以主小便不禁,其理殊不可解,或传写有错误乎?考《濒湖脉学》实脉条有自注谓《脉诀》言小便不禁,《脉经》言尺实小便难。似李所见之《脉经》独异,按之病理,当从李说为长。(详见后《濒湖脉学》条)

《脉经·四卷·杂病》:脉水谷来见坚实。

【正义】此以水积食滞,而脉坚且实,亦脉实主病之一端耳。

滑伯仁《诊家枢要》：实脉为三焦气满之候，为呕，为痛，为气寒，为气聚，为食积，为利，为伏阳在内。左寸实，心中积热，口舌疮，咽疼痛；实大，头面热风烦燥，体痛面赤。关实，胁痛满；实而浮大，肝盛，目暗赤痛。尺实，小腹痛，小便涩；实而滑，淋沥茎痛，溺赤；实大，膀胱热，溺难；实而紧，腰痛。右寸实，胸中热，痰嗽烦满；实而浮，肺热，咽燥痛，喘咳气壅。关实，伏阳蒸内，脾虚食少，胃气滞；实而浮，脾热，消中善饥，口干劳倦。尺实，脐下痛，便难，或时下痢。

《濒湖脉学·实脉主病诗》：实脉为阳火郁成，发狂谵语吐频频，或为阳毒或伤食，大便不通或气疼。寸实应知面热风，咽疼舌强气填胸。当关脾热中宫满，尺实腰肠痛不通。

【正义】濒湖自注曰：《脉诀》言小便不禁，与《脉经》尺实小腹痛小便难之说何相反，洁古不知其谬，决为虚寒，药用姜附，误矣。寿颐按：据东璧氏说，则所见《脉经》作尺实小便难，于理为近，然今本《脉经》，皆作小便不禁，且其下更有针关元补之止小便等句，其非讹误又甚明，岂东璧所见之本不同耶？戴同父《脉诀刊误》，亦云《脉经》小便不禁，必传写之误，不应《濒湖》所见独异。高阳生《脉诀》亦作“小便不禁”，则仍《脉经》之误耳。

士材《诊家正眼》：实之为义，邪气盛满，坚劲有余，见此脉者，必有大邪大热，大积大聚。

《景岳·脉神》：实脉，邪气实也，有阴有阳，为三焦壅滞之候。表邪实者，浮大有力，以风寒暑湿，外盛于经，为伤寒瘧症，为发热头痛，鼻塞头肿为筋骨肢体痠疼痛，痲毒等证。里邪实者，沉实有力，因饮食七情，内伤于脏，为胀满，为闭结，为症瘕，为痰饮，为腹痛，为喘呕咳逆等证。火邪实者，洪滑有力，为诸实热等证。寒邪实者，沉弦有力，为诸痛滞等证。凡其在气在血，脉有兼见者，当以类求。然实脉有真假，真实者易知，假实者易误，故必问其所因，而兼察形证，必得其神，方是高手。

【正义】脉之实者，浮中沉皆搏指有力，必为邪盛之象，论者皆无异议，独景岳说到真假之辨，而言之太嫌空论，未能说出其所以假实之理。盖即所谓主虚有盛候者，坚劲不挠，全无冲和之气，邪气实而正已消，真脏脉见，如新张弓弦，辟辟如弹石，皆为必败之候。

石顽《诊宗三昧》：实为中外壅满之象，经云邪气盛则实。非正气本充之谓，即此一语，可为实脉之总归。夫脉既实矣，纯虚证之必无也；证既实矣，纯假象之必无也，但以热邪亢极而暴绝者有之。其为病也，实在表则头痛身热；实在里则腹胀腹满。大而实者热由中发；细而实者积自内生。在伤寒阳明病，不大便而脉实，则宜下，下后脉实大，或暴微欲绝，热不止者死。厥阴病下利脉实者，下之死。病脉之逆，从可见矣。盖实即是石，石为肾之平脉，若石坚太过，辟辟如弹石状，为肾绝之兆矣。其消瘴鼓胀坚积等病，皆以脉实为可治。若泄而脱血，及新产骤虚，久病虚羸，而得实大之脉，良不易治也。

【正义】石顽热邪亢极一句，仅就伤寒温热病一边着想，若杂病脉实，颇有寒结在里，窒塞不通之症，必不可概以热论，此当据见证以参详，不得但凭于指下也。其所谓阳明脉实宜下，下后而脉实大一证，亦有积滞未净者，如其已无积滞，而脉实大，则亦真脏脉见，所以必死。又谓厥阴下利脉实，下之死，则厥阴之虚利，脉实是相反，故不可下。又谓泄而脱血及新产虚羸，而得实大之脉，皆不易治，因无一非真脏脉之绝证也。

吴山甫《脉语》：实而静，三部相得，曰气血有余；实而躁，三部不相得，曰里有邪。

【正义】实为坚实之象，故曰里有邪。吴谓相得不相得，犹言三部若一不若一耳。然语气殊未了了。

郭元峰《脉如》：实主火热有余之证。或发狂谵语，或阳毒便结，或咽肿舌强，或脾热中满，或腰腹壅痛。或平人实大，主有痢疾，宜先下之；或痼疽脉实，急下之，以邪气在里故也。又有如实之脉，久病得此，孤阳外脱，脉必先见弦数滑实，故书云久病脉实者凶，其可疗以消伐之剂乎？更有沉寒内痼，脉道壅滞，而坚牢如实，不得概用凉剂，但温以姜桂之属可也。又有真阴大亏，燎原日炽，脉见关格，洪弦若实，法几穷矣，尚可清凉乎？以上三证，皆假实脉，非正实脉也。

【正义】“平人实大”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讹误。

周澄之脉义简摩：《内经》言邪气盛则实，此“实”字所赅甚广，必有兼脉，非正实脉也。凡实热者脉必洪，但洪脉按之或芤。实寒者脉必牢，但牢脉专主于沉。正实者，浮沉和缓，则寒不甚寒，热不甚热，此正盛邪微之实脉也。若夫虚寒者细而实，即紧脉也；积聚者弦而实，或涩而实；孤阳外脱而实者，即《脉经》所谓三部脉如汤沸者也。皆兼他脉，此邪盛正败之实脉也。大抵实脉主有余之病，必须来去有力有神，若但形体坚硬，而来往怠缓，则是纯阴之死气矣。

【正义】脉如汤沸乃形容其洪大无根之状态，何得妄以为实象。

第十二节 脉洪主病 脉盛附见

寿颐按：脉大而有力为洪，不仅在形质之粗大，而重在气势之愤张，今之医者，无不知有洪大之脉形，然考其原始，则仲景书中，偶一见之，其后叔和《脉经》乃为习见，而上稽《素》、《灵》，《素问》中竟未见一洪字，《灵枢》则五禁篇中一见之，是即本于《甲乙·四卷·经脉篇》，皇甫士安所撰集，亦在典午^{〔1〕}之世，正与叔和同时，此可知洪脉之名，尚非中古所固有。而所谓盛所谓躁者，则《素问》、《甲乙》，屡屡言之，是不可仅知后世之名称，而貽数典忘祖之讥者。兹仍以洪字标题，所以从宜从俗，而即以古书之脉盛主病，并为一条，藉以证明其名虽异而实则同，庶乎考古证今，一以贯之矣。

《素问·脉要精微论》：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

【正义】上下以关前关后言，亦可以浮沉言。盛者气势皆盛，即后世之所谓洪也。盛于关前，或盛于浮部，其主病皆在上，故知其气高而冲激于上。盛在关后，或盛在沉分，其主病皆在于里，故知其气塞而胀满于中。宋校谓全元起本高作“鬲”，则以鬲中言之，主病固亦在上焦也。

又：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

【正义】此夏令当旺之脉象。泛泛有余者，以阳盛在外而脉乃应之，是其宜也。后世每谓夏日洪脉大者，其义本此。详第一卷时令脉象中。

《素·平人气象论》：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又：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

【正义】浮而且盛，主病在表，故曰在外，言外感之表症也。又曰盛而滑坚，则虽坚劲有力，而犹往来流利，尚与里症之脉，坚着沉实者不同，故亦曰在外。《甲乙经·四卷·经脉篇》亦曰人迎脉滑盛以浮者，病日进，在外。伤寒例亦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皆与此同意。

〔1〕 典午 晋朝的代称。《三国志·蜀志·谯周传》有谓“典午者，司马也。”晋帝姓司马，后因“典午”为晋朝的代称。

又：盛而紧曰胀。

【正义】脉盛有力，而又紧紧，皆里气窒滞不通之象，故知其病之为胀满。《脉经·四卷·杂病脉篇》亦曰盛而紧者胀。《甲乙·四卷·经脉篇》亦曰盛则胀满，寒中，食不消化。

又：安卧脉盛，谓之脱血。

【正义】脉盛而主脱血，盖以气火方张，而血行不循其常道，故当有血溢暴涌之病。惟《素问》经文，乃曰安卧脉盛，义不可通。考《太素·十五卷·尺寸诊篇》则以“安卧”二字，属上句解衍连文，于义为顺，而此句则脉上有尺字，是专以尺部言之。尺脉盛而主失血，则相火不藏，而血暴注也。

又玉机真藏论：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

【正义】盛者，浮中沉俱大而有力，故为五实之一。

又三部九候论：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

【正义】详数脉主病本条。喘字当为“搏”字之讹，说已见前。

又评热病论：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

【正义】此以热病而言。阳邪方盛，脉躁而盛，亦固其所。若已得汗，则表里已和，津液已通，热当解，而脉当静，方为佳象；若汗虽出而脉仍躁盛，则津液外越，而内热犹炽，阴不敌阳，邪气胜而正气衰矣。《甲乙·七卷·热病篇》亦曰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者，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其脉躁盛得汗而脉静者生。《太素·二十五卷·热病说篇》、《灵枢·热病篇》大同小异。寿颐按：阴脉之极，义不可解。杨注《太素》曰阴极无阳，更不可通。总之躁盛是阳脉，热病是阳症，安得说到阴字一边去。《甲乙·四卷·经脉篇》亦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灵·五禁》同）伤寒例亦曰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其义皆同。

又病能篇：人迎甚盛，甚盛者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病也。

【正义】此之人迎，说者皆以颈结喉两旁之人迎穴言。经脉篇人迎之穴，属胃之经，固是信而有征，胃热生病，而人迎脉盛，其理亦何尝不确。然苟以实在生理征之，则颈旁大脉，即是心脏发血管上行之两大支，其管甚巨，按其脉形，无不大三四倍于寸口，必不足以辨病情之虚实，此盖古人理想之辞，殊未可信。寿颐谓凡《内经》所称人迎脉者，皆是左为人迎之人迎，惟本节上文又曰当候胃脉，胃脉当沉细，义不可通，且与人迎甚盛一句，适得其反，而乃并见于一节文中，上下何能贯串。王启玄注妄谓沉细为寒，寒气格阳，故人迎脉盛，望文生义，曲为之说，似乎左右咸宜，然则胃脘生病者，究属是寒是热，骑墙之论，适以误人，那得有此病理，启玄亦太悞悞矣。

又调经论：阴盛生内寒，奈何？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甲乙·四卷·经脉篇》：人迎盛紧者伤于寒，脉口盛紧者伤于食。（《太素·十四卷·人迎脉口诊》同。《灵·五色》则紧皆作“坚”，脉口作“气口”。）

【正义】脉紧且坚，皆主实邪为病。人迎见之，外伤于寒邪；气口见之，内伤食积。所谓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人迎主外，气口主内也。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

(汗,今本《灵枢》作“病”,误。《脉经》、《太素》皆作“汗”,与《甲乙》同。)

【正义】详脉数主病本条。

《甲乙·四卷·经脉篇》:盛则为热,虚则为寒。(《灵·禁服篇》同)

【正义】详脉虚主病本条。

《甲乙·五卷·针道外揣从舍篇》: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灵·邪客》同)

【正义】脉盛且滑,其势方张,故为日进;若其虚细,则邪虽不实,而正气已馁,调复亦岂易易,故为持久之象。《太素·二十三卷·杂刺篇》曰: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濡者病持下。语虽不尽同,然意义与此无别,当即从此而出,濡当读为栗。

又四卷经脉篇:病泄脉洪大,为五逆之一。(《灵枢·五禁篇》同)

【正义】泄利多虚寒之证,脉当小弱,而反洪大,苟非阴盛格阳,何以有此?或为中气欲脱,豁大无根,或为胃气已绝,搏指刚劲,是即真脏脉见,故为逆候。

《伤寒论》:服桂枝汤,大汗出后,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辨脉法: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体形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金匮·虬虫篇》: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虬虫。

【正义】腹痛属寒者多,气凝于里,故其脉多沉而弦。弦即紧而有力,故主凝滞于里,窒塞不通之痛;若者及也,惟有虬扰动而痛,则非气之滞,而为虫之动,故脉不沉弦而反洪大,是为动而不静之明征。尤在泾曰:必有吐涎及发作有时之证,乃可无疑。寿颐按:腹中有虫者,唇内多有白点,亦可为辨证之一助。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盛滑紧者病在外。

【正义】详脉滑主病本条。

又:脉洪大紧急,病速进,在外,苦头发热痈肿。

【正义】详脉大主病。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洪大,胸胁满;关脉洪,胃中热,必烦满。

【正义】洪大于寸,气盛在上,故主胸胁满闷;洪大于关,气盛在中,故主胃热烦满。叔和此节,独不言尺中洪大,盖已有脱佚。

又四卷·杂病脉篇:洪则为气。(气,一本作“热”)

【正义】脉洪为气势之僨张,叔和谓洪则为气,自有至理。一本作热,则肤浅矣。

又:浮洪大长者,风眩癰疾。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洪大者,伤寒热病。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又:阳邪来见浮洪。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五卷·引张仲景论脉:数洪热烦。

【正义】数而且洪,皆主里热。其热在里,则必烦心,故曰热烦。今本《伤寒论·平脉

篇》作“数则热烦”，当以叔和所见之本为是，今本《伤寒论》已为传写讹误。盖仅言脉数，亦有不尽属于热证者，惟数而洪大，则气火俱盛，是为内热无疑，应以《脉经》为长。

滑伯仁《诊家枢要》：洪为荣络大热，血气燔灼之候，为表里皆热，为烦，为咽干，为大小便不通。左寸洪，心经积热，眼赤口疮，头痛内烦。关洪，肝热及身痛，四肢浮热。尺洪，膀胱热，小便赤涩。右寸洪，肺热毛焦，唾粘咽干；洪而紧，喘急。关洪，胃热，反胃呕吐，口干；洪而紧，为胀。尺洪，腹满，大便难或下血。

《李濒湖脉学·脉洪主病诗》：脉洪阳盛血应虚，相火炎炎热病居。胀满胃翻须早治，阴虚泄痢可踌躇。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脉洪时金不堪。肝火胃虚关内察，肾虚阴火尺中看。

又：洪主阳盛，阴虚之病，泄痢失血久嗽者忌之。

【正义】洪主阳盛，最易灼烁阴液，故谓之血虚阴虚。然其气势滂沛，有力搏指者，仍当从实热一边着想，惟洪大无力不任重按，则为阴虚于内，浮阳外露，甚非佳象。谓之相火者，濒湖意中，以为此非正当之火，似亦未可厚非。然得此脉者，有外因六淫传经之热，亦有阴虚火旺之热，一概谓之相火，亦不甚妥。其所谓泄痢者，则似指泄泻言，泄而脉洪，脾肾内伤，而脉乃见洪大，脉与病及中气不守，洵是坏症。若滞下之痢，则凡湿热炽盛之证，其脉颇有洪大搏指者，急与清泄，尚易应手，惟久痢内伤，而脉反洪大，则为可虑。失血久嗽，皆是虚证，故脉不宜洪，若热血上涌，其焰方张之时，脉亦多洪大有力，只须清降，亦属易治。凡病皆有始传末传，虚实之异，不可笼统论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脉洪主病》：洪为盛满，气壅火亢。左寸洪大，心烦舌破；右寸洪大，胸满气逆。左关见洪，肝木太过；右关见洪，脾土胀热。左尺洪大，水枯便难；右尺洪大，龙火燔灼。

张景岳脉神：洪为血气燔灼大热之候。浮洪为表热；沉洪为里热，为胀满，为烦渴，为狂躁，为斑疹，为头疼面热，为咽干喉痛，为口疮痈肿，为大小便不通，为动血。此阳实阴虚，气实血虚之候。若洪大至极，甚至四倍以上者，是即阴阳离绝，关格之脉也，不可治。

石顽《诊宗三昧》：洪为火气燔灼之候。仲景有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脉洪为温病。温病乃冬时伏气所发，发于春者为温病，发于夏者为热病。其邪伏藏于内，而发出于表，脉多浮洪，而混混不清，每多盛于右手，当此不行内夺反与解表，不至热交营度不已也。若温热时行，证显烦渴昏热，脉反沉细小弱者，阳病阴脉也。有阳热亢极而足冷尺弱者，为下虚之证，皆不可治。又屡下而热势不解，脉洪不减，谓之坏病，多不可救。洪为阳气满溢，阴气垂绝之脉，故蔼蔼如车盖者，为阳结。脉浮而洪，身汗如油，为肺绝。即杂病脉洪，皆火气亢甚之兆。若病后久虚，虚劳失血，泄泻脱元，而见洪盛之脉，尤非所宜。惟憎浊下贱，脉多洪实，又不当以实热论也。

【正义】石顽此节，乖谬颇多。仲景本论，只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一节，成聊摄注谓发热而渴不恶寒者，阳明也，此太阳受邪，知为温病，非伤寒。盖仲景之冠以“太阳病”三字，以初起发热言之。然伤寒必当恶寒，此只发热而不恶寒，则非伤寒，而为温病，明明以外感言，何等清楚，聊摄且以阳明释之，亦谓太阳必当恶寒，既不恶寒，即非太阳，然又言太阳受邪云云者，正以外感第一步言之耳。此可证长沙、聊摄两家，皆不附会到伏气一层。若石顽所引服桂枝汤大汗出一节，仲师本文，固有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一节，是由太阳传入阳明之证，何尝有脉洪为温病一句。石顽纵然误记，亦何以不加考察，一至于此，而乃附会伏气，大不可训。寿颐虽不可谓固陋，必无伏

气为病，然伏寒于内，迟久而后发病者，终是极少，温热各证，究是新感者多，只有喻嘉言自弄聪明，大讲其伏气空话，使得有清一代医书，无一人不从伏气着想。自谓能读《内经》冬伤于寒几句，要之阳明病而脉洪大，传经热病，无不如是，为医者但见证治证，已是能事，何必故弄玄虚，走入魔道，作茧自缚。其论时行证两层，曰脉沉细小弱，曰足冷尺弱，则与本节专言脉洪之义何涉。又谓洪为阳气满溢，阴气垂绝之脉，则又似忘却实热脉洪之一层，病果在实火亢盛之时，未必皆其阴液之垂绝者，此在稍有阅历之人，当皆能言之，何以危辞耸听，一至于此！总之全节文义，瑕多瑜少，本可不录，只以《三昧》全书，颇多精粹，久为学子所宗，惟此节太觉怪诞，殊是不伦，惟恐初学误信，故著于录而辨正之。末后谓昏浊下贱之人，脉多洪实，则指劳力粗笨苦工，其蠢如牛者，平常脉象，固有如此，亦非病脉也。

郭元峰《脉如》：泄利失血久嗽，及痞满反胃见洪脉，增剧难瘥。或沉兼弦涩，主痰红火炽之症。又如洪之脉，乃阴虚假热。阳虚暴症，脉虽洪大，按而无力，此又不得投以凉剂，致败胃气。又人临死从阳散而绝者，脉必先见洪大滑盛，乃真气尽脱于外也，不可不察。

【正义】泄泻久嗽皆是虚证，脉反洪大，浮阳外脱，诚是非宜。惟失血者，颇有气火正盛，血随上涌之一候，洪脉是其相应，清之降之，柔肝镇摄，尚多应手，但所失既多，证无热状，而脉见洪大，则为阴脱于里，孤阳外越，其势可危。痞满是塞滞之病，其脉本不能洪大。反胃是中寒不能消谷，脉多细弱，而反洪大者，则里寒格阳于外也，亟与温中，脉乃安静。惟脉之洪者，本以气势涵涌，且大且滑而言，乃郭氏反有沉兼涩之一说，太不可晓，且又自谓是痰红火炽，则更不当脉沉兼涩，殊不知郭氏意中作何见解矣。其论如洪之脉，不任重按，即不得用凉药，此层最有精义，诊察时须当细审。又谓阳气外脱者，脉先洪滑盛大，亦是确论，但此时之洪大，亦必按之无根，斯为脱绝之朕兆^{〔1〕}也。

周澄之《脉义简摩》：洪以来势之盛言，有实热，有虚热，有内热外寒，内寒外热，有湿热，有风热，大致偏主于热。郁者宣之，炽者泄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

【正义】内寒外热，脉反洪大，即阴盛于里，格阳于外，惟内热外寒，则颇觉非是。伤寒三日，阳明脉大，究为传里之热病，其人已无表寒矣。宣之泄之，补之攻之，诸法皆是。山雷诸为之补一句，曰内寒外热者，必须温之。

第十三节 脉微主病

《甲乙·七卷·热病篇》：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灵枢·热病篇》同）

【正义】详脉小主病本条。

《伤寒论》：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症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音注】清读为圉，厕所也。《急就篇》：屏厕清溷粪土壤。《说文》：厠，清也。字皆作清。

【正义】太阳病至八九日，而仍发热恶寒，是尚未传里，热多寒少。太阳之症，轻而未罢，

〔1〕 朕兆 朕，缝隙；兆，龟圻。皆极细微，比喻事物的征兆。《文苑英华·再生桧赋》：“穷胜负于朕兆，慕休详于邦国。”

其人不呕，是无少阳症，圜便自可，是无阳明症，则虽一日二三次发，寒热往来如疟，不可误认为已传之少阳症。脉微且缓，则不紧不浮，无太阳邪盛之脉象，是为病机退舍，将欲自愈之佳象。设或脉状虽微，而恶寒犹盛，则为表邪尚在，而血液不充之明征。曰阴阳俱虚者，言表之阳气，里之阴液，俱形不足，是不可误为实邪，而妄行汗吐下以重其虚者。如或而有赤色，是为阳气怫郁于表，欲达而不能自达，此非实热之面赤，及下虚戴阳之面赤可比。惟其不能自得小汗，所以皮肤发痒，正其邪郁在表，不得发泄之状态，以桂枝麻黄各半汤之轻剂解表，顺其机而透达之，则欲解未解之轻邪，自然泄化，此邪轻而正亦不甚充实之脉证治法也。

又：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正义】此条脉证，与上条皆约略相似，故方虽不同，而药味分量亦约略相同，惟彼多一味杏仁，此多一味石膏耳。然上条之证，病邪已有达表之机，但尚不能自泄，意在用药轻轻疏泄之，助其小汗而邪自可解；此条之证，邪未欲解，而真阳不充，不任发表，意在只用轻剂，防其亡阳之变，则用方之旨，却截然不同。盖此原是大青龙汤之症，惟寒不多，则邪甚轻，又见微弱之脉，则正亦馁，故止用大青龙之小剂，以寒少而少用桂麻，以热多而亦用石膏，以脉微弱而并用甘草芍药，陆九芝谓仲景以芍药为补药者，即是此旨。独越婢二是，义不可解，外台虽有一名越脾之明文，为之说者谓发汗是发越脾阳之义，然终是附会，此盖上古留贻，传抄失实，不可定矣。

又：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正义】大青龙证，为表寒极重，而里已郁热，故发汗之麻黄最重，以其烦躁，里热亦盛，故兼用石膏，体重气轻，能清里热而亦疏表气。然发汗猛剂，惟血液充足之人，方能胜任；若其人脉微且弱，则虽有是证，而亦不能用是药，厥逆筋惕肉瞤，皆汗出太多亡阳之变也。山雷按：此条微弱之脉，与上条同，何以上条可用麻桂，此条慎重叮咛，岂麻黄轻投，可无亡阳之虑耶？要之上条必有当用之症，亦必其人尚能任此轻汗之药，而后可投，非谓微弱之脉，果皆宜于麻黄也。读古人书，皆不可死于句下。许叔微《本事方》有麻黄证，尺脉迟弱，只用建中之法，余辑伤寒温热《古今医案评议》，有虚人感冒一门，论之甚详，诚以误汗之害，自古已然，而于今为烈，读仲景书者，尚其于此加之意焉。

又：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正义】浮数之脉，当以得汗而愈，此指太阳证之恶寒发热者言。若误与下之而身为之重，心为之悸，则津液已伤，中气已馁，虽仍有太阳证，而亦不可仍用汗法，盖其里已虚，脉必不复浮数，而尺中微弱，不独麻黄、青龙不得妄投，即桂麻各半等法，亦非所宜，可见仲圣立发汗之法，原是慎之又慎，不仅凭证，惟必以脉为据。奈何麻知几^{〔1〕}辈，编张子和书浪言三法，而漫无辨别，致令俗子习医，动辄发表，为祸不可胜言。且此节虽谓当自汗出而解，究之其里已虚，汗从何来，苟非和其营血，亦无以张作汗之本，所谓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

〔1〕 麻知几 张从正学生。名麻九畴，字知几，莫州人，长于经史，因疾尝张从正学医，尽得其妙。从正所著书，多半出于麻知几手。

汗出者，必非任其自然，竟不用药，为之医者，岂可不知斡旋之法，虽仲景书中尚未明言，或者书缺有间，容有脱佚，则许学士所以补仲师之未备者，又学子之所不可不知者矣。许学士治案，见《本事方》，山雷已录入《医案评议·虚人感冒》类。

又：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正义】既下之后，中阳伤矣，而又发汗以虚其表，亡阳尤为易易。证则振寒，而脉则微细，岂非亡阳之候？仲景虽只曰内外俱虚，然治法已非温补不可，试观下条，但云身无大热，而脉沉微，已必用姜附回阳之法，则此条又有振寒者，当用之药，盖亦可想而知。

又：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正义】此下后复汗，已为亡阳之候。昼日阳气当旺，故虚阳外浮而为烦躁不眠；夜则阴旺而虚阳自戢，故能安静，不呕不渴，是里无热；身无大热，则表无热；脉沉且微，岂非纯阴无阳之候？此姜附回阳之所以不容稍缓者矣。

又：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热，迫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正义】脉微皆是气血之不足，若加火灸，阴液更伤，是直加体弱者以炮烙之酷刑矣。仲景悬为厉禁，彼刺灸家宜书此以为座右之铭。寿颐在沪，尝见一壮实少年，误灸成疮，大溃大乱而成瘰者，虽滋养多时，终于不起，况在柔脆，其奚以堪。

又：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正义】详脉沉主病本条。

又少阴篇：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

【正义】此少阴阴寒在经之脉证，与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之发热者不同。

又：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

【正义】少阴病苟有发热，仲景亦有脉沉者，用麻附细辛发汗之法，然必其人津液尚充，有以作汗，乃可汗之而无虑变幻。则所谓脉沉者，当以沉实有神为主，如其脉微，则阴证而得阴脉，宁非有阴无阳？如再误发其汗，为祸奚复待言。

又：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正义】少阴病本属阴寒之症，又加泄利而脉微，内外俱寒，阴盛火阳矣，故主以白通汤。姜附急温其里，葱白兼通其阳，表里两顾，白通之名义如是。若服此汤而利仍不止，且复肢逆脉伏，则阴寒之盛，又进一步，而反干呕发烦，是阴盛于下，格阳于上，真寒假热，故以本方加入尿之下降，胆汁之苦寒，以通其格拒。寿颐窃谓大苦大寒，和入辛热剂中，终是缚贲育^{〔1〕}之手而使临大敌，恐格拒者未必可通，或且愤事而有条，药味入胃，必不能使苦寒之性，独行于上，而不减其他诸药之温补下元功力，虽是古法，拙见殊不谓然，后世有热药冷服，及治上热下寒之紫雪包理中丸法者，其理实在仲圣此法之上。盖古人理想质直，而后人心思灵敏，世固有青出于蓝者，勿谓仲师圣法，必无可訾议之处。若服汤而脉暴出，

〔1〕 贲育 贲育为战国时勇士孟贲和夏育。后以贲育泛称勇士。

则如灯尽油干，浮焰忽发，必不可久；而微续者，则剥复^{〔1〕}机缄，阴之尽而阳之初，固当由微而至着者也。

又：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正义】此里寒外热，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与上条白通汤证相近，故所用药物亦大同。

又：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

【正义】此节脉暴微，非微弱无神之微。盖少阴病脉紧，是为寒邪正盛之候，乃既七八日矣，病不加剧，则虽仍下利，而脉之紧者渐和，反见为微，正以少阴病阴霾之气，自能退舍，而手足亦温，则所谓微者，即是脉紧反去之佳兆，固不可误认作微细微眇解。亦互详脉紧主病本条。

又霍乱病篇：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又：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正义】此阴寒极盛之霍乱证。上吐下利，而小便亦利，自汗又多，关闸尽撤，玄府不收，虽曰内寒外热，其实大汗已是亡阳，更何有热证可言，此非急与回阳，尚有何术？若至吐已下断，则此非病渐欲差，而不吐不下，实已吐泻净绝，中无所有，其证更重，故汗出厥逆，四肢且复拘挛，阴霾滔天，真阳已脱绝无余，故四逆汤犹恐不逮，而用加倍之干姜，欲其守而不走，以救此垂绝之微阳。惟此条证是纯阴无阳，而乃反加以胆汁苦寒，其义实不可解，成聊摄虽以补肝和阴，强为说法，尚是望文生义，迂曲回护，殊不可训。即曰阴液欲竭，不可不补，则仲景家法，本有汗吐下后加人参之成例在，何忽用此无谓之胆汁，此或传写已有讹误亦正难言。

辨脉法：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阳病见阴脉者死。

【正义】详脉沉主病本条。

又：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

【正义】此阳虚之恶寒，非伤寒之太阳病，惟其人真阳之气不足，故时为之洒淅恶寒。其寒也，必不如太阳病之甚，而脉则无力而微，此表阳虚之证，正与太阳证表实之恶寒，两相对待，而必以脉辨之。其微也，必与脉紧绝端相反矣。寿颐按：辨脉法此节之所谓阳不足阴不足者，原指其人乏阳气阴血而言，一为阳虚，一为阴虚，是两种病，不是恶寒而复发热之太阳病。乃辨脉篇竟以洒淅恶寒而复发热作设问，是又明明太阳病之恶寒发热，而乃可以谓之阳不足，牛其头而马其咀，宁非大怪？惜乎古今读者，竟无一人能悟及此，曾作专论以畅辨之，所见似尚不谬，附录于左以质明哲。（论伤寒辨脉法第三节阳不足阴不足两层之一误再误岐中又岐）阳虚则外寒，阴虚生内热，语出《素问·调经论》，古今谈医之士，无不知之。唯其所以外寒内热之理，则今本《素问》，虽有其说，然立言未免颠预^{〔2〕}，甚非病理之真相，此则当是秦汉以后书缺有间，而浅者补之，乃致空廓无味，一至于此。窃谓上古医经，不当若是之隔膜。寿颐不敏，请以己意，粗浅解之：正唯其人阳气不旺，则阳不胜其阴，热度

〔1〕 剥复 《周易》二卦名。剥，剥落；复，来复。《易·杂卦》：“剥，烂也；复，反也。”后合用为盛衰、消长之意。

〔2〕 颠(mán 瞒)预(hán 寒) 谓糊涂，不明事理。

恒不及他人，故外每畏寒；正唯其人阴液不充，则阴不胜其阳，孤阳每致偏旺，故内乃生热，此其原理，岂不一言而决。然以杂病言之，本是两种病理，两个病情，非谓恶寒发热，同时并作之病，而古人所以连类及之者，原以教人见其病而探其原，乃是辨证之一大要诀，断无有一人之身，而同时具此寒热两证者。此其理盖亦极浅极显，苟其稍具医学知识，当亦夫人而能悟之矣。若以此两者之一寒一热，较诸仲景《伤寒论·太阳病篇》之所谓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真是马牛其风，远不相及。乃辨脉法既以恶寒而复发热，联为一气，则明明是太阳病之恶寒发热，而可妄以为阳不足阴不足，岂非牛头不对马咀？其大谬者一如可谓外感之恶寒为阳不足，则凡是治太阳病之恶寒，直须必用四逆姜附为大壮元阳之唯一要诀，岂不成绝大笑话；如可谓外感之发热为阴不足，则凡治太阳病之发热，且须以地黄知柏为峻补真阴之无上妙药，无怪乎大名鼎鼎之叶氏《临证指南·温热门》治席姓一案，竟以右脉微弱，认作阴液渐涸，而开手必用熟地生地，五味麦冬，竭力以送入鬼门关也。（此案陆九芝《世补斋》文，已有专论，山雷又申而言之，畅发其谬，极为详尽，已编入拙著《医论稿》中。）且阳不足而恶寒，是指阳气，阴不足而发热是指阴液，皆以病理言，不以脉状言，辨脉法又能糊里糊涂说到脉理上去。则凡阳虚之外寒，阴虚之内热，即可据脉以为断，而不必参考诸其他之见证，势必教人以活人吞枣，鹵莽灭裂，无往而不败。后之读者，见其指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尺脉弱，名曰阴不足两句，似乎有是脉，当有是证，未尝不脉证相合。其亦知此脉此证，杂病固有之，却是两种病态，必不能合为一人同时之病，而乃硬柏^{〔1〕}到太阳病之恶寒发热上去，独不知仲景固谓太阳病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以此知寻常太阳病之恶寒，何尝寸口脉微？若太阳病之脉微无阳而不应发汗者，乃其特殊之证，岂可质直言之竟曰阳不足则为洒淅恶寒，是必未知有仲圣本论者为之，宁有号为医家者言，而乃东牵西扯，响壁虚构，随意杜撰，至于此极。（或者谓其人卫阳不固，所以感寒而恶寒，似乎伤寒者未尝不可谓之阳不足，究竟伤寒脉紧，明是有余之证，有力之脉，胡可瞎说阳脉不足。）且仲圣之所谓太阳病阳浮而阴弱者，正以太阳发热，热在皮毛，故阳分之寸脉独浮，而里未传热，下焦无病，故阴分之尺脉犹弱。（此弱字非软弱内虚之弱，唯其里尚无病所以脉不强劲，陆九芝谓无病为虚，有病为实，义与此同。而本论又谓阴弱者汗自出，一似阴液虚而不能自守者，则不佞心窃疑之，以为亦非仲景笔墨。又伤寒例篇竟谓尺寸俱浮，太阳受病，则明明与仲景之旨，大相矛盾，此必浅人抄《素问·热病篇》而妄增者，皆别为一论以申明之。）此太阳受病之尺脉弱，万万不可误疑为阴不足者。而又质直言之曰，阴脉不足则发热，则又牵合外感内伤两证为一，是仍仲景书之绝大蠢贼，罪不容诛者也。非特此也，阴气上入，阳气下陷两层，尤其歧中有歧，错中更错，更不知为是说者，作何感想，是何肺肝？盖所谓阴气上入阳中，是为阴寒上逆，下焦寒水泛滥之病，当用真武汤、黑锡丹之类，以镇摄阴霾者。其证或有恶寒，而其脉且外有余而中不足，何尝是寸口脉微？如果寸脉独微，而证有外寒，是乃仲景之所谓其人荣血不足，而表阳不固者，斯当养阴以先益其血，何可误认作下寒上逆，而妄投纯阳刚燥之药，以劫烁阴津者，此寸微恶寒之别有一证，而非下焦阴霾之上逆明矣。若其所谓阳气下陷入阴，是为东垣所论脾胃内伤，清阳下陷之证，当用参芪升柴以补中升气者，其脉必寸关软而两尺滑盛，重按有神，乃可提出中焦陷下之阳，

〔1〕 柏 为“楷”之俗字。“楷”通“咎”。《类篇》“楷楷梟与咎古字通。”咎，加罪，罪责。《论语·八佾》：“既往不咎。”

而无虑下焦根本之拨动，何尝不是尺脉独弱？如果两尺脉弱，而为发热，是为肝肾阴虚之潮热，亟亟滋填下焦真阴，方可冀其津液旺而热自己，然犹恐其或鞭长莫及也；若或误以下元阴虚之病，而认作阳陷，妄投升举，则木已摇而复振撼拨动之，是为揠苗手段，杀之惟恐其不速矣。不佞细按此节全文，恰如大雾漫天，莫辨南朔，一误再误，怪不可言，是不知何等妄人，作此呓语，而乃历代注家，尚能依样葫芦，喃喃点缀，此则医学之所以难言也，可不惧哉！

又：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

【正义】羹上之肥，轻浮飘忽，脉状如此，无力虚浮极矣。苟非真阳式微，何以至此。《脉经·四卷》瞥瞥作“澈澈”。凡形容之词，古人书中本无一定，可不拘也。

又：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

【正义】萦萦所以状其柔软无力之态，蜘蛛之丝，极细而软，是脉微之最甚者。《脉经》作“连连如蜘蛛丝者，阴气衰”，虽字面不同，然阳以气言，阴以血言，脉状至此，无非气血俱惫之候而已。

又：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正义】见前脉细主治本条。

又：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正义】伤寒之所以战汗者，皆正气不旺，邪势方盛，几有正不胜邪之态，故必出于一战，而后得汗，则正自胜而邪自解。若正不馁者，则自能得汗，必不发战。然亦有既不发战，亦不得汗，而自能解者，则必邪不甚盛，已自退舍，而正亦不甚旺，此必在已经发汗，或曾吐曾下之后，津液已伤，故脉亦微，然尚非极软无神之微脉，止以汗吐下后，津液不甚充足，所以脉不盛大，是为邪已减而正气稍馁，故能不战不汗而病亦解。慎勿以此节之脉微，作正气大虚一路着想，否则几乎正不敌邪，尚安能不战不汗而解耶？亡血内无津液二句，只可作已汗或吐或下后，血液不甚旺看。三“若”字皆作及字解，犹或然之“或”字。

又：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正义】伤寒三日，当为邪盛内传之期，果已传里，则脉必大而热必壮。如其脉虽浮数，而尚不盛大有力，身又凉和是病邪渐退，不至内传，故知欲解。此微字亦只以不甚洪大而言，不可作微弱无神看，正与上条同意。解以夜半者，盖阴静阳生之时，一阳来复，正气得助，而邪自退舍耳。脉浮者主表有邪，故当濈然得汗而解；脉数为胃气盛，故主能食；惟脉微者，必不与邪作战，何以反大汗出？上条既谓不战不汗出而解，其义极为透澈，而此条乃更作如是说实不可晓，疑是传写有讹，或者“大”字为“不”字之讹，则与上条一以贯之矣。成聊摄注：乃曰脉微主大汗出而解者，邪气微也。全是望文生义，而不顾其理之难安，果如所言，邪气已微，何故反得大汗，试为反诘，其将何以说之。

又：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复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着覆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

【正义】此言既汗复下，阴液重伤^{〔1〕}，以致脉微且涩。微为过下伤其阳气，故脉乃微弱少神；涩为过下，伤其阴津，故脉乃涩滞不利。阳虚则恶寒，阴虚则发热，此寒热皆正气不足为病，与外感之寒热不同。王肯堂谓非必遇夏乃寒，遇冬乃热，此但立其例，论其理耳。

平脉法：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血不足。

【正义】脉微而涩，总是气血不足之征。微以轻按得之，故知卫外之气不行；涩以重按得之，故知荣中之血不足。平脉篇又曰微者卫气衰，微者卫气疏。又曰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又曰寸口诸微亡阳。其义皆同，可以隅反。

伤寒例：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

【正义】厥阴为阴之尽，邪传厥阴，受病已深，何以脉微且缓，此义殊不可解。盖本篇文义，瑕瑜互见，极不纯粹，岂独证以仲师本论，多不可通，恐以叔和为之，犹不至错杂如是，只可存而不论，决不当更为涂附，自陷于五里雾中。

《金匱要略·血痺虚劳病脉证篇》：问曰：血痺之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又血痺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痺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

【正义】古之虚劳，多虚寒证，本与今之所谓虚劳，多属虚火者，绝端相反，故曰血痺之脉，微涩小紧，皆虚寒之本色，针引阳气，所以导引阳和，黄芪桂枝五物汤，亦以和营卫，而助其流行，其义一也。惟今之《金匱要略》，不可解者，十居其七，则陈振孙书录解题，明谓王洙于秘阁蠹简中得之，实已断烂残缺，不复可辨，必不可认是仲师旧本，妄为涂附。即如此节骨弱肌肤盛，重疲劳汗出，卧时动摇，因被微风云云，皆无意义可求，何如存而不论为佳，汪家迂曲说之，尽是扣槃扞烛^{〔2〕}之谈，无一可信。

又：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

【正义】此亦阳虚之盗汗，于脉应之虚弱细微，亦固其所。

又疮痈胀证篇：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者云何？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正义】微涩之脉，血液必伤，故主病当有失血及汗出之证。设无吐衄自汗之病，则金疮失血之故耳。若汗出之“若”字，作及字解。

《脉经》卷一：寸口脉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阳微而汗，阳微而自汗。

【正义】脉微主真阳式微，故主病如是。惟苦寒为衄一句，义不可通，盖传写有讹误矣。

又四卷平杂病脉篇：微而紧者，有寒。又：微弱者，有寒少气。

滑伯仁《诊家枢要》：微为虚弱，为泄，为虚汗，为崩漏败血不止，为少气；浮而微者，阳不足，必身恶寒；沉而微者，阴不足，主脏寒下利。左寸微，心虚忧惕，荣血不足，头痛胸痞，虚劳盗汗；关微，胸满气乏，四肢恶寒拘急；尺微，败血不止，男为伤精尿血，女为血崩带下。右寸微，上焦寒痞，冷痰不化，中寒少气；关微，胃寒气胀，食不化，脾虚噎气，心腹冷痛；尺微，脏寒泄泻，脐下冷痛。

《濒湖脉学·脉微主病诗》：气血微兮脉亦微，恶寒发热汗淋漓。男为劳极诸虚候，女作崩中带下医。寸微气促或心惊，关脉微时胀满形。尺部见之精血弱，恶寒消瘴痛呻吟。

【正义】《濒湖》此节，惟消瘴脉微，殊似无谓，消是热中，瘴是热病，脉不当微，虽间或有日久正虚，而脉象不足者，然不可舍其常而独言其变，况又言之不详耶。

李士材《诊家正眼》：脉微轻按之似有若无，故曰阳气衰；重按之而欲绝，故曰阳气竭。长病得之，多不可救者，谓正气将至灭绝也。卒病得之，犹或可生者，谓邪气不至深重也。李时珍曰：微主久虚血弱之病，阳微则恶寒，阴微则发热，自非峻补，难可回春。高阳生曰：虚中日久为崩带，漏下多时骨髓枯，尚未足以该微之主病也。

《景岳·脉神章》：脉微乃血气俱虚之候，为畏寒，为恐惧，为怯弱，为少气，为中寒，为胀满，为呕哕，为泄泻，为虚汗，为食不化，为腰腹疼痛，为伤精失血，为眩运厥逆，此虽气血俱虚，而尤为元阳亏损，最是阴寒之候。

张石顽《诊宗三昧》：微为阳气衰微之脉，经言寸口诸微亡阳。言诸微者，则轻取之微，重按之微，气口之微，尺中之微，皆属气虚，故其所见诸证，在上则为恶寒多汗少气之患，在下则有失精脱泻少食之虞，总之与血无预，所以紫紫如蜘蛛丝者，仲景谓阳气之衰。尝见中风卒倒而脉微，暑风卒倒而脉微，皆为虚风之象，其脉多兼沉缓。若中寒卒倒而脉微，为阴邪暴逆，所以微细欲绝也。而伤寒尺寸俱微缓，为厥阴受病，病邪传至此经，不特正气之虚，邪亦向衰之际，是以俱虚，不似少阴之脉微细，但欲寐耳。详二经之脉，同一微也，而有阴尽复阳，阳去入阴之异，即太阳经病之脉微，而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为无阳者；有面有热色，邪未欲解而脉微者；有阴阳俱停，邪气不传，而脉反微者。若以微为虚象，不行攻发，何以通邪气之滞耶？必热除身安而脉微，方可为欲愈之机。若太阳证具，而见足冷尺微，又为下焦虚寒之验，可不建其中气，而行正发汗之例乎？

【正义】脉微总是血气俱虚，石顽独以气言，竟谓与血无预，持论殊不可训，古之人皆不如是说也。其引伤寒例之厥阴微缓一条，立说更为模糊。须知邪入厥阴，病势孔急，何得反以邪亦向衰，为伤寒例之厥阴微缓勉强涂附，独未读仲景厥阴篇，许多吃重证情，那得概以“邪衰”二字，信笔涂鸦，且即以厥阴阴尽阳生言之，脉亦必不当微，伤寒例中云云，决非仲师手笔，且亦非叔和之言，乱道之尤，胡可不正。又引太阳篇脉微两条，谓为宜于攻发，亦失仲景本旨，须知本论亦止用小剂，非发汗之正将，顾于上文已详言之。阴阳俱停，邪气不传二句，尤不可解。周澄之《脉义简摩》四卷，评石顽此节，亦曰诸引《伤寒论》，多非微脉正解，读者详之，可谓先得吾心。

郭元峰《脉如》：脉微左寸惊怯；右寸气促。左关寒挛；右关胃冷。左尺得微，髓竭精枯；右尺见微，阳衰命绝。

第十四节 脉滑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

【正义】王注：阳有余，则血少，故脉涩；阴有余，则气多，故脉滑。宋人新校正曰：王谓气多，盖误，当是血多。寿颐按：阳气有余，盖言阳热太过，消烁阴液，则血少而脉为之涩滞不爽；阴气有余，则言阴液充足，即是血多故脉为之滑利。王注气多，确是误字，宋校甚允。《素问》此节之所谓阳气阴气，本非以气血对待立论，故其下即曰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其为阳邪烁阴之义，岂不昭然若揭。迨王氏《脉经》，乃谓滑者多血多气，涩者少血多气，始以气血两字，互较盈虚，盖叔和误认此节阳气为气，阴气为血，而作是说，于理殊嫌未允。盖脉涩洵属血少，然气亦安能独多，果是气盛，脉亦何至涩滞不流。脉滑可谓血多，然气亦决不独少，果是气馁，脉又何能圆滑流利。独不悟《甲乙经·病形脉诊篇》所谓滑者阳气盛微有热一语，岂非滑为气多之明证。总之，涩者气血皆少，滑者气血皆充，此理至浅，无事深求，何苦以一盈一虚，两两牵合，反致左支右拙^{〔1〕}，说不过去。惟病形脉诊篇亦有大者多气少血，涩者多血少气两语，已在叔和之先同一语病，寿颐终不谓然，且所谓涩者多血少气，正与《脉经》相反，学者更将何所适从，岂非古书之不可尽信者乎！

《素·平人氣象论》：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

【正义】呼吸之间，脉得六至，热象著矣。而形势又躁而不静，岂非阳邪太过之征，乃又以尺肤之热与不热以辨病温与病风之不同。盖病温者，必发热，则尺肤无不热者，而风亦阳邪，身不发热，则尺肤不热，一下指而辨别病态，极其简易矣。《素问》此节病风之下，更有脉涩口痺一句，《甲乙经》则无之。寿颐按：此启玄本之衍文，盖脉已呼吸六至，而又加之以躁，名之曰滑可也，安得更有涩之一义？《甲乙经》无此一句是也。《素问》是篇，其下文本有脉滑曰风，脉涩曰痺二句，《甲乙经》亦有之，则以滑涩对待而言，其旨与上文不同，自浅者读之，遂疑上节亦当如是，而妄补此句，初不悟六动而躁之脉，必不能更系之以涩字也。浅人目光之短，固属可嗤，而王氏不知参考，并为作注，望文生义，最足以貽误后学。乃金元以降之医家者言，遂有所谓数而且涩之脉，盖已屡见不鲜，积非成是，皆不悟数涩二义之必不可以并列，斯其陋之尤陋者矣。

又：脉盛滑坚者病在外。

【正义】详脉洪主病本条。

又：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滑今袁刻《太素》作“涩”，颇觉费解，盖传写之误。

又：缓而滑曰热中。

【正义】阳热有余，则脉来滑利，然既形势流利，必不可更谓之缓。缓字盖误。王启玄注谓是纵缓之状，非动之迟缓，曲为之说，而义仍不显，徒觉其诘屈聱牙^{〔2〕}支离牵强而已。

又：尺涩脉滑谓之多汗。

〔1〕 左支右拙 形容顾此失彼的窘状。典故引自《战国策·西周》：“……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本指射箭时左臂撑弓，屈右臂扣弦之法，现为引申意。

〔2〕 诘(jiè 吉)屈(jū 古)聱(āo 熬)牙 诘屈，曲折，引申为不通顺；聱牙，念起来别扭，不上口。形容文句艰涩不平易，读起来不顺口。

【正义】汗是阳热达表，故脉为之滑；而尺肤枯涩，则血液耗伤，故知其汗之已多。

《素·玉机真藏论》：脉弱以滑，是有胃气。

【正义】人以胃气为本，脉来滑利，气机活泼之明征也。此所谓弱，非柔弱萎靡之弱，正以其和缓有神，不失之刚劲太过耳。

《素·通评虚实论》：滑则从，涩则逆。

【正义】脉贵有神，故以滑利为顺，涩滞为逆。

又：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走惛然；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

【考正】脉虚气虚，王注本作脉气上虚，误。宋校正已言之，兹从《甲乙经》订正。

【正义】气虚以在上言，尺虚以在下言，脉虚乃言脉耳。王注云寸虚则脉动无常，以气字训作寸字，大谬。杨注《太素》云：气虚者，膻中气不定也。宋校亦以王注为非，此言其人三者俱虚，而脉犹滑利有神，尚是本实未拔，犹为可治。若脉又枯涩，则阴液已竭，复何所恃。

又：脉满而实何如？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正义】上节以虚证言，此节以实证言。盖病无论虚实，而脉固无不以流动活泼为佳也。启玄注即以逆字解作涩字，非训诂之体。宋校云古文简略，辞多巨文，上言滑而下言逆，举滑则从可知，言逆则涩可见，非谓逆为涩也。寿颐按：后人之论滑脉，多认作坚实有力，刚劲太过，所称各病，每在实热及结滞一边，虽《素问》中亦间有之，如下条所引大奇论，四时刺逆从论，未尝不含有坚劲之意，然滑氏本义，必以柔滑流利为主，若竟认作坚劲结实，其始固仅毫厘之差，然推而广之，终是千里之谬，古人意中滑脉之真，决不如是。细味此节，已是脉满而实，犹曰滑则生，逆则死。是所谓滑者，岂可与坚实之脉，混作一例看耶？然后知滑伯仁《枢要》所举滑脉诸病，殊多误会。

又：肠澼下脓血何如？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曰：肠澼之居，身不热，脉不悬绝如何？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又：癰疾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正义】俱详大脉主病本条。

《素·大奇论》：心脉搏滑急为心疝。

【正义】疝为气结之病，故于脉应之，搏击而滑急，此滑字以刚劲有力为义，非柔滑之滑。

《素·四时刺逆从论》：厥阴滑则病狐疝风，涩则病少腹积气；少阴滑则病肺风疝，涩则病积瘦血；太阴滑则病脾风疝，涩则病积，心腹时满；阳明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太阳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时善癰疾，少阳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正义】此诸滑字，皆有坚结及刚劲之义，与上节同意。涩则凝滞不流，故主病是。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心脉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少腹鸣。肺脉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肝脉滑甚为癰疝；微滑为遗溺。脾脉滑甚为癰痿；微滑为虫毒虺蝎，腹热。肾脉滑甚为癰痿；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不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同）

【考异】癰疝《灵枢》作“癰痿”。寿颐按：癰、痿同字。癰痿《灵枢》作“癰痿”，则涉上脾脉之误。

【正义】此诸滑脉，皆有阳盛及坚劲两义，故为病如此。息贲读为息奔，气急而喘息上奔，即上气之甚者耳。其中亦有不甚可解者，如上下出血，遗溺及虺蝎之蝎字，其义未闻，则

存而不论。

又：滑者阳气盛，微有热。

【正义】脉滑终是气血和调，所以往来流利。此节明言阳气盛而微有热，则所谓阳气者，专指气血之气而言，非谓阳邪太盛，其旨甚明，此为正气滂沛^{〔1〕}，而脉行滑爽，是为无病之佳象，与其他主病之滑，态度亦微有不同，然则叔和所谓滑为多血少气者，究竟自有语病，余详见前。

《太素·十四卷·人迎脉口诊》：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其脉口滑而浮者，病日损；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其脉口滑以沉者，其病日进，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进，在外。（《甲乙·四卷·经脉篇》及《灵枢·五色篇》大同小异）

【正义】详脉浮主病，脉沉主病，脉小主病各条。

《甲乙经·四卷》：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灵·五色篇》同）

【正义】详脉长主病本条。

又五卷：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灵·邪客篇》同）

【正义】详脉洪主病本条。《太素·二十三卷·杂刺篇》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盖亦本此。

又四卷病形脉诊篇：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

【正义】详脉数主病本条。

《伤寒论》：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太阳病下之，脉沉滑者，协热利。

【正义】详脉沉主病本条。

又：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正义】此热入阳明，阳邪甚盛，而脉乃浮滑。盖洪大有力之脉，未有不轻按即得者，故谓之浮，其实以滑大为重，与太阳乍病之脉浮不同。里有寒之“寒”字，必传写之误，注家多有曲为之说者，皆迂远而非事实，《医宗金鉴》订正作“里有热”，快刀斩乱丝，芟^{〔2〕}除无数菖藤，最为显豁。

又：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

【正义】详脉数主病本条。

又少阳篇：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正义】宿食不消，则生内热，故脉滑数，而治法宜下。《金匱》亦谓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金匱》又谓脉紧如转索无常者，宿食也。尤氏《金匱心典》曰：如转索无常者，紧中兼有滑象，不似风寒外感之紧。《脉经·一卷·杂脉法》亦谓脉来滑者为病食。又四卷亦谓浮而滑者宿食。又谓浮滑而疾者，食不消，脾不磨，皆是此意。然此虽宿食未消，亦未坚结太甚，故脉来数疾，或为浮滑。若其积滞日久，坚实不化，则于脉应之，又当沉涩紧实，而必不浮滑数疾。《伤寒论·可下篇》所谓人病有宿食者，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正以积滞不行，脉道亦不流利，此证情有缓急轻重，始传末传之

〔1〕 滂沛 弘富壮盛貌。形容正气旺盛。王充《论衡·自纪》：“德汪秽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

〔2〕 芟(shàn 山) 删除杂草。《诗·周颂·载芟》：“载芟载柞”。毛传：“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不同，而脉必随之以为变迁，言非一端，义各有当，善读古人书者，当不致胶柱鼓瑟，拘执不化。

又可下病脉证篇：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正义】下利虽似虚象，然脉来滑利，则内有热征，此所谓热结旁流之利，非虚寒症，故宜下之以通其结。成聊摄注引《金匱》，谓滑则谷气实，是即少阳篇所谓脉滑宿食之义。寿颐谓滑乃流利之象，宜以数疾，而必不能迟。此条迟而兼滑，终有语病，正与脉数而涩，同一不妥，读者慎不可尽信古书，刻舟求剑。

又可下篇：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气汤。

【正义】此与上条同意，然只言滑而不言迟，于理为长，通因通用，此其是矣。究之仍是热结之不通者耳。若果虚寒之利，脉又何能滑疾耶？

又辨脉法：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阴病见阳脉者生。

【正义】详第一卷阴阳虚实节。

又平脉篇：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

【正义】此滑脉以阳邪太过而言，故为残贼。

又：跌阳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正义】此滑紧之脉，以刚劲太过而言，独见于脾胃之部，是以知其胃实脾强，然是邪实之有余，大失胃气冲和之正，故以把刃作疮为喻，于以知脉贵有神，不得以搏击太过为佳象也。

又辨脉法：脉浮而滑，浮为阳，滑为实，阳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者，此为不治。

【正义】此浮滑亦以阳邪太过言之，更加数疾而发热汗出，是为有阳无阴，故曰不治。然则此节之所谓浮滑者，必有风发水涌，往而不复，及豁然无根之势，是以主病如此，非寻常浮滑之脉，可以一例观者，以此知古人所言脉状虽同用一字，而其实皆有刚柔缓急之殊，读者不可不识此言外之意。脉要精微论所谓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殆与此节所谓浮滑之状，约略相似，正唯刚劲已甚，一往无前，孤阳独行，真阴已竭，所谓无胃气之真脏脉也。（王注今本《素问》作“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讹舛至不可读。兹从《甲乙经》、《脉经》、《太素》诸本订正）

《金匱·妇人杂病篇》：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

【正义】少阴之脉，主在下焦，故少阴脉滑数，当主阴中生疮，此湿热聚于肝肾之经者也。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滑而微浮，病在肺。

【正义】肺位至高，其气在上，故脉当浮，合德于秋，阳中之阴，阳气尚盛，故脉当滑。一本滑作“涩”，则即《难经》所谓浮而短涩之意，亦燥金静肃之义也，此可两通。

又：脉滑者多血少气，脉涩者少血多气。

【正义】脉滑多血，脉涩少血，固是万无可疑者。然谓滑为少气，涩为多气，必说不去。详见第一条正义。

又：沉细滑疾者热。

【正义】此以滑疾为主，故虽沉细而知其有热，乃热之结于里者。详脉沉主病本条。

又：脉盛滑紧者，病在外。

【正义】此以外感言之，邪在于表，其势方张，故紧而且盛且滑，此即仲师本论伤寒脉紧之义。

又：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正义】病来淹久，正气未伤，故脉滑疾；曰浮者，亦病之轻浅而未入于里也。此“疾”字不必作疾速太过看，只与滑利同意。

又：脉浮滑，其人外热风走刺。

【正义】风热外袭，其病在表，故脉必浮；风为阳邪，故脉必滑；既浮且滑，大有流利活泼之态，故知其风热之流走而为刺痛。

又：脉来滑躁者，病有热也。

【正义】滑利躁急，皆阳邪太过之征，是以知其有热。

又二卷寸口三关病候：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关脉滑，胃中有热，滑为热实，以气满，故不欲食，食即吐逆；尺脉滑，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男子溺血。

【正义】脉滑主阳盛，故三关脉滑，主病如是。又第四卷亦曰紧而滑者吐；然特举其一端耳，非谓脉滑之病，仅止于此。其尺滑者为妇人经事不利，盖以热壅血结而言；男子溺血，亦龙火太亢，而血行之失其常度者也。

又四卷辨三部九候脉证：寸口脉滑而迟，不沉不浮，不长不短，为无病，左右同法。

【正义】此即所谓胃气和缓之脉。滑以流利言，迟以和柔言，非至数之果迟也，亦犹和缓之缓，非怠缓之缓，可作一例看，否则既已滑利，势不能与迟滞并作一谈。

又：关上脉滑而小大不匀，是为病方欲进。

【正义】关主中焦，脉滑利，则其气方盛，而反小大不匀，是为中气已失其冲和，故知其病之且将日进。

又：关上脉紧而滑者虬动。

【正义】关主脾胃，紧者气滞不行；滑主有热，虬乃湿热不化而生。胃家积湿生热，气滞不调，虬动宜矣。

又：尺脉滑而疾，为血虚。

【正义】血虚者，阴虚于下也。阴虚则生内热，故尺脉滑疾，有走而不守之势，岂非阴血已虚，不能固摄，而阳浮不守之明征乎？

又：尺脉沉而滑者寸白虫。

【正义】寸白虫，乃虫之蠕动于大肠中者，故于脉应之，尺部沉而且滑，是为下焦湿热不化之明证矣。

又杂病脉：滑为实，为下，为阳气衰。

【正义】滑主有热。所谓实者，盖以实热言之也；为下则不可解，必有脱误。又以为阳气衰者，则仍沿用多血少气之例，抑知脉既流利，岂是阳不足之状态，独不思《甲乙·病形脉诊篇》，固已明言滑为阳气盛微有热乎。

又：滑而浮散者摊缓风。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滑者鬼疟。

【正义】此滑字之义，盖以脉形不定，飘忽无常言之，实是精气消亡，中无所主之态，固

脉家之恶候。古人神道设教，无以名之，遂以属之鬼祟，亦犹乍大乍小，乍长乍短，顷刻变迁之脉，《脉经》亦谓之祟脉，其理固与此节彼此符合者也。

又：短疾而滑，酒病。

【正义】酒客伤脾，中气必馁，故脉为之短；曲孽积湿，必生内热，故脉必短疾而滑。

又：迟而滑者胀。

【正义】迟为气滞，滑为内实，故当为胀。然滑以流利为义，不当兼迟，惟自叔和以后，言脉象者，恒有以迟滑及数涩二字，连属成文，寿颐不敏，终以为不妥。

又：滑疾胃中有热。 又：滑数心中结，热盛。

【正义】滑疾皆主内热。

又：缓而滑曰热中。

【正义】滑主内热；缓者，热伤气而怠缓不前也，尚与前条迟字微有区别，似犹可说。

又：沉而滑者，为下重，亦为背脊痛。

【正义】便脓血者，大都皆里急后重，本是湿热蕴于下焦之病，故脉必沉；证属里热，故脉当滑；背脊属肾，固亦同是下焦为病耳。

又：浮滑疾紧者，以合百病，久自愈。

【正义】浮滑乃病未深入于里之征，故百病得之，可为自愈之兆。疾之与紧，盖亦以来去流利言之。脉既滑爽，正气未馁，病自有可愈之机，此止就一面着想，若以疾紧二字本义思之，则必有不可一例论者，终觉大有语病。

又六卷脾足太阴经病证篇：寸口脉弦而滑，弦则为痛，滑则为实，痛即为急，实即为踊，痛踊相搏，即胸胁抢急。

【正义】脉弦且滑，凝固有力，实结在里，故知其为痛为实，所谓急者踊者，亦以状其指下搏击之势耳。苟非气滞不宣，何以脉之偏于刚劲若是？胸胁抢急，因肝络不疏，气机郁结之为患也。

滑氏《诊家枢要》：滑为血实气壅之候。盖气不胜于血^{〔1〕}也，为呕吐，为痰逆，为宿食，为经闭。上为吐逆，下为气结。滑数为结热。左寸滑，心热。滑而实大，心惊舌强。关滑肝热，头目为患。尺滑，小便淋涩，尿赤，茎中痛。右寸滑，痰饮呕逆。滑而实，肺热，毛发焦，隔壅，咽干，头^{〔2〕}晕目昏，涕唾粘。关滑，脾热，口臭，及宿食不化，吐逆。滑实，胃热。尺滑，因相火炎而引饮多，脐冷腹鸣，或时下利，妇人主血实气壅，月事不通，若和滑，为孕。

【正义】滑以往来流利为义，指下有神，古人虽有主热主痛主食数条，乃以有力太过者言之。若但见和滑，不甚搏指，必不可概以为闭塞结实之候。玉机真藏论脉弱以滑，是有胃气一节，胡可数典忘祖。伯仁此条，皆主热甚及结实一边讲，未免偏见，大失和滑之本旨，盖误于血多气少一语，遂专就气滞着想，乃致所说多不可训，且开口即说血实气壅，气不胜血，尤其根本之误。

《濒湖脉学·滑脉主病诗》：滑脉为阳元气衰，痰生百病食生灾。上为吐逆下蓄血，女脉调时定有胎。 又：寸滑膈痰生呕吐，吞酸舌强或咳嗽。当关宿食肝脾热，渴痢癰淋看尺部。 又曰：滑主痰饮，浮滑风痰，沉滑食痰，滑数痰火，滑短宿食。

〔1〕 气不胜于血 《诊家枢要》作“血不胜于气。”

〔2〕 头 原作“痰”，据《诊家枢要》改。

【正义】李氏“元气衰”三字，亦为《脉经》多血少气所误，而与“滑脉为阳”四字联为一句，更是大奇，即所称诸病，瑕瑜参半，亦与伯仁同出一辙。

李士材《诊家正眼·滑脉主病》：滑脉为阳，多主痰液。寸滑咳嗽，胸满吐逆。关滑胃热，壅气伤食。尺滑病淋，或为痢积，男子溺血，妇人经郁。

【正义】此条亦多语病，而“痰液”二字相连，尤其不成文字。

《景岳·脉神》：滑为痰逆，为实滞，为呕吐，为满闷。滑大滑数为内热。上为心肺头目咽喉之热，下为小肠膀胱二便之热。妇人脉滑数而经断者，为有孕。若平人脉滑而和缓，此自营卫充实之佳兆。若过于滑大，则为邪热之病。又凡病虚损者，多有弦滑之脉，此阴虚然也。泻痢者亦多弦滑之脉，此脾肾受伤也，不得通以火论。

【正义】景岳此节，语多中肯，所谓虚损泄痢而脉弦滑，皆是阴液大耗，脉不和柔之坏象，若更刚劲太过即真脏脉见矣。

石顽《三昧》：昔人以滑大无力，为内伤元气，曷知滑脉虽有浮沉之分，却无无力之象，盖血由气生，若果气虚，则鼓动之力先微，脉何由而滑耶？惟是气虚不能统摄阴火，而血热脉滑者有之。尝考诸《内经》，有脉滑曰病风，缓而滑曰热中，脉浮而滑曰新病，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弱以滑是有胃气。滑者阴气有余也，则知滑脉之病，无虚寒之理。他如伤寒温热时行等病，总以浮滑而濡者为可治。故先师论脉，首言大浮数动滑为阳，而杂病以人迎浮滑为风痰，缓滑为中风，气口缓滑为中热，滑数者为宿食，尺中弦滑为下焦蓄血。又呕吐而寸口迟滑为胸中实，下利而关上迟滑为下未尽，厥逆而脉滑为里有实。详此则滑脉之主病可知。平人肢体丰盛，而按之绵软，六脉软滑，此痰湿渐渍于中，而终日劳役，不知倦怠，若安息则重着痠疼矣。夫脉之滑而不甚有力者，皆浮滑缓滑濡滑微滑之类，终非无力之比。滑为血实气壅之脉，悉属有余。妇人身有病而脉和滑者为孕；临产脉滑疾者曰离经。若滑而急强，擘之如弹石，谓之肾绝。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为大肠气予不足，以其绝无和缓之胃气也，故经曰予之短期。

【正义】滑非气虚一层，所见甚是，然又自谓气虚不能统摄阴火，又谓滑为血实气壅之脉，则皆走入魔道，试问与上文如何贯注得下？自矛盾，此之谓矣。

丹波玄简《脉学辑要》：《伤寒论》以滑为热实之脉，曰脉反滑，当有所去，下之乃愈；曰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曰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曰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曰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此皆为阳盛热实之候，然虚家有反见滑脉者，乃是元气外泄之候，学者不可不细心体认。

【正义】脉滑非独流动不滞，抑必含有强盛态度，其主病多为阳盛热实，宜也。丹波此节，说滑字最得真相，引仲景本论，亦皆允当。至谓虚证脉滑，元气外泄，尤为一语破的，要言不烦。

郭元峰《脉如》：滑脉为阳中之阴，往来流利，如珠走盘，若滑而匀平，乃得胃气之脉也，故经云：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又云：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按之指下鼓击，有力有神，如珠圆活，替替不绝，男得此无病，女得此有胎，乃真滑脉也。若病则属痰饮，浮滑风痰，沉滑食痰。寸滑呕吐，关滑蓄血，尺滑癰淋遗泄。滑大滑数为内热，上为心肺头目咽喉之热，下为小肠膀胱二便之热，亦脉证相应之征也。而特而如滑之脉，骤诊亦似平和，不大不小，不见歇止，不见克胜，息数如常，只觉平动不鼓，牒之而去，稍按即无，此为元气已脱，仅存余气，留连脏腑经络之间，未尽断耳。先于死期旬日内，便见此脉，乃绝脉也，虽卢扁亦难复起。每见

医者,尚于此际,执以为痰,化气消痞,攻剂任投,只速其死耳。至于虚损多弦滑之脉,阴虚而然也;泻利多弦滑之脉,脾肾津液受伤也,此又不得通以火论矣。

【正义】脉之滑者,惟以流利有神取义,总是阳胜之确征。《千金翼》明言滑为阳脉,洵是定评,而郭氏于此乃偏谓为阳中之阴,颇不可解。盖拘泥古人多血少气一说,以为气既少矣,当是阳之不及,遂有此似是实非之谬,此为古人所累者也。而“鼓击有力”四字,言之亦嫌太过,甚非滑字之真相。其余多是昔人成言,得失参见,未尽精审,寿颐已于前数条备论之。中段如滑一节,则平动不鼓,稍按即无云云,本是大坏之候,何以反谓之如滑,殊属非是;且牒之而去一句,更不知其意何若?此形容之大不妥者。又以元气已脱,仅存余气两句相联,亦复不成文字。

第十五节 脉涩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涩则心痛。

【正义】启玄注曰:涩者往来时不利而蹇涩。寿颐按:脉乃血液,发源心房,而周流不息,如其涩滞偃蹇^{〔1〕},则血液不足,心房无鼓动之力矣。病本于心,故当为心痛,此旧说之最合于生理学者。

又:涩者阳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

【正义】阳气以阳邪言,阳邪太过,则灼烁阴液,而脉为之涩,其理极明,非少血多气,多血少气之谓,故继之曰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是其灼热已甚,津液不行之意,尤为彰明较著。余详滑脉主病第一节。

又平人氣象论:脉小弱以涩,滑之久病。

【正义】详脉小主病本条。

又:脉涩曰痺。

【正义】痺为风寒湿三气痺着之邪,久留不去,为痛,为牵引,为顽木不仁,无非脉络受邪,血行蹇涩,而脉来不利,亦固其所。《甲乙经·针道外揣纵舍论》亦曰大以涩者为痛痺。(《灵枢·邪客篇》同)《脉经》四卷亦曰涩而紧痺病。

又:尺脉缓涩,谓之解体,安卧。

【正义】王注谓寒不寒,热不热,弱不弱,壮不壮,佇^{〔2〕}不可名,谓之解体。所说病状,不甚可解,而于“解体”二字之义,毫不相涉,甚非诂训之例。且体字为字书所无,是以更不可晓。近人莫枚士著有《研经言》四卷,谓解读为懈,体当作亦,古亦字通于射,而射有厌义,《诗》:矧可射思。射字作厌息之意,则所谓解亦者,其人懈怠而厌倦于事也。诠释字义,申明通假,最是解经上乘,小学正宗。然则王注云云,于病态未尝不是,盖亦有所受之,古之医学,专家授受,自有师承,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者,大都如此。然王氏所谓弱不弱壮不壮者,得毋鄙俚可笑?是症似病非病,莫名所苦,颇与《金匱》之所谓百合病者相近。似寒无寒,似热无热,终是气血两衰,精神萎顿,索索无兴,岂非所谓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者,则

〔1〕 偃蹇 困顿。《聊斋志异·三生》:“后婿中岁偃蹇,苦不得售。”此处形容血流受阻而涩滞不行。

〔2〕 佇(zhù 贮) 久也。《尔雅·释诂》:“佇,久也。”

脉之缓涩无神，不亦宜乎？杨注《太素》以“解体安卧”四字为句，则懈怠厌倦之状，尤为明白，古人见解，大抵相同，益可知隋唐时代，相承师说，本是如此，莫枚士所解，确乎不可复易。然则王启玄注本以“安卧”二字属下句读者，亦甚不妥，是以寿颐恒谓启玄学识，远在杨上善之下，非苟论也。

又：病在外，脉涩坚者难治。

【正义】病尚在外，则里未受病，而脉反涩坚，是既不流利，又不和柔，已有外强中干之势，是以难治。玉机真藏论又曰病在外，脉不实坚者难治。则谓病犹在外，而脉已中虚，是为病在支叶，而本实先拔，义各有当，言非一端，固不害其彼此之两异。况此曰涩坚，则有枯涩无神之象；彼曰不实，则有中空无物之虞，即以字义句法言之，固亦显然有别者耶。

又通评虚实论：滑则从，涩则逆。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愆然；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脉满而实何如？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正义】俱详脉滑主病条中。

又：肠澼下脓血何如？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如何？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素·太奇论》：其脉小沉涩，为肠澼。

【正义】肠澼者，言肠有辟积，滞而不行，故脉为之小而沉涩。王启玄注本，此句其字，乃承上句心肝澼亦下血而来，说者必谓此之肠澼，即是心肝二脏之积滞，惟颐窃谓脏者藏而不泻，如谓心肝辟积而为下血，似属难通，或者此二脏中之络脉，有所积滞，则尚可言，然不如途以肠中积滞，质直解之，尤为爽心豁目。

《素·调经论》：阴盛生内寒，奈何？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留则血凝泣，凝泣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正义】脉盛大且大，浅者见之，方且以为阳症阳脉，然惟其寒积不泻，血凝而脉不通，则积寒成实，脉盛而大亦固其所，况更有脉涩之可征乎？此节论内寒，其吃重处，固在于脉之涩，然寿颐则谓盛大二者之脉，皆主郁结实滞，则亦未始非寒实之明征也。凝泣之泣，说者皆读为涩，是也。然参考古书，泣、涩二字，未见有通假者，盖即涩字之讹，汉人作隶，膏每作“膏”，脱去其回，即近于立矣。

《素·四时刺逆从论》：厥阴涩，则病少腹积气。少阴涩，则病积，洩血。太阴涩，则病积，心腹时满。阳明涩，则病积，时善惊。太阳涩，则病积，时善巅疾。少阳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正义】脉涩为气凝血滞之征，故六经脉涩，皆主有积。其阳明之善惊，太阳之巅疾，少阳之目痛，皆以血气凝滞，升多降少而言，不当以经脉所过作解。王启玄必以经脉附会，则阳明善惊，又将何以说之。

《素·至真要大论》：阳明之至，短而涩。

【正义】此节之三阴三阳，本以时令之阴阳太少而言，则阳明之至，当从平人气象论及《难经·七难》作“浮大而短”方合。今本作短而涩者，盖浅人以为阳明燥金，而妄引肺脉之短涩以改之也。要之阳明当王之时，在第二甲子，脉必不当短涩。说详第一卷时令脉象各条。

《甲乙经·十一卷》：有病胃脘痛者，诊当何如？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涩，沉涩者气逆。

【正义】胃脘生痛，乃脘中气血凝结不通之候，故胃脉必当沉而且涩，是为气壅血结之明征。《素问·病能论》涩作“细”，似不如涩字之确当。《甲乙》作“涩”，或是古本之旧，宋校《素问》亦言之，则宋人所见亦是涩字，兹从《甲乙》。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心脉涩甚为痞；微涩为血溢，维厥，耳鸣，巅疾。肺脉涩甚为呕血；微涩为鼠痿，在颈支腋之间。肝脉涩甚为溢饮；微涩为痙痙挛筋。脾脉涩甚为肠癰；微涩为内癰，多下脓血。肾脉涩甚为大痙；微涩为不月沉痔。（《灵·邪气脏腑病形》大同小异）

【正义】脉之涩滞，所应皆气血壅塞为病，此节所叙各症，虽间有不可解者，然大旨约略可见，若必字字求其确凿可信，则古人不作，难言之矣。

《伤寒论》：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正义】涩主气血之壅滞，弦亦主郁结而不通，阳涩为表有所滞，阴弦为里有所结，故知其腹中当有急痛。且涩之与弦，皆是阴脉，故宜敷布阳和，以通阴疆之郁结。小建中汤，虽以建立中州阳气为主，而桂枝轻扬，未尝不兼以达表，洵是安内攘外，一举两得之妙用。前贤为仲景书作注者，无不以“建中”二字之故，辄谓桂枝汤一倍芍药，再加胶饴，则专温中，而不达表，一似忘乎桂枝汤之本色者。独不思本条冠以“伤寒”二字，固仍为太阳病而言，非专治杂病之腹痛，抑且阳脉涩之谓何？若无表证，阳部之脉，胡为涩滞？假令此腹中之急痛，果专属里，寒而无表症，小建中固专主温中，则既有是证而投是药，药病针对，又何为而不差？顾仲师乃又立一建中之后，复主小柴之法，一似胸中本无成竹，姑设此两方，试探以异弋获^{〔1〕}者，仲师又何以若是之陋？盖此症既阴阳两部，俱见阴脉，则表里皆有阴邪，凡既有表复有里者，治必以里证为急，故先用小建中以安其里。试细味本文有一“先”字，已明言此方只能治得一半，其所以不差者，正以阳脉涩滞，表之阳气，遏抑已甚，尚非一剂建中，可以遽收全绩，则必以小柴胡升举清阳，始可驱此半在表半在里之阴邪，而收扫穴犁庭^{〔2〕}之绩。诚以此是伤寒之邪，由表而渐欲传里之时，必得柴胡春升之气，而表里赖以两解。本节以“伤寒”两字冠首，原非闲文，读者胡可忽略不讲。若果中寒腹痛，亦安有小柴胡治腹痛之法耶？

又：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

【正义】此伤寒在表，而兼寒湿之症治，故非桂枝汤所能独任。其脉涩者，即是寒湿在表之征，“涩”字最当注意。余详脉浮主治本条。

又：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1〕 以异弋获 弋获，射而得禽。《诗·大雅·桑柔》：“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指用不同的方法取得疗效。

〔2〕 扫穴犁庭 穴，土室，居处；庭，庭院。扫荡其居处，犁平其庭院。比喻彻底摧毁对方。又作“犁庭扫闾”。《清·宋论·高宗》：“即不能犁庭扫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蔽月削，以迁于亡哉”。

【正义】既吐若下，中气已伤，津液已耗，而热犹不解，所以胃肠干燥，不大便五六日以至十余者；日晡时潮热，且不恶寒，阳明热盛，具有确证；独语如见鬼状，是其阴液受灼，神志模糊，已为坏症；尤其剧者，则非仅独语，必循衣摸床，筋脉动惕，微喘直视，斯为阴液耗竭，危状毕臻，病势至此，生死已不可必^{〔1〕}，则必以脉证之，弦犹有余，尚属实象，故犹可生，涩则无神，已呈败状，安得不死？然所谓可生者，亦非不药有喜，必也大剂清养，保此一线生机，冀得援登彼岸。此则仲师言外之旨，后学亦当想像得之，勿仅知阳明燥热，大便不行，而径投承气以速之绝。惟脉涩者中无所有，即使仲景复生，亦无以挽回造化耳。若其病势尚未至剧，但有发热谵语，犹无循衣摸床，动惕直视诸恶候，则阴犹未绝，脉必不涩，犹可援急下之列，以存此垂绝之阴。惟在既吐若下之候，即使可用承气者，亦必得当而止，大便利者，即止后服，仲师立法，何其缜密至此。

又：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矢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矢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正义】此本阳明热结于里，当用承气之证，然必以脉为断。滑而疾者，阴液未耗，自当急下；若授是汤而未得大便，脉反变涩，则中气之虚已可概见。此条脉涩，与上条同。然彼为必死，此只难治。以上条在既吐若下之后，里已大伤；而此无吐下明文，则犹非坏病。然正以其未经吐下，而脉亦微且涩，可知其人本是里虚，此其所以亦为难治也。伤寒本是实证，而竟得微涩之脉，脉证相反，宁不可危？

又少阴篇：少阴病，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正义】少阴病亦有里实证，仲师本有急下之例，然若尺脉弱涩，则真阴大虚，何可浪投下剂？此亦具有下证而不可下者。正与上两条同意。

又：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正义】少阴病本是有阴无阳，脉微且涩，又皆无阳之征。呕者，胃阳之衰也。汗出者，表阳虚也。既曰下利，而又言更衣反少，则虽自下利，而所下不多，故先温其上，盖即温养胃气，以培中土生生之本耳。

又厥阴篇：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

【正义】厥阴下利，本多虚寒之泄利，然果属寒泄，脉不当浮数，故曰反。成聊摄注：所谓下利者，脉当沉而迟，反浮数者，里有热也。寿颐谓下利而尺脉涩者，本亦可谓下焦虚寒，液伤血耗之候，乃与寸部之浮数同见，则内热可征，而涩乃其血滞不行之明证矣。故知其必清脓血，此即后泄之所谓滞下，而今俗之所谓血痢也。清读为圉，厕也。

又五卷：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正义】趺阳胃经所过之脉，浮为阳，故曰胃气强；涩则有气血凝滞之征，里热而滞，大便之难可知；约者束也，言受其约束而不行也。此与前潮热谵语二条，同是脉涩，而此独可与大黄枳朴者，彼在阳明热盛之时，阴液已伤，而此非热盛伤津，所以有别。然不与承气而与麻仁丸者，亦以脾约之便难，非一朝一夕之故，则不必急下荡涤，而丸以缓治可耳。

又可下脉证：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

〔1〕 必 定也；审也。《字彙》：“必，定辞也。”《正字通》：“必，审也。”

涩，故知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金匱·宿食病篇》同。

【正义】此条浮大而涩之脉，与上条同，大便不行，故宜承气。然尺脉涩者，最多血虚之候，此必别有证状可据，而后可下，非仅凭脉而不问证，即可率尔操觚^{〔1〕}者也。

辨脉法：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阳病见阴脉者死。

【正义】详第一卷阴阳虚实节。

又：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为残贼。

【正义】涩脉滞而不流，终是气血之不逮，故曰残贼，犹言足以为人之害耳。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脉微而涩，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复大下之，其人亡血。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

【正义】过汗伤阳，故脉微；过下伤阴，故脉涩。详脉微主病本条。

平脉法：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

【正义】趺阳胃脉，伏而且涩，胃中津液枯矣。故食入而不能化，此之关格，即《金匱》之所谓胃反，后世之所谓噎膈也。

又：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足。

【正义】微以轻得之，故知卫外之气不行；涩以重按得之，故知荣中之血不足。

又：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

【正义】说详脉浮主病本条。

《金匱要略·血痺虚劳病证篇》：血痺之病，以脉自微，涩在寸口。

【正义】详脉微主病本条。

又：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正义】浮则无根，弱则无神，涩则无血，故为病如此。

又呕吐脉证篇：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正义】此即平脉篇之关格。浮为中气无主，涩乃脾阴枯涸，谷食不化，则不得下，仍自泛溢而出。尤在泾谓土德本缓，而脉反紧，则肝有余，土气本和，而脉反涩，则血不足，脏真不足，而贼邪有余，故曰难治。《脉经·四卷》又曰小弱而涩胃反，则脾胃阴阳两急而谷不化也。

又疮痍脉证篇：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出云何？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正义】详脉微主病本条。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来涩者，为病寒湿。

【正义】寒湿阴邪，故脉道不利而蹇涩。经言涩为中雾露，盖脉道为阴寒所凝也。

又：脉涩者少血多气。

【正义】详脉滑主病第一条。

又二卷·三关病候：寸口脉涩，是胃气不足。关脉涩，血气逆冷；脉涩为血虚，以中焦

〔1〕 率尔操觚(gū 孤) 轻率贸然地作文章。率尔，贸然，轻率貌；操，拿。觚通“觚”，古代写字用木简。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有微热。尺脉涩，足胫冷，小便赤。

【正义】寸主上脘，故曰胃不足。关主中焦，故曰血虚。尺涩则下焦阳衰，故曰胫冷；其又主小便赤者，则津液不充，而洩乃短赤也。

又四卷三部九候论：关上脉，涩而坚，大而实，按之不减有力，为中焦实，有伏结在脾肺气塞，实热在胃中。

【正义】脉涩有凝滞不流之态，故亦主结气实热。明万历时袁氏刻本有校语，谓涩脉与有力相反，今并言者，浮之涩大，按之坚石，故言有力。寿颐窃谓袁说未允。涩者指下之涩滞，以气势言，不在乎应指之有力无力。若气滞血凝，或有实积而脉涩者，何尝不应指有力乎？

又：尺脉涩，下血下利多汗。

【正义】尺主下焦，涩为津伤血耗，故主下血下利。若汗多者，固亦伤液，脉之为涩，亦宜，然不当独涩以尺，汗岂下焦所主？是盖误解《素问》“尺涩脉滑，谓之多汗”二句，而附会为之，恐非叔和手笔，及《脉经》此节校语，竟引尺涩脉滑二句为证，尤其一盲群盲矣。《素》之所谓尺涩者，以尺肤言，不以脉言，否则涩与滑二字连类成文，尚复成何文理耶？

又杂病脉：涩则少血。

【正义】此只言少血，不曰多气，则是至理名言，确乎不可复易。

又：迟而涩，中寒有癥结。

【正义】既迟而又蹇涩不前，气滞血凝，确乎有据，故主中寒癥结。

滑伯仁《诊家枢要》：涩为少血，为无汗，为血痺痛，为伤精，女人有孕为胎痛，为孕，为败血病。左寸涩，心神虚耗不安，及冷气心痛。关涩，肝虚血散，肋胀胁满，身痛。尺涩，男子伤精及疝，女人月事虚败，若有孕，主胎漏不安。右寸涩，脾弱不食，胃冷而呕。尺涩，大便涩，津液不足，小腹寒，足胫逆冷。

【正义】涩主无汗，盖言津液已耗，而不能作汗，然义亦太晦，殊有语病，且无汗不可以为病名。右寸当作右关，脾胃为病，当诊于关，不诊于寸，平脉法之关格，《金匱》之胃反，皆言趺阳脉涩，亦未必不诊于右关也。

《濒湖脉学·主病诗》：涩缘血少或伤精，反胃亡阳汗雨淋。寒湿入营为血痺，女人非孕即无经。寸涩心虚痛对胸，胃虚肋胀察关中。尺为精血俱伤候，肠结洩淋或下红。

士材《正眼》：涩为血少，亦主精伤。寸涩心痛，或为怔忡。关涩阴虚，因而中热，右关土虚，左关肋胀。尺涩遗淋，血利可决，孕为胎病，无孕血竭。

又：不问男妇，凡尺中沉涩者，必艰生嗣，正血少精伤之证也。如怀子而得涩脉，则血不足以养胎；如无孕，而得涩脉，将有阴衰髓竭之忧。大抵一切世间之物，濡润则必滑，枯槁则必涩，故滑为痰饮，涩主阴衰，理有固然，无足疑者。

《景岳·脉神》：涩为阴脉，为血气俱虚之候，为少气，为忧烦，为痺痛，为拘挛，为麻木，为无汗，为脾寒少食，为胃寒多呕，为二便违和，为四肢厥冷，男子为伤精，女子为失血，为不孕，为经脉不调。凡脉见涩滞者，多由七情不遂，营卫耗伤，血无以充，气无以畅，其在上则有上焦之不舒，在下则有下焦之不运，在表则有精神之短少。凡此总属阳虚，诸家言气多血少，岂以脉之不利，犹有气多者乎？

【正义】涩脉多气少血，自来言脉者，无一不如涂涂附，惟景岳独以为不然，可谓先得吾心。惟“阳虚”二字则大谬，津伤血耗，明是阴虚，景岳盖误以涩脉属阴，而有此说，然景岳之

意,自有“温补”二字,隐隐在不言之中,此公医理,未尝不自有见地,有明一代,确可称为作者,学识远在薛立斋之上,独沉溺于温补一偏,致遭后人物议,是其毕生之大误,寿颐窃为惜之。

石顽《三昧》:涩脉由于津亏血少,不能濡润经络,所以涩涩不调。故经有脉涩曰痺,寸口诸涩亡血,涩则心痛。尺热脉涩为解体,种种皆阴血消亡,阳气有余,而为身热无汗之病。亦有痰食胶固,脉道阻滞,而见涩数模糊者,阴受水谷之害也。《金匱》云: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知有宿食。有发热头痛,而见浮涩数盛者,阳中雾露之气也。雾伤皮肤,湿流关节,总皆脉涩,但见浮数沉细之不同也。有伤寒阳明腑实,不大便而脉涩;湿病大热而脉涩;吐下微喘而脉涩;水肿腹大而脉涩,消瘴大渴而脉涩;痰证喘满而脉涩;病在外而脉涩;妇人怀孕而脉涩;皆证脉相反之候。间有因胎病而脉涩者,然在二三月时有之,若四月胎息成形之后,必无虚涩之理。平人无故脉涩,为贫窘之兆;尺中蹇涩,则艰于嗣。《金匱》云:男子脉浮弱而涩,则无子,精气清冷。其有脉塞而鼓如省客,左右旁至如交漆,按之不得如赭土,皆乖戾不和,殊异寻常之脉,故《素问》列之大奇。

【正义】“涩数”二字,连属为文,终是不妥。又末段引经文三句,皆非涩脉,且经文本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或有讹误,殊未可知,而乃强作解事,自欺欺人,适足以形其头脑之冬烘耳,亦何苦耶!

周正偏《医圣阶梯》:滑为气有余,涩为气独滞。

丹波玄简《脉学辑要》:涩脉不仅痰食胶固,又的七情郁结,及疝瘕癖气,滞碍隧道而脉涩者,宜甄别脉力之有无,以定其虚实。

【正义】所谓虚者,即津亏血少之涩脉。

吴又可《温疫论》:张岷源之室年六旬,得滞下,后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常歇止,诸医以为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药。延予诊视,其脉参伍不调,或二动一止,或三动一止,而复来,此涩结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脓血,六脉结涩,固非所能任。询其饮食不减,形色不变,声音烈烈,言语如常,非危证也。遂用芍药汤加大黄三钱,大下纯脓成块者两碗许,自觉舒快,脉气渐续,而利亦止。数年后又得伤风咳嗽,痰涎涌甚,诊之,又得前脉,与杏桔汤一剂,嗽止脉即调,乃知此姬凡病善变此脉。大凡治病,务决形色,脉证相参,庶不失误,乃可定其吉凶。

【正义】此是歇止无定之脉,实是结脉,而又可乃以“涩结”二字,联属言之,盖涩之甚者,其势自必至此,此叔和《脉经》,所以谓涩脉为或一止复来者也。吴氏此案,两次为病,皆属窒塞太过,其脉涩甚而竟至歇止,固其所宜,但后之学者,若拘泥此案,而必以时有歇止者,始谓之涩,则亦非涩字之正旨。是以刘松峰《瘟疫论类编》,谓涩脉不过不流利,非有歇止,吴氏此说欠妥;又谓如此说来,是结脉近于代脉之象,岂可以涩脉当之?涩脉原无歇止,与滑字相对云云。寿颐谓松峰此条,据涩字本义,侃侃而谈,说亦未可厚非,盖惟恐不善读吴又可书者,必以歇止谓之涩脉,亦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乃日本人丹波氏之《脉学辑要》,又谓松峰不读《脉经》,故曰涩脉无歇止,则又以《脉经》之言,解得太呆,岂独非叔和之意,且亦非吴又可之真旨矣。

郭元峰《脉如》:涩脉主伤精亡血之病,为血痺,为寒湿入营,为心痛,为胁痛,为解体,为反胃,为亡阳,为肠结,为忧烦,为拘挛,为麻木,为无汗,为脾寒食少,为二便不调,为四肢厥冷,男子伤精,女子失血,又为不月,为胎病,为瘦淋,亦为气滞。经曰:脉弱以涩,是谓

久病。然亦有不同者，或人禀赋经脉不利，或七情伤怀莫解，或过服补剂，以致血气壅滞；或饮食过度，不即运化，或痰多而见独涩，或久坐久卧，体拘不运，此又非主于伤精亡血之病也。至于虚劳细数而涩，或兼结代，死期可卜，凡诊此脉，须察病机，庶无谬治。《脉法》云：涩为血少，亦主伤精。寸涩心痛，或为怔忡。关涩阴虚，因而中热。右关土虚，左关胁胀。尺涩遗淋，血利可决，孕为胎病，无孕血竭。

【正义】此节说到过服补药，阻塞气机者，其脉为涩一层，虽似新奇，要亦不诡于正。

第六卷

第四章 诸脉主病之三

第十六节 脉缓主病 脉静附见

寿颐按：脉缓有和缓怠缓之分。和缓者，为胃气冲和，不论浮沉迟数，长短大小诸脉，皆当有气度雍容，优游^{〔1〕}不迫之态，是为平和无病之佳象（详见胃神根）。惟怠缓弛缓，则懈而不前，方为病脉。兹篇诸脉主病，皆以病言，则必怠缓之脉，始入于录，而和缓不与焉。又《内经》及仲景本论，皆有脉静一说，虽后世之人，言二十八种脉象者，无此一条，然其源甚古，不可数典忘祖^{〔2〕}。寻绎静字本义，当与动字相为对待，惟动脉之义，则取象于如珠替替，别有一说，与动静之动，微有不同。而脉之静者，则以形势镇静取义，当与躁字相为对待，则躁有疾急刚暴之态，自类于数，已附入数脉条中，而静有宁戢安潜之状，乃类于缓，故以古书静脉诸条，附见此缓脉条中，或尚不悖于分别部居，不相杂厕^{〔3〕}之理欤！

《素·平人氣象论》：缓而滑曰热中。

【正义】见脉滑主病本条。

又：尺脉缓涩，谓之解体，安卧。

【正义】见脉涩主病本条。

《甲乙·四卷·病形脉诊篇》：心脉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有时唾血。肺脉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痹偏风，头以下汗出不止。肝脉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瘕瘕。脾脉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肾脉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咽还出。（《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大同小异。《太素·十五卷·五脏脉诊篇》偏风作“漏风”，善呕作“善欧”。）

【正义】《甲乙》此节所述脉状，以合诸证，本多不甚明了，未尽可解，而尤以脉缓数段，尤其晦涩，更难索解，若必勉强附会而敷衍说之，终是自欺欺人，寿颐必不敢蹈此陋习，姑且存而不论。二“洞”字下，今本《甲乙经》皆有“泄”字，《太素》及《灵枢》皆无之。寿颐按：此以食不能化，下咽还出者，名之为洞，则洞乃呕吐之病，非泄泻也。《甲乙·二卷·经脉根结篇》亦曰仓廩无所输，膈洞，正与此同（《灵·根结篇》同），则《甲乙经》二“泄”字为衍文，盖因本节下文有小甚为洞泄，而浅人妄增者也。《太素》、《灵枢》无“泄”字者，是兹据以订正。

〔1〕 优游 悠闲自得的样子。苏轼《喜雨亭记》：“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乎！”此处形容脉来从容不迫之态。

〔2〕 数典忘祖 比喻忘记了事物的本源。典故引自《左传·昭公十五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3〕 杂厕 混杂。《论衡·齐世》：“善恶杂厕，何事无有？”

又：缓者多热。

【正义】此热盛气耗，而脉乃为之怠缓不前，所谓壮火食气者是矣。然以见证参之，更必有据，非仅以脉之怠缓为断可知。

《素·阴阳别论》：所谓阴阳者，静者为阴，动者为阳。

【正义】此以脉来之气势分阴阳也，静是安静而不躁急，动是流利而不涩滞。为阴为阳，其义最易辨识，此静字有和缓安舒之态度，动字非厥厥动摇之动脉也。

《素·平人气象论》：风热而脉静，难治。

【正义】风为阳邪，热为阳证，于脉应之，浮躁粗大，是其宜也，而反静者，脉证不合，变幻必多，故曰难治。所谓静者，不仅以至数之迟缓言，其脉形必兼细小，其气势亦必软弱，故古人以与盛躁相为对待，是静字之正义也。玉机真脏论风热作“病热”。《太素·十四卷·四时脉诊篇》作“病热脉清静”。寿颐按：清者，寒也。病有寒热，尺肤有寒热，而脉则可以察病机之寒热，非脉之本体，亦可随之而见为寒见为热也。今《太素》乃曰脉清，古人论脉者未有此例，《太素》此“清”字当是衍文。杨氏注：乃谓热病脉须热而躁，今反寒而静。则说得脉之本体为寒为热，大有语病，此望文生义，不可为训。《甲乙·四卷·经脉篇》亦言热病脉静为一逆。（《灵·五禁篇》同）。《甲乙·七卷·伤寒热病篇》又曰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之，有死征也。（《灵·热病》同）其义皆与此同。

《素·脉要精微论》：诸细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

【正义】脉细且沉病在阴分谓为骨痛，于理尚合，然又谓静者在足，则必不可解。启玄注乃谓细沉而躁，则病生于手阴脉之中，静者病生于足阴脉之中，强作解事，其理安在？古医经中，似此者颇多，皆当以传写失真视之，止可存而不论。苟欲妄加注释，终是附会穿凿，胡可为训。

《甲乙经·七卷·伤寒热病篇》：热病三日，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灵·热病》同）

【正义】气口主里，病尚在表，未传于里，气口脉静，里未受病之征。详见脉数主病本条。

又：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者，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其脉躁盛，得汗而脉静者，生。

（《太素·二十五卷·热病说篇》、《灵·热病篇》皆同而微有异字）

【正义】热病得汗，其热当解，即其脉宜静而不复躁盛，若仍见躁盛之脉，是所谓热不为汗衰者，阳邪益炽，阴液不保，其凶可知。其热盛脉躁而汗不可得，则阴液已耗，阳热日亢，故亦为死征。但阴脉之阴字不可解，躁盛之脉，安有为阴之理？杨注《太素》乃曰阴极无阴，尤不可通。盖阴极当作阳极，或为传写之误，然果是阳极无阴，则仍是阳脉矣。而《经》文且以阴极阳极，相为对待，断不可晓。

《伤寒论》：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正义】太阳之病，本是皮毛乍感，非大病也，而中风尤比伤寒为轻，亦犹今时之所谓伤风，故仲景所言中风之证，一则曰发热汗出恶风，再则曰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而所言中风之脉，一则曰脉缓，再则曰阳浮阴弱，诚以感邪止在表分，则阳分之脉，虽偏见为浮，而邪未入里，故阴分之脉，犹弱而不旺，且所感尚轻，则虽浮并不躁疾紧，故曰中风脉缓，正以别于伤寒之脉紧，所以主治之剂，不过调和荣卫之桂枝汤，亦是轻淡和平之药，并无事乎发表之麻黄。成聊摄注谓风性懈缓，岂是仲师本旨。

又：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症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

【正义】详脉微主病本条。

又：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正义】此虽冠以“伤寒”二字，然脉则浮缓而不紧，身且不疼，但重而有轻时，亦非寒邪甚盛之证，何以而可用大发汗之大青龙汤？病轻药重，是必传写有讹。各注家如涂涂附，都在梦中，误人不小。互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正义】详脉数主病本条。

《伤寒论·辨脉法》：趺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

【正义】此言和缓胃气之脉象。趺阳属胃，而得和缓中正之脉，故曰如经，经者常也，言平人常有之胃气，皆当如是。惟和缓之缓，以神气态度言，不以至数言，乃用一迟字，已失和缓平正之意，此辨脉平脉两篇，终是魏晋间人附益为之之证，所以措辞多有语病。

《伤寒论·平脉法》：卫气和，名曰缓；荣气和，名曰迟。迟^{〔1〕}缓相搏，名曰沉。

【正义】此亦言和缓有神之平脉，故曰卫气和，荣气和，然仍以迟与缓并言，则终非和缓之本旨。成聊摄注，乃说得去题万里，离奇已极，不知何所见而怪诞不经，直令人毫不可解，兹亦不与之辨，以省繁冗。张卿子注谓迟缓之脉多属平和，又以荣卫内外分贴，故缓贴阳，沉贴阴；又以迟缓二字与浮躁反，故曰迟缓相搏名曰沉，乃所谓沉静之意，善读者会其意可也。寿颐按：张氏此解甚是，说沉是沉静，非重按始得之沉脉，尤其切中肯綮，所见远在聊摄之上。

又：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毛发长；迟则阴气盛，骨髓生，血满，肌肉紧薄鲜硬。阴阳相抱，荣卫俱行，刚柔相搏，名曰强也。

【正义】此亦和缓有神之缓，故曰气长色鲜，颜光发长也。商之声轻以清，即所谓气盛言宜之意。阴气盛者，以阴液阴血而言，皆正气，非邪气也，故曰髓生血满惟“血满肌肉紧薄鲜硬”八字，太觉晦涩，不成文理，盖传写有误，且上皆三字为句，则血满以下八字，必有讹误，不可考矣。惟和缓之缓，必不当与迟相混，而辨脉平脉三节，处处与迟字纠缠不清，甚非和缓之真，此魏晋时之医理，诚不可与古书作一例读矣。

伤寒例：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

【正义】此条甚不可通。说见脉微主病本条。

《金匱要略·黄疸病证治篇》：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痺，痺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正义】此脉缓主病之一候也。痺者，痺着不行，此为湿热阻其血络，络瘀不利，而脉乃缓滞，故曰缓则为痺，此虽有热，而湿盛则滞，所以脉反怠缓不前。凡湿盛于里者，脉必缓滞不滑，是其证也。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寸口脉缓，皮肤不仁，风寒在肌肉。关脉缓，其人不欲食，此胃气不调，脾气不足。尺脉缓，脚弱，下肿，小便难，有余沥。

【正义】此叔和辨析三部脉缓所主之病候也。寸缓主风寒，即仲景太阳中风脉缓之义。

〔1〕迟 原作“缓”，据《伤寒论》改。

风仅在表,皮毛受之,未入于里,故脉独见于寸部,亦与关尺不涉。关主中焦,缓则涩滞不前,中焦之大气滞矣,故知其不欲食。而又申之曰:胃气不调,脾气不足。盖缓脉主湿,湿困清阳,惟脾胃先承其弊,固无不胃纳锐呆,食不知味者。尺主下焦,尺缓则湿淫于下,故曰脚弱下肿,小便难,皆下焦水湿不化之证。又《脉经·四卷·杂病脉篇》亦曰浮而缓,皮肤不仁,风寒入肌肉。俱以外感而言。已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四卷杂病脉:缓则为虚。

【正义】此气血不及而脉来迟缓,必兼细小软弱,故曰缓则为虚。

又:迟而缓者有寒。

【正义】此专以迟缓之至数而言,即迟寒数热之义。

《中藏经》:缓而大者起于风。

【正义】此即仲景太阳中风脉缓之义。外感之邪属实,故脉不细小。《中藏经》本是伪书,精义甚少,此条尚属不谬,姑存之。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缓为风为虚,为痺为弱为疼,在上为项强,在下为脚弱。浮缓沉缓血气俱弱。左寸缓,心气不足,怔忡多忘,亦主项背急痛。关缓风虚眩晕,腹胁气结。尺缓,肾虚冷,小便数,女人月事多。右寸缓,肺气浮,言语短气。关缓,胃气虚弱;浮缓,脾气虚弱;不沉不浮,从容和缓,乃脾家本脉也。尺缓,下寒脚弱,风气秘滞;浮缓,肠风泄泻;沉缓,小腹感冷。

【正义】伯仁此节脉缓主病,兼外感及正气不足两者而言,亦有迟缓之属于寒证者,读者当分别观之,不可混为一例。

《濒湖脉学》:缓脉营衰卫有余,或风或湿或脾虚。上为项强下痿痺,分别浮沉大小区。寸缓风邪项背拘,关为风眩胃家虚。神门濡泄或风秘,或是蹢躅足力迂。

【正义】“营衰卫有余”五字,殊不可解,不知濒湖从何处悟来,然终无此理,不可说也。

又:浮缓为风,沉缓为湿,缓大风虚,缓细湿痺,缓涩脾虚,缓弱气虚。《脉诀》言缓主脾热、口臭、反胃、齿痛、梦鬼之病,出自杜撰,与缓无关。

【正义】《脉诀》谓缓主脾热口臭,反胃齿痛,盖以里热郁结,而脉反滞缓者言之,即所谓热则脉来弛缓之意。凡脉缓而大者,自有内热湿热一候,《脉诀》之言,尚未可厚非,但惜其言之不详,则猝不可解耳。惟又谓缓主梦鬼,则真东坡之说鬼矣。

士材《诊家正眼》:浮缓风伤,沉缓寒湿,缓大风虚,缓细湿痺,缓涩痺着,缓弱气虚。右寸浮缓,风邪所居;左寸涩缓,少阴血虚。左关浮缓,肝风内鼓;右关沉缓,土弱湿浸。左尺缓涩,精宫不及;右尺缓细,真阳衰极。

【正义】士材此条,亦合外感正虚,及湿与寒而言,皆当分别体认。

石顽《三昧》:太阳病发热头痛,自汗脉浮缓者,为风伤卫证。以其自汗体疏,脉自不能紧盛也。缓为脾家之本脉,然必和缓有神,为脾气之充;若缓甚为弱,为脾气不足;缓而滑利,则胃气冲和。昔人以浮缓^{〔1〕}为伤风,沉缓为寒湿,缓大为风虚,缓细为湿痺,又以浮缓为风中于阳,沉缓为湿中于阴。盖湿脉自缓,得风以播之,则兼浮缓;寒以束之,则兼沉缓,若中于阴,则沉细微缓。

【正义】此节说风湿浮缓,寒湿沉缓之义颇精,惟湿困清阳,脾胃不醒者,其病属里,脉

〔1〕 缓 原本作“脉”,据《诊宗三昧》改。

亦不浮,当与石顽所谓沉缓之义分别而观,不可概认作寒湿而与温燥。

《景岳·脉神》:缓脉有阴有阳,其义有三:凡从容和缓,浮沉得中者,此自平人之正脉;若缓而滑大者多实热,如《内经》所言者是也;缓而迟细者多虚寒,即诸家所言者是也。然实热者必缓大有力,多为烦热,为口臭,为腹满,为痢疾,为二便不利,或伤寒温症初愈,而余热未清者,多有此脉。若虚寒者,必缓而迟细,为阳虚,为畏寒,为气怯,为疼痛,为眩晕,为痺弱,为痿厥,为怔忡健忘,为饮食不化,为鹜溏飧泄,为精寒肾冷,为小便频数,女人为经迟血少,为失血下血。凡诸疮毒外证,及中风产后,但得脉缓者,皆易愈。

【正义】疮疡外证,而脉缓易愈,其意盖谓大毒已泄,邪势已衰,则为易治。然在肿甚坚凝之际,脉道不利,亦当有脉来缓涩不前者,此必须就证体察,不可作此笼统治。中风产后,证情亦万有不齐,总之不论见证,空谈脉状,决不能下一断语,此等论调必不可听。

吴山甫《脉语》:浮而缓,卫气伤;沉而缓,营气弱。诸部见缓脉,皆曰不足,以其不鼓也。

【正义】浮缓卫伤,盖以卫气不旺而言,即太阳病中风脉缓之义,惟其卫气不充,故风邪得以侵袭,说亦有理。沉缓营弱,即气血之不及者,故曰不足。不鼓,言其不能应指鼓击,此其所以谓之缓也。

郭元峰《脉如》:脉缓主病,有迟缓之缓,缓纵之缓,缓弱之缓。缓迟者,伤湿也;缓纵者,风热也;缓弱者,气虚也;缓而兼涩者,血虚也。浮缓者风伤经络,沉缓者湿伤脏腑;洪缓者湿热,细缓者寒湿。尚有阴虚浮洪无力而缓,阳虚沉细无力而缓。若弦居土位,缓临水宫,盖克脉也。看此缓脉,要察胃气多少,鼓击高下,去来迟速,便得真确,悟从心解,未可一诊了事也。《脉法》云右寸浮缓,风邪所居;左寸涩缓,少阴血虚。左关浮缓,肝风内鼓;右关沉缓,土弱湿侵。左尺缓涩,精宫不及;右尺缓细,真阳衰极。

【正义】弦居土位,以右关脉弦劲搏指而言。古人泛泛然谓之木乘土,空以五行克贼立论,未免通套,最不可训。惟以病情察之,肝气太盛,肝络不疏,脾胃必承其弊,如胃脘结痛,呕吐不食之候,其状最多,此不可以其泛讲五行而以为不确者,惟“缓临水宫”一句,则真是土能克水之誓言^{〔1〕}耳。

第十七节 脉紧脉坚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考正】今本王注《素问》如此,按启玄注曰:革至者,谓脉来弦而大,实而长也。绵绵言微微似有而不甚应手也。又谓病候日进而色弊恶,如此之脉,皆必死也。是王所据之本,确是如此。马玄台、张隐庵等注家,无不从王本随文敷衍,而按之文义,终是晦涩。考宋林亿等新校正云,《甲乙经》及《脉经》作“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浙局本如此,宋人校语亦是“色”字。)考今本《甲乙经·四卷》固同浙局本之宋人校语,亦是“色”字,然义仍不可通,且不可断句。迨又考之《脉经·一卷·第十三节》则“色”字乃是“危”字,余如浙局本之宋校语,乃始恍然。王本之误,一至于此,而启玄氏亦能望文生义,如此作注,可鄙孰甚,则王注本宋人校语中之“色”字,乃今本《甲乙》,亦是讹误明矣。虽“弊弊”二字,尚不可解,然浑浑革革者,言其浑浊刚劲,有阳无阴,貌似有余,而已失胃气冲

〔1〕 誓(wèi 卫)言 虚妄之言。《管子·形势》:“毁誉贤人者之谓誓,推誉不肖之谓誓。”

和之本色，故为病进而可危。若至绰绰而去如弦绝，则搏击太过，真脏脉见也，故可断其必死。设如王本，皆不可通矣。然马氏、吴氏辈，无一不从王本，即号为博通之张隐庵，亦不复参考他书，而只知依傍启玄注文，如涂涂附，一盲群盲，绝不顾其理之难安，医界眼光，何其固陋至此，而谓诸家注文，尚有可信之价值耶！

《素·脉要精微》：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唾《脉经》作“吐”。

【正义】脉搏是应指之搏击有力，而按之又坚，其形且迢迢以长，气势部位，俱是有多，此皆脏气之壅塞已甚，为病必属实证。心脉得之，为舌卷不能言者，心气太亢，壅菀于上，有升无降，即手少阴脉之上挟咽者，气滞不通也。肺脉得之为唾血者，肺热郁遏，震扰血络也。肝脉得之为坠搏血瘀者，络脉积壅，证实脉实也。脾脉得之为少气者，气滞于中，壅塞不利也。惟胃脉得之为折髀，肾脉得之为折腰，不甚可解。然髀乃足阳明经循行之部，腰固肾之腑，惟其脏腑之气机，壅塞不通，则经脉流行，因之而滞，即运动为之不利，有如折坏之动摇不得，是亦理之所必至者。凡此诸证，固无一非闭塞已甚，故脉象应之，亦必刚劲不和，其理浅而易知，不意王注于此，多以虚极作解，岂有搏击不挠，坚强太过之虚脉，启玄何其不思之甚。互见前脉长主病本脉。

《素·五脏生成篇》：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痺。

【正义】脉喘而坚，“喘”字太不可解，王注谓脉至如卒喘状，说来仍不可晓。启玄固惯于望文生义，强作解事者，然曰脉如卒喘，试问果是何状？岂不徒滋疑窦，胡可为训。寿颐按：今本《素问》言脉之喘，不止一见，而义皆难言，惟脉要精微论，心脉搏坚而长等五句，今袁刻萧刻两《太素·十五卷·五脏脉诊篇》皆作“揣坚而长”。杨上善注：揣，动也。又玉机真脏论真心脉至坚而搏，真肾脉至搏而绝。《太素·十四卷·真脏脉形篇》二“搏”字亦皆作“揣”，杨注动也，盖亦以搏动为训。虽脉形之揣，必不可解，然以搏作“揣”，已有明征。盖草书搏字揣字，颇是相近，所以有此传写之讹，则《素问》脉喘之“喘”字，当亦即为搏字之讹。此节之所谓喘而坚，仍是搏击有力，而按之坚强，与脉要精微论之所谓搏坚同意。惟其指下搏击，而又坚实，是为壅塞不通之应，故知有积气在中，盖气积不行，其壅已甚，而于脉应之，搏击坚强，不亦宜乎？

又：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痺。

【正义】黑为肾之色，故知为肾病，而脉坚大，则肾气之痺者，故知有积气，在小腹与阴，皆肾足少阴经之分野也。上坚而大，疑上当作“下”，小腹与阴，皆是下部，不当应于脉之关以上。余详脉大主病本条。

《素·平人氣象》：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

【正义】脉沉主里，坚则为实，病在中者，里实也。

又：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曰病在内。

【正义】脉坚属实，主病本当在里，然盛大而滑，犹未牢痼，故曰在外。若小实而坚，则有根深蒂固之象，故曰在内。王启玄注谓盛滑为阳，是也。又谓小实为阴，已不尽然。乃又曰阳病在外，阴病在内，则大有语病。须知内外以分证之表里，及病之浅深，则可；若欲以阴阳寒热，分别内外，则大不可。盖表病何尝无阴症？里病又何尝无阳症？惟《脉经·一卷·杂

脉法篇》引《素问》此节，已作脉盛滑紧者，病在外，热。脉小实而紧者，病在内，冷。知启玄此注所本，乃出于叔和，究竟叔和所录之经文，多一热字冷字，已是大有误会。独不思盛滑且紧，阴寒骤束其外者，何必无是脉，而小实且紧，阳热痼结于中者，又何必无是脉。可知《素问》原文，不以寒热分析，自有深意，而叔和为之添出一层冷热，竟是画蛇为足，此则中古经言，诚非后人之所以能更赞一辞者矣。

又：盛而紧曰胀。

【正义】盛者，脉之气势有余。紧又言其力量之坚劲，故于病应之，当为气滞而膜胀。

又：病在外，脉涩坚者难治。

【正义】病尚在外，里犹未病，则脉当流动滑利，方为脉病相应。如其涩滞坚凝，则表有病而反得里脉，是其人之气血，已凝涩而不活泼矣，故曰难治。

《素问·玉机真脏》：病在中，脉实坚；病在外，脉不实坚者，皆难治。

【正义】病既在里，脉固当实，然苟其过于坚凝，则为病根深固而不可猝拔。病犹在外，脉本不宜牢实，然果是浮泛空虚，则为中无所主，而又将何恃，故皆曰难治。古人立说，义各有当，虽同此实坚二字，而其所以实，所以坚者，形势态度，绝不相同，是当以意逆之，而不可呆死于字句间者矣。

又：脉实以坚，谓之益甚。

【正义】脉实且坚，病情深固，将有不可动摇之势，故曰益甚。《太素·二十三卷·杂刺篇》曰：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即此意也。

又：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1〕}子，累累然。

【正义】此刚劲太过，而无胃气冲和之脉，故曰真脏脉。详第一卷真脏脉本条。

又：通评虚实论癫疾之脉，虚实何如？曰：脉搏大滑，久自己；脉小坚急，死不治。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又：消瘴虚实何如？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素·调经论》：血气与邪，并容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甲乙经·四卷·经脉篇上》：紧则为痛痺。（《灵·禁服》同）

【正义】紧即坚劲有力之状，非其气血凝滞，脉不当如是之郁结不和，故于病应之，苟非不通之痛，即为风寒湿三气之痺着也。《脉经·四卷》亦曰涩而紧，痺病。《伤寒论·平脉法》亦曰紧为绞痛。

又：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灵·五色篇》同）

【正义】脉口即气口。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人迎主外，气口主里。脉滑已为病气之有余，且小紧以沉，气势坚凝，聚而不散，颇有牢固不可猝拔之态，于气口见之，故知其病益甚而在里。脉大亦为邪势之方张，而且紧且浮，气焰亦盛，于左手之人迎见之，故知其病益甚而在外。

《甲乙·四卷·经脉篇下》：寒热夺形，脉坚搏，是五逆也。（《灵·五禁篇》同。）

〔1〕 苡 原本作“薏”，据《素问·玉机真脏篇》改。

【正义】夺，古脱失之“脱”字。其形已脱，消瘦极矣，而脉反坚劲搏指，是邪实有余，而正不能胜，故为五逆之一。

《甲乙经·六卷·寿夭形诊篇》：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灵枢·寿夭刚柔篇》同。）

【正义】此以无病之脉而言，其人形体，本属充实，则于脉应之，自当坚韧而大，此气体与脉形相应者，故曰顺。

四十八难：紧牢者为实。

【正义】紧为有力，牢为沉痼，脉实证实，是其应也。

《伤寒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正义】此太阳之伤寒，脉证皆与中风不同。风为阳邪，发热最易，则乍感风邪，无不即热，惟寒为阴邪，初感之时，容或但有恶寒，而未必即发身热，恶寒亦比恶风为重，彼惟见风而始恶之，此则虽在密室之中，绝无外风，而亦恶寒。寒入营分，脉络不利，则为体痛；寒入肺胃，气郁不降，则为呕逆。脉必阴阳俱紧者，正以寒邪束之，隧道不和，来去不能自如，故应指坚劲，而搏击有力，是实邪在表之脉证也。

又：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正义】此条虽冠以中风之名，其实乃伤寒之较深一层者。遏抑益甚，故外则无汗恶寒，与伤寒证同，而内则寒郁化热，多一烦躁见症，故必用大青龙汤，发汗力量比之麻黄为重，观于麻之分量可知。而即并用石膏，已为郁热之烦躁设法，非仅为解散肌表之寒邪计。故脉之浮紧，证之身疼无汗，发热恶寒，皆与麻黄汤证同，惟烦躁非麻黄证中所有，则石膏亦非麻黄汤所有。古圣经方，因证选药，精密如此，则是证之与太阳伤寒，大同小异可知，而前之注家，皆谓此为中风兼寒者，殊非仲师真旨。且复申言之曰：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止以麻黄重量，发汗力猛，非中风阳浮阴弱之脉，汗出恶风之证，所可妄试。益可知此条证情，谓为荣卫两病则可，而必不可谓为风寒两伤也。

又：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正义】脉既浮紧，而身又疼痛，寒邪在表，脉证两符，汗之何疑？然设使寸关之脉，虽是浮紧，而独尺中偏迟，则其人根抵不充，荣血必不足，即使与以发汗之药，而亦恐不能作汗，反滋变幻，此仲圣于太阳伤寒条中，所以必曰脉阴阳俱紧，见得关前之阳脉虽紧，而关后之阴脉不能一律者，即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又：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正义】此即伤寒大青龙汤证之变爻^{〔1〕}。惟其寒邪郁热，扰入荣血，正与大青龙证之烦躁，同一病理，故不得汗泄，则变为衄血，而既衄之后，血络疏通，亦与得汗之宣泄肌表者同一开闭之理，所以既得汗者，热当自解，则既得衄者，热亦当解，故曰自衄者愈。然设或既衄而热仍不解，则阴液已泄，阳邪益张，亦与汗后之热，不为汗衰者，同一坏病。是以伤寒症

〔1〕 变爻(yáo 播) 变，变化，改变。《易·系辞》：“易穷则变，变则通。”爻，构成《易》卦的基本符号。卦的变化取决爻的变化，《易·系辞上》：“爻者，言乎变者也。”变爻原指《易》卦的变化，此处指变化，变证之意。

中,衄后热解者病多愈,而衄后热不解者病多凶。

又: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正义】此本太阳伤寒之脉证,虽已八九日不解,而脉证未变,即用药必无二理,所谓当发其汗者,即谓当用发汗之麻黄汤也。节末“麻黄汤主之”五字,必在此当发其汗一句之下,故即继之曰服药已,即指发汗之麻黄汤药而言可知。服药微解而又发烦目瞑,则以此证阳邪甚盛,得此轻扬宣发之药,虽能解表,亦足以扰动阳邪,助之升浮,故其病势之较剧者,必致荣血不守,上窜清道,而为流衄。然既衄之后,阳邪已泄,亦当自解,仲景以“阳气重”三字,为服药后流衄之诠释,阐发病理,窥透源始,非谓服麻黄药之不得其当也。但既衄之后,必无更服麻黄汤之理法。今本乃以“麻黄汤主之”一句,缀在节末,此则传写者误脱之而补于下,以致未及移正之过,而后之为仲景书作注者,犹复以讹传讹,皆谓衄血后可用此汤,岂不误尽天下后世?惟《医宗金鉴》用张兼善说,订而正之,最为仲景之莫大功臣。

又: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正义】衄家其血已泄,阴液已伤,即有可以发汗之证,亦不可复发其汗,以液耗于中,虽发之而亦无汗出,徒多坏病,此谚所谓黄豆榨得油,苍糠榨不得油者也。即使强榨津液,复得汗出,而其人阴血,固已尽矣。脉急且紧,刚戾不柔,此“紧”字神气,亦与伤寒脉紧之状,较有不同。目定直视,不瞬不眠,皆阴液枯竭之坏病。读此一节,可悟上条所谓麻黄汤主之者,仲景意中必不谓已衄之后,教人妄用此汤矣。奈何后之解仲景书者,犹谓此条衄家,以此人素有衄血,非伤寒后如前条之衄云云,其义且以上条之麻黄汤,作为用于既衄之后,是仲景苦心,慎重叮咛,而后人必欲故违圣训以误病家,居心不良,何其敢与仲师异趣,乖谬至此,注者之罪,那不上通于天耶!

又: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正义】此条既已致衄,而曰麻黄汤主之,终有语病,必非仲景本文。盖当用麻黄者,必在未衄之先,况既以得衄,阳气已通,脉亦不当仍是浮紧,此则浮紧之脉,已非衄后所应有,即无更投麻黄汤之法。此中大有可疑,岂容浑仑吞吐^{〔1〕}。诸注家此节旧注,尚欲拘泥本文,勉强敷衍,宜其无一不啜嚅不清,胡可轻信。

又: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正义】此伤寒既吐若下之后,中阳已伤,肾阴上泛,故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皆阴气上冲,所谓动气者是也。其病已不在表而在里,故脉不浮紧而沉紧,病情脉理,即此已了如指掌。乃或者不察,犹误以里证认作表证,而复发其汗,则阴液更伤,肾气愈动所以身为振振动摇,盖亦与真武汤证之振振欲擗地相近,但尚不若真武证之厥逆筋惕肉瞤耳。故所用之苓桂术甘一方,亦与真武汤相去一间。茯苓白术,即以镇摄肾水,桂枝以定肾阴之气冲,非以治表,自来注家,皆未悟到此旨,惟徐洄溪《伤寒类方》,以此汤与真武为类,说之最得肯綮,徐老之胜人处在此,学者不可不深思而熟玩之。

又: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

〔1〕 浑仑吞吐 浑仑,囫圇。《湛然居士集·谢圣安澄公馈药诗》:“仔细嚼时无不碍,浑仑吞下也无妨。”浑仑吞吐意同囫圇吞枣。比喻学习时生吞活剥,对所学的并不理解。

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苔，滑者难治。

又：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正义】结胸脏结，皆实结于里，故脉皆沉紧，但结胸属阳，则脉不必小，脏结属阴，则小细耳。亦详前脉小主病本条。

又少阴病篇：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正义】此专以少阴病言。脉阴阳俱紧，虽与太阳伤寒同，然病证则大是不同，故太阳伤寒必无汗，而此则反有汗出，正以阴寒在里，逼其无根之阳，发越于外，故曰亡阳，此乃亡逃之亡，非有无之无。上吐下利，皆真寒确据。其咽痛者，亦其无根之上火浮，与寻常肺胃实热，绝端相反，故仲景于少阴咽痛治法，不用一味清解之药。

又：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正义】少阴脉紧，是其痼阴寒互^{〔1〕}之征，能至七八日，则正气犹足以相持，病邪亦当退舍。自下利者，成聊摄谓寒气得泄，其说是也。然则脉之暴微，非微细无神之微，正以紧紧之势转和，而反见为微，故曰脉紧反去为欲解。聊摄又谓若阴寒胜，正阳虚而泄者，则手足厥而脉紧不去，今手足反温，脉紧反去，知阳气复，寒气去，故为欲解。下利烦躁者逆，此正胜邪微，虽烦下利，必自止。

《伤寒论·辨脉法》：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

【正义】此即太阳伤寒之脉证。以其病尚在表，故脉必浮；紧者，则寒邪敛缩之气势也。“浮则为风”一句，于此节殊不切合，何则？风为阳邪，脉当浮大，不当浮紧矣。

又：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慄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混，内外不通，上焦拂郁，脏气相熏，口烂食衄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噎而出之，声咽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壅，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正义】此时邪厉气侵袭之脉证，近人以为即疫疠恶毒者，庶为近之。清邪中上，盖即雾露阴寒之气；浊邪中下，盖即湿浊污秽之气。以其皆属阴邪，中人脉络，故脉亦阴阳俱紧，此非可与太阳伤寒阴阳俱紧之脉作一例看者。迨其后变幻而为热毒，亦是阴湿污浊之邪，郁久不通，化热薰灼，自当有种种恶候接踵而起。虽本节文义，颇有不甚晓畅之处，不能望文

〔1〕 互(hù) 冻结。《庄子·齐物论》：“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

生义，拘泥字句之末，惟以意逆之，则大要尚易领悟耳。食，当作“蚀”，腐也。

又：脉阴阳俱紧者，口中出气，唇口干燥，踡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苔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或八日以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

【正义】此即少阴病之脉证，可与本论少阴篇脉紧两节参观，义皆可通。踡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苔滑，皆中寒确证。（舌苔滑者，即白滑润，无红绛之质，焦黄之苔。）独唇口干燥，乃真寒在里，过其虚阳上浮，正与少阴咽痛同一病理，非热病也。到七日而微发热，手足温，乃阴退阳回之朕兆，为故欲解，亦与少阴病七八日手足反温欲解同。至八日以上，反发大热为难治者，变迁太剧，病情终是可怪。成聊摄注谓阴极变热，邪气胜正，亦尚可说。成又谓阳脉紧者，寒邪发于上焦，上焦主外也；阴脉紧者，寒邪发于下焦，下焦主内也。设使恶寒者，上焦寒气胜，是必欲呕；腹内痛者，下焦寒气胜，是必欲利。《医宗金鉴》谓此节承上条互详其证，未免附会。

又：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

【正义】此亦少阴病之脉证。脉阴阳俱紧，其人必上下俱寒，故为吐利，当其吐利俱作之时，阴邪甚盛，其紧脉必不能和，故曰脉独不解。迨脉紧渐和，则人即渐安，故为欲解，亦与本论脉紧反去为欲解之旨符合。

又平脉法：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

【正义】此紧脉以坚劲太过而言，故为贼害之脉。

又：寒则牢坚。

【正义】寒为阴邪，凝而不化，结而不宣，故于脉应之，必为牢为坚，而无活泼流动之势。《脉经·一卷·杂脉法》亦曰迟紧者寒。

又：问曰：紧脉从何而来？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里寒^{〔1〕}，故令脉紧也。假令咳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

【正义】此以脉紧里寒之症，分上下而言之也。饮冷作咳，是在上之寒证，下利是中下之寒证，惟多汗亡阳，吐多无火，固亦里寒，然必不可专以肺言。此或传写已有讹误，必不可泥。《脉经·四卷·杂病脉篇》有一条曰：凡亡汗，肺中寒。饮冷水，咳嗽下利，胃中虚冷。此等其脉并紧。与此节同一条理，可证辨脉平脉二篇，最与叔和旨趣相合，后人以此二篇为出于王氏手笔，有自来矣。“亡汗”二字，义不可通，盖亦传写有误。

又：趺阳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正义】此之脉滑脉紧，皆以坚强有力而言，故主强实为病，非紧为寒邪之脉紧矣。持实击强，犹言以刚遇刚，两强相击，必有一伤，故以把刃作疮为喻，互见脉滑主病本条。

又：趺阳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为难治。

【正义】大为邪实有余，紧则寒凝已甚，于趺阳之脉见之，知脾胃之寒实甚矣，故当即下利。谓为难治者，盖以坚劲有余，大失胃气冲和之正，殊非吉兆。成注以大为虚，则虚寒下利，尚是脉证相合，不可概以为难治矣。

又：趺阳脉紧而浮，浮为气，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浮紧相搏，肠鸣而转，转即气

〔1〕寒 原作“寒”，据《伤寒论·辨脉法》改。

动，膈气乃下。

【正义】此以趺阳之浮紧而知其中寒满痛，必为肠鸣转气，以脉之浮，而知其腹之满，可谓别有会心。盖浮亦气盛使然，故曰浮为气，为腹满，不可谓其不确^{〔1〕}，此是脉理学中创见之语，与浮为在表一义，脉形同而病理截然不同，从此可悟古人所论各脉主病，固尚有理想所不易到者。转即气转，气能转动下泄，则满可减而痛可瘳矣。

又：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正义】此脾胃清阳之气不行，故知其短气。

又：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也。

【正义】寸口脉微，是阳气之衰于上；尺脉紧，乃阴气之凝于下；于病为虚损者，古人之所谓虚症，多主阳虚内寒立论，正与今之虚劳，多属阴虚内热者，彼此相反。多汗亦以亡阳之汗而言，非阳盛之汗可比，故曰阴常在，绝不见阳。

《金匱·痉湿喝篇》：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

【正义】痉之为病，腰背强直，劲而不柔，故其脉亦劲急强直，按之紧者，坚强有力之象，如弦之直，按之不挠。《脉经》亦曰：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亦以状其刚劲不柔之形态。然此之脉紧，非寒束于外而紧，观于儿科急惊之病，木火横逆，多有此证；而产后阴虚阳浮，气火僨张，亦间有之；及温热病热盛昏蒙，痉急强直，又其数见不鲜，是皆为实热蕴结，肝火鸱张，徒生此变，皆即西学家之所谓血冲脑经，亦即调经论之所谓气血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之候。脉之所以紧而有力者，既已形体劲急，脉自不能柔和，抑且木焰陡升，气火俱盛，于脉应之，本是刚强太过，搏指不挠，脉象病情，彼此符合，治宜泄降柔肝，乃有效力。而古人书中，辄认痉为风寒者，则不知脑神经之原理，误谓太阳行身之背，因附会于太阳寒水之经，《伤寒》、《金匱》成法，实与此病真情，两得其反，此是古人千虑之失，今既别有发明，自当实事求是，申明其所以然之故，方可为古人补过，亦以见此道之固自有真，正不必以仲师圣人，更为涂附，愈堕于五里雾中，万劫不复。即如产后发痉，古法皆用独活紫汤，及豆淋酒法，亦无往而非阴虚阳升之矛戟。寿颐窃谓古人所论是证，既一误于太阳之经，错认风寒外邪，又以脉之紧急，错认寒邪确据，是以一误再误，铸定错中之错，敢申此义以告读者，冀欲为此道求实在之价值，非敢故炫新奇，轻翻二千年之成案，好学深思之士，尚其三复斯言。

又腹满寒疝篇：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正义】此阴寒实结之脉证，所谓紧主寒，又主痛者是也。紧则坚硬搏指，弦又条直挺长，是为寒实而非中虚之寒。虽有发热，确非表证，所以可下，大黄虽是寒药，然得附子细辛以调济之，既可温运其寒凝之结滞，且以监制苦寒，而收一鼓荡平之效，似相反而适相成，此古人制方之玄妙也。

又：腹满，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正义】弦之与紧，皆是阴脉，皆主阴寒内结，况又兼沉者乎！寒疝绕脐痛，此非急温其中下不可者，故主以大乌头一味，欲其任重而力专。然如参以活法，则宜与气药相辅而行，读古书者，亦不必食古不化。“白汗”二字，太不可解，《医宗金鉴》谓当作“自汗”，于义为顺。盖寒疝痛甚而自汗者最多，是可从也。乃尤在泾《金匱心典》本又作“白津”，更奇。尤氏为

〔1〕 确(què) 同“确”。《集韵》：“确，……或作确。”

之说曰：白津汗之淡而不咸者，为虚汗。至陈修园《金匱浅注》，则更以为自下而出，陈氏之贤郎元犀，又为之造出种种病情，无一非师心自用^{〔1〕}，向壁杜撰。诸公用心，不可谓不苦，无如舍浅近正大之路而不由，偏喜索隐行怪^{〔2〕}，走入邪魔，寿颐终期期以为不可。

又：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当下其寒；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

【正义】此节《金匱》原文，尚有十九字在脉紧大而迟之前，文义费解，兹从《金匱》订正如此，于义为顺。脉紧大且迟，而有心大坚硬之证，是为寒实之结，故当下。脉大而紧，大虽为阳，而紧则为阴，是大亦内结之证，故曰阳中有阴，可下。

《脉经·一卷·杂脉法》：脉来大而坚者，血气俱实。

【正义】脉大而坚，形势有余，若以平人无病而得此脉，血气强固，洵是佳象。若病脉得此，则主实证，又复可疑。

又：下坚上虚，病在脾胃；脉大而坚，病在肾。

【正义】此以五脏病脉，分而言之。下坚当作“中坚”，则中焦脾胃，气滞不宣可知。若肾病而脉大坚，盖以沉分言之，然此是古人偶有意会，举其一端，必不可拘泥不化。

又：脉沉而紧，上焦有热。下寒，得冷即便下。

【正义】脉沉且紧，下寒宜矣。而曰上焦有热，殊难索解，疑有讹误，未敢附会。

又：脉浮紧且滑直者，外热内冷，不得大小便。

【正义】浮紧滑直，皆外有余之脉，故曰外热。然外热有余者，内不当冷，如曰内真寒而外格阳，则格阳之脉，容有浮部滑紧，似乎热盛者，然重按必有不足之态，此当从兼证求之，不能仅凭于脉。又曰不得大小便，盖以脉盛于浮分，升发太过，则降令不及，故知其然耳。

又：脉洪大紧急，病速进，在外，若头发热，痈肿；脉细小紧急，病速进，在中，寒，为疝瘕积聚，腹中刺痛。

【正义】洪大紧急，形盛而气势亦盛，其来汹涌，谓为病势速进是矣。又曰发热，亦尚可信，然必曰头发热，得毋呆相。而又曰痈肿，则惟阳邪甚盛，痈疡已成大脓之时，始有此洪大劲急之脉，但曰痈肿，何必皆至于此。若其细小而紧急，则病势固结，谓为速进在中，尚是理可凭。又谓当为中寒疝瘕，积聚腹痛，理亦宜然。然必以洪大与细小，分别在外在中，已未必尽然，又必以细小为寒，则更有未可概论者。不观夫实热窒塞之证，愈闭愈结，则脉且沉伏不起，细小不扬，此詎可因其细小沉伏，而遽断以为寒病也耶！

又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紧，苦头痛，骨肉疼，是伤寒。关脉紧，心下苦满急痛。脉紧者为实。尺脉紧，脐下痛。

【正义】此以寸关尺三部脉紧分别而言。寸紧伤寒，即仲景本论太阳伤寒脉紧之义。关脉紧为心下满痛，则中州阳气不宣，痹寒结痛之病也。尺主下焦，当有脐以下之结痛，是皆紧脉之属于寒邪实结^{〔3〕}者，故曰脉紧为实。

又四卷三部九候脉证论篇：寸口脉沉而紧，苦心下有寒，时痛，有积聚。

【正义】沉而且紧，里有寒实之征，故主病如是。此与前条关脉紧者，同一意味。又四卷

〔1〕 师心自用 又谓师心自是。师心，本指以己意为师，后称固执己见，自以为是。《颜氏家训·勉学》：“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

〔2〕 索隐行怪 《汉书·艺文志》：“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颜师古注：“《礼记》载孔子之言。索隐，求索隐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

〔3〕 结 原作“终”，据医理改。

杂病脉篇亦曰驶而紧，积聚有积痛。

又：寸口脉紧或浮，膈上有寒，肺下有水气。

【正义】紧主里寒，浮主在上，故知寒在膈上。水气即水饮，饮邪属寒也。

又：脉紧上寸口者，中风，风头痛亦如之。

【正义】脉紧而上过寸口，其为颠顶之病明矣。风头痛者，风邪中上也。然紧乃刚劲有余之象，此风头痛，不仅以风寒言，亦不仅以外风言，凡肝木太盛，上窜而头痛者，其脉象亦当如是。叔和又以此脉主中风，实即近时发明，所谓血冲脑之中风，非外感之中风，调经论所谓气与血并，则为实焉，气血交并于上，则为大厥，其势甚盛，故脉必刚劲有余，而上溢过寸，《脉经》此条，最合脉理病理之真。《千金翼》又谓紧上寸口，为伤寒头痛，则专以外寒论，与此条实在不同，不可浑作一例看。

又：关上脉紧而滑者虬动。

【正义】关注中焦，紧为有余，滑为攻动，故曰有虬，此亦脉紧之不属寒者。

又：关上脉涩而坚，大而实，按之不减，有力，为中焦实，有伏结在脾，肺气塞，实热在胃中。

【正义】此皆沉着坚劲，有余之脉，故主病如是。则脉紧且属实热，虽与寒邪之紧，脉状同而病理适得其反。然惟其劲而有力，理亦未始不可相通。明万历三年晋安袁氏刊本，于此节有校语曰：涩脉与有力相反云云。不知涩惟滞而不爽，正以其沉着重坠，乃为涩滞，何以见得必不当有力，袁说大谬。

又杂病脉：大坚疾者，癰病。

【正义】癰即颠字之孳生，《素问》谓之颠疾，言病之上于颠顶，即气血之上冲激脑者也。惟其气火有余，故于脉应之，且大且坚，而又往来疾速。在古人虽未知有气血冲脑之病，然所言脉状病情，亦时时暗中符合。盖脉理病理，情实如斯，古人但据患此病者之脉象直书之，则自无通情，古今中外，固无往而不一以贯之矣。

又：盛而紧者胀。

【正义】胀乃气滞不行，亦窒塞郁结为病，故于脉应之，必盛大而坚紧有力。凡腹胀者，虽有寒热之不同，而脉之为紧，则无论寒热，无不皆然。此又紧脉之可以兼寒热二证而俱有者，更不得呆执紧必为寒之一说矣。

又：微而紧者有寒。

【正义】微乃细小之脉，此虽专以形言，不以气势言，然亦不能细小搏指，但于细微之中，而兼有紧急强直之态，则必为虚寒，而无实热，此则脉紧之专属于寒者，且不可与实大刚劲之紧脉，同日而语矣。

又：紧而滑者吐逆。

【正义】紧以力量之坚劲言，有壅塞不通之意；滑以气势之汹涌言，有泛滥奋迅之形。知为之吐逆，脉状病机，大有意味可寻，古人立言，殊非率尔。

又：实紧，胃中有寒，苦不能食。时时利者难治。

【正义】脉紧且实，当主中寒实积，故曰胃中有寒，寒实积滞，不能食者宜也。然寒实未通，不当自利，而反时时下利，则脉实证虚，两不相应，故曰难治。

又：弦而紧，胁痛，脏伤，有瘀血。

【正义】弦为肝气不和之本脉，紧为积滞，故知病之在胁，两胁固肝络循行之分野也。知

有瘀血者，瘀为积滞之征，肝络窒塞，脏亦受伤矣。

又：水谷来见坚实。

【正义】此以食积言之，脉坚且实，是其征也。

又：浮滑疾紧者，以合百病，久易愈。

【正义】此言病虽久而脉有可愈之理。盖浮滑则往来活泼，血液未衰，疾紧则奋迅流通，气机未滞，故曰以合百病久自愈。此节之所应注意者，在一久字，如在暴病之时，则“浮滑疾紧”四字，皆含坚强太盛之义，病焰方张，胡可遽以为易愈？所谓言非一端，义各有当，是在善读书者，能融会而贯通之，自有妙语，否则刻舟胶柱^{〔1〕}，又何往而不毫厘千里耶！

又六卷脾足太阴经病症篇：寸口脉双紧，即为入，其气不出，无表有里，心下痞坚。

【正义】此节中间三句，文义殊不顺遂，然大意则谓脾胃消化之力不及，能食而不能运行，故胃脘之部，痞硬坚满。寸口脉双紧者，谓左右两手之脉，皆强劲有力，紧主里实，故当为心下痞坚，所以谓之无表有里，盖脾胃失其消化之能力矣。心之下，即胃之上中下三脘也。

又同篇：趺阳脉滑而紧，滑即胃气实，紧即脾气伤。得食而不消者，此脾不治也；能食而腹不满，此为胃气有余；腹满而不能食，心下如饥，此为胃气不行，心气虚也；得食而满者，此为脾家不治。

【正义】滑而且紧，气势力量，皆属有余，趺阳属胃，于此见之，其为脾胃实结，气不能行之证明矣。此与《伤寒论·辨脉篇》趺阳脉滑而紧一条同意。脾不治者，脾主为胃助消化之职，如能食而不能消，是为脾不能治其职，脾胃二者，相依为用，故既谓脾不治，又谓胃不行，交互言之，更为明了。惟“心气虚”一句，于上下文义，皆不相属，盖有讹误。寿颐按：脾主为胃行其津液，乃吾国医学家之旧说，是以古今之言食物消化功能，辄谓胃主容纳，脾主消磨，良以脾在胃旁，紧贴其外，于位最近，遂谓消食之功，惟脾独司其职。迨至西国生理学说，则谓脾在胃左，当第九至十一肋骨之内，形如竖掌，外边丰圆向胁，内边深窝向胃，其功用据近时西学之言生理者，谓为血轮之所自生，故以之列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内，并不在消化器能之中。其能为食物消化者，则胆汁之外，厥惟甜肉之汁，而甜肉一物，则为吾国脏腑学说中未有之名词，位于胃下，形如犬舌，向右者丰而阔，向左者锐而狭，油膜紫之，似肉非肉，似油非油，其色微赤而黄，其味极甜，故名甜肉。（此物豕亦有之，其名曰脰，《广韵》谓之豕息肉，《正字通》谓之豕。豕^{〔2〕}息肉，今字作胰，可涤垢膩，知豕之有此，亦以助消化机能也。吾吴土语谓之胰脂油。）正中有一汁液之管，斜入小肠上口之旁，与胆汁之管入小肠处同为一略，仅据西人学说，必谓脾^{〔3〕}与甜肉，各具一体，各有能力，故彼人之言，恒谓吾国医家，绝不知有此甜肉，似为生理学中一大缺典。实则甜肉中汁液之管，其左即系于脾。脾与甜肉，虽似各别，实为一系，吾国旧学凡言脾之体用，皆合甜肉言之。今人高氏思潜，有说脾说胰两章，以古证今，言之最为精当。（“脾”字字书所无，乃东瀛人译西书者所新制，即西学家之所谓甜肉也。高氏说载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医学杂志》第十五期纂述门。）其大旨谓古之所谓脾，即合今之所谓脾、胰二者，皆在其中，故今之生理家言，谓脾之体，为平扁

〔1〕 刻舟胶柱 意同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比喻拘泥固执，不知变通。唐刘知几《史通·因习》：“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2〕 豕 原脱，据上文补。

〔3〕 脾 此字及以下“脾与甜肉”与“脾之体用”两句之“脾”字原均脱，据上下文义补。

暗赤色之无管腺，于食物消化，无甚关系，而有生白血轮之功；谓脾之体，为扁长柔软黄赤色之叶状腺，以输送脾液于十二指肠，助消化食物为用。（十二指肠，亦东人译书之名称，即小肠之头，承接胃下口处，胆汁甜肉汁，皆于此间有管以输入小肠者。）而以旧说证之，脾于五行属土，于味为甘，于色为黄。惟脾^{〔1〕}名甜肉，其味正甘；若脾则不甘也。惟脾之色，正、黄而带赤；若脾则暗赤而不黄也。《素问·灵兰秘典》谓脾胃为仓廪之官，后人皆从脾能消化食物，其实则脾无消化能力，惟脾则能之。再以病理证之，如脾约，由于脾之不能分泌脾液，以致不运而为秘结。如脾瘕，由于脾之甘味上溢，是皆脾之为病，而古人皆谓之脾病，皆脾即是脾之明证。若《灵枢·本神篇》谓脾藏营，则与脾生血球之理相合，此则今之所谓脾者。《素问·六节脏象论》：脾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上一句言脾，下一句言脾。《难经·四十二难》言脾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其所谓散膏者，盖以脾之本质，柔软如膏，而能散出脾液，助消食物为用耳。寿颐按：脾不中虚，本无所谓散膏者在其中，盖即以甜肉言之，中有液管，流通甜肉之汁，四十二难之散膏，即是甜肉汁无疑。质而言之，凡论脾之形状，曰脾如覆釜者，脾也；曰脾如镰刀者，脾也。凡论脾之功用，曰脾主统血者，脾也。曰脾主健运者，脾也。以此分别，庶不致误。寿颐按：高氏此论，切中肯綮，合中西两家学理，而融会贯通之，始知古人言脾主健运，脾能消化，原未尝误，但并以甜肉亦谓之脾，不若今之学者，析而为二之尤为细密耳。又薛氏复初，谓脾分左右两条，其意亦从甜肉与脾，同谓之脾，其左之一条，固今之所谓脾在胃左者，其右之一条，则即胃下横陈之甜肉也。寿颐按：薛氏此说亦见《太原医学杂志》十五期纂述门，皆可参考。由是言之，古人所谓脾司消化之职，而运行中州大气者，确合生理之真诠，特不可呆执新学家言，以读古人书耳。必以参互观之，得其会通，而后中外古今，乃始同条共贯，似此慧眼，正不易得。今乃知笃信好古之真儒，与彼醉心欧化之时彦，各趋一端，反唇相讥者，盖未免两失之矣。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紧为邪风激搏，伏于荣卫之间，为痛为寒。浮紧为伤寒身痛；沉紧为腹中有寒，为风痙。左寸紧，头热目痛，舌强；紧而沉，心中气逆冷痛。关紧，心腹满痛，胁痛肋急；紧而盛，伤寒浑身痛；紧而实，痙癖。尺紧，腰脚脐下痛，小便难。右寸紧，鼻膈壅；紧而沉滑，肺实咳嗽。关紧，脾寒腹痛吐逆；紧盛，腹胀伤食。尺紧，下焦筑痛。

【正义】搏当作“薄”，迫也，逼也。伯仁之所谓邪风，即是寒风袭于荣卫，故脉应之，紧而有力，仍是太阳伤寒脉紧之义。若曰风伤，则风为阳邪，脉不当紧矣。风痙为痰病，为神经起伏变化之病，脉不当沉紧，滑氏为此说，盖误以痙病作痙阴沍寒论也。

《濒湖脉学·脉紧主病诗》：紧为诸痛主于寒，喘咳风痙吐冷痰。浮紧表寒须发越，紧沉温散自然安。寸紧人迎气口分，当关心腹痛沉沉。尺中有紧为阴冷，定是奔豚与疝疼。

【正义】濒湖谓喘咳脉紧，以风寒外袭，约束肺气而言，不可谓其不是，然喘咳之源不一，亦不可一概而论。若风痙则多非寒证，胡可断其脉之必紧？乃濒湖仅据其呕吐冷涎以观之，遂以为寒饮窒塞使然，此知其一不知其二者。若夫奔豚之病，仲景止以寒水上泛，肾气攻冲而言，确指肾家寒水立论，然气已上逆，奔涌有余，脉必不沉不紧，濒湖于此，尚认作肾寒本部之病，岂非大误。且今之阴虚于下，肾气不自摄纳者，犹有肝肾虚火升腾，而亦气从少腹上冲者，是为虚火，其动气证状，正与仲景之所谓奔豚者同，而一属于寒，一属于热，病情且与仲景之论，绝端对峙，亦何尝不可谓是奔豚，则其脉更必虚数。濒湖但凭理想，竟

〔1〕 脾 此字及紧接下文之六个“脾”字原脱，据上文文义补。

谓奔豚之脉,尺中必紧,又何足以知此?

《濒湖脉学》:诸紧为寒为痛,人迎紧盛为伤于寒,气口紧盛为伤于食,尺紧痛居其腹。中恶浮紧,咳嗽沉紧,皆主死。

士材《诊家正眼》:中恶祟乘之脉,而得浮紧,谓邪方炽而脉无根也;咳嗽虚损之脉,而得沉紧,谓正已虚而邪已痼也。咸在不治之例。

【正义】李氏此条,即为上条濒湖中恶二句作注。然所谓中恶祟乘,岂真是鬼之能为人祟,盖本若无病而猝然昏仆,即是《素问》所谓气血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实即气血陡冲,激动脑神经之类中风耳。故类中风诸证中,自宋以来,皆有中恶之一种,实缘古人不知此病原理,无以名之,乃名之以鬼祟,宋征于鬼,大是可嗤。其脉之所以浮紧者,气血既并走于上,其脉安得不浮而不紧?如其气火甚盛者,于脉应之,方且洪大无伦,搏击弹指,气势有余,苟其镇摄得宜,病亦何必不治,惟浮而无根者,则孤阳飞越,根本脱离,邻于《素问》之所谓不返则死耳。士材所谓浮紧不治者,其病理之真旨盖如此,然似此病机,诚非五十年前之谈医者所能梦见,以致彼此说鬼,皆作东坡,竟如郑人之相惊以伯有^{〔1〕},确是无可奈何之极思。而今而后,断不可再以此种謬言自污笔墨矣。士材所解咳嗽虚损,得沉紧脉不治之理,则言简意赅,洵有至理。

《景岳·脉神》:紧脉阴多阳少,乃阴邪激搏之候,为痛为寒。紧数在表,为伤寒发热,为浑身筋骨疼痛,为头痛项强,为咳嗽鼻塞,为瘰为疟。沉紧在里,为心胁疼痛,为胸腹胀满,为中寒逆冷,为吐逆出食,为风痙反张,为痙瘳,为泻痢,为阴疝,在妇人为气逆经滞,在小儿为惊风抽搐。

【正义】脉之为紧,多缘寒气约束,气血不舒,故于脉应之,亦紧而不散。紧字本义,原与宽字相为对待,在《内经》则亦曰坚,其义本同,是以主病为寒为痛,皆有坚凝之意。疟病多痰多积,脉多紧弦,亦以痰积皆实在之坚凝也。惟瘰属山岚毒气,必在地气发泄之时,始有此毒,似乎感其气者,其脉不宜紧束,要知既受其毒,气血亦凝滞以成病,是以于脉亦显紧象。其主吐逆者,亦气之壅塞也;惟风痙反张,惊风抽搐,于脉为紧,则以气血上冲,其势孔急,故脉来搏指有力,古人认作寒邪一类,非徒指鹿为马,且是以炭作冰,实属大有误会。说详前《金匱·痙病》脉紧如弦条。

石顽《三昧》:紧为诸寒收引之象,亦有热因寒束,而烦热拘急疼痛者,如太阳寒伤营证是也。然必人迎浮紧,乃为表证之确候;若气口紧坚,又为内伤饮食之兆,《金匱》所谓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也。仲景又云:紧脉从何而来?假令亡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也。假令咳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寒冷,故令脉紧也。详此三语,可谓曲尽紧脉为病之变端。而少阴经中,又有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是谓紧反入里之征验。又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此即紧去人安之互辞。辨不可下脉证中,则有脉来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此亦紧反入里之互辞。因误下而阳邪内陷,欲出不出,有似厥逆进退之象,故言欲厥,脉虽变

〔1〕 相惊以伯有 伯有,春秋郑国大夫良霄的字。他主持国政时,和贵族驷带发生争执,被杀。古代迷信传说他死后变为厉鬼。《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谓郑人畏伯有的鬼魂来作祟。后形容无故自相惊扰。

而紧状依然，非营卫离散，乍大乍小之比。而脉法中复有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之例，可见紧之所在，皆阳气不到之处，故有是象。夫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者痉，若伏坚者阴痉，总皆经脉拘急，故有此象。若脉至如转索而强急不和，是但紧无胃气也，岂堪尚引曰乎？

【正义】紧为诸寒收引之象，于一句中，将脉形病情，曲曲绘尽，最得脉理之真。

郭元峰《脉如》：紧脉暴病见之，为腹痛身疼，寒客太阳，或主风痉痙证。在尺阴冷腹疝；在关心腹沉痛。在左紧盛伤寒；在右紧盛伤食急而紧者是遁尸；数而紧者主鬼击。紧数在表，为伤寒发热，为浑身筋骨疼痛，头痛项强，为咳嗽鼻塞，为瘴疟；沉紧在里，为心腹疼，为胸腹胀满，为中寒逆冷，吐逆出食，为风痙反张，为痙癖，为泻利，为阴疝，女子为气逆经滞，小儿为惊风抽搐。又有如紧之脉，乃伤寒阴证绝阳，七日九日之间得此脉，仲景曰脉见转索者即日死。盖紧本属病状脉，而非死脉，但有新久之异，便有生死之分，不可不察。

【正义】脉紧如转索即日死，正以坚强太过，全无胃气冲和之态度，是即绝脉，与寻常之脉紧，字面同而脉理截然不同。郭谓新久之异，死生之分，殊非其义，读古人书，必须悟彻此中真味，岂可呆死于字句之下。然因此紧如转索，定属坏脉，更可知平常之紧脉，必不如转索无常，叔和之言，竟与仲景背道而驰，是何可以不正。丹波廉夫之辨，已见前脉紧形象条中，读者至不可忽。

第十八节 脉弦主病 脉搏脉劲脉喘主病并见

隋唐以前，恒以弦为阴脉，诚以弦为指下有力，重按不挠，而又劲直，是为阴凝已甚，乃有此状，故以属之厥阴肝脏。厥阴固为阴之尽也，细绎其所主诸病，盖与坚紧之脉，同条共贯。坚也紧也，皆主阴凝为病，而指下分明，挺然有力，岂非与弦直弦劲之义，无甚区别？惟推而衍之，既劲且直，亦属形势之有余，阴凝已甚者，当有此脉，而阳刚太过者，亦必有此脉，故《素问·阴阳类论》谓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又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又曰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可知弦脉主病，有阴亦有阳，正未可仅据弦脉属阴一句，而食古不化。且即以厥阴脉弦推之，厥阴为阴之尽而即为阳之初，故凡肝胆横逆，木火鸱张之时，其脉未有不弦劲搏击者。今人肝阳之病最多，弦脉之属阳证者，所在多有，惟弦细弦小而兼涩滞者，乃多阴证耳。又古书中多有脉搏之句，亦或曰劲曰揣曰喘，其义皆为应指有力，实皆弦急之类，未可从后人二十八脉中无是名而从盖阙，致貽数典忘祖之讥。兹并录入此，以从其类，庶乎读古人书，自有举一反三之悟耳。

《素问·至真要大论》：厥阴之至，其脉弦。

【正义】此以时令言之，非足厥阴肝之厥阴也。厥阴主时，当大寒以后，风木萌动之令，于脉应之，劲直而长，状如弓弦，木之象也。详见第一卷时令脉象节。

又大奇论：并小弦欲惊。

【正义】此专论肾肝之脉，自上文肾肝并沉为风水一句，直贯而下。启玄注谓脉小弦，为肝肾俱不足故尔。寿颐按：宋林亿等校语，谓肾肝并沉至并小弦欲惊。全元起本在厥论中，王氏移于此，则古本此节，专论厥逆为病，非泛言肝肾为病。盖肝肾之气，上逆为厥，是乃阴虚于下，阳浮于上为病，故肝肾之脉皆小，明是真阴薄弱，而反弦劲者，则为阴不涵阳，龙相

肆动之明证,所以病发厥逆,实与调经论之所谓气血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之理,同条共贯。惊者,固厥逆病中时有之证,亦即阳不安潜,无端鼓动而然,所以《太素》此节,亦在二十六卷经脉篇中,分别部居,颇与全元起本同符合撰,以此知王启玄移于大奇论中,甚非古人之意,且使病理晦黯,不可索解。此王氏编次《素问》已是纷乱失真,其注语亦随文敷衍,非独不能发明,且反以堕入五里雾中矣。欲惊,《太素》本作“亦惊”,似较《素问》为长,盖古人旧本矣。

《素·脉要精微论》: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脾。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

【正义】详见脉长主病脉坚主病本条。

《素·五脏生成篇》: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肱,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

【正义】色青为肝病之色,发见于外,而脉状且长,又左右弹击,搏指有力,是肝脉弦劲之太过者,其为肝木之气,郁结不通明矣。故知有积气在心下,必支柱于两肱之间,是肝络循行之部位。名曰肝痹者,肝之气血,痹着不通。得之寒湿者,寒湿之邪,痹其肝络,而又口与疝同法者,厥阴之络,气滞不宣,固与诸疝为病,同一理法也。

又: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以醉而使内也。

【正义】喘而坚,喘而浮,以脉状言之。喘字之义,殊难索解,考脉要精微论,心脉搏坚而长五句,今本《太素》俱作“揣坚而长”,是揣之与搏,同为二字,存颐窃谓作草书者,搏字揣字,形颇近似,盖传写者误搏为揣,而今本《素问》又误揣作喘,乃不可通耳。(互详脉坚主病,赤脉之至也喘而坚条下。)惟其心脉搏而坚,故曰心痹,肺脉搏而浮,故曰肺痹。其所谓搏,固即脉要精微论搏坚之搏,而亦即本节所谓肝痹之脉,长而左右弹也。浮亦肺之候,故诊为肺病。曰有积气在胸中,胸中固即肺部也,脉状如此,主病在肺宜矣。上虚下实,疑当作上实下虚,积气咋⁽¹⁾在肺,其为上实明甚。

《素·玉机真脏论》: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

【正义】详第一卷真脏脉本条。二搏字,《太素·十四卷·真脏脉形篇》皆作“揣”,亦即搏字之讹。

《素·通评虚实论》:巅疾之脉,虚实何如?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正义】详脉大主病本条。

《素·阴阳别论》:阴搏阳别,谓之有子。

【正义】此言胎孕初成时之脉,真阴凝聚,故阴分之脉,独见搏指有力,与诸阳之脉迥别,是为有子之征。此搏字以指下鼓动有神,霏霏充溢为义,亦非刚劲太过,后人每谓妊身之脉滑利,即此意也。

又:阴虚阳搏谓之崩。

(1) 咋 同“乍”。暂;突然的意思。《集韵》:“咋,一曰暂也。”

【正义】阴脉既虚，则阴无摄纳之权，而阳又搏击太过，有扰动震撼之势，则血不能守，而崩漏之病成矣。

又：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

【正义】此俱以搏击太过为义。盖与真脏脉之有刚无柔同意，故皆主死。其所谓死于某日，则不可尽泥，注家虽喜曲为附会，寿颐不敢如涂涂附，自欺欺人。《太素·三卷·阴阳杂说》篇，亦有此节，字句小有不同：二十日作三十日；十三日作十五日；十日死作十日平旦死；其病温作暮病温。可证古本旧有异同，原非一律，其理既不可知，正不必拘执字句，而多所穿凿矣。

《素·三部九候论》：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

【正义】此喘字当亦搏字之误。脉既盛大躁疾，而又搏击促数，刚劲太过，几于纯阳无阴，夏令得之，犹为相应，故曰主夏，则以平时无病而言也。若病脉得之，阳邪太盛，偏盛者必偏绝，日中当死，正其阳旺之时也。

《素·平人气象论》：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

【正义】此喘字亦当作搏字读。脉沉搏指，病势正盛，寒热为病，固邪势之有余也。

《素·大奇论》：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

【正义】脉大搏指，阳邪甚盛，而有血衄身热之证，则阳刚太过，宁不可危。

又：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

【正义】疝为气结之病，搏急沉皆结滞之脉，故有是脉者，当有是症。

又：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

【正义】搏而且小且沉，脉之结涩甚矣。肾部得之，其病在下，故当为肠澼下血。澼当作“辟”，积也。今本《素问》多作“肠澼”，其作肠辟者，浙局重刻明顾氏影宋嘉祐本，尚一见之，而袁刻《太素》，则肠辟之辟，多不从水，最是古本，乃知《集韵》之训澼字为肠间水者，殊为臆说。

《素·生气通天论》：脉流薄疾，并乃狂。

【正义】此薄疾之薄字，亦当读为搏击之搏。搏则指下有力，疾则气势皆盛，阳邪有余，故为狂易。此病狂皆气血冲脑之神经病也。东瀛医书，亦谓之精神病，不如名为神经病之确当。

《素·玉机真脏论》：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气来沉以搏，故曰营。

【正义】沉以搏，当作“沉以抟”，此是抟结抟聚之抟。说详第一卷时令脉象本条。

《素·示从容论》：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

【正义】肾主守藏，脉不宜浮，且弦为肝气之横逆，是乃肾阴不能涵阳，而肝木升腾太过，苟非肾之不足，何以致此。

《素·阴阳类论》：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

【正义】三阳者，太阳也。太阳为阳气之最盛，于时为夏，于脉应之，则弦浮而不沉。此弦乃指下劲直有力，故为阳盛之象，非弦细弦涩之阴脉也。

又：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灵至以病，皆死。

【正义】二阳之阳气亦盛，于脉应之，弦劲有力，亦固其所。然阳脉不当沉急不鼓，而乃相反，已非顺候。炅者，热也，热病而得此脉，岂其所宜。

又：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

【正义】少阳乃阳之初，由阴而乍出于阳，故谓之少，合乎春生草木之萌动，其脉当如弦之端直以长，亦合德于木之象也。凡少阳肝胆两经之病，皆当有此弦急不绝之脉。其曰至手太阴，上连人迎，是亦所以形况其端直以长耳。然手太阴是寸口脉，人迎是颈结喉旁大脉，相去太远，何以竟云上连？盖几经传写，容有讹误，不可望文生义，强为之说矣。

《素·脉要精微论》：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

【正义】此节经文，今本《素问》有误，兹据《脉经》订正。详见脉紧主病本条。

《甲乙·四卷·经脉篇下》：寒热夺形，脉坚搏，是五逆也。（《灵枢·五禁篇》同）

【正义】详脉紧主病本条。

又：咳，且溲血，脱形，脉小而劲者，是四逆也。（《灵枢·玉版》同）

【正义】详脉小主病本条。劲亦坚强有力之谓，与弦脉近似。

《灵枢·玉版》：咳，溲血，形内脱，脉搏，是三逆也。

【正义】此亦《甲乙·四卷·经脉篇下》原文。但今本《甲乙经》作“形肉脱喘”，而无“脉搏”二字，则《灵枢》“内”字，即肉字之讹。而今本《甲乙》，乃误搏为喘，又脱一“脉”字耳，此又搏字误作喘字之一证矣。

《伤寒论·喝病》：太阳中喝者，其脉弦细朮迟。

【正义】详脉细主病本条。

又太阳篇：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正义】详脉涩主病本条。

又：太阳病下之，脉弦者，必两胁拘急。

【正义】太阳表病，本非当下之病，误下之则表邪多有陷入于里之变。脉弦属少阳见证，太阳病下后得此，邪入少阳可知，且以脉之坚劲不和，又可知在里之阴邪凝结。既有少阳之脉，必有少阳之证，故当主两胁拘急，此太阳误下，邪陷少阳之脉证也。

又阳明篇：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

【正义】详脉涩主病篇本条。

又少阴篇：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得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正义】详脉迟主病篇本条。

又厥阴篇：下利脉沉弦者，后重也。

【正义】详脉沉主病篇本条。

辨脉法：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阳病见阴脉者死。

【正义】详第一卷阴阳虚实篇本条。

又：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

【正义】弦乃强直有力之状，诸病得此，或为实邪之尚盛，或为脏气之不和，无一非病进

之候,故曰脉之残贼。余详各脉主病本条。

平脉法:支饮急弦。

【正义】寒饮阴邪,弦亦阴脉,故脉弦为寒饮之证。然弦象弓弦,已是劲长挺直,形属有余,再合以急,则搏击坚强,势又甚盛,俱主实邪,固非轻浅之水饮,所当有此脉状,古人独以属之支饮一证,自与流饮、悬饮、溢饮三者不同。《金匱》四饮,今本皆作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归安莫枚士《研经言》,据巢氏《病源》四饮之名,有流饮,无痰饮,其所述流饮证状,即《金匱》痰饮一条,谓巢书皆本《金匱》,知今本《金匱》痰饮乃流饮之误,其说甚确,兹从莫氏订正。)惟支饮之义,从前各家,都无正解,寿颐谓此即檣撑之檣,与《伤寒论》之胸胁支满同义。古书凡檣柱檣撑之义,多借用支字,《周语》: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即檣柱之意。《西周策》:魏不能支。注:拒也。即檣撑之意。惟其饮邪积滞,檣柱于胸膈之间,窒塞不通,大实大满,与寻常寒饮,皎然不侔,故于脉应之,弦劲紧急,较为结实,证情脉象,两相符合。观《金匱》言支饮病状,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描摹檣撑闭塞之状态,历历如绘,且又谓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此“虚”字盖言其病状之稍轻者,非空虚之虚,喘满痞坚,而脉沉紧,其非虚证可知。)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又谓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又谓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凡叙支饮之状,无非大满大实,且所用之药,厚朴大黄,芒硝葶苈,又无一而非猛将,其为填塞胸膈,檣撑两胁之义,尤为显见。各注家每含糊略过,究嫌疏忽,而尤氏《金匱心典》,解作树之有枝,更是望文生义,陈修园、唐容川皆和之,则因不识古书文字之假借耳。

平脉法:肝者木也,其脉微弦,濡直而长,是肝脉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纯弦脉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脉如弦直,是肝脏伤,故知死也。

【正义】濡读为栗。肝脉如弦,亦必含有和缓之胃气,方为和平之脉,故肝病之脉,当栗直而长,是为可愈之兆。如其纯得刚劲之弦象,而全无和缓之态,则真脉见,而脏气竭矣,安得不死?

伤寒例: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

【正义】少阳禀春初生阳之气,合德于木,其脉之弦,固也。然伤寒之所谓少阳病,只是在经在府之证,寿颐窃谓尺部之脉,必不当与之俱弦,如其俱弦,则肝肾相火,浮露于外,岂独少阳受病?而伤寒例篇能为此说,终是浅人皮傅^{〔1〕}为之,正与太阳病尺寸俱浮,同一语病。寿颐以此而知必非仲景手笔,且即使王叔和为之,亦决不至如是之颠预草率也。

《金匱·痙病篇》:痙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

【正义】痙即痉字之隶变。汉人作隶,从至者多变为至。痙为项背强急之病,即后世之所谓角弓反张。《说文》痉训强急,而无痙字。《玉篇》痙字读充至切,而训为恶。寿颐窃疑孙强辈之增加,非顾氏旧本所有,形声义三者皆不足征。近人《金匱》注本,颇有改痙为痉者,于义为允。痉是强急之证,于脉应之,弦直而长,脉证自相符合。《金匱》又谓痙病发其汗已,其发如蛇。又谓伏弦者痙。《脉经》亦曰痙家其脉伏坚,直上下。其义皆近,所谓有是证当有是脉也。寿颐按:脉如蛇,亦无非形容其一线弦长之意,乃注家解作屈曲,唐容川又申言之曰:如蛇而不直弦者为欲解,皆所谓自我作古者也。余详脉紧主病本条。

〔1〕 皮傅(fù 附) 皮,表面的,肤浅的;傅,通“附”,附会。凭着肤浅的认识牵强附会。

又疟病篇：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正义】疟必有寒热往来，证属少阳，故其脉自见少阳之弦象。且疟之所以寒热往来者，必以里有暑湿痰浊，盘结不化，故寒热起伏乘时复发。脉弦又属饮家当有之象，即所谓无痰不成疟，无积不成疟也，故不论多热多寒，风邪寒邪，苟是疟症，无不以弦脉为必然之脉。可下可温可吐，亦可发汗针灸，皆随见证以祛除其积饮而已。

又胸痹心痛篇：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又：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正义】胸之所以痹而为痛者，无非寒邪饮邪，踞于胸膈之间，阻遏清阳，失其宣化之职。故于脉应之，阳分恒见为微细，即是阳气之不宜；阴分恒见为弦劲，即为阴气之凝结。所以开宣胸痹之法，必以运行清阳，破除浊阴为治。

又腹满寒疝篇：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胁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正义】趺阳为胃脉，微而且弦，是为阳气不行，郁遏在里，故知其当为腹满；其不满者，则为便难，及两胁疼痛，亦属气滞不化，阴寒凝滞之证。唐容川谓趺阳属胃，弦则肝脉，木来乘土，故有便难乃气欲上冲。寿颐谓阴寒之气，蔽抑清阳，不得条达，故脉见弦象而微小。腹满乃土气之闭塞，胁痛为木郁而不宣。所谓虚寒从下上者，正是木不得伸，上行侮土，故下则大便为难，上则两胁结痛。当以温药者，祛其阴寒，以舒木土之郁也。

又：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正义】此寸口脉弦，亦阴气凝滞，阳不得宣之证，故有啬啬之恶寒；胁下拘急而痛，亦与上条两胁疼痛无异。总之清阳不布，外有恶寒，亦固其所。陈修园以为与上条有内寒外寒之分，诚属不确。即唐容川谓此是肝木侮肺，故皮毛恶寒，亦是附会，失之迂远。独不思肺金本能剋木，如果木能乘金，则必势焰甚旺，又何有啬啬恶寒之见证？好谈五行胜复，而不从病情上细细体验，终是如涂涂附，无一是处，此向来医学家凿空之积习，而不自知其大言欺人，至今所以为新学家诟病^{〔1〕}者，皆此等议论，有以授之口实。唐容川书，未尝不自命不凡，以今观之，尚觉未能免俗，此不可不一扫而空之，以求得病理中自然之真相者也。

又：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正义】胁下正是少阳循行之部位，此处偏痛，而脉弦紧有力，是为少阳之阳气不舒，而阴寒凝结之实证也，故宜温药下之。互详紧脉主病本条。

又：腹满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

【正义】详脉紧主病篇本条。

又：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弦数者，当下其寒。

【正义】此以脉数而紧，为弦字描摹形态，总之是刚劲搏击，寒实之脉耳，故当下其寒。此脉数之不属于热证者，正以搏指有力，故谓之数，乃言其指下促急之意非五至为数之热甚明，是以云弦数者当下其寒。唐容川注《金匱》，谓脉数而紧为一句，乃弦状为一句，言脉数与紧相合，乃弦状也，此虽似紧，而实则弦脉云云，所见甚是。然其下乃谓弦数并见，火中伏寒，是为假热真寒，则又误认此“数字”当主热证矣。“火中伏寒”四字，不知他如何写得

〔1〕 诟病 耻辱，侮辱。《礼·儒行》：“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出？岂不弄成炉炭中藏有冰雪，可谓奇语。

又痰饮篇：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

【正义】此弦数之脉，亦以搏指促急为义，乃寒饮实邪，壅塞不通之应，亦非脉数为热之数，盖与《伤寒论·平脉篇》支饮急弦同义，皆为群阴凝结，不易宣通之证。所以申言之曰冬夏难治者，则以夏为纯阳之令，而乃有阴邪蟠踞之病，是天之阳和，犹不能胜此阴霾厉气，岂尚可乞灵草木，而易于祛除？若冬则本是锢阴沍寒，至阴得令，其势尤甚，谓之难治，谁曰不然？

又：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

【正义】沉为在里，弦属饮邪，故主悬饮内痛。此视支饮，尚觉稍轻，以但弦而不致于劲急太甚也。

又：脉双弦者寒也，脉偏弦者饮也。

【正义】此亦以寒饮属于弦脉之主病，皆与以上诸条同义。

又：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

【正义】水即寒饮，凡仲景所谓有水气者，皆寒饮之证。总之脉弦为阴邪结聚已甚之应，所主寒饮各症，非仅风寒新感之轻病，所以主治之药，如是猛厉，正与平脉篇支饮急弦之义，同条共贯。仲景之意，尤其彰明较著矣。

又：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

【正义】同一饮邪，而脉不弦，则其证不过喘而短气，此则风寒新感，饮证之轻者。

又转筋篇：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

【正义】转筋乃经脉强急之病，故脉亦上下直行，虽微细而必弦长，与痉病之脉，同一形象，盖转筋固即痉病之一端也。

《脉经·一卷·辨脉阴阳大法》：阳弦则头痛，阴弦则腹痛。

【正义】《脉经》本节，明言关前为阳，关后为阴，则所谓阳弦阴弦，亦以关前后分阴阳之位也。关前之应在上，弦则其气升浮，故当为头痛；关后之应在下，弦则其气内结，故当为腹痛。

又二卷·三关病候：寸口脉弦，心下愠愠，微头痛，心下有水气。关脉弦，胃中有寒，心下厥逆，此以胃气虚故尔。尺脉弦，小腹疼，小腹及脚中拘急。

【正义】此节脉弦，皆以阴凝于里而言。弦有搏击坚强之势，苟非气滞痰凝，脉状何为至此？其寸关尺三部，皆主寒水立论者，以阴气内凝，则脉道不利，而挺直坚劲之态乃见，所谓弦为阴脉者是也。寸主上焦，故其应在心下。水气即寒饮，《伤寒论》中凡言胸中饮邪，皆曰心下水气，是其先例。惟其寒饮蟠结不去，故心中愠愠不舒；其微有头痛者，则阴气上乘，而清阳受其蒙蔽，所以头额之间，闷窒而痛；其微而不甚者，阴邪所蒙，势力不厚，故不比肝胆阳升之头痛为盛。关主中焦，故其应在胃，寒则其气不行，故为心下厥逆。谓之虚者，阳气不布，即正气馁矣。尺主下焦，故其应在少腹及两足，疼痛拘急，固皆气滞寒凝之所致也。

又二卷奇经八脉病：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为督脉。腰膝强痛，不得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痼疾。脉来中央浮，直上下，痛者，督脉也。动苦腰背膝寒，大人癫，小儿痼也，灸顶上三丸。

【正义】此三节皆言脉直上直下，固即劲直而长，偏于刚劲之弦象。其主病则一为腰脊

强痛,不得俯仰,苟以寻常病理言之,则腰脊强痛,是为脉络不和,经输之病,其人既已经隧不利,关节俱强,于脉应之,挺直不挠,亦固其所,此即《金匱》之所谓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者,是矣。然叔和又以“大人癰病,小儿风痙”二句,联为一节,不知者几疑癰痙为病,与腰脊强痛,证情绝然不同,何以同得此直上直下之脉?其实大人之癰,小儿之痙,固皆有痉直强厥之候,实即《素问·调经论篇》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一条。今西国医家之所谓脑充血证,亦谓之血冲脑经,只以阴不涵阳,肝胆龙相之火,陡然上炎,冲激脑之神经,失其运动之常度,惟其气血上升,势极猛烈,所以脉亦挺直坚强,脉证病情,无不吻合。叔和于此,以腰脊强痛,不得俯仰,与大人之癰,小儿风痙,并走一炉,深合《内经》真旨,且亦与彼西学家新发明之病理,合撰同符,此所谓一病只有一理,无论古今中外,果得其真,那不异苔同岑^{〔1〕},心心相印。叔和次节,又以为动苦腰背膝寒,则适与上节一热一寒,两得其反,粗心读之,几疑血冲脑经证中,必不当有阴寒一候。抑知大人厥病,本是热厥寒厥,各极一端,即昏瞢猝仆者之痙痙强直,牵制震动,亦自有实热虚寒两途。而小儿之风痙痉直,则急惊多实热,慢惊多虚寒,尤其易识,在稍知医理者,当亦夫人而能言之。寿颐尝谓虚寒之极,冷气上冲,亦足使脑之神经,改变常度,故幼科虚寒之慢惊风证,其牵动强直之状态,亦与急惊风证,约略相似,但实热之牵掣,较为有力,虚寒之震动,较为无神,究竟脑之神经,失其知觉运动之本性,则无二理。今西学家既有所谓脑充血之实热证,亦有所谓脑贫血之虚寒证,明是两两相形,绝端相反,然为病之状,又何尝不约略相似。此可知叔和以“腰背膝寒”四字,亦与大人之癰,小儿之痙,并为一条者,乃指昏瞢强直中之虚寒,及小儿之慢惊风而言,与上节之所谓癰痙,病名虽同,而病理固离然大别。其脉之所以亦为直上下者,则体已牵强,脉象应之,而为弦直,又所宜然。此所以古今之论弦脉主病者,即以为肝胆火炎之应,而又谓弦为阴脉,凡如冰炭之各极其偏,似乎彼此相反者,而不知自有此两种病情,皆当有此脉象。独惜上古医书,所传无几,遂未有显言其一寒一热,两两不同之理,而后之读者,几乎莫名其妙,此则古医学书之所以最不易读,而不知隐隐之中,藏有神化不测之病理,正不可不于无字中求之,以探索古人未言之奥者也。且叔和于次节,更有“灸顶上三丸”一句,尤可见此专为阴寒之气上冲而言,故宜灼艾以宣其阳气,则阴霾开而清阳上升,脑经亦复其常,岂非慢脾风虚寒证回阳之一助,而大人癰病之因于虚寒者,从可知矣。此其病理医理,亦与西学家脑贫血之证治暗合。若脑充血病之气血冲上,则为肝胆浮阳,上乘颠顶,抑之降之,犹虞不及,更何可灸火以肆炮烙之虐,而叔和两节书之同中有异,又当研究此五字之有无,以辨淄澠^{〔2〕}之滋味矣。(寒气上冲,亦令脑经扰乱之理,寿颐所辑《中风斟诠》,亦备论之,可以互参,见《斟诠》一卷第十四节。)寿颐又按:古人皆以直上直下,弦劲坚强之脉,谓之督脉,《内经》已有明文,其理实不可晓,窃以私意逆之,此盖附会之说,正以痉厥强直,角弓反张之病,多得是脉,遂疑背属于督,乃勉强为之牵合,此乃古人未知有脑神经病之理,有此误会,而今则神经为病,实已昭明皎著,则从前理想家言,固已不攻自破。虽以病状言之,背反张者,亦未始不可属之督脉为病,究竟于治

〔1〕 异苔同岑 苔,苔藓类隐花植物;岑,《说文》:“岑,山小而高”。《艺文类聚·赠温峤》:“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后称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挚友为苔岑。

〔2〕 淄(zī)澠(shéng) 二水名,在今之山东省。相传二水味异,合则难辨,惟春秋齐国易牙能辨之。以此比喻合则难辨的事物。

疗之法，绝无关系，则必不可涂附古书，反觉多所窒碍。所谓古之大辘椎轮^{〔1〕}，今已不适于用者是矣。

又同卷：尺寸脉俱牢，直上直下，此为冲脉，胸中有寒痞也。

【正义】牢乃重按坚实有力之脉，本当为寒凝于里之病，而又尺寸皆然，且加以直上直下，挺然搏指，则在里在下阴寒之气，固已直冲犯上，故知下焦阴寒之病，上凌阳位，直犯胸中为病。盖胸中本以清阳用事，不当有寒痞之病，而乃尺寸之脉如是，宁非阴中寒气，已是凌驾乎群阳之上？此又弦脉主阴，极盛极急之脉证。所谓冲脉者，以冲脉之源，起于下极，本挟足少阴经，两两上行，如其肾气不藏，水寒上溢，则少阴之气，必从冲脉并道上升，泛溢奔腾，几有怀山襄陵之势，较之肾气上凌，奔豚之候，尤为猛烈。

又同卷杂病脉：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

【正义】此与《金匮》疟病篇同而有异。所谓微则为虚者，盖亦兼以弦言，惟其虽弦而细微无力，故知是虚；若虽弦而且代若散，则邪犹盛而正大衰，危机兆矣。

又同上：弦为痛痺。

【正义】痺者，气血之痺着不行，不通而痛，是实证也，故于脉应之，亦必弦劲有力。

又同上：偏弦为饮，双弦则胁下拘急而痛，其人涩涩恶寒。

【正义】此即《金匮》原文，但字句小有不同，已详见前。

又同上：弦急，疝瘕，小腹痛，又为癰病。旧校癰一作“痺”。

【正义】弦之与急，皆阴寒凝滞之征，故主病如是。校语“痺”字，从元泰定本，及明袁氏校本如此，通行本作“脾”，大误。

又同上：弦小者寒癖。

【正义】此癖字，盖即辟积之辟，其从水旁，则与肠辟之今作肠澼同。其实辟积之义，加水无谓，且与庄子澼淅之澼字相浑，而真义几不可晓矣。

又同上：弦而紧，胁痛，脏伤，有瘀血。

【正义】弦紧皆主坚实之证，故为病如此。

又五卷张仲景论脉：动弦为痛。

【正义】《脉经》此节，即《伤寒论·平脉法》之第一节，而叔和直以张仲景论脉标目，知叔和当日，固以辨脉、平脉二篇，认为仲景原文，然则近人竟以此为出于王氏手笔者，固不尽然。惟“动弦为痛”一句，以脉弦脉动，皆有凝滞闭塞之意求之，谓为当主有痛，理亦可信。而今本《伤寒论》作“动则为痛”，乃无弦字，以下句洪数热烦之例而言，似洪数为两种名义，取以对上句之“动弦”二字，亦属两种名义。寿颐窃疑《脉经》为长，盖今本《伤寒论》，又有传写之误。

又同上：寒则紧弦。

【正义】脉紧主寒，而弦亦阴脉，谓为寒病之征，亦是合理。惟今本《伤寒论》作“寒则牢坚”，乃与《脉经》不同。寿颐按：本节更有“支饮急弦”一句，《伤寒论》、《脉经》，两本皆同。考此节全文，本为四言韵语，若如《脉经》，则弦字韵两见，殊嫌复迭，当以《伤寒论》之作牢坚者，为长。

〔1〕 大辘椎轮 大辘，大车；椎轮，以圆木为轮的原始车子。谓大辘从椎轮逐步演变而成。后因以之比喻事物由创始逐渐发展，以至大成的进化过程。

又六卷肝足厥阴经病证：肝病其色青，手足拘急，胁下苦满，或时眩冒，其脉弦长。

【正义】详脉长主病本条。

又六卷脾足太阴经病证：寸口脉弦而滑，弦则为痛，滑则为实，痛即为急，实即为踊，踊痛相搏，即胸胁抢急。

【正义】详脉滑主病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弦为血气收敛，为阳中伏阴，或经络间为寒所滞，为痛，为疟，为拘急，为寒热，为血虚，为盗汗，为寒凝气结，为冷痺，为疝，为饮，为劳倦。弦数为劳疟，双弦胁急痛，弦长为积。左寸弦，头痛心惕，劳伤盗汗，乏力。关弦，胁肋痛，痙瘕；弦紧为疝瘕，为瘀血；弦小寒痺；尺弦少腹痛，弦滑脚痛。右寸弦，肺受寒，咳嗽，胸中有寒痰。关弦，脾胃伤冷，宿食不化，心腹冷痛，又为饮。尺弦，脐下急痛不安，下焦停水。

【正义】弦为坚强不散之象，故曰血气收敛，又形虽充畅，而势则拘束，故曰阳中伏阴。伯仁此八字颇堪为弦脉揭明奥义，所主各病，皆不能离此八字之神理，著此二句，而脉弦为病，虽有多端，竟能一概包涵，而无遗义，可谓传神于阿堵^{〔1〕}之中者矣。

戴同父《脉诀刊误》：弦而软，其病轻，而弦硬其病重。

【正义】脉之弦者，已有坚强劲直之势，乃曰弦而软者，盖形势虽已强其直，而尚有柔和之态，不甚坚刚，是为胃气犹存，病尚不甚；若一味强硬，按之不挠，则真脏脉见矣。同父此辨，确不可少。

又：弦数浮大，四者皆劳也。大者易治，脉气未衰，可敛而正也；弦者难治，血气已耗而难补；双弦则贼邪侵脾，尤为难治；加数则殆矣。

【正义】弦数浮大四者，皆外有余而中不足，故为虚劳之候。究竟形大，尚属气势之盛，此非以豁大空大而言，故曰脉气未衰，尚可以养阴摄纳之法，求其恬静；而弦则失之柔和，终是阴液欲耗，恢复洵是不易；双弦者，不仅肝木自病，而併乘脾胃之位，克制已深，是为两脏同病，故曰难治。

《濒湖脉学·弦脉主病诗》：弦应东方肝胆经，饮痰寒热疟缠身。浮沉迟数须分别，大小单双有重轻。寸弦头痛膈多痰，寒热痙瘕察左关。关右胃寒心腹痛，尺中阴疝脚拘挛。

【正义】濒湖以左关脉弦，主有痙瘕，盖以肝为藏血之脏，痙瘕血病，结而不行，故以为脉当应于左关，其实结聚脉弦，洵有至理，但结在何部，则何部之脉应之，必不可概系之于左关，李氏此说，殊不可泥。又谓右关当主胃寒，则寒饮脉弦，古人论之已详，但肝胆木火，侵袭中土，其脉亦弦，不当只知有胃寒一层，反嫌罅漏。其余诸病，则上文皆详言之矣。

李士材《诊家正眼》：弦为肝风，主痛主疟。弦在左寸，心中必痛；弦在右寸，胸及头疼。左关弦见，痙疟痙瘕；右关弦见，胃寒膈痛。左尺逢弦，饮在下焦；右尺逢弦，足挛疝痛。

【正义】此与李濒湖说大略相同，盖即本之于东壁氏者。胃寒，今铅印本有作胃塞者，其义虽似两通，然必非李氏本意，不可从。

又：两关俱弦，谓之双弦，若不能食，为木来克土，土已负矣，必不可治。

【正义】此可与上文戴同父说参观。

《景岳·脉神章》：弦为阳中伏阴，为血气不和，为气逆，为邪胜，为肝强，为脾弱，为寒

〔1〕 阿堵 六朝人口语，犹言这，这个。《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热，为痰饮，为宿食，为积聚，为胀满，为虚满，为虚劳，为疼痛，为拘急，为疟痢，为疝瘕，为胸胁痛。疮疽论曰：弦洪相搏，外紧内热，欲发疮疽也。弦从木化，气运乎肝，可以阴，亦可以阳，但其弦大兼滑者，便是阳邪，弦紧兼细者，便是阴邪。凡脏腑间胃气所及，则五脏俱安，肝邪所侵，则五脏俱病，何也？盖木之滋生在水，培养在土，若木气过强，则水因食耗，土为克伤，水耗则肾亏，土伤则胃损，肾为精血之本，胃为水谷之本，根本受伤，生气败矣，所以木不宜强也。矧^{〔1〕}人无胃气曰死，故脉见和缓者吉，指下弦强者凶。盖肝邪与胃气不和，缓与弦强相左，弦甚者土必败，诸病见此，总非佳兆。

【正义】凡此主病，义俱见前。景岳畅论弦脉五脏俱病之理，虽敷衍五行，不免陈腐，然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正惟肾阴不充，不能涵肝，故肝以恣肆，肝气既旺，脾胃必承其弊，此则肝脾肾三阴为病，正是相因而至。脉弦既见，三阴皆伤，固必然之势，万无可疑，先天后天，交受其病，夫岂细故？总之阴液既伤之后，而脉见细弦劲急者，必无可治之望。

石顽《诊宗三昧》：弦为风木主令之脉，故凡病脉弦，皆阳中伏阴之象。虚证误用寒凉，两尺脉必变弦。胃虚冷食停滞，气口多见弦脉。伤寒以尺寸俱弦，为少阳受病，少阳为枢，为阴阳之交界，如弦而兼浮兼细，为少阳之本脉；弦而兼数兼缓，即有入腑传阴之两途；若弦而兼之以沉涩微弱，得不谓之阴乎？经言寸口脉弦者，胁下拘急而痛，令人啬啬恶寒。又伤寒脉弦细，头疼发热者属少阳，此阳弦头痛也，痛必见于太阳。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此阴弦腹痛也，痛必见于少腹，皆少阳部分耳。少阴病欲吐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急温之。详此又不当以兼沉兼涩，概谓之阴。弦迟为胸中实也，审证合脉，活法在人，贵在心手之灵活耳。历诊诸病之脉，属邪盛而见弦者，十常二三，属正虚而见弦者，十常六七，其余他脉之中，兼见弦象者，尤复不少。在伤寒表邪全盛之时，中有一部见弦，或兼迟兼涩，便是夹阴之候，客邪虽盛，急需温散，汗下猛剂，咸非所宜，即非时感冒，亦宜体此。至于素有动气怔忡，寒疝脚气，种种宿病，而挟外感之邪，于浮紧数大之中，委曲搜求，弦象必隐于内，多有表邪脉紧，于紧脉之中，按之渐渐减小，纵之不甚鼓指，便当以弦脉例治，于浮脉之中，按之欽直，滑脉之中，按之搏指，并当从弦脉类看。迨夫伤寒坏病，弦脉居多，虚劳内伤，弦常过半，所以南阳谓为六经贼之首也。他如病疟寒饮，一切杂病，皆有弦脉。按《金匱》云：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尺多寒。弦小坚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主之。饮脉皆弦，双弦者寒也，偏弦者饮也，弦数者有寒饮。沉弦者悬饮内痛。他如腹痛数胀，胃反胸痞，癥瘕蓄血，中喝伤风，霍乱滞下，中气郁结，寒热痞满等病，种种皆有弦脉，总由中气少权，土败木贼所致。但以弦多弦少以证胃气之强弱；弦实弦虚，以证邪气之虚实；浮弦沉弦，以证表里之阴阳；寸弦尺弦，以证病气之升沉。无论所患何证，兼见何脉，但以和缓有神，不乏胃气，咸为可治。若弦而劲细，如循刀刃，弦而强直，如新张弓弦，如循长竿，如按横格，皆但弦无胃气也。所以虚劳之脉，多寸口数大，尺中弦细搏指者，皆为损脉，卢扁复生奚益哉！

高鼓峰《已任编》：弦如弓弦，按之勒指，胃气将绝，五脏无土，木气太甚，即真脏脉，凡病脉见之即凶。

〔1〕 矧(shèn 审) 况且，何况。《诗·小雅·伐木》：“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正义】此即《内经》所谓肝死状之脉。

吴山甫《脉语》：双弦者，脉来如引二线也，为肝实，为痛；若单弦，只一线耳。

【正义】此双弦之别解。不以两手俱弦为双弦，虽非习见之脉状，而确是偶一有之，总属气机窒塞所致，故曰为痛。

徐忠可《金匱注》：有一手两条脉，亦曰双弦。此乃元气不壮之人，往往多见此脉，亦属虚，愚概以温补中气，兼化痰，应手而愈。

【正义】此与《脉语》之所谓双弦同。乃又以为虚者，亦以气滞痰凝，脉道为之不利；曰温补，则元气不及，故谓之虚；又曰化痰，詎非络脉窒滞使然耶。总之非纯虚脉证。

黄蘊兮《脉确》：《脉经》谓弦脉举之无有，然疟脉有浮弦者，未尝举之无有也。经曰疟生于风，惟其风邪，故脉浮弦、且头痛如破、且《脉经》伤寒条中，亦有阳明中风，脉浮弦之语，则所谓弦脉举之无有，疑其误也。

【正义】《脉经》此说，本是误字。《千金》作“无力”。寿颐于第三卷弦脉形象本条已言之矣。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弦脉大要有三：有邪在少阳者，疟邪亦在少阳，故《金匱》曰疟脉自弦；有血气收敛，筋脉拘急者，故腹痛胁痛，痙瘕疝瘕多兼弦脉；有胃气衰败，木邪乘土者，故虚劳多见弦细数。《辨脉》弦为阴，《脉诀》弦为阳，并非也。

【正义】脉弦自有阴阳两途，古人或以为阴，或以为阳，只就一边言之，而忘其一边耳。此是古人之失检处，原非立言上乘。盖辨脉篇终非仲景原书，而高阳生之程度，又是不高，昔人皆有定论，丹波氏必以为非，亦不尽然，所举三者，其一宁非阳证阳脉，其二又何尝非阴证阴脉耶？

郭元峰《脉如》：弦从肝化，可阴可阳，其状端直以长，若箏弓弦，从中直过，挺然指下，体为阳中阴，脏司肝，时属春，运主木也。《经》云：轻虚以滑者，平；实滑如循长竿者，病；急劲如新张弓弦者，死。戴同父云：弦而软者其病轻，弦而硬者其病重。纯弦为负，死脉也。弦缓，平脉也。弦临土位，克脉也。弦见于秋，反克脉也。春病无弦，失主脉也，其病主诸疟，支饮悬饮，头痛膈痰，寒热瘕瘕，尺中阴疟，两手拘挛。又有如弦之脉，本非真弦，而或兼见，弦兼洪，为火炽；弦兼滑，为内热；弦兼迟，为痼冷；弦不鼓，为脏寒；弦兼涩，秋逢为老疟，弦兼细数，主阴火煎熬，精髓血液日竭，瘵瘵重亡之候也。若诸失血而见弦大为病进；见弦小为阴消。痰清见弦，为脾土已败，真津上溢，非痰也。又有似疟，阴阳两亏，寒热往来，脉亦见弦，急扶真元，亦有生者，若误作疟治，必枉死于见病治病之舛^{〔1〕}剂也。大要弦脉而病属经者易治，属腑者难治，属脏者不治。通一子云：诸病见此总非吉，六脉皆弦必是凶。《脉法》云：弦为肝风，主痛主疟，主痰主饮。弦居左寸，心中必痛；弦居右寸，胸及头痛。左关弦兮，痰疟瘕瘕；右关弦兮，胃气疼痛。左尺逢弦，饮在下焦；右尺得弦，足挛疝痛。又云：浮弦支饮，沉弦悬饮。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大主虚，弦细拘急。阳弦头痛，阴弦腹痛。单弦饮癖，双弦寒痼。亦初学察病之一端也。

【正义】郭氏论脉，皆集古人成言，汇之一处，使人便于浏览，精当处俱已见前，但就中亦有不可太泥者，如弦见于秋为克脉，春病无弦失主脉，究属太呆，病情活泼，胡可刻舟求剑。又谓左尺逢弦，饮在下焦，则太不可解矣。

〔1〕舛(chuǎn 喘) 谬误，错乱。《梁书·陶弘景传》：“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辄觉。”

第十九节 脉奭主病 脉濡并见

《素问·脉要精微论》：心脉奭而散者，当消环自己。肺脉奭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今不复散发也。肝脉奭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胃脉奭而散者，当病食痺。脾^{〔1〕}脉奭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胫肿若水状也。肾脉奭而散者，当病少血，至今不复也。

【考异】此节与《甲乙经·四卷·经脉篇》同，而字有小异。环，《甲乙》作“渴”。有校语曰：《素问》作“烦”。知今本《素问》之作环字者，更是讹误。二“今”字，《甲乙》皆作“令”。易，《甲乙》作“溢”。

【正义】《素问》此节，奭散诸条所主之病，多不可解，证以《甲乙》，字句且有不同，则王氏注本，不无讹误可知，而说者犹欲望文生义，终是自道其道，胡可为据，宜付阙如，存而不论。

《太素·二十三卷·杂刺篇》：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濡者，病持下。

【正义】此二句在《甲乙经·五卷·针道行揣纵舍篇》作“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灵枢·邪客篇》同。以此知《太素》与今本《甲乙》、《灵枢》同异不少。惟谓脉濡病持，亦自有理。惟其脉来柔奭，则可知邪势尚未坚实，而正气亦不充足，则邪正相持，两不相下，缠久何疑。但持下两字，联属成文，句法终是不妥，此则必有讹误矣。

《伤寒论·平脉法》：肝病自得濡弱者愈。

【正义】肝之平脉曰弦，本以挺直^{〔2〕}而长，有如弓弦状，其合德于本之巽^{〔3〕}茂条达，则肝既受病，脉必端直而长，乃是本然之象。如其气势有余，即邪盛太过之候，惟于挺直之中，含有柔和奭弱之态度，则即所谓和缓之胃气者是也，可卜其肝病有欲愈之机矣。

又：诸奭亡血。

【正义】此柔奭已甚，必为血脉空虚之候，故其必有失血血虚之病。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濡，阳气弱，自汗出，是虚损病。关脉濡，苦虚冷，脾气弱。尺脉濡，苦小便难。（旧校曰：《千金》云，脚不收风痺。）

【正义】寸口脉奭，是清阳之气，不可敷布；自汗者，卫外之阳不固也。关主中焦脾胃，奭则中州大气，不司旋转，故曰虚冷；曰脾气弱，即脾胃清阳之气失其职也。尺主下焦，奭则下元无阳，故为小便难，为脚弱不收诸证。

滑伯仁《诊家枢要》：濡为血气俱不足之候，为少血，为无血，为疲损，为自汗，为下冷，为痺。左寸濡，心虚，易惊，盗汗，短气；关濡，荣卫不和，精神离散，体虚少力；尺濡，男为伤精，女为脱血，小便数，自汗，多痞。右寸濡，发热憎寒，气乏体虚；关濡，脾软不化饮食；尺濡，下元冷急，肠虚泄泻。

《濒湖脉学·奭脉主病诗》：奭为亡血阴虚病，髓海丹田暗已亏。汗雨夜来蒸入骨，血山崩倒湿侵脾。寸奭阳微自汗多，关中其奈气虚何。尺伤精血虚寒用，温补真阴可起痾。

又：奭主血虚之病，又主伤湿。

〔1〕脾 原脱，据《素问·脉要精微论》补。

〔2〕直 原作“长”，据上下文义改。

〔3〕巽(chàng 畅) 通“畅”，旺盛。《汉书·郊祀志上》：“草木巽茂。”

【正义】湿淫于里，脾胃清阳之气，不司健运，脉来栗弱，亦固其宜。濒湖谓主伤湿，乃前人所未经道及者。但《脉经》所谓关脉栗，脾气弱，伯仁谓脾软不化饮食，已是此义特未尝明言脾为湿困之理耳。李谓栗主阴虚是也，但阴虚者未必皆属虚寒，“温补真阴”四字，殊觉说不过去，惟此是温养之意，非指温燥刚烈之温，否则宁不重伤其阴耶？

李士材《诊家正眼》：软主阴虚，髓绝精伤。左寸见软，健忘惊悸；右寸见软，膝虚自汗。左关逢之，血不营筋；右关逢之，脾虚湿浸。左尺得之，精血枯损，右尺得之，火败命乘。自注：软之为名，即软之义也。必在浮候，见其细软，若中候沉沉，不可得而见也。王叔和比之帛浮水面。

【正义】“髓绝”二字，言之太过。

又：濡脉之浮软与虚脉相类，但虚脉形大，而濡脉形小也。濡脉之细小与弱脉相类，但弱在沉分，而濡在浮分也。濡脉之无根，与散脉相类，但散脉从浮大，而渐至于沉绝，濡脉从浮小而渐至于不见也。从大而至无者，为全凶之象，从小而之无者，为吉凶相半也。浮主气分，浮举之而可得，气犹未败；沉主血分，沉按之而全无，血已伤残；在久病老年之人，见之尚未至于速绝，为其脉与证合也。若平人及少壮，及暴病见之，名为无根之脉，去死不远矣。

【正义】濡即栗字变体，止言其力量之不及，盖与弱脉相近，原不专以浮部而言，乃叔和以后言脉学者，每以帛水中，绵浮水面等说，为脉濡作注，实因不识濡、栗同字，谬从濡字水旁着想，遂失古人真义。士材既知濡即软义，而犹从浮字诠释，已是一误，乃又因浮字而说到无根，尤其一误再误，无惑乎前条之谬认为髓绝矣。

石顽《诊宗三昧》：濡为胃气不充之象，故内伤虚劳，泄泻少食，自汗喘乏，精伤痿弱之人，脉虽濡软乏力，犹甚峻补，不似阴虚脱血，纯见细数弦欲求濡弱，绝不可得也。

【正义】石顽亦不知脉濡脉软，同是一字，故以濡、软二字联属言之，宁不可笑！

郭元峰《脉如》：濡为中湿，为自汗，为冷为痺。寸濡曰阳虚，关濡曰中虚，尺濡曰湿甚，为泄泻。

第二十节 脉弱主病

《素问·阴阳别论》：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正义】淖为柔靡之义，《字林》所谓濡甚曰淖者是也。寿颐按：《内经》此节盖以脉言，惟其柔靡已甚，故曰刚柔不和，经气乃绝，是即软弱已甚之脉证可知。王氏《素问》注：血淖者，阳常胜云云，竟无一句可解，最是奇语。杨注《太素》曰：淖，乱也，音浊。亦不可解。皆非古人真义。

又平人气象论：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

【正义】详脉小主病本条。

又玉机真脏论：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青黄不泽，毛折乃死。

【正义】此脾败之真脏脉，中无王气，故脉弱之甚。

又：脉弱以滑，是有胃气。

【正义】详脉滑主病本条。

《甲乙·六卷·寿夭形诊病候篇》：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灵·寿夭刚柔》同）

【正义】详脉小主病本条。

《伤寒论·太阳篇》：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

又：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正义】两条俱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正义】详脉微主病本条。

又：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正义】详脉微主病本条。

又少阴篇：少阴病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正义】详脉涩主病本条。

辨脉法：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阳病见阴脉者死。

【正义】详一卷阴阳虚实节本条。

又：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正义】此非太阳病阳浮阴弱之发热，虽尺弱与太阳之阴弱同，而其所以弱者，则绝然不同。彼以感邪在表，里未受病，故阳部脉浮，主表有热；而阴部脉弱，主里无病，弱即不盛之义，陆九芝所谓无病为虚者也。此则真阴不足，而脉见为弱，确是虚弱、软弱之弱。其发热也，即《经》所谓阴虚生内热，岂非与太阳病之发热大异？然其所以发热者，乃是阴不胜其阳，不可谓阳陷入阴，如其果是阳陷于下，即当以升阳为唯一之治法，然试问阴虚于下者，可以升阳否乎？明明肝肾不足，而或妄为举陷，宁不拔其根而速其蹶^{〔1〕}？立言不慎，岂精于医理者能为此说。昔人每谓平脉、辨脉两篇非皆仲景手笔，此其是矣。

又：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

【正义】此盖以杂病言，则阳浮亦属血虚，阴气不充，故脉亦不足，而弱之主虚，更不待言矣。

平脉篇：肝病自得软弱者愈。

【正义】详见脉软主病本条。

又：诸弱发热。

【正义】此即辨脉篇尺脉弱，阴不足，发热之义。

又：弱者阳气不足。

《金匮·虚劳病篇》：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又：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

【正义】虚弱细微，皆血液不足之候，故谓是盗汗出多所致。喜当作“善”，盖传写之误。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弱，阳虚，自汗出而短气。关脉弱，胃气虚，胃中有客热，脉弱为虚热作病。其说云：有热不可大攻之，热去则寒起。尺脉弱，阳气少，发热骨烦。

【正义】脉弱为气血不足，故为阳虚，为自汗。肺气馁则气短，故以寸部征之。关主中焦，故曰胃虚，而又曰客热者，即热则气伤之理。尺弱主阴虚，故曰发热；尺主肾，肾主骨，

〔1〕 蹶(jué 决) 败也。《广雅·释诂三》：“蹶，败也。”

内热则生烦，故曰骨烦；而又以为阳气少者，盖指肾阳不足，又是一种原由。然同为脉弱者，彼此各有至理，是当以见证参之，然后可决，故必四诊具备，而后乃有定断，岂仅仅以指下辨之耶。

又四卷杂脉：弱为虚为悸。

【正义】脉弱者血不足，而血为心之液，血少者，心气心衰，故曰为虚为悸。

又：小弱而涩，胃反。

【正义】此必以关部得之，故主胃病，互详脉小主病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弱由精气不足，故萎弱而不振，为元气虚耗，为痼冷，为内热，为泄精，为虚汗，老得之顺，壮得之逆。左寸弱，阳虚，心悸自汗；关弱，筋痿无力；尺弱，小便数，肾虚耳聋，骨内痠痛。右寸弱，身冷多寒，胸中短气；关弱，脾胃虚，食不化；尺弱，下焦冷痛，大便滑。

【正义】弱主痼冷，阳气衰也，又主内热伤气，故脉亦弱，弱同而所以弱者不同，所谓言岂一端，各有所当者也。然不明言其理，而竟以痼冷内热两句联贯直下，终是未妥。内热之“内”字，周澄之刻本作“关”字，误。

李濒湖弱脉主病诗：弱脉阴虚阳气衰，恶寒发热骨筋委。多惊多汗精神减，益气调营急早医。寸弱阳虚证可知，关为胃弱与脾衰。欲求阳陷阴虚病，须把神门两部推。自注：仲景曰：阳陷入阴恶寒发热。

【正义】阴虚发热，乃肝肾真液不足，不能恋阳，以致阳无可依，而浮露于外。谓为尺脉当弱，似于阴虚之理，未尝不合。其实热已发矣，其脉必数，亦正未必皆弱。辨脉法不知是何妄人手笔，竟以阴不涵阳之热，谬认阳陷入阴，千里毫厘，何可不辨？果是阳气陷入阴中，则两尺之脉，当现阳脉，更何为而弱？寿颐于上文本条，已言之矣。濒湖于此，不知纠正，更尤而效之，且直指为仲景语，何其厚诬仲圣，一至于此。

柳氏曰：气虚则脉弱；寸弱阳虚，关弱胃虚。

李士材《诊家正眼》：弱为阳虚，真气衰微。左寸心虚，惊悸健忘；右寸肺虚，自汗短气。左关木枯，必苦挛急；右关土寒，水谷之疴。左尺弱见，涸流可征；右尺弱见，阳陷可验。

张石顽《诊宗三昧》：弱为阳气衰微之候。夫浮以候阳，今浮取如无，阳衰之明验也，故《伤寒》首言弱为阴脉，即阳经见之，亦属阳气之衰。经言寸口脉弱而迟，虚满不能食；寸口脉弱而缓，食卒不下，气填膈内，此二条，一属胃寒，一属脾虚，故皆主饮食。又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太阳中喝，身热疼重而脉微弱；可见脉弱无阳，必无实热之理，只宜辨析真阳之虚，与胃气之虚，及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耳。在阴经见之，虽为合脉，然阳气衰微已极，非峻温峻补，良难春回黍谷也。惟血痺虚劳，久嗽失血，新产及老人久虚，脉宜微弱，然必弱而和滑，可卜胃气之未艾；若少壮暴病而见脉弱，咸非所宜；即血证虚证，脉弱而兼之以涩，为气血交败。

丹波廉夫《脉学辑要》：脉弱，病后及老人见之顺，平人及少年见之逆。

第二十一节 脉 芤 主 病

《伤寒论》：太阳中喝者，其脉弦细芤迟。

【正义】详脉细主病本条。

平脉篇：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辨脉法：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解也。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金匱·虚劳病篇》：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正义】清读为圜，圜中有谷，泄泻完谷也。古之虚劳，皆属虚寒，良由其时地旷人稀，凝寒甚盛，固与今之大江以南，人烟稠密者，迥乎不同，故虽失精梦交，亦属阳虚气陷，清阳无权，所以有少腹弦急，阴头寒，及大便完谷诸证，无一非阴寒见象。而脉又于虚芤之中，或迟或紧，痼阴沍寒，确乎有据，此桂枝通阳，所以为必需要药，而后人且以天雄散方，附入《金匱》，汉唐心传，皆为是脉是证而设。此与今人之阴虚火扰，淫梦失精者，相去奚啻^{〔1〕}霄壤，善读古书者，当须辨得斯旨。

又：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正义】此又以弦大空虚之脉，而知为半产漏下，亡血失精之病，揭出寒、虚两字，以明斯脉斯证之真谛，所以与上条互相发明。详见脉革主病本条。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关脉芤，大便去血数升者，以膈俞伤故也。尺脉芤，下焦虚，小便去血。

【正义】寸芤主吐血，以血溢上涌，故以为当于寸脉征之。然气火奔涌之时，其脉方且洪大有力，不必中空，惟血去气衰，乃见芤耳。又谓微芤当主衄血，盖谓鼻血当不如吐血之甚，故以为微有芤象，实则鼻血之多者，亦何尝不如吐血之盈盆，此等以理想为分别，殊嫌粗浅。关芤而曰主大便去血，膈俞伤，岂以膈主中焦，遂谓芤脉当见于上耶？亦正未必然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芤主失血之候，大抵气有余，血不足，血不能通气，故虚而大，若芤之状也。左寸芤，主心血妄行，为吐，为衄；关芤，主胁间血气痛，或腹中瘀血，亦为吐血目暗；尺芤，小便血，女人月事为病。右寸芤，胸中积血，为衄，为呕；关芤，肠痈，瘀血，及呕血不食；尺芤，大便血。又云前大后细，脱血也，非芤而何？

【正义】伯仁谓脉芤属气有余而血不足，故其形虚大，以其有大而中空之义，立说未尝无理。惟其大也，遂以气有余为之附会，其实血溢于上，方其来势孔张之时，信是气火之太盛，然在盛时，脉必不芤，惟其血已去，气已平，乃现虚象，而脉为之空，芤之取义，重在中空，并不重在虚大，伯仁此说，殊不可泥^{〔2〕}。若胁有血气及腹有瘀血，则为实滞，脉当结涩，必不中空。肠痈亦是实证，伯仁乃以同是血病而连类及之，虽曰仍《脉诀》之误，然亦不思之甚矣。

《濒湖脉学·芤脉主病诗》：寸芤积血在于胸，关内逢之肠胃痈。尺部见之多下血，赤淋

〔1〕 奚啻 何止，岂但。《吕氏春秋·当务》：“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

〔2〕 泥 原作“呢”，据文理改。

红痢漏崩中。

【正义】濒湖此说，本之高阳生《脉诀》。然积血乃积瘀未去，脉当坚实，反谓中空，正与病情背道而驰，高阳之谬，不问可知，濒湖明者，胡亦尤而效之，殊不可解。次句高阳本文作“关内逢芤肠里痛”。夫肠痈亦是实证，脉何缘而反虚芤？此盖肠痈已溃之后，脓血已去，乃或有此现象，此则病理之宜然者，而高阳生糊糊涂涂不能说出真谛，其陋何如？其以肠痈系于关脉者，则病在小肠，尚未极下，于关应之，不为无理。濒湖补一“胃”字，较诸《脉诀》原文，诚为周密，然不为说明脓泄则芤之理，一似痈成实证，其脉已必如此，宁不误尽后学？而近人之论《脉诀》者，且谓肠痈为病，其脉诚芤，并伪撰实验以证之，欲为高阳生护法。寿颐窃谓此亦必在内痈内溃之后，则高阳生之说，容或不诬，而为此说者，并非尝明言其故，须知始传末传，脉证虚实，判如霄壤，而乃可以浑漠言之，终是所见未到。

张《景岳·脉神章》：芤为阳脉，为孤阳脱阴之候，为失血脱血，为气无所归，为阳无所附，为阴虚发热，为头晕目眩，为惊悸怔忡，为喘急盗汗。芤虽阳脉，而阳实无根，总属大虚之候。

【正义】《景岳全书》，最喜讲无根之脉，无非欲贯彻自己主张，必用大补地位，持论动辄失实，遂大招陈修园之吐骂，景岳诚有自取之道。论此芤脉，则确是中空，似乎重按豁然，“无根”两字，到此可无语病，且主失血，则谓之大虚，亦非无据。岂知芤之为义，仅属中虚，果重按之，尚有一层底面，无根之说，仍是不确，则洵乎通一子之议论，终是通其一而不能通其二者矣。

李士材《诊家正眼》：芤脉中空，故主失血。左寸呈芤，心主丧血；右寸呈芤，相傳阴伤。芤入左关，肝血不藏；芤现右关，脾血不摄。左尺如芤，便红为咎；右尺见芤，火炎精漏。

【正义】“心主丧血”四字，不成文理；“相傳阴伤”一句，亦是可笑。

张石顽《诊宗三昧》：暑病有弦细芤迟，血分受伤者。芤为失血之本脉，《经》云脉至如搏，血温身热者死。详“如搏”二字，即是弦大而按之则减也。又云脉来悬钩浮为常脉，言浮而中空，按之旁至，似乎微曲之状，虽有瘀积阻滞，而指下柔和，是知尚有胃气，故为失血之常脉。若弦强搏指而血温身热，为真阴槁竭，必死何疑。凡血脱脉芤，而有一部独弦，或带结促涩滞者，此为阳气不到，中挟阴邪之兆，是即瘀血所结处也。所以芤脉须辨一部两部，或一手两手，而与攻补，方为合法。

第二十二节 脉促主病

《素问·平人氣象论》：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

【正义】脉促言其独盛于寸，有短促迫急之态，细绎古书意义，初不以歇止而始谓之促，叔和因其气势迫促，有似歇止，遂以为数中一止之名，其意盖亦有在，尚不可谓之大谬。然自《脉经》以数中一止为促，与缓中一止为结，两两对举，且以属^{〔1〕}入《伤寒论》中之辨脉篇，遂令后人认为此是仲景手笔，由是只知有歇止之促，不知有寸口迫急之促，未始非叔和铸此大错。须知仲圣论中，明明以脉结脉代并提，辨歇止之有定无定，何尝以脉促与脉结，互作比较，即据仲圣以正叔和，则叔和之说，固难免于师心自用，妄作聪明之咎。《素问》此

〔1〕 属(chān 掺) 掺杂。《颜氏家训·书证》：“典籍错乱……皆由后人所属，非本文也。”

节，但据王氏注本，曰寸口脉中手促上击，其为独盛于寸，指下短促搏击之态，已是明白晓畅，何尝有歇止之意。而《甲乙经》则击字作“数”，亦无非迫急促数之义，正以其脉独盛于上，短促迫疾，有上无下，故于病应之，必为在上之络脉不舒，当主肩背有痛，有是脉应有是病，已与歇止之义，渺不相涉。再证之以《太素·十五卷·尺寸诊篇》，则作“寸口脉中手如从物上击者，曰肩背痛”，并无“促”字，而脉盛于上，寸口迫促搏击之态度，亦与王本及《甲乙》之义，无甚差池，从可知启玄所据之本，虽有此“促”字，尚非古本《素问》之所同，更与叔和所谓歇止之促，不可同日而语。奈何一孔之儒，犹只知有王氏歇止为促一说，且仅据启玄注本之《素问》，群以歇止作解，宜乎脉理之真，愈衍愈幻而不可问矣。互详第三卷脉促形象条中。

又大奇论：脉至而数，使人暴惊。

【正义】脉数之数，今皆读如朔音，谓为一息六至以上之总名。要知数训频数，已有短促急密之象，如孟子所谓数罟，数字训密，即读如促是也。而大奇论脉至而数之数，则以形势之迫急而言，不在乎往来之五至六至，正合寸口短促，迫急不舒之状，故主有气火陡升，暴迫惊骇为病。此“数”字即当读为促，只以形况其短缩急遽之态，而亦非叔和所谓数中一止之促也。

《伤寒论·太阳篇》：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

【正义】太阳病下之后，辄使表邪里陷，则里证为急，表证无存，仲景成法，即当治里，必不仍用表证之桂枝汤。而此节误下胸满，何尝非邪之内陷，然仲师则仍主以桂枝汤者，其必表证未罢可知。乃又不明言表证未罢，而仅有脉促胸满一句，既曰胸满，则表邪传里又可知，然则仲师之意，岂不即以“脉促”两字明著其为表证未罢之脉？良由脉之所以促者，即为寸口独盛之脉，寸为阳而属于表，脉盛在此，即为表证确据。更可知此节“促”字，万万不能以歇止之义妄为附和，如果歇止，即非表证，仲师圣法，又何尝有证不在表而仍用桂枝汤者？此即以《伤寒论》此条之义寻绎之，而可悟脉促之不当作歇止观者也。惟其脉促于寸，定为表证应有之脉，而后仍当用桂枝之原方，但兼胸满，则误下苦寒之药，已伤其胸中阳气，于是桂枝汤中之芍药阴药，即不可混投，是为桂枝去芍之真旨。且仲师本节之下，又有微恶寒者，直加附子，更可知脉促之不必六至。设如叔和所说数中一止，其名为促，其病属于阳盛，而仲师乃用桂枝附子之阳药，且去芍药而不和其阴，诿以阳盛之病为不足，更助以阳药而速其亢阳耶？此叔和“阳盛则促”四字，有以知其必不可为仲景此节作解者。夫立一说而有时可通，有时不可通，则其说必不能无弊，此叔和数中歇止为促之窒碍难通者，一也。

又太阳病篇：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正义】太阳病误下，而其人利遂不止，是邪已陷入于里，其为里证，尤较明了，而仲景乃郑重申明之曰表未解，则脉促明为表证之脉可知。惟其脉犹独盛于上，尚未显见内陷脉象，故曰表未解，此促之必不为歇止，其旨更显。如果脉得歇止，而证又利下不止，宁非误下里虚，脉证俱合，仲景又何所据而直断其为表犹未解。再合之以喘及汗出二者，是为阳邪被遏，闭塞于上之脉证，纵有利下，不可谬认为寒药误下之里寒，而当以热陷于里主治。此仲景用葛根以升举脾胃清阳，而又以芩连清里热下利之大法。否则误下之后，脉且歇止，而汗出利下，又岂可更用芩连之寒药？此叔和数中一止为促之必不可通者，又其一也。

又太阳篇：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

【正义】太阳误下，邪陷于里，其变证当为结胸，本论言其证治详矣。如不结胸，则虽经误下，而邪不内陷，其证未坏，故曰此为欲解。然何以欲解之脉，乃名以促，则仲师意中之脉促，必不以歇止而言可知。若使促为歇止，则证虽不为结胸，而脉为之止，又安得有欲解之可言。然则此节之促，仍是独盛于上之义，正以邪未内陷，犹在阳分，故于脉应之，亦独盛于寸部之阳位，此其脉病皆不内传，所以知其欲解。此脉促之必不可认作歇止者，又其一也。

又厥阴篇：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正义】此厥阴阴盛之脉^{〔1〕}证。手足厥冷，而当用灸法以回其阳，则脉促不舒，颇与厥逆之证情相合，似可以叔和之所谓歇止者说矣。然此节证属阴盛，又与叔和阳盛则促之义，大相矛盾，世岂有得阳盛之脉，而犹可火灸者，则仲景意中，又不以数中一止为促可知。盖脉只见于上之寸部，短促不申，是为支脉应有之脉，故宜于灸法以冀回阳，仍是《脉诀》寸口独盛之旨。学者试以此节阴证脉促之理，反复思之，更可知叔和数中一止，阳盛则促之说，为不足训矣。

荀悦《申鉴》：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

【正义】此言气短息升之人，其脉为促，宁非气结于上，升而不降，故脉亦应之，独盛于上。此促字合促数短促两义而言，固不论其止与不止。荀氏并非医家，而所论促脉，颇与《脉诀》同符合撰，此可知汉代经书，皆知脉促之真义。高阳生自有师承，非杜撰者可比，奈何今之号为知医者，胥为王叔和之应声虫，而不复详考古说以参证之，非所谓一孔之见，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耶。

《脉经》：短而急者病在上。

【正义】此脉之短急，盖以寸口言之。脉显于上部，故主病在上，此即《脉诀》寸口独盛之促脉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促，阳独盛而阴不能相和也。或怒气逆上，亦令脉促。为气粗，为狂闷，为瘀血发狂，又为气为血为饮为食为痰。盖先以气热脉数，而五者或一有留滞乎其间，则因之而为促，非恶脉也。虽然，加即死，退则生，亦可畏哉！

【正义】伯仁固从叔和之说，以促为数中一止之脉，故所言如此。然脉独盛于寸口，迫促不舒，谓为阳独盛而阴不能和，理亦不悖。所列各证，皆以阳盛实病取义，病理亦尚相合，姑存之。

《濒湖脉学·促脉主病诗》：促脉惟将火病医，其因有五细推之。时时喘咳皆痰积，或发狂斑与毒疽。

【正义】濒湖亦宗叔和歇止之说，以促为阳盛者，故立言如是。然苟以仲景论厥阴病脉促厥逆可灸一条细绎之，岂不大相矛盾耶？惟喘咳痰积，其病在上，脉独盛于寸口，尚为可通耳。 顾按：李氏《诊家正眼》及石顽《诊宗三昧》所言促脉，皆主歇止，如涂涂附，谬戾已甚，适足以乱学子耳目，太不可训，辨之徒滋辞费，兹概屏除不录，以省葛藤。

第二十三节 脉革主病

《素问·脉要精微论》：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

〔1〕脉 原作“赅”，据医理改。

【正义】《素问》此节所谓浑浑革革，虽与诸家论脉者之言革脉，不甚吻合，然脉形之取义于革者，无非言其外之坚强有余，而内之精神不逮，外强中干之势，说脉者无一不符，则《素问》之所谓浑浑革革，与如涌泉，宁非邪气有余，病势正盛，故为病进而可危。若再进一步，搏指绰绰，有刚无柔，即为真脏脉之不得胃气和缓者矣，故可以必死断之。此与《金匱》之论革脉，情势未必尽同，而其理固一贯之。余详前脉紧主病本条。

《金匱·虚劳病脉证篇》：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正义】详见脉芤形象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革者，气血虚寒，革易常度也。

【正义】伯仁以变革之义为脉革说解，语近肤浅，不可为训。

李濒湖革脉主病诗：革脉形如按鼓皮，芤弦相合属寒虚。女人半产并崩漏，男子营虚或梦遗。

【正义】革如鼓皮，外似有余，内实不足，故言其形状，则曰芤弦合看。而所主之证，为失血失精，半产崩漏，即脉芤之主失血意也。

李士材《诊家正眼》：革主表寒，亦属中虚。左寸之革，心血虚痛；右寸之革，金衰气壅。左关遇革，疝瘕为祟；右关遇革，土虚为疼。左尺诊革，精空可必；右尺诊革，殒命为忧。女人得革，半产漏下。

张石顽《诊宗三昧》：婴宁生曰：革乃变革之象，虽失常度，而按之中空，未为真脏，故仲景厥阴例中，有下利肠鸣脉浮革者，主以当归四逆汤，得非风行木末，扰动根株之候乎？又云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金匱》半产漏下，主以旋复花汤，得非血室伤惫，中有瘀结未尽之治乎？其男子亡血失精，独无主治，云岐子补出十全大补一方，得非极劳伤精，填补其空之谓乎？是以长沙直以寒虚相搏例之，惟其寒，故柔和之气失焉；惟其虚，故中空之象见焉，岂以革浮属寒，不顾肾气之内愈耶！

【正义】婴宁生乃滑伯仁之别号。寿颐按：伯仁论脉，只有《诊家枢要》一书，而此条石顽所引，乃不见《枢要》中，且仲景厥阴例中，亦无脉浮革主以当归四逆之条，石顽云云，殊不可解。

第二十四节 脉 牢 主 病

《伤寒论·平脉法》：寒则牢坚。

【正义】牢以沉实取义，故于病属寒，与脉坚主寒之义本同，故此节以牢坚并列，可知牢脉即坚实之意，似不必别为专条，等于骈指。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篇》：关脉牢，脾胃气塞。尺脉牢，腹满，阴中急。

【正义】牢即坚实，故主病如此。

又二卷奇经八脉病：凡尺寸脉俱牢，直上直下，此为冲脉，胸中有寒疝也。

【正义】此即弦直之强有力者，故谓之牢。详见脉弦主病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牢脉沉而有力，劲而不移，为里实表虚，为胸中气促，为劳伤。大抵脉之近乎无胃气者，故诸家皆以为危殆之脉。亦主骨间疼痛。

李《濒湖脉学·牢脉主病诗》：寒则牢坚里有余，腹心寒痛木乘脾。疝癰瘕瘕何愁也，失

血阴虚却忌之。自注：失血者脉宜沉细，反浮大而牢者死。虚病见实脉也。

士材《诊家正眼》牢主坚积，病在乎内。左寸之牢，伏梁为病；右寸之牢，息贲可定。左关见牢，肝家血积；右关见牢，阴寒痞癖。左尺牢形，奔豚为患；右尺牢形，疝瘕痛甚。

又曰牢脉所主之证，以其在沉分也，故悉属阴寒；以其形弦实也，故咸为坚积。

张石顽《诊宗三昧》：叔微云牢则病气牢固，在虚证绝无此脉，惟湿痉拘急，寒疝暴逆，坚积内伏，乃有是脉。历考诸方，不出辛热开结，甘温助阳之治，庶有克敌之功。虽然，固垒在前，攻守非细，设更加之以食填中土，大气不得流转，变故在于须臾，可不为之密察乎？若以牢为内实，不问所以，而妄行迅扫，能无实实虚虚之咎哉！大抵牢为坚积内着，胃气竭绝，故诸家以为危殆之象云。

郭元峰《脉如》：牢为心腹疼痛，为疝结癥瘕，为气短息促。

第二十五节 脉动主病

《素问·平人氣象论》：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

【正义】妊娠之脉，恒见滑利，盖阴阳和合之初，气血匀调，脉道当无不流利之理。视气滞血凝，经闭不通之脉多涩滞者，自当有此区别。而脉之所以号为动者，只以滑疾爽利而得此名，原与滑字本义，同此景象，即曰指下如豆，厥厥动摇，亦仍是形容其圆替如珠，绝无迟滞之意，妊脉病脉之辨，只此一语，实已尽抉奥旨。惟妊娠之脉，何以独显于手少阴经脉，其理颇难索解。考宋校谓隋全元起注本作“足少阴”，始知胎元乍结之时，本当以肾脉为据。阴阳别论言：阴搏阳别，谓之有子，亦指阴部之脉，搏疾动滑，显然与阳部之脉有别，则必以尺脉为主可知，岂可以手少阴脉之诊于左寸者同日而语？然后知启玄所据之《素问》作手少阴者，明是传写之误，而偏能望文生义，随手涂附，王氏之言，诎可为训？奈何后之作者，如马元台、张隐庵等，皆从王本，愈说而愈不可通，扣槃扞烛之谈，诸注家其何以自解耶？《甲乙·十二卷·妇人篇》，及今本《灵枢·论疾诊尺篇》，《太素·十五卷·尺寸诊篇》皆作“手少阴”，盖诸本之传说多矣。

《素问·阴阳别论》：静者为阴，动者为阳。

【正义】此以动静相对成文，盖言缓急静躁之不同，非厥厥如豆之动脉。

《伤寒论·太阳篇》：太阳病脉浮而动数。

【正义】此亦以流利滑疾为动，病属阳邪，故太阳病脉浮而动数，亦非厥厥动摇之动。此节下文有“动则为痛”一句，寿颐按：下文言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是误下之后，脉之动数者变迟，而后有膈痛结胸之证，则未误下，未变迟之时，动数之脉，不为痛也。盖浅人据《脉经》动则为痛之文，妄以窜入仲景书中，而不自知其理不可通，真所谓断鹤续凫者矣。然历来为《伤寒论》作注者，皆不能悟此妄窜之迹，知医学家之古书，殊不易读。说详拙编《读伤寒论随笔》。

《金匱·虚劳篇》：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正义】详脉芤主病本条。

又惊悸篇：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即为悸。

【正义】脉动有飘摇不宁，中无所主之态，脉生于心，可以知其心之不宁，既动且弱，惊悸宜也。

《伤寒论·辨脉法》：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阴病见阳脉者生。

【正义】详脉有阴阳节本条。

又：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

【正义】脉动则流利太过，非恬静安和之本色，是阴阳两气不能和谐，必有搏击争战之事。阳脉动者，阳不能潜藏，故知其当汗出；阴脉动者，阴不能涵阳，故知其当有发热。此阳动阴动之阴阳两字，当指尺寸言。寸脉主外，寸部搏动，是为阳越于外，则汗出固宜。尺脉主里，尺部搏动，是为阴不内守，则虚热发矣。惟辨脉篇此节原文，下有形冷恶寒者三焦伤也二句，非特文义不属，抑且无谓，必有讹误，不可强解。

又平脉篇：动则为痛。

【正义】脉动虽曰流利，然有迫促不安之势，知其气血必有乖悖^{〔1〕}之处，故主有痛。此与妊子脉动之义，别是一理，而各有精义。学者能于此中同异，深长思之，然后指下推求，庶有得心应手之妙悟。

《脉经·五卷》引张仲景论脉，作动弦为痛，以弦之挺直刚劲，亦必主气血之不和尔。

伤寒例：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正义】此以表邪言。阳邪在表，则脉动数浮大。服药而动数变迟，浮大减小，是邪已解之征，故为愈证。

《脉经·四卷·杂病脉》：动为痛为惊。

【正义】解见上。

滑伯仁《诊家枢要》：动为虚劳体痛，为崩脱，为泄利。

《濒湖脉学·动脉主病诗》：动脉专司痛与惊，汗因阳动热因阴。或为泄利拘挛病，男子亡精女子崩。

【正义】拘挛之义费解，岂以筋脉不舒之拘挛痛痺言耶？

李士材《诊家正眼》：动脉主痛，亦主于惊。左寸得动，惊悸可断；右寸得动，自汗无疑。左关若动，惊及拘挛；右关若动，心脾疼痛。左尺见动，亡精为病；右尺见动，龙火奋迅。

石顽《诊宗三昧》：动为阴阳相搏之候，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是指人迎气口而言。然多有阴虚发热之脉，动于尺内；阳虚自汗之脉，动于寸口者。所谓虚者则动，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金匱》有云脉动而弱，动则为惊，弱则为悸，因其虚而旺气乘之，惟伤寒以大浮数动滑为阳，是专主邪热相搏而言，非虚劳体痛，便溺崩淋脉动之比。而妇人尺脉动甚，为有子之象，经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又云妇人手少阴动甚者，妊子也。以肾藏精，心主血，故二处脉动，皆为有子，辨之之法，昔人皆以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为言。然妊娠之脉，往往有素禀一手偏大偏小者，莫若以寸动为男，尺动为女，最为有据。

【正义】阳动阴动，以尺寸言，拙说已见上文本节，石顽谓指人迎气口非是。此两“虚”字，皆以正气言，乃引邪之所凑两句，更有误会。又谓虚而旺气乘之，太不可解。虚劳体痛，便溺崩淋等证，何以脉动，盖亦因虚因痛耳。妇人尺脉动甚，谓之有子，正以二气氤氲，乍相结合，故尺脉搏动有力。《素问》手少阴脉动甚一句，原是王启玄注本之误，石顽乃以肾藏精心主血作骑墙两可附会之说，反为不确。左大顺男，右大顺女，皆当以尺脉辨之，所见已多，

〔1〕 乖悖(wū 五) 背离，不一致。《左传》昭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悖，逆，违背。《汉书·王莽传》：“财饶势足，亡所悖意。”乖悖，违背，不一致。

颇堪自信,但体质不齐,不能执一端以论定千万人耳。寸动为男,尺动为女两句,无理可喻,不足征也。

周澄之《脉义简摩·第四卷》:脉法云右寸得动,自汗无疑;左寸得动,惊悸可断。左关拘挛;右关脾痛。左尺亡精;右尺火迅。是可按部位以察病也。后世谓动脉独诊关部者,是泥于仲景脉见关上之文,殊不知仲景云阳动则汗出,明指左寸属心,汗为心液;右寸属肺,肺司皮毛,故主汗出也。阴动则发热,明指左尺见动,真水不足;右尺见动,相火虚炎,故发热也。大抵动脉在诸脉中,最为搏击有力,是阴欲伏阳而阳不肯伏,故为百病之善脉也。乃有如动之脉,指下散断圆坚,有形无力,此真阳已熄,阴气凝结,而大气不能接续。如心脉之如循薏苡,如麻豆击手,按之益躁疾,非心阳散歇而不返者乎?

【正义】周氏论脉,有时过求其深,反不可解,谓动脉最为搏击有力,未免言之太过。阴欲伏阳而阳不肯伏,故为百病之善脉两句,太不可解。

又:凡阳气乍为阴寒所伏,阳气尚强,不受其制者,与阴寒之病,久服温补,阳气内复,欲透重阴者;又风寒湿热杂处膈中,以及气寒血热,阴阳易位而相激者,脉皆见动,故主病为湿热成痰,为血盛有热,及忧郁膈噎,关格吐逆,大小便不利诸证,拙著仲景辨脉章句中一条录左。夫动者气郁于血分,而迫欲发之象也。既曰阴阳相搏矣,何以又分阴动阳动也?盖相搏之阴阳,指阴阳之气,见于脉之浮沉者也。其气来倏浮倏沉,鼓指有力,如人之相斗而搏者。阳动阴动之阴阳,指动脉之见于寸见于尺者也。二气不畅,则必相争,阳负而阴欲胜之,则僭迫阳位而动于寸;阴负而阳^{〔1〕}欲胜之,则侵入阴位而动于尺。

何西池《医编》:数而跳突名动,乃跳动之意。大惊多见此脉,盖惊则心胸跳突,故脉亦应之而跳突也。

第二十六节 脉伏主病

《脉经·二卷·三关病候》:寸口脉伏,胸中逆气,噎塞不通,是胃中冷气,上冲心胸。关脉伏,中焦有水气,溏泄。尺脉伏,小腹痛,癥瘕,水谷不化。

【正义】此皆以阴寒凝滞而言,是为脉伏中之一证,然亦有热盛于里,气窒不通,及其他种种,而脉伏不显者。此当细求其故,并以其余之兼证参之,有不可一概论者矣。溏泄虽是下焦病,然正惟中阳无权,所以水谷不分,走入肠间,认作中焦水气,极有卓见,若浅者说之,必谓是下寒矣。以此层眼光读之,则“水谷不化”四字,当在“水气”下,或为传写者乱之。

又四卷杂病脉:伏者霍乱。

【正义】霍乱乃气乱于中,故脉多伏而不见,此固合湿热结滞,及真寒直中之寒热两者,而一以贯之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伏为阴阳潜伏,关隔闭塞之候。为积聚,为癥瘕,为食不消,为霍乱,为水气,为荣卫气闭而厥逆。关前得之,为阳伏;关后得之,为阴伏。左寸伏,心气不足,神不守常,沉忧抑郁;关伏,血冷,腰脚痛,及肋下有寒;尺伏,肾寒精虚,癥瘕寒痛。右寸伏,胸中气滞,寒痰冷积;关伏,中脘积块作痛,及脾胃停滞;尺伏,脐下冷痛,下焦虚寒,腹

〔1〕 阳 原作“阴”,据医理改。

中痼冷。

《濒湖脉学·伏脉主病诗》：伏为霍乱吐频频，腹痛多缘宿食停。蓄饮老痰成积聚，散寒温里莫因循。食郁胸中双寸伏，欲吐不吐常兀兀。当关腹痛困沉沉，关后疝疼还破腹。

【正义^{〔1〕}】以协韵之故，而甚至以“破腹”二字，形况其作痛之势，得毋骇人听闻耶？

又：伤寒一手脉伏曰单伏，两手脉伏曰双伏，不可以阳证见阴为诊，乃火邪内郁，不得发越，阳极似阴，故脉伏必有大汗而解，正如久旱将雨，六合^{〔2〕}阴晦，雨后庶物皆苏之义。又有夹阴伤寒，先有伏阴在内，重复感寒，阴盛阳衰，四肢厥逆，六脉沉伏，须投姜附及灸关元，脉乃复出也。若太溪冲阳皆无脉者必死。

【正义】热郁于里，而脉伏不见，阳明热实闭塞之证，时或见之，亟与荡涤疏通，大便一行，脉转滑大，岂是阳证阴脉之比？亦岂可谓之阳极似阴？若战汗之时，脉固有片时不应者，则邪正交争，几几乎正不胜邪，乃有此偶然之怪状，其人亦必神气索然。如其正气能胜，乃得微汗以解，此必其人体质薄弱者，感邪亦不甚盛，辨脉法所论极是。若正气不能胜邪，则不得汗，病即不解，最不易治，此症何尝是阳极，又何必为大汗，空中楼阁，此例大谬。若夫真寒霍乱之脉伏，是直中三阴之寒症，其发急暴，全是寒症，何所谓夹阴？陆九芝尝谓阴而曰夹，不通已极，濒湖此条，似是实非，不可不辨。

李士材《诊家正眼》：伏脉为阴。伏犯左寸，血郁之证；伏居右寸，气郁之疴。左关值伏，肝血在腹；右关值伏，寒凝水谷。左尺伏见，疝瘕可验；右尺伏藏，少火消亡。

又：脉伏主病，多在沉阴之分，隐深之处，非轻浅之剂，所能破其藩垣。

张景岳脉神章：如有如无，附骨乃见，此阴阳潜伏，阻隔闭塞之候。或火闭而伏，或寒闭而伏，或气闭而伏，为痛极，为霍乱，为疝瘕，为闭结，为气逆，为食滞，为忿怒，为厥逆，为水气。凡伏脉之见，虽与沉微细脱者相类，而实有不同也。盖脉之伏者，以其本有如无，而一时隐蔽不见耳。此有胸腹痛极而伏者，有气逆于经，脉道不通而伏者，有偶因气脱，不相接续而伏者，然此必暴病暴逆者乃有之，调其气而脉自复矣。若此数者之外，其有积困绵延，脉本微细，而渐至隐伏者，此自残烬将绝之兆，安得尚有所伏？常有病人见此，无论久暂虚实，动称伏脉，而破气通痰等剂，犹然任意，此恐其就道稍迟，而复行催牒耳，闻见略具，谅不至此。脉法云伏脉为阴，受病入深。左寸血郁，右寸气郁。左关肝滞而痛，右关寒凝水谷。左尺气疝，右尺火郁。各应部位，学者消息。

吴又可《瘟疫论》：瘟疫得里证，神色不败，言动自如，别无怪证，忽然六脉如丝，微细而软，甚至于无，或两手俱无，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应有此脉，今有此脉者，缘因下失下，内结壅闭，营气逆于内，不能达于四末，此脉厥也。亦多有过用黄连石膏诸寒之剂，强遏其热，致邪愈结，脉愈不得。医见脉微欲绝，以为阳证得阴脉，为不治，委而弃之，以此误人甚众。若更用人参生脉散辈，祸不旋踵，宜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正义】此阳明里实，热结闭塞而脉道不通，时病中多有之，临证者只须据兼见之证，辨之甚易，所谓从证不从脉者如此。然实结不通，其理亦浅而易知，非脉之果有怪异也。

张石顽《诊宗三昧》：伏脉之病，最为叵测。长沙有趺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少阴脉不至，令身不仁，此为尸厥等例。详伏为阴阳潜伏之候，有邪伏幽隐而脉伏不出者，虽

〔1〕 正义 原作“平议”，按本书体例改。

〔2〕 六合 天地四方。《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与短脉之象有别,而气血涩滞之义则一,故关格吐逆,不得小便之脉,非偏大倍常,即偏小隐伏,越人所谓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是也。凡气郁血结久痛,及疝瘕留饮,水气宿食,霍乱吐利等脉,每多沉伏,皆经脉阻滞,营卫不通之故,所以妊娠恶阻,常有伏匿之脉,此又脉证之变耳。在伤寒失于表散,邪气不得发越,而六脉俱伏者,急宜发汗,而脉自复。刘元宾曰:伏脉不可发汗,谓其非表脉也。而洁古又言,当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发之。临病适宜,各有权度,不可执一。若六七日烦扰不宁,邪正交并而脉伏者,又为战汗之兆,如久旱将雨,六合隐晦,雨过庶物皆苏也,不可以伏为阴脉,误投辛热,顷刻昆仑飞焰矣。

郭元峰《脉如》:脉伏主寒凝经络脏腑,或霍乱吐泻,腹疼沉困或宿食沉蓄,或老痰胶固,或厥逆重阴,宣阳温里,急宜着力,此皆正伏脉也。又有如伏之脉,乃病久阴阳两亏,脉见断续沉陷,或见或隐,真气随亡,岂初病可用消散之比乎?此乃脱脉,非伏脉也。至有暴惊暴怒暴厥,亦见沉伏,少待经尽气复,不治当自愈。若人年过四十以上,元气素虚,忽然昏聩,不省人事,此为类中风,而非真中风,喉声曳锯,六脉沉伏,惟急治以三生饮,加人参一两,亦有得生者,如遗尿汗泄口开目合,便不救矣。

【正义】类中脉伏,乃虚脱重病,此西学之所谓脑贫血症也,大补之中,宜兼摄纳,三生饮尚是通套方法,未必中肯,寿颐《中风斟论》一编,言之甚详,兹不备赘。

第二十七节 脉散主病

《素问·脉要精微论》:浮而散者为眩仆。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素问·大奇论》: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

【正义】脉如火薪,言其大而空豁,是即浮散之意。夫脉生于心,而乃豁大空虚如此,则心液愈甚之象,故曰心精之夺。夺即今脱失之脱字,义见许氏《说文》。草干而死,言其无以为收藏之本,故至秋深之时而不能支也。散叶,《甲乙》作“丛棘”,义俱费解,盖传写者已失其真,宜付阙如,不当望文生义,强为之说。

《伤寒论·辨脉法》: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

【正义】伤寒为外感之病,若有咳逆上气,当为肺有寒饮,是为实证。证实者脉亦当实,必不至散,如其脉散,则咳逆上气,属于下虚之真气不摄,外似有余,中则无主,病情脉理,本是可危,而又合以伤寒之感邪,是为证实脉虚,脉证相反^{〔1〕},复何所恃乎!

《脉经·四卷·杂病脉》:滑而浮散者摊缓风。

【正义】详脉浮主病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散脉有阳无阴,散而不聚,来去不明,漫无根抵,为气血耗散,腑脏气绝,在病脉,主阴阳不敛,又主心气不足,非佳脉也。

戴同父《脉诀刊误》:心脉浮大而散,肺脉短涩而散,平脉也。心脉软散,为怔忡;肺脉软散,为汗出;肝脉软散,为溢饮;脾脉软散,为胫肿;病脉也。肾脉软散,诸病脉代散,死脉也。

【正义】心脉浮大而散,秋脉来急去散,皆非散漫不收之真散脉,同甫竟以散为平脉,误

〔1〕反 原作“及”,据医理改。

矣。详见脉散形象本条。

《濒湖脉学·散脉主病诗》：左寸怔忡右寸汗，溢饮左关应软散。右关软散胫肘肿，散居两尺魂应断。

又引柳氏说：散为气血俱虚，根本脱离之脉，产妇得之生，孕妇得之堕。

【正义】产妇脉散，谓正当临盆之顷，百脉散乱，故至数无定，大而无神，即所谓将产之脉离经，言其异乎经常也，然只此片刻间为然，如产后仍散，则不可为矣。

李士材《诊家正眼》：散为本伤，见则危殆。左寸见散，怔忡不寐；右寸见散，自汗淋漓。左关见散，当有溢饮；右关见散，胀满蛊疾。左尺见散，阳消命绝。

张石顽《诊宗三昧》：散为元气离散之象，故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可知散脉为必死之候。然形象不一，或如吹毛，或如散叶，或如悬雍，或如羹上肥，或如火薪然，皆真散脉，见之必死，非虚大之比。《经》曰：代散则死，若病后大邪去而热退身安，泄利止而浆粥入胃，或有可生者，又不当一概论也。古人以代散为必死者，盖散为肾败之应，代为脾绝之兆，肾脉本沉，而散脉按之不可得见，是先天资始之根本绝也；脾脉主信，而代脉去来必愆其期，是后天资生之根本绝也，故二脉独见，均为危亡之候，而二脉交见，尤为必死之征。

【正义】周澄之曰：如吹毛，如散叶，如悬雍，如羹上肥，如火薪然，皆浮薄糊模之义。寿颐按：经言悬雍，必不可解，《太素·十五卷·五脏脉诊篇》作“悬离”，已可证古本传写不一，何可强解？杨氏注亦浑浑言之，终是欺人。

第二十八节 脉 结 主 病

《伤寒论·太阳篇》：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正义】此瘀热在处，蓄血之证。证实者脉必实，故且沉且结。此“结”字只作结实及凝结之意，言其应指牢实，不必一定歇止，不可以叔和之所谓迟中一止，阴盛则结者，妄为比附。须知热瘀蓄血，原是阳盛，万不能指鹿为马者也。

又：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

【正义】此则歇止之脉。仲景以结代并论，正以二者之脉，皆有歇止，良由心液式微，脉来断续，所以心有动悸。血耗气衰，脉证皆显，故主以炙甘草汤之温润益血，庶几气血通调，而脉亦来复耳。

又：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正义】此又以结代对举，而申言其结为一止复来，代则一时不能自还，是以歇止之久暂，为代结之明辨。仲景书中，明言歇止之脉，仅见于此，而后人因之，遂以歇止之有定无定，分为结代两种，似尚与仲景之意，微有不同，但以阅历所得言之，凡脉之仅仅一止而即来者，其止恒属无定；而歇止之稍久者，其止恒属有定。则古人以有定之止为代，无定之止为结，尚无不确，惟仲景本文，只以结代对举，而不及脉促，则其意并不以脉促为歇止，盖亦可见。何以叔和编次《伤寒论》之辨脉篇，竟以促为数中一止，结为缓中一止，大背仲师本旨，盖即误读此节来缓而时一止复来名曰结之一句，遂谓结为来缓一止，而又添出来数一

止之促，以为之对待，岂非向壁虚构，纯属杜撰。且叔和又添出阴盛则结，阳盛则促两句，亦非仲景所固有。寿颐窃谓此节名曰“结阴也”一句，结阴两字，当连读，不当读作两句，此阴字，即指阴血阴液而言，惟其阴血有所结涩结滞，故脉道为之中止，非阴寒之阴。而叔和误以来缓与结阴两者，认作阴寒为病，乃因而生出对面之数中一止，属于阳盛之促脉，一误再误，歧中又歧，此其展转孳生之源委，盖自有线索之可寻。于是而六朝以后之所谓歇止脉，乃与仲景，以上之所谓歇止脉，绝然不同，而其误即由叔和一笔造成，几如铁案，此脉理学中之一件大黑暗事。寿颐欲求仲景以上之真脉理，不得不太息痛恨于王氏之节外生枝，聪明自用，爰为详绎《经》旨，逐条申言其原理，敢质诸好学深思之士，或不以鄙言为刺谬乎？知我罪我，请以俟之来哲。又按仲景原文，“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十字，大是费解，盖有讹误。

又可吐衄；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中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

【正义】此痰饮实结上脘，而阳气不通之脉证。详绎病理，以中有所滞而脉道不利，因为结塞，歇止宜矣，亦不定其必缓中之一止也。

《伤寒论·辨脉篇》：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阴盛则结。

【正义】此叔和之说也，不可尽信，说已详前。且所谓阴盛则结，何不细绎仲景抵当汤主治之脉证乎？如果阴盛，则仲景又安有适用大黄之理！

《脉经·四卷·三部九候脉证》：中部脉结者，腹中积聚。

【正义】腹有积聚，而脉道应之，结而中止，亦固其所。惟积聚之病，寒热俱有，亦不可徒执叔和阴盛则结之一说者也。

滑伯仁《诊家枢要》：结者阴独盛而阳不能相入也。为癥结，为七情所郁。浮结为寒邪滞经，沉结为结气在内。又为气，为血，为饮，为食，为痰。盖先以气寒脉缓，而五者或一留滞于其间，则因而为结。故张长沙谓结、促皆病脉。

【正义】伯仁宗叔和阴盛则结之说，故曰阴独盛，曰气寒，然必不可训。即如所列诸证，七情所郁，气血痰食，岂皆阴寒而无郁热耶？自盾自矛，其将何以自解？

《濒湖脉学·结脉主病诗》：结脉皆因气血凝，老痰结滞苦沉吟。内生积聚外痈肿，疝瘕为殃病属阴。

【正义】濒湖亦宗叔和之说，故曰属阴。然老痰积聚，痈肿疝瘕之中，属阳热者，亦正不少，而昔贤竟能一概抹煞，不假思索，摇笔即来，袭一人之臆说，而不复推求其至理，盲从于弊，竟至于此，良足怪矣。

又引越人曰：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浮结外有痛积，伏积内有积聚。

【正义】此所引越人之说，未知何本。

张景岳脉神章：脉来忽止，止而复起，总谓之结。旧以数来一止为促，促者为热，为阳极；缓来一止为结，结者为寒，为阴极。通谓其为血，为气，为食，为痰，为积，为癥瘕，为七情郁结。浮结为寒邪在经，沉积为积聚在内，此固促结之旧说矣。然以予验之，促类数也，未必热，结类迟也，未必寒。但见中止者，总是结脉，多由血气渐衰，精力不继，所以断而复续，续而复断，常见久病者多有之，虚劳者多有之，或误用攻击克伐者，亦有之。但缓而结者为阳虚，数而结者为阴虚，缓则犹可，数者更剧，此可以结之微甚，察元气之消长，最显最切者也。至于留滞郁结等病，本亦此脉之证应，然必其形强气实，举按有力，此多因郁结者也。又

有无病而一生脉结者，此其素禀异常，无足怪也。舍此之外，凡病有不退而渐见脉结者，此必气血衰残，首尾不继之候，速宜培本，不得妄认为留滞。

【正义】景岳此说，能识得结之歇止，包涵阴阳两证在内，一洗六朝以后，阳促阴结之陋习，识力最真，极是中肯。盖景岳有《类经》之作，于经文用力甚深，故能有此神悟，超出叔和之上多矣。

李士材《诊家正眼》：结属阴寒，亦因凝积。左寸心寒，疼痛可决；右寸肺虚，气寒凝结。左关结见，疝瘕必现；右关结形，痰滞食停。左尺结见，痿痹之病；右尺结见，阴寒为楚。

【正义】士材亦承叔和之弊，以阴寒立说，究属大谬。《正眼》谓何，寿颐终以为盲从耳。又曰结之为义，结而不散，迟滞中时见一止也。古人譬之徐行而息，偶羈一步，可为结脉传神。大凡热则流行，寒则停滞，理势然也。夫阴寒之中，且挟凝结，喻如隆冬，天气严肃，流水冰坚也。少火衰弱，中气虚寒，失其乾健之运，则气血痰食，互相纠缠，运行之机絨不利，故脉应之而成结也。越人云：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浮结者，外有痞积；伏结者，内有积聚。故知结而有力者，方为积聚；结而无力者，是真气衰弱，违其运化之常，惟一味温补为正治也。仲景云：累累如循长竿，曰阴结。葛葛如车盖，曰阳结。王叔和云：如麻子动摇，旋引旋收，聚散不常，曰结，主死。夫是三者，虽同名为结，而义实两别。浮分得之为阳结；沉分得之为阴结；止数频多，参伍不调，为不治之证。由斯测之，则结之主义，未可以一端尽也。

【正义】此段全从阴寒着笔，虽有此一种病情，然终属半面文字，不可以概结脉之全局，中亦自引仲景阳结一说，而不能悟到自己全从阴寒立论之不妥，终是眼光未正耳。

张石顽《诊宗三昧》：结为固结之象。越人云：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言结而少力，为正气本衰，虽有积聚，脉结亦不甚也。而仲景有伤寒汗下不解，脉结代，心动悸者；有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满，小便不利，为无血者。一为津衰力结，一为热结膀胱，皆虚中夹邪之候。凡寒饮死血，吐利腹痛，痼痼壅积等，气郁不调之病，多有结脉暴见，即宜辛温扶正，略兼散结开痰，脉结自退。尝见二三十至内，有一至接续不上，每次皆然，而指下虚微，不似结促之状，此元气骤脱之故，峻用温补自复，如补益不应，终见危殆，若久病见此，尤非所宜。夫脉之歇止无常，须详指下之有力无力，结之频与不频，若十余至或二三十至一歇，而纵指续续，重按频见，前后至数不齐者，皆经脉窒塞，阴阳偏阻所致。

王子亨《指迷方》：结主气结不流行，腹中癥瘕气块成形。或因大病后亡津液，亡血，或惊恐神散而精不收；或梦漏亡精，又多虑而心气耗也。若无是因，则其人寿不过一二年。

方龙潭曰：结者，气血之结滞也，至来不匀，随气有阻，连续而止，暂忽而歇，故曰结。又谓三动一止，或五七动一止，或十动二十动一止，亦曰歇。此歇者，不匀之歇至也。其病不死，但清痰理气自可。

钱天来《伤寒溯源集》：结者，邪结也，脉来停止暂歇之名，犹绳之有结也。凡物之贯于绳上者，遇结必碍，虽流走之甚者，亦必少有逗留，乃得过也，此因气虚血涩，邪气间隔于经脉之间耳。虚衰则气力短浅，间隔则经络阻碍，故不得快于流行而止歇也。

日本人丹波廉夫《脉学辑要》：结脉始出于《灵枢·终始篇》及十八难，而辨脉法以缓来一止为结，以数来一止为促，乃与仲景本论之旨左矣（详见促脉）。况缓数对言，此乃以缓为迟者，尤属谬误。张景岳单以结脉为歇止之总称，盖有所见于此也。予前年治一贾人瘟疫，其脉时止，其子寻病，亦脉结，因试连诊其三子，并与父兄一般，此类尽有之。景岳素禀之说，亦不诬也。

【正义】丹波氏大发明促脉非歇止之脉，故亦能知结脉之不属阴寒。

第二十九节 脉代主病

《素·脉要精微论》：代则气衰。

【正义】脉得歇止，气血惫矣。仅谓气衰，犹嫌未允。

又：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

【正义】泄利或便脓血，皆阴不能守之病，疑阳字乃阴字之误。《甲乙·四卷·经脉篇》此节无“泄及便脓血”五字。

《素问·三部九候论》：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

【正义】此句脉代而钩，义不可晓。《甲乙经·四卷》作“代脉而钩者，病在络脉”。王注《素问》谓钩为夏脉，夏气在络，络脉受邪，则经脉滞否，故代止云云。不过望文生义，不足听也。

《甲乙经·四卷·经脉篇》：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灵枢》此句在五色篇）

【正义】景岳论代脉，谓有四时禅代之代，如春弦夏洪，各当其时之例。寿颐谓《素问》脾脉代之代字，当如景岳所解。盖脾土寄旺于四季，则四时本有随时当旺之脉象，所以脾土脉象，必随四时之弦洪毛石而与为推移，相为禅代，其非歇止之代可知。否则岂有歇止有定之代脉，而可谓脾脏无病当有之脉象？《甲乙经》谓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列在经脉篇中，可知此为经常习见之脉，则必非歇止有定之脉代。盖滑大且长，皆属有余之象，谓病从外来者，言以外感得之，所谓证实脉实，此岂可与歇止作一例观者则此代字正当作禅代解，惟其滑大且长，又得四时弦洪毛石之正，则为有余之脉，其为外来邪实之病明矣。

《甲乙经·四卷·经脉篇》：代则乍寒乍热，上热下寒。

【正义】《甲乙》此节，与《灵枢·禁服篇》及《太素·十四卷·人迎脉口诊篇》二节文字大略相同，但《太素》、《灵枢》于节首问答，多几句空泛话，而《甲乙》则无之，此当是皇甫士安以其无甚意义而删去之。惟“代则乍寒乍热，上热下寒”十字，彼两书皆作“代则乍痛乍止”。寿颐按：脉代而病为乍寒乍热，乍寒乍热，或乍痛乍止，殊无义理可求，既三本字各不同，则古人真本，已不可知，当从阙疑，不可强解。《太素》于此二句，杨上善虽皆为之注，不过望文生义，勉强敷衍而已，殊非精确，兹姑从略。

《甲乙·七卷·热病篇》：热病脉代者，一日死。（《灵枢·热病篇》同）

【正义】热病而脉得歇止之代，盖阴液之灼烁殆尽，故脉络干涩，无以为继，其死宜也。

《伤寒论·太阳篇》：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

【正义】见上脉结主病本条。

又：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正义】见上脉结主病本条。

滑伯仁《诊家枢要》：脉代主形容羸瘦，口不能言。若不因病而人羸瘦，其脉止代，是一脏无气，他脏代之，真危亡之兆也。若因病而气血骤损，以致元气不续，或风家痛家，脉见止代，只为病脉，故伤寒家亦有心悸而脉代者，心痛亦有结涩止代不匀者。盖凡痛之脉，不可准也。又妊娠亦有脉代者，此必二月余之胎也。

【正义】诸痛之甚者，脉多歇止，以气结已甚，故脉道亦为之涩而不行，此非死脉，痛止

则脉自续。妊娠脉代，亦真阴凝结于下，元气不流利之故，然见此脉者，惟初妊一月之间为然，以后则气血流通，而脉亦调和矣。

《濒湖脉学·脉代主病诗》：代脉原因脏气衰，腹疼泄痢下元亏。或为吐泻中宫病，女子怀胎三月分。

又：两动一止三四日，三四动止应六七；五六一止七八朝，次第推次自无失。

李士材《诊家正眼》：代主脏衰，危恶之候，脾土败坏，吐利为咎，中寒不食，腹疼难救。两动一止，三四日死；四动一止，六七日死。次第推求，不失经旨。

又：《内经》以代脉为脏气衰微，惟伤寒心悸，怀胎三月，或七情太过，或跌打重伤，不忌代脉，不可断其必死。滑伯仁曰：无病而羸瘦，脉代者，危候也。有病而气血乍损，只为病脉，此伯仁为暴病者言也。若久病得代脉，而冀其回春者，万不得一。

又：善化令黄桂岩心疼夺食，脉三动一止，良久不能自还，施笠泽云：五脏之气不至，法当旦夕死。余曰：古人谓痛甚脉多代。周梅屋云：少得代脉者死，老得代脉者生。今桂岩春秋高矣，而胸腹负痛，虽有代脉，不足虚也。果越两旬而桂岩起矣。故医非博览，未易穷脉之变耳。

张石顽《诊宗三昧》：代为元气不续之象，《经》云代则气衰，在病后见之，未为死脉。若气血骤损，元气不续，或七情太过，或颠仆重伤，或风家痛家，脉见止代，只为病脉。伤寒家有心悸脉代者，腹痛心疼，有结涩止代不匀者。凡有痛之脉止歇，乃气血阻滞而然，不可以为准则也。若不因病而脉见止代，是一脏无气，他脏代之，真危亡之兆也。即因病脉代，亦须至数不匀者，犹或可生，若不满数至一代，每次皆如数而止，此必难治。《经》谓五十动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疏乍数也。又云：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此则阳气竭尽无余之脉耳。所以或如雀啄，或如屋漏，或如弦绝，皆真代脉，见之生理绝矣。惟妊娠恶阻，呕逆最剧者，恒见代脉，谷入既少，气血尽并于胎息，是以脉气不能接续，然在二三月时有之，若至四月，胎已成形，当无歇止之脉矣。

第三十节 脉上鱼入尺主病

诸脉主病，自二十八种脉象之外，其显而可见，确而有据者，莫如上鱼入尺两种。凡阳焰太甚，火升巅顶者，其脉必上溢入鱼，而肝肾之火不藏，龙相发露者，其脉多下垂入尺，指下彰彰，不可诬也。考之古籍，《内经》已有明文，至叔和《脉经》言之尤备，而浅学之士，多不识，反以为怪，爰为纂集旧说，汇为一章，而备论之，亦殊有寻绎之意味焉。

《素问·脉要精微论》：上而不下，腰足清也。下而不上，头项痛也。

【正义】上下以寸尺言，上而不下，即寸脉上溢，而尺脉不及，脉溢于上，则气火上炎，而下元无阳，故知其腰足之清冷。清读为清，寒也，古多通用。《甲乙·四卷·经脉篇》作“下而不上”，义不可解，乃是传写之讹。下而不上，则尺脉垂长，而寸脉不及，脉盛于下，则阳聚于下而上反无阳，故头项为痛。《甲乙》作“上而不下”，则上乃阳焰之盛，而头项之病，为肝肾火升之病，义可两通。

《素问·平人氣象论》：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

【正义】此非寸关尺三部俱长之长。盖惟尺部垂长知其阴火发露，足部当有痛处。凡病足心痛，及髀骨痿弱少力等症，大率皆三阴亏损，阴火不藏，脉垂入尺，固时有之。启玄旧

注，谓长为阴气太过，故病于足，语不分明，且无此病理，不可为训。

《伤寒论·少阳篇》：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正义】此证虽曰三阳合病，其实皆阳明少阳气火外浮，有升无降，有阳无阴，故脉浮且大。上过关上，则气溢入鱼，而尺部几于无脉可知。但欲眠者，壮火食气，精神无主也。目合则汗，阴随阳越，无固摄之权也。此阳焰极盛之脉证，与太阳表病何涉？而仲师顾以三阳立论者，盖以阳重而浑举之耳。聊摄旧注，以脉浮附会太阳，脉大附会阳明，且谓关脉以候少阳之气，支支节节而说之，反觉呆相。

《脉经·一卷·迟疾短长杂脉法》：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

【正义】此脉上鱼际，而尺部不能应指者也。盖人之气血，只有此数，太过于上，必不足于下，既已脉独上溢，则其人当有气上不降之病，故知其当吐。若无气升呕吐之病，则尺中无脉，为脱根之象，非佳兆矣。此“当吐”两字，言其当有吐之为病云尔。古人辞旨，本极明白，不意东垣说作当用吐法，岂以脉之上溢为未足，而又欲升提之以速其蹶乎？可鄙可嗤，不值一笑。金元人读书，识力之陋，大率类是。

又四卷三部九候脉证：脉弦上寸口者宿食，降者头痛。

【正义】食滞于胃，则地道不降，而气火上升，故脉弦而上于寸口。若脉降则清气不升，而上无阳矣，故头为之痛，此与气火上炎之头痛相反，即西学家脑充血、脑贫血之例也。《素问·平人氣象论》脉寸口中手短者曰头痛，亦即此理，皆以寸部之脉不及而言，非寸口三部皆短之脉。

又：脉紧上寸口者中风，风头痛亦如之。

【正义】此所谓中风，非古人寒风外感之中风，即金元人之所谓类中风。肝胆火炎，上升巅顶，其势极炽，故脉紧有力，而上过寸口。《素问·调经论》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今西国学家之所谓血冲脑经者也。而又曰风头痛，则以风邪之外感者而言，其病在上，故脉亦上于寸口。头痛同，脉状同，而病理则有绝然不同者。此中至理，大可寻求，而魏晋以前，已有此郑重分明之论，此吾国旧学之精蕴，学者切不可浑仑读过。

又：脉来过寸入鱼际者遗尿。

【正义】此气升太过，而下无固摄之脉证也。

又：脉出鱼际，逆气喘息。

【正义】脉出鱼际，上溢甚矣。气升有余，病当如是。